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三八冊目次

經畧復國要編十四卷圖說一卷附一卷後附一卷

〔明〕宋應昌撰  
民國影印明萬曆刻本

一

周忠毅公奏議四卷附一卷

〔明〕周宗建撰  
明崇禎熊開元刻本

三二一

房海客侍御疏三卷

〔明〕房可壯撰  
明天啓二年刻本

四九三

劉戡山先生奏疏五卷

〔明〕劉宗周撰  
清乾隆十七年證人堂刻劉戡山先生集本

五八九

金雙巖中丞集四卷

〔明〕金光辰撰  
清初刻本

六六五

經畧復國要編十四卷圖說一卷附一卷  
卷後附一卷

〔明〕宋應昌撰

民國影印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經星復國要編提要  
 思文列號 綱目其先會稽郡人後從仁  
 年內中十月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三十四年丙午二月年七十一未為經星前官至大理  
 帝卿事諸黃汝亨所撰行狀  
 月日本寇朝鮮陷王京朝鮮王李昖奔義州求救七月  
 討總兵祖承訓率師與倭戰于平壤敗績中朝震動八  
 月以應昌為兵部右侍郎經星備倭軍務二十一年十  
 二月應昌還朝改顧養謙經星是編即紀其在經星任  
 內及事後疏奏文移檄牘函札旁及各部題奏朝鮮謝



杏林次義之題四復函要編者以經方彌年朝鮮已失  
 土地舉尺寸還之故五經子孫所稱復業朝鮮恭順  
 之屬國也順朝成化中首列神宗赦諭及華夷沿海  
 國序沿革四錄朝鮮圖及圖說與國說即二十二年  
 三月還王底稿也次則朝鮮包攬疏及都汪臺條議  
 疏畧畧可考見朝鮮危急及廷臣論議之狀次正文十  
 四卷所載疏奏修撤等題目下附紀月日卷一至卷七  
 自二十年九月起至二十一年三月每卷一月卷八至卷  
 十二自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二年三月除卷十為一月外  
 除卷十二自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二年三月卷十四

自四月至十月則解職交代及當辭職前與辭職後之  
 奏疏也末附兵部禮部等章疏及日使小西飛稟帖  
 云小西飛稟帖云為小西行長中書小西飛稟帖云  
 西飛稟帖云為小西行長中書小西飛稟帖云  
 平奇吉惟封日本國王據該國權及明史乃為曆二  
 十三年正月事國權又載二月辛亥封平奇吉為日本  
 國王詔而後是編無之則其成書之時猶未及見是詔蓋  
 亦在是年春安堂臣等言以不世出之美觀起人奴而  
 主大國猶未鑒其所望為曆十八年大正八年戊午己  
 平定公國司朝鮮使者贈書於朝鮮王官將一超直入

大明國易吾朝風俗于四百餘州施帝都教化於隱  
 新年朝鮮人七姓後奉聖年命九鬼嘉隆連大羅  
 十號領朝鮮地圖分八軍以密八道以加藤清正小西  
 行長將第一二軍建為先鋒利置水軍水陸凡十五萬  
 人時朝鮮承平久矣不習戰事松又酒酒地情弊島  
 發難望風皆潰自二十年五月出兵至七月八道幾盡  
 沒且暮日渡鳴謙江明史朝鮮以朝鮮為國藩籬在  
 必爭以應昌巡撫山東時已謂倭奴情形已著春汎可  
 慮有先見明因命為經星此後應昌之謀議中倭之事  
 或及當時內外情形皆可于是編考知且多足補中日



史乘所未備如應昌進兵時日明史紀事本末及  
明史等無可攷行狀及幾世損征東實記亦載馬不  
彈據是編則應昌以九月二十六日受敵首逆一面布  
置各地防務一而調將撤兵苑某器糧軍火器械十月  
終至山海關十一月進駐遼陽以俟收要寨敵于十一  
月中旬發兵而大將李如松尚駐寧夏應夫事歲不得  
已于十二月初三先發兵進忠初四又發幾世積主問  
所領兵渡江初八如松至軍大兵遂于十六日東進二  
十五日督師渡江二十九日至朝鮮二十一年新正月初  
四至安定館六日抵平壤矣正月初八平壤之捷明史

及後史多歸功如松觀此編三四五諸卷則戰前之預  
備臨戰之方略皆出于應昌之計應昌當時石星缺部計  
無所出欲倚沈惟敬以成和議不悅應昌之主戰延臣  
亦多尚客氣而事掣肘各處應調之兵半以老弱充數  
總計不足四萬而如松意氣甚盛尤須隱忍下之又恐  
倭人乘虛入犯山東沿海其處境之困難至矣二十七  
日碧蹄之戰如松以輕敵致敗觀二十一日與如松書  
言前者平壤倭以雖最惰屬一棧攻之宜急今各路者  
總歸王京其勢大合且去慶州道路十里其為當慎現  
前尤甚必預備我勇糧軍火器械併集充裕然後進剿

方集萬金又二十五日與如松書二十七日報如松  
卷二月初三機如松及與如松書時如松致寄勤如松  
後進初三與石星書言李提督每侮人說侮處止見  
彼易與為敵始則如松之敗國在應昌意料中矣日  
史稱此戰大破明軍斬首一萬進北至臨津嶺明兵于  
江江水為之不流如松外史吏科給事中楊廷蘭一本  
亦言碧蹄一戰士馬物故者過半雖可證是編陣亡官  
兵二百六十四員名陣傷官兵四十九員名後復兵  
功之為然觀卷五二十五日報石星書言我兵過朝鮮  
者僅三萬六千餘傷斃平壤者又近十餘卷七輝楊給

事論疏言所調兵馬事完之日一一臣當發還原冊可  
稽見在兵馬可驗後雖加入劉鋹川兵五十至撤兵時  
除撤回李如松等所領兵外應留備戰二萬則此後  
傷亡之數要亦不能過大矣又如行長欲和日使言出  
惟敵獨捷且言行長以封王為王于明觀是編附載兵  
部等衙門與藤原如安問答及如安稟帖將本國一應  
人員姓名開報則行長主神和議及為秀吉封賞有  
決心蓋行長與清正不睦意秀吉必以受封為禁而已  
得藉此國寵故與惟敬月結至後日亦言裂冠毀冕則  
非行長所及糾矣惟王京之遭實以當時日兵大獲輕

食不給三舉行與行長等懷歸之故釜山之撤則僅正  
小劉強說奇言與肥後內亂使然應昌以前者為許如  
之故後者為防守之續與當日情事不符又德川家康  
輩智勇謀慮遠非行長等所及而應昌惟知有行長清  
正卷十一初八振石星等書言日本舊主不佞原未有  
聞似不知日本除關白外尚有國王則其於日事固亦  
未甚了了耳應昌為經畧時年已五十七萬曆二十一  
年召還後翌年三月歸隱孤山絕口不復東事本書卷  
十四十月二十一日解免忠齋疏言在編留奉下冷泉  
亭側率妻子而躬耕南畝抱窮孫而倘佯北牖參以行

狀及要領淑人蓋統其林應昌晚年生活歷歷可考  
國權二十二年九月授子應昌即無記載二十五年之  
役朝廷論議亦無人提及應昌應昌是傳已若物外人  
矣應昌死後朝廷無恤典顯淑人蓋統稱子一為母已  
銘在應昌死後十七年時應昌猶未葬蓋守一念其父  
功終必不泯改留以有待然應昌之功終不得白今焉  
林集無應昌碑傳誌銘明史亦無應昌傳國權子還職  
公卿卒時例者卒年及事畧子應昌亦失載惟杭城孩  
兒巷西有煙畧華夷石坊傳係表應昌之望者今其跡  
尚在耳其書則為磨末王在晉之海防纂要曾錄其華

失沿海國序海防纂要卷五及墓疏數篇見卷四題  
曰平倭復國編不著卷數實虞樞十項堂書目史部別  
史類著錄曰宋應昌朝鮮復國經畧要編六卷蓋誤冊  
數為卷數明志雖史類目之省去要編二字皆與命名  
微異乾隆時列為禁書見軍機處奏准全燬當日名  
國實為滿人與朝鮮言其內四庫館臣遂亦未敢著錄惟于  
論倭疆國而浙兵制時力斥應昌之罪與此書之失曰  
此書六冊十月十一日倭賊仍於慶州橫張縣蔚山郡麗陽縣界  
山郡等處肆意攻掠而經畧宋應昌為倭奏情封貢乃

即在此數月內則倭之請貢非實可知又戴元龍漢鎮  
南齊豫慎知倭賊初敗于平壤即食盡失窮思逃無路  
乃以封貢議和是隨其計又稱倭賊素詐謀和後新造  
大艘十餘隻將欲為亂恐和非實與李公所奏情事相  
符乃應昌力主和議反斥李公妄妄是二十四日日本  
之報應昌罪無可解此書實可以曲證史事而應昌所  
著經畧復國要編於李公之奏許豫之價遠東巡按之  
許既不錄入則自張其功而匿其短也此書及可以勘  
其詳矣如不願見日部按應昌自始主戰與封事始終  
不涉行狀碑之甚惑以是編考之二十一年正月初五

報三和公王錫爵石本兵王錫爵許兵王錫爵書言繼  
救之謀斷不可從五碧蹄敗後增兵益鉤進取王  
京使以如松嶺病將士思歸石星一意和議附嚴論  
然猶力持撤兵必在三事遵行之後及倭退釜山嚴令  
諸將進擊至進還王于陪臣倭移西生浦尚竭力規畫  
留兵防守其八月二十九日講明封貢疏中明始末構  
宜之說并陳計處情之機十亦惟以封貢為一時權  
宜之策九月中撤定大試撤劉黃裳撤分守道等皆計  
劉留守事報王錫爵石星書則論防兵之不可少其論  
示朝鮮王臣設險守國攘外安內之政尤言之再三見

一十月二十九日報石星書言許儀復既有惡書云  
關白名雖求實其意欲明年親記中國欲各海隅急行  
便防等語胡不可信今日姑與封號不過為一時為康  
之計中國沿海之防何可一日現純云云較許儀之價  
言之尤為遠激倭之請貢非實應昌國已知之提要所云  
奏請封貢力主和議作李昭要奏皆非事實十二月初  
八日留撤酌經離一疏以留守為經封貢為權言朝鮮  
為前遠係東契緊屏翰全羅慶尚係朝鮮一國要緊門  
戶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為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  
尚則尤要也今之留兵必不可撤子餘倭未去之時刻

鮮未備之初違爾撤之萬一倭衆滄盟乘虛入犯朝鮮  
一國決難居守待彼復據中國難免無事則四鎮沿海  
政調兵餉恐不止一萬六千已也王十日即上疏乞  
賜罷免恭親交代自後顧養漢一意主和力主撤兵卒  
有一十五年之役是日本之叛正坐不用應昌之說而  
日罪無可解誤提要者固未嘗細讀是書也臣不佞  
參閱之臣使臣應昌東征時袁黃劉黃裳二賢黨  
分與劉後袁黃以條陳倭之不利與應昌分岐到  
黃裳則始終其事十項堂書日裁劉黃裳東征雜記惜  
今未見其書十項堂書日又有諸葛元聲而朝平懷錄

不卷臣朝鮮征紀臣瑞徵萬曆三大征攻五卷臣西  
如蕭應宮朝鮮征紀一卷沈思賢經器復國情節  
二卷王士琦封貢紀畧一卷及楊伯珂東征畧問然尚  
文倭功始末與不知撰人之東事記實東封始末關白  
據倭始末等書中惟兩朝平壤陳四庫雜史類存日著  
錄北平圖書館尚有其書三大征考日本亦有傳本餘  
存亡者亡耳卜是書諸家亦罕見著錄惟本館與北海園  
書館藏有萬曆刊本士琦之際日本駐軍領事曹托人  
來館傳錄今特付影印並附錄黃汝亨所撰行狀與顧  
淑人墓誌銘于後以廣其傳云

經見各國要約

乙

近戰

勅兵部右侍郎宋應昌近因倭奴陷遼國  
鮮謀犯中國疊據李昫之奏報并我邊  
吏之上聞事屬不恭罪在不赦雖曾申  
飭督撫鎮道并添設練兵閱兵諸臣猶  
恐禦虜防倭難於兼濟畫地分守罔知  
同心今特命爾前去薊遼保定山東等  
處經畧防海禦倭軍務爾宜查照該部  
題准事理防守要害修  
船多儲火砲鼓舞士氣  
戰守撫剿悉聽隨宜處置兵馬錢糧隨  
宜調度司道將領隨宜委遣應與總督  
官計議者從長計議而行勿執成心期  
利國事鎮巡以下悉聽節制文職知府  
以下武職叅將以下有怠玩畏避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叅治者從重叅治務  
求將勇兵強戰勝守固倭奴敢為西犯

經見各國要約

乙

大軍先挫其鋒如其畏威遯歸亦當嚴  
兵慎守務以一倭不入為功從前防禦  
事情有處置未妥者悉聽爾計畫方畧  
以圖善後勅內開載未盡事宜悉許便  
宜區處應奏請者奏請定奪事寧之日  
具奏回部各鎮文武將吏及管糧官分  
別舉勅爾為重臣受茲特簡宜竭忠殫  
慮耀武宣威使蠢茲小丑伏斧鑕於天  
朝畏爾朝辭荷新轡於上國膚功克樹  
露布雲間斯稱朕委任之意爾其欽承  
之故勅

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華表沿海圖序

歲在赤奮余受

上命建節青兗之墟不佞過計畿封密邇江淮外控遼海內環脫有駭獸微輸為難爰飭將吏訪先臣湯信國之故智與吾所成海圖出而商度品處焉校武漢濱軍容與唇市相映亦庶乎旌旗改色也亡何蜚語至京師而朝鮮且告急夫二三巨公不以流言罪余而訝余之識先一飯也力請於朝

聖天子特勅昌經畧四鎮云昌拜命更退而思口審知地圖管子以為主兵要務學之六水宜不踴遠而斤斤守邊隅吾知不能勝偶失彼倭奴者令兵楚沃壤偏克威於麗國豈真左計失當哉校算得無以我

明向朕幽燕北虜繞右脅而撫其背吾將盤左腹而扼其吭也不爾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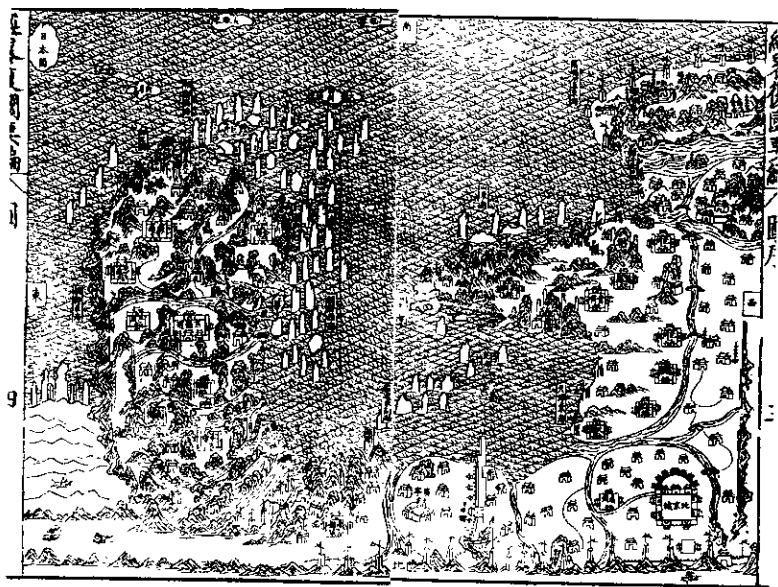
世宗朝犯江南獲子女玉帛何限胡今規規侵吾荒服也武上兵伐謀攻心為急存亡振旅萬世稱義焉為今之計彼將卒方驕情巢穴未固我集士馬風掃雲霧何難為彼奴司命謬議適符廟算於是誓師渡江按圖揆險伏奇轉餉焚彼困倉分兵深入寧非審知地利之明驗也乎昌不佞入關繪圖為說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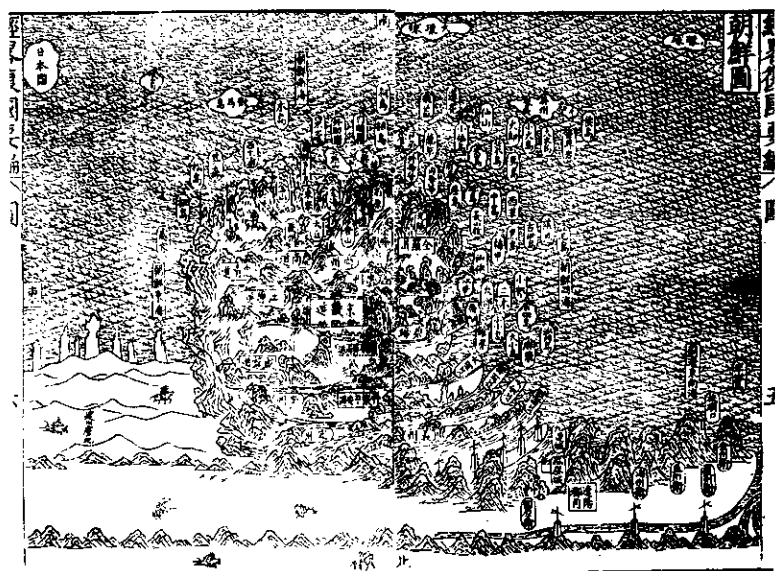
主上或萬幾之朕可覽而知也圖由遠以迄闕廣萬有

四千里信國公之規畫真如基置犬牙盤錯遵海之濱島列門戶大抵貫截之外洋不止株守內地已也安東而南不在節制內安東而北散見條置諸瓟茲說姑陳其要倭船由薩摩州開洋歷五島越琉球而南犯過南沙入大江則瓜儀常鎮矣洋山而北則太倉矣洋山而南則臨觀錢塘矣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也循舟山之南而犯定海也象山也昌國也台州也正南則廣東也稍西則福建也由大洋而西北入犯則淮揚登萊矣正北入犯則天津遼陽矣惟風

所使倭船命於風而倭不能自命也昔人以彼寇江南為便寇江北為弗便此正從五島一路籌之耳今時則不然審與國諸海勢矣洋愈大則水波愈惡島之寬隘不等或不餘多藏舟以故大犯江南非倭之利也由對馬島入釜山以寇朝鮮則晨發夕至跋足可望焉朝鮮介居海中自遼海旅順山勢直趨東南如人吐舌然南北長四千里窮島之盡為千里者我五濟州島與吾狼山海門相對障絕日本不得直渡東倭劉遠者麗國之力也東西廣可二千餘里全羅慶尚則又彼國之門戶也日本欲犯吾四鎮必轉金

羅地角候風反而行即放舟入大洋不能借風倒入也柱武天險外護神京金湯之固不至此矣若全慶失守是亡朝鮮已亡朝鮮陸路可犯遼然不足慮遼地平易騎兵可騁清野蹂之且立盡矣况仰攻山海關尤非易水路則洛東漢水臨津晴川大定大同鴨綠諸江分舟四出繞吾四鎮沿海島寨兵力何以處分此余所以亟請累疏欲暫戍全慶以使麗兵之強者執此之故也披圖而玩海以內海以外如觀掌中葉物不待深惟力索可逆觀要領矣又何俟予之喋喋耶





旅順口

遼左河東諸山自金州衛旅順口發脉而實始自山東登州府蓬萊諸山也海岱之脉又自太行王屋從西南向東北抵登州海中跌斷起伏礪礪沙門長山半洋諸島相接以至旅順復登故此地海運易行無甚風波險惡藉此各島故隔

義州

朝鮮國王李熙陪臣尹根壽等避亂逃此

平壤

倭先鋒平行長據此地聚倭衆提督李如松統兵破

城恢復斬首千有餘級焚棄死者數萬行長夜遁王京

咸鏡道

倭將清正等擄王子陪臣也此臣遣策士說之設兵疑之倭懼退走王京

開城

倭將平三成等也此平壤破後李如松乘勝追剿斬首數百級倭衆棄城走避王京

京畿道國王建都

倭總兵平秀嘉等也此平壤破後合諸路倭衆約三十餘萬據守長庚乞來請封衛蒙 恩允重賜釜山

經畧復圖要廟八圖說

七

江原道

倭奴進攻王京退歸釜山往來剽掠殘破亦多

忠清道

倭奴也據王京四外擄掠該道亦被殘破

慶尚道

倭奴往來屯據殘破殆盡

全羅道

去歲六月臣預令李如松遣副總兵劉綎李平胡等領兵分守要害復倭將清正等復窺全羅我兵與戰



倭遂敗歸釜山不敢再犯

全慶要害

全羅若光陽求禮雲峯南原諸險有兵防守則全羅不能入慶尚若高靈大丘善山慶州有兵防守則慶尚不能犯如此則朝鮮及我四鎮可保無事此喫緊要害也

又

該國山川自北而南至濟州島止全羅慶尚在國極南麗人呼為二南是以熊川釜山等處係全慶最大海口倭人每歲常犯此地

經畧復國要編八圖說

又

倭舟不能越全羅地嘴直達東保齣遼西海全賴此各島錯峙海中焦石甚多而海道迂迴難駛駛即如去歲至今止在釜山金海等處屯紮而不敢逾越以達西海者職此故也

西生浦

倭將平行長等自王京退後潛伏此浦伺候封事者八月餘矣安靜不敢生事校夷至此可謂恭順況今表文已至開封一事望速宸斷

釜山

釜山熊川沿海一帶海口最多慶尚居民與倭通市結婚近百年矣見有倭戶盤據該國志書可考故此地常有倭患特未若前歲之甚耳全慶要害不可不守守之則安失之則危中國因之萬分喫緊要害也

龍山倉

朝鮮歷年通國之糧俱積聚於此後被倭將盤據三十萬衆賴此足食臣設策遣副總兵查大受等潛入倭營縱火夜焚倭計始窘迫一意乞降

東海一而

該國東海一面焦石甚多並無寬濶海口倭舟從來不犯

經畧復國要編八圖說

九

圖說終

朝鮮國乞援驛

朝鮮國王李熙一本倭寇充斥通商口岸乞  
大振兵威刻期剿滅事先該本年四月內臣  
將小邦被賊窮迫情由已經備咨遼東都司轉  
報奏聞欽蒙

皇恩發兵救援臣與大小臣民日夜望天感泣外  
近該本年七月初五日慶尚道招諭使金城一  
馳啓有倭將一員率衆二萬餘人陷沒咸安等  
七邑又有一起由金海等路續向京城又有一  
起由西川等路轉入全羅道順天府又有倭船

遼東國要編附

二百餘隻停泊草溪郡界又該本月初十日慶

尚道巡察使金辟馳啓本道倭賊圍聚滿萬守  
臣郭再祐鄭仍弘等各領兵拒敵失利倭賊入  
城又有倭賊不記其數屯聚善山府南面又該  
本月二十三日忠清道巡察使尹允光馳啓倭  
賊絡繹西向清州文義沃川報恩清山永同黃  
潤等邑人民盡被戕殺本道武舉周汝璿等發  
憤募兵剿捕失利又該本月二十五日全羅道  
觀察使李洗馳啓倭賊約七千餘名自沃川地  
面入本道錦山郡守懼惶戰死又該本月二十

遼東國要編附

竊念守藩無效致覆邦城失守祖先墓茔蹂躪

一隅欽蒙

皇上仁恩不問失職反加存恤遣使銀兩發兵應  
援前後 寵恩稠疊汪濊自惟派離危迫何幸  
得慈母之休翹望 闕廷惟知感激涕洟而已  
臣仍念小邦將卒初敗績於海上再敗於尚州  
三敗於忠州四潰於漢江遂致京城不守平壤  
見陷國中形勢盡為賊據散漫猖獗日肆殺掠  
小邦疆土殆無一邑不被禍者海隅黎民久荷  
皇靈休養生息迄今駢罹鋒刃肝腦塗地慘不

恐言日前遼東將官祖承訓等仰遵

明旨拔兵救援小邦人民咸幸再蘇不意天不助

順母及號將此蓋小邦不祿天賊見損尤切痛

憫近觀賊等詐作票榜誑誘愚民收毀場馬糞

造煽稍緒甚窩彌積時糧餉無非為入計者至

於張皇克惡輕慢上國哄脅小邦益肆無忌

若不及今剿滅生瑜歲時則伊勢漸固恐互難

援又必倍用兵餉事機一失貽患非細小邦各

道官曹被賊攔截不得領兵米赴臣悉起平安

一道官兵老弱萬餘今本道節度使李蒼等創

經東復圖呈稿

守順義縣自夏徂秋賊鋒環逼危亡莫保

引領日望天兵早至各道士民聞

恩旨已降歡欣奮躍朝暮望饑於水火之中唯慮

師來後時小邦已亡民命靡遺伏願

聖明哀憐敕濟臣再照十壤一城係本國要地設

今尅復他道之賊自將望風奔潰夫臣又聞昔

在水樂年間安南造反

成祖文皇帝赫怒發兵水陸犄角終底蕩平今者

伊賊除謀射天先塞藩土克悖築逆實浮黎賊

小邦道路互適便于進兵又非安南懸遠之比

殲滅狂寇綏定遠民此其會也小邦京城距

上國疆界約一千二百餘里大軍可以方軌前

進伏乞聖鑒六師起日長驅從東海及鴨綠江

下流直抵黃海道江華等邑風便則不出三四

日程允為便利唐將蘇定方伐百濟亦浮海直

擣扶餘此其往事可鑒堂堂天朝命將伐倭

如以太山之重壓一卵之上兇醜遊魂不日就

滅臣獲荷

皇靈庶雪羞憤則瞑目入地志願畢矣臣不勝懇

切籲天祈望之至

經東復圖呈稿

部垣臺據條議頭畧

兵部一本條情事據朝鮮國王李熙增報據金

山鎮節制使鄭拯申稱本月十三日有倭船一

百五十餘隻從大洋行駛至小邦連乘絕影等

島停泊又有倭船四十餘隻至前洋絕影等島

停泊續據慶尚道水軍節度使朴泓申稱十四

日倭船有數百餘隻至利釜魚山鎮牛岩等處

地方分三處停泊下碇日出攻打本道守將督

兵拒敵奈賊勢方熾屢戰失利居民房屋盡被

焚掠今五聞遼本國沿海三邊形勢散漫萬分

經冬復國兵獨八附

五

危急等情到部看得倭奴入犯事情先據陳坤  
報之於前據錄未均旺稟之於後已經申飭各  
沿海總兵并琉球各國嚴備外今據報稱倭船  
數百已犯朝鮮勢甚猖獗情形已真且其聲震  
擊西倭奴放炮分道入犯難免必無所有沿海  
一帶地方防範宜周合候 命下移文各該地  
方衙門責令用心操練兵馬整飭器械船隻修  
葺城池加嚴預防一面另飭奮力征剿等因  
兵科給事中吳鴻功奏稱頃者倭奴放炮初傳  
報于琉球繼中呈於朝鮮而許儀後條開闢白  
海若倭船不預為防範之計誠恐難保無虞  
將何及

山西道御史彭好古奏稱倭奴竄寇在剽有  
正壯士撫膺之秋臣子所食之日據報四百餘  
船即以最小者舉之已不下十萬餘衆以勁悍  
之賊起傾國之兵度其意料必置朝鮮於度外  
而實欲坐收 中國以自封也然不遽寇中國  
而先寇朝鮮者懼其後也且以十萬之衆勢  
如太山朝鮮國小生見臣服然後橫行中國何

經冬復國兵獨八附

六

所不適哉誠使以朝鮮為後援以諸島為巢穴  
東風順則可徑達登萊稍轉南則可徑達永平  
再轉而東則可徑達天津又再轉而東南則可  
徑達兩淮併力入犯難與為敵假令分一萬以  
寇登萊分一萬以寇永平分一萬以寇兩淮而  
以七萬之衆直搗長驅其能支乎言之痛心可  
為流涕今日禦倭之計迎敵于外毋使入境此  
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為中策及至  
天津淮揚之間而後禦之是無策夫事勢已急  
安可不為長久之計哉

兵科給事中劉道隆奏稱往者倭奴入寇多在  
東南財賦之地故乘風寇掠滿欲則歸今先併  
朝鮮而後犯中國且以大兵直搗西北之區則  
其志不在小夫倘朝鮮不支必乘勝而入南我  
之勢分力寡恐難為敵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  
勝安可坐視以望其僥倖耶宜急從堂臣之請  
召募勇敢之士萬人以分布沿海要害之地不  
然臨敵而束手夫臣非不知兵之易聚而難散  
亦非不知募兵之易而處餉之難特以害隣  
徵輔倘備之後時悔將何及願當事者之亟為

之也

禮科右給事中張輔之奏稱惟今憂虜患者十九憂倭患者十三憂西北者十九憂東南者十三得無以狂虜難滅倭奴易處耶西北近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克狡數倍狂虜揚帆大海萬里瞬息則東南固易達耳積玩起于永平防禦盡屬故事何恃而不恐哉即今朝鮮不守禍切震隣倭船四百衆可十萬朝鮮財物不飽其欲必不安于偏舟海島之間遼陽天津登萊等處固當爲募兵積餉之計東南財賦重地海防又何難

經本復國要編入附

七

可一日而飽也否則一旦難保焉時癸丑之禍

可擊式

直隸巡按御史張應揚奏稱會徐州抵通州運道幾二千里糧船難集路僻不絕分布信地猶所當嚴耳倘倭入內地被害必深請檄新鎮班軍多備火藥器械守護漕河臣聞軍夏之變已不勝駭悼過又聞倭信猖獗東支西吾目不暇給此誠萬分危急之秋也臣竊計京師腹心也軍夏有背也漕河咽喉也軍夏不早除漕河不是腹背咽喉交病而腹心得無恙乎此臣

所以深憂過計而有此陳請也

直隸巡按御史劉士恕奏稱接得邸報該遼東巡撫郝杰報稱倭奴已入朝鮮境內陷沒王京密陽尚州等十餘郡據奪平壤城國王逃走勢甚猖獗臣一見之不勝驚駭倭今據有朝鮮進有所攝任意長驅真同鬼域臣屬河朔天津係軍國重需之地今運船正行倭所注意正國家多難之秋臣子枕戈之日條陳備倭六事

經本復國要編入附

八

今已破朝鮮蓋憂憂左驗也近據朝鮮國王差司學趙安仁稟稱倭奴悉將本國京江口船隻盡數劫奪渡臨津下已據有開城焚掠漸欲西來國王寄居平壤恐不能抵敵事在危急速請救援查臣屬遼東界沿海約約七百餘里而防海兵不滿三千倭奴何止數萬不但強弱不敵即衆寡亦不抵矣乞 勅當事臣工同心戮力分猷共念不使渡江務期剿滅遼東總兵楊紹勳奏稱本月十七日據夜不收金子貴稟報哨見大通江口倭奴約有數千臨

江邊踴躍欲渡攻取平壤朝鮮兵馬與戰數十  
合各持披牌弓矢堵截倭奴指放鳥銃尚未得  
渡聞朝鮮人說只怕此賊在江邊哄誘餘賊從  
別處渡所過江兒江口離平壤府遠去五六十  
里今陽州一帶俱已有倭賊本日朝鮮國王帶  
領家眷行李出平壤府往西來避兵等情

兵部一本為倭情巨測懇乞

聖明並遣大臣經畧征討以伐狂謀以弭隱患事  
近得遼東鎮臣稟報倭寇朝鮮所過傷殘已親  
見國王復自平壤避出及其臣民流離之狀所  
經早復國要編八附

九

不悉言關白廣悍業必據為巢穴以勸我犯者  
俟入堂具而復集之則已晚矣今宜大加征討  
預伐狂謀伏乞

聖明軫念社稷生靈安危大計特遣素有威望通  
曉兵事大臣一員經畧倭事統領勦昌保定南  
北兵馬直抵朝鮮深入境內大申健伐之威一  
以遏其猖狂復存下國一以阻其內江固我門  
庭其合用錢糧草料亟 勅戶部議處大臣勅  
內事權責任容本部另議請給施行  
遼東巡撫鮑希顏一本為倭情事准朝鮮國王

咨二十七日諒京畿道觀察使沈岱馳啟倭賊  
數萬入據都城已經累日環畿郡邑盡為赤地  
遍野橫尸民庶偷生無計又據慶尚道啓稱倭  
船數千停泊海口倭賊不計其數殺掠人畜竄  
匿無所朝鮮已無噍類又據咸鏡道啓稱倭將  
入咸興府牧馬撫民收糧整器聲言入犯遼東  
又據廣州首領啓稱倭賊掘毀恭僖等王墳墓  
砍伐樹木焚燒殿宇慘酷異常痛不忍言又據  
江原道啓稱本道守將李讓等敗績陷城第一  
王子并第五王子倭被俘虜倭勢益熾當職照

經早復國要編八附

上

得倭賊蹂躪邦城生靈殆盡辱罵先王痛心如  
泣自處無所又二子被虜辱罵遺賊亡疆破窮  
骨肉不保尤切悲憤見今第二王子彈羅著國  
事當職率文武群臣糾合義旅圖剿諸賊前報  
具由陳控亦已屢次切懇急思日甚一日誠恐  
天兵未及渡江小邦已底覆亡且念賊之肆虐  
比來愈酷野無寸木廬舍為灰若到天寒之時  
小邦人民靡有孑遺通國臣庶男女老弱難為  
垂泣爭聞 天兵興時未救活我民今日夜懸  
望其情亦戚夫日前欽蒙

聖旨着令速去救援毋得怠緩不及事小邦性命  
惟仰父母之極濟頓為查照小邦迫切事情剴  
即轉報急速發兵救援殄賊克賊以活遺民不  
勝懇迫等因移咨到職又據黃海道巡察使洪  
世恭報稱倭移牌文內寫稱日本將軍吉成統  
大衆二十萬分為二運來取平壤呼經州邑俱  
要脩治道路供饋糧餉又令嚮道高爲義州還  
東山海以至北京大小城堡路程形勢又打造  
鳥銃并做鉛子搜括糧草頭聚平壤西犯情形  
必在旦晷小邦崩潰計無所出寡若窮蹙一隅  
更無可退一步之地飲痛入骨不知可顧及今  
不行援救他日

皇恩於恤綏煩百萬甲兵恐無濟矣伏乞憐憫小  
邦忠順被兵之情急進王師快施天討活小邦  
垂死之命不勝迫切等因又據本院夜不收金  
子青等探報相同看得倭賊摧陷朝鮮搗毀王  
墓擄掠王子已為可憫且又高竄道路城池脩  
治器械等物屯住平壤賊多糧少勢必西犯尤  
為可虞除會同總兵楊紹勳嚴行各道并將領  
等官嚴督哨夜速為偵探統率兵馬加謹防禦

如有西犯情形相應相機戰守外理合具奏統  
行

兵部一本緊急倭情事本月二十八日准遼東  
巡撫都杰揭稱寬奠副總兵佟養正報稱十七  
日家丁郭有功等稟報眼見倭賊已過大同江  
約有萬餘其平壤府防守兵馬見倭勢大俱帶  
家小棄城往西北逃走國王先於下路寧遠府  
避兵尚未到來等因續准揭稱朝鮮君臣倭至  
即道一矢不交此中不可盡測但恐國王兵敗  
率衆入遼拒之不仁納之難處應作何酌議等  
因到部為照朝鮮世祚東方號稱大國何得一  
遇倭至望風而逃殊可駭異倘彼國社稷失守  
突爾來奔在守臣拒之則棲依無所外服失仰  
賴之心納之則事體非輕臣子無擅專之理又  
况倭奴誘役異常華人多為嚮導萬一乘機闖  
入其間貽害非細相應 題 請合無恭候  
命下臣等咨行遼鎮督撫等官除發精兵二枝  
往援外其沿海一帶多布鐵蒺藜列火器火炮  
以防冲突而叅議荊州倭則嚴查功罪呈報督  
撫將士有不用命及坐失機宜者不時叅寃懲

法剿除倭得據納道遠別生他業伏乞

聖明裁定臣等遵奉施行

兵部一本倭情變詐日增華益猖獗萬分可虞

懇乞

聖明早賜議處以伐狂謀以肅治安事該巡按遵

東監察御史李時尊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朝鮮國王李昖奏

為倭寇充斥通據各道奉

聖旨兵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

呈到部看有得遵東巡按李時尊題稱倭奴侵陷

各道官曹被賊攔住不得領兵東趨日望天

兵被獲各一節為照舊國倭奴竄伏海島謗詐

異常朝貢不通乃敢一旦大肆狂圖剽掠朝鮮

使二百年忠順屬蕩蕩蕩蕩字其後假名求貢

儲蓄異謀養虎終須貽患所據遠東按臣請添

南北將兵乘冬初地凍倭巢未定之時奮擊勿

失自是一策既經按臣與朝鮮國王題奏前

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本部備各經畧衙

門於各省且地方運將調兵集糧儲餉置造器

械水甲督率前往救援屬國征討逆倭外再照



從優升賞若有擒斬倭酋關白平秀吉妖僧玄

蘇等及恢復朝鮮國者賞銀一萬兩封伯世襲

其見有侯伯世襲者遞遞為公侯皆世襲之如

在倭中有係中國之人能反邪歸正或擒平秀

吉等來降一體封拜受賞其率眾來歸者皆授

以官爵庶上懸不次之殊恩下奮直前之勇

敢大捷可期矣奉

聖旨俱依議行欽此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一

初奉經畧請 勅疏

一為蓮

上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宋應昌便着前往劄保遼東等處經略備倭事宜就駕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本書生未闕軍旅過蒙

皇上特遣經畧臣遼承之曷任悚惕臣切計之倭奴不  
道家有朝鮮詭計狂謀專內犯遼左盡輔外藩與  
之比隣山海關天津等處截輔水陸門戶俱係要地

燈東冬復韻不編

向... 令... 修...

陛下急心履道區區爲果爾之至計科臣愚陋則緩朝  
鮮救援者非舍朝鮮以資敵國也深爲籌輔重地計

也如蠲練已預根本無虞則振揚天威遠除兇惡但彰字小之仁以存中國之體先後次第理固當然

臣雖駑鈍受茲簡命敢辭捐糜顧今天下承平日

又軍務廢地人心冒于治安玩愒已極不大破拘攔之見則國事終無可濟之理除臣領一初卽住遼薊如天津寶坻山海關鴨綠江等處關隘海口相度地勢設立將兵分派信地嚴加防禦外今再瀋貢

皇上賜臣嚴勅一道俾臣得以專任其事文武諸臣

之中毋得輕易阻撓牽制至於將校遠邇觀望有不

用命者叅將而下聽臣即得斬首於軍中以肅號令庶事權既重功有責成惟是倭奴狡悍若非士馬精

強兵器堅利未易與敵據臣平日講一字陣法用兵

一萬營造車三百六十輛火砲七萬二千箇弩弓二萬七千張砲牌各二千面弩箭百萬枝火藥鉛子雜

以數計并臣前任山東題造轟雷地雷石子等砲又神礮九龍火鎗火箭等件與軍中一應所費似不可

已伏乞  
勅下兵部議該給與錢糧幾何容臣製造

卷八

常用一神降注神兵一著錄錄有見者

左有急則援遼左機會可擬願為朝鮮恢復遼東取之計然臣於錢穀毫不干預乞予部中選委廉正司官

一員隨臣軍中收貯如軍中所帶技藝人員并一切事務有應勤支者俱給印信文移牌票行司官處附

開登記其打造砲弩車輛牌箭等件臣亦不用標下

人員俱行各撫院該道即支前項銀兩置辦赴司交領事完之日如有羨餘一一繳還其用過數目臣與

司官各造冊籍奏報至於軍務至煩事機甚密凡一應戰守機宜奏章文移非臣一人精神意見所能兼

理合用司屬官二員查有職方司主事袁書武庫司主事劉黃裳文武具備謀畧優長命二臣隨臣贊畫并行本部將合用火牌勘合照例查給施行

辭經畧疏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為禦倭事急謬簡宜更懇乞

天恩速從臺議以裨安攘事邇來倭報孔殷伏蒙

皇上從廷臣議推命臣經畧防倭隨該御史郭實論不可者七事奉

聖旨倭奴謀犯督撫各守防虜地方戰備一無所恃且沿海數百里不相聯屬一旦有警深為可虞特遣經

畧臣復關奏卷八

三

畧奏倭責成郭實如何又未阻撓遠事體重大難

言之言他日利害要入機當還着九卿科道會

議來就欽此復該臣於本月初七日上疏求解經畧

奉

聖旨宋應昌忠實任事豈可因人言自阻經畧事宜着

待會議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惟一介鄙儒荷蒙

皇上責成如此固宜捐糜報效不敢再辭臣伏思之昔

屬宣之伐獵狃以尹吉甫之克壯厥猷也今臣謀賊

藏沒無吉甫之猷膺吉甫之寄而欲其奏膚功臣王

國能耶否耶臣聞之兵法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

軍之政者則軍士惑今臣未拜 朝命知臣者目臣

為不知兵則三軍之士惑而不受令矣臣又聞之兵

法曰疑志者不可以應敵臣今內慚無實外慮人言

不一心矣以不一心之將統不受令之師未有能濟

者目今倭奴竊發仰屋

主憂渙發溫綸專降閭寄不過謂臣能濟海防事爾今

臣必不能濟而必欲責臣行之大非

皇上推轂攘夷保安邊境之盛心也臣以無我之心從

虛內照經畧責任在臣實不能堪臺臣之論原非謬

也且臣自受 命以來百几料理兵難選制前遠保

衛後復關奏卷八

四

定成五經畧不下數千餘里彼此報警卒難應募此

形勢之不便也總督韓撫巡撫趙總司道司道將領

以應臣執事血脉流通今也驟加經畧宛若贅疣此

事體之不便也四鎮兵馬惟前遠為威使經畧分之

禦倭則禦虜之兵弱聽其禦虜則無以禦倭此柄權

之不便也使經畧別乞錢糧選募將士安能一時雲

集即集矣新募之兵素非練習一旦驅之臨陣與積

戰強倭相角其不格明矣此兵力之不便也大都事

權一則專二則分一則合二則携析之為二是實撫

據其實而沈其權經畧假其權而亡其實臣以為設

經畧不若重督撫之為愈況今敵將壓境勢若壘卵臣不為憂言

皇上不為遠斷在督撫則曰已遣經畧矣在臣則曰已辭經畧矣互相推諉倭奴內犯之計日促中國逼逼之患日深萬一疎虞容將誰任是臣報國微忠及成誤國大害臣是以旦夕兢惶不得不再伸衷懇于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上思遠計下憫臣愚 勅下廷臣一併會議防禦不失無任悚及待命之至

諭敕郭御史疏二十四日

經畧奏請要綱

卷一

一為難乞 天恩增言官以廣言路事九月十三日

臣屬員自揣凡庸再頭求辭經畧奉

聖旨宋應昌已奉 命經畧只為郭實一言遂畏避不肯前去沿海邊務責成何人浮言反重於朝命國紀何在倭報已繁宋應昌可即擇日行九卿科道官休違禮望今亦不必會議郭實懷私妄奏阻撓國事者降極邊雜職用再有實擾的一併究治欽此臣一觀震威易任震懾擬於本月二十六日辭朝領勅即日起程徑赴遼陽先為經理仍一面移文順天保定巡撫將天津實城一帶防海事宜督率該管衙門各照

信地預先查議整辦聽臣歷閱不許遲延臣惟隨事納忠言官之責因言自反臣愚之分臣前陳乞乃所以安臣之分也不期及觸 天威禍延郭實是臣一頭上累

聖主從諫之明下阻天下直言之氣臣功未寸立而罪更山崇矣且方欲仰報

皇上安懷至意收集羣策日夜拿拿猶恐人之不我語也乃今

皇上不深責臣畏避之罪而重譴言官臣恐海內聞風以言為戒即有忠謀石畫堪佐經畧者亦將望 九

經畧復國要綱

卷一

重而結舌夫臣深以為不便伏望

皇上俯察臣衷稍紓建惡將御史郭實准復原職俾其

益殫忠獻庶言路洞開天下之捷奇策為

陛下籌倭虜者踵至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檄劉州密雲天津永平四道二十六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郭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沿海州縣地方俱有通倭海口其調度防禦喫緊全在正官若非甄別倘有不堪緩急何賴牌行各道即查所屬州縣掌印署印官某才識老鍊堪以防禦某才力綿薄應該改委作

速查明分別賢否擬實呈詳本部并督撫衙門以憑會議處分施行

移本部咨二十六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照得本部奉

命經畧沿海各邊防倭事務除兵馬錢糧戰守機宜等事候關領 勅書關防赴各該地方相機行事外合咨本部煩請飭委職方司主事袁黃即便親詣天津寶坻山海關等處地方武庫司主事劉黃裳即便親詣遼東海口并鴨綠江等處地方各會同地方該道官及新設備倭海防道親歷沿邊一帶緊要海口倭

經畧復圖要綱卷一

二

船可以入犯去處相度地里若干每三里築墩一座上設房屋數間可容二十人者即撥該州縣弓兵民壯各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二座每砲一座撥防口民兵一隊守之內選伶俐有膽畧者六人加倍給與行糧以二人遠哨二人司火二人棧鍊其搬取碑石疊砌餘兵併力為之備能用心安放火砲如法得取首級百顆便將五十顆給賞放砲六人均分餘五十顆衆兵分用仍相度地勢高下高則砲宜平低則砲宜高務對賊船擊打不使落空點放藥信尤宜察其遠近審時度勢遲疾不令虛發可也守

砲民兵六人遇晚同在兵房內宿餘兵俱各照舊在海口隣近村鎮店中安歇其應用火藥各項物料并匠役工食及築墩軍夫應支鹽菜墩上起蓋兵房木植之類俱聽本官會同該道於堪動錢糧支用如果不敷不妨呈請設處仍呈督撫衙門知會事完將用過錢糧數目築過墩臺安設大砲各若干座通行造冊繪圖呈報以憑巡閱查考施行

檄飭鎮海防等五道二十七日

一為經畧邊海要務事照今倭情巨測備禦宜周先該本部行文召募沙船誠恐途遠難以率到看得沿海居民以魚鹽為業慣習波濤舟楫輕捷足堪哨探

經畧復圖要綱卷一

八

情愿漁舟能否拘集堪否禦敵果肯應募工食應給若干船價應給若干應委何官管理訓練與生理有無相妨或用器械聽候給發作違查議明白具由詳奪施行

移本部咨二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內稱本

發各兵備道收貯聽用元日造冊奏繳等因節奉  
聖旨銀兩准給發欵此備塔到部所據前項銀兩已經  
移咨本部例行太僕寺給發五千兩於中軍官楊元  
收貯隨軍應用訖其餘一十九萬五千兩合發天津  
道三萬五千兩客營道四萬兩永平薊州寧前東寧  
道各三萬兩分發前去收貯聽候本部應用合咨本  
部煩為例行太僕寺照依本部分派各道銀兩數目  
亟為動發候用施行

檄天津永平遼東等六道 二十七日

一為經畧邊海要務事照今倭孽巨測防備宜周本  
經畧邊海要務事照今倭孽巨測防備宜周本

經畧邊海要務事照今倭孽巨測防備宜周本

九

部製有二字車火炮等牌等項俱為破倭長技合應  
預行製造以備緩急解行各道即督各匠製造車六  
十輛押牌大砲一千六百七十箇一字小砲一萬箇  
小信砲三百三十三箇弩弓一萬二千張舊牌什牌  
各三百三十三面弩箭六十萬枝仍多備火藥鉛子  
酌量估計工料匠作各項錢糧議該若干呈請本部  
於馬價銀內支給該道仍限文到三日內先解精巧  
木匠火藥匠生熟鐵匠各二名赴部聽候面諭式樣  
傳令各匠如法製造就將委官各役姓名鑒於本器  
之上候本部取用稽最造完之日將動支過錢糧并

各項器械數目造冊送部以憑查考

計開

一字車所用木料榆柳椿槐木俱可車輪盤一箇  
用大木板一片長闊各二寸五分厚三寸取圓周  
圍用鐵葉包裏鋼釘中鑿一孔用生鐵鑄就通圓  
一箇其圓與木板一般厚圍外鑄四齒嵌入車軸  
兩頭用鐵梢二根管開車時熟鐵軸一根長一尺  
粗如核桃大旗鎗四根鐵環十箇

一各砲火藥多備炮硝其灰用芝蔴梢或茄梢或  
蘇麻梢隨地所有擇一樣用其炮硝用提過其各

經畧邊海要務事照今倭孽巨測防備宜周本

十

藥品研為細末瀆各樣另自收貯或匱或盒或布  
袋盛記號明白以便稽查用時該司委官驗明然  
後總合一處應用

移副總總督并山東順天保定遼東四撫院咨  
一為詳議經畧倭患事宜以便進行事准兵部咨  
等因准此為照本部即日先隔天津經畫料理而山  
東青登萊沿海一帶管鎮兵馬令先設備合咨前去  
請照來文備奉 欽依內事理煩行各道會同總兵  
官即查自某處起至某處止係該某鎮道管轄分布  
某管南北陸兵若干作何挑選操練防守應建敵臺

幾座應設烽墩幾處內用臺兵烽軍若干作何守勝  
傳烽要害處所安置大小火炮若干車輛若干近岸  
空地挑掘坑塹險害如鐵蒺藜釘排之類各若干近  
洋擺列水寨應用戰船隻若干共用水兵若干軍  
火器械若干水陸官兵數有不敷作何增募各道行  
月糧料作何儲蓄以便接濟使士飽馬肥而無虞之  
據險設害而無疎漏逐一分撥調度計議停妥先行  
畫圖貼說希由咨送本部以憑酌議奏進查閱一切  
費用不敷希會題請給發至於臨德二州倉庫財賦  
之地尤倭所垂涎者然界雖屬於山東據實切於畿  
輦畧復圖畧編入表一

輔仍聽貴院調度防禦如倭犯薊保等處遼東水陸  
官兵不待調遣隨賊所在飛馳應援各該鎮道自有  
地方專責各為保守俱以一倭不入為功沿海司道  
有司大小將領有不相宜者令行題請更易以定俱  
令又任如無警報責令嚴加防守仍不時差人偵探  
果有入犯情形督軍相機戰守施行先具行過緣由  
咨報查考

一為遼  
檄天津水平山東遼東各兵巡分守等十二道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本部奉 命經畧已經

行今各道查理兵食戰守等項去後但今倭報孔棘  
計慮宜周若不先事預防必致臨時有誤合行申飭  
劃行各道即將後開條款并先次所行在理兵馬錢  
糧器械險易等項事務逐項照款酌議停妥呈請分  
布中間或宜於先不宜於今或利於彼不利於此毋  
泥成規勿拘舊案明白登答以憑裁酌舉行該道當  
以海防為目今重務悉心料理以贊經畧照依每款  
限期呈報如耽延漫不經理致誤事機則本部奉有  
專 勅必不假借如遲十日之外先提該吏究治一  
月之外定行奏奏

計開

一查該道所屬沿海地方地界延袤計若干里中  
間大海口幾處小海口幾處各容泊倭船若干隻  
其大小海口有無設兵防守某處係緊要地方應  
增置或船若干或兵若干應設何官管守其沿海  
處所要見某處水深倭船可到某處係沙灘或有  
礁石倭船難至應否設備該地方原有馬步軍兵  
若干有無堪周足用如不堪不足應否召募添補  
募兵錢糧應動何項銀兩該道作速議報以憑核  
行

前件 限文到二十日內呈報

一防海軍士每月原給月糧若干馬匹料草若干或本色或折色今令常川防海且遇寒月理宜優恤每月應否議加行糧若干折色動何銀兩本色不敷作何召買

前件 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一中國長技惟製火器為先倭奴入犯以不容登岸為上各該地方原設有軍藏大將軍虎蹲滅虜湯珠馬腿鳥嘴佛郎機三眼等項銃砲俱稱神器仍查先年領降若干節年續置若干新造若干曾經事復閱兵額六卷一

否通先敵遺酌量何者堪備堪用何者不堪分布各邊海口通行設備如不足用速行製造慎勿遲延誤事

前件 限文到五日內呈報

一雇甲子箭鎗刀棍棒等類該地方近日必然預備堅利及本部已經差官江南置買長鎗長鎗俟解到分發外但倭奴長技惟鳥嘴能擊二層又有利刀縱橫舞掠今該作何陳救以破鳥銃周何架隔以敵利刀近聞給案作被堅木為視二法可用該道的量試驗

前件 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一攻守必用偏廟鹿角為能蔽禦該道於各海口及分撥防守軍兵酌量大小多寡之數動支應用錢糧多多製造分撥防禦

前件 限文到五日內呈報

一築墩臺查照近議不必拘以三里且里凡遇高阜宜於土者以土築在山宜於石者以石砌若海水出沒沙灘鹹鹵處所宜於木者以木建務使各墩高大堅固堪以瞻望蓋房數間堪以棲宿

前件 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一籌辦勇備水陸二路供當護備除吹喇唬沙等船儀本報兼造完日分發外今議天津寧雲蘭州永平遼海各道俱照該道所轄信地水路雇募船陸路派撥馬快分別遠近安置船馬聽候各部院委官飛報晝夜傳遞違者以軍法治罪

前件 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一分設各官軍防守平時作何稽查以便分別勦擒賞罰

前件 限文到五日內呈報

一應興應止一切善後事宜逐項斟酌停妥登答



仍另具揭帖并將分布過海口地方畫圖貼說明  
白呈送查考

移前總督軍門咨二十八日

一為倭患已真海防宜亟等事照得保衛切近神京  
修守責務往昔專務防虜尚應不支刻今復有倭患  
誠宜設將以一事權增兵以資戢守為今日海防喫  
緊重務也顧遼左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關其海口延  
長更紆迴於二鎮東逼朝鮮北臨虜穴其兵力防範  
又牽制於一時若不照前保衛事例設將增兵則沿海  
空虛何能守禦而將領輩必彼此依違兩相觀望調  
經畧復圖要隘入奏一

度復難責成况遼為前門左掖使修守誠設則警勇  
自難倭犯遼則保衛可以扼其前倭犯前則遼兵可  
以殲其尾此遼東議將增兵所不容少緩也合咨貴  
部院煩為會同該鎮撫院并行總兵官備查遼東海  
口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關延袤共計若干里中間海  
口某處緊要係通中地方應否添設協守或左或右  
某處緊要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  
守備應否俱照前保衛事例兵馬作何增募錢糧作何  
區處屯餉處所作何修建俱從長計議俾妥庶兵連  
勢接戰守有此動彼應之機權一事專調度無左幸

右顧之慮夫希將查議過事理咨回以便會題施行  
移山東撫院咨二十九日

一為遵

有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為照倭患已真其氣焰方驕  
其譎謀叵測而我沿海一帶素不被兵今雖有備難  
保無虞且倭船揚帆鼓棹徧海而西惟其所欲之使  
非設將增兵何以禦其猖獗故本部經畧以來日夜  
講求計處先與前總督軍門議添保衛二鎮兵將以扼  
其前復查議遼東添兵將以殲其尾三鎮聯絡勢若  
率然惟山東各海口方在倭畫合必貴院煩照來文  
經畧復圖要隘入奏一

內事理備查遼東沿海一帶直接天津地方中間海  
口某處緊要係通中去處該鎮撫院無總兵應否添設  
備倭總兵一員或協守一員或左或右某處緊要應  
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此  
照前鎮事例兵馬作何召募錢糧作何區處屯餉作  
何修建在登如長山沙門古城徐福等島在萊如黑  
山砦黃城靈山等島其間可設水陸等寨在薊遼  
南北兵勢不能調作何屯守果否應用新募沙兵及  
青州各府長槍民壯填成與諸凡未盡禦倭事宜從  
長計處停妥希咨過部以便依限會題施行

撤天津遼東等八道 二十九日

一為經畧遼海軍務事票行各道即行所屬州縣并衛所動支官銀打造鐵炭熬州縣以守城甲兵衛所以見在軍士每名給與四十箇每十箇穿成一串總用長繩繫之蓋倭奴率皆晚足聽臨時撤地刺戮如無堪動錄兩具由呈詳以憑酌處施行此係緊急軍務毋容延緩

移本部咨 二十九日

一為議取禦倭軍器事查得先該本部題准差官前往浙江置買長先長鎗藤牌等項軍器去後近准浙撫據院揭帖內稱買長先長鎗各二萬三千五百枝官運遼東必由天津即今係報緊急擬請將官運各本鄉頒將買到的長先長鎗如已到部每條請留五千枝運遼東餘請速差的當官員徑解遼東軍前應用者勿遲悞

撤通州左衛經歷陳敷 二十九日

一為軍務事先該本部請發馬價銀二十萬兩於內量動錄五千兩給付中軍官署都督念事楊元收貯聽候軍前應用但中軍事務煩煩應再委文職相兼登記庶便稽查隨行據雲道呈稱通州左衛經歷

陳敷老成慎密緣由到部擬合奉用牌仰經歷陳敷照牌事理即於中軍官場都督下登記軍前支銷錢糧務期明白勿負委用毋得違錯

撤薊州永平寧前海蓋等五道 二十九日

一為經畧遼海軍務事照得禦倭長技火器為先今本部不日前請遼海地方相機設備所有軍前合用火藥相應分買票行各道即便動支馬價銀速差廣幹官員買辦四萬五千觔並黃一萬五千觔其班騎朝腦或芝蔴楷茄子楷發底將照方楷辦數用隨買隨運解至遼東聽候應用具動過銀數繳查

經畧雲南吳綱入卷一

十八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二

撤天津永平寧前等六道十月初三日

一為道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內稱本部經畧合用錢糧請發馬價銀二十萬兩聽本官分發各兵備道收貯聽用完日造冊奏繳等因節奉聖旨旨銀兩准給發欵此備咨到部已經移咨本部創行太僕寺給發五千兩於中軍官楊元收貯隨軍應用其餘一十九萬五千兩合發天津道三萬五千兩密雲道四萬兩永平薊州寧前東寧道各三萬兩收貯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二

乙

聽候本部應用外查得前錄已經該寺差官發到創行各道以復勤支馬價銀兩俱要呈詳督撫按院知會非奉本部明文分毫不許擅動毋得違錯未便

一劄付中軍都督楊元劄仰本官照劄事理凡有勤支錢糧即令經歷陳敷登記開銷毋得違錯

一劄付通州左衛經歷陳敷劄仰本官照劄事理凡本部及贊畫中一等項賁役支領庫糧等銀非有本部印信明文不許支給如有混支不准開銷仍置立循環簿二扇送部印鈐填報毋得違錯  
檄密雲永平薊州三道 初五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票行各道即便勤支馬價銀兩擇委的當官員督令匠作製造如法人箭十萬枝陸續完解發邊東候軍前應用事完具用過銀數繳查毋得遲延

移薊遼總督軍門咨 初八日

一為議歸舊軍以防海患事據贊畫末主事呈稱舊沿海衛所守備甚密若寶坻之梁城所乃建自五代時而國初因之者也居住日久生聚甚繁嘉靖二十九年將正軍四百餘名盡數撥入振武營三十八年又將餘丁四百餘名抽成石塘嶺而海上空無人矣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二

二

今宜以此軍復還守海而振武石塘等處缺人別募軍補之蓋海上地薄水賊新募遠方之人不能居而梁城土著之軍其田產在此墳廬在此漁鹽之業在此固其所狎居而樂處者也然不獨梁城凡天津等衛抽補者各宜照此行之為便等因到部據此看稱倭虜俱稱勤敵邊海盡係要防故國初因地置所設軍甚有深意惟是海無倭患防守遂弛而嘉靖年間復以北虜大舉入犯遂將本所軍人議調今倭寇方肆跳梁海防最為喫緊且欲募兵增守之時據呈募遠方人以守其地恐不安水土若以本軍守本地既

無調遣之勞又得樂業之利有警則人自為家戰氣自倍似宜倣此使天津等衛抽補者照此通行也其振武等處另募軍兵填成均屬為便但事干更置擬合請會合咨貴部院頒為查照酌議施行

報石大司馬書 初八日

承臺下題取寄奉馬匹誠軍中所延頸仰望者不佞具谷以請更乞臺下題發趣令該寺速行順天東路三河寶坻一帶冰解不佞素留劉員外候點驗美第聞前有取馬者屯院軍多中阻今征倭原非泛常而倭平後又不常用彼亦恐難拘泥也惟留神於大驅經畧復圖要綱卷二

中一發明之幸甚

移本部咨 初八日

一為倭情變昨日增募盜猖獗萬分可虞等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內稱經畧速往剿遵將應援餉鮮酌議緩急其軍士合用馬匹於馬價銀內買給如一時難湊於順天寄養內選用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除欽遵外照得本部不日直趨遼海相機進止所有各軍應給馬匹招買頗費時日合咨本部頒行太僕寺并行車駕司轉主事轉行順天府附近州縣速定寄養馬三千匹開遼毛齒天寸并馬主姓名

文冊先行送部以憑照名取用施行

檄密雲道 初十日

一為遵

上旨軍費部臣經畧倭患事查得陝西延綏秋班入衛兵馬三千見將議撤之際今倭報緊急欲照召募家丁事例每名給安家銀六兩每月月糧銀一兩八錢仍給行糧料草留調遼東征剿倭奴各軍未知有無情愿相應查議票仰本部即將前項官軍從長酌議如果情愿作速議處停妥呈詳本部以憑會題如果不應不必強從具由回報

經畧復圖要綱卷二

經畧海防事宜疏 十二日

一為奉 命經畧計處防中事宜懇乞

聖明聖鑒當事諸臣共臻實效以安重地以固海防事臣自九月二十六日 陛辭領 勅當即啟行前赴通州會集營重兵部武庫司員外劉黃棠職方司主事袁黃及文武諸臣宣讀 勅諭畢即發三河與督臣郝杰面會籌畫臣切惟定變者不貴於議論而在於綜核名實達權者不泥於拘牽而在於隨事考成臣本疎庸謬膺重任

上不以臣卑鄙而以吏分事付臣經畧之奉 命以

來日夜悚懼思求無負於萬一顧薊遼一帶人習虜而不習倭知備遠而不知備海一朝報急在在空虛而防守艱難更甚於禦虜何者虜志在金帛而倭且奪朝鮮據土地也虜技止騎射而倭且舞利刀施鳥銃也虜聚衆而謀捉馬而起謀者即走報而倭且潛伏海島出入無時偵探苦於舟楫也長城懸巨墩堡星羅依山設險以為備而沿海茫茫一望無際防守拙於屯戍也夫以禦倭難於禦虜如此而各地方尚可泄泄然不嚴為分布倘卒然倭至將何禦之是以臣集備倭要務勒限移文薊遼保定山東沿海各司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五

道官查其信地若何海口緊要處應設軍兵若干果否堪用有無足用應設某官分領某官統領召募錢糧動支何處查其防海軍士月糧料草或本或折作何召買且疑寒苦戍行糧應否議加查其火器如大將軍虎蹲馬腿城虜湯珠鳥嘴佛郎機三眼等銃炮俱係常用器物不難造集現今舊有若干新造若干分發防守如不足用動支馬價銀速行製造轟雷砲盛甲弓箭鎗刀等類果否完備除長鎗長鎗倭江南朝鮮及鐵蒺藜見行製造完日派給外但倭營蓋烏銃利刀惟綿柔被褥或輓牌及堅硬木棍足以破

之見令製造宜其備損磨用無以綿柔被褥及輓牌等牌分發防守軍兵酌量大小多寡數目多製以為防禦查其沿海墩臺相慶地里高阜宜於土者以土築山陵宜於石者以石砌海潮出沒地宜以鹹宜於木者以木建如不堪版築處所另作何法以為瞭望查其水陸二路哨探作何派撥除喇唬冰等船候募造完至日分發外議將大密刺水邊海營來各道所轄信地水路雇漁船陸路撥馬快俱令傳報軍情查其分設官軍平居作何稽查分別賞罰查其應興應止一切善後事宜斟酌停妥繪圖貼說各去後臣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六

復以天津一帶為根本要區不敢舍近畜遠數日以來與各司道詳請講求思欲身親料理次第舉行近准兵部咨該本部石尚書題為倭報甚急勢當援剿懇乞 天恩假臣便宜躬行 天討以解危迫以圖補報事等因奉

聖旨卿以倭奴狂悖移兵漸西感激時危毅然自請征討足見忠貞但本兵居中調度政體鉅繁宜宜輕往還着經畧宋應昌前去餘俱依擬欽此備咨到臣臣即一面調取兵將趕日出關直抵遼陽相機進止夫以倭奴既有入寇之志則我當嚴為自衛之策有如

將領不備兵甲不完器械不利防範未周修守不設  
兵勢難以爲揚內治尚猶單薄倭倭中有謠詐者知  
我情形以爲衆級臣師於遠左以偏師輕舟分襲各  
海口臣恐各地方官必不能保其萬全而臣何以經  
畧爲也故今日計處籌重臣而着實修舉在各司  
道將領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請行令該鎮總督  
及副遠保定山東巡撫諸臣責成各沿海司道將領  
等官務以禦倭即如禦虜防海即如防邊將臣節行  
查議諸事速行條畫着實舉行中間或宜倭不宜此  
利害不利今許令呈報各盡其才以便會集裁議如  
違不復聞奏編入卷二

有漫不經心從事虛文粉飾致誤軍機者聽臣指名  
奏覈嚴懲海成不獲之基各官有考成之績其於數  
輔重地大有裨益矣

報石司馬書 十二日

皇上以封拜策勵將士軍中莫不鼓舞思奮不佞某未  
抵遼陽先聲已落倭奴之膽可賀可賀不佞仰承  
欽命征倭防海設將調兵四事即會部少泉酌議幸此  
公傾心吐膽毫無阻撓此社稷福也亦尊堂爲之地  
也其海防分設條件一具之小揭中畧已粗備臺下

可親而知也設將一事據王少卿初議欲於天津衛  
特設總兵官一員兼管山東地方意亦甚善第細思  
另設總兵防海則四鎮總兵俱可推諉若前海防道  
故事夫不若於各鎮中再設副將一員夫有副將可  
聽調遣有正將可使總攝四鎮分任力不獨支則王  
少卿議當覆而副將之設不可不急也調兵一節  
不佞已咨部少泉行鎮巡官定限議處矣但道途遠  
隔勢難卒報俟有定議并前事一一具題至若征倭  
事關係非細不佞庸見謂固已然後救人由近漸以  
及遠但機有可乘時不可失倭不佞亟趨遼陽酌而  
行之第事屬機密不可先傳恐其題則宣播中外聲  
兵家所宜祇密恭尊臺以聽指麾兩衙門有言某  
亦不敢顧忌矣四事大都如此先此敬上幸轉致二  
政府不佞才識雖篤仰荷責成不敢不殫竭以報公  
把總錢世楨不佞前已特請臺下亟覆之仍加選  
繁職銜使之速赴軍前聽用總已上陳伏祈台鑒不  
備

報趙張二相公書 十二日

昨接部文

皇上以封拜策勵諸將士軍中莫不踴躍思奮不佞某

未抵遼陽先聲已落倭奴膽夫可賀可賀不佞某仰  
承 欽命征倭防海設將調兵四事即會郝少泉酌  
議其海防分設條件畧已粗備先此上陳統希昭鑒  
不備

議設前遼係定山東等鎮兵將防守險要疏

十三

一為倭犯已具海防宜棘懇乞

聖明特設專官以昌防禦以安畿輔重地事照得倭患

報急海防正殷必處置得宜斯備禦攸賴今議河大  
河間瀋陽天津等五營姑免赴邊權留防海應將昌  
鎮右車營及山東營春秋兩班俱聽暫收薊鎮西路

經畧後國要編八卷二

九

通融分布修防量為代助而河大等五營所省行糧

等項即為正額之用不必募天做工徒滋勞擾及山  
海路軍兵原守衝關難無防海該鎮酌議已明無容

別議其海防總兵固應添設但自山海以至天津瀕  
海七百餘里自天津以至山東延袤二千有奇不惟

地方遼闊經理難周而事關三鎮遠制匪便且事權  
既各相等意見未免異同若有牽纏不免謬誤今畧

便計合照該鎮所議添設海防協守副總兵一員再  
設遊擊二員與兵惟忠共三員再添守備四員仍募

南北兵一萬五千併近募兵士共一萬八千分為四

營三遊擊四守備以三遊擊各領三千一兵惟忠南

兵三千駐於樂亭一新添遊擊一員駐於海洋一再

添南兵一營駐於寶城北塘一新添守備四員各領

兵一千五百一駐於南塘一駐於鹽溝黑洋河俱聽

北塘遊擊節制一駐於陳家庄一駐於山海南口俱

聽海洋遊擊節制各控要衝分布防守以協守統領

三千駐於道中常家莊等處而遊擊守備悉聽節制

俾其居中調度每遇汛期或東或西孰緩孰急聽相

機往來督備合力防護俱屬薊鎮總兵節制即為密

薊永三道防倭主兵既便專首分防而沿海聲勢聯

經畧後國要編八卷二

二

絡中望相資庶免掣襟露肘顧此失彼之患如倭警

告急則防邊標營兵馬及三路臺操南兵皆可酌調

策應如虜情喫緊則防海軍兵俱可協同堵截是總

兵責任既專事權歸一而審料機宜調遣從便誠於

地方有裨似尤愈於另設總兵也其天津新設遊擊

亦改設協守副總兵即領新兵三千及統轄河大等

營悉如薊鎮例分布防禦並屬係鎮總兵節制聽天

津道監督之則兩鎮犄角相成似受安便在天津道

兵備副使梁雲龍密雲道兵備副使王見賓各呈詳

大畧謂草頭水道二沽實連一處併屬天津密雲二

道密雲路遠防守頗難天津切近兼攝甚易況密雲兵募而天津兵多乎議欲以兩道公共之班軍守公共之海口而以天津新設副總兵兼攝之誠為一舉兩得其劉係各鎮添設副總兵應用應擇倭馬匹等項悉照三路協守事規給用新設遊擊二員亦與吳惟忠事體相同各駐劄衙宇所用工料聽另行估議於部發備倭馬價內動支增募兵士一萬五千內南兵三千北兵一萬二千俱照近議一例安家銀五兩其南兵月餉照例一兩五錢北兵比照天津事例月餉一兩合請兵部馬價十萬兩給發應用至於召募南兵軍兵俱寬成各兵備通選要應幹官員分校召募勝選兵備道監收各兵安家銀兩應該道監賞給散務使人沾實惠其官兵應餉自萬曆二十一年亦應戶七兵三給發而沿海地方一應設備戰守事宜俱聽協守親歷具各司道商議舉行則建置得宜而糧餉永有利賴夫再照該鎮所議沿海州縣挑運子弟兵一節固為地方計但畿東地窄民少不無妨業騷動惟遵照近行責成有司選募壯快以原有工食給之如原無工食與名數減少者許從宜議請量為增編如無所設數鋪即以各該兵壯承守不必

另派鄉兵另議工食重滋無益勞費無平事體安便人情相安凡近海城登陸監應修築者明春量停邊工摘撥軍夫赴役併各州縣酌派民夫以協助之使在在完固尤為保障良島又省得海防道兵備愈事楊錫議欲將河大等五營明春俱派修沿海工程完日仍為遠鎮班軍又欲除已設天津副鎮南北兵遊擊二員外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照鎮守先議添一協守副總兵統之再添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而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十屬遊擊兵惟忠官轄駐於樂亭以控其北以北兵五千并守備二員屬另設遊擊營轄駐於北塘口以扼其南與天津遊擊營相望而守而餘北兵五千仍充給寺馬五千匹隸副總兵標下統領或分布之以便南兵往來策應其副總兵駐劄之處應在梁城所地方道里似均等因臣等議得河大等營既已分布防海難以天赴修工應屬總兵張邦奇所議聖昌鎮班軍暫修副鎮西協之工而以西協班兵酌派運東之地其應設將領守備應募南北營兵應請馬價數目俱仍照臣前議但分防固守雖恃於兵而陷陣摧鋒必資於馬海防道兵備楊錫議稱馳逐追襲不可無馬誠為有見合無照該



道所議量增馬二千匹於附近州縣寄養寺馬內充領騎征分給薊鎮新添協守營六百匹天津協守營六百匹二遊擊營各二百匹守備四員各一百匹則馬步相兼戰守有賴及照新添將領守備除樂亭原有一城池外其協守遊擊守備應建城堡照臣近議侯明春倭警稍寧酌派主客軍兵併力修建以上事款俱係防倭要務相應酌議題請先該臣至三河地方與督臣郝杰面會計處防海禦倭事務而督臣與臣所議累日事皆脗合臣聞之軍志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恃其不來恃有以待之蓋先事預計

之說也薊保拱護

神京為畿輔左掖而山海以迄

天津為海口巨衝該鎮兵將事務防虜嘉隆間北虜竊犯恒不能支今又非其時夫防倭甚於防虜守海急於守邊使非設將增兵多方分布而倭駕輕舟乘風汛出入波濤一時千里循海而西惟其所向將何為備禦之計將領牽制於舊聞動輒以防虜藉口彼此依違兩相觀望何以責成此臣所以捧心而懼焉目而晝日夜不遑寧處者今薊保二鎮議設協守以控重兵議設遊守以相犄角而以該鎮總兵節制之事權既復歸一調度自不阻撓聲勢聯絡血脉貫

誠深得海防今日要務惟是遼左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關其海口延長更紆迴於二鎮東逼朝鮮北臨虜穴其兵力防範又牽制於一時在山東沿海以及天津在在皆稱險要而登萊各海島處處皆宜設防其增將添兵更不宜緩於薊保二鎮也臣已一面移文遼東撫鎮查議沿海里數若干某處緊要係適中地方應否添設協守或左或右某處緊要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俱照薊保事例兵馬作何增募錢糧作何區處也劄處所作何修建從長計處停妥回報復一面移文山東撫臣查議登萊沿海直接天津某處緊要係適中去處該鎮舊無總兵應否添設備倭總兵一員或止應添設協守或左或右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比照薊鎮事理兵馬作何召募錢糧作何區處也劄處何修建他如登萊長山沙門古城徐福黑山鼉磯黃城靈山等島其間可設水陸等寨應否照部議用新募沙兵及青州各處長鎗民壯填戍與諸凡未盡事宜從長計處停妥回報各去後顧臣復有說焉據報倭奴摧陷朝鮮掘毀王墓擄掠王子圖寫道路必欲入犯此何等時也勢蓋岌岌若復拘

學堂套乘往文穆持甲可乙否之言為先入後出之路徒耽歲月致誤事機比事過而始議及某宜增兵某宜設將亦何濟之有且遼左以及山海山海以及天津天津以及山東地壤相接勢若牽然有如修守誠設則戒備自嚴倭犯遼則薊兵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驅其尾倭犯山東則薊保可以逞其聲援而遼兵可以直渡朝鮮搗其巢穴兵連勢合推一事專戰守有此動彼應之機調度無左牽右顧之慮臣故謂遼左山東增設不宜緩於薊保分布不宜遲於時刻也伏乞 勅下該部除薊鎮竟行議覆外

經畧復圖要綱

卷二

一五

其遼東山東如擬上請行令該省鎮撫臣速為查議應添設者竟行添設應計處者竟行計處一面布置一面奏聞庶事有責成時無虛曠其於防海禦倭至計莫大於此矣

移遼東撫院咨 十四日

一為申飭將領嚴加修守以固海防以備征剿事據遼東總兵官楊紹勳塘報稱倭賊推陷朝鮮掘毀王墓擄掠王子已為可憫又圖竄道路城池修治器械等物屯聚平壤賊眾糧寡勢必西犯尤為可虞等情到部據此看得倭奴奪我屬國勢焰已張今復遠島

近攻竊謀巨測除本部不日統兵前詣遼海地方相機進止外所有遼東各沿海地方相應申飭嚴備以便戰守為此咨貴院煩為會同該鎮總兵官即便分撥兵馬應防虞者竟令防虞應防倭者竟令防倭慎守海口速加哨探多備軍火精利器械聽本部至日相度區處倘今必欲入犯總兵官即督率各將領堅壁清野相機截殺固不許貪趨小利輕犯其鋒亦不許依違觀望致滋延蔓緊防險要務保萬全仍一面差人傳諭朝鮮國王目今救援天兵不日將至爾國當收集散亡招募忠義把守隘口蓄養兵威聽天

經畧復圖要綱

卷二

十六

崇至日彼此夾攻勿得自先驟進等語各宜務以備虜卒為巨患遼海蓋屬要衝藉藉口防虜致誤防倭希將分撥通將領弁防守海口各緣由咨報查考

報石司馬書 十四日

不佞仰荷貴成敢不殫竭第糧場糈全在該道及總兵官爾客雲道王見賓防海道楊鎮稽之與論談之著畫俱稱奇品昨見賓陪黑山西楊鎮見在裁軍倘一日陞調緩急莫賴幸密達孫立老及進君如見賓資深求為加銜仍管客雲道事白希繡既轉以楊鎮調補永平庶二道得人利賴非細至若總兵官張

邦奇既經掌科奏論例應去任但倭報甚急調遣必須大將邦奇破敵代將未至一時難以應手所藉止一楊紹勛恐孤掌未能濟事合無姑留使其策勵建功是亦一時權宜之術尤望臺下留意焉至禱

報石司馬書 十四日

不佞初與郝少老會議尚欲徧歷海口方詣遼陽近日倭報甚急無承嚴命如警家治標為急星馳前往但經過州縣驛通大馬衆多難於卒備然亦不敢不信道也柰目下募兵未集馬價未發兌馬未至當如何尤望臺下主張當題者亟題當發者亟發庶中

應不後圖史編八卷二

外接濟緩急有費爾

一為遵

古事貴部臣經畧倭患事據遼東撫鎮塘報倭奴權陷朝鮮擄掠王子圖駕道路聲言入犯等情到部看得倭奴猖獗謀欲西犯本部帥領大兵救援朝鮮止見該鎮屢次報急並未言及兵馬器械作何備禦擬合行查牌仰本官即查該鎮兵馬果否精強有無足用各樣火器如虎蹲湧珠馬腿鳥嘴佛郎機三眼銃及車載大將軍等炮見在各若干又新製及舊造堪用

可稱神器不在前炮之數者各若干大兵併集前項火炮有無足用堪用倘不堪不足多設爐冶分投打造其鉛子火藥亦必酌量多募及時置造如無堪動錢糧即動馬價銀兩毋得遲延

檄標下中軍都督楊元 十六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萬分可虞等事惟本部咨劄仰本官照劉備家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速往遼東會同彼處將官召募家丁除見有五百名外再募二千五百名每名給安家銀六兩每月糧銀一兩八錢調動之日再給行糧鹽菜馬匹料

經畧復圖史編八卷一

草如有事故不必勾取患平即散不作正數堅持與信人將藥殺其盛甲馬匹俱動馬價買給如一暗難

奏則盛甲於工部歲造內請給馬匹於寄眷馬內選用俱聽遼東撫院題議施行其各軍合用遮避鉛子

綿被每件高七尺闊一丈二尺置造大約以三萬軍

兵為軍務足應用毋得違錯

議題海防兵餉海運臨德倉糧額 十七日

一為遵

古事貴部臣經畧倭患事據永平管糧郎中陳鳴華呈前事節奉戶部劄付及臣牌行備辦征倭大兵行月

糧料奉此查得永鎮主客兵馬春秋兩防分布俱照  
兵計餉例定額數原為防虜之用並無防倭之數近  
因倭奴侵犯朝鮮議調南北精兵計必由本鎮入遼  
征滅倭奴各兵駐防經過行糧各照近謀防海兵餉  
則例計算此係額外增出之費本職雖稍為調停但  
永鎮地窄民貧本色不多難買委難濟急及查先年  
遼東顧巡撫曾議漕糧運船由天津直達遼東卸糧  
濟軍亦頗可行近訪知臨海居民製有海船從天津  
登岸販賣雜糧應行無失合無准照顧巡撫議撥漕  
糧規則查將臨德倉糧量撥數萬由運河經天津直

遼東復國吳鑑

卷二

十九

達山海徑運遼東卸載以備征倭大兵支用原奉  
有備今將新募南兵月餉并遼調南北軍丁經過行  
糧及召買本色米豆錄俟戶部酌定明白具題請發  
解運前來以備支用如各兵駐劄日久原計二個月  
行糧餉銀支盡零呈計接濟其州縣預備倉米某等  
借防倭支用乞請發帑銀補給等情又據永平兵備  
道副使白希繡呈同前事據此案照先該臣為徵調  
大兵往援島國及海防軍士俱應於經臨駐劄處所  
多設芻糧庶無匱乏之節行各司道官悉心計處以期  
足用各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劉遵保定軍

務兵部右侍郎郝 巡撫順天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李 巡撫遼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鮑  
議照得永平鎮為前左要衝山海關實全遼總路往  
歲額設芻糧止專防虜計餉計兵原無餘羨惟是倭  
奴突起海上撤我外藩故徵調大兵為救援征滅之  
舉今數萬徵徵一時雲集勢必經山海以達遼是該  
鎮防虜外既增防海主兵之糧又增征倭客兵之餉  
委為難濟雖司道東移西補以需一時然終非久計  
且稱民無餘積召買為艱而近且調浙兵山西宣大  
兵延緩入衛兵不次前來師行糧從誠宜早為議處

遼東復國吳鑑

卷二

者除召買本色米豆錄及暫借防倭支用錢糧應  
部查照管糧郎中陳鳴華呈詳事理酌定具題請發  
解運本鎮外至於議開海運撥糧臨德倉糧數萬石由  
天津直達山海徑運遼東以備大兵支用非惟省  
買艱難更復濟軍與實用且先經顧巡撫議照可行  
今據司道查訪民間私販歷行無失似為有見相應  
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海運可開已  
得臨德倉糧酌量撥發山海遼東聽候支給蓋今日  
兵餉之難折色或可以通那本色甚煩於料理誠一  
轉移東征可無匱乏之憂矣

移山東撫院咨十九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近該遼東撫鎮報稱倭奴猖獗必欲西犯等情本部已奉旨調取各路兵將趕日出關直趨遼陽地方援救朝鮮相機戰守但遼東彈丸小地無以累歲兵荒芻餉騰貴今數萬官兵一時會集誠恐糧料支用不敷擬合權宜酌借以濟軍與合咨貴院煩為轉行該省布政司即便動支泰山香稅銀或登州府庫貯民屯銀共五萬兩行令海防道委官分投上緊照依時價召買糧料堆積登萊附近海口各城俟完日開報聽候本部動支馬價照依借貸銀數差官并船隻由海運前赴登萊地方一面交還原借買糧銀兩一面由海搬運前買完糧料竟赴遼陽以便各軍支給貴院希念國事為重幸勿分彼此蓋遼安則登萊得以息肩倭退則山東可保無事請即舉行咨復知會施行

撤遼東糧儲王郎中二十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本部奉命經畧各日統領大兵前詣遼陽地方經畫料理所有軍馬應支

錢糧合行預辦劄仰本官即查見在錢糧料草各有若干總以十萬兵馬計算務役半年費用各用土坯露囤積貯適中去處聽候支給如有不敷開數呈報以憑給發馬價銀召買先具見在數目限文到三日內呈報毋得遲違

報楊司農書

接手扎蒙塞下促發天津芻糧燕示無所異同之教不惟仰見為國忠猷而疆場利賴要非淺鮮不佞非有冒無心者卸載當何如兵馬稍集擬於念七日出關並趨遼陽以決戰守後有所請尤望台慈留意是荷

移遼東撫院咨二十一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倭奴占奪朝鮮為謀臣測近據報稱燕約請和陳兵益備其中必有詐情弊誠恐各將領貪取零賊小功開端惹釁及我中國之人假以探聽為名亂入朝鮮致滿軍情大事深為未便相應嚴禁合咨貴院煩照來文內事理會同該鎮總兵官轉行沿海一帶將領等官列兵嚴加防守靜以待之除應差哨探外其餘人等並不許假託為

由亂入外國使本部至日相機區處如有貪趨小利致誤大機因而開端者定以軍法從事

撤天津兵備道 二十一日

一為經界邊海軍務事照得本部原議親詣天津地方歷查海口行次有河隨接邊東撫鎮塘報內稱倭奴推陷朝鮮掘毀王墓擄掠王子圍竄道路必欲西犯等情到部據此看得倭奴遠圖近攻為謀巨測而天津一帶該道素稱文武具備當此一面其料理必周計處必預本部可以無慮擬令分委查勘除本部適歷實抵等處諸海口直趨山海關道中調度外牌仰本道即便會同督憲劉員外親詣鹽山靜海滄州等處直至實抵一帶緊要海口備行查勘應設防備禦該道從長議處務保萬全通將查勘過事宜呈報查考

報部總督書 二十一日

昨者承諭妙畫即擬遣鄭同知往見國王但事屬燃眉防虜之兵固不敢一時遽動今所調遣者皆腹裏兵馬幸作速分撥以便防禦外馳復軒及楊總兵判恭議處亦乞行文會彼整飭兵馬萬一報急須遣的當將官提兵江口一為朝鮮聲援一為我地固守但

未可造次深入爾彼此千係甚重統冀留神

報石司馬書 二十一日

屢接手札臺下以喫緊數事為某指授感戴感戴內已啓者不敢復贅外承諭沈惟敬給與馬價一千兩俾行反間此妙畫也謹領悉矣弟給授遊擊一節兵法云用而示之以不用若經具題不免昭著何不暗給劉付加以遊擊職銜如其建功何止此職此機密之事望臺下細酌之允馬三千三百猶嫌其寡此萬不可缺允萬不可遲若有馬何患無兵幸臺下作速具題給發不俟日殷殷望之矣解發馬價雖已差官亦望儘發是禱

與王少卿書 二十一日

承翰教仰見雅情深感深慮行役匆匆弗及面晤以遂請教之私殊用為歉近日倭報甚急門下所募新兵幸作速勞尹慎亭盡數提督至遼陽以俟調遣惟門下情原急發至禱至禱

撤遼東薊鎮保定三總兵 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軍情事照得本部不日提兵徑臨遼陽相機戰守所有沿途擺撥塘馬合行預設票仰本官照依該鎮傳通緊急軍情事例本部或行沿海偏路或

行遼陽抵京大路沿途俱照該管地方與薊鎮塘馬相聯設簡驛壯馬匹識字軍人如遇本部塘報朝報即便盡心飛遞此係萬分緊急軍情若敢遲悞時刻定以軍法網打先將該鎮傳報封筒格式送驗仍具設過地名里數繳票查考

移順天撫院咨 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到部准此合咨前去煩將薊鎮南兵三千責令具惟忠統領并山海關駐劄精兵火器手三千遵照部限起行速往遼東趕日渡江前往義州相機堵剿該鎮

應奉復圖要編八卷二

二五

再選北兵五千名馬步各半擇委蘇勇知侯副參一員遊擊一員統領其坐營等項隨便委用各兵安家錄五兩俱預為處給候京運解到之日補選各兵俱照部限起程速往遼東聽候本部調遣勿容遲悞希將起程日期咨報查考

移薊遼總督軍門咨 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到部准此合咨貴部院煩行各撫院將薊鎮南兵五千山海關火器手三千谷廳驛尚志共一千六百名遼鎮七千先募家丁三千薊鎮再選北兵五千保定

選精兵五千宣府大同各選精兵八千俱馬步各半各擇委蘇勇知侯副參一員遊擊一員統領各兵俱給安家銀五兩以上各兵俱遵照部文限期速往遼東聽候調遣毋容遲悞希將起程日期咨來查考

移保定撫院咨 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到部准此合咨前去煩選精兵五千名馬步各半擇委蘇勇知侯副參一員遊擊一員統領其坐營等項隨便委用各兵安家銀俱五兩預為處給候京運解到補還遵照部限起程速往遼東聽候調遣勿容遲悞希將起程日期咨報查考

應奉復圖要編八卷二

二六

移宣府大同二撫院咨 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到部准此合咨前去煩選精兵八千名馬步各半擇委蘇勇知侯副參一員遊擊一員統領其坐營等項隨宜委用各兵安家銀五兩預為處給候京運云云查考貴院務須共分歡念着實挑選精壯官兵應接毋徒視為虛文塞責

移遼東撫院咨 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

到部准此合咨前去煩將先發到各總路尚志兵馬再發精兵五七千并先募家丁三千名各給安家銀兩俱赴日渡江前往義州同朝鮮國兵將相機堵剿務要協力拒堵仍多備糧料火器以資戰鬪勿容延緩希由咨報查考

檄劉表二贊畫 二十一

一為緊急倭情事近該本部調發各處兵將前赴遼陽聽用相應預行查驗牌仰本官會同劉員外來主事即便前至山海關駐劄如遇調到各路兵馬備行查驗果係原管將官統領或係另委將官統領軍士應募復國要編 卷二 二十二

果否俱係精壯或馬或步的有若干器械軍火果否完備查明即今出關一面呈報本部仍申飭所統將領沿途酌量行走休息以養馬力如各路兵馬一時聚集關下即以先至者先出關俟到者暫留一二日陸續進發以便沿途支糧及行走駐歇庶不擾亂俱毋違誤

檄永平道 二十一

一為緊急倭情事查得先平永平道葉兵備置造輕車佛郎機大將軍等項火器分發建昌等六營路應用最稱近利即今倭警報急相應酌取所用車兵必

須平時演習慣熟之軍方先有濟牌仰本道即將原造輕車四百輛隨車佛郎機八百桿鎗刀火器俱全車載大將軍一百輛位減席砲六百位酌量本炮防禦倭虜量留一半其推車步軍并合用火藥鉛子隨帶足用一面動支本部馬價銀兩照數置造補還各軍應給行月二糧鹽菜銀兩照常支給仍委原管將官說領限文到日起程前往遼東聽候調遣先具起程日期并統領官職名呈報係于緊急軍務該道勿推諉阻撓致誤事機未便

檄保定倪總兵 二十二

經募復國要編 卷二 二十八

一為倭勢十分緊急廣募南北大兵共圖剿滅以去國家事該山西巡撫呂 退調精兵二千委官統領前來征倭東應查得山西調發兵馬勢必經由該鎮道路擬令預行安插以便酌調牌仰本官如遇調到山西征倭東應兵馬二千到彼即便暫留保定地方安插仍聽本官約束令其時常操練照例支給行糧料草一面呈報本部聽候徵調其保鎮原調精兵五千責領原管將官統領速赴永平地方暫住操練防海行糧就於永鎮照例支給仍候本部不時徵調赴遼征剿倭奴復令管兵將領務要嚴飭軍士不許於



也劉處所生事俱毋違誤

撤遼東楊總兵 二十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前事內稱將薊鎮南兵五千山海關火器手三千谷遂路尚志統領共一千六百遼鎮挑選七千先募家丁三千薊鎮再選北兵五千保定選精兵五千宣府大同各選精兵八千馬步各半俱依限前赴遼東聽候援放朝鮮等因到部除行各督撫刻期調發外但前兵俱集遼東必須大將統領庶有紀律牌仰本官如通前項官軍到彼盡聽本官統領訓練一應行糧料草會同撫院如數支給

給候本部不日經臨相機進止毋得通快

撤薊鎮張總兵 二十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案查先准本部咨前事已經咨行督撫衙門并牌行張總兵將薊鎮軍士共一萬一千名遵照部限起程去後本部看得倭報緊急各處兵馬未至無以新募南兵諸事未備又經牌行張總兵將單開通津等六營步兵一萬四千名馬兵三千名挑選精壯就委原管將官統領前赴遼東聽用今據本官呈稱所調兵馬先後數目不同如欽二項齊發則薊鎮各路空虛等情到部為照本部欲以本將統

本兵庶兵將一心行伍整束且部文應調一萬一千

本部行調一萬七千雖多六千蓋因倭勢重大虜情稍緩遵照 勅諭便宜行事理權宜酌調初非一萬一千外更調一萬七千也今本官具呈前因擬合再行申明查調牌仰本官即將應調單開兵馬給與安家等項責委原管將官勒限起程准抵部文所調數目其多調者亦止六千本官毋以禦虜為辭俱速行遣發前赴遼東聽用其防虜之計本官自當酌量緩急衷多益寡為一時權宜之計毋再拘泥遲悞致悞軍機文到五日將調發各兵將起發緣由呈報查

考

計開

馬兵二千名

遵化標下左營內馬兵一千本管將官李孝春

統領

三屯標下左營內馬兵一千本管將官管一方

統領

步兵一萬四千名

通州通津營步兵四千本管將官二員統領密

雲振武石臣二營共選步兵二千石臣管將官

馬魁武統領

遵化標下右營步兵二千名本營將官統領

三屯標下灤漢二營步兵二千名漢兒庄將官

親邦輔統領

建昌軍營選步兵二千本營都司王問統領

中西二協南兵共選二千西路南兵遊擊陳泰

統領

報趙張二政府書 二十二日

不佞某承奉貴成三河與督府會議後以天津為

三輔要緊門戶亟趨往視日與二贊畫各該道及將

總署復閱吳編八卷二

領官料理防禦竹文各鎮屬整綱分布嚴加查覈疏

皇上具稿請教未盡事宜專祈指示近蒙

明旨特勒征候某不敢徧歷海口晝夜兼程前往遼陽

以決戰守肅此代答不備

報都總督書 二十二日

承札示兵力艱難某不任顧愧祇緣部文調兵未嘗

坐何管路及何將官統領偶訪前咨各兵堪用且欲

以原將就原兵庶上下同心故冒昧以請即抵部文

應調之數非敢部文外另調一番也雖蒞鎮應調一

萬一千外浮取六千蓋因倭情緊急

明旨趣發更嚴召募家丁尚未集而新募南兵又稱器

械不堪不得已乃為是舉昨復移文張鎮守侯其報

至再議何如也重承老公相知公且義切同舟某敢

不仰體盛心致煩籌畫敬此覆命并謝不宣

檄遼東楊總兵 二十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本部所調各處兵馬不日前

至遼陽相應預行設備安插地方庶免臨時互相爭

擾牌仰本官即便酌量地方并屯積糧草多寡城堡

大約以遼陽城及左右百里內外遠近將單開調到

應早復閱吳編八卷上

官軍各分營地方務令得所且便支糧糧令互相往

歇致起爭擾隨到隨發未到預派一面呈報本部查

考仍嚴諭總兵各將領務要約束軍士不許生事如

違聽本官呈明究處俱毋違悞

計開

薊鎮南兵三千名 遼鎮挑選精兵七千名

山海關精兵火器手三千名 谷縣路尚志

領兵一千六百餘名 薊鎮北兵五千名馬步

各半 保定北兵五千名馬步各半 宣府

精兵八千名馬步各半 大同精兵八千名馬

步各半 劉綎統領馬兵五千名 浙兵一

千名 先募家丁三千名

撤劉員外張主事 二十二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急事照得所據調到各營路兵馬  
天寒遠征相應量行犒賞以示優恤仰本官即會  
張主事親詣教場調集前項兵馬逐一閱驗其各官  
軍犒賞即用賞功官包封銀兩擊封驗實面給仍嚴  
諭各軍經過住宿去處俱要恪守約法不許故違生  
事

經畧復國要綱 卷二

計開賞格

領兵官每員銀一兩銀花二枝

千把總每員

銀三錢 管隊每名銀二錢

軍每名一錢

撤李提督 二十三日

一為倭情事准本部咨前事內開題奉

欽依李如松以原官充提督軍務防海禦倭總兵官等  
因到部准此為照該鎮方經討逆西夏已報成功茲  
復承 命東征必有勝算顧據報稱倭奴猖獗異常  
萬分緊急在我必當統集精兵庶可相機行事當令  
將勇兵強利兵甲惟宣大為最已准部文調選二

鎮精兵共一萬前來應用但恐該地方官以防虜為

辭將老弱不堪充數徒致空名查得該鎮曾鎮守宣  
大地方其軍兵某強某弱其將領某減某否并近跟  
隨西征有廢閑將官自帶家丁號勇敢戰願出力報  
効者該鎮知之必熟擬合行委牌仰提督即查宣大  
二鎮某營路兵馬精強應挑若干應委原將或別將  
知兵者統領西征回鎮有廢閑將領自帶家丁堪以  
東征者俱移文該鎮取調軍前聽用該鎮務念  
明旨趣發甚嚴朝鮮求救甚急速赴遼東共圖料理  
撤遼東楊總兵 二十三日

經畧復國要綱 卷二

一為緊急軍情事先該本部查照部文行調遼東精

兵七千名征倭應用今本部不日即至廣寧相應預  
行整棚牌令本官即將所調精兵七千逐一挑選強  
壯分別隊伍以原管將官統領器械盔甲軍火俱要  
鮮明快利馬匹鞍仗俱要齊整聽候本部前至  
廣寧看閱係干緊急軍情毋得遲悞

撤薊州兵餉道 二十三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萬分可虞等事准本  
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已經飭行該道將應兌寄養馬  
匹候太僕寺分派數目至日即行選解去後近准太

僕寺呈報各州縣寄養馬數前來擬合委官驗解牌仰本道查照先令事理即行前州并遵化縣掌印官各將寄養馬匹盡數拘集在官會同本部委官逐一揀選廉壯馬五百匹交付委官撥軍車解前來以憑發管騎征毋得以瘦弱充數違錯未便

移本部咨二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前事內稱再查遼擊末大斌所部三千新兵如果精練一面催調充馬應用如或未堪戰陣不妨仍留天津責令訓練成熟聽候續遣應援布達咨回部以便具覆施行准此查得別

經奉復國史編次

卷一

鎮兵馬調軍未到外前鎮北兵五千吳惟忠南兵三千山海關火器手三千已經移咨前鎮會撫衙門并該鎮總兵官挑選去後續據山海關各將孫一元呈稱本關並無火器手三千名又據遼擊吳惟忠呈稱募完南兵二千一百名應用騎馬二百匹馱騾一百頭及稱各軍原領器械俱朽壞不堪已為設處等情前來本部因見前項軍士俱係虛數又多詭甲不備誠恐各路兵馬俱屬如此難濟實用故訪各路兵將坐名調取除山海關火器手三千吳惟忠九百盡係虛數所調取者僅一萬三千一百名耳今帶隨出關

者止有七千五百餘名該鎮應發兵馬未盡達到本部行調兵馬輒復題留不知何謂是以萬不得已復調都督尹秉衡原募軍士俱係揀選精壯訓練日久堪用隨征係干急用難以中阻除本部量給馱馬水甲器械外合咨本部煩乞題請將宋大斌所部新兵三千五百名俱作步兵布發本部標下以憑調遣施行

繳分巡遼海道二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邢咨前事內稱大同征俱官軍日支行糧不尋舊

經奉復國史編次

卷一

例將官五升千把總三升管貼隊軍丁一升五合馬每匹日支料三升草一束沿途接程關支無客別議外其將官日支廩糧銀一錢千總每員日支廩給銀八分把總每員日支廩給銀五分管貼隊軍丁每名日支鹽菜銀三分原議於軍餉銀內借用等因准此先准戶部咨前事內開征倭南北官兵每名每日給銀五分如有馱馬日給銀二分聽各軍自行買辦易餉等情准此已經牌行經過衙門應付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前保二鎮軍士與大同鎮兵馬皆係征倭支糧俱應一例但山海關迤西糧料稍貴各軍願支本

色軍前運東糧料稍賤各軍樂支折色戶部劄付宜兵給銀五分稍欠分別相應酌議牌仰本道如遇本部調到官軍到彼將官千把總行糧廩給馬匹料草俱照前數應付其膏貼隊軍士不必給與糧米鹽菜每名逐日照戶部明文給銀五分馱馬二分聽彼自買若關西糧草仍照前例行各具文過銀數日期呈報查考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接手札遼東辦買糧料足支三萬兵馬三月之食兼之新差主政專辦此項無誤行兵之用此過大為軍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二

三十七

中利賴感戴非淺不佞所調兵馬祇按其部曲以原將統領而已所增不過六千非於臺下題請外另有著調遣也虜報方急欲得四五萬甚難如俟其畢集而後行恐耽時日擬於念七日出關馳赴遼陽以決進取更得楊文劉綬陳璘等諸路兵馬秦集倭奴雖狡不足平矣先聲布聞足統其魄真為妙算即當奉行發遼東等處兵馬責楊文往召家丁起境內將錄用一一遵教火藥三次起解狼筥天津自取甚便甚便驛遞臺下念其煩苦此天地心也敢不仰承尊意承遣沈惟敬昨與密談果堪大用茲給發

銀兩隨從且厚勞之即日發行不令延緩臺下在上內有主持不佞如不彈竭心贊襄圖報稱是自失機違非夫也諸凡未備尤望時賜教音

報張相公書 二十五日

接手教垂念諸軍寒冷務令得所此天地之心違疆之禍也敢不仰體尊懷承諭戰守二事詳詳以慎重為戒尤為廟算無不勒諸心臆昨檢地圖清野之策行之遠左甚利且大兵雖集勢不可乘第天津登萊城臨瀚海民居稠密一時卒至恐難收斂為足慮耳望尊臺籌之永平楊君果屬異才足可資藉不佞諸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二

三十八

事每與商確違將臨敵不致輕易背尊臺賜也所係非細尊臺在上內有主持不佞如不彈心贊襄圖報稱是自失機違非夫也海上機宜程中密籌尤望時時教誨至禱至望

與分守道荆泰政書 二十五日

承賜來冊登答詳明區區畫周悉欣慰欣慰門下高才遠矚倚重不佞竊深幸之昨見邸報題門下遽有請告之疏或者猶以小嫌介意耶古人云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且何讐之有而有芥蒂不佞心事矢諸天日決無他腸惟門下悉心王事蚤樹廓清不佞當

首列偉績於 天朝封拜之命且在旦晚矣幸勿疑  
舊廢私自失機過貽笑千古也外火雷皇策再求增  
益隨以來冊頒布各道用為矜式謹達

報趙張二政府及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不佞某出關有日其兵餉緣由詳具揭中不敢復贅  
茲劉鎮海口幸郝制府李撫院與某同心為之料理  
惟天津登萊一帶對峙朝鮮較諸處尤為緊要而當  
事謂倭不犯將所設兵機撤近據遠報倭艦盈千紛  
糧備積欲過東萊搶殺萬一揚帆而來無以應之罪  
將誰誅此某不得不預達於尊臺也幸留神密為主  
經某復國吳國八卷二 三一七

持使被獲後以為全至應至應

報許都軍書 二十五日

征倭事不佞非敢孟浪舉

明有且與老成違將密議再四矣今冬萬萬可為蓋以  
倭奴畏寒一也地凍人馬得以馳驟二也士氣鼓舞  
糧餉充盈三也如或延至春初師老財匱彼又得志  
必將水陸俱進勢極難禦特此具題伏望門下贊襄  
無艱時日仍促李總戎火速就道况近日虜息原非  
大的縱使可虞則薊鎮有險足恃遠鎮有兵可防邊  
將籌之已熟不佞見之極真乃敢冒昧如此小揭率

覽萬伏主持社稷幸甚此係軍機極密慎勿發抄  
撤遼東楊總兵轉諭朝鮮王 二十五日

一為奉 天命與義師東援屬國合行知會本正共  
圖剿滅倭賊事卑自朝鮮掌封海外奉

大明正朔二百年朝貢以時輸荒服款誠七十州忠貞  
彌篤文章禮樂用夏變夷聲教水冠由近及遠蓋東  
方君子之國為遠左外藩蓋茲倭奴敢越厥志乘其  
倉卒輒肆摧殘奪王京占平壤流毒已深禍世子發  
王基播惡益慘人民近竄國主出奔敬遣陪臣已求  
援救於時

經某復國吳國八卷二

四十

聖天子赫然震怒命本部以少司馬兼師鎮總權衛  
整六師大彰九伐謀臣如雨運籌借箸者接踵而來  
猛士如雲齒劍淬刃者交臂而至已行開闢新直  
戰艦合遼羅琉球諸國兵據襲日本以揚其果復調  
秦蜀燕齊敢戰之士并宣大山西諸鎮雄兵深入朝  
鮮以殲其衆龜孽虎賁長驅鴨綠江頭雷厲風飛直  
抵對馬島下合先行會本王以便合師夾擊焉此制  
仰本官照例事理即便轉行都司將本部原文備云  
轉達朝鮮國主今天兵將至恢復可期宜收集散亡  
召募勇敢也勿擅扼險隘察敵動止相敵情形伏天

兵犯日渡江或用奇或以正或分道或夾攻務滅颺奴廓清海岳仍將各諭追緣由呈報毋得違悞

檄原任潯安府同知鄭文彬二十五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朝鮮為東海屬國遠在外藩歷世奉行正朔朝貢以時惟是蕞爾倭奴敢行摧陷遂致國王屢遣陪臣乞求援以今本部奉命統率大兵前赴遼陽相機行事擬合遣官宣諭及體察倭情訓仰本官以原官山西潯安府同知充叅贊軍機事前赴朝鮮國中面見太王宣諭

經畧倭國要綱八卷二

四十一

天朝合爾

國素稱恭謹特命少司馬統兵援救爾國中可收集散亡召募豪傑多蓄芻糧扼守要地仍令彼國通使夜不收備探倭奴的有若干見令作何情形潛伏何地倭船的有若干見令停泊何口何路平坦可以進兵何地險阻可以埋伏大兵渡江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屯紮離鴨綠江道路的有若干里及彼國八道之中人心果否尚思舊主有無義士嚮應忠圖恢復各等情回報本部以憑籌畫不官出使外國勉竭謀猷務彰天朝字小之仁且使屬國益堅事大之志

檄海蓋寧前開原分巡分守五道二十六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牌行該道差人前往寧前道領取馬價銀二百兩委官買牛并賃取牛車去後今照賃取牛車不但遲慢抑恐騷動軍民牌仰本道官吏查照先今事理即將前行該道差人赴寧前道領銀二百兩再領銀五百兩選委的當官員易買牛隻如牛少銀多即便買驢如驢不足方行買驢合用料草酌量留銀實用多備布袋聽候駝運糧料前行車輛不必賃取先且買完數目呈報毋得違錯

經畧倭國要綱八卷二

四十二

檄遼東都司二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照得朝鮮自倭倭患以來中華使者或行宣慰或行偵探不時入其國中乃國王心切天朝每行犒賞夫當此流離遷播之時復有絡繹不絕之費本部訪知心甚不忍除將前有受賞差役見追原禮歸還外牌仰本司官吏即便轉達朝鮮國王以後雖係奉有明文差違來使勿得仍前賞賚務崇節儉以濟軍興如去役敢有不遵約束妄索者即便知會本部以軍法處治仍令將來文事理刊布告示

懸示使彼國人民曉然知我 天朝興大義恤與國  
至意仍將諭過緣由呈報毋得遲悞

檄大小領兵諸將

二十八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稟仰本官即查所統馬步軍  
士隨帶什物器械等項與卑開數目如有缺少責令  
置備完全具由先呈知會如有難完明白四報毋得  
遲悞未便

計開

一馬上什物每馬俱要後鞍二根肚帶二根軟鞭  
一根拴馬鐵木椿各一根缺者速令添辦

恩星復國要綱

卷二

四十三

一馬軍一隊快斧二把鑿二棚鑿刀四把每十名  
鑿鑄一口每軍標旗一箇俱要驗足如數庶便安

寬揀木造棚竿並高箭等項

一每軍弓二張弦四根箭務足三十枝各腰刀一  
口或鑄或鐵或親各一件無者刻限置辦倘箭不

敷先當官為運送以繼再戰

一南兵每隊原有銅鍋外每名椰瓢一箇每隊斧

二把鎬頭一把除銳兵牌手原有腰刀外其兇鎗

銳手各要快利腰刀一把不拘一式狼筈銳兵各

帶火箭十枝

一銳兵每名務要火藥四觔綿線火繩五根鉛子  
五百個

一每兵多備草鞋但今寒凍快鞋護路之類聽其  
自便

一為遵

一軍兵乾糧煨炒務足五日之用

檄海蓋分巡二道

二十九日

一為遵

有專責郭臣經畧倭患事稟仰本道官吏即使動支無

碍官銀雇募海船五十隻稍水人役完令揀選駐紮

官員總管再於鴨綠江遼西一帶城堡收拾倉廩或

恩星復國要綱

卷二

四十四

軍民就應募產身備軍餉募名在官聽候明文應用

其由先報毋違

經畧復國要綱二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三

報趙張二政府書十一月朔四日

倭奴情形不佞其未至遼陽聞見不真如何敢言進取之事今已抵廣寧矣一路凡遇名將不拘見任關住者每細詢之俱云天時地利盡在於我而中猶有隱情難以顯言者此在今冬舉事似無不克之理臺下幸轉致本兵急催各處兵馬俱在本月望之前後齊集遼陽纔得濟事若諸路阻撓遲遲不進一到來春論天時既屬於彼論人事舊倭未去益以新倭勢衆難當受害慘毒恐不止一朝鮮已也彼時悔之無及故不得不懇懇為臺下言之沈惟敬本月朔七日可抵朝鮮果所講傳諸彼肯撤兵歸國過杜殺之禍不佞何敢妄動倘倭謀叵測不如所議則冬月進剿正其時矣而諸兵未集將若之何近見諸君行事不肯平心惟尚客氣專為己而不為國若非臺下於君父前力言之不佞在外真無措手地不佞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之去何惟台慈炤亮不一

報石司馬書 初四日

臺下慮兵集而餉難繼此正不佞前揭陳其艱難之狀者幸近日嚴督各司道多方料理似有次第據遼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三

復冒昧如此惟臺下鑒原是懇

與鄭同知書 初五日

時際嚴寒門下且適異國勤勞王事若此不佞心甚懸切想此時已見國王未知遊擊沈惟敬與倭中消息何如昨大司馬書來欲得一人間探倭信且於中潛行及間不佞度非門下不可茲錄大司馬手書奉覽幸體其書中主意密密行事大兵不日渡江一應機宜須時為馳報庶不佞可以預為策應諸凡尤宜小心秘密倘得濟事門下功非細細惟留意焉是禱

報石司馬書 初九日

客兵志在征剽胡肯為人守土劉綎兵五千楊文兵一千俱係不佞咨請征倭者且屬遠來何乃一請留守天津一請留守通州夫不佞微調者遠近不發不佞咨請者舉輒議留是欲不佞空拳搏虎也况昌平兵馬雖云拱護陵京然居庸天險岔道重關尚懷隆宣府又環統於外無之青社諸酋見修貢款去歲將史車以獻而呼劉倡亂莊明入犯得志時又多方勾引尚不西行則近日虜情大較可知已且冬月非其大舉之會即大舉亦未必薄都城間也何該鎮以此藉口督府遽形奏牘也蓋下幸細詳之因得其情夫經年夜間吳屬八卷三

又實

與永平楊兵憲書 初十日

衡案達彥亦臣子分內事也敢言勞乎過辱垂念深感深感防製事宜初八日已承見報國說大器初十日復許完發門下留心時事迥異諸道欣慰欣慰兵馬錢糧作何處分幸門下一議之以俟不佞裁定也謹謝覆

答石司馬書 十三日

承教陸摩國許儀復事具仰妙算已密囑沈惟敬鄭同知相機行之夫李提督新平寧夏用之征倭極是

相宜彼其世屬將門忠貞素為且甫樹奇勛自與他將不同不佞惟慕成功何堪屈體第前來谷文新推總戎聽某節制劉不佞原係坐部奉差與總督衙門者亦似不同如或太屈忍非 朝廷體也酌一中務待以各邊道之禮庶幾兩得其平未識台意以為何如外葉靖國如命咨取軍前聽用謹覆

與寧遠伯李宣城書 十三日

昨小啓奉賀想已入鑒臺矣門下眷梓忠貞素為奇勳屢建真乃社稷干城也不佢誼屬追家久懷欽仰今得脩書長公東征乘蕩平餘威以殲狂奴特權枯

經年復國早過八卷三

四

拉招平遼軍聞耳不佢又何幸焉近聞報長公奏以疾辭或者慮不佢相接之禮仍襲仲德武庫格耶夫長公南平巨寇忠勇超絕自與他將不倫不佢方藉樹勛何敢倨傲舉不佢原係坐部奉差與督府衙門者亦似不同惟老將軍為 朝廷惜體貌不佢酌一中格如待各邊道之禮不庶幾兩得其平乎尤望老將軍勸諭長公西除東蕩圖形凌烟不必拘拘形迹聞相較量也茲各路兵馬已集二萬勇糧足夫數月幸速長公趣駕之速乘此冬月以圖進剿俾恢復朝鮮無異蕩平寧夏復世觀史圖而思今日之功即

孫吳不足多顧牧亦退舍矣老將軍白髮恬熙功名遂又復觀此盛事尤古今鮮有者詎非生平大快事耶長公處不及另書謹以賤刺奉逵翹首前旌萬祈駿發是禱

報石司馬書十三日

十三日具疏欲泊戰艘於旅順諸島且招集島民互為聲援則天津登萊諸要害處似可無虞疏已早發幕間求得島圖更為明著專此呈覽仍望轉致二政府一觀庶崇倭長策在目中也可謹啓

議處海防戰守事宜疏十三日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二

五

一為議處應調軍兵并葺修守海防要務以嚴內治以圖進剿事項因倭患

皇上先以防禦事責臣經畧處分復以征援事命臣籌畫料理故臣惴惴焉惟求無誤國事但戰守二者利害相關言戰則朝鮮求救甚急然不能為無未之炊必速集軍兵始可相機而動言守則天津登萊薊密永遠為最然不宜拘尋常之見必控扼險要方為萬全之謀則今日議調軍兵議防海島為不可緩已蓋臣准部文單開應調備倭兵馬共七萬三千八百餘然其間有水兵難以入遠客兵利於決戰召募尚

未完全遠來或稽時日今天津薊門止於海防乃遠東則防守征剿無之矣緩急輕重之間不可不一為酌量也今查照部文議將薊鎮一萬一千保定五千宣府五千大同五千遼東七千見在駐防各邊驛尚志兵一千六百宋大斌募兵三千五百調回征西楊文浙兵一千劉綏川兵五千其召募募丁雖定三千之數見今應募者止七百餘名俟募完可足前數以上各兵盡赴遼東或進剿或設防俱聽臣調度且近擬管糧郎中王應霖報稱糧餉所集以五萬兵馬計算可足兩月之給在分守道荊州倭分巡道馮時泰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三

六

則各報實兌三萬石并葺前海蓋道俱另召買務足三萬石之數臣復發馬價銀五萬兩行山東撫臣於登萊等處羅買糧豆又前疏請發臨德倉糧數萬石俱由海運入遼則糧餉似足前兵週歲之用而各兵俱用分屯廣寧遼陽各東西城堡并近海處所裁可乘則進為戰兵機難乘則居為守卒是一舉而兩得也其陳璘兵五百楊應龍川兵五千山西兵二千浙江召募南兵六千又新設協守遊擊等官募兵九千足一萬五千之數及延綏秋班入衛軍三千俟撤班時并陳璘等兵盡留薊保一鎮或分屯或防海俱聽

督撫調度以是分布似足用也至於今議防海者皆以天津大沽等處為首稱似失但臣近至遠地細加查訪遼東旅順口與山東蓬萊諸山對峙相去五百餘里中有海島一十七處棋布星羅彼此接望誠天造地設橫亘其間而凡登萊北海天津東海薊門南海胥賴此險為門戶也況島中俱可藏兵泊船而各島居民築室耕田盡成家業誠一鼓舞召集擇其忠勇為人推信者每島一人量給冠帶或名色把總令其統率精壯者為兵復將調來沙兵七千名沙船二百隻應天船兵九百五十名沙唬船八十隻兵一千五百三十五名分布各島仍給以將軍等大砲令官兵與民兵不時出海遠哨如有侵犯情形則舉放號砲為島相傳畫則每島舉烟數十道衝突海天夜則舉火數十炬照耀海面倭奴見之知我為有備耶則不敢深入疑我為虛設耶則我兵實在諸島戰船遠其後內地防守扼其前而彼且腹背受敵夫是今日之防諸島者即以天津也况登萊東南復有成山靜海諸島素稱險阻旅順之東遙接朝鮮之界足為聲援若天津等處海口將新議戰船催備員外郎張新督造速完各令分布則東東嚴密此動彼隨誠為

要務所當亟圖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將前奏調官兵如臣所派海島布置如臣所言覆請行臣遵奉施行庶海防益固東征可舉夫

議題水戰陸戰疏 十五日

一為夷方告急防禦當周啟陳一二目擊事宜以備採擇并其祈意民瘼以圖奠安事據天津道兵備副使梁雲龍至稱為照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猛而水戰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奴也水戰為利而野戰更須謹慎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艦不巨則衝敵為艱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所謂巨艦者福船為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奉部調來浙直等船率皆沙船唬船而福船倉船則委焉今奉工部差委員外張新前來會造議定大率要造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為鎮重彈壓之用沙船南來浙江有二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為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藉以偵探者惟在哨艘而天津原闕近查濱海鹽船漁船得百餘隻鹽船原走黑洋販鹽則月輪六隻遠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魚則月輪二隻哨出外洋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唬船浙江

六十隻南直四十隻而工部委官關廠打造八槳五槳把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係蘆水寨哨探似亦足用也戰艦既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誰不艷談而不知海上機宜亦微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風波洶湧非但彼船失搖而我船亦梗杌非但彼兵瞋眩而我兵亦昏嘔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則我且居下順潮而來則我且當逆安在其必勝哉所謂海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岸門不然則島嶼中峙又不然則沙洲壁立為彼船必經之口取水之處捷為巢穴之所而我乃於此分布兵馬或為設伏或為掩擊扼其吭而撫其背枕其穴而掩其虛如浙之焦山如遼之望海窩乃為得志耳至其灣泊不於島嶼則於沙洲於港塞皆藏風避潮之澳僅依礁石則碎矣船上器具雖不外於野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彼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必船身之外以竹木為架以布帛為障使有藏身之處而乃乘機竟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快鎗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竿斗上用標鎗飛鏢刺之乃若虎踞龍蟠大將軍等視海遇急則不敢輕用

何也以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有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船又一面置器務求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大陸戰所急在臨岸而沿海之岸雖無處不臨海然非見岸即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為漁鹽船所棲泊之處乃為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為要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舖鄭家溝等十數處皆已布有兵馬安置大將軍虎蹲城廣等砲而倭奴既足所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則鐵炭礮木椿等項器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製造鐵炭礮礮礮角大木排椿蘆葦礮黃等項或解赴天津或解赴滄縣等處收貯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設伏截殺要於不使越口登岸而後為功也倭一登岸狼奔豕突遇城攻城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為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溝塹曲折周遭沮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該府督行州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為臨時收保之資戰聞之地仍行各該將士及有司民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倘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

之於岸則當各敵兵馬各依鎮落挨險扼隘堵截衝打或零剿或夜攻倭必不敢狂逞也江甯濱海多連重樓敵臺羣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雖燃眉只以修築樓臺工費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糧米薪水貯置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係堅壁清野保境衛民權宜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督造員外郎張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守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

也其大將軍神砲虎牌砲城廣砲百子銃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以若長技要在豫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潮或截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指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為上策不得已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泥淖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之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衝起口并驢駒雙溝唐巨河鄭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

而間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多置木柵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便巡禦其附近城郭者悉令居民委積於城臨急移入城中俟即善攻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潰其圍亦不得逞既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倭性貪必散出劫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木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截殺夜喜淫飲多醉則吾則可以夜擊所謂陸戰當如是夫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也福船每隻用八十八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

艘事復圖吳鑑入卷三

十一

人倉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又沙虎八隻每船每隻用二十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用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募如數而浙江沙虎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虎船九百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有奇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海以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豫為計也陸戰雖亦多術其可為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壕溝塹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秋

之時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築每兵一名占地二丈橫挑溝塹即以塹土築為牆垣塹闊四丈牆闊二丈塹深一丈則牆高二丈三萬軍士一月可完塹之險深與湯池無異牆之嚴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臺漸增梁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非耶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為必然之畫侯來春試之而後可為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移山東孫巡撫咨

十六日

一為道

恩恩復圖吳鑑入卷三

十四

首專責部臣等事據天津兵備道梁雲龍呈稱今將本道所屬南自鄭家溝山東海豐縣界起北至大沽海口密雲道寶坻縣界止各海口險要分布兵馬計一萬八千餘名并水戰船隻外惟是東接海豐以至青州唐頭寨一二百里皆無重兵倭若乘虛而入真所謂行無人之境也可無寒心我似應於唐頭寨設一營遊領三四十兵乃可以策應協堵等情又節據遼東鎮守等官塘報倭奴積草屯糧聚集對馬島下要犯東萊等處等情各到部據此看得倭奴占奪朝鮮聲言入犯其為謀狡譎更叵測者而各海口自遠以

連山東處處皆衝在在當備本部舊撫東省曾於濟  
青登萊等處設兵不下四五萬分撥防守頗為桑土  
之計今據天津道呈稱防海無兵則本部前所設軍  
兵未知散歸何處兵法謂無恃其不來恃有以待之  
正今日防倭之謂也合咨貴院煩查本部昔撫東省  
時布設海防各兵今歸何處如已議撤則近日倭報  
頻仍各海口不可不嚴為修守議將何兵分撥如未  
撤防或天津道聞見未的則將各軍籍名在冊整東  
團練加謹防守蓋本部今集重兵在遼若機會可乘  
不日前赴朝鮮征討倘倭奴聲東擊西突犯登萊等  
處亦未可必是宜亟為預慮者仍希咨回查考

卷三

十五

撤分遼寧海海蓋三道 十六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牌行該道動支馬價易買粟米  
三萬石料草減半聽候軍馬支用第恐搬運擾民又  
行各道動銀易買牛隻騾驢駛運去後續據寧前并  
分巡遼海道呈報買完米三萬石并草料數目前來  
照得調到各處兵馬暫駐遼陽應用糧草多預辦  
庶免臨時缺乏牌仰本道官吏即將買完米草東  
就用本部發買牛隻騾驢陸續駛運限本月二十五

日至遼陽交割此係緊急軍情毋比尋常延緩  
撤遼東管糧王郎中 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遼東管糧王郎中稟稱遼陽有該  
納屯糧商人有上納鹽糧就近兌支各軍等情到部  
看得遼陽既有該司屯鹽糧餉支給官軍頗為近便  
但未有的數擬合行查牌仰本官即查遼陽衛所各  
有該司屯糧若干商人上納米草若干各係何年見  
在何處屯積就近支給官軍應該作何兌還逐一查  
明具由呈詳以憑酌議施行

卷三

十六

撤海蓋道 十六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已經票行海蓋道動支無礙  
官銀雇募海船五十隻稍水人役完全委能幹官員  
總管聽候明文取用去後看得本地有船人戶羅買  
未糧所得船脚優厚今聞官覓誠恐減削脚價不願  
應募遂稱無船先該本部附循東省十八九年前來  
山東登萊羅買米糧者俱金州衛旅順口軍民各帶  
多船本部備知今大兵救援朝鮮搬運糧餉自有題  
發官銀應給船戶脚價並不短少俱與商民一例但



恐無知愚民遽爾隱譁以故查究牌仰本道官吏即  
便出示曉諭軍民各將所有海船限三日具首到官  
照依平時商民載運腳價動支官銀雇覓停當積水  
人役船上器具准備完全具由呈報前往山東登萊  
等處搬運糧料如承委人員求索指勒許其稟告若  
奸猾軍民執迷隱匿定行挈問該管官員叅究毋再  
遲延

徵大小將領 十六日

一本部奉 命徵調各師不日渡江深入朝鮮內地  
剿絕倭奴其攻戰之法必須預講敵情虛實必須預

籌畫復圖要編 卷三

十七

知今先以主客馬步攻戰三事謀之本官宜多方籌  
畫或與部下有謀智者熟思審處照款登報然兵家  
之事千變萬化難以拘執如有破倭奇策出于三事  
外者俱商確明白或密揭或面稟以俟裁酌慎勿藉  
違軍率有辜本部屬望至意

一議主客之勢須先遣通曉員役會同朝鮮君臣  
酌審倭兵動靜如何虛實如何如何攻如何戰然  
後進兵斯為成算

一議馬步之勢倭兵多步我兵多馬步利險阻馬  
利平行倭兵拒險阻則我之馬兵無所用其武則

日攻城之戰病正坐此蓋地利不可不得也得地  
利必須預籌鄉導法曰鄉導不得曰昧朝鮮人即可  
為之無忌也但遇險我先設伏無令倭奴得之故  
古之名將列伍陣設伏二十處以取勝者有以我  
我兵在馬上倭兵在步下我兵之刀短倭兵之刀  
長其勢稍不相接不得器械是以卒與敵須易以  
長鎗大劍以便棚刺江南之長鎗鎗刀率皆長兵  
正此意也陣定而合須我之步兵先之馬兵繼之  
馬兵分左右翼擊之乃法也

經畧復圖要編 卷三

十八

利刀我難架隔然我之快鎗三眼鎗及諸神器豈  
不能當烏銳倭絕熱故稱利我生熟相半故稱銳  
原非大器之不相敵也倭刀雖利能死人我刀雖  
稍不如豈不能死倭我倭之所以能敢戰者非緣  
一刀之故其實殊死戰也前者死後者進無少退  
怯今日調兵四至雲集烏合若兵無統紀士分彼  
此心果堅耶否耶西夏之事可為殷鑒豈我之刀  
不能敵倭倭之利刀不能架隔殆非也其心實不  
如倭之死戰也宜選驍勇敢戰者另為一營亦須  
選勇將有謀者統之或用之衝突或用之設伏或

用之出奇或用之夜破敵營以濟諸兵之所不及  
昔晉謝玄劉牢之率兵五千大潰秦師誠得死力  
也人又謂為銳能擊二層嘗試之矢八十步之外  
能擊濕覆被二層五十步之外能擊三層四層諸  
所議障蔽事宜亦當從長其實兵貴速合障蔽先  
之弱兵繼之強兵又繼之撲砍一處分兵左右衝  
擊之倭無所施其技矣乃孫武子三駟之術於法  
有之非誣也

撤軍前廣軍二道 十六日

一為嚴禁越販并議增價糧買以濟軍興事照得本  
部見今調集大兵屯住遼東左右誠恐糧餉不繼已

卷三

十九

經發銀軍前海蓋守運等道并管糧分司各糧買去  
後近聞本地軍民食關西穀價高致將多餘糧豆  
連路運載越赴彼處糶賣但民間積貯有限大兵支  
給不繼若不嚴為禁約并行厚價議糶一旦穀盡雖  
欲召買亦難區處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出示曉諭本  
地軍民人等如有多餘糧豆願賣者不拘多寡許人  
報官比照關西賑價分外議增委官勘丈馬價易買  
收貯民間既省駄運又多價值必行樂從不許仍前  
越往關西販賣違者究治兵興糧從該道毋視為泛

常仍將增價議糶緣由呈報查考

撤分守遼海道 十六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據朝鮮國陪臣尹根壽稟稱  
小邦見在軍糧以五萬兵計算每日三食可供二十  
日料草以馬二萬匹可支二十日等情到部有據前  
報糧料未委虛的合行查驗牌仰本官即便選委的  
當官員前往朝鮮國查驗的有粟米若干稻米若干  
料草若干草若干查明從實回奏如係實數本地搬  
運宜緩若係虛報搬運定速差去官員務要立法網  
算不許指堆緯數致誤軍機定以軍法究處毋得違  
違畧復關要綱 卷三 二十

錯

撤遼東楊總兵 十六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領兵遊擊錢世楨等呈稱各營  
軍士除其餘什物完全外每軍止帶弓箭一副小弓  
一張弦二根箭不等乞賜議處等情到部看傳弓矢  
乃軍前必用之具誠宜多備今止各帶一副不足戰  
鬪之用已經批行本官議處但恐文移往返延誤  
事合行置備牌仰本官即照批查軍士數目每軍備  
辦弓一張弦二根箭二十枝就估價銀共該若干一  
面差人解送一面具由呈詳以憑批行該道於馬價

錄內支給毋得遲延悞事

與山海關張主政書 十六日

關中屢接高談知門下迺命世才也特以坐鎮要衝  
為北門鎖鑰不得借重軍中以資廟算為恨爾馬首  
漸東瞻仰彌切復承母念感佩尤深各鎮兵馬有勞  
督催更為社稷攸賴倘仰仗洪猷露布得借關而入  
門下功亦非細矣使旋勒此附謝不盡

報遼東趙撫院書 十七日

接華札開函敬誦詞旨殷殷感入五內督發兵馬無  
曠大將詣遠又賜渡江至教俱社稷之利非獨不佞

與魯僕園要編 卷三

二十一

一人幸也尤為卿戰不佞又仰高山渴飲一脣以奉  
指授緣嚴旨督促遼爾詣遠方在抱歉迺辱高懷欲  
枉台駕不佞非敢固違尊命自沮傾聆獨念王節甫  
按廣寧總戎又復遠出遠警正嚴恐有疎虞不佞亦  
難違客倘有喫緊機宜不妨郵筒馳教矧不佞高遠  
必多時日躬親台光正有期也尚官懸止前旌筆未  
宣情統希原宥

與平倭李提督書 十七日

門下忠貞日月威震華夷信我間世雄才也近日西  
事叛賊煽官勾虜嬰城全陝已幾發發迺門下不煩

指顧一舉而滅之堅城之下門下奇勳彪炳今古不  
佞為社稷有深幸焉茲值倭奴復辟朝鮮又得借重  
前旌艾夷小醜想天特借此二寇以光昭盛美云爾  
不佞謏劣仰精威靈倘得少樹尺寸蓋始為社稷幸  
既不佞幸矣耶已亟趨遼陽督促兵馬整飭戰具以  
候大將軍之至尚官遠迓惟速發龍標蚤安屬國身  
係朝廷安危若邪汾陽裴晉公蓋千載誦之矣朝夕  
翹盼幸慰懸懸為禱為望

與薊鎮張總戎書 十七日

與魯僕園要編 卷三

二十一

承遣旗牌員役感感材官葉廷祿許魁既係常川伺  
候謹如命分班以便傳報別鎮隨亦申飭門下雄材  
遠矚藉重無稽之謗今之京輔巨卿誰其能免何必  
以此介懷惟殫心王事煩致玄機俾不佞有所仗賴  
以安屬國以慰宸衷是禱是望

撤朝鮮國差衛獻納金庭睦 十七日

欽差經畧兵部右侍郎宋 為倭情事帖諭朝鮮國差  
衛獻納金庭睦照依諭帖內款開五事咨王知會行  
該管衙門即速回報毋違

計開

一以兵五萬馬減半為率本國開報義州平壤治

送實在糧米草料各若干實足幾月支用

一王京平壤大小道路備辦圖貼送看

一將本國車輛牛馬亦以五萬兵馬日用糧料等項為率選委的當官員分投管領俱在義州等候遼陽發運糧草等項接續分送平壤各營軍兵支用

一選王京平壤二處軍民不拘士夫耆老人等有才識優長練達世務及熟識道路險易者每處推舉十人或五人解赴本部軍前聽用

一將本國各道各路選練兵馬各開營隊并見今

遼東復圖要領

卷三

二二三

統領將帥職名揭報本部以憑調遣以上五事俱樂業軍務據實速報毋得虛慢遲延誤事貽悔

徽遠東都司張三長

十七日

一為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據分中遼海道呈稱見在管屯都司張三長場以委往朝鮮盤驗糧草等因到部除就外擬合專委牌仰本官即行領兵將官將調到官軍馬匹應支廉給行糧料草本折數目但在一倉庫支領者每日總開一單本官查對明白於緊要數目處用印或關防鈐記交付將官執赴朝鮮戶曹官糧官

處照數開支一單所填止支一日不許違支數日一

倉支糧止用一單不許分爲數單將領無單倉庫不許支給倉庫無單稽查不准開銷如將領擅用白頭小票及不行用心填註磨對致令下人作弊或應該開除重復冒支者即便查究若縱容不舉事發連生支過數目每日朝鮮管糧官照單填開一葉送部稽查毋得違錯

徽遠大有業邦崇

十七日

一為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照得本部調到各路兵馬即日前往

遼東復圖要領

卷三

二三四

義州等處救撥朝鮮近聞各軍沿途騷擾生事本官將官縱容不禁擬合委官約束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領兵將官前往義州等處征進沿途經過住宿去處務要遵守約束不許倚強買物占人財房騷擾生事但有違犯本官即便究處仍記名總報聽候查究有重情即具稟帖付撥馬飛報本部以憑差人等赴軍前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恕如各官容隱事緣併究若本官果能任怨約各軍無擾定照軍功敘錄毋得違錯

徽都司張三長

十八日

欽差經畧兵部右侍郎宋 為倭情事仰都司張三  
即照後開條款會同朝鮮國戶曹官糧官悉心計處  
停妥明白速報毋違

計開

一大兵東渡原為恢復朝鮮願兵家戰守遲速難  
以預期今以兵四萬馬二萬各計算務令本國處  
辦兩月糧料堆積自義州以及平壤一帶緊要城  
堡聽候支給如兩月之外方支中國接濟糧料倘  
本國支給兩月外尚有多餘而我中國一時接運  
不及亦令照舊屯積不許搬移俱聽本部大兵借

經畧復圖要綱入卷三

十五

支俟事定後願本色照數即還本色願折色照數  
即還折色本部方昭布大義斷不負約

一克復平壤後倭必遁歸王京彼時兵貴神速勢  
必進取但王京去平壤已遠去鴨綠江更遠江山  
險阻中國轉輸更難而客師深入其糧料亦須支  
給本國宜預為酌定要見平壤去王京的有若干  
里本國糧料亦以前兵馬數目計算務足兩月支  
給應於何處搬運或於本國未陷全羅平安二道  
接濟俱應屯貯何地以便進取支給兩月外聽支  
中國轉運糧料庶士飽馬騰征戰有藉

進兵朝鮮安民示約 十八日

欽差經畧兵部示照得本部調發南北水陸馬步大兵  
恢復朝鮮外國剿滅倭奴已經嚴令各將領等官約  
束軍士秋毫無犯仰沿途地方軍民人等如遇大兵  
經過屯剽之時俱要照常各安生理毋得驚慌逃避  
自棄家業軍士如有生事擾害者許爾等稟明本管  
將領審實轉呈本部以憑軍法處治爾等亦當體念  
從征軍士不許故行抑勒違者併究

通諭兵民交易約 十八日

欽差經畧兵部示照得本部調發大兵東入朝鮮國剿  
滅倭奴如各地方軍民人等有願隨營於屯剽處所  
自置酒食販賣者許令稟報所在官司轉呈本部以  
便給與執照聽令隨軍販賣價值兩平交易並不許  
軍士強奪刁買違者許爾等稟究

經畧復圖要綱入卷三

十六

撤領兵官李芳春方時輝錢世楨吳惟忠王閔王  
必迪等 十八日

一為經畧遼海軍務事已經稟行本官省令各軍軍  
買什物預備乾糧烘炒務足五日之用去後今照不  
日征進合再申嚴牌仰本官即便省令軍兵各除五  
日烘炒乾糧外馬安軍士再帶炒熟米粉或炒熟麥

麵各一斗平時隨帶預備糧餉不接濟急應用如糧  
買不便即赴分守道關文本官仍要細查如有不審  
說謊者即行重處違者本部查出領兵官并千把總  
管貼隊通行查究仍於各軍挑揀選鋒軍士開名呈  
報聽候另賞毋得違錯

與山東郭憲長書 十八日

歷城一別倏爾冬深細憶高懷即在行間未嘗一日  
置也不佞謫劣謀承 主命旦夕惶悚恐虛重寄凡  
防禦兵馬全賴該道調傳今抵遼陽本地各道料理  
俱已報完獨貴治道里懸隔遼海三道俱未見報倘  
經冬復爾呈編八卷三  
有陳虎客將離離不佞風姿愛厚欲煩門下轉致  
道貴同寅作速報完仍請 貼前務求速獲無事  
非獨不佞藉以道貴而貴同寅亦可報塞均門下賜  
也

與平倭李提督書 二十三日

小啓奉達想入覺覽矣不佞抵遼陽數日諸凡將兵  
糧食戰具一一整飭尚候大將軍駕臨以圖進取石  
東老書來聞前旌十八日已發弟事機可乘時不宜  
緩伏祈留神電達不佞無任翹跂

謝石司馬書 二十三日

不佞屢承臺下垂念無辱遠達厚惠感刻無地所可  
報答高厚者惟有區區心力而已今寓遼陽整飭將  
兵易糧戰具一一俱備專俟李提督一至便發蓋遼  
台教也相待之禮一如軍命仍二次馳書奉近夫朝  
鮮事體雖未見功效一二弟仰仗

皇上威靈臺下妙算想亦可不煩東顧者今之最可喜  
者每歲虜警十月必聞昨不佞預令楊總戎布散先  
聲云朝廷命經畧提兵數十萬往援屬國即茲仲冬  
將盡絕無警息李直指屢屢面譽非敢誑也此皆臺  
下指授者塞虜如此烏奴可知想臺下必所樂聞故  
經冬復爾呈編八卷三  
爾及之

報石司馬書 二十六日

剿倭方畧仰仗臺下指授將兵戰具俱已可觀別有  
李提督為大將以此進取料無不克弟倭中豈無知  
兵者倘爾我兵遠涉主客異形舉城固守在我不見  
師老財匱可慮何如日與二贊董及諸將領細議威  
云攻城利器惟大將軍稱最近雖少集一二尚未足  
用此地行造甚艱且藉時日聞陳雲鴻解進京督百  
位專此奉懇力為主張暫發軍中須借給銀兩雇倩  
在京驛車竟運遼陽庶得濟用幸臺下萬分留念可

也倘戎政或有他阻尤望曲為調停至禱至禱

移本部咨 二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督憲劉員外呈稱休奉查得部發馬價銀一萬八百餘兩行前州道委官打造大將軍砲二百二十位據監督通判孫興賢并陳雲鴻呈報造完一百一十位已解京營六十位見存五十位未完一百一十位星夜打造又據前州道呈稱委官將造完大將軍五十位押運前來外緣由到部試驗得營中諸樣火器惟大將軍最稱迅利雖有前數尚不足用若欲打造匠作辦料甚難况時日有限誠恐緩不及事擬合借用為此合咨本部煩借京營大將軍砲一百一位請借官銀雇覓驛車差人押運遼陽軍前應用若付沿途驛站恐牛車慢事希將用過錄數開示以憑補還

報前總督書 二十八日

辱詢進止機宜深感注垂雅意曩張相公曾有書見示謂征倭一事未宜輕舉此至教也某已勒諸胃臆夫夫提兵異國天道沍寒况主客既分勞逸自判詎非兵家所忌豈敢貪功冒昧如此弟 明旨屢頒發

切特甚不來久底春初一圖進取後日何以報命故今日之師實萬不得已也老公祖如有書致政府幸以鄙意達焉庶知不佞之領受深而為情最苦也其為卿感又當何如外添設協守副將等官乞明翁咨部速推為禱設將募兵日後報完尤望臺下主稿一附職名萬萬

與袁督書 二十八日

承諭發兵一事必畧大將具微石畫亦見至愛弟恐不日諸兵須發路舍壅塞蜀難辦且軍需在彼運動不可乏兵守護故酌量先遣一二兵馬渡江耳若

總署復國要綱 卷三

三十

大兵起行須當盟神歃血此必待李提督至也肅狀代覆燕布鄙悰惟心亮為荷政府樞府二書帖完上

答順天李撫院書 二十八日

捧誦手札中間險阻鎖糧主客勞逸之處至深且遠極仰廟筭且感台慈之為不佞計者殷殷也顧

明旨屢頒嚴切特甚倘此時不加剿滅延至來春再蓋島奴其勢愈熾將誰諉今日之師恐不可緩昨取朝鮮圖說細閱之彼中險阻一一指點將領今其分布兵馬消擇地利餽餉一節最為喫緊昨復行文本部據彼回稱五萬兵馬足支兩月此外後我轉輸或

可宿飽承密詢取此代覆諸凡尤望指授萬萬

荅石司馬書二十九日

陳申伍應廉承臺下特遣軍前以備密用感甚感甚  
外征倭之具輕車最利今欲於京營借取百輛以備  
戰守幸臺下轉致戎政速發為望仍乞撥軍推駕其  
安家路費亦須借給來軍隨當以馬價奉償外太僕  
寺馬價無幾兩榮尊示意者慮某之浪費乎或又疑  
某之復請耶其他無所長惟節省一事自信生平可  
以猶人茲忝攝大權人或疑某過隘則誠有之自出  
都門接手教首屢屢無非對症鍼砭惜財之訓恐非  
頂門針也非敢自譽誠恐台慈垂念故爾及之且憐  
一笑若兵家未可逆料往後此數不敷復有所請則  
非不佞所能預定也餘未敢悉

檄遼東都司二十九日

一為倭情事已經帖行朝鮮國差來獻納金庭雖將  
本國車輛牛馬以五萬兵馬日用糧料等項為率通  
委的當官員分投管領俱在義州等候遼陽發運糧  
草接續分送平壤各管軍兵支用令該管衙門即速  
回報去後未見前來看得進兵在邇事已急迫擬合  
行催牌仰本司官吏即行朝鮮國委官預備口袋或

經畧復爾稟稿八卷三

三十一

一為運

二十九日

荆荊蕭楚可盛米五斗者或用車載或用馬驟駛  
運或用人擔負聽從其便俱在愛州伺候遼陽運到  
糧料即便分運平壤附近兵馬駐劄去處支用毋得  
遲延誤事未便  
檄軍前兵備道

移遼東撫院答二十九日

一為運

官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稟行海蓋道動支官銀雇募海  
船五十隻稍水人役完全委官總管聽候明文前往  
山東登萊撤運糧料去後着將本地船戶載運米糧  
所得船脚優厚今聞官衙誠恐減削脚價不願顧募

經畧復爾稟稿八卷三

三十二



遼國藏避先該本部附循永省十八九年前奉山東登萊糧實米糧者皆金州旅順口軍民各帶許多船隻本部備知今大兵救援朝鮮搬運糧餉自有題發官銀應給船戶脚價俱與商民一例並不短少但恐無知愚民驚疑隱諱悞事未便合治前去煩行海蓋道并金州衛將有船人戶拘集到官照依平時商民載運脚價更從優厚動支馬價銀兩顧募停當稍水人役船上器具唯備完全具由徑呈本部以憑給文前往山東搬運糧料此在歲裡備辦停當方結濟事希將行過緣由咨報查考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三

檄吳大有葉邦榮督吳惟忠錢世楨等兵二十九日

一為遵

官專責部臣等事照得本部發兵前赴平壤等處剿滅倭奴援救屬國相應委官督陣以明進止以定賞罰牌仰本官即會葉邦榮吳大有督同領兵將官錢世楨吳惟忠王問前往義州一帶以及平壤等處明哨探察倭情相地理搜埋伏就水草立營寨約軍兵整器械未戰時先與將官多方籌畫要見今日之戰或宜奇或宜正或宜步或宜馬或張疑兵或分兩腋或防佯北或避陷坑或隔刃刀或遮鳥銳或設伏以截

其中或抄兵以掠其後務使先勝在我方與交兵既戰時應衝鋒者專令衝鋒欲殺應割級者專令割取倭級如有官兵不遵平時申明號令逡巡退縮不行奮勇鏖戰行伍故違指揮者許本官即時以軍法處治應穿前者穿箭應割耳者割耳應斬首者掌赴旗牌前斬首示衆得獲功次隨即紀錄報功首級照依定就四六分均同領賞本官受茲委託務與將官同心協力毋致異同有功之日定行優敘

報趙張二相公書

三十日

昨小啓懇借輕車想入雷覽夫外征倭一事最宜慎重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三

重屢辱台諭為某之心極深某非草木豈不銘感第初命經畧某謂巡歷海口修戰防禦職如此盡矣不意甫抵三河征剿之命一而再再而三此時連退蓋兩難之欲為征倭計則一兵未集一資未備即有調遣多岐掣肘且倭謀臣測祖承訓覆轍當鑒此進取之難也欲為自固計則嚴旨屢頒屬國告急轉眼春明倭且得志再益島夷分兵四出或犯遼陽或犯天津或犯登萊即閩廣浙直亦難安枕養成犬患伊誰之責此不進之難也故自承命來日夜焦思寢食俱廢一不敢負聖明委託之重一不敢負弱

臺知遇之恩統兵必求原將製器必求堅利儲糧必求充裕以至練士卒應將官集謀臣蓄火器審除隘嚴偵探諸凡征剿機宜毫髮究心即今一一似有次第惟俟李提督至日警師渡江米塞此責然猶不敢恃我兵糧決意進剿又必延李君於秘室授以密訣可攻則攻可和則和或欲攻也陽許其和或欲和也陽示以攻或既和而機可乘即渝盟不顧或攻平壤而王京可襲即達涉何難此雖大將可了之事似不必囑之諄諄顧欲報洪恩何敢孟浪此雖鄙人本分之事似不當言之瑣瑣顧欲慰遠懷何敢憚煩藉是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三

三十五

覽之或亦知某之苦心云爾下情曷任錄又激切之至

移本部咨三十日

一為議增賞格以鼓士氣事案照先該本部題奉欽依有能擒斬關白平秀吉妖僧玄蘇者賞銀一萬兩封伯世襲已經頒行去後近該本部行至遼陽節差原任同知鄭文彬等會同朝鮮國王遣差偵探人等備察倭情隨據各官行據朝鮮回稱關白平秀吉年老無子尚在海外固守巢穴以為衆倭根本其姪平秀次襲位領兵見駐對馬島中自稱大閼未以為

倭聲援大將平秀嘉擬王京一帶以搗朝鮮腹心裨將平秀忠捷慶尚一道以扼朝鮮咽喉平行长平義智平鎮信各號先鋒犄角平壤以規進取妖僧玄蘇并其徒宗逸咸稱軍師執籌平壤以佐元兇等情到部為照倭奴猖獗占奪朝鮮且聲言入犯而群賊或為主或為輔或為將為謀均皆神人所共嫉天討所必誅者觀倡亂之罪既無重輕則議賞之格宜無軒輊乃今倭酋姓名頗著者九而餘者尚多載在賞格者二而遺者尚七今當征進之期擬合咨請酌定賞格以鼓士氣為此合咨本部煩為裁示或行題請將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三

三十六

擒斬秀次秀嘉等七倭酋或如擒斬關白玄蘇之例或別為定擬希咨知會者今各該將吏士卒一體遵奉鼓舞務期奮勇殄滅倭醜施行

謝欽賞將士疏三十日

一為奏謝

天恩大頒賞養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得兵部咨為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於會極門傳奉

聖諭朕見入冬以來天甚嚴寒思及禦僕各邊并招募  
官吏軍丁人等水糧薄少又臨水面愁苦凍餒甚  
憂念着太僕寺便發馬價銀十萬兩該部選差廉  
幹主事一員解赴經畧宋應昌處給散粉使均沾實  
惠以體朕恤勞至意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當即望  
闕謝 恩外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伏以

聖主凝圖萬國仰同文之治 神威遠暢九夷輸荒服  
之誠惟朝鮮更恭謹以稱藩乃日本獨憑陵而肆惡  
言焉疾首患切剝膚荷蒙

皇上因陪臣之請告遂假臣以便宜差整六師用彰九  
經畧復國要綱卷三 三十一

伐材官畢集患憤者藉著而冀南北交徵慷慨者擊  
楫而皇華寒關夜渡渾忘數塚之嗟即朔雪朝飛益  
勵超投之志茲蓋伏遇

皇上至仁天啓大智日臨深懷荷戟以但征大發無金  
而賞勞宸章親灑龍光騰十二之賓 聖諭特頒  
虎賁奮三千之士恩喻扶續愚豈投醪臣與諸將士  
等敢不勉竭卑微欽奉隆渥玄雲結陣影迴北海之  
波赤臺揮鋒氣巨箕封之國候官解運至日分別次  
第舉行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軍令三十條 三十日

欽差經畧兵部右侍郎宋 軍令照得本部奉  
命督師救援屬國所有軍令如山如河如金如石各宜  
遵守共建大功對賞在前軍法在後榮辱生死惟爾  
將士取裁毋貽伊悔

計開

一南北將領頭目軍兵人等有能生擒關白并斬  
真正首級來獻者賞銀一萬兩封伯爵世襲有能  
生擒倭將平行長平秀嘉平秀次等及妖僧玄蘇  
及斬獲真正首級來獻者賞銀伍千兩陞指揮使  
世襲職賞有能約衆縛獻者免其本罪仍照例封  
經畧復國要綱卷三 三十二

賞

一中軍旗鼓等官差傳本部號令因而興事者斬  
一前鋒將領遇有倭中通士說客至營或擊獲  
網即時解赴本部軍前聽指揮發落有敢私自放  
歸及容隱不舉者副將以上按軍法恭治恭將以  
下斬  
一出師數萬防範宜嚴各營將領有不嚴束兵士  
謹防奸細以致漏泄軍機者自恭將以下斬  
一將士經過朝鮮地方務使雞犬不驚秋毫無犯  
敢有擅動民間一草一木者斬

一官軍有狎朝鮮婦女者斬

一至住宿處所各將領鈴束兵目依隊安止不許彼此探望往來錯亂管伍違者網打穿箭示衆

一行營露宿禁以安靜有軍士夢壓夜語者同宿隊兵即行喚醒仍高聲諭曉有驚擾兵衆以致各營騷動者分別重輕軍法網打

一頭目人等有剽削軍士侵犯行糧者軍法從事一將士務要同心戮力共成大功毋得差猜忌有敢公扶私讐臨陣互相報復者軍法從事

一王師遠征各奮忠勇賊氣自奪况經典諸將戰經畧復國要綱八卷三

血定盟必期盡復朝鮮疆土誓不與賊俱生軍中有敢張大賊勢煽惑士心者斬

一師行異國各宜愛恤上下有分苦樂惟均各將領適已自便凌管兵士者治以軍法

一哨探士卒哨探不實瞭望士卒瞭望不真因而誤事者斬

一夜巡官軍不行小心巡緝偷懶誤事者斬

一陣前火器有安放不如法以致藥線潤濕臨期點放不響不發者隊兵俱斬該管將領犯總等官各以軍法坐罪

一臨陣有敢拾取賊遺包裹財帛者斬

一兩軍相當貴賤一命臨陣有偏袒不護衛主將者斬千把總不護衛偏裨者斬哨官不護衛千把總者斬各隊兵不護衛哨官者全隊俱斬

一臨陣殺賊須萬人一心進止疾徐惟聽將令不得先弱不得後敢有非奉將令先進者斬逗遛退縮者斬

一將士臨陣有失却戰馬軍器者斬失旗鼓者全隊俱斬

一朝鮮疆域即我土地朝鮮百姓即我子民將士有擅殺朝鮮男女婦孺并投降人從者斬

一衝鋒馬步軍兵臨陣一意進殺候賊不許斬到候級有下馬違令者斬

一各衝鋒軍士有被重傷難行者應隨地卧息各兵乘勝直前雖父子不許顧戀待全捷收軍方許

認尋調治違令者斬

一各兵敢有強奪他兵所殺候級布告報功者斬一斬獲候級不拘多寡通共領賞公分以十分為率六分給衝鋒軍丁四分給車步等兵其願陞願賞俱照近例舉行不許紛爭違者軍法從事

一各管野地安營水泉處所須要公同汲飲有用  
強把截水道不容別軍取飲者本將即將本軍細  
打百發穿耳

一銅鐵大將軍佛郎機城虜砲虎蹲砲百子銃三  
眼銃快鎗馬鎗俱要將官督同中軍千把百總逐  
一細加試驗其砲裝藥若干或用紙俵小口袋或  
用竹木為筒每砲三五十箇盛藥裝放以免臨時  
裝藥多寡不勻其本部新製明火毒火等藥箭各  
將領務要遵照前約令軍士每名挾帶四五枝火  
繩一條原領火器一同收拾以便臨時點放如有

傷損漏洩違供者各以軍法重治

一各軍士務要隨身帶火藥數升以備鐵

一車馬須要多備鐵鎗斧鋤鏟刀以俟修路砍伐  
草木

一車營官兵至各營城堡就於城外安營看管車

中軍火器械

一各將士追趕倭賊須要緊跟倭奴走路以防坑  
陷毋使散亂

糧署復國要編卷之四

移戶部咨 十二月

一為奉差事竣目擊遼東事宜亟置造海運船隻以裕軍需以蘇民困事准戶部咨前事內稱煩查遼東地方即今徵調軍兵若干約用糧餉若干如或用盡又當作何計處希速回咨過部以憑定餉轉咨造船運用等因到部准此案照先經本部具題覆奉欽依撥發臨德倉糧數萬石以備大兵支用去後今准前因為照倭奴推陷朝鮮聲言入犯故本部屢奉嚴旨督發本兵相機進剿但倭奴據守平壤王京勢若總星復國要編八卷四

角隅似亦相機待我顧兩軍對壘遲速難以預期十里交鋒轉輸最為喫緊今調到兵馬約有五萬今日因兵定餉寧過有餘無至不足似應酌量臨德二倉每倉量發五萬石運遼以濟大軍支用如或不敷本部另行咨請至於造船一節應否先用遮洋船或俟陸續造船接濟裝運係于工部酌量本部似難遙議但春初糧得至遼大兵方克有濟合咨貴部煩為速行計處施行

檄遼東分守分巡道 初二日

一為查議征倭糧餉事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

准此除發銀五萬兩行山東登萊道召買米莖外仰本道官吏即查前項見在本色糧草足數數月支費議開登萊海運本部發銀之外該道曾否發銀召買有無便利其臨德倉糧仍用若干或海運更便此當停止并船隻數目各詳議妥當具由限五日呈詳本部以憑咨覆施行

檄飭遼東等七道又文主事 初三日

一為稽考行糧事照得本部調到防海禦倭官軍馬匹每日應該開支行糧料草俱要查照號單体式填註該管將領親自磨對清切委官齎赴經過及征防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四

各屯駐地方該過查覈明白於緊要數目上用印鈐蓋委官執赴倉庫支領一單所填止支一日不許連支數日一倉支糧止用一單不許分為數單將領無單倉庫不許支給倉庫無單查盤不准支銷如將領官員擅用白頭小票及不行用心填註磨對致令下人作弊或應該開除重復冒支者該道即便呈究須至單者

計開

某管將官 下千把總 等見在 聽調

委官 實支

舊管 月 日官軍 員名駁馬 匹

新收官 員 軍 名馬 匹

開除官 員 軍 名馬 匹

實在 月 日官軍 員名駁馬 匹

計支 倉折色一日

一日支 原給米五升 折色一日

一日支 原給米三升 折色一日

一日支 原給米二升 折色一日

一日支 原給米一升 折色一日

一日支 折色總給銀五分 管貼隊

總管復國要圖八卷四

一日支 料草三升馬 匹

各項如有不支填一無字

年月 日 支放官某入 對同官某入

撤中軍楊元 初三日

一為遵

官軍責部臣等事照得本部題奉 欽依隨帶劉員外

表主事二贊畫朝夕諮詢破倭大計大有賴藉查得

二官自出京以來薪水之供雖出地方而一應公費

皆係自辦且勤勞王事寒月東征若不議處誠非養

廉禮士之道牌仰本官即便動支馬價自本年九月

二十六日出京之日為始每官每日各議給廉銀一兩今先動支錄各一百兩封送各官應用以見本部優禮至意事完開銷呈報

報石司馬書 初三日

今之論倭事者大都曰倭僅數千餘我兵進剿雖曰主客異形實則來寡不敵克之特易易耳此悉浪譚也無論不倭處得之偵探者不然昨據朝鮮圖說所開云倭在平壤者萬餘在王京者二萬餘散處者七八千夫朝鮮求援甚急方慮恐喝中國阻撓我師以衆作寡以弱掩強人情大抵然也今過云則實在

經冬復國要圖八卷四

之數澤林所開明矣謹以朝鮮揭報并沈惟敬稟帖

來覽則此倭奴輩不但得兵家示弱示強之術且有

縱橫詭譎之詐大非尋常比奈何漫然易視之也左

望臺下宜之於朝使諸諸紳聞之亦謂倭奴之衆極

奴之詐若此庶幾各矢心共期滅賊且知今日身

任征剿者亦非易事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報石司馬書 初四日

不佞緒申練兵儲糧製器集已久且倭奴畏寒不

敢狂逞鄙意欲於十一月中旬發兵而大將不至屢

失事機是前日調兵之難今日待將之難為之奈何

不得已於初三日先發其惟恐所領兵三千初四日又發其世祖王問所領兵二千渡江便命於義州定州駐紮其大兵必俟李將軍至而後發陳師等章教欲遣之日本但邊船不可渡海且朝鮮殘破海口俱絕往來日本之說恐未能也不佞初意欲使歸國一航可達今事機無及始收之帳下以俟他用又據通事朴仁倫報稱關白領兵屯對馬島被深國人來虛直數殺死又謂深國即薩摩州也恐未的結報帖附覽相公處乞為轉致餘未敢悉

與李提督書 初五日

歷本提督書 初五日

五

經海邊到本棧已移咨本兵糧備矣又得門下具報倭寇軍門無不允者甚感其意等連兵併集已又獲候霜糧至日趁此冬月即可督師渡江但征倭與征虜勢異今騎多於步故將連兵稍東益之俟而將焉商確也不佞所調將兵一聽指麾必不少分彼此以二威權幸體郵懷登張天討是望

與永平楊兵憲書 初六日

火箭火炮解到軍前邊糧甚欣慰欣慰又步麻等崇銳及齋運火炮等物雇驛駝戰既不稽程又省費費門下之妙用若此寧非國家福耶外見在打造

允望併促之

報石司馬書 初六日

昨敵使回口傳台意詳詳以糧餉為憂不佞某亦深慮之除行文發銀於山東又津各鎮道備運外屢與朝鮮陪臣叮嚀此事彼回稱已備五萬兵馬二月之支今兵止三萬是足三月支費不佞尤恐未實復行張都司查實回報今果然矣夫先資於彼師可宿飽繼運於我事不倉皇是亦軍中大利事也懼臺下垂念教以回文奉覽

撤李提督 初八日

歷本提督書 初八日

六

一撤遣  
旨奉旨諭臣等事照得本部奉 命經略防海禦倭臣據朝鮮差來陪臣尹根壽等呈懇援救甚切及明旨督發善版故本部屢與各司道將領將兵食戰守等項多方計畫措處除糧餉已經召買及雇覓車輛人夫搬運陸續赴義州交割并行朝鮮國以兵四萬馬二萬計算預備兩月支用其軍火器械如大將軍威虜等砲并火箭麻牌等項俱於各道取用分撥外至於徵調朝鮮宣大山西遼東等處兵馬與召募象丁投用聽用官役及未到川兵俱係征倭應用



出師伊通必預先分布調停庶治衆有節擬合開發  
知會牌仰平倭提督即將單關已調到未調到各將  
須馬步官軍材官家丁等項人役并軍火器械逐一  
查明酌量分調要見某將勇可使衝鋒某將智可使  
應變某將可使統衆某將可使率寡某兵強可以居  
前某兵可以殿後破倭利於步應否以步為正張掖  
出奇應否用馬某兵分道夾攻某兵合營並進某兵  
專聽埋伏某兵專為應援某兵專撥哨探各將士俱  
聽節制隨宜調遣安用提督勇智功績當代首推必  
謀出萬全計圖決勝仍將分別調遣緣由呈報

計開

部文徵調兵馬數目馬步各半

已到

薊鎮七千五百名 馬步各半

續到六百名 步兵

保鎮五千名 馬步各半

遼鎮七千名 馬兵

大同鎮五千名 馬兵

宣府鎮五千名 馬兵

未到

薊鎮二千九百名 山西二千名  
劉綎五千名 楊應龍五千名  
延綏入衛三千名

標下

副將楊元并原任遊擊戚金下家丁共六百八  
十二名

見任副總兵李如栢下家丁二百四十五名

原任副總兵祖承訓下家丁一百二十三名

原任都司冀大有下家丁一十二名

都司錢世楨下家丁四十名

遼東復關要餉八卷四

遊擊沈惟敬下家丁三十二名

都司方時暉下家丁一十二名

原任遊擊陳邦哲下家丁三十名

原任潞安府同知鄭文彬下并男及家丁五十  
名

原任登關知縣趙汝梅遊擊趙之枚指揮趙汝

瑚千戶趙汝建家丁八十名

鐵嶺衛指揮宿應明下家丁十名

旗鼓千總一員左揚

都司一員兵車豹

領兵千總四員 戴柱 高可仰 李庫

戴承

教操把總一員 段胡

南兵教師十名 金文盛 何文星 柳子貴

金忠 龔千義 丁言 姜虎

何元貴 杜其 張子龍

取到軍火器械俱發遼東都司收貯

大將軍八十位 滾車十輛 見留四十位 續發

減虜砲二百一十門 滾車十輛 鐵炭二萬

七千箇 小信砲一千一百九十六箇 快

遼東軍器局奏為

九

鑄五百桿 鎗至五百桿 三眼鎗一百桿 鎗至

一百桿 藥杓一 鑄子一千箇 處砲二

十位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藥杓一

桿 一字小砲五百三十二箇 小信

砲三百三十三箇 鐵炭四萬箇

火藥三千六百五十六箇 火箭七千二

百五十枝 火線一萬一千二百條

大鐵子六十二箇 二鐵子五百四十二

箇 三鐵子三千八百六十八箇 小

鐵子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六箇 輕車八

十八輛 聯車鐵繩八十八條 麻藤

四百八十八箇 虎牌三百三十六箇

減虜砲五十八位 虎牌砲九位 百

見遼東將軍銘子

重七箇者一千箇 重三箇者一千箇

重一箇者一千箇 火藥三萬箇

麻牌二千三百面 鐵鞭一千五百把

連播視一千五百根

遼東各衛弓箭弦條星取十分之八

弓一千二百三十七張 弦一千二百三

十七條 箭一千二百三十七枝

宣府領兵官周弘讓等軍士順帶廣寧庫

大小鐵子二十萬三千六百五十七箇

大鉛子四十箇

保鎮領兵官梁心趙文明軍士順帶遼陽城

大小鉛子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六箇 鉛子

二萬七千二十九箇 石子一百五十九箇

大同鎮領兵將官任自強軍士順帶海州衛

鐵子一萬三千二百八十四箇

鉛子二萬二千二百九十箇

薊鎮張總兵解到

弩弓一千張

射虎藥五劑

經畧復關要綱八卷四

銅神鎗一千桿

竹牌五百六十面

本部委官都司劉應祺督匠見造明火毒火等箭

五萬三千枝

檄李提督

初八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本部訪得各鎮軍兵薊鎮則強弱相

半具保宜大率皆庸賤之徒當此兇衆之倭征進之

會而軍兵若此奈何則今日之所望而恃者惟遼鎮

七千耳除薊鎮已發宣大未到且將具保軍兵嚴行

二替畫逐一細加挑選以便議處外若遼鎮兵馬素

號精強且在本處與遼調別鎮客兵不同尤宜亟為

遴選牌仰平倭提督即便督同中軍楊元副將張世

爵速將遼鎮應調軍兵逐名公同揀選除精勇外其

疲弱不堪者盡數開報令統兵官帶赴本部過堂以

憑再加查閱如果不堪定將原領將官究處提督與

各官務以征討大計為念毋得因桑梓之誼曲為隱

蔽此係干軍務一有違誤軍法具有必不假借

咨遼東趙撫院

初十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等事先准本部咨前

事內稱題發馬價銀二十萬兩解赴遼東巡撫衙門

經畧復關要綱八卷四

十二

收貯聽募家丁應用等因備咨前來已經移咨貴院

動銀一十萬兩發分守遼海道收候外今照平倭李

提督帶領官軍頗多軍前費用擬合給發為此合咨

貴院煩於經歷顧台呈解到銀內動支銀三萬兩差

官運發李提督收候官軍支用希將解發緣由咨報

查考

報趙張二相公書

十二日

仰荷相公主畫兵馬糧餉備集祗緣大將未至先發

吳惟忠等將兵五千餘員名已抵朝鮮奉報臺左矣

初八日李提督至謹擇十三日大兵畫發又於諸將

領請加職銜來倭奴畏寒之日奮力進剿蓋不敢虛  
翁臺責成意也小疏具題特此馳達幸台惠教之

請加將領職銜疏十二日

一為分置將領以重事權以便征剿事切惟兵家之  
勝在於未戰節制之師定於預謀臣每與贊畫員外  
劉黃蒙主事袁貴及各司道將領等官多方籌畫咸  
謂乘此冬月倭奴畏寒而我士卒既集勇氣方張可  
以進兵已於本月初三日遣發遊擊吳惟忠等兵五  
千餘員名渡江前進初八日提督李如松已至遼  
陽臣即與誓約務各彼此同心勿生疑二又於本月

聖恩復爾等編入奏明

十三

十三日與師東渡直趨平壤王京等處來揚 天庾

恢復外國求以仰副

皇上德意之萬一也但千里趨戰部曲貴在嚴明萬卒  
新聯進止期於有節復與如松面議將東征軍士分  
為中協并左右二翼各置知兵副總兵統領斯體制  
崇隆勢便聯屬可保萬全查得臣中軍副將都督俞  
事揚元才猷卓犖輜畧夙閑堪居中陣遼東巡撫標  
下副總兵都督俞事李如栢屢抗勦敵謀略兼資堪  
居左翼協守遼東副總兵張世爵數經戰陣膽畧超  
群宜為右翼雖經分布然楊元李如栢以都督副將

統馭群裨體統固為相應若張世爵以恭將管副將  
事任重權輕未免玩愒及臣標下聽用原任都司吳  
慶豹提督李如松標下中軍都司方時春俱智勇過  
人堪以統兵及傳宣中外然僅以都司職任指麾三  
軍似亦掣肘均應題請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以楊  
元為中副總兵帶都督職銜領中陣李如栢為左副  
總兵帶都督職銜領左翼以張世爵為右副總兵授  
以實銜為右翼各給專 勅以示隆重其方時春加  
以恭將職銜吳慶豹准復原職或量加職銜庶事權  
歸一左右指揮無不如意矣

聖恩復爾等編入奏明

十四

撤都司張三畏十二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遼東都司呈稱朝鮮國王咨開平  
安黃海京畿忠清慶尚全羅咸鏡江原八道屯剽防  
倭官義僧等軍兵數目到部提此看得朝鮮兵馬雖  
皆四散分布但各道軍兵分布平壤王京者相去遠  
近未嘗明開相應再查牌仰本官即便轉咨國王將  
在平壤屯駐軍兵各有若干係其人統領或在東西  
或在南北共有幾路各離平壤路若干里應否可調  
本部軍前聽用其在王京左右軍兵堪調者亦照此

開報不拘官義僧等軍兵如像應調者本國即便選差的當陪臣數員監督軍陣如近日差來尹報壽金庭睦韓應寅輩皆老成通達不妨即委監督本國諸路軍兵其別道離平壤王京較遠或未惟倭患處所軍兵有堪預行調赴就近地方屯劄還為聲援者本國亦宜酌量籌畫分布以助軍威宣明取具印信公文呈報係千軍機毋得遲悞

報進兵日期 十二月十二日

一為恭報進兵日期分布緣由仰舒

聖明東顧事該臣於十二月十一日以分宣將領隆其經畧復國要編卷四 十五

事權具疏題請外顧臣至遼陽及一月豈不欲速師進剿揚天威而收屬國但因倉卒之開諸事未備如旋募家丁旋兌馬匹旋計糧餉旋治火器旋擬蘇牌旋調軍輜而徵發各路軍兵自薊鎮來者自保鎮來者自宣府大同二鎮來者近不下千餘里遠不下二千餘至文移艱於往復征士稽於長途而遼鎮應調軍兵原係防虜者拿彼與此又一時未易卒集至本月初中旬各路軍兵陸續方至遼陽除先於初三日發兵惟忠等兵五千前進一以大張聲勢一以安慰國王一以護衛糧草初八日提督李如松來臣

即會同遼東撫臣趙權按臣李時學及提督李如松贊畫員外劉黃裳主事袁貴管糧主事文維新遼東總兵官楊紹勳分守遼海道參議荊州倭并標下中軍以及各偏裨將領等官彼此諮詢籌畫咸謂時及深冬春汛在邇委宜趨時進剿臣以為謀既僉同事宜速舉乃與如松將大兵分為中陣左右二翼以副將楊元將中軍分統原任叅將楊紹先領軍前等營馬兵三百三十九名標下都司王承恩領薊鎮馬兵五百名道鎮遊擊葛達夏領選鋒右營馬兵一千三百名保定遊擊梁心領馬兵二千五百名大同副總

經畧復國要編卷四 十六

兵任自強并遊擊高昇萬策共領馬兵五十名標下遊擊戚金領車兵一千名共統兵一萬六百三十九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軍分統原任副總兵李寧遊擊張應種領遼東正兵親兵共一千一百八十九名宣府遊擊董接領馬兵二千五百名叅將李如梅領義州等營軍丁八百四十三名薊鎮叅將李夢春領馬兵一千名薊鎮原任叅將駱尚志領南兵六百名薊鎮都司方時輝領馬兵一千名薊鎮都司王問領車兵一千名宣府遊擊周弘讓領馬兵二千五百名共統兵一萬六百三十二名以副將張世爵將右軍

分統本官并遊擊劉榮正領遼陽營并開原本將營馬軍一千五百三十四名原任副總兵祖承訓領海州等處馬軍七百名原任副總兵孫守廉領瀋陽等處馬軍七百二名原任加銜副總兵查大受領寬甸等處馬軍五百九十名副鎮遊擊吳惟忠領南兵三千名標下都司錢世楨領副鎮馬兵一千名真定遊擊趙文明領馬兵二千一百名大同遊擊谷燧領馬兵一千名共統兵一萬六百二十六名一應軍機悉聽提督李如松居中指揮督剿黃蒙家黃隨軍彼此籌畫謀議其餘將佐等官分別調度有差俱於十

卷四

十七

三十六十九等日臣親拜師告戒軍實各官拔營前進及續到副鎮應調步兵二千八百餘名併發軍前聽用至於軍中明哨探整火器排車輛立營陣定分合明奇正各將俱已講求量或無誤臣復一面催促海蓋遼陽等道置造鉛鐵大小等砲彈併明火毒火等藥前進致行間臣躬率將士直入朝鮮駐劄定州督發大兵進剿又先刊發告示遍貼朝鮮嚴禁兵更秋毫無犯人民不許妄殺令督陣官及朝鮮陪臣往來監察又檄朝鮮國王召集八道官兵義兵前來協助又因倭奴有情願讓平壤與 天朝不與朝鮮等

語恐國王疑畏乃明言大義以安之又申飭各將領同心戮力務期成功仰舒 聖明東顧之慮也

移朝鮮國王咨

十二日

一為進兵援放屬國事照得朝鮮為我中國東海外藩世篤忠貞朝貢惟謹一旦被倭推陷失守封疆屢遣陪臣乞行援救

聖天子嘉念國王忠愍命本部率兵進剿見今大兵渡江攻取千壤王京等處但倭奴狡諂欲施反間如遊擊沈惟敬前至倭中倭即揚言將平壤讓與 天朝不與朝鮮等語夫平壤本朝鮮土地 天朝方為援

羅軍復國要圖

卷四

十八

救遺棄人之危以取土地斷無此理誠恐國王當疏離運播之時聞反間不情之語致生疑慮合行知會為此移咨國王務宜安心理國積聚勢權調集兵將協助天兵恢復本國如克平壤等處即檢本國兵將防守倘兵微難守聽憑咨請中國兵馬暫行協助事平之日本部即便撤回回蓋 天朝方彰興滅繼絕之恩本部勉行存仁正義之舉王其安心勿惑流言

檄分巡遼海道

十三日

一為倭情事簿登先提分巡遼海道呈稱查得原任副鎮遊擊寧遠衛指揮張應選原任右營遊擊前屯

衛指揮陳朝陞俱堪代理合無於內定委一員暫代義州參將兵馬事務候李如梅與倭回日徑自交代緣由到部已批仰候督撫詳示行去後令據李提督稟稱參將李如梅原係題奉欽依征倭人員今尚未到稟乞行催等情據此照得調到征倭兵馬今已過江各邊廣情近稍寧息前項將官擬合調取牌仰本道官吏即將義州參將李如梅所管兵馬事務委官代管行令本官文到即日起程作速前來聽候調遣該道毋得假以廣情為辭致誤軍機

明旨森嚴難以假借

經奉復國呈稿八卷四

撤還海道十四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分守道呈稱買牛甚難喂養不便合無調撥號車四十輛責令預備繩索聽用即准應差一次等因到部除批行外着得該道所報號車未有總數今議將各道所買糧料搬運義州未知人情有無順便擬合查議牌仰本道官吏即查所屬衙共有號車若干自遼陽運至義州應該作何算差或議給草料工食務使上不虧官下不損民方為兩便一面行文朝鮮國王令彼中召集車輛牛隻鹽驛候

號車運至義州接運官軍屯劄城堡聽候接濟具由呈詳以憑施行毋得遲道

撤分守道十五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薊州道呈稱大將軍五十位減虜砲二百一十門小信砲三百箇滾車二十輛到部擬合發收票仰本道官吏即將前項砲車查明收候發管一面動支馬價銀辦料照式製造大將軍滾車四十輛減虜砲滾車六十輛并合用火藥鉛子委官督匠製造毋得遲延

經奉復國呈稿八卷四

谷順天李撫院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本部軍前大將軍減虜砲合用大小鉛子頗多一時查辦不及查得貴院所屬地方俱製有前項鉛子相應權宜酌借以濟急需擬合咨請為此合咨貴院煩將所屬收貯大將軍砲所用鉛子重七觔者五百箇三觔者五百箇一觔者五百箇借給差去委官押運過部轉發軍前急用本部一面行薊州道動支馬價造還希念同舟共濟速發施行

與李提督書十六日

大將吉辰出師進剿膚功在指日也不佞惟願耳聰  
捷音沈惟敬已送幕下聽用須臾之隨行茲復有  
旗牌驍從之諸事之可從與否惟大將軍斟酌行之  
前旌行矣軍中如有喫緊機宜不妨時勤教益不佞  
無不樂從

檄索劉二贊畫 十六日

一為遵

上旨專責部臣等事照得平倭李提督以智信仁勇嚴之  
資行理備果戒約之事其用兵北伐西征屢樹奇績  
茲復率師東征計膚功在即也顧臨事不嫌於好謀  
經事復圖要納 八卷四

未戰先期於決勝此集思廣益開誠布公兵家所急

者今看得本部劉東二贊畫經濟久誼甲兵素裕堪  
以隨軍謀議牌仰二贊畫即便會同平倭提督一應  
東征軍中進止機宜俱聽同心計議如兩軍對壘倭  
未迎敵我之鎗刀弓矢我之藤牌輕車我之神器神  
鎗火箭毒箭等類作何施放使不能敵倭善埋伏倭  
善倂北倭善野戰倭善傍擊倭善伏地以避我砲倭  
善做虎獸等形醜態等怪以驚我馬作何奮擊使不  
能禦倭知我兵難敵或戰北之餘俟必與城自固我  
必進攻作何設計使不能守他如明哨探察倭形就

水軍立營寨因風縱火因地設伏因人情施反間馬  
利平衍若田間水道溪澗險阻馬不得成列者作何  
擺設安插擊刺若左衝右突馳逐往來步不得散漫  
者作何分布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惟在同心協謀校  
成算於帷幄也蓋大將軍而得二司馬益足以揮指  
三軍二司馬而遇大將軍益足以運定群策揚天  
威而復外國千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也勉之勉之

檄諸將領 十六日

一為撫士卒以鼓勇敢事照得為將之道雖貴嚴明  
然必應以得士心仁以結士志故兵法謂視卒如嬰  
經事復圖要納 八卷四

兄愛子者士乃樂從我周今本部調集各路兵將寒  
月東征允宜倍加優恤以鼓勇敢示仰各該領兵將  
領中軍千把總等官知悉除臨陣時有故違號令者  
聽與督陣官當即以軍法處治外其無事之時軍士  
非有大過犯不得輒用嚴刑凌辱仍念遠征勞苦不  
得假借別項使用為由肆行科歛其軍士亦不許因  
恃優恤遂爾驕玩違者本部查訪得實定行從重究  
治

檄分守道 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節提督呈開應領宴賞隨征將官四十三員緣由到部已批各官宴賞仰分守遵海道查例辦給前次曾與者不准重領又據本官呈開過江文武官鄭文彬等九員宴官職名已批分守遼海道照例一併宴賞去後照得原任隨征與見任領兵者不同該給犒賞亦應分別差等牌仰本道官吏即將各官犒賞見任領兵者查照賞格全數支給其原任隨征過江并不領兵者俱止給十分之五事完將用過銀數開報以憑動支馬價補還毋得違錯

報趙張二相公書 十七日

經畧復國要圖 卷四

二一三

屢接台教具仰指授御感御感外沈惟敬諭倭之事真偽未剖兇選將調兵一意進剿其之責也若講責非其本心昨小啓已達此意於尊臺矣但據其陳說旦夕可得平壤某又思不費隻矢讓我一城養其精力併免王京未必非一策也十四日會同贊畫與李提督共議此事乃以惟敬交付李提督同行將近平壤整兵以待令惟敬往見倭奴勒限一二日令彼出城如或不然即率大兵剿滅若然彼責我停約耶則惟敬已行詒我緩師耶則大將又至庶不兩誤矣特此馳報未識高明以為何如幸速教之萬禱萬禱

與李提督書 十八日

大將軍遠道異國奉揚天威社稷藉甚瀕行未及躬送殊歎今日之事惟有進剿一着而已幸大將軍大張撻伐各樹奇勲遇不佞所朝夕翹跂者也不佞旬日間亦當趨詣定州駐札以候捷音餘情未悉

與李提督書 十九日

昨小啓奉達左右亦欲專意進剿茲接手札所見畧同曷任欣慰倭奴既屬糧盡欲奔王京且朝鮮官兵圍阻以待此天亡之兆也惟大將軍作遠圖之沈惟敬縱亦心任事而還延時日又不必拘拘前說也親

經畧復國要圖 卷四

二一四

諭示兩陳破倭之策即金藤豹驕不讓為其死子死藥等器軍馬錢糧草料隨到隨發必不遲滯焉此馳覆諸惟留意為禱外朝鮮將兵的數另開別紙奉覽惟聽大將軍分撥調度彼兵雖弱亦可為我兵之一助云

與永平糧儲陳主政書 二十日

盧龍一別倏已不暮懸仰高懷即從事金戈鐵馬中未嘗不馳神左右也祇以日發大兵臨江在即坐是久踈裁候方切抱歉過辱隆情不我遐擲惠以雲緘無之佳錫殷殷盛雅更倍尋常不佞固已銘之心臆

問夫易糧一事幸有高賢督理儲積有方運饑不乏其為遠獲藉類非細倘伏 天威蚤得奏凱門下非首績耶朕賜不敢辭謹對使拜領時下拮据未遑修詞奉荅草草附謝惟門下情諒何如

與副將李如柏李如梅等書 二十一日

門下為王事勤勞嚴寒遠適異國不佞心殊懸念昨尊意欲與沈惟敬同往平壤具見忠勇但將軍係大將軍親弟又所鍾愛者今欲携入虎穴明是以將軍作一孤注愛我大兵而成彼詭過之謀既入穀中生死難保此僕與今兄之所洞燭而萬萬不可行者也

經畧復關要綱卷四

二十五

剿倭奴今兄與僕已有定算火攻一策尤今所亟用者矧諸樣神器具備乎昨面見既已懸言茲復再述不憚煩瑣查得平壤形勢東西懸南北長倭奴在平壤者聞我進兵彼必嬰城固守我以大兵圍其舍巷蘆門普通七星密臺五路外當如新議鋪鐵蒺藜數層以防突出死戰其南面北面西面及東南東北二角各設大將軍砲十餘位每砲一位須用慣熟火器手二十餘人守之或擡運或點放砲後俱以重兵繼之防護不測每門仍設虎將一員守之一有失誤即時臬首止留東面長慶大同二門為彼出路涓涓為半

夜風靜時乘其陰氣燒積火烟不散先放毒火飛箭千萬枝入城中使東西南北處處射到繼放神火箭及大將軍神砲燒者燒薰者薰打者打鐵箭鉛彈兩集神火毒火薰燒其不病而逃者萬無是理若逃則必走大同江後半渡以火器擊之又伏精兵江外要路截殺之必無漏網懸重賞召敢死之士口含鮮

藥二丸用新製口袋或盛米或裝土兼鋪柴草置於城下喻垣而進看果真病與否病則開門令兵齊入來倭新級將領生擒各有重賞若行長玄蘇二賊尤加用心活捉留待別用此一策也平壤一平便當

經畧復關要綱卷四

二十六

東人馬大彰聲勢由中路緩襲而進且其深入與我只要牽制使彼中和鳳山開城諸賊西來堵截即選精兵萬餘從間道直抵王京再探王京倭奴畏兵守則一一如火攻平壤之法先取王京以為根本然後將鳳山各處用孫臏走魏伏馬陵之計或截其腰或抄其後與正兵會合先後夾攻又一策也若王京西來救援則用韓信伐魏襲安邑之計與朝鮮將兵直搗王京復遣精騎與我正兵前後接應使彼背腹受敵又一策也三策倘得着實進行不至違悞則萬無不勝之理矣此惟將軍裁之幸甚

報石司馬書

沈惟敬事始而致一馬未集窮糧未裕器具未修得彼往來平壤間賊兵入犯甚為我利今復未此不依屢察其情沈惟敬又為倭奴所愚亦欲縱我進剿茲大兵已遣糧草已給復聽此說故待時日老賊師徒如何可先發今日倭寇或退或進未可知也平壤揚帆四出惟敬果能以前盟制之耶二十日人處李提督稟報倭奴苦無歸水正為中國之幸不佞就書李提督令其一意進剿更無他說矣外使在平壤者不下三萬在中和黃州等處及王京者又二三倍之

經畧復國要綱卷四

二七

今計不佞所調兵馬僅止三四萬耳而浙兵楊文所將者川兵楊應龍所將者又復中止彼眾我寡方切憂之即疲兵弱卒亦欲藉之充數以張聲勢如之何復今之歸也諸凡尤望臺下主持為禱

報張相公書 二十三日

伏觀晝夜迭擾之教西事既利東事可知實職倭秘訣兵家上籌也某即達李提督遵行台示矣又蒙相公書囑本將其為某慮者更為周至此情此德其何敢忘燕正東既習道意又請陣法軍中得其有裨益京營之請縱為他阻燕謹遵來式併日克之得以

攻取是相公賜也某今且暫懸還陽催集未到兵馬火器然亦不出旬日間直抵朝鮮親督將士用張天討姑以報相公之拳拳耳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二日

兵家雖貴伐謀而寡不敵眾先賢明訓茲倭奴講議平壤明為緩我某則一意進剿無他說矣第事求萬全必藉兵力朝鮮報稱倭眾未可數計臺下題請雖名有七萬餘而各鎮調到兵卒中間疲羸元數者甚多今之事體未視下落某方切憂之凡遠方未到兵馬尤望臺下主持督催前來以壯軍威以收全勝庶不虛 主上重委臺下責成也萬勿再有他阻則幸甚矣

經畧復國要綱卷四

二八

與遼東糧儲王主政書 二十五日

華札遙頒過承獎借雅情殷懇殊不能當規感規感不佞茲役三軍司命全在門下而儲積有方轉餉不絕社稷藉甚倘伏弘謨島夷登滅門下功亦非細便旋草草呵筆附謝不盡

報山東孫撫院書 二十七日

承示二揭具仰石畫兵家以糧餉為先山東不患無兵獨患無餉明公以十萬請迺根本之論諒 聖明

無不俞允者敬服敬服外授征倭秘策尤欽妙算不  
佞敢不遵教不日冰漸融矣旅順船隻勞委各道所羅  
料穀將欲轉運以給兵士明公為慮慮不佞亦慮  
之且五萬之數似不可減庶異國征人不致嗷嗷也  
且登萊大收民間最苦穀賤難於輸納况大司農將  
貴治漕糧盡行改折而不佞之五萬金發難似在顧  
民之情非拂而強之也敢此奉達幸一主持為荷  
嶺山東海防道 二十七日

一為遵

官專責部臣等事奏查本部先行天津運動支馬價銀  
總署復關要錄入表四

二二九

五萬兩差官齎發山東海防道於登萊地方易買米  
莖完日呈報本部行令遼東各道差官領船由海撥  
運接濟軍餉及咨部轉題去後近聞該道止欲買二  
萬看得登萊地方收成頗豐京運糧米俱改折色若  
照民間時估兩平糴買米為不可該道乃厭煩勞欲  
行中止今遼東各道倉房已備海船竟完水消即往  
搬運倘有不繼俱係該道責任本部難以假借合再  
嚴催牌仰本道官吏查照先令事理即將原發銀五  
萬兩作速買完米其聽候運送毋得遲悞未便

與李提督 二十八日

大兵渡江新正又屆矣不佞心殊懸切外許掌科書  
來論沈惟敬事極誠其詐與門下鄙人意適相符此  
人遨遊二國間須善待而慎防之門下馭之必有妙  
算不佞諄諄似為齋詞事屬同舟敢爾奉囑惟諒之  
為荷

又二十九日

春禧已屆介福無疆大將軍大樹勳庸定在目下不  
佞固朝夕望之外具夢豹雖委監造火器但其人貌  
似修美才覺柔懦門下軍前火具更為喫緊幸別安  
一有幹才者不佞火具姑留夢豹暫董之特此奉達  
經多復關要錄入表四  
惟原諒何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五

與天津梁兵道書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承翰諭兵集則衆分則寡誠確論也各海口舉勞見示分布規則尤藉留神欣慰何如造船事議論紛紛徒稽時日惟門下主之舵師水手撒取南兵宜速蓋春汛在過恐少遲則有悞也

與李提督書 初三日

昨誦大疏挑選兵馬分別奇正相機進剿具仰石畫門下崇勲擬在目下不佞榮慰何如戰馬草料甚為喫緊朝鮮何得缺少茲承翰示即行該道買集草東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五

乙

積貯義州接濟未示諭之先已行父主政豫備夫門下臨敵自有妙算不必多贅弟僕奴若敗慎勿窮追恐其狡詐異常提防當豫也

與寧遠伯李寅城書 初三日

新正近祉恐勞裁答不敢修長箋奉賀幸諒之長公客歲臘月初八日詣遼十六日已督兵渡江矣昨接長公手札初六七可抵平壤攻剿當在目下一得捷音即當馳報老將軍左右不佞榮藉何如長公重名懷仰雖久而生平分慳頗教未接每用為歡茲忝同舟屢叨促膝之晤雄資傑出妙論風生即詩書所稱

虎臣何以加焉借重征倭其職誠關白無異哮劉遇社稷之福特不佞一人幸武長公振世奇英已足誇耀及觀諸位賢郎又爾琳瑯媲美昔燕山五桂世為美談茲鐵嶺五虎當與並稱非老將軍家教何以有此軍獨山川靈秀所鍾歟恢復之事全藉賢郎不佞遭際之盛敢忘水木之感耶前官代候台安伏祈鑒

不備

報趙張二相公石司馬書 初三日

昨見孫撫院以東省兵餉不敷具疏題請夫東省兵餉不佞某在官時已憂匱乏即香稅等項所蓄無幾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五

乙

矧今添設兵將分布海口之時似宜亟為俞允藉以措手也至謂不佞某昔曾議將尚未及六且留班軍以防海夫班軍應留與否臺下自有成算何敢置喙若設兵一節某細查佳績曾已具題大約以青登萊三府周圍濱海延袤雖二千餘里總之登州文登即墨三營盡之矣故除三營撥擬官兵一萬六千五百餘外又恐不繼於各道保甲中挑選壯丁軍衛中挑選餘丁礦洞中挑選鑛手約有五六餘萬如果教演有法皆屬精兵操練則月給銀六錢調用則日給銀三分有警則聚為兵無事則散為民似無不

可今之軍兵豈有出於保甲軍餘之外者乎近日東省各道屢屢以班軍是請已一年有餘班軍果可直海防否也况東省八道除武德青州海防三道其五道係腹裏稍緩或量移其兵以協助防海亦一時救燃之計何必盡謂無兵而區區班軍是望也且海防等道不依自經畧以求屢移文而屢不報春汛追失尚紛紛不定萬一倭奴不得志於遼東風波浪直犯青齊間且將奈何其以昔叨撫治今復經畧故冒昧瑣屑如此惟堂下垂照

宣諭示約

初三日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五

一為傳奉

聖諭事近接邸報萬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該兵部傳奉

聖諭前者平復寧夏擒獲逆惡其有功文武官吏軍丁已經撫按及監軍勘實奏下已又如何爾該部月餘不見擬定功次奏來且今倭賊猖獗窺視內犯今顧又不定擬何以激勵忠勇之臣豪傑之士爾該部可速定擬來奏欽此欽遵擬合出示曉諭東征將士使知奮勉為此示仰各將士軍丁人等務殫竭忠勇克平倭奴恢復國威功之日本部定然從厚論叙以

仰體 聖明激勵至意各宜加勉

檄李提督

初四日

一為欽奉

聖諭事准兵部咨准此已經本部具疏稱謝外今照部差黃主事管解馬價銀六萬兩前來遼陽擬合遵旨頒給以普 聖明浩蕩之恩除差通判王君榮管解前銀赴提督軍前外劄仰平倭提督會同劉表二贊畫備查調到及召募各將領并不拘馬安軍丁等員役并山西二千薊鎮續發二千八百俱報出關作實在之數及本部與提督督標下幕官東士聽用報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五

四

聖恩毋得遲錯

檄及津薊州密雲等十一道

一為欽奉

聖諭事准兵部咨等因到部准此除徵調赴遠征倭官軍另行頒給其防守各海口官軍相應查明實在的數以便頒給廣普 聖明浩蕩之恩仰不道官吏即查所屬大沽等各海口分布官軍各員役姓名數目事故者即行開除見在者造冊開報以憑另頒賞格分給前銀如中間有無官軍名雖在籍防海其實撤回者應否一體給賞及本部前到天津摘實過各守海官軍近日有無俱照舊守海除見在外若有撤回者亦應否一體頒給其浙直調米沙唬等船水經夏復圖要綱卷五

兵見到天津者共有若干俱一併呈報務使無遺不得冒濫備倭者咸得均沾毋得遲錯

撤李提督并未劉二督查初四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大兵今已渡江不日進剿倭奴所有一二緊要條款合行頒示票仰千倭提督即將單開款目與各將領悉心講求務使每發必中功收萬全如有未盡并該臨時應變者不必拘泥一面具揭開報知會

計開

一平壤城門西普通七星南麓門含毯東大同長

慶并密臺七處今議進固地東一面開彼生路伏無固志仍於大同長慶二門南北角樓沿江處所多設軍兵砲矢俟其出門渡江放打擊之其餘城門必分撥智勇將領固守預先派定其將守某門開報本部以憑給發 令旗令牌使各遵守失誤者按以軍法

一各門既固即宜鋪設鐵蒺藜數層在地以防衝突死戰週城通布滅虜虎蹲等砲列以重兵固守使倭不得越城潛突若毒火神火等藥及大將軍砲須排布東南東北二角及正南正西正北三面經夏復圖要綱卷五

射放可使城中到處通風若遇倭圍使不能周且以先後論之蓋當夜靜諸倭熟睡先將毒火飛箭射入薰之及到醒覺受毒已深復用明火飛箭射入燒之誘倭出屋救火隨用火砲飛送鉛鐵子擊之此正兵家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亂之挽之之法也

一火砲既設倭必固守當於無風半夜先放毒火飛箭千萬枝入城蓋夜半陰氣凝結火烟難散倭雖雄壯怎禁毒氣薰灼受者嘔吐眩暈病卧難起當此之時須懸重賞召死士俟黎明時每人含感

金所合解藥二三丸用艾主事所置布袋或盛米或盛土或盛沙石再用柴草堆聚於上舉援登城視其動靜如侵巢中毒雞動砍門直入否則再用毒火等類煮燒擊搏

一法將合城諸門普通七星門四門用鐵炭恭在各門外左右兩邊望外順鋪十餘丈對門中道留作走路先用大將軍僅對城門放數位打開預先令敢死之士每門一百名每名各帶新發小布袋二箇裝火藥二劔枕在大行上手持入城就各處放火之用令各兵循序立於大炮之後城門一

經書後圖要論卷五

開急令趨入放火入兵遵原前法排列城外以通奔逸或相機進城剿殺此法較前更為便捷對酌用之若長慶大同二門仍照前法防禦

一官兵進城攻殺如遇行長玄蘇不許殺死有能生擒未獻者每名除新例賞格外仍加賞銀一千兩其生擒倭奴偏裨等首者別過賞

一倭奴出城陳兵以待對壘之時亦以火器為先只在點放中節斯善夫若奇正分合攻擊乃大將軍能事無容多瑛

一臨陣時前隊軍前懸招降大白旗數面旗上大

書朝鮮人民投此旗下免死如來投者令其即棄兵仗同朝鮮領兵將官并官陣陪臣認識的確送赴義州國王處分發安插  
謝加一品服號初五日

一為恭謝

天恩事先准兵部咨為收據屬國觀望甚重乞假服色以便征討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宋應昌出征外國着加一品服色劉黃裳等各加四品服色欽此備咨到臣續蒙頒到麒麟一襲雲服二襲臣當即與贊畫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望

經書後圖要論卷五

闕叩頭謝 恩分領訖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謝伏以 皇仁垂眷特頒華錫之榮臣子蒙麻益萬鞠躬之志恩飛大內寵及師中竊念臣常布寒生冠裳末諸荷裁成於大造之補綴於三朝詎因康服以求援致侵菲才而重役茲蓋泰過

皇上文思經天武謨緯地仁羣六合維來屢獻於明庭威震八荒翠錦常來於異域因無水而興念乃品服之隆施鳳詔輝煌載戴昭藩國麟袍燦爛威儀喜見漢官瞻北闕以遙賜望 天顏而咫尺寒裳思奮束帶增慚臣等敢不恭天恩誠戰兢三褫慨復集封



之地蕩平水窟之妖務使海澄清萬國仰垂蒙於  
有永 皇圖鞏固百年誦瑞冕於無疆臣無任感激  
屏營之至

報三相公石本兵許兵科書 初五日

不佞某東征尚無寸樹乃承臺下念及屬國接見之  
禮假以服色既荷 天恩復叨大惠感激何可云喻  
沈惟敬事某每與提督及各官露度候實畏寒假讓  
平壤之語欲蹉跎待時安可盡信况今日利害大事  
惟本兵與不佞提督三人擔之若不盡心竭力盡一  
忠謀是自失策蹈入奔中矣况今倭據平壤路近而  
勢分倭併王京路遠而勢合分則勢輕而易為合則  
勢重而難克是以及今趁彼分守平壤之時盡為決  
戰以剋其鋒則王京開城諸路之賊勢必聞風披靡  
漸可圖復若必待彼遯歸王京進取既難我師坐老  
某與諸將何以逭責也倘此行得仗台庇奮揚兵威  
生擒行長諸賊然後授以密謀令圖關白方有次第  
且今日兵馬錢糧已集大勢必不可緩而惟敬之謀  
斷不可從大兵於新正六日抵平壤不數日間當有  
的信也草草不盡

謝石司馬書 初五日

不佞某昨者寸功未樹遐辱臺下垂念征人遠適異  
國疏請品服一尊天朝體統一降師中華錫賜為承  
之已心戴高雅矣逢次匆遽早此附謝伏少暇再當  
肅布不盡

咨趙撫院 初五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案照先該本部行令海蓋分守遵海  
等道置造鉛鐵炮子并轆轤及該拘集海船候春和  
起登萊搬運糧料以濟軍興去後今照本部已發大  
兵不日東行前往朝鮮國中督兵進剿所有前項未  
經呈復圖要納 卷五

十

完事件俱係緊急待用誠恐本部一離遼陽督造者  
或至怠緩合咨貴院煩照後開道分未完事件希行  
督催完解赴軍中應用其海運船隻令海蓋道速為  
拘集以便春和督發由旅順口赴登萊等處裝運糧  
料庶見同事之雅

計開

海蓋道製造三樣鉛子一千五百箇委官周九功  
等發銀七百兩買牛解發軍前應用又於蓋州製  
造三樣鉛子一千五百箇委官備禦何繼祖等雇  
募海船由海運山東糧車至義州交割

分守遼海道發銀七百兩買牛軍前應用製造三  
樣鉛子一千五百箇運發糧草至愛州交割轉運  
各項軍火器械打造鐵鞭一千五百鐵鍊連梢木  
棍一千五百根

本部委官沈思賢等發去輕車三百輛

都司修造各道解到明火毒火藥箭委官李大諫

等製造大將軍賦虜砲火藥委官吳豹轉運一  
應軍火器械

副總兵佟養正置造麻牌一千箇

團真住原任遊擊戴朝弁置造大小三樣鉛子儘

經奉復圖要綱卷五

原發銀八百兩置造足用

檄文主事 初五日

一為酌時宜足軍需省轉運以便兩地事據原委收  
糧都司張三長稟稱朝鮮國風俗不行使銀兩不務  
貿易並無街市凡用布以米草草更相易所喜者  
青藍布疋絹帛綿花凡喇之類合無除買完米草外  
將買米銀兩易買青藍布疋杭絹綿花凡喇委官運  
至朝鮮國王處照依兩地價值易換米草草束就近  
運赴軍前接濟等因到部看得本官稟稱朝鮮居民  
不知貿易所需布花絹帛惟以米草草束易換欲以

餉銀買辦布絹等物與使貿易一以省搬運之勞一  
以濟軍士之急誠為有見但未知本地曾否買完是  
否可行擬合查議牌仰該司即查發去銀若干買完  
米草軍東若干未買若干本官所議布絹貿易是否  
可行作違查議明白具由呈詳以憑酌議施行倘糧  
料足用或有不便不妨明白回報毋得違延

檄楊總兵 初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本部見發大兵渡江征剿顧  
兵家之事戰守攻取難以豫期必得策應軍兵或違  
為聲援或前為接濟庶進有所憑止有以稽查得該

經奉復圖要綱卷五

十二

鎮忠義素聞智勇過絕又當春和虜馬乘弱連備少  
緩之時相應將遼鎮精兵預行整束聽候調遣牌仰  
本官即將所部該鎮精兵并親丁酌量虜情預行各  
將領加意整束收拾軍火弓箭鞍仗等項齊備聽候  
本部不時徵調前赴朝鮮策應征倭兵馬本官務以  
莫安屬國為重毋分彼此平倭之後本部定行從厚  
題叙先具遵行過緣由及應調某處兵馬等項呈報  
報石司馬書 初五日

諭示趙撫臺運餉四東舉仰廟算一一如教奉行軍  
中必免空乏社稷幸甚矣 聖諭寧夏敘功事即遵

命傳至東征將士信激發一機也併謝外浙兵從旅順口來者尤望督促之為進攻王京及隨路策應一助萬勿中阻至禱至禱

檄李提督初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平倭李提督稟稱沈惟敬隨帶布花賣與平壤倭賊但倭賊所缺者布花今以此物與之是借寇兵而資益糧也將家人沈加旺留之營中等情到部前者本部面審惟敬見其言語錯亂疑有未盡之情今果若此圖小事而誤國事罪莫甚焉除另行查處外合先盤詰牌仰平倭提督即將沈惟敬拿獲圖要編入卷五

敬沈加旺俱留於營中仍於緊要去處嚴加盤詰不許沈惟敬并家人金子貴與倭傳報一字如再有布花等物或別有家人往來傳遞消息者即便盤拿一併解部以憑重究進兵事宜與各將官相機施行務求成功勿得遲疑

與袁贊畫書初五日

門下勤勞王事衝寒遠涉不佞心殊懸切昨接手書如親顏面欣慰特甚承諭事舉屬緊要機宜仰藉留神為荷第今日事勢艱難一一盡如吾輩意者各兵老弱未經練習且為多於步不佞嘗竊憂之但中國

目下可恃者惟倭性畏寒一節爾欲調換則動有牽制欲操練則又稽時日故不得不果時決意進剿如再延緩指日春和我兵戰陣未必開習而倭奴得志咎將誰歸沈惟敬事人情俱所不與今已整刷三軍惟有決戰而已恐不須再未此議也李提督昆玉情行志存報國鼓氣而米身先士卒亦人所難能者門下幸委曲遇之吳惟忠素稱名將門下當私以鄙意諭渠努力建功後必首叙且彼本中不列名者亦多蓋有等字也至於沿江防守楊總兵策應之教王合鄙懷不佞之遲遲行者良為此耳已屢咨石老先生

經畧復圖要編入卷五

十四

催促未到兵將及劉行楊將軍矣兵家慎重最高確論不佞亦每每言之尤望門下為李將軍丁軍滿得伏玄謀蚤樹凱旋門下功非細細阿筆附履未盡欲言

與參軍鄭文彬趙汝梅書初六日

門下衝寒遠涉不佞心殊懸切忽接手教欣慰特甚火攻之策辱門下與李將軍朝夕講求倘得蕩平門下功亦非細李將軍不信沈惟敬詭遇之說一意進剿智勇可嘉社稷賴之矣深喜深喜三江水解拘刷舟楫預搭浮橋此之務也承教即行修副將備也

朝鮮糧多備遺遂平坦地氣燥暖此天助中國兆也辱報及尤為私幸大兵將抵安州進攻在即軍中諸兄望為慎重鋪設疾寒安設火器以防衝突最為喫緊唯留意焉

報揚司農書 初七日

糧餉者三軍司令也承臺下所委父王政清介王涵弘才駿發其美材也今兵馬渡江儲積有方運解不乏若非臺下玄鑒胡能得人如此軍中仰藉非細以佞其感當何如併此附謝不盡

與李提督書 初八日

經星復舊集卷八

十五

某總督奉 諭旨各軍兵五百餘里軍前惟大將軍在收幕下第此兵水甲未備若得牌連敵使其近後可作前鋒不然今作奇兵埋伏或截其腰或抄其後俱可得力若不為遠蓋徒令衝鋒則鉛彈中傷勢不能免又聞玄蘇等頗習妖術軍中穢物亦須多備以破其法二贊畫君俱屬文臣未習戰陣如欲數百兵馬防衛之即撥之山西兵將不佞親督之來矣軍中機宜大將軍自有神算相晤在即餘不多譚

與袁贊畫書 初八日

近得鄭恭軍來報至所云良策車輦林畔雲興等處

芻草米莖甚豐徧山滿田俱有荒草亦可刈為飼馬之用且不佞復委父君儲蓄糧餉陸續運解似不足憂不佞隨督山西將兵即日渡江矣軍中機宜有二君區畫不必多贅惟臨事慎重為禱

徽山東海防道 初八日

一為請查預買糧料以足兵食事提經理征倭糧餉父主事呈稱先蒙本部發馬價銀五萬兩至山東登萊地方糴買彼處既稱有收前銀買完不下十餘萬石向因冬月水結未議轉運本職委官查看得登州至金州旅順口水路南南北五百里旅順口至鴨綠江

經星復舊集卷八

十六

水路東西五百餘里目今春和冰解相應及時裝運合無呈請行文彼處查發前項銀兩買到米莖若干見在何處堆積相去海岸若干里用船若干隻平時商人脚價若干此外或當量加若干逐一開報以便臨期取用速發前來等因到部據此案照先該本部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劃行海防道即將發去馬價銀五萬兩委官分投照依時估兩平易買米莖大約七分米三分莖上緊買完屯積近海城堡隔寓某處積放若干呈報以憑行令遵東各道差官領船搬運

母得五分彼此致悞軍機等因去後今准前因看得本部見發大兵渡江征剿糧餉係目前重務況值春和水洋委宜及時搬運以濟軍興牌仰本道官吏即將前發馬價五萬兩買完米若干見今堆放何處離海岸若干里用船若干隻平時腳價若干即今應否量加逐一開報以憑督發遠船妥官由海路至彼裝運此係立等待用軍需萬毋違違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與山東海道田憲使書 初八日

父矣不接言教方切注想忽爾翰至欣慰特甚不佞

經冬復國要綱 卷五

十一上

謗劣謬膺茲役實不能堪過辱推許愈增顛汗細閱圖說分布甚詳防禦得策中間三說尤欽妙算惟專裁行之有此備禦倭奴雖悍不足憂矣外糧餉者三軍司命茲有事朝鮮遠東儲積甚寡難於接濟故發馬價五萬勞糴米豈此旦夕不可緩者門下恐稱時日欲暫借倉儲隨即糴補此兩利俱存之法更爲妙見其諸費不可已欲取給於官難乎爲上取給於民難乎爲下惟於五萬數中通融扣之庶無礙也糴買糧料即價比民間少增之亦不爲過萬勿毫髮騷擾然則幸矣旅順船至求即發下不佞兵馬雖已渡

江未知後來如何東風將作蘭白見駐對馬島分兵四出一犯天津一犯登萊勢所必致此唇刻之憂非客歲事體可緩也幸門下整甲勵兵儲糧設險以待廼杜稂之利獨不佞一人懷感已哉拮据兵事筆末宣情惟知已諒之耳

咨遼東撫院 初八日

一爲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准

欽差巡撫遼東都御史趙 咨前事合咨貴院煩查山

東糧料見在何處其遠船前向何處裝運希由過院

經冬復國要綱 卷五

十八

以便行道官發船隻裝運施行准此案查先爲前事

已經動支馬價銀五萬兩發山東海防道糴買米七

董三先行呈報去後近據該道按察使田疇呈稱一

時糴買難完以倉粟碾米豐年買還前米運至登州

府福山黃孫玉徐寨海滄巡檢司海廟樂安壽光燈

頭寨堆國委官專管候船到搬運等緣由前蒙除批

行外今准前因擬合咨復爲此合咨貴院煩請轉行

該道查照搬運施行

撤李提督并都司張三畏 初八日

官專責部臣等事據委官都司張三畏稟稱朝鮮牛馬  
止五百匹運糧往還糧料不足兵馬一日支用又據  
各將官報稱朝鮮人馬疲弱不堪戰陣等情各到部  
看得朝鮮兵馬既稱疲弱運糧牛馬又稱不敷於內  
量加挑選壯者進征弱者運餉俱於軍興有濟擬令  
挑選分派

一牌仰李提督 牌仰本官即於朝鮮兵馬內挑選  
弱者一萬名發都司張三畏分撥沿途村落轉運糧  
餉緊要軍火器械傳諭軍士搬運完日一體叙功毋  
得遲延

經各復國要綱 卷五

一九

一牌仰都司張三畏 牌仰本官即會朝鮮國王  
令該管官員將李提督挑選發回弱軍一萬名督同  
該國委官酌量沿途每十里撥兵一百名至五百里  
一萬名每一百里付原將領責令各兵照依分撥地  
里往來搬運糧餉及軍火器械其平壤至王京一路  
亦照此法務使轉運流行不致停閑候事搬運完日  
各官軍亦從優叙如有違悞以致軍餉火缺者該管  
官員并轉運軍士定以軍法重處不恕

一與參軍鄭文彬趙汝梅書 初十日

官專責部臣等事據委官都司張三畏稟稱朝鮮牛馬

聲足落其膽夫部下犯法悞事者或鄉貢或臬示軍  
令肅然士氣甚鼓況有門下贊襄其間諸凡講究何  
慮大功不遂集耶平壤城中汲井甚少水道一絕倭  
可坐斃不佞惟日俟捷音來爾

與李提督書 初十日

昨聞大將軍欲死倭賊十五名生擒三名先聲足落  
其膽夫聞部下將官犯法悞事者或鄉貢或臬示軍  
令肅然足鼓士氣慰甚慰甚進攻想在目下不佞惟  
日望捷音耳再煩查本部內外員役有指稱跟隨及  
差遣名色在於朝鮮國并各將領處詐索財物者幸  
即據實聞示足感相成至誼

經各復國要綱 卷五

二十一

鞍山東撫院 初十日

一為遊

官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准

欽差巡撫山東都御史孫 咨前事內稱除將本部原  
設防海兵馬數目案行海防青州武德三道查明另  
報外及查各海口防守官兵止是登州等三營軍兵  
及登萊武德快壯并調東昌等各道快壯省城標兵  
臨胸鎗手若干名九月間本院行海上提東昌等道  
調到快壯并有城標兵告稱自春調取前來防禦數

月疲勞日久即今天氣嚴寒俟信稍緩乞賜暫放  
息等情即併調到鎗手一併放回今三管及各營  
官軍餘登萊二府快壯准兵武德快兵照舊各住  
地防守其海豐霑化一帶鄉兵因糧餉不繼於八  
月間放令歸農擬合先具大畧回復等因到部案  
查先為前事已經咨查去後今准前因查得本部  
昔撫東省分布官兵除登州文登即墨三營罷撥官  
軍一萬六千五百餘名外又恐不繼於各道保甲  
中挑選壯丁軍衛中挑選餘丁礦洞中挑選鎗手  
約五萬有奇操練則月給銀六錢調用則日給銀  
三分如果教演

經畧復圖要編 卷五

二十一

有法皆屬精強有警則聚為兵無事則散為民但恐  
各屬官更代遞爾隱匿以致地方空虛今本部已  
於二十年十二月十三等日牌行李提督統率大兵  
渡江直入朝鮮平壤等處進剿倘倭奴知我大兵俱  
集遺左不得志於此冀僥倖於彼乘虛入犯而青登  
萊與朝鮮對峙東風漸起一航可達其沿海防禦誠  
宜亟為計慮者近據武德青州二道呈詳防海事宜  
中多分布未悉至如海防道迄今未報來審是何緣  
故蓋近日所慮者倭所防者海所喫緊者兵故本部  
不厭煩瑣擬行咨會合咨貴院頒行沿海各道將原

設軍壯鄉兵并議留班軍演海地方原少者量行加  
增原無者酌量分布多寡不均者量行聚益務先事  
預防有備無患希催行海防道速議并青州武德再  
行悉議併報施行

咨遼東撫院 初十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萬分可虞等事先准  
本部咨前事內稱除將馬價銀二十萬兩差委本部  
辦事進士張三極經歷顧台呈前赴太僕寺乞領解  
送遼東巡撫衙門收貯外合咨前去煩為欽遵查照  
施行等因到部准此案查已經移咨貴院將張三極

經畧復圖要編 卷五

二十二

解到銀兩遵發分守遼海道支用將盡其顧台呈原  
解銀兩取發擬合咨會為此合咨貴院煩將經歷顧  
台呈解到馬價銀一十萬兩希發分守道就近支用  
施行

與李提督書 十一日

恭喜大將軍神威諸將領協力初八日未刻已進平  
壤盡滅倭奴必在刻下此蓋世之功社稷之福也承  
馳報不佞欣慶無已先此代賀不備

與寧遠伯李寅城書 十一日

不佞仰仗

皇上天威老將軍洪庇長公大將軍及諸位賢郎初八日未刻攻破平壤諸將兵俱已進城剿滅倭奴此杜稷之福諒勳臺所亟欲聞者焉此馳報餘俟再布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十一日

不佞某日拮据金戈鐵馬中又疏裁候為罪茲仰仗皇上天威臺下石畫大兵初八日未刻幸即攻破平壤李提督諸將領俱已進城剿滅倭奴此杜稷之福諒臺下亟欲聞之者焉具塘報馳上餘俟再布

報許都諫書十一日

昨捧誦大駭門下所以為不佞扶植者至矣不佞庶

經畧復關要編八卷五

二十三

得碑錫邊疆不為中朝皆門下賜也御哉何如茲雖未盡剿滅已得平壤為我軍駐足地其八道王京或可徐定矣仰藉主持杜稷之福肅此代謝不盡

與參軍鄭文彬趙汝梅書十四日

接手札仰城公一鼓而下平壤此蓋世奇功不佞甚可知矣但據尊報行長玄蔭諸首領輩致生擒復成脫網不免少有遺憾馬關攻城時雲梯四集奮勇先登甚合不佞攻圍之法第行長輩勢窮登樓倘不拘生致之說火器薰擊亦無不可何致夜過縱或潛逃數萬軍中寧無一人知者若吾先遣精兵二枝或

伏大同門左右或伏大同江東岸俟其將至舉號邀擊復以大兵繼之彼將前後受敵即身主雙翼諒無脫漏較之速追者勞逸何如耶茲倭已喪膽勢如破竹乘此機會速宜整綱兵馬長驅直進一如不佞前訂方畧加以李將軍神威不盡剿滅之不信也聞圍撲時大將軍砲亦有至者以此擊之必為齏粉過倉皇之際遺此一看雖不足為勳業累實當為後事預也今將進取王京幸門下與仰城公細為講求務使萬全得獲渠魁更為千古偉績倭奴鳥銳甚利仰城公并乃弟育以身先一中馬腹一中盔頂不佞聞之

經畧復關要編八卷五

二十四

極為嘉獎又極驚訝蓋昆王為國患心雖險不避而不佞事屬同舟如骨肉私衷不得不應應也鄙意謂往後凡遇陣戰當離倭營四百餘步我先以大將軍砲挑擊之彼必以鳥銳抵我俟其放盡方以大兵進之必獲全勝矣未知諸公以為如何如蓋不佞之諄諄者止因破群疑而決戰不佞與仰城公主之今雖萬分喜允當萬分慎則睥睨者自冰釋矣諒之

與李提督書十五日

承翰示捷音不佞得之喜不自制夫救援屬國天朝



之仁已為創見而恢復平壤之手績又為世稀由  
此進攻八道王京當不異此不佞謏劣仰仗神威竊  
際其盛榮幸何如謹遵教令人馳報

皇上及當道諸公矣外昆王忠勇諸將領効命及軍士  
有功者俱俟大將軍驗明開示一一如命會題其陣  
亡者尤宜厚恤以表忠義幸大將軍急急勘查庶便  
不佞錄叙也崇勲已奏封拜非遙願展玄謨盡收底  
定不佞日為大將軍望馬

與劉表二贊畫書 十五日

十一日李提督差人口報又有各將官續報俱云初

經平復國史編入卷五

二五

八日攻破平壤砍殺倭奴甚眾不佞聞之深為杜撰  
慶焉夫諸將兵親冒矢石速成奇功事非細細具題  
當在目下勞門下速往平壤躬自勘驗或先登或力  
戰或傷斃者一一詳覓的確開示不佞以俟錄叙此  
一舉也激勸所在關係甚重特託門下者蓋他人不  
可濫預也幸秉公心矢天日日後無沙中偶語則幸  
失

檄劉表二贊畫 十五日

一為飛報大捷事節據平倭提督及各將領報稱初  
八日未時攻破平壤生擒斬獲倭奴不計其數等因

據此看得大兵一戰而舉平壤斬獲無算功收全勝  
此實 天威震疊贊畫及各將領報稱智勇所致也  
其所獲功次相應亟為查勘以便題叙牌仰該司即  
便會同千倭提督備查次破平壤是何將領及何軍  
士首先登城生擒倭奴共有若干名有無頭目在內  
斬獲倭奴的有若干顆有無頭目在內奪獲倭奴軍  
器馬匹等項共有若干某將領名下生擒斬獲若干  
將士陣亡及重輕帶傷者若干係何營隊作何分別  
從厚優恤以鼓士氣及朝鮮人民來投者見今作何  
安插再照一鼓而下平壤大同江以東中和黃州鳳

經平復國史編入卷五

二六

山關城以及王涼一帶倭奴必皆膽落 否矣貴神  
速乘破竹之勢大彰 天討務期剿滅應否以孤軍  
深入轉戰疲勞相度機宜而進務保萬全逐一勘查  
明白斟酌前進機宜并平壤城應撥何路兵將或協  
同朝鮮兵將分布把守以備不虞俱呈報本部以憑  
具題毋得遲悞

移本部咨 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李提督稟稱平壤已破昨討遼  
東三千之兵料楊總兵必不肯發更析於劉綎陳璘  
兵馬作速催調前來以助急用等情到部看得平壤

雖破王京一帶地廣兵希調到官軍不足為恃討  
兵馬萬不可少擬合咨請合咨本部煩將節次請討  
陳璘劉綎官軍速發遼東以助接應若再遲緩或一  
有誤誰任其咎非此別無可調之兵希速發施行

安撫官軍示約

一為安撫官軍事昭得平倭倭奴賴爾軍士各奮忠  
勇一戰有功獲功者本部聞知賜喜其親冒矢石奮  
不顧身若戰帶傷者本部聞知人不覺潸然流涕除  
俱候查明大行題請破格陞官卹錄外示仰帶傷官  
兵務要安心調理俟其金瘡平復仍隨李提督與同

應各復國要編八卷五

二十一

各東征將領軍士進取王京諸路倭賊務各盡奮忠  
勇剿滅殆盡共成大功 朝廷恩典斷不相負

檄指揮黃應揚俞俊彦吳宗道

十五日

一為緊急候情事票仰本官即將發去信帖各五千  
張查照前次面諭事理潛踪暗訪王京等處分給被  
倭協從軍民男婦執帖前來投降免死各宜謹慎如  
有應報事件具稟密報毋違

招降免死信帖

十五日

一示諭朝鮮王京等處被倭所陷軍民男婦等知悉  
爾等苦倭荼毒迫脅勉強順從今 天兵見在征剿

一戰遂取平壤殺掠倭奴殆盡平壤軍民來降者不  
下萬餘隨送與爾國王處撫恤安插今攻取王京等  
處在即爾等被倭所陷者速當反邪歸正執此免死  
帖前來軍前投降免死仍與安插如欲內應擒斬倭  
奴大小頭目未獻者照例大加官爵賞賜銀兩斷不  
失信執帖驗照

移本部咨

十七日

一為 天討方張平壤已復合行宣諭國王督發軍  
民防守以廣

皇仁以昭大義事專自倭奴倡亂奪捷朝鮮三韓八道  
應各復國要編八卷五

二十八

春為倭有所未下者肅寧以迄義州數百里彈丸地  
耳故 天朝念其世篤忠貞乞哀甚切特發大兵援  
救王師方舉新獲倭級累千恢復平壤此實 天威  
震疊益足以堅屬國事大之心也顧平壤為朝鮮重  
鎮國王素都於此而大同江直入海洋又為倭奴入  
犯之路今幸攻取大兵且行前揭王京諸處若留我  
客兵為破防守非惟勢孤且恐為我 天朝乘其亂  
而據其地反生疑畏似應宣諭國王令其撥發軍民  
防守還其故土於以廣

皇仁昭大義使知

聖明興威繼絕之意為此合谷本部煩為題請施行

移朝鮮國王王咨十七日

一為 天討方張平壤已復合行知會國王為新防

守以還舊業事粵自倭奴倡亂率據本國三韓八道

意為倭有所未下者請寧以及義州數百里耳 天

朝念國王世篤忠貞乞章甚切特發大兵援救王師

一舉新復數多恢復平壤不輸一日此實我

聖天子神武布昭 天威赫奕之所致也顧平壤為本

國重鎮都會之區相應知會整飭修守以還舊業為

此除具題請 旨宣諭外先行咨請國王即便督率

經畧復國要領八卷五

軍民前去平壤坐鎮防守王其念今日江山失而復

得先王基業幸而再存親親於國步之艱拳拳於此

新之治速置臣工招集豪傑還將練兵儲糧置器修

理城池把守險隘撫恤瘡痍安慰士民一面上緊派

撥人夫車馬自愛州起至王京備運中國及王本國

糧料以便進攻王京大兵支用非時刻所可緩者仍

號召八道軍兵前來協助庶幾倭奴可乘勝而盡除

王京可一舉而復下王其勉之母忽母忌

移朝鮮國王王咨十八日

一為進剿倭奴事照得平壤雖克而王京尚被倭據

且聞各道倭奴懼我兵威走集王京是蓋天欲併亡

之也但王京係本國都會其間豈無故家遺老義士

忠臣思念舊主獻圖恢復者乎然而未有應者實以

平壤隔絕之耳今平壤既復大兵已進當倭奴窺伏

之時正人心昂沸之日王速出令宣布軍民人等諭

以世受先王恩澤一旦被倭摧陷垢辱苟有人心急

宜憤發在王京者候天兵攻進或獻城門作為內應

其在各道者或就義兵助斬倭級其有親戚故舊在

於王京者相與密約內應併為開謀協助王師悉建

勲業事成以中興開國論功大行陞賞如此庶倭豪

經畧復國要領八卷五

傑英雄群走嚮應而除兇室恥恢復舊疆此在今日

王國君臣所當卧薪嘗膽速為圖維者也為此合咨

前去煩為查照施行

撤遼東楊總兵十八日

一為傳報虜情事近報虜賊屯聚近邊復欲內犯除

各該城堡軍民聽楊總兵分布防守外查得本部近

行海蓋分守二道搬運糧草誠恐虜賊窺探邀截合

行防護牌仰該鎮如遇各道差官押運為糧該鎮於

緊要處撥兵防護毋得違悞未便

撤分守海蓋道十八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平壤城近雖恢復王京沿途城堡向因倭奴占據糧草俱無大兵准發目前急用芻糧統運不繼于係匪小擬合嚴催牌仰本道官吏即將該道原買糧料草束拘令原雇號車作速運至張三畏處接濟軍中急用如承委員役有遲延慢事者輕則酌量緝打穿剗重則拿赴 令旗令牌前徑自象首示衆該道必須着實舉行務使芻糧接濟不致缺用斯各有功若縱容慢事

明旨森嚴決不假貸

檄都司張三畏十八日

遼東復國要編八卷五

三十一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牌行張三畏即會朝鮮國王督令該管官員將李提督挑選發回弱軍一萬名酌量沿途每十里撥兵二百名至五百里一萬名每百名即付原管將領責令各兵照依原撥地里往來搬運芻糧及軍火器械其平壤至王京一帶江海可以行船比之陸地轉運尤為省便擬合行查牌仰本官即將應用糧草一面照前速運一面會同朝鮮國王查勘平壤至王京海運有無可通如果能行作速拘雇船隻裝載陸路亦照前轉運軍使有餘勿致欠缺如

倘僻城堡人家積有糧草者許令搬移軍馬經過去處更為近便應償價值聽朝鮮王議給查明具由遠報以憑施行毋得延誤未便

檄遼東分守道并楊總兵十九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文主事稟稱委官都指揮王朝武呈報遼陽號車一輛未到恐悞軍餉查得本職自去年十一月屢次移文各道撥派號車獨分守遼海道遲延已將悞事衛官量責復行文分守道火速催發至今一車未到是該道移文衛官實高閑怠玩方今糧芻萬分緊急一有缺乏將誰歸櫟派號運原係該道職分豈可視同春融等情到部查查先為前事已經牌行該道將空車催赴江沿運草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大兵今已進取王京糧餉乃三軍司命本官所稱行文該道催促已久竟無一車發到萬一軍中糧芻不繼該道責任匪輕擬合亟催牌仰本道官吏該鎮即會分守道將該道所屬號車盡數通拘多差數十人就從車戶本家順路空車作速前來江沿交主事處聽候轉運草束不必拘至遼陽等齊方今前米以致稽遲悞事如違

明旨森嚴決難假借通限文到七日外空車不到江沿

者將該衛掌印指揮柳解本部以憑重處不恕

撤長首備禦傳廷立并發陽守備楊大觀

十九日

一為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據委官都司張三畏稟稱朝鮮舊有大小船七十餘隻去年七月盡調東峯今少面板已行發陽守備長首備禦調集匠役修補由海運送糧草等因到部案查先為前事已經牌行本官即查江沿平壤至王京一帶糧草可否船運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朝鮮既有船七十餘隻量行修補即可運用但彼國官民多事之時難以責備擬合委官督修牌仰

三三

卷五

經奉復關要編入

本官即將所管匠役盡數通拘到官會同都司張三畏酌量易買板木并匠役工食飯米動支馬價銀兩給用即令張三畏拘集水手裝載糧草由海赴王京運送如果督修有法定行優叙遲延悞事治以軍法具由呈報

撤分守道

十九日

一為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牌行該道將定遼五衛空車連今前來江沿運草去後查得每草一車該給腳價官銀三兩有餘車戶私幫銀四五兩不等外近聞積提

大戶通同奸猾車戶每名包攬十數車官領私幫銀

一百六十餘兩前往江沿朝鮮等處易買以致草少

價貴萬一買運不及悞事非小今於途中捉獲奸猾

車戶將車寄賣起牛逃回向因各衛號車未有貫址

姓名委官無憑稽查任意逃竄擬合查究牌仰本道

官吏即將定遼左等五衛號車一千五百輛每也不

拘車輛多少選一頭領管束赴江沿又主事處運草

就將頭領車戶姓名造冊送部以憑行令江沿委官

章接鎮夷堡委官謝極鎮東堡委官傳廷立催償查

點若有逃回按以軍法一面行令領銀大戶於本地

作速買運仍將包攬人役究招至詳施行毋得遲延

經奉復關要編入

卷五

三十四

撤李提督

十九日

一為行查忠勇以昭激勵事聞平壤之戰各將士軍丁奮勇爭先摧堅破銳有一人手砍數倭首有見倭酣戰被倭所殺者有攀援登城被倭所殺者有目見登城被倭連砍數人猶奮不顧身魚貫而進直登城上者此輩雖生死不同而忠勇實為迥絕相應查明特為優勞撫恤以昭激勵牌仰平倭李提督即便轉行中左右三副將備查平壤慶戰之時眾人屬目之際要見何人奮勇獨砍倭奴至三四五名者何人登

城被佔所殺者何人見白刃在前挺身不懼直上堅城者俱各查明呈報其勇猛者聽本部特為優獎其陣亡者聽本部特行優恤庶足以鼓生者之氣而慰死者之冤毋得遲違

檄三協副將楊元張世爵李如栢十九日

一為優禮忠勇將領以昭奇績事自倭奴猖獗海上奪據朝鮮致屋天討方其精銳扼平壤城也蔡飛樓以自衛鑿牆穴以旋銳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勢若負隅誠難樓敵乃將領親督軍丁鼓勇血戰身冒矢石仰面奮攻遂使堅城立下十萬強倭一時戮盡此經畧復國要編八卷五 三十五

周

聖主弘庥亦本將忠勇所致除本部一面具題大行破格優叙外相應先為優禮以昭奇績牌仰本官即將發來禮錄三十兩代充花幣先為收領用見本部優隆至意本官進取王京在即當益奮忠勇以收全功賞代勒之旌常後世昭之史冊也具由繳查

檄各恭將李芳春遊擊吳惟忠等衆將領二十日一為優禮忠勇將領以昭奇績事自倭奴猖獗海上奪據朝鮮致屋天討方其精銳扼平壤城也蔡飛樓以自衛鑿牆穴以施銳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勢若

負隅誠難樓敵乃將領奮力血戰身冒矢石仰面攻城雖被重傷尚猶馳驅即古之號將舉劍而闖者何以加此除本部一面具題大行破格優叙外相應先為優禮以昭奇績牌仰本官即將發來禮錄二十兩代充花幣先為收領用示本部優隆至意本官當加意調護金瘡待其平復俾力進取王京益奮忠勇大收全功當代勒之旌常後世昭之史冊也具由繳查

檄通判王君榮二十日

一為優禮忠勇將領以昭奇績事照得平壤奇捷皆捷首及黃董恭軍三副將智謀忠勇所至除題叙外相應先為優禮牌仰本官即便勒支馬價平倭提督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五

三十六

一百兩發重劉員外束主事各五十兩以上三封全用紅簷上書代儀衆若干副將楊元李如相張世爵各三十兩恭軍鄭文彬趙汝梅各十二兩李芳春魏世禎戚金任自強吳惟忠李如梅駱高志楊紹先李寧李如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各二十兩俱另封用紅簷上書花幣銀若干聽候本部差官前來取領逐一明白交付事完登記開銷具由繳查

檄王通判二十日

一為優禮忠勇將領以昭奇績事票仰本官即便勒

支馬價銀四十兩包封用紅絲上書代儀錄若干付去役送文主事處應用毋違

檄劉表二贊畫 二十日

一為飛報奇捷事照得一戰破倭遂下平壤誠近世希有奇蹟此實社稷之福東征各將士材官運籌決勝奮勇當先苦心戮力之所致也今當論功陞賞之時相應分別破格題叙以昭激勸牌仰二贊畫即將發來單開文武參軍某官某士某牌等員俱查照東征勞績重輕逐一分別開列叙功呈請應逐名叙薦者即於本人名下擬實揚贊數語應合各叙薦者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五

三十七

即於各名役總為揚贊數語或內中有遺漏未曾開入者不妨即為開入或內中有不宜叙及應刪去者不妨明白呈報刪去此係激勸盛典毋得遲悞

檄平倭李提督 二十日

一為收殮陣亡官丁遺骸以慰忠魂事照得平壤之戰各官丁奮勇先登遂成奇捷但據報稱陣亡七百九十六員名本部聞知潸然流涕念此輩志圖滅賊奮不顧身其英靈誠貫天日泣鬼神者而屍骸迄今暴露戰場殊非慰安忠魂至意相應座為收殮除本部至平壤之日另為設祭吊慰外牌仰平倭李提督

即查陣亡各官丁數目或係南兵或係北兵委差的實官員給以馬價前詣平壤戰所如各官丁身屍或有殘缺難以辨認收拾者不妨就於彼處擇地掩埋其有親識隨從能辨認者即便動支馬價置棺收殮聽候凱旋時應付脚力帶回再照倭奴悖逆天道其被我兵殺死燒死乃其自取本無可憫但其骨殖交相枕藉亦為惻然俱應用土掩蓋以昭肅觀以藏殺氣事完具動過銀兩并掩埋收殮緣由呈報查考

檄都司張三畏 二十日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五

三十八

一為剿滅倭奴事據參軍鄭文彬趙汝梅呈稱有玄蘇前在平壤西門樓上身穿紅袍金甲催督衆倭攻打我兵被左營遊擊李如梅射中臂脛當時身死初八日夜行長用轎一乘真倭四名朝鮮人四名擡至鳳山被朝鮮兵奪獲玄蘇斬其首級并擡屍真倭四名送彼國王處其轎見在道傍往來人所共見擡轎人供說甚的等情到部據此看得玄蘇倡亂海外憑藉妖術為倭中謀主近奉

明旨有能購取者大行陞賞今既被射身死又該朝鮮兵士奪獲其首相應亟為查驗牌仰本官即便轉咨國王備查前因果否真的如係真三連將玄蘇首級

并奪取數由及獲送人役差官星夜轉解呈報本部以便具題毋得稽遲

與平倭李提督書

二十日

水諭免糧事不佞慮其耽延已分送本部旗牌於遼陽海蓋三道令其上緊督催以濟三軍之用朝鮮糧餉亦行文催備諒不致有誤也不佞所以暫懸遼陽者因兵馬火器糧餉等事非不佞親促之未免濡遲然此心懸懸已於十六日抵甜水站不日即渡江矣使旋草草附覆不盡

與都司錢世禎書

二十日

遼東復圖要圖卷五

三十九

將軍不佞所知也東行較之諸將私心更為懇切幸將軍親督天石遂下平壤真可謂不負所舉者不日具題破格優叙矣目下進攻王京望將軍大奮神威下王京如下平壤之易社稷藉重何如外有功將軍及陣亡被傷者俱俟勘明頒叙此覆

報石司馬書

二十日

伏尊庇已下平壤目下進剿王京軍中機宜尤望主持外糧餉者三軍司命李提督催之此根本論也若朝鮮糧食原未短少止有草芻稍欠似不能欠今將遼陽草束貯於沿江一帶者不下十萬不佞屢督文

主事星夜於運仍令人齎旗牌令前於海蓋遼陽二道并往剿愛州管糧都司張三畏處將各處芻糧併督前進不愁匱乏但因克復平壤太易而平壤以東如中和開城至於王京一路俱屬倭賊盤據設使發先運發反資寇糧如何可為若王京又在必不可緩一時催備何能接濟是以憂其不繼非直匱之云也

嘗聞之千里饋糧師不宿飽王京離愛州千有餘里車馬能載幾何未下平壤之先已令朝鮮將精壯軍士隨營征剿其不堪及鄰近敝邑齊民每十里撥二三百名在本處可通行兵米往大路界上伺候接運

遼東復圖要圖卷五

四十

牛驛車輛駛載又在其外又查該國海道可通王京者今其一面收拾船隻俟其開凍運發王京似此庶不乏糧昨具塘報不曾言及實出真情近已令二贊書俱赴平壤與李提督會議求其征倭運餉務使兩不妨碍斯善矣不佞已於本月十六日離遼陽前赴江沿暫住同文主事催運芻糧并督軍火器械等索東虜住遼不散逐日內窺如何如何恐懸清念專此奉報希勿慮幸甚

與李提督并劉求二贊書鄭趙二參軍書

二十日

聞中和開城等處倭奴盡奔王京其勢似合其膽實



喪因其膽喪而攻之無不大捷者保為大將軍門下  
旦夕奏弘功也第虜國所以陷沒中國所以勤兵者  
以關白為禍萌也不去此人海宇終無寧日鄙意謂  
欲去此人不可力勝惟當智取且倭在朝鮮者俱非  
本心彼欲留此既懼大兵之剿欲南歸又畏關白之  
誅乘彼難進難退之際施我以夷攻夷之謀倘王京  
倭奴勢窮求歸察其孰為倭中翹楚或縱之生歸或  
羈之幕下陰用謀間誘以封拜既可望生全其心  
又有希冀雖屬島夷諒無不效命者其中運用當在  
臨機若得去此渠魁東南可以永絕倭患大將軍之  
經營復國要編八卷五

功更出尋常萬萬矣區區之見若此幸熟審之何如

與李提督書 二十一

不佞屢膺父主事星夜發還仍移旗牌令箭於遼陽  
海蓋二道并住札愛州管糧都司張三長處將各處  
鴉糧併督前進不愁匱乏夫止因克復平壤太易而  
平壤以東如中和開城至於王京一路俱屬倭賊盤  
據設使蚤先運發反資寇糧恐為不可嘗聞千里饋  
糧師不宿飽王京離愛州千有餘里車馬能載幾何  
未下平壤之先已令朝鮮將精壯軍兵隨管征剿其  
不堪及隣近郡邑齊民每十里撥二百名在本處可

經營復國要編八卷五

四十二

下之勳庸超越何如我行次勿勿附履未悉

與平倭李提督書 二十一

近日節據訪報倭奴斬首者一千六百二十生擒者  
不在此數火箭熏燒死者萬餘逃回者僅十分之一  
帶傷者半之不佞與大將軍休戚相關得仗神威遂  
下平壤門下之功即不佞功也進剿王京以收萬全  
固旦夕望之而算諭乃云或聽人言有是理乎但倭  
衆我寡道遠糧運攻取平壤之後軍火器械不無缺  
畧欲少延則春和倭熾欲速進則前哨諸軍又屬可  
虞不佞每思芻糧兵馬及軍火器械非不佞身親督

之孰肯留心為我輩速集者是以暫懸遼陽專為此耳非欲門下任其勞不任享其逸也其後朝卿兵馬豈為守遼陽留之蓋為不佞途行易糧遠解過值虜馬充斥之時且在遼陽疆域之內不可無兵防護大兵前進又不可後無策應故暫留之不然前者大兵重歸麾下何獨斬此耶茲輪輸催取謹如命即發非彼敢於方命也若劉綎陳璘兵不佞已差人守催約二月中旬可到其葉靖國李應試兵計已到又其再調遼陽兵馬不佞久與楊總戎言之彼亦面允三千精銳但目下虜酋二次大犯遼陽楊總戎提兵出塞

經各復關吳綱卷五

四十三

李按君亦甚倉皇自為城守雖不佞鐵火匠役管工人員俱令上城向欲調其一兵得乎必待虜退方可調取但彼欲自將恐又非事體也郵意謂前者平壤倭奴雖衆猶屬一技攻之宜急今各路者總歸王京其勢大合且去愛州進達千里其為當慎視前猶甚必須俟我易糧軍火器械併集充裕然後進剿方為萬全至若兵有機宜不可遲度緩急之間人在門下自斟之也情同一體詞不憚煩幸高明諒之

與楊中軍書 二十一日

將軍隨不佞出京可謂交深而寄重昨者東行郵心

懸切視諸將更甚幸將軍觀霄矢石奮勇先登遂下平壤功在社稷不佞聞之欣慰何如茲將進取王京尤望大奮神威下王京如下平壤之易將軍之功又出尋常萬萬矣不日即當破格題敘未諭領悉餘不多致

與遊擊戚金書 二十二日

執事為不佞知舉昨東行郵心懸念視諸將特甚幸執事奮勇當先一鼓遂下平壤與希世功也不佞聞之喜不自制今將題敘以未殊勲其功次大小務應其實矢之天日不敢濫請以贖將士之心執事惟安

經各復關吳綱卷五

四十四

心進剿俾克王京如克平壤之易是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佞固日殷殷望之也

報石司馬書 二十三日

平壤之捷實仗臺下指授主持故爾諸將用命一舉收功社稷幸甚不佞某將次愛州李提督叙功本已至小疏亦不出數日當馳上也惟欲與二贊畫面訂的確故遲遲耳某一面催促李提督進兵十八日已向王京矣弟聞倭在八道王京者近二十餘萬彼衆我寡欲軍深入欲其以一當十若不大加激勵何能鼓舞將士小疏一至幸臺下轉懇政府破格陞賞庶

前功既錄復效可期策勵之機正在此也仍望臺下  
急上覆疏盡慰將士之心至禱又愛刑去王京相隔  
千里前者易糧豫備平壤則有餘轉給王京則不足  
如兵餉錢糧更求充拓之各路兵馬臺下原請數有  
七萬實至者不滿四萬昨平壤傷斃不下千人李提  
督屢次請借遼陽精銳來益其數情詞甚切崇慶騎  
正在充斥如何可調劉綎陳璘兵固望速來若山東  
所借浙兵三千亦在調用此外如有可調者再望臺  
下速為裁酌不特遼疆之士沐翁大造而朝廷事  
體藉賴非淺矣小揭奉覽餘不多贅

經奉復閣吳編入卷五

四一五

與李提督書 二十三日

承賜軍機題敘諸將之功甚當第於不佞獎借過崇  
被稱問不覺感與愧并爾又聞十八日大兵前進征  
袍未解更寫長車報主貞心希世罕匹矣外兵馬  
芻糧不佞旦夕督促無勞過慮軍火器械軍中足用  
否望時時開示大敵在前諸惟為國珍重

與遼東按院書 二十三日

門下高誼某景行久矣茲假東行之便獲登龍門生  
平大願一朝慰矣且進剿機宜皆蒙指授故平壤之  
克出專賜甚洪分袂後即冀報就道無刻不在郵乘

也漢行屏遠送行未餘程又辱翰脫何雅情殷殷耶  
鄙人承之其何能當厚儀謹對使拜嘉戎馬中軍草  
裁謝不肅

報王相公書 二十四日

異國聞邸報知台駕已抵都門矣矣

皇上眷注甚殷相公趨命孔汲陸見之日魚水相歡千

古明良不過此矣仰仗

皇上威靈平壤已下但倭在王京者甚衆不盡殲滅之

春和復熾其害受延十八日督促李提督率師進剿

第狄軍深入勝負難料軍中機宜尤望台慈時賜指

經奉復閣吳編入卷五

四一六

南俾某有所稟受得樹尺寸幸矣外具小揭奉覽伏

祈垂照不備

與李提督書 二十五日

大將軍提兵深入不佞旦夕懇切兵糧二事百計併  
催必求能濟軍前之急旋朝卿兵計日可到劉綎陳  
璘兵差官守催諒亦可望其速鎮寬其糧陽等兵如  
命調發三五千想非緊急處或可如意也芻糧最爲  
切緊不佞特發旗牌於遼海二道與文王政張三畏  
務令晝夜督促諒亦用心第道遠人疲恐少遲遲如  
芻餉未至不若暫守西岸俟有次第一鼓下之何如

鄧意侯賊雖守東岸豈無間道可渡者清令便捷人役暗渡東岸號召朝鮮臣民向西併擊彼此夾攻前後受敵破之必矣不佞又思遼陽并愛州糧餉道遠就遼陽平壤尚有餘積就近轉解覺又易易以彼先給三軍目下遼陽愛州者繼至庶不至匱乏事乃有濟不佞一面委艾王政急趨平壤發解一面行各路換輕車集船隻水陸並進必不致稽時日也

與艾王政書 二十五日

凍雪彌山衝寒遠涉直可謂勞於王事矣李提督進次開城王京倭奴拒守大江東岸我兵需糧甚急軍中催請一日數次不佞晝夜提心惟恐有誤內係非細深思以近就近似為易濟聞平壤積粟尚多中和黃州等處豈無餘穀倭既遠遁俱可併集門下幸速與國王計議拘集車輛牛騾人夫火速發解仍乞督促遼陽愛州者或陸或水無程前進庶近者給於前遠者繼於後師可宿飽而倭可盡殲全藉門下妙運聞耳專望留神至禱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李提督進次開城前有大江無舟可渡倭奴拒守東岸蓋恐我師之直進也某致書提督令其揀選便捷之士潛渡東岸號召朝鮮臣民併力西擊庶彼此夾攻前後受敵倭可必下或上流可渡暗撥精騎數千乘筏過之出其不意火器亂擊亦可摧其堅鋒但易糧搬運未及姑俟少集當行此言未識高明以為何如又聞倭衆尚有二十餘萬我兵過朝鮮者僅三萬六千餘傷斃平壤者又近千餘提督甚愛衆寡不敵求調遼兵甚急遼因虜倭既不可調其劉綎陳璘兵及山東浙兵俱望遠催前來此外如有可調兵馬尤望臺下即刻另為一議幸勿以前功易後効可必忽之也萬禱萬禱

經畧復閱奏稿八卷五

議取王京開城眾 二十五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平壤之戰仰仗我皇上威靈將士用命一鼓遂成奇捷已經雅報訖得獲功次見在查明方敢題叙惟是倭奴自海上起兵以來直破朝鮮八道所向無敵其悖逆天道思國內逞蓋志不在彈丸上也故平壤之倭獨當前鋒更為精銳今一旦大遭挫敗僵屍蔽野數日來各道屯結倭奴皆望風逃回是天實欲併亡之耳臣即飛檄提督李如松贊畫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泰軍鄭文彬趙汝梅等以及各將領諭以平壤既下大同江以東中

經事復國要編卷五

甲午元

和黃州鳳山開城以及王京一帶倭奴必皆膽落應否兵貴神速乘破竹之勢大彰天威務期剿滅或念孤軍深入轉戰疲勞不妨相度機宜暫為少息而進以保萬全務多方斟酌并倭情俱即速報等因各去後隨於本月二十等日據提督李如松稟稱平壤奔遁并各散去倭賊併集王京約有一十餘萬乘此屯聚之時即當攻剿否則春融冰解飄忽海洋難於分擊又據稟稱攻取平壤之日將士奮勇血戰火砲連天震驚百里玄蘇妖術一無所施弟今即欲進取王京而朝鮮糧餉轉運不敷乞行催發又據呈稱本月十七日有領兵前鋒遊擊李如梅兵馬行到鳳山據朝鮮通事李海龍稟稱本月十六日有朝鮮叛人同倭奴逃遁行至前途被朝鮮官兵擒獲審供妖僧玄蘇同宗遠在平壤被箭射中宗遠被斬玄蘇脫走行至鳳山身死倭奴馱去等情見經臣行營畫劉黃棠等查勘又據黃棠劉黃棠稟稱成鏡道有倭二二三萬屯平壤之北黃海道有倭二萬餘屯其南開成府及百川江陰復有倭三四萬屯其東未論王京四面之倭總之不下十萬臣連日與提督李如松及卞文彬等密議一面請加兵餉一面引兵渡江至開

經事復國要編卷五

王十

成府外劉營又據叅軍鄭文彬趙汝梅稟稱攻取平壤之時遵照指授方畧始而用間繼以火攻致成奇捷大兵當即速發但前途缺少糧草而大同臨津碇灘等三江冰解難渡隨差官督同朝鮮作速轉輸糧草搭蓋浮橋平壤倭奴原係精銳今既喪敗八道之倭且將瓦解近據膠報中和黃州劍水鳳山諸郡倭奴聞風逃回捉獲生倭二名執稱成鏡道倭子一萬起兵應援平壤行至中途亦皆聞風逃回王京其行長逃走不知去向又據稟稱十三日左營副將李如栢十七日右營副將張世爵領兵東發十八日提督李如松統兵從中道而進相機攻取但倭奴原報二十餘萬今聚於王京開成二處開城離平壤四百餘里離王京一百餘里我兵僅有三萬又在陣損傷無之士卒疲弱馬匹困乏者總約三千有餘今以寡擊衆惟火攻為第一策若開城再破則倭奴破膽而在王京者必走無疑等情各到臣該臣看得大兵既已乘勝長驅復應士卒馬匹不無損傷疲頓軍火器械不無用費殘缺行令李如松劉黃棠黃棠等務酌議萬全以期進取毋因戰勝遂或輕忽其糧餉一節先該臣於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行令都司張三畏

轉谷朝鮮國王要見進攻平壤以兵四萬馬二萬各  
計算務令本國處辦兩箇月糧料堆積自義州以及  
平壤一帶聽候支給兩月方支中國接濟糧料如克  
復平壤後倭必遁歸王京彼時兵貴神速勢必進取  
但王京去平壤已遠江山險阻中國轉輸更難而客  
師深入其糧料亦須支給本國亦以前兵馬計算務  
足兩月始克有濟隨准國王咨報義州以及平壤一  
帶見在本邑米六萬五千七百餘石並六萬八千四  
百餘石到草十萬四千二百餘石其報平壤以及王  
京一帶糧料數目亦畧相同備開列臣已將原文  
封送本兵查照訖而今稱糧餉頗艱者蓋先因倭奴  
把截平壤王京一帶其中積貯焚掠已空即中國與  
朝鮮易糧彼時未致前運實恐倭使中路邀奪者勢  
也今平壤遠下大兵遠進而一時糧雖免存轉輸不  
迭實以引重致遠難於疾趨者亦勢也臣已屢咨朝  
鮮國王速發各處人夫牛馬車驟儘力挽運今國王  
移駐定州見在督發而費盡劉黃家入報稱大兵不  
即進恐倭衆四集勢復難推十八日提督李如松已  
統兵前進矣但恐前途之餉復使朝鮮徵黃海旁邑  
有一城之糧草進一日之兵馬數日關士馬之神氣

稍全前途糧草畧備且扶城而進大兵已過黃州與  
賊相拒開城間開城無城賊必迎戰若戰而勝則  
王京不戰而奔散矣營畫表黃又報稱查得平壤相  
近之邑如成山慈山殷山順川价川三登以東永柔  
甌山咸從龍岡江西三和肅川順安諸處各有積糧  
但撥軍馬分頭搬運即可足食又黃海道離王京稍  
近有稻米二萬餘石並三萬餘石朝鮮國見行差官  
輸運負戴道路相屬失谷等情到臣臣又促管糧主  
事文維新也駐江沿往來催償廣寧遼陽海蓋三道  
并維新召買糧草前往義州發運臣又令都司張三  
畏往來定州平壤一帶督發又嚴催定遠等衛分撥  
產兌牛車星夜搬運沿途堡站校程差官捧執 今  
旗價運又調朝鮮舊有大小船七十餘隻行發陽宇  
備楊大觀長首備禦傳廷立督發匠作修理聽候由  
海路前赴王京一帶運送糧料務期足用至於倭奴  
屯聚尚多我兵進攻頗蒙臣已將續到山西兵二十  
前發策應并親督造完鉛鐵等彈明火毒火等箭重  
筧長鎗等軍器渡江接應候劉綎等兵到併為援應  
以收全功續有攻戰情形另行開報

與海蓋郭兵道書

二十五日

門下當虜騎充斥之時冒險親歷各鄉僅取車輛尤為人情所難茲接手教道遠人疲恐難遠至一欲借資遼陽一欲姑俟海運俱有深見不佞豈不欲一一如命但李提督連次開城需糧甚急一日之間催請數次不佞晝夜提心惟恐有俱門下且以既發者上緊督催仍查海路拘刷船隻水陸並進庶手有濟若遼陽搬運較費道所轄更多恐不可以彼代此也今日之事惟此最急非門下任其事則他無可託者幸速留神

與李提督併恭軍鄭文彬書 二十六日

歷冬復國要領八卷五

五十二

接手札謂軍隔江相拒為日既久各有懈心彼此可以相襲彼可襲我固當加意提防我可襲彼亦宜相戒而動大江雖兩橫巨未必無路可通如有間道竄遣伶仃敢死之士暗渡東岸就召朝鮮起義之士向西併擊固一策也再令萬餘精銳各持火器黑夜乘筏渡江突出其背設放大將軍砲虎蹲等砲各火器一時施放將軍則陳兵江上示欲乘筏渡江以挽亂之再看機有可乘用前東渡城之計使彼先後受敵莫知所為在門下妙算以為何如

檄艾主事 二十六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節據平倭提督稟稱大兵乘勝攻取王京諸路但糧餉不繼乞速行催運等情據此看得糧餉為三軍司令不容時刻少緩者牌仰該司將見在陸運急催朝鮮國王先發平壤黃海諸路芻糧赴開城聽候大兵支用一面催督車輛將江沿等處糧料搬運義州以及平壤務使途間轉輸首尾相銜循環不絕方克有濟又該本部嚴催海蓋道整頓船隻由海路運糧前赴朝鮮隨該本道呈報船隻已具等情但查得平壤東有大江開城西有大江俱通於海今議將糧船由旅順金州各口開洋遶海而東過馬頭山或至平壤或至義州或至開城其海路應否可行朝鮮人知之必熟該司亦應亟咨國王備查海運道路緣由呈報本部以便登運事干至重萬勿遲延

歷冬復國要領八卷五

三十和

檄楊總兵 二十六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先據平倭李提督稟稱平壤雖克王京倭奴尚衆我兵因攻城轉戰士馬不無損傷已速發遣兵三千接應等情到部彼時該本部看得遼虜入犯海蓋遼陽等處遠鎮尚苦無兵安能牽彼與此故業候前稟未行今又據李提督稟稱王京迤西

經畧復圖要編

卷五

五十五

有大江一道倭賊一十餘萬拒守東岸我兵據守開城堪戰軍丁不滿二萬然衆寡必須增兵方克進攻萬一曠日持久對馬日本諸倭前來救應非惟王京不能卒下遠左亦不能安枕乞將寬奠靈陽清河堡三處無虜並地方共調步兵五千速發前來策應等情據此為照倭因平壤之敗併集王京截江固守是欲以逸待勞愚竊我師耳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但彼衆我寡而倭衆又新敗憤懣之時必得生力軍兵前去協助非為張我兵威且以索倭心膽況今入犯之虜一退而寬奠等處又無虜警前兵相應暫

撤李提督

二十六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節擬提督報稱大兵前進攻取王京一帶糧料轉運不繼乞行催備等情到部看得糧餉三軍司命時不可缺但平壤新破大兵急進而一時轉運不迭實拘於勢查得各丁奔獲倭馬約有三千匹除補給陣傷馬匹官軍外其餘

馬匹相應暫歇糧草應用牌仰平倭提督即查各官丁所獲倭馬除征進應用外餘馬應否暫為協助搬運候糧料稍足仍發軍前聽用如果堪用一面即將前馬交付管糧官絡繹駛載此亦轉移權變之策速議回報

咨本部

二十六日

經畧復圖要編

卷五

五十六

一為緊急倭情事先於本月十五日據李提督稟促劉綎陳璘兵馬前來協助攻取王京已經咨部請行調發去後二十五日又據李提督稟稱王京遠西有云方克進攻乞催前兵以為後繼萬一曠日持久倭奴蓄養兵力日本對馬諸島又前來救應計將安撫事在至迫時刻懸望稟乞亟為催發等情據此看倭奴自平壤之敗各道屯集者皆併歸王京今又截江固守是欲坐老我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但衆寡既殊深為可慮本部方欲暫遣兵數平東應而奏虜見在大東勢又難牽彼與此功在垂成事關至緊為此再咨本部煩查先後事理速將劉綎陳璘官軍令其無程星夜赴還發提督軍前後應再將各省直及遠近各營路并先火關平應調七萬兵馬數日內未至者速催調數千上緊前來庶保萬全



峇山東撫院 二十六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准

欽差巡撫遼東都御史趙 咨稱查得遼船上可到登  
州今山東米豈運至福山黃縣王徐寨海滄通檢司  
海廟樂安善光唐頭寨堆囤各處相隔渙散且如樂  
安善光離登州數百里以遼船至登州再至樂安等  
處海波險遠素未進行何能搬運合咨貴部煩請裁  
酌或再行山東海防道將米豈俱運至登州庶得搬  
運接濟亦免波濤之虞希咨示施行准此案查先經  
經畧復圖要綱八卷五 五十一

路行貴院搬運後今堆囤固費得樂安善光等處雖  
離海不遠而相拒登州各數百餘里在樂安善光等  
處搬運固稱不便在遼船以平素未至之地令其往  
來豈無尤屬不便即今時已春和水凍已解且大軍  
深入王京兵興糧役勢難再緩擬令酌行合咨貴院  
頒行海防道將原買米豈盡發登州府近海地方聽  
遼東撫院差人由海搬運希由知會施行

撤李提督 二十七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查得平壤之戰倭  
奴屯積角樓被我兵施放明火毒火等箭焚掠殆盡

是火攻為今日第一策也但聞彼時大將軍神器尚  
未運至軍前今進取王京在即倭奴但知我火箭之  
利而不知我大將軍神速一發數里勢如霹靂觸之  
者立為齏粉相應亟為催督軍前應用牌仰提督即  
便督催大將軍神器收執軍中如遇進攻王京先行  
大將軍分布施放火兵隨後繼進倭必膽寒當收全  
勝惟提督相機斟酌行之

與楊中軍書 二十七日

昨克平壤雖藉諸將威力而奮勇先登則將軍實為  
首稱聞麾下家丁六人首繼上城立被倭中號賊斫  
死他人當此鮮不膽寒思進退將軍勇氣百倍首領  
蘇屏繼家丁二人一躍即上手乃倭將威與錢二將  
繼之然後各門將兵俱登遂收奇績夫家丁毅然以  
身殉國甘門下平日恩義早結已足嘉叙况門下又  
居首功乎不佞具題夫之天日毫不敢私門下既著  
崇勲何敢後之戚與錢二將固所優叙若陣亡家丁  
英靈可惡幸門下紀名不佞行將破格存卹其生存  
二人忠勇足尚不佞尤欲親覲其面以俟重用尤望  
將軍傳示各將兵進剿王京更增銳氣大收全勝社  
稷幸也餘不多譚

經畧復圖要綱八卷五

五十八

報石司馬書二十八日

我兵進剿王京仰藉弘猷又斬倭首一百四十九顆生擒一人倭必落膽或者可盡殲滅之矣謹具塘報奉聞

與李提督書三十日

大將軍神勇所至不惟片刻遂下平壤而開城諸倭亦且掃蕩地千里宣威四夷真千載奇績也王京之克又在目下矣佇俟不盡

與劉東二贊畫書三十日

昨俚語請教適途中偶成大方入目真霄門布鼓矣

經畧復國要編卷五

五十九

幸斤削之中間或有一二可採者欲援梓人稍紀今日之事何如外復二首均望剛訂為荷

與永平道楊兵憲書三十日

人不棲教言且不佞將次異國去知已更遠心殊懸企昨者報下平壤既又報殲開城運籌調遣門下之功居多茲捷也想尊意亦欲聞者敢爾及之外籌畫之暇偶成俚言數首賦詩退虜則吾豈敢乃若驅馳國計戎馬關心或有當也上之大方俯加郢新倘有可採便附梓人篇首幸賜一叙豈直增重三都亦右人附青雲之意也

與密雲道王兵憲書三十日

平壤之捷仰伏

皇上威靈門下石畫不佞奚與焉何敢當賀手教云不佞相貌非常宜建班生弘業夫仲升立功西域錦垂焉異千古一時想見風采不佞胡能望其後塵而門下云然無乃愛之深而許之過耶雅情心戰之失階謝不盡

與艾主政書三十日

門下督促芻糧遠適異國三軍藉以宿飽一戰遂下平壤再戰復殲開城皆出門下所造勁勢獨著不佞心甚懸懸聊奉馬價四十金代犒從者幸啗存之

經畧復國要編卷五

六十一

經畧復國要編卷五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六

與恭軍鄭同知趙知縣書

二月初

承手教臨江水解兵馬難渡忍爾水過踏沒過之又復首功此天助李將軍也况玄蘇鎮信宗遠已斬止有行長一人譬之漏網之魚其膽已喪諒不足畏而李將軍又預施埋伏更以勁兵追擊真稱上策天心人事兩濟其美王京之倭職之定在刻下矣但慮萬全事當慎重我之火器固利而彼之鳥銃亦足相當如初角之時當先施我火器俾欲進兵實且未進誘其放盡鳥銃然後一鼓下之無難也又倭勢甚衆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六

乙

李將軍提兵深入不依崖不日加懸念如違兵可借不依自當先時調遣何待諄諄但虜正充斥不依目所親親徒費口類撫按決不肯從故仰城公屢復之實不得已也不然寧有已事不急而急他人事者斷不若是左矣恐仰城公猶望此兵或致誤事幸門下以鄙巷復之但日催劉綬從陸路陳璘兵從水路速來以備夾擊耳惟善畫機宜激勵將士乘破竹之勢以一當百功收全勝固不在兵之衆寡間也如勢未可乘暫與相守亦可外鄙見一二開列於後祈二公與仰城酌行之

一兵家用間當在敵處兩難之際今倭奴欲守王京則懼我兵火擊欲歸日本又畏關白族誅正進退維谷時也乘此機會陳以利害誘以封爵啗以厚資無不樂從者王洙張大善固為可使若便捷小心如本部指揮黃應揚亦可備一臂之用即今已在軍前如欲用之一聽仰城公驅使也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六

二

一朝鮮居民在王京者四萬餘暫起倭衆其為王真心破家積憤思一得當以報者四萬人固一心也且平壤已捷其望我師如望雲霓四萬人亦一心也當此人心思變之時密令敢死人潛入城中給免死帖期以大兵一至城下即據北山為內應彼此夾攻即百萬兵馬可盡滅之但人屬異國心難逆料亦當預防聞攻平壤時朝鮮婦女上城助擊我師此又出恒情外者倘王京居民亦然洩漏此機以計就計未必無也故不信之則生失機違信之恐有他變又在門下與大將軍熟計之慎防之耳

一關白見在對馬島駐紮聞彼兵被創必益兵救援不可不慮如偵有間道挑選精銳將兵一二枝多帶火器直至渡頭如船泊彼岸者用計燒之船

來救援者使其近岸火器齊發內可截其歸路外可却其援兵魚在釜中其能全活是一策也亦當熟計行之不使處火器甚多俱陸續盡發軍前備用

一遠兵既不可借劉綎陳璘兵又難卒至彼衆我寡大將軍憂之誠是鄙意謂朝鮮士卒雖衆難用而鼓舞有方調度得法即可使強衆可使衆前隊冲锋火砲爲先然亦必挑撥精銳以爲選鋒朝鮮疲卒止用搖旗吶喊庶敢死者破敵怯弱者助威既可保全朝鮮兵卒不必他有調遣此兩利

經畧復國要編

卷六

三

之道也亦可行否又聞朝鮮兵士善射者亦多用以當鋒必能取勝此又不可與疲卒舉用于後也一王京居民與倭雜處彼此難辨况破城之日事在倉卒恐致混殺設有之既失天朝往援之意又孤屬國望救之心亦非大將軍與本部體上天好生之德聞軍中法令嚴肅本部固不必過慮但事關生命除功係之仰城公富貴已極正宜修積則今日當重者端在此也其拒敵者固難輕有其勢屈而降者望加意辨別公與本部預發免死帖數千給之意亦爲此再望於匆忙之際更加嚴禁

不許混傷則不惟功高亦且德盛不惟身震亦且仁全惟門下留意焉

一賞不避讎讐則不避貴斯能服衆李寧愛將欲斬以殉退縮一兵手刃不惜軍令可知矣若下城之日妄戮之禁不加嚴切不惟有傷陰德亦且忌功者易生莫非尤望仰城公嚴加禁約有犯必誅庶三軍知畏不致混傷我公後見亦必大有與者故不憚諄諄或足備軍中一善第途懸百里事屬一家少有所得不致默默惟門下不我見罪斟酌善用之或亦有裨一二云

經畧復國要編

卷六

四

與文王政書

初一日

竊糧事重勞遠涉鄙心殊為不安近日平壤開城雖已盡復第倭奴併集王京不下二十餘萬其勢甚盛李提督率兵將近王京已在大江東岸兵之需糧爲之需草萬分緊切門下目觀其志自是留心何煩過慮第事屬同舟日夜懸念誠恐隔千里多有江河阻絕若不預備橋梁舟楫豈能飛渡航延時日嗽數衍鋪所關非小訪得遼陽都司張三畏頗有幹才特令住見門下及朝鮮國王商議先以平壤所儲穀草火速發解仍令三畏預往前途凡遇渡口或設橋梁

或備船隻糧草一至如履坦途庶師必宿飽後就可期門下功為第一矣設將官中有便捷者隨公再命數人協贊三畏更妙諸惟督促至禱至禱

撤王郎中并遼東道

初一日

一為倭情事據經理糧餉文主事呈稱江邊等處備辦糧草陸續搬運義州責令朝鮮人畜向前轉運當大兵現今攻取王京應用糧草不時日長久將不能繼若再發銀召買恐山東一帶地曠人希民稱苦累收買為難及案查先准本部王郎中于本內開遼東道屬定遠左等各衛并鳳凰滿站江沿等堡應徵二

經冬復國要編八卷六

五

十年分屯糧甚多催完亦可接濟昨本職親歷各堡該倉官吏皆云並無赴堡上納除移文遼陽道并王郎中催督外惟恐遲延未便合無呈乞本部牌行該道及王郎中將二十年屯糧并二十一年鹽糧作連上紫催完陸續接濟軍餉不致匱乏等因到部看得大兵深入攻取王京遲速難以逆料芻糧必須預備庶免有濟先據該司道呈報定遠等各衛鳳凰城等各堡俱有應徵屯糧鹽糧堪充軍餉且省糧實今照艾主事復行呈詳前因相應亟為催督上納牌仰該司道官吏即便會同遼陽道王郎中將定遠等衛屬

風等堡應徵二十年分屯糧二十一年分鹽糧差委的當官員分投催督上納收貯各城堡堆積一面將陸續上納過各糧數目徑即移文艾主事知會以便發車轉運接濟大兵可無匱乏之慮毋得遲悞

咨遼東撫院

初一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准

欽差巡撫遼東都御史趙咨為緊急倭情事內稱近聞大兵過江已克平壤則王京指日亦可復朝鮮糧土既恢似芻糧易辦且本鎮先備米草東向尚可足

經冬復國要編八卷六

六

二三月之用前項臨德山東所儲應否仍行轉運令咨貴院煩鑄台裁希由咨示以便預處施行惟此看得遼鎮芻糧雖足二三月之用止可供給官軍經過行糧若今盡數往彼搬運十日之勞不足一日之用即今大兵深入王京朝鮮各道軍民向被倭賊焚掠已空軍中糧草常苦不足繼目下克復王京所運糧餉不但可供征倭官軍即有多餘亦可濟禦虜軍士所擬前項米草應該搬運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施行報遼東李撫院書

初二日

承念鄙人冰雪遠行深感深感昨據李提督塘報開

城倭奴又斬百餘其在入道者盡奔王京似已落膽其勢甚合聞其數不下二十餘萬我兵僅三萬餘難仗台意威福或可微功而孤軍深入衆寡迥殊未知後事何如耳軍中祇宜先望指校為禱又承念及糧餉面催各官真仁人之心目下將兵去王京僅百餘里去愛州則千餘里矣解運一或耽延所關非細故不佞分道督促獨恐急緩晝夜提心幸我門下復為留意夫憲臺一言官役樸樸三軍可以宿飽藉甚何如

與中軍都督楊元書 初二日

遼東復國軍編次 卷六 上

門下與威將軍等冒險先登功居第一觀來札極知血戰苦辛即古名將何加焉不佞題叙必當首錄其餘次第務秉公心不徇私情惟為我一慰將士慎勿紛紛爭論內失朝廷體統外生屬國笑端所係非小也再祈門下與各將領愈奮雄威一收完績即百世銘之豈止目前之紀哉旦夕佇候捷音不宣

撤都司張三畏 初二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照得大兵深入開城地方進取王京在即但糧料轉輸不迭亟應議處除中國糧料見今陸續運發外而早壞之東尚有冬

地方倭奴未曾侵陷及焚掠未盡者不論官民之家必有積粟相應查出借貸以供軍食俟平倭畢日我地搬運餘剩者照數補給轉移之間庶為便益且春氣融和江凍已解搬運不無阻滯亦應亟為修搭橋樑拘集船隻以便利涉解仰本官即便前詣平壤以及大兵屯剗沿途隔絕江河處所應修搭橋樑者即便轉咨國王差遣陪臣協同修搭應用船隻者即查彼國船隻拘傍在岸聽候載渡搬運糧料仍於平壤一帶地方有積粟之家不論官民勸其借貸登記在官俟事畢補還仍咨國王獎賞其積粟不多不肯借貸者亦不必苦強務使糧餉充足大兵不致匱乏亦克有濟其本官原管義州鎮日運糧車并陸續車到應給腳價等項本部已另文行文主事令其妥官前來代管毋得違悞

移本部咨 初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節該本部咨催調劉綎等軍兵赴遼東應去後近准朝鮮國王咨為進兵示威以紓賊患事議政府狀落節該 天兵已到開城西路一帶隄備俱為空虛如蓋水東海劔山嶺等處雖令本國官兵分路把截而兵力單弱防守不固加以近日春

雪向清路逐漸開賊若徑喻充斥委難抵敵腹裡地面再被兵襲納在不測誠非細慮擬合咨請兵部乞將原調精銳官軍一二千名或砲手六七百名派往本處添助把截羅示兵威若得征進便克賊就魄收營自通等因具咨據此奏詳 天兵過遼西路報備北賊乘虛將肆稀突煩乞貴部行下各該將領等宜就着分調手下精銳一二千名或砲手六七百名前往益水等處耀兵示威若將征剿使克賊畏而自遁西路恃而無虞允為便益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行下施行等因到部看得我兵深入進取王京離鴨綠江路徑千里遙遙一旅大敵在前已犯兵家所忌倘倭奴由益水鋤山抄出我兵之後遠截鉤遠乘虛復取平壤如國王所言更將奈何是又不可不深長慮時刻圖者但接應之兵委無可處勝負呼吸在俄頃間為此合咨本部煩將前調劉綎陳璘李永勛等兵星夜兼程督發過遼接應併布轉行遼鎮遠選精兵三五千再於薊鎮遠選精兵二千俱赴本部軍前聽候分撥前進萬分緊急希速舉行

遼東鎮撫總兵 初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節據本鄉行令該鎮選調馬步軍

兵或五千或三千聽候接應征倭兵馬去後今照大兵深入王京等處前有大敵後無救援深為可慮所調之兵相應亟發除行寬其副將佟養正先調馬軍五百督發過江牌仰該鎮即將應調并虜患少緩處兩各城堡內原設馬步軍兵內挑選并前五百共三千名責委將官統領聽候本部分撥過江接應征倭兵馬該鎮當恩朝鮮復則遼東安無分彼此星夜舉行限文到二日內將調發過各兵緣由呈報毋得再行阻滯

撤副將佟養王 初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大兵見在進攻王京等處各師深入必得更應在後方保萬全查得該路所屬各堡俱係險僻虜患少緩之處原設軍兵相應酌調牌仰本官即便星夜先行挑選精壯馬軍五百名督發本部差來備無傳廷立統領前赴益水鋤山等處以防賊寇倭奴襲文平壤各軍行糧料草照依東征軍士一體支給此係緊急軍機限文到一日內將發兵緣由呈報毋得時刻遲悞

撤李提督 初三日

一為大兵深入計慮宜周以便進止事訪得王京一

帶地方遭傷皆係禍也即今天氣融和水解土滑馬不便馳騁况我兵深入糧芻未集王京等城倭奴占據且客兵遠追衆寡不敵相應酌議進止除一面催促遣兵并劉銳等兵馬前來協濟外牌件平倭提督即同各將領選擇便益去處暫行屯紮多差的當官軍哨探倭奴情形俾併芻糧兵馬齊集果有機會可乘方行攻進倘泥濘不便不妨另作區處慎勿草率輕進且聞目下多雨一應軍火器械傳令各將用心收拾勿致損壞若或交兵必須晴明乾燥纔可具由先行報查

遼東復關吳廟

卷六

與李提督書 初三日

大將軍李總督長鑒意欲盡掃倭奴社稷藉甚但倭奴巨潮倭勢甚盛倘直趨而前不加哨探不加隄防如彼分兵埋伏出我不意其害非細又聞咸鏡倭奴未散餉由益水劍山等處出我兵後復據平壤我糧料遂我孤軍大為可慮除不使一面調兵協助朝鮮扼其險隘以進來路大將軍須駐馬開城或伺彼兵懈弛或待我兵糧俱集而後進庶前功既奏後效可期萬全之策在矣此係至大機宜敢以奉告幸大將軍留意萬禱萬禱

報石司馬書 初三日

袁督憲延張大膽於密室備詢倭勢彼云日本六十六島每取兵一萬共有六十萬衆分為三班一年一換今舊班已滿新班且未彼開平壤被槍始止舊班更益新班其勢愈盛翁臺幸勿以平壤一勝而伐中國可無憂也况李提督每每喚人說倭感止見彼易與為敵故今直趨而前勇固足嘉倘衆寡不敵復兵不繼甚為可慮某移書令其且止開城細加哨探或伺其懈弛而攻之或俟我兵糧俱集而後進庶不致僥事但督促各路兵馬以助軍前則臺下事也幸留

遼東復關吳廟

卷六

神書

報石司馬書 初三日

近日八道倭奴併集王京數不下二十餘萬又聞對馬島更益新倭未據其勢益熾李提督孤軍深入不過三萬餘耳衆寡不敵事甚可慮懇請遣兵日至數次某雖屢檄楊總戎選兵三千以為策應彼意必待虜患大定然後肯行夫開城望援急如救焚遲延時日無益於事萬一後兵不應前兵不支平壤之功俱無益矣其關係甚小小我且聞咸鏡倭奴尚在我兵已東彼如探我西路無兵一由海口竟犯益水劍山



潰等處一由陸路復奪平壤截我糧草邀我孤軍誰  
其禦之前國王咨請益兵把守中路其見甚長其事  
甚急某故重夜慮之敢以咨請伏乞臺下作速一處  
或撤山東所借浙兵或撤劉鍾陳燁兵火急來濟仍  
望他鎮或有可借兵馬俱乞督發前來幸勿視為  
常致前功盡棄也

報遼東李按院書 初三日

不佞奉別無幾何沐台慈垂念現章道錫屢及征途  
雅情如此感戴何如外平壤新獲首級解至鳳凰城  
不佞遂回二營重共檢俱極真正但內有一婦人首  
級奉有目至前八來云

報遼東李按院書 初三日  
倭倭在營存疑用所新關二營重云倭將各帶歌  
倭婦戰場中殺死甚多想李將軍力忙際一時未  
奔有他意也不佞已標而出之矣未知軍報如何  
次軍報來悉

與李提督書 初四日

聞大將軍回駐開城相機進剿此上策也軍前缺糧  
事關重大不佞重夜併催但勢不能倖至今水陸並  
行亦在目前下續來且劉鍾兵不日亦到如欲進兵必  
俟二事皆備方可決勝且朝鮮俱係水田竄凍解地  
倭奴善於走跳而我馬難於馳騁幸門下多加蓋

書庶保萬全春多雨雪諸凡火器望門下嚴諭各將  
用意收拾乾燥無致臨期有誤不佞身寓此地郵來  
則無刻不在戰場中也

報李提督 初四日

一為大兵深入遠止宜慎越時併集兵糧以圖全勝  
事訪得倭據王京堅城固守誠恐一時難以速破我  
兵輕進徒勞官軍近報陳燁劉鍾等兵數千不日前  
來兵部差官二次迎催本部亦調遣鎮兵馬又委官  
多集匠役重夜製造毒龍噴火神筒并神火飛鴉等  
器料在數日可完若稍待兵糧齊集一併進攻未  
經不復關要 初六日

十四日

不勝屏仰平倭提督即行三協副將等官悉心籌  
如果倭奴防守嚴密急難攻下將我兵暫且休息一  
而催軍大將軍等飽典事火烈火等箭一同備運  
草差人哨探稍俟兵齊糧足彼見我兵住久必然  
怠併力進攻萬無不勝先將探聽倭奴的當緣由具  
報

與李提督書 初六日

昔郭汾陽身係唐室安危者三十年今門下忠憤無  
異汾陽則門下之身社稷身也奮勇當先躬冒矢石  
效風偉志令人傾囊固矣然輕犯敵鋒幾致不測非

所以為社稷重也不依執役此邦豈不欲乘勝長驅  
速收奇績事情與門下共任今日之事亦非渺小所以  
驚憂者不特為大將軍主為朝廷亦為鄰人也  
以後萬祈慎重不使情同骨肉故爾諄諄惟知已着  
諒之外火攻三策錄在別紙奏聞惟大將軍留意焉

與李提督書 初八日

大將軍迺國家梁棟邊疆之事倚重非淺不佞承愛  
情踰骨肉目今千里提兵晝夜聽切竊聞昨報且喜  
且驚獨未能躬詣軍前一中間候為憮然官代致此  
後萬祈為國珍重至禱至禱

總纂復國奏稿八卷六

徽李提督 初七日

十五

一為查究庸懦將領以振法紀事訪得上年六月內  
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領兵馬攻取平壤軍已登城  
忽被倭奴知覺墻頭交戰時值天雨我兵失利回營  
查尋祖承訓不見衆軍以為陣傷不知祖承訓未敗  
之先已逃百里之外今歲正月二十七日大兵進攻  
王京祖承訓正宜建功以贖前罪不意本官與遊擊  
胡嵩高昇見倭奴勢衆望風先自奔潰各軍退走以  
致偵事若非楊副將統兵救援幾致大危據此即當  
依法究處姑再行查辦仰平倭提督即查追取王京

原帶官軍若干倭奴約有若干在何方交戰祖承  
訓有無先奔各軍曾否退縮損軍誤事的由何人如  
祖承訓前項事情是實應該照依軍法者即按軍法  
應然奏者卷呈前來以憑轉奏如果賊衆勢難抵敵  
宜訪明白回報毋得遲延

報石司馬書 初八日

二十七日李提督王京之戰身陷重圍損其得力家  
丁二人及兵士二百餘某聞之驚駭特甚撫其孟浪  
及聞李如梅射死倭中金甲大將一員兄弟奮力砍  
殺又得楊元提兵策應殺入陣中砍死倭奴頗衆群  
倭哭遁入城其膽寒甚是亦社稷之幸陳中來自軍  
中目覩其事臺下可同鞠而知也草草馳報不盡

總纂復國奏稿八卷六

十六

與李提督書 初十日

事貴萬全不在欲速目今糧草未敷泥濘難進門下  
謂必須計取此確論也如大兵移守平壤當留勁兵  
二枝堅守開城以防攻劫如大兵駐紮開城當遣兵  
一枝助國王以守平壤俱聽門下裁之俟我各路各  
糧解到續解火器齊備新豈攻城火龍等物完全剿  
絕陳璘兵馬俱集然後相機進剿伏設於前火攻於  
後而加以大將軍神威諒無不克矣大駭以輔臣二

字另為改正極當蓋不佞與門下事屬一體心忝相  
手自專務妄之疑何從而起適門下指天自矢豈鄙  
人心事猶未為門下諒耶承諭各員役加級陞職者  
俱如教入疏中夫大蹕中未經另教者查對首級冊  
少少刪去之恐敘錄太多部中難於題覆耳另將其  
名揭薦到部應爾全無礙也待復王京當全題敘幸  
諒之

徵文主事 初十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平倭李提督稟稱官兵遠征外  
國過江之後行糧折銀俱無朝鮮糧草不敷士皆飢  
經不復開支

卷六

一七

邑界口徵徵及照各軍名雖關支朝鮮糧草並無實  
惠屢經血戰枵腹對敵萬死一生情殊可憫所擬行  
糧折銀仍應照數補給伏乞委官齎銀前來隨營給  
散等緣由到部看得各軍在營有月糧從征有行糧  
今遠出外國朝鮮無市不解貿易以故運米俱支本  
色今據李提督稟稱各軍遠征勞苦可憫乞要本折  
併支相應准從牌仰該司即將各軍應支乾銀委官  
齎帶前往該管給散仍將散過數目日期呈報

徵分守分巡海蓋等道 初十日

一為倭情事據朝鮮地方瘟疫流行軍士多病合

行買辦藥餌調理稟仰本道官吏即勅本部以價銀  
買辦卑開藥料就令醫士製造四千九包封送部發  
管給軍具用過錄數繳查

通示 初十日

欽差經畧兵部示仰東征大小官軍知悉照得平壤開  
城碧蹄館之捷皆爾等奮勇所致本部見今具疏題  
請大行破格陞賞其陣亡陣傷者亦聽從厚優恤外  
其前次兵部辭到 欽賞銀六萬兩彼時即發提督  
軍前因爾等攻取平壤大戰之時勢難分給今聞爾  
等暫行休息本部已差督畫刻員外袁主事值此六  
萬銀兩盡數分給東征將士及各員役人等本部標  
下及贊畫督餉各員下應賞人數俱不在內且官軍  
自至朝鮮既支倭國糧料其管餉衙門處行糧理宜  
住截今本部亦念爾等東征勞苦除朝鮮所支糧料  
不算外仍於管餉支主事處將爾行糧仍行補給又  
爾等剿取首級應給銀兩見今題請發到給散又克  
復平壤開城等處成功甚易皆係爾等之力候查明  
本部另行犒賞又聞爾等身入異國不服水土多有  
時疾本部更切體念見今在軍前修合聖散千方并  
消毒欽藥料不日發提督處散給爾等當調護休養

以保萬全告示曉諭仰衆通知

報石司馬書 十二日

倭奴屢敗其膽已喪似宜乘此進剿但其衆頗盛况天雨連綿陸路泥淖車馬難騁糧餉雖陸續可到而馬草缺少因倭奴將開城等處周圍地草燒盡不能措處故馬多倒死我兵又卧冰雪中冷疫俱興食死馬肉疔毒又發兵甚疲竈是以近日分駐開城平壤便益諸處調養休息聞對馬島欲遣新倭來助我兵出關僅三萬餘昨三戰之後砍殺倭奴固衆我兵傷損者亦多李提督請借遼兵急如救焚迴虜倭方敢

經畧復圖要綱 卷六

十九

似難徵調劉綎陳璘兵日望其來未能卒至幸臺下督使大速前來萬勿時刻緩也即此兵尚未足用他路可調兵馬再求一處庶兵勢大張王京之事可望不然衆寡異形勝敗難料某固竊寤憂之臺下主其事其能不亟為之慮如事可速成兵可不益某豈不欲為國節省錢糧如此煩費耶臺下幸鑒亮之

報石司馬書 十三日

東征將士日卧冰雪血戰艱危平壤之克非倭奴易與實將士奮力所致也今迨奔千里身經累戰開城王京又報新獲然身不離鞍食不下嚥力疲神倦恐

汲弩之末難穿魯縞况大敵在前若非破格陞賞何以起疲士而收完績以仰答 聖明也不佞題叙小疏臨發時對衆焚香拜天自矢蓋不敢毫與私意以干國家公典尤望門下速為題覆如循舊格待按院勅明恐就時日進剿王京當在目下鼓舞之機全在此疏門下幸以鄙意轉致政府數日開即望旨下頒賜軍中謹將功高切緊各官另開奏覽伏祈更為留神一照小疏覆叙庶人心激勵後效可期萬禱

報石司馬書 十三日

經畧復圖要綱 卷六

二十一

據泰寧鄭文彬趙汝梅報稱朝鮮人李大期自王京逃回執稱倭奴平行長平議智自平壤敗後晚駐家行至於王京衣食器械盡行遺失王京大將平秀裴頃怪三日不容進城第四日方令進見稱說初意欲以稱進貢為名讓平壤為餌然後圖向中原豈意為沈遊擊所賣致此大敗不勝憤恨又稱平壤江華咸鏡黃州鳳山開城等處倭奴盡皆聚守王京將城內北方官民房屋盡行燒毀止留南方房屋樓宿砍木立柵於城之上壘石為子城於城之南以防大兵攻剋又據朝鮮宣傳聞白聲援將至未知果否二月杪

一日天雨兩晝夜初三日微晴初四五日又雨晝夜以發江水陡漲行潦皆盈泥沒馬腹既無浮橋入乏船隻大兵駐劄開城稍俟天晴地乾當議進剿目下事體恐臺下番念謹此奏報不一

報王相公書 十六日

星接華章荷蒙推許非錦薄所敢仰承感愧無地目今進剿王京一鼓下之以舒我

皇上與相公東顧之憂豈非某任事者意乎第一時事體有未可盡如鄙人意者不得不懇懇於相公前也

天雨連綿軍馬野宿盡在淋漓中馬毛漚慘子角解

歷冬兵馬入邊 卷六

散是天神不庇我矣王京山路田僅一二入平地泥淖車馬不得駛驅是地利不在我矣千里追奔累戰力疲疲氣流行馬危千匹糧草運艱且乏鹽菜又平壤首級大功未食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矣且王京倭奴八道併集其勢甚盛城內州六管為窩窠城外列八營為犄角此中必有知兵者主之未可輕敵也且威鏡倭奴及在平壤之左開城之復若一意王京彼從我後捨我平壤就我糧草邀我歸路關係非細茲移檄李提督固守開城一面發兵沿江把守以防王京之襲一面發兵回駐平壤以防威

鏡之襲一面拘刷船隻糧草由水運以達開城無令雙山之鹽以濟軍食顧兵本無多分之更寡開城見在不滿二萬賊衆我寡勢不相當若非再發一二萬兵馬數十萬馬價何以助我軍威鼓我士氣師老財匱將若之何伏乞相公主張先某所請昨叙功小駭恐為題覆轉促本兵劉綎陳璘兵督令速來併力攻之庶幾可收全勝倘再延緩待彼益以新倭強弱既分不但進取為難恐後愈為營事其責不專在不佞與諸將也幸相公留意焉外小搢請教下情不任悚

乞祈望之至

經各覆關要 卷六

二十二

議乞增兵益餉進取王京 十六日

一為孤軍深入功在垂成懇乞

聖明發兵益餉以震 天威以勵勇敢事提督李如松揭報臣先據遼東都司呈准朝鮮國王咨開本國自義州至平壤一帶存儲糧料大小米共計四萬五千五百六十石可設五萬軍兵四十餘日支用黃豆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五石草八萬八千九百六束可設三萬馬匹三十餘日喂養遼陽所屬各倉積有糧米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八石零陸續運赴朝鮮可免糧餉後費之虞今兵馬攻破平壤朝鮮糧草雖

經催饑寒星糧運不足供用其遠鎮積貯前項米直  
相距王京一千五百餘里山路跋涉牛車遲鈍又轉  
運不前及查部文原議徵調各鎮馬步兵七萬員  
名內前鎮一萬一千名保鎮五千名遠鎮七千名大  
同宣府二鎮各五千名山西二千名揚應龍劉綎各  
五千名延綏入衛軍三千名臣并各官下家丁共二  
千六百三十七名以上共止五萬六百三十七名內  
除楊應龍兵五千停止劉綎兵五千未到延綏遊擊  
高徽兵一千七百名又議留防虜止有已到兵丁三  
萬八千五百三十七員名分隸三營副將且內多疲  
弱不堪臨陣所運糧餉不過二萬攻克平壤陣亡官

卷六

二十三

軍七百九十六員名陣傷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見  
在戰兵不多今孤軍深入仍當分兵後繼又當用重  
兵防護糧草斯為完策但進攻尚且不敷分布更難  
周及等因又據報稱王京連城四面山林叢密平地  
悉皆稻畦時多春雨連綿泥水深陷僅以一線小徑  
不能並馬車步官兵不便安營且各道併集王京及  
對馬島嶼未倭賊共約二十餘萬賊若固守堅城急  
難攻取必與相持今賊恃衆狂逞出城列陣迎敵官  
兵得以遠戰出奇設伏乘便邀擊利於我兵但糧運

兵疲勢難鼓舞等因備揭到臣除行本官暫住開城  
干壕一帶設衛易糧把守險隘少為休息伏糧草轉  
運充裕軍火器械解運齊備即相機進取王京以期  
全勝願兵凶戰危關係甚大拙父巧速利害頓殊今  
皇上以倭患孔棘勢在剿除徵調各路軍兵救援屬國  
幸一戰而取平壤再戰而取開城三戰而碧蹄館又  
復新獲 天威雖已遠震孤軍實已深入今欲乘勢  
進攻而彼衆我寡彼逸我勞山陰崎嶇春雨地溽千  
里饋糧師不宿飽是未可以倉卒進也今欲全師以  
退而大敵在前應援不至朝鮮新復困憊難支賊焰  
再張前功盡棄是未可以輕易退也此正成敗利鈍

卷六

二十四

之秋騎虎難下之勢非發兵援應何以張軍聲非實  
不踰時何以激士氣及查西征事例斬級一顆賞  
賞銀五十兩今平壤開城等捷首級幾及二千雖查  
勘已明而尚不能即賞者蓋以去歲所發馬價銀四  
十萬兩內動支五萬兩發山東海防道羅買糧料一  
十五萬兩發寧雲天津薊州永平寧前遼海六道亦  
置解糧草及打造軍火器械火箭鉛鐵砲彈硝磺并  
明火毒火飛火等藥及買牛騾車輛并轉運腳價太  
約已支過半止留二十萬兩軍前應用內發三萬兩

與李提督臨陣動支餘給發召募各項家丁安家糧料并標下大小將領文武等員役糧糧工食犒賞之費奉究之日臣自逐項明開奏報今雖尚有餘剩若盡費平壤等處功級則軍前別無措處而應援之兵倘如所請則又當酌量多寡預行備辦竊糧是今日兵與餉所當亟為議處者臣已令官糧主事艾維新都司張三畏分枝催催糧料及行海蓋道察政郭性之拘禁海船一面由黃城島赴登萊搬運一面由旅順口沿海運赴朝鮮義州林山島特發朝鮮海船運至開城等處以待支用臣今又督令李提督分兵鎮

經畧後同要綱八卷六

二十五

守平壤以防襲擊選精兵屯住隣近站道以聽往來策應入發軍兵砲手扼截臨津江邊以防偷劫又沿途派撥軍兵護衛糧料夫以客兵利在速戰而今深入重地勢不得不分兵殿後兵力既分勢益單弱有如王京之倭日益增而我開城之兵未敢進倭以二十萬衆而我兵不滿三萬倘倭奴用分番休迭之法時出遊騎以擾我師我師退不可退不可糧餉益罄軍心益憤彼時又將何以處也伏乞

皇上俯察功在成機不再得勅下兵部再為酌議一面將劉毅等軍兵星夜催赴遼再於剿遼

緩處所量調數千前來策應併乞垂念血戰軍功再發馬價銀二十萬兩先將平壤等處新獲首級軍士願賞者照例每顆給銀且十兩陣亡陣傷者即行優恤其餘聽候冒糧及攻取王京賞功支用如此庶足以張軍威而奮士氣今日東征軍使兵力有餘以收全勝毋寧以寡擊衆圖僥倖於萬一也臣不勝祈懇待命之至

與委官經歷沈思賢輪帖十六日

據屢報甚悉且國帖開寫亦明具見本官留心復有消息不妨頻報來圖西門乃我進兵正路門外夾山

經畧後同要綱八卷六

二十六

俱可埋伏不知我兵可得據住否伏兵以攻西門而新門亦有路道須防彼兵冲却北門岳山僅餘我兵據守此山不知能攻城否我兵要攻西門此處兵馬不可不設一二枝防守若得登據此山高處施放火器可達城中否龍山館倉糧可燒否倭奴逃回消息果的否李提督責發每營五十名炮手江邊防守甚善倘上流下流或可暗渡亦須細察之一一相度打探的確具報黃應揚在黃州江華道安撫人民甚是切不可輕身進城自投虎口蓋二十七日交戰之後此策斷不可行只宜同本官一處哨探攻城并一應

防禦之策類類報來亦必須萬分慎重此論

與劉永二督書 十六日

接手札謂提督君回守平壤則王京倭奴襲我之背咸鏡倭奴襲我之腋兩面夾攻而我居其中非策夫不佞計之已久更二公所見與鄙意畧同藉甚喜甚初五日移書提督君令其親駐開城一面遣兵沿江把守以防王京之襲一面遣兵平壤把守以防咸鏡之襲二公所謂上策者是也不佞行文艾心字拘刷船隻易糧食鹽俱由水路以達開城俟劉鏡陳陳兵至再調遼陽兵數千不佞與門下躬至開城同心區

經奉復劉永二督書 八卷六

二二

畫鼓舞士氣倭奴似不足平矣大司馬處昨請兵餉書中已具達知目下時勢未可姑且待焉提督君近日移文欲邀一位至彼軍中想亦因前小失而有借箸之思也

移朝鮮國王咨 十日

一為俯諒微憐一力有事准朝鮮國王咨內稱小邦被賊殘破軍民潰而况沿路一帶凋敝尤極目今王師電過一刻為息而糧草火缺士馬俱饑致使克醜餘黨散息日久今蒙該部切責當職慚懼交併伏乞體

皇上撫綏之仁念小邦殘破之極特加寬容終始拯濟

等因到部准此先據委官都司張三畏呈稱准國王咨開本國自義州至平壤一帶存儲糧料大小米兵計四萬五千五百餘石可穀五萬軍兵四十餘日支用黃豆三萬五千五百六十餘石草八萬八千九十餘束可穀三萬馬匹三十餘日喂養等因故我大兵以王國粉糧已備併力前進今幸一戰取平壤再戰取開城三戰碧蹄館破圍斬級千安黃海京畿江原等道中和黃州鳳山瑞興等郡縣悉還朝鮮正宜乘此兵威盡滅醜類而王國軍糧告匱中國糧料又轉

經奉復劉永二督書 八卷六

二二

運不前致使兵頓開城士多折腹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况披甲扼強之衆值此風霜冰雪欲使之冒白刃奮勇血戰以成戰功而使其腹不得飽馬不得騰倘軍心怨憤遂爾脫中寧不悞大事耶故管糧支主事身任度支觀此千里饋糧接濟不及是以為此激切之語其情實有大不得已者今中國糧料見在擬遣王國亦宜亟督人夫併力轉輸務使三軍不致乏食庶克有濟為此合行移咨查照施行

微劉永二督書 十八日

一為稿師以勵勇敢事平壤之捷皆各官軍同心協



力奮勇直前遂能一鼓克奏膚功除登城奪門俘首斬級等項功次已經具題破格優敘大行陞賞外但各官軍又居異國勞苦異常茲復遂取王京本部深切憫念相應另行犒賞以示撫恤牌仰該司即將見在東征將領軍丁備查實在的有若干陣亡若干陣傷若干分別各營逐一開報見在者聽發馬價銀犒賞陣亡并陣傷發回者聽行各道優恤其家庶官軍並知感奮毋得違限文到五日內呈報

與楊總戎書 十八日

昨小啓奉邀一睡想不吝玉趾初計劉艇兵三月初

題夏夜圖 卷六

二十九

旬可到不佞欲俟其至與門下同行復細計之十七日發自京都京都去開城三千餘里須四月中旬方到必待此兵至而復行及致悞事以大將軍雄威肅之遠左精騎足收完績何必拘滯前說况李提督所將兵休養月餘其氣復振不佞且身臨之破格犒勞自別是一番景象已擇二十六日渡鴨綠江門下幸亟調數千鐵騎以續奇功豈不稱烈丈夫事戎機會在即速發前旌願望願望

撤遊擊吳夢豹 十九日

一為軍務事撤遊擊吳夢豹呈送紙竹造成噴筒

部試驗得王三樂藥方與竹筒俱各爆响本部紙筒火焰微細皆不堪用近見遼陽花火內大梨花賽月明金蟬花俱火焰直疾薰燒久遠似堪應用及查本部所製噴筒藥內揀和細砂專為飛沙眯眼目蓋燒次之今各匠未知此意造不如法必係硝少黃多蓋黃性橫以致爆响擬合另造牌仰本官即查本部前發藥方如藥料不全姑暫停止添拘遼陽火藥匠役各照本匠自己藥方製造大梨花賽月明金蟬花火藥內去銅砂加添淘淨炒過細砂或用損壞窠窠為竹筒或用放花火木筒或用紙筒每筒長三小尺

題夏夜圖 卷六

二十九

許務使火焰直疾長遠飛砂眯眼目為主若黃燒不論每樣先造數件試驗堪用共造六千筒陸續運送軍前應用如別有堪用者不妨並造窠窠堪用者不許改造毋得違錯

移本部咨 十九日

一為仰仗 天威救援屬國一戰克復平壤等處斬獲倭級累千飛報奇捷等事據提督標下代中軍事指揮僉事王希魯呈解平壤等處官軍斬獲首級并生擒倭賊吉兵等六名到部已行替畫劉員外等驗發候巡按衙門覆驗開查得遼東巡按李御史陞任

新差周御史未至地方除斬獲首級仍聽巡按衙門查驗另報所據生擒倭奴擬合先行咨解為此除將吉兵等六名責令原米官役管解外合咨本部煩請查照施行

撤分守道并文主事 二十日

一為改正升斗共實惠事據經畧糧餉文主事呈前事內稱本職調取湯站官斗照式製造十數隻刻字存記差人解送李提督處四隻軍前支用不得短少其餘留義州支放庶軍馬皆需實惠而鐵穀便於稽查等因隨批准奉行訖但查得以前支放過東征

歷名復國要綱卷六

三十一

大兵糧料俱用朝鮮升斗朝鮮斗小雖云加添未知與原收倉斗果否相合仰該司即便會同分守道備查該道所委支放糧料委官要見朝鮮升斗與原收倉斗每斗大小的差若干支放過東征官軍糧料先用朝鮮升斗每一升一斗遞加若干有無勾足倉斗之數原收轉運糧料若干見今支放過若干有無餘剩各委官有無乘升斗未定之前過減遞增那移作弊逐一查明呈報毋得遲延

報石司馬書 二十三日

十九日接回示甚悉仰見臺下留心東事且不遺第

歷名復國要綱卷六

三十二

堯一得之見深感深感平壤捷後十一日即再四移書李提督欲遣張大膽諸人潛行反開國取關白未見奉行適有碧蹄館一戰彼且痛恨入骨此計似不可行暗約朝鮮人為內應是又着一着關其人反與倭為腹心某行間人已遣尚住開城再探的實方進王京行事某今所以遲遲未渡鴨綠江者因平壤戰後軍中火具殆盡陳璘劉綎應兵未至故住遼陽鳳凰城一面製造一面催督今畧有次第已於二月廿六日赴開城親督將兵攻取也我兵千里追奔累經血戰不免力疲氣索且天雨連綿泥陷難騎暫分兵各路休養劉綎兵十三日發京師去開城三千餘里計程當四月中旬方到如將此兵師老財匱不虞候事某今親往鼓舞軍威或可望其再振昨題款小頭臺下意待正京報捷併題圖是第將士冒矢石攻堅城捫腹而拂入道坐計米糧中馬倒者以萬計人之苦又何如所以轉弱而強全在朝廷一鼓舞耳况恢復外國新級數多與西夏除亂民者自在軒輊今將士日夜望臺下主持登臺

皇恩如或遲遲大敵在前士不用命畫策前功望望為憂破格優叙先望將政府為荷朝鮮糧草已盡

金資中國恐臨德等處者不可止也平秀吉的不  
朝鮮而在對馬島如朱均旺能了前事妙甚效甚哀  
替畫往返異國身處冰雪勞苦亦甚今有此事實所  
難堪臺下垂念司屬必為維持不使久與共事尤不  
能不切切也想此時業已無父如可挽回望曲為一  
處何如餘俟再報不盡

檄通判王君榮 二十三日

一為犒師以勵勇敢事照得節報平壤開城之功皆  
緣軍丁奮勇將士同心以致有此奇捷即今各軍遠  
征外國露宿風餐况聞時疾流行本部深切懸念除

經奉復國要編 卷六

三十三

委官實製丸散等藥另發外相應給發牛酒以示錫  
賞牌仰本官即便動支馬價銀二千一百兩每七百  
兩一封交付差去官三員分解三協副總兵處給發  
在征官軍千總每員酒銀二錢把總每員銀一錢管  
貼隊軍丁每名給酒銀五分具給過日期呈報

與李提督書 二十四日

大將軍移駐平壤撥將士留守開城休養士卒誠為  
上策王京倭奴野無所掠窮窘而歸不煩寸失坐收  
全功幸之甚矣不然我兵千里追奔累經血戰力疲  
氣索深屬可慮門下雨量頻頻賞以鼓將士誠為

緊之事先得我心不佞數日前已移檄二營並議行  
給散矣二十六日不佞擬渡鴨綠江先至平壤與門  
下面議已定刻期進攻想王京不足下矣外戚金既  
犯軍令細責誠是此門下專之者何必翰示耶不盡  
報劉遠顧總督書 二十六日

旌旄遠被連海宣威諸凡得以仰藉受成某弟之喜  
更倍尋常萬萬祇以身任王事遠適異域不能躬詣  
軍前稱慶心殊歉然然仇逢草率微致不腆之儀惟台  
慈俯誼為荷弟目下將諸開城下王京殊無勝算惟  
俟老年文一指授之耳敢此懇請幸賜指南生平之  
愛於此見之諒老年文必不為我斷也為此代布他  
不及悉

經奉復國要編 卷六

三十四

與袁贊畫書 二十六日

公為完壁急遽令沙旬日前不佞應及此豫致書石  
老先生并當軸諸公昨親邸報果符所料然海上之  
事待公紆謨以收完績實事者已允不佞所囑諒多  
口不足為碩德累也幸安心所事益展弘猷盡掃妖  
氛樹千古奇業不佞目下即渡鴨綠江戎事方殷幸  
無芥蒂以亟當寧安重至禱至禱  
與李提督書 二十六日

應奉復國要綱卷六

勤勞終於民也

三十五

與東齋書 二十七日

軍中用間誠為勝算然必任使得人方能濟事今馮仲璉等往說威鏡已有頭緒乃王宗聖又欲往王京說之夫倭奴當磨礱少之時機會甚有可乘宗聖如往事必可望謹如命給與牌票使彼行事如得成功賢於十萬師門下延攬英雄之功非細仍給王宗聖銀百兩家丁四名每名給銀三十兩以鼓其志其馮仲璉金相等查果的確亦當破格賞之事竣日併為優叙中間往說事宜尤望門下丁寧以圖萬全焉

望

檄李提督并劉表二贊書 二十八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照得天地成歲生殺互用而不偏帝王與師仁義並行而不悖語云不由秋殺何有春生又云寧遠於仁毋過於義蓋言化工聖道咸出無心中正已矣關白本以庸貶小夫襲奪六十六島方虛憍恃氣非惟目無朝鮮且不復知有中國觀其遣巨酋行長等率領兵衆奔捷平壤王京分兵旁掠八道為窺犯中原之本其詭計克謀自謂無敵去歲入盡若非本部與該司該提督決意

應奉復國要綱卷六

三十六

一戰首挫其鋒非但無以彰中國正大之威反以長倭奴橫逆之志茲幸平壤大捷天討已張倭奴膽落狼奔豕突蟻聚王京欲歸不得欲戰未能當其進退維谷之時伸以甲兵捷伐之勢長驅直搗誰云不可但事忌已甚謀貴萬全故平壤捷後本部即檄提督說間行長諸酋招之來降待以不死陰囑關白永絕禍根且使功既易成殺亦不重是乃體天地生殺之機布王師仁義之舉况乎定安集聖哲所先間諜行謀兵家不廢祇以遣使難於得人故爾為謀持父未決茲據平倭李提督及劉表二贊書中報前來冬

和倭奴敗勢方窮行間一事為今日急務等因到部適與本部移檄初心者合符節且本部與提督賀靈各標下職官策士如沈惟敬黃應揚吳宗道王宗聖俞俊芳金相馮濟總兵大受等俱各沉毅多謀忠勇任事相應遣行老祥仰平倭提督即便一面會同劉表二贊畫一面推行沈惟敬等前赴倭巢陳說利害開諭禍福令報關白使之反邪歸正與朝鮮無相構怨彼此罷兵永為盟好仍復許以奏聞朝廷還官開封永為屬國倘使聽從則在中國彰神武不侵之功在朝鮮得解紛息爭之利在日本有受封之

經畧復國要綱

卷六

三十七

榮一舉三得誠計之善者若或怙終不悛必逞兇心我必會合朝鮮兵衆併力夾攻務滅醜類至無才遣其遊擊沈惟敬差人護送前去仍要省諭各官務使同心公道勿分爾我協力合謀共圖國事功成之日一體破格優叙如其不然軍法見存不少假借先將要違行聞日期并緣由呈報

與山東防海道田憲使書

二十八日

故人天遠時切懸思猶幸以共事之推常接教言開函披誦如覩顏色藉此少慰渴懷謹程事重勞且為登萊二府苦心殊不安抵以鯨鯢煽雲三軍待哺等

出無柰故耳三萬已獲者目下即發旅順口船隻搬運其二萬未獲者非不欲如論止之第王京事未見下落不佞親往猖獗可知且門下棗已許諾更不他置如稽時日或致將腹各將誰歸允望門下曲為一處作速奏完倘得藉此收功門下勲勞非細附此代懇不盡

與李提督書

二十八日

據擒獲生倭稱說倭情門下未諭謂當具題求益兵餉善甚謹如教夫開城兵少恐不能支再須撥一二千與之協助外劉綎兵已於都城起身計程必四月

經畧復國要綱

卷六

三十八

中旬方到陳瓊者想亦同與昨復調遣兵趙撫臺國虜營方殷未允所請往來新韓始發二千茲再懇之可足三千之數外此欲他調不可得矣仍乞門下號諭諸將用心隄防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用間則用間惟大將軍相機而善用之倭奴不足平矣三十日不佞發愛州晤期在即餘不多及

報遼東周按院書

二十八日

昨王師按臨遼左曹有小落奉賀想入覲矣目今王京未下草遶迢異域戎事紛紜不能時致懇懇於台左罪歟何如外手提督斬新報平壤開城碧蹄館等處

倭奴肯級解到尚役呈驛門下勒此代答諸不贅

與永平楊兵憲書 二十九日

異國江山觸目增感故人天遠重我遐思方傾想聞  
適於愛州忽接瑤章開函散誦如觀顏色欣慰何如  
琳瑯之語情見乎詞銜載更倍之矣若平壤微捷則  
藉之

皇上威靈門下指畫不仗易與而推許過溢則鄙人何  
以當殆不覺振之見面汗之浹背也即今王京未下  
甚之良善愛我如門下當何以教我我不佞固旦夕望  
之矣

聖恩復員長編卷六

二九

撤分守分巡海蓋三道 三十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稟稱各軍屢涉山險屢經血  
戰泥水浸濕鞋襪敝壞既足不堪詣乞量動官銀買  
買達靴靴喇發管給軍等情到部看得各軍就援屬  
國遠出二千餘里換稱鞋襪敝壞無處易買乞要解  
發相應准從稟仰本道官吏即動本部馬價銀易買  
達靴靴喇共一萬二千雙陸續運解本部給發各軍  
事完具用過銀數繳查毋得遲延

撤天津永平山東遼海等十三道 三十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李提督呈與李提督相議送

取外即今二月將終春汛屆期所據沿海地方相應  
再行申飭到本道官吏查照節行事理即便嚴行  
將領有司等官將應該分布兵馬應置軍火器械踴  
躍登臺哨探漁船上緊設備無警時加稽查有警解  
力拒堵務使倭不過無所掠大遭剋剿毋得違悞責  
有攸歸

移本部咨 三十日

聖恩復員長編卷六

四一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提督李如松呈報本年二月二  
十三日據前鋒副總兵查大受稟報本月十八日差  
宋丁查慶宋好漢金子貴并朝鮮通事六名前去王  
京有探行至東門外遇見倭奴四名打草各丁擊斃  
前村砍三賊跑走入城活捉倭奴一名俱入羅押解  
到職隨行中軍參將方時春詳審得俱入羅供稱倭  
兵屢戰傷損甚多但懼關白法度不敢回巢王京城  
內見有三四萬聯結入營城外龍泉館有平行長結  
營三處又去討關白示下關白說平壤關城去年已  
取如何輕責傳知衆倭死守王京要在三月間自領  
兵二十餘萬一半前來王京合兵拒敵一半沿海分  
犯中圖等情備呈到職據此看得倭奴拒守不動以  
待援兵兵情具的本職欲援兵前進攻倭永聚之先

但道路泥深料糧不敷恐非萬全之策今奉總畧明  
文留兵防守開城若其堅固實為屏障但其城周圍  
四十里牆垣倒塌即若無城數千官兵亦非可守若  
以全兵所居結營聯勢庶可為據又以糧料不足難  
於久屯平壤乃咽喉重地必當固守根本以圖進取  
倭奴情形若此我兵又駐外藩日以淡飯聊生並無  
驍警入口人皆疲損馬倒過半即其王京見屯之數  
十一營不下六七萬威鏡倭奴二三萬併歸王京共  
一十餘萬據城死守關白舉兵二十萬大肆狂逞意  
欲分犯中國其謀最狡我以久疲孤軍衆寡不敵深  
憂可慮須增兵備馬多備糧料火器禦之以保萬全  
合無請乞議題徵調重兵廣運糧料火器前來以圖  
追勦并將見獲倭賊擒入羅呈解等因到部據此近  
該本部為孤軍深入功在垂成等事已經具題乞將  
劉綎等兵催督赴遼再於前遠虜緩處所量調數千  
前來策應併發馬價二十萬賞功支用間復據前因  
為照兵家之事不以既勝而輕敵不以僥倖而圖成  
要其謀始慮終瞻顧後自攻取平壤開城碧蹄而  
我兵已入重地誠欲取王京以全朝鮮咸醜類以絕  
禍本乃今倭奴不因敗而遁歸反招集而屯結內守

城垣外立營寨以侍關白倭兵今驗畜生倭情益招  
著敵衆日加我兵益寡誠恐萬計處者除官軍食  
淡本部見發牛二百六十四隻食鹽三萬勛馬價銀  
二十一兩解至提督軍前當知揭勞以安軍心并  
督文主事將糧料由海運自義州南林山島編串堡  
循海轉東直達平壤大同江開城開津江以濟大軍  
一面催發山東糴實糧料本部於二月二十四日渡  
江徑赴平壤等處與李提督相機進取外惟是應兵  
時不容緩為此轉咨本部煩念倭患方殷將前發兵  
盈餉之疏半為議覆於前鎮等處酌調軍兵數千速  
來接應并移咨戶部督發臨德倉糧赴遼及申錫沿  
海地方加意防守以保萬全今將生擒倭奴擒入羅  
浴解希為詳審以驗今日倭情緊急以見本部請援  
要非得已也

與李提督書 三十日

天雨滂沱重勞尊駕遠至平時渴想幸遇清光亟欲  
倒屣相迎忽緣瘴疾作楚承欵欠恭又非所以為大  
將軍重也少定一夜明早當為延叙外二恭軍陳說  
王京倭奴盡已逃歸此皆大將軍神威所懾也即欲  
報廟堂恐尤未的若石老先生處如不預報但事

已聲聞倘為他人先報恐非事體今不佞差一人持  
書往造門下亦差人修書同往再須連夜差的當人  
知會令弟及各將官提兵追襲後日可以叙功門下  
明早相會後亦須急往督之大功已奏幸勿辭勞至  
望

經畧後國要編六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七

報石司馬書 三月初一日

小疏題叙臺下謂文職太多陣官遺失恐某省有言發回改正仰見骨肉之愛深感深感第某經畧之差較尋常違腹實撫衙門不同夫督撫遇封疆之官百九軍火器械糧儲兵馬俱各官日逐分內事是以叙功止叙將令其他例不盡及今某去歲九月廿六日陞辭至正月初八日連行路僅僅百日倭衆我寡若非兵馬戈矛火器糧餉諸事具備何以遂下平壤及八道耶俱係某不遑悉尤嚴行撫鎮司道部屬等官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七

刺期完辦如有違誤定行奉治以故各官違約日夜督促共成王事今一旦奏捷雖諸將士血戰而臨陣諸用等物皆各官併集之功也且一兵一馬又係借調與督撫自己麾下者迥別若叙中止及諸將不及各官則違誤者有罰勤勞者無功是謂得魚忘筌不依實所不安也況當日王京未下諸凡缺用仍賴各官如不先此激勵何以勵其將來且救援屬國事出非常恐難以往例拘掣其各官分任事件已咨部矣如臨陣將士俱已叙入其中千把總等官不佞亦慮太多內中恐致故步易若揭網報臺下請裁此係國

家大典二贊畫李提督諸將領矢天共發毫不敢倦以私意如臺下垂念異域征人半載冰雪晝夜焦勞轉致常事極感挽回之力如當事者必拘恒例某前揭已報本處各院矣實難改易今仗庇王京事將就緒得報

皇上與臺下足夫人之罪我聽之耳幸速令未人上之以慰邊疆將士之心諸凡仰祈主持持餘不敢贅

與李提督書 初二日

大將軍幕以內麾下策士材官俱涉與國勞苦功高不佞謹以一儀奉犒幸鑒內之是荷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七

報石司馬書 初二日

廿九日接手札某叙功小疏蒙許即覆此社稷之幸非獨某與諸將士幸也蓋緣兵士又處冰雪且朝朝言語不遺絕不貿易我國商賈雖屢行招徠而兵戈戰地人咸畏之且道路遼遠無有應者以故我兵渡江以後一策一餅以及鹽醬之類俱未入口某雖登牛盤鹽發銀代酒大行犒勞然朝夕不繼實所難堪若不大加陞賞何以激勵士氣此不佞所以諄諄也幸臺下先已請旨普行給賞仰見仁人之心鼓舞之術藉甚感甚昨獲生倭云關白有必求之意度以理

勢其言非詐我兵豈得不多集也劉綎發行已又沈  
茂三千題今遠來甚妙其延緩入衛兵一千七百  
津宋副將募兵三千力士五百俱望力為題請  
昨調遣兵實非得已李提督因成鏡倭奴欲襲千  
僅車策應甚急劉綎陳海并楊總兵許調三千兵馬  
未能卒至且遼河水解計虜必不能東渡故萬不得  
已調海州開原等處兵僅二十一百俟原調三千兵  
到即以歸還非敢出於三千之外若趙撫臺待某非  
比尋常蒞任三日即詣遼陽觀選精兵七十付與平  
壤之克多藉其力又夫馬借調頗煩某方感佩何敢  
亂其復員要領八卷七

三

獨累祇錄他兵緩不濟事故不得已為之望臺下移  
書為某代致之不致獲罪之深為幸多矣某今先往  
平壤多方偵探如關白不來不添新倭惟止王京之  
俟諒亦易與其所以不遽歸者徒懼關白之威力耳  
今已遵行屢次指授多方行間其在必成倘不聽命  
惟有進剿而已目今兩多地澤水過馬腹固難前進  
俟天晴十數日道路乾燥當振起士氣分布兵馬安  
設火器決一城下之戰夫關白如來我兵千里孤懸  
眾寡不敵則將王京以東居民收拾披野無所掠王  
京以西臨津一江乃要害多設將卒及大將軍等砲

火器以守之倘再勢急難以支持當於開城平壤表  
州沿江等處分布屯守是亦坐困之策未識台臺以  
為何如容易陳請教也朝鮮民間止用粟帛不用銀  
錢幸臺下得請犒賞兵士銀兩某欲求抽出一二萬  
兩京中實有紅藍布十餘萬足轉僱車脚解賔以便  
使用此實將士之所深樂者臨德倉糧恐難即至以  
天津儲糧先發此中隨以臨德者補之更使山東田  
道申呈止糴三萬某急移檄限足前數此乃今日萬  
分喫緊事也鏡望留神為禱某蒙

皇上重委臺下廕植今日心力殫竭止此區區一身付  
終畧復國矣錄八卷七

四

之不有何况多口議裁聽之而已惟臺下履屨中萬  
勿叙某微勞庶可以消彌嫌孽此則殷殷所望於同  
心者勿謂虛談而忽之幸甚幸甚

報王趙張三相公書 楊三日

屢接相公手札蒙諭時未可來且宜堅守某遵奉指  
授思得倭奴遠棲異國所恃惟在糧餉彼龍山堆積  
一十三倉某命李提督將士帶取明火等箭燒之  
二十日往彼舉箭燒盡無遺倭奴雖列管分守不敢  
來救又咸鏡倭奴是我襲擊併歸王京大度其糧少  
似難天持但我兵天兩地澤亦難進剿姑且分守開

城平壤等處以待機會謹具塘報呈覽餘不敢贅

報石司馬書 初三日

某承臺下重委肺腑之愛筆不能謝今遇幸藉指授得奏平壤之捷昨小疏題叙其非敢邀功目今王京咸鏡等處未下所賴文職選將練兵轉餉製器所賴武職披堅執銳冒險先登以故預求陞賞勵其將來冀收完績以報

皇上與臺下副其求加職銜迺李提督所欲激勸將士

再四稟請且查閱視并舊時經畧常規非敢孟浪也昨小揭奉覽已蒙回札即為題覆某拱手加額謂社

經畧復閱要編 卷二

五

覆之幸已將揭帖通達所在督撫按院各衙門矣今如復改削中止不惟某之體面不全各文武又為解體某又何恃以鼓舞之自量役以來臺下日賜手教無非欲破格加厚將士今一題叙衆所仰望臺下何獨於此與繁一着反乃斯之若文職數多某亦具小疏題明各官勤勞非若地方督撫衙門可比且今日事體較寧夏止克一城即可班師者又文不同伏乞臺下力為主持速令上之尤望亟為題覆以期後功兩衙門處亦求為某明言得免駁駁是為幸矣萬不可免某亦付之無可奈何今日之事身非已有矣計

其他是以萬里哀求只欲完此國事惟臺下始終憐而垂軫之幸甚

又 初三日

又啟某小疏發時對天自矢毫不敢私除三軍將士外即某與李提督二贊畫各標下材官策士雜委及承差吏辦之流雖曰未經戰陣其人或條陳或計議或占候或謀算或辨給而有口才或機械而能幹辦或勇敢捐軀而肯入賊巢總之有益軍中則不拘資格識而拔之使入行款列於號中然亦摘其一二功之尤者實非濫及其他名雖在陣核無實功曾不敢

經畧復閱要編 卷二

六

假借以濫鉅典昨在本部時司中曾有一二書吏及有藉勢將官屢屢懇某綴名某寧任恐必不從之今臺下已蒙先允隨覆中止得非此輩流謗乎今軍中指麾將士鼓舞機宜全藉此號倘以文官難於覆本定奪陞賞不佞今已具疏上請至覆本時只用一句推入吏部另行題叙似於尊臺亦無碍也今乃閣置不上非惟致將士生疑而有懈心且使某何顏立諸官之上號令三軍耶目今糧餉兵弱天雨地濘進剿未得仍求臺下大被常格力為主持之某性迂直不合時流此行萬里孤踪百凡止賴臺下一人耳綜緒

韓縵恩餘一一俱賞縱有出入威望未尚幹旋不然  
惟去而已矣某非敢稍動非敢邀功祇以事體重大  
不得不懇懇於翁臺也惟望終始垂憐俯體鄙意大  
為造就焉禱

叙恢復平壤開城戰功疏 初四日

一為仰仗天威救援屬國三戰三克恢復平壤開城  
等處斬獲倭賊累千恭報奇捷併叙獲功將士懇乞  
聖明亟賜破格優錄以勵人心事行擬請賞兵部員外  
劉黃裳主事袁黃會主事等查勘得先於萬曆二十  
年十二月內節奉經畧衙門指授方畧委職二人會  
經各處剿平

卷上

七

同提督等如松隨軍東征一應軍中進止機宜俱聽  
同心計議又蒙密賜職等如至平壤分兵三哨先列  
火器復列車徒騎兵繼之奔出兩翼伏設江東俾攻  
其堅固抵其戰佐以明火毒火等箭將軍城虜等砲  
焚薰得擊俱連應朝夕講求於本月十六等日親隨  
大兵東進二十五日營師渡江二十九日至朝鮮國  
地名良翼館據哨探家丁蔡文秀報至提督軍前探  
得倭將要起兵十餘萬殺到義州又遣進前哨要與  
大明兵交戰本日入提督司錢世楨報稱倭賊多造長  
梯城上夜間燃火警守及提督等沈惟敬撫用倭兵

通事張大膽報說倭將說關白文書來催兵馬先發  
遼東住營日本地方造大船無數二月發兵到處起  
岸等情該李提督有得倭酋狂逞必欲入犯前約退  
王京者實彼緩兵之計催兵急進至二十一年正月  
初四日行至安定館倭先鋒平行長遣將吉兵霸三  
郎通事張大膽引倭通共二十三人前來以撲沈惟  
敬為由其實細探我兵虛實提督即傳命雲吉兵霸  
三郎張大膽於內宴二十人於外意欲生置之不意  
李寧雷應坤等手下家丁不知主將之意亂行殺戮  
生擒吉兵霸三郎其餘斬首逃走七倭歸報城中蓋  
經各處剿平

卷上

八

加嚴備然出其不意而戰其前鋒倭將已心驚於余  
卒聞矣李提督因按李寧雷應坤之罪師譴韓門要  
行斬首等如相同諸將哭告乞免重責李寧十五提  
雷應坤三十棍且告李如相等汝輩違吾將令亦必  
梟首決不汝貸將士聞之皆股栗失色初六日提兵  
直抵平壤近城安營同諸將及沈惟敬遊城相度看  
得平壤東南二面臨江西面靠山陡峻北面牡丹峯  
臺高聳最高要害倭雄據四面設拒馬地砲陳兵以  
待徘徊觀望急難進攻乃遣南兵一枝并朝鮮兵攻  
牡丹臺以試其鋒不克倭且退營是夜倭兵突出偷

經畧復國具編卷二

九

襲三大管知我有備而退提督因遣張大膽進城諭以禍福初七日霧氣四塞午時大膽回報約退兵三十里寓降書投服李提督知其詐偽初八日五鼓遣飯恭明分布諸將楊元領中哨攻小西門李如相領左哨攻大西門張世爵領右哨攻西北城角止留東門一面以示圍師必缺之意即傳號令許以先登者賞銀一萬兩世襲指揮使爭割首級者新提督往來城下一卒稍退輒手刃之由是三軍齊奮呼聲震天無不以一當十前軍被殺後軍繼至時倭奴盡列城上旗幟旋逆約圍二十餘里烏銳鉛子飛下如雨中者無不立斃有鉛彈一枚而穿透二人者女牆垛口復射遠前拋擊石塊各將士皆奮不顧身併力攻取倭邪至未戰氣愈勵副將楊元親率本營將士先以明毒火箭及諸火砲一齊射打乘勢攻城家丁丁景保被烏彈打死楊元奮勇不顧由小西門先登破金繼之隨令家丁把總楊世隆等將小西門砍開張世爵錢世祺由北城先登李如相率軍李如梅方時輝谷遂楊紹先皆從大西門殺入是時有城倒被壓衆軍踐踏從磚石之下跳躍登城如騾尚志者有鉛子傷胸血流殷踵督軍不休如具惟忠者李芳春箭中

經畧復國具編卷七

十

咽喉射穿右膊李如梧鉛子擊穿左脅方時春觸中毒火五人者俱帶傷不顧殺入城內李提督馬被烏銳擊死換馬馳戰觸胃毒火鼻孔血流猶左右指揮往來督陣神色不變李如相頭盔亦被銳擊幸有觀盔綿厚未至重傷大城既破我兵四集雲湧風馳雷轟常掣健馬奔衝短兵相接賊盡摧伏柵下火箭飛射中者焚觸者死而倭將頭目率賊六七千竄匿所攜子城風月樓中又倭賊五六千屯聚館驛臺後山坡二處李提督令即救朝鮮被擄男婦一千餘名發平安道布政使李元翼安插軍家訖是日火箭火砲齊發樓臺房屋烟火大作倭被火焚砲擊火箭射死者各無算復據查大受家丁查應奎口報初九日殺壯丹臺側甕城屋內見被火箭焚燒倭死者二百人平壤城中燒死者無數焦臭冲天穢聞十里平壤東面江臨城下倭眺城奔走落江溺死者又不計其數比因天晚暫令收管計臨陣斬獲倭級一千二百八十五顆奪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倭器四百五十二件李提督復料賊計已窮夜必遁遁遵照經畧密諭設伏江東之計陰遣副參等官率軍張應神查大受祖承訓孫守應葛達夏等領精兵三千趨江東

小路埋伏倭果扶傷從小路有通李提督率同楊元李如相張世爵等由大路追遂不及小路伏走斬首三百六十二顆生擒倭賊得見半在順二郎三名餘賊某甲抱戈奔走官兵因轉戰馬弱不及窮追收取所遺器械通計前後共斬獲首級一平六百四十七顆查出倭將頭目二十五顆內奉

旨有名首首三名遊擊李如梅斬獲一名宗逸舍丁楊鶴祥斬獲一名平秀忠圍花戰袍一領家丁張光新獲一名平鎮信俱遊擊沈惟敬辨認生擒首首五名吉兵霸三郎得見半在順二郎倭果通事一名張經冬復圖呈稿八卷之十一

大勝焚溺死者約有萬餘李提督以平壤新復申明經畧號今秋毫不許有犯三軍肅然職等亦解行朝鮮陪臣李元翼金守顯等將各身屍掩埋訖其陣傷將官李孝春具惟忠略尚志李如梧方時春原領官兵暫行委官管束候各官金椿平復交代查計各營陣亡官丁七百九十六員名陣傷官軍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在陣射死馬騾五百七十六匹并有功人員斬獲首級職等遵同經畧本部查驗照例解送遼東巡按查驗訖等因又據提督李如松揭稱攻取平壤及各將士獲功緣由開報到臣與營畫二臣所報

大畧相同續據提督李如松揭報臣節據前鋒哨探原任副總兵查大受稟報平壤奔遁并黃海等道散去倭賊二十餘萬併集王京以精銳數萬據守開城迎敵我兵勢甚猖獗等情臣慮春風漸漸南朝鮮地暖正月初旬時若李春江河解凍若不乘此屯聚進剿恐其飄忽海洋為患甚大以平壤既克已震天

威進取五京勢如破竹隨令副將李如柏於該營并副將楊元張世爵營共選精兵八千名遣李如柏統領前鋒先發臣率諸將接連前進隨提李如柏稟報十九日直近開城放火搜山陳兵列營城內賊衆望

經冬復圖呈稿八卷之十一

一二

風逆遁本官據城領兵進擊前有大江地暖水關臺跡連襲過江賊衆以精銳收復刺營對敵本官因賊衆我寡奮率三營兵丁夜襲砍殺賊勢大潰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五顆奪獲倭馬二匹盔甲刀銳兵器共八十七件陣亡軍丁馮仲說等六名陣傷兵丁高得功等六十七名射死馬三十五匹被傷馬四十四匹開報到臣該臣看得開城雖復其附近王京并東西各道俱有倭酋據守臣遣副將楊元張世爵各領原統將領等官率兵分襲臣居中調度攻擊各道之賊聞知開城失守奔歸王京自平壤以至開城五

百餘里界內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中和黃州鳳山瑞興千山半峯江陰白川長湍豐德坡州文河金浦通津陽川仁川原川春川金化鐵原金城淮陽二十二府郡縣悉歸朝鮮其逃避山澤人民相率復業者不下數十萬職遵經畧指授嚴禁官軍不許私害有犯除斬獲首級并拿獲倭器等項另行解驗外等因又據提督李如松揭報本月二十六日職先遣原任副總兵孫守廡祖承訓遊擊李寧等選領精兵三千前鋒哨探王京道路以便進兵埋伏攻取去後二十七日職率副將楊元李如栢張世爵等選帶兵丁二千親去踏看至馬山館離王京九十里留楊元領兵一千繼後職與李如栢張世爵等領兵一千前行至碧蹄館離王京五十里聞報我兵與賊對敵職即督兵馳至見得各將因賊勢衆方在遲疑職當即奮勇將士如敢長縮不前者斬首於是官兵齊上與賊砍殺一處後已至午賊衆接續愈添分布沿山遍野由兩山夾空將我兵圍住內有賊首一人身披金甲揮兵將職圍匝數重比李如栢李如梅李如梧李如楠李寧等貼職身邊併力射砍李如梅前中金甲賊首向目落馬賊衆擁扶哭聲動地賊見我兵勇猛不

敢衝突又副將楊元領參軍鄭文彬等各親丁兵馬急來接應砍入重圍賊方稍退職乘亂奮率楊元李如栢張世爵等并中軍旗鼓官王希魯等冒死衝砍殺賊數多因賊衆不得割取首級比遊擊李寧爭前殺賊當被砍傷左手統子擊穿左脇甲葉未重傷孫守廡砍傷右膊職親丁指揮李有昇手刃數賊被賊誘去鈎扯落馬支解職喝官兵爭前砍殺賊即被靡大潰我兵乘勝追逐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七顆內有賊首七名係遊擊沈惟敬通事張大膳解驗明的拿獲倭馬四十五匹倭器九十一件比賊退奔因稱唾深陷馬難馳驅不及窮追收兵回營查計陣亡官兵李世華賈待聘等二百六十四員名陣傷官兵四十九員名射打死馬二百七十六匹職謂此番之戰原為踏看攻取地形不意得遇大敵職以五千孤軍衝擊數萬勦寇得以斬獲微功非職等之力實仰賴我皇上天威遠震之所致也且續據哨報是夜王京城內天聲不絕因渠魁中箭身死又殺傷賊首甚多等因除如松俱另行具題外臣將如松揭報開城碧蹄功父并獲功人員行賞畫二臣查覈俱各呈報到臣及

盛甲等器六百三十件創百年變化之完頑復

朝恭順之屬國夫豈人力能至此哉良由我

皇上法祖敬天親賢圖治念東征冰雪而大齊希

錄思西討功勳而坐催題叙以故百將感激齊心三

軍歡呼用命興滅繼絕威靈不震於華夷伐暴除

殘神武布昭於今古臣謬膺重寄慶幸何勝至於

廟堂嘉謨輔臣成算預授征剿之策致收廓清之功

臣遵例不敢稱叙外所據節次獲功人員相應敘錄

主將提督李如松號勇絕倫精忠奕世兵機疾如風

雨能移趙壁之丹旌號令肅若雷霆何美唐宗之白

惟忠任自強李如梅驍尚志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

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數舉登城奮勇殺賊冒矢石

而爭進擁袍夫而突攻內李如梅射斬首李步春

兵惟忠驍尚志各被重傷尤當超叙與戚金錢世積

任自強高果李軍俱應加副總兵職銜方時春李如

梧亦被重傷與楊紹先谷燧俱應照加恭將職銜方

時輝應加遊擊職銜以示激勵遊擊沈惟敬數入倭

巢建功屬國納貢之說雖出無憑緩兵之計的有可

據相應併叙應加恭將職銜者也分統將領等官王

有翼張應神蘇國賦趙文明梁心高果周弘讓王罔



王維貞孫守廩祖承訓查大受吳希漢郭夢徵等違  
 夏陳邦哲葉邦榮修養中胡鸞趙之牧王必達徐輝  
 周易張奇功章接李都姜大有施朝卿霍九皋以上  
 諸將共懷報國克破堅城軍死士而爭先月命未將  
 今而臨陣摧鋒均應並叙在見任者相應陞級原任  
 者相應復職內王維貞係原任副將修養中趙之牧  
 係原任遊擊為事遣戍今各斬首三級功浮於罪相  
 應開伍復職者也寬莫副總兵修養中遼東都司劉  
 應棋張三長隨征遊擊宋大斌都司吳夢豹或偵探  
 倭情於敵寨或饋運糧儲於異國或監飭軍器於戎  
 經界復國要編卷十

衍典五臣旁吉功高相應照加職銜隨征養軍如原  
 任海安府同知鄭文彬原任壹關縣知縣趙汝梅取  
 用候選縣丞王汝賢才能應覽謀足當機請長饒而  
 志在鯨吞收壯士而身親血戰均宜敘叙內鄭文彬  
 趙汝梅應破例俱復原官以資陞擢用以備邊材之  
 選王汝賢應量行陞級俟回部日除授州判之職者  
 也隨征督陣中軍旗鼓等官原任遊擊王承恩原任  
 守備張九經王希魯胡澤許開忠榮登科吳大績干  
 把總官原回數等質本豪雄志俱遠馭程奇而決策  
 定謀畧肆而寧撫新誠並應優叙或復原職或量行

加級顧可教等先應授以衛鎮撫之職與譚宗仁等  
 遇有守把員缺推用者也隨征策士吳宗道呂永明  
 銜數可徵兵機多驗文學堪充記室權謀可備將材  
 亦應併叙授以應得武職者也其餘隨征督委領哨  
 練兵守備旗牌千把總武舉等官傳廷立楊大觀等  
 以上各官或摧堅破敵或冒險衝鋒或追賊車或聚  
 火器多有斬獲之功堪裨軍旅之寄俱應通叙內王  
 道超得祿趙應爵張汝翼秦希曾俱本兵咨送與李  
 元相曹養性張玉詹鞠養鄭一道趙之璧李如楠趙  
 汝瑚俱量行加級方應科杜九德樂逢春魏將大于  
 世科楊文曾胡應元余應振王應斌沈應時俱量授  
 所鎮撫職銜者也至如發縱指示權寵重臣職不責  
 叙何以激內外將吏之心而奮東征士卒之氣也為  
 照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石真心中國確志等違案  
 倭虜而日夜焦思任將士而慷慨垂泣外彰旌伐機  
 通玄苑之城中主陰符兵洗清川之水且臣日接手  
 書皆出奇謀秘畫臣遵命而行是今日之捷實出  
 於星也臣何功焉用命者固由將士司命者實係權  
 儲戶部尚書楊 倖倖宏猷清員聞氣突倚兵器  
 度支而將士歡騰國有儲胥轉運而海陸共進

都給事中許弘綱抱精靈英妙之才運揮靈樞沉之  
氣兵垣明於說劍而捷似承蠅軍畧閑如弄丸而聲  
同鳴鳳俱由簡在宸衷臣亦遵例不敢妄議職方  
清吏司郎中楊應聘謹教之度雅有沉機端敏之材  
良多勝筭內外定籍其運籌文武獨無手經緯最宜  
顯擢者也督畫兵部員外劉善家經綸實學文武弘  
猷置器則妙運於一心借箸則勝收於千里驅馳異  
域茂建軍功亟當破格超陞京職者也經理糧餉戶  
部主事文維新斤斤守法款款中規廢殊方而跋涉  
惟艱司軍餉而拮据獨苦百計經營三軍藉賴所當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二

十九

優叙者也解銀兵部主事黃崇奉使勤勞持身廉幹  
皇恩覃布而歡動邊隅戰士奮揚而功昭屬國亦當並  
叙者也標下管理鐵糧河間府通判王君榮才敏廉  
敏心計精明賢餉而出納惟公談敵而機宜更著相  
應陞級授以同知職銜以備邊道之用者也賞功經  
歷陳勲沈思賢張忠都鍾都司經歷陸應庚解錄主  
簿鄧明易纂籌有格典守無私履異域而不憚馳驅  
委制器而率皆措辦亦應分別陞獎者也四鎮督撫  
司道等臣俱同心戮力協贊成功如原任副總總督  
今轉協理戎政侍郎都杰威振殊方山川咸屬其指

顧志勤共濟兵馬實藉其調停發遣及期折衝獨勝  
所當首叙者也巡撫遼東都御史趙耀臣時偉畧命  
世奇材當虜急而特念倭蹤既分兵而尤勤運餉巡  
撫順天都御史李嗣素裕文經充闕武畧念輔車之  
相倚遣馬步以應援巡撫山東都御史孫鑄氣搖山  
嶽宵湛水霜假板數萬甲兵表表一時豪傑巡撫保  
定都御史劉東星志急於防海力勤於募兵盡心凡  
席之間收功海島之外以上四臣功當並叙內趙耀  
臣倭患剽膚之時值虜騎跳梁之日從容定計來往  
運籌尤當優異者也巡按遼東監察御史李時華遠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二

二一

羅利器糧粗奇英軍務甚繁不動一毫聲色虜情盡  
照獨揚千里威名雖例無叙錄而功實顯著遼東總  
兵官楊紹勲智識機符雄當重鎮代長城而北摧燕  
虜分精兵而南禦倭倭此一臣者獨膺艱鉅協贊成  
功當為優叙者也遼東糧儲郎中王應霖水平糧儲  
郎中陳鳴華薊州糧儲郎中陳履泰雲糧儲郎中陳  
一簡悉心經理協力轉輸人無半菽之虞馬有三易  
之備山海關主事派棟司鎗而奸究風清借籌而海  
氛常掃遼海分守左右布政轉取善山東海防兵備按  
察使田時海蓋兵備恭政郭性之開原兵備副使張

稽古密雲兵備副使王克賓天津兵備副使梁雲龍  
遼海分巡參議馮時泰薊州兵備僉事楊植永平兵  
備僉事楊鶴寧前兵備僉事楊時憲原任遼海分守  
參議今陞陝西副使荊州使以上諸臣雖官居異地  
皆義急同舟或據誠疎智而措置海防或獻策畫圖  
而機符聞外戎兵先詰整飭俱勞內荊州使雖經陞  
任然積糧治器首濟軍興韓取善雖為新任然運餉  
發兵獨肩重任俱應優叙分別陞賞者也隨帶書吏  
吳曰昇贊畫書吏吳繼周從督書吏錢學易當羽檄  
文馳軍書旁午身通其國勤勞尤倍應俟各役三考  
陞各復國要職入卷七

滿日量准考中收選者也再照指揮同知尋有昇素  
有材勇屢立戰功方擬叙陞一朝死難情實慘傷相  
應破格優恤以慰忠魂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東征將士功出非常見今用令邊場尤當激  
勸勅下兵部即行破格分別陞叙該覆領賜軍中  
使各將士益知感奮其首級獲功人員應陞應賞一  
面聽遼東巡按御史照例查覈另為舉行陣亡陣傷  
官丁併乞從厚優恤生為後將等已經解送兵部應  
否獻俘聽候行議處施行無庸威並濟海氛肅掃矣

題中明文武之敘職

一為文武同功事應並叙謹再申明以昭公道以扶  
全勝事近該臣查明平壤獲功緣由及各有功員役  
具疏題叙訖顧披聖親親在武士還籌決策在文臣  
武則耳目昭著而易見文則事業隱微而難知要之  
文德武功兩相協贊臣今叙平壤等功而並及督撫  
司道等文臣迹涉於市恩事同於選舉若不肩殊再  
為申明萬或有議及臣疏為濫者非惟臣心無以自  
明各官功績亦不能表見矣臣於去歲奉 命經畧  
自九月二十六日 陞辭出京而一應軍火銀糧兵  
馬器械毫無所備及至薊門而屬國望援甚急

經畧復國要職入卷七

二二

嚴旨督發甚嚴臣是以一面移文督撫備調各路軍兵  
一面在薊保二鎮即行薊客水勇天津等道備辦炮  
硝礮黃各數萬勛督造火箭各十餘萬枝明火毒火  
等藥班貓朝鷹等料鉛彈鐵子鐵蒺藜等件分委重  
買者多至數十萬少亦不下數萬勛及大將軍城廂  
等砲皆連發軍前應用若修鋤海防把守險隘又出  
前項器數之外矣在遼鎮則軍前海蓋守巡等道復  
備軍餉緝蘇麻牌造戰車修海船置辦鐵水鞭棍轉輸  
兵馬芻糧而防海又其最急者矣若山東登萊等道  
發銀買糧練兵防海遼高慶勢其戶部糧儲接濟山

西宣大調遠保定以及浙直川廣等兵糧餉草料為三軍司命又不待枚舉矣而總之主持者則督撫諸臣也至於料敵而陳進止之機定計而明戰守之畧臣皆虛心採納見之施行又不能備述矣他如臣墓中標下募軍材官策士等項有係本人自經具題報効部覆其可用而來者有係臣薦訪其才能容取各衙門而至者有按劄伏策投調軍前考試其藝術而留者此輩或謀藏六出之奇或智運七書之秘或捐軀直入敵巢或魁梧彈壓眾望或辯給有口才或機械能幹辦或計倭情或占風角紛紛藉藉各盡所長

誤有罰勤勞無功是謂得魚忘筌非惟於懲賞大典有缺即今王京之倭尚爾結聚與之相持方賴各官等始終協濟期收全功若使失信至此更何以激其將來之心又何以塞臣先入之語而收異日之効也且恢復異國斬級累千與尋常報効內地者委為不同因是於敘疏中分別開載以昭公道即有一二擬叙稍優或竟生陞職加銜官銜者非臣敢自擅便臣實酌其功能建樹應該為此且查有西征經畧及年未閱視等例相同故敢開報天日照臨臣斷不敢以國家名器容悅人心將無功者混開希冒誠恐有見臣之迹而不察臣心致生議論故不避斧鉞再為申明伏乞

皇上俯念同功一體

與李提督書

初四日

王京諸倭見在相機進取 勅下兵部查臣叙功雖內文武等臣大破常格亟為議覆施行庶人心益奮全績可收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昨承遠顧深感深感而悉之事俱出肺腑其生平迂直毫不欺人其而是心非之事深恥為之今幸共事尚欲與賢齊梓昆玉訂久要焉有今日聞利害及二

心耶通視望夏題號大為門下不平想後自有公論  
若今事止我二人幸仗神威得收完績不佞當極力  
薦之勅諸旂常以報血汗斷不食此言也兵革在前  
願言努力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初五日

某承相公尊委即捐糜以報亦無所惜昨仰仗指授  
幸下平壤無之開城諸路等倭盡逃王京幾似可乘  
但諸倭集併其勢反熾王京百姓又為腹心且山路  
險峻水畦泥濘天雨連綿淹過馬腹進剿甚難今雖  
分兵一駐開城一駐平壤休養士卒赤城中房舍被  
焚累夜聞要餉 卷上 二十五

焚過平兵皆路宿且朝鮮不通言語不通貿易即有  
銀錢無所用也况遭兵火蕭條已甚衆兵自渡江至  
今菜肉鹽豉之類無由入口甲胃生虱水屨破碎一  
遇大雨渾身濕透相抱號泣馬倒者且有一萬六千  
匹兵士可知矣某雖發價給賞亟行遼陽實布并牛  
酒犒勞搭蓋舖舍然所給有限或緩不及事人情不  
安大有可虞昨贊畫李提督三協備倭俱有印信稟  
帖請暫撤兵待秋冬天時地利人和在我然俟直捷  
王京庶或可望是一策也但今幸獲平壤開城累捷  
一旦遽撤我兵回散各鎮悉賊陰肆逆謀復行窺

我兵既遠一時雖應而朝鮮新敗殘破之餘揆  
之理勢必不能守三行可盡棄奈何又思我兵久  
駐外國其餉銀必須仰信他兵朝鮮殘破之餘力難  
支給我國為人守國費出不貲亦非得策訪得本邦  
銀礦甚多似可開採且其國銀錢絕不使用雖產此  
利民不知行亦不知爭權徒益劫之患不足為慮某  
今議行求一善策令朝鮮捕臣主其事所得之利散  
給新軍作為糧餉則上不煩國課中不累小邦下可  
鼓士卒况藉此厚其價值招致遼陽諸處客商往彼  
生理乘便進剿亦一策也未知相公以為何如至如  
經不復聞要餉 卷上 二十六

龍山倉糧已燒倭奴或難久駐索倭謀臣測未可必  
也夫執言於前左次於後俱屬兵家要法某未敢擅  
便星馳上聞伏乞相公與本兵及兵科速議示下以  
便調撤至禱至禱

檄劉東二營畫 初五日

一為官軍遠征勞苦可憫宜行犒賞以勵軍心事訪  
得自平壤至開城一帶城堡房舍向被倭奴焚燒我  
軍無處安插野居露宿殊為可憫近據各官稟稱軍  
士自征進以來日每淡食鹽醬腥羶並未入口各屬  
思歸等情已經易買牛鹽并折乾酒銀發營犒勞

看得各管官軍救援外國屢獲奇捷目下克復王京  
期收全功况剿賊兵馬已至正在進兵陞賞之際何  
以遽與此念除委官差人買猪造酒及行令實辦布  
匹與軍士貿易外合行犒賞牌仰該司即將發去銀  
二萬兩千總官相等者每員銀三兩把總官相等者  
每員銀二兩管貼陳軍士在開城住者每名銀七錢  
在平壤住者每名銀五錢餘官酌量差等賞給先將  
開城官軍銀兩令差去官員同該管將官面給事完  
開報具由先呈查考

與李提督書 初五日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七

二十七

頃接手到備述倭奴情形似有西向之意實山路便  
幸大將軍遣將兵隄防之糧料不敷暫分西路就食  
既得轉輸之便又免匱乏之憂甚善東也只要使各  
兵聯絡不絕易於調遣耳若三軍露宿淡食苦狀不  
依深為惻然目下行文遼陽亟買布疋分給軍士無  
販牛酒猪鹽等物以便買賣二恭軍回日當面達此  
意也進攻一事雖得大兵已到然無機會亦難輕舉  
為今之計惟選精銳分撥與朝鮮兵馬各守諸路乃  
為上策其不堪將士留之無益不若早撤為使惟大  
將軍裁之火器承委將官收拾尤藉留神此謝

報石司馬書 初六日

初六日接手札承諭小疏叙文職太多使王京事竣  
一併載入恐兵科叅駁愛其至意心感何如但中間  
事體不能即如吾意敢為臺下陳之昨平壤八道等  
處克倭之易以天道寒冷地不淨泥軍火器械俱備  
大將甫臨各兵新集勇氣百倍故軍不留行一鼓下  
之無難也今時則不然矣八道倭奴盡歸王京近日  
咸鏡一併逃入其膽雖寒其勢實衆且春時海潤作  
雨連綿不止以致水畦浸漬淹過馬腹故爾分兵休  
養其糧餉雖足但食味曾無入口屋少兵多露宿車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二十八

野馬首倒死兵皆疲弱驅之戰敵必不能前諸將盡  
亟欲撤兵侍時後舉某恩我兵盡撤開城平壤等處  
復為倭有前功盡棄伊誰之責今且曲為調停給賞  
馬價置買食物搭蓋窩棚以安軍心開城兵馬一枝  
今李寧等將官把守平壤兵一枝今李提督并各將  
官把守義州兵一枝某自率將官把守其間有病疲  
願歸之兵先發回營望臺下急催劉綬陳璘宋三省  
新兵一到分撥防守此一定之論也某隨具疏上請  
尤望臺下昂言政府兵科力主其事庶免後悔故王  
京之事必難卒竣如文職必待克此後題未知何日

倘今叙錄後欲調兵轉餉置辦器物孰肯應命然尊臺雅意又所當體今欲以平壤開城碧蹄三捷併作一本其中文職效勞軍中者載入餘則去之二事並請算裁萬乞留神速示至禱至禱

移朝鮮國王王咨 初六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稟稱二月十八日差家丁查慶等同朝鮮通事哨至王京東門外遇見倭奴四名打草各丁即向前射砍三賊跑走活捉倭奴一名填入羅到職譯審等情到部照得本部奉 命統兵救援屬國自攻取平壤以至開城及碧蹄館屢戰屢勝

經畧復國要編 卷之二

三十九

欲乘破竹之勢取王京以全朝鮮滅醜類以絕禍本因時值天雨道路泥濘兵馬不便馳驟以故稍候晴乾今倭奴併集王京內外固守是待關白救援之兵也萬一有此彼來我寡只得分兵拒守時日久遠所費不貲倘倭奴因勢敗逃遁或因許通貢走回該國地廣兵微防守頗難若欲議留中國官兵該國糧芻不敷犒賞不及自救援以來中國已費數十萬金軍士尚爾淡食若欲強留又必生變如中國之兵盡數撤回倘倭奴規知復犯該國兵力既單戰具無備不可不為遠慮也合行移咨前去煩為督令該國陪臣

會同大小官員悉心講求廣集衆議目今倭奴設有救兵前來除中國兵馬分防外該國兵馬應該作何拒守糧料草束何處搬運有無足用若倭奴逃去我兵凱旋王京平壤開城等處應撥何處官軍作何守禦若倭衆復來突犯應該作何拒堵軍兵是否足恃器械有無完備能否保全若欲請留中國之兵應用糧草器甲軍裝作何備辦有何銀兩堪以動支若糧草不敷器具不備留之必難八道官兵應否召募逐一從長酌議明悉文到王日內咨復前來以憑酌處施行

經畧復國要編 卷之二

三十

與李提督并二贊畫書

初八日

昨聞平行長移書沈惟敬懇求封貢東歸之意似乎近真故不佞特行宣諭開其生路既不傷上天好生之德亦不失王者仁義並行之道此諭幸門下即發王京倭如聽從亦不戰而屈人兵矣功亦非細適接邱報據誦

聖諭意在盡剿我兵疲弱者以新兵代換謹錄奉覽聖意如此吾儕豈得生退心耶惟在調停諸軍士使之得所耳幸同心共成此美是望

宣諭平行長

初八日

欽差經畧劉遵保定山東等處防海兼使軍務兵部左

侍郎宋 示諭平行长等知悉近准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石 咨會為照 天朝自建國以來威震外夷

即雕題擊齒之邦其不臣服日本父居南海未奉王

化已屬不道今乃大寇朝鮮侵占疆土劫掠貨財淫

汚婦女燬燒屋舍甚至掘諸王墓擄王二子逆天背

理人神共憤無論朝鮮為 天朝二百年屬國義所

當恤即覆載內有此克戎王者恥之以故我

聖天子震怒特遣司馬重臣發兵百萬援彼小邦周彰

天討兵歷平壤政所以除暴救民故直斥沈惟敬通

經畧復國要綱

卷七

貢乞求之說一意進剿不輸時而新獲焚溺者無算

驅兵長進開城八道等勢如破竹 天朝神威亦藉

見矣今聞華逆集王京不敢抗拒情屬可矜嗟嗟秋

殺養生化工不廢日本朝鮮胞與何分則目前悔過

之日本即化日效順之朝鮮天高地厚無所不容悉

於若輩欲盡滅之耶汝等果能滌志漸非盡還朝鮮

故土併還兩王嗣以及陪臣等歸報關白上章謝罪

本部即當奏題封爾關白為日本國王汝輩速宜束

裝回國譬彼釜魚生還為幸若或怙終不悛我

聖天子神武天授將相大臣必不爾宥專發閩廣浙直

之精銳劉保燕趙之驍雄且檄瓊瑤運羅諸屬國備

萬億火龍神鴉秘密等器集我猛將謀臣戮錢山積

熊虎雲蒸直搗伊巢盡行誅滅彼時悔禍何嗟及矣

亟宜審決為此宜諭

撤李提督

初九日

一為查放已運米豆以繼大軍糧餉事據李提督呈

准朝鮮國王咨稱本國糧料已盡文放雖有零數相

離寓遠委難濟急等情到職呈報到部看待該國糧

餉既已支盡中國一時輓運不及各軍枵腹待哺勢

難久候擬合分撥牌仰李提督即便會同二督畫除

經畧復國要綱

卷七

關城兵馬不動外將平壤軍士逐一挑選精壯者留

住平壤稍次者留撥安州定州等處有糧城堡其餘

羸弱者令回義州一面催行文主事轉運俟糧草稍

足另行調集毋得遲延

撤海蓋道

初十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據管糧文主事呈准海蓋道

手本內稱臨德倉糧天津召雇民間海船并清江廠

新船運至遼東馬頭山交卸煩請差官於馬頭山江

淺去處築壘臺基備辦苫席糧船隨到隨收用三



船搬運等緣由到職馬頭山原無貯糧房屋縱築臺備席即今天雨常作不無泥壞乞行海蓋道加

給船戶腳價徑送平壤以省倒卸等情到部看得臨江官船與天津民船由海至遠途路頗遠而馬頭山以至平壤僅有數程若以馬頭山交卸今稱諸戶不便未免耽延時日不若徑運平壤速卸早還但船戶遠來又係生路難免畏懼且多送地里腳價亦應加添擬合酌行除牌行外養正差撥官軍沿海哨探外牌仰本道官吏即使雇覓價海水手或雇朝鮮人船作為向導將原米運米官民船隻照依前途地里石

運米復國奏稿入卷六

三十三

數加給船價者今令馬頭山徑至平壤行文主事多撥人馬搬運速卸使船戶得以早還一舉兩便毋得違錯

撤休養正 初十日

一為倭情事據文主事呈准海軍道手本內稱金州黃骨島夾江馬頭山一帶係倭船必由之路糧船由海轉運萬一倭奴出舟過阻搶掠委屬不便乞要行令沿海官兵哨防等緣由到職轉呈到部看得該道運米糧船誠恐倭奴違截所慮周悉擬令撥兵防護牌仰本官即於寬其長寬一帶撥兵哨探如遇海盜

道運糧船到即便護送前來若有推諉慢事定行查究先具行過緣由繳查

撤朝鮮忠清等三道 十一日

一為倭情事照得本部經臨義州看得本城規制廣闊濶垣低薄且城中居民稀少有警不足守禦况西而臨江東南二面環海倘倭奴循海面西一帆即呈深為可慮擬合戒備牌仰忠清道觀察使許珥黃海道觀察使柳永慶全羅道觀察使權傑等即將防管軍兵於緊要處分布防守如倭奴有西犯情形即便飛報本部一面督同隣近居民堵截務使倭奴不得深入方為得策先具通行緣由呈報

三十四

與李提督書 十一日

閱彼倭書其辭實繁矣此誠會復示宜諭彼必又有書來此着許之勁強之義字小之仁可謂並行矣如或訪我須使神威使劉旋新兵主日殲滅無赦乃其自取非吾儕之過也若王總兵水軍遠羅國楊果賊者有人虛張此說以揚之是未可知糧事不倭書夜督催陸續可至覆覆

報石司馬書 十一日

倭情惡劣下懸念未見下落先此奉達然倭奴巨剽

反覆無常未可遽信此謠不諧即機決戰劉綎兵幸將至若陳璘戚繼光和兵望臺下遠促之未此間糧餉義州者見有八萬石登萊者即可望到況臨德乎目下不患之糧惟舊兵疲弱所恃者新兵耳况敵人聞我增兵即初志不堅亦促育矣惟臺下留意焉

檄朝鮮陪臣尹振壽十三日

一為倭情事先該本部看得倭奴占據王京大兵進攻在即城中居民原係逼脅勉强順從今天兵不日征剿自當反邪歸正前來投首免遭屠戮已經責差指揮王應揚等給與免死印帖招撫後近據聞報招撫過姓名前來緣無印記不足憑信擬令行查牌仰

三十五

本官即啓國王速查王京舊日的有居民若干隨王西行者若干順倭者若干近日領帖投首撫過若干安插何處并前平壤居民亦照王京一同開具的確總數印信公文限三日內呈報知會施行

辨揚給事論疏十七日

一為東征舉動關係非輕懸乞

聖明嚴行查覈以昭功罪併賜罷斥以謝人言事臣駐劄朝鮮三月初十日接邸報伏覲吏科給事中楊廷蘭一本為銓臣叙轉宜一東夷報捷悉虛懇請

聖明及時中飭并乞錄用直臣以光主德以保治安

事內前後二節事干吏部於臣無涉獨中一節大都謂臣平壤斬獲倭級千餘半皆朝鮮之民其焚溺萬餘則盡朝鮮之民碧蹄一戰士馬物故者過半據臣所報特十分之一小勝則虛報為大大敗則隱匿為小提督明知之而扶同經畧明知之而緣飾等事奏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宜庸養待罪以聽

聖斷矣且功有虛實

聖明洞鑒廷臣共知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臣何敢辯第欺君之罪法所不宥矧王京未下所藉諸將士正

歷各復國吳編入卷七

三十六

獻若血戰勤勞多言清亂假令一旦膽心復效難必所關國事體重大臣不得不披瀝於君父前也臣自上年八月間受命經畧海上復蒙皇上勅責東征救援虜國臣歸承重委法感知遇矢捐此身以報

皇上期復朝鮮以塞臣責及提督李如松十二月至遼陽相見之日臣首與訂約謂臣二人文武雖不同職皇上恩遇則均茲欲仰酬萬一惟有努力進剿恢復亡國愛恤將士與朝鮮人民以廣布德意而已若貪功微賞罪莫大焉當以此為戒仍申飭諸將令勿蹈此

經本復國要綱入卷七

三十七

幸如松深然臣言仰指天日共誓如約改大兵尚未渡江臣先行刊布告示偏貼朝鮮周中一將領統率大兵救援朝鮮秋毫不許有犯違者斬一將士不許妄殺朝鮮子民希圖冒功違者斬一將士務要同心戮力共成大功參差猜忌者以軍法重處一臨陣時衝鋒者專務砍殺剖級者專務剖級得獲功次聽驗功時以四六分頒給陞賞爭功奪級者斬臣又慮進剿之時倉卒恐致混殺復谷朝鮮國王命本國將官率領兵士一以助戰一以識認投降百姓又遣陪臣監督伊國軍兵因監我國將士或有妄殺者又預監白旗令朝鮮人被使所脅者俱赴旗下免死臣謂以此法亦備美意亦周矣臣之心亦苦矣幸伏 天威諸將士用命一鼓登城群倭披靡或斬級或火焚或水溺或生擒方城開時朝鮮男婦赴旗下一千餘名口當發平安道布政使李元翼安裨訖既而長驅直進中和黃州鳳山開城等處望風奔潰惟咸鏡一道孤懸北界今亦逃入王京矣正月十七日本王命陪臣柳夢弼通官李汝謹林和梓十九日又遣陪臣許晉通官朴仍倫柳休賓等二次持咨謝臣臣皆令其至前親問城破之日本國人民有悞殺者否二臣對

經本復國要綱入卷七

三十八

以先是倭寇本周王徙義州平壤百姓隨駕西行者甚衆即有剩餘今又望白旗奔出屋舍雖被焚燒居民實未受害前後對答如出一詞設臣斬獲焚溺果盡朝鮮之民是皇上命臣救援而臣顧屠戮之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少知自愛者不為而臣敢為之乎本王望臣往救而臣反戕害之是代關白而益之暴也彼將以讐關白者讐臣矣而肯以咨謝乎其日賊見城守不住棄城避入民舍欲放去年七月用鳥機弩打祖承訓之法屋內發鎗戕殺我軍不意我兵各持明火毒火等箭齊發焚盡彼倭屢不及事以故燒死甚衆費盡費外剿黃葉事定三日隨至平壤許屠戶板有聲起板視之尚有餘倭潛匿在下就縛黃葉觀對臣言可召而問者以朝鮮人嘗我者固如此耶及滿網邊歸大同江口水漸將解故溺死亦衆如焚溺萬餘盡高朝鮮百姓彼何不赴白旗以求免過開戶待焚越江耳溺耶且好生惡死人之恒情朝鮮人縱惡必不至此若曰死者盡屬朝鮮人於日本無與何平壤木下之先八道之倭安堵平壤既下之後八道之倭盡奔王京耶又云倭奴不過伴賊以誘我夫伴賊誘敵兵家必法

客亦有之但陽敗者必有陰伏然設伏不出數十里  
遼寧止在頃刻間未聞五六百里倭衆悉奔而猶云  
得敗者見今生擒倭奴七名臣已令人械獻闕庭

皇上試命譯者問之果日本人耶抑朝鮮人邪奪獲倭  
水倭馬倭刀倭銃等項

皇上試命按臣驗之果日本物耶抑朝鮮物耶臣前寓  
鳳凰城如松解級至臣臣與二贊畫僉訪諸人咸謂  
有網痕者為朝鮮人無網痕者為日本人水中覆者  
為男子仰者為婦人臣公同查驗內一顆仰而不覆  
似倭婦首即為檢出其新獲倭將已經如松呈報俱  
題奉復聞要編（卷上）

發遣擊沈惟敬及沈嘉旺張大騰等出入倭中者  
驗是實臣始敢報見今王京百姓本王愿其降倭必  
欲盡戮臣聞之亟咨本王令其招徠赦免復遣標下  
官責應楊具宗道俞俊芳等分投給散免死帖為餘  
紙近該國王咨報京城逃出男婦陸續過江日幾千  
人咨文見在可查而知也至於碧蹄之戰如松正緣  
踏視地形卒遇倭兵接戰我兵固傷彼亦大損互有  
勝負兵家常事若謂所報僅十之一在臣不但不敢  
為亦不可為何者今臣所調兵馬俱係宣大副邊保  
定山西等處發遣與督撫諸臣正轄本地兵馬者不

同事完之日一一臣當發還且各營俱有將官統領  
死者多則存者少原問可稽見在兵馬可驗果可以  
此而欺

皇上耶養倭勢方張中外臣工以平壤難克為慮  
皇上重撥爵賞亦慮其難而欲勵將士之用命也幸而  
天兵一臨剿滅幾盡或者見其易而疑之固其成而  
忌之無惑乎科臣有此風聞也臣特罪軍中右肅者  
錄無能者斥有功者叙無功者罰惟求事濟不避怨  
尤故流言或起憎口而道路多為訛傳衆口未調實  
臣之罪臣固倪首無恨獨攻城時李如松彈中馬倒  
題奉復聞要編（卷上）

李如相彈中屢穿百死一生彼兄弟者猶能奮不顧  
身鼓衆却敵乃誣傳者徒以妬臣之故掩其百世之  
功惡矣在如松世受國恩當置不較若將領如楊元  
張世爵駱尚志錢世損吳惟忠李秀春等奮勇登城  
揮戈直入身冒矢石耳蹄塗膏即今傷者抱瘡痍死  
者委原野夢到閻中魂棲海外乃

皇恩未受而功實先消臣恐將士隨心解體何以克奏  
王京未下之績而仰慰  
皇上東顧之憂也臣切兢兢懼之再照平壤報捷以來  
議論紛紛有謂臣舍中國而專為朝鮮者有謂臣挾

戰勝而務窮追者又有謂臣居遼陽鳳凰城而不亟渡江東者三者責臣均之為國各有攸當臣亦心服但軍屯千里中難遽制而事機緊急時刻難緩揆之今日事體有不得不然者遼東中國門戶也朝鮮中國藩籬也關白狡狴垂涎內地特假道朝鮮為捷徑爾不於此時一大懲創彼將益無忌憚矣故援朝鮮實以安中國也非若舍已田而耘人田者比也平壤既下倭膽盡落不乘破竹之勢席卷而東倘倭勢復振列兵固守大同江東岸為能使開城諸路一旦盡為我有而為圖復王京之地哉故今之追襲求其勢

遼東復國長編卷七

四十一

也非若千里趨利蹶上將軍者比也平壤之捷雖由將士用命而軍火器械糧餉料草實資之臣計去歲置造器械盡發軍前文和平壤費用已盡若不及時再為造辦則後來何所資藉是以一面買辦藥料置造明火毒火飛火等箭大將軍震憲子母等砲火龍噴筒飛鵠鉛鐵子火礮等項皆親行催督一向催併車船搬運糧料一面催調策應兵馬隨後繼進且復大張聲勢云經畧尚在徵發浙江川廣等兵使倭奴聞之亦必疑懼驚虎豹在山勢也有如臣與提督齊渡江東使平壤未易攻圍城未得進前兵已孤後兵

不繼軍火器械未能充糧食料草未得遽損守窮途仗餽畢見歸則不可進則不能非惟倭得見我虛實即朝鮮人亦窺我淺深矣此臣之春初駐遼陽鳳城者實非遽退縮畏難而苟安也蓋居中調度事理當如是也乃群議不察臣心刻意摘臣臣誠不肖有悞國事伏乞

皇上將臣亟行罷斥別選能臣以代臣任一而聽遼東巡按御史嚴加勘覈如果一毫欺罔臣與如松并坐重典以謝言者倘功係真正事屬派傳亦望

皇上少加垂察庶諸將之功罪得明而臣等之心迹亦

遼東復國長編卷八

四十二

白美臣無任願越待 命之至

與李提督書 十八日

兩接手札一言海蓋復續兵脆弱宜揀選發回甚當已領悉矣一報倭奴出迎江泚被我兵砍殺似不容已者但須嚴飭諸將止為應敵之兵則可切不可深入而落彀也昨參軍報稱清正率倭搶掠無獲恐城中糧少而清正新到王京舊倭或不肯讓糧與彼以至此乎且聞此倭與行長不睦如今沈惟敬說行長馮仲綏等說清正令彼二人自相猜忌必至攻擊而我就坐觀螭蚌相持以收漁人之利豈非勝算但中間

機殺頂門下指授方妙固守江岸修葺山城只坐而  
因之其走必矣待其走而邀擊追襲當使彼無噍類  
又一策也均惟大將軍留意焉勿俟送還行長尤見  
高識餘不宣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二日

一為修己以安百姓事准朝鮮國王咨內開恭承  
明命任專戎務而體

聖慈覆幬之仁憫小邦魚肉之禍照下牌文以安反側  
又令曉諭寬宥宥從仁聲所暨頑愚革心爭先歸正  
其淫奢之量拯濟之策並非小邦君臣所可窺測而  
經畧復國要編入卷七 四十三

觀其餘竟蓋不足早也當職感戴生成報答無地遵  
依部旨將前日所下牌文依樣謄寫冰送京畿管撫  
官司着令張掛曉諭仍差陪臣司諫院司諫柳拱辰  
前赴回話等因准此先該本部委遣指揮黃應揚率  
齎執兒死帖前赴王京左右腳邑同該國陪臣通行  
分散復面諭陪臣黃沂轉致保全民命去後今准前  
因為照民惟邦本固邦寧故治國者以生聚為先  
修身者以明德為要王居東方之國聲容文物用夏  
變夷今就王國而諭之朝鮮非肇封於箕子耶箕子  
達內難而能正志卒存商祀於已亡蓋所謂正志者

正其公道光明之心志也是以夫子行易而以明夷  
配之今王遭逢外難邦國幾危幸仗 天威中與厥  
復王不啻效箕子之正志乎志正則心德光明可以  
親民治國王與臣庶其速乘此招徠之機以萬物得  
所為心以不嗜殺人為念以教以慎毋怠毋荒通出  
曉諭多方撫恤使反側者安被脅者出流難者歸修  
其田業里居遂其仰事俯育克詰兵戎控守險要紀  
綱再振國命維新將見故家遺老忠臣義士閭閻編  
氓皆交臂而至矣民歸而邦不治者未之有也王其  
留意焉

經畧復國要編入卷七

報王相公書 二十三日

聖奉台旨倭奴連日有書與沈惟敬乞封款姑許之  
茲者復領軍教部意速決惟開關關自一節前已令  
人往彼行此但海天懸隔事體難期未敢遽覆某意  
謂如或允其臣服增一屬國 天朝威令已伸外夷  
觀望不失則亦已至特與一封不容過責若能安處  
海隅亦當禽獸畜之置之不較何必繫其首於闕庭  
方雪天朝之懷哉相公以為何如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某竊聞帝王之御夷狄也來則拒之去則不追今關

台止侵朝鮮未犯中國也平壤開城碧蹄數戰已足懲彼兇殘張吾捷伐行長迺平詞乞封宜姑許之不然剿滅之使無准類則關白之讐恨愈深非所以為朝鮮善後計也不然久待之以待機會則我不免師老財賁非所以為中國慮也且屢奉嚴教示以不可深入故爾允其所請如關白畏憚俯首款關乞封復先朝故事增一屬國未為不可若不從命行長諸人必與相左去官在中取事國之甚便較之分外另差員役者難易不言可知倘得微天之幸去此罪魁中國可長無事此是一大機密但恐不知者徒泥形迹

聖恩復國要綱 卷上

四十五

未識隱微反生議論以害其成故力求相公主持難被指摘無憾也

報遼東撫院書 二十五日

辱念鄙人遠領輪教感戴無任調兵一事果係疆場重務明公具題善甚又承尊諭慨允借調仰見雅愛外旋師之說前因兵士屢戰力疲且朝鮮不行貿易諸軍二月以來未嘗菜肉實不堪處故有此議今發銀三千兩令軍士興販諸物又招致各處商賈過江買賣故兵氣復振前議久覆近日倭中平行長屢書與沈惟敬求懇求封想其磨寒糧乏情形屬真鄙意

謂威懾於先恩懷於後似亦可從姑允其請期定四月初八日選遣二王子起身或可竣事然亦未敢盡必也承台慈進取王京之教敢述近日倭情如是幸指授之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五日

一為倭酋悔罪乞來歸國事近據報稱倭酋行長等悔罪乞來願求回國等情到部為照天地成歲生殺互用而不偏帝王與師仁義並行而不悖倭奴自平壤敗後屢欲求歸實係畏我天威本部與李提督等非不欲來破竹之勢盡掃兇殘以雪王恨顧我降

聖恩復國要綱 卷上

四十六

戰大慘則彼結怨益深倘聞我西歸率眾再至非難路途往返我兵倦於奔馳而緩不及事朝鮮更不堪其荼毒矣况王國兵氣不揚難為居守是以屢轉臣維曾開生路許以東歸在天朝假此示以生殺互用之機在朝鮮乘此亟為革故鼎新之計且本部差人勒令行長清正送還王之二衛及陪臣方許倭衆啟行毋事鬭爭復修隣好是亦解爭息紛之一道也誠恐全羅江源等道不察本部生全倭歸之意或為偷劫邀截零倭不但無以彰天朝之義舉復以啓王國之憂端縱使小勝亦無為今日重輕也昔齊襄

公復擊於九世之後越勾踐報吳於二十年之間正不在憐憫念於一時也為此移咨諸王查照速令全羅等道陪臣權棟等按兵固守毋得遽擊零倭希谷回報施行

與袁寶書 二十六日

幸叨共事遠隔分岐世事着覆如此殊可嘆息公遊崑崙不佞亦將尋盟三竺間也河橋割袂已足動情異域驪歌尤深凄楚菲儀致贖家丁數人護送行軒就希晒存為荷外家報一綫勞尊使付兒輩萬懇萬懇

經奉復國要編八卷之二

撤天津道 二十九日

四十七

一為欽奉

聖諭事行據天津道呈送查過防海各官軍應賞文冊

到部據此為照

聖上頒恩原為冬月水雪水面寒冷防海各官軍而給若不係冬月防海及暫防即撤者均難一舉議及相應分別等第查得河間瀋陽河大天津春秋等五營新兵一營力士五百員係定各標營雖經防海然冬月已行撤回既不防冬本不應賞但念其防戍稍久應量賞每軍一名給銀二錢官自下而上通加一倍

其各營留守官兵自夏至秋歷冬復及於春常川在海勞苦與各軍不同應加賞每名給銀六錢官自下而上通加一倍其浙直官兵遠來勞苦且防冬月亦應量賞每名給銀三錢官自下而上通加一倍若保定左營忠順營德州春秋班俱非久戍又不防冬並不准賞牌仰本官吏動支部發

欽賞銀兩查照前項分別等第委遣的當官員將銀包封摺驗每營每隊公同領兵官唱名給散務需實惠仍禁約各委官等不許克扣剋賞取具各將官結狀併將賞過某營官軍若干銀兩若干網加磨算據文冊限文到半月內呈報以憑彙奏每得邊報仍呈據按各院知會

經奉復國要編八卷之二

四十八

經奉復國要編七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八

與文主事書 四月

接手翰阻國王兩行甚善。日朝中議者俱謂不宜深入。昨平壤數戰已足示威。茲倭奴卑詞乞求。縱未必真否。而我假此縱歸朝鮮。故上不失尺寸。天朝兵馬可以速還。鐵糧可以減省。今彼國王徒欲報怨而不修省。徒欲中國煩師而不知兵連禍結。反貽伊國之害。草此附復。不盡。

與李提督書 初二日

初八日清正如與行長同行。旣既畏威。我以恩結。則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八

乙

亦已矣。倘彼無知。獨留此地。其為禍必所難容。即當露論全羅道。截其歸路。我兵嚴守津江一面。馳報不依。即率劉統新兵直至開城。而與門下商。確追剿之策。收功全勝。計在嚙手。間矣。切勿倉卒。要有疎虞。又 初二日

昨朝鮮國王送謝軍機帖并辨明。帥臣受在軍。為此出肺腑。非吾儕所能強飾也。二十九日遼東韓道至義州。面達周巡按驗級。時問人何以辨其為日本與朝鮮人。有人稟稱。朝鮮人有網痕。日本人無網痕。且無髮周巡按令畫工圖其形像。每十級一排。一一對

過內取一級。令生倭辯認。是那國人。他寫日本二字。又於百級中取一級。令生倭認。亦寫日本二字。直指君大喜。因云。人言之誣。至於如此。若彼輩一上吾儕報功之虛實。不辨自明矣。朝鮮齋報人已在途。不依恐門下垂念。先以本國號稱。三本呈覽。幸秘之。

又 初三日

昨親來札述。清正與行長矛盾。宜有之。蓋清正拔二王子三陪臣在彼。且平壤戰。挫彼又不與。特已之功。恨行長之事。其情矛盾。宜也。但行長既行清正決不。敢留蓋前日併集勢衆。今日倭歸勢孤。前日聲勢相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八

二

備且並脫威。今日勢孤力屈。何敢獨留。縱使清正肯留。而部下群倭亦必不從。故不依。謂其必行者。此也。所可慮者。吾使臣旗牌已達。而彼中正子陪臣不肯放。還倭將不留。數人門下。須論沈惟義。諸人三事。一有不從。即令諸人回還。我曉達知會。全羅用心。還截我兵。固守津江。火連報知。不依。即發劉統新兵。協助不依。亦親至開城。共議進剿也。萬勿倉卒。應之設。行長肯還。王子陪臣肯留。倭將而清正乃物。其中我則速遣智術之士。間諜其中。令之變動。徐觀相持。行事是一策也。如行長肯還。王子陪臣肯留。倭將而清正獨拘二

王子與陪臣入敢獨留王京則單放行長諸倭歸國  
我則愿前固守之法亦莫輕動以待不佞之來釜中  
遊魚諒不能伴脫矣諸惟留神是望

移朝鮮國王咨 初四日

一為軍機事據委官通判王君榮稟稱職奉委前至  
安興朝鮮王相遇於途俱在馬上講論久之王乃還  
安興集群臣相見職以紙筆兼用口舌懇切曉勸自  
未至而累千餘言王意稍轉乃其群臣百餘人忽相  
率馳階下齊聲號泣云誓不與賊俱生以致王堅執  
必欲西往而懸進兵等因到部據此為照哲人待時  
經奉復國吳綱入奏八

三

而動兵家相機而行本輕舉 命東援王國非兩事  
於剿滅必將謀出萬全計圖大勝使王國危而復安  
日本畏而懷德體天地生殺之機行聖王仁義之道  
先是沈惟敬自倭中來願言通貢彼時非不欲許之  
顧倭數萬之衆來月冬征裂膚墮指走千餘里而必  
欲與倭一戰者何哉蓋以倭奴悖逆猖獗不一創懲  
無以彰 天朝之威無以雪王國之恥是以斷不許  
貢矢志進兵者事機當如是也既而一戰下平壤再  
戰下開城三戰碧蹄更復斬級非不欲乘此建瓴以  
圖席捲盡滅醜類還王舊都於以某京觀於岳山洗

干戈於漢水為快心事也值天雨連綿稻畦泥淖暫  
守開城以因後舉而倭酋行長清正等近復樹白旗  
求詞懇貢願歸王子離王京即回日本夫當我勝彼  
敗之時非不欲竟絕之而茲因搖尾遂起憐情者何  
哉蓋以王國破殘之後人不得耕田骨委道旁黔黎  
失業陰風泣鬼晝日啼餓無論王國即天兵奮不  
顧身為王戰聞而死者遊魂渺渺血污難歸與言及  
此不勝涕淚故本部與提督楚時相許者蓋以屈力  
不若攻心畏威不若懷德且得因是而察其真偽之  
情因是而覘其虛實之狀因是而探其糧食之有無

經奉復國吳綱入奏八

四

因是而識其來心之進退真關白之援救或乘與不  
乘此正用而示之不用餒而示之不饑守不攻而攻  
必收藏九地而動九天王試思之如果一意許貢  
兵不為王恩善後之策則川兵何以後來海運何以  
嚴督何以賑爾國之饑民何以修爾國之城郭李  
督何以更至開城中左右三營何以廣為分布也此  
正陰符秘訣鬼神莫知恐王不察所以特令王通  
前來陳說乃王君臣志遠慮近功遠大憂近小  
一至於此不思一子未歸王京未復兵甲不完衆寡  
不敵惟悻悻然欲 天朝之兵為爾國專事屠殺夫

經畧復國要編卷八

五

以備失一隅迎敵而有餘者耶兵添滿十國五攻不若宜避王國君臣能知之否耶昔鄭伯肉袒牽羊而存國越人卧薪嘗膽而復讐彼鄭豈不能背城以戰而越必欲棲會稽之山誠以東家越勇有避無害袖手旁觀碌安輕車驅天朝士卒而不知惜視本國人民土地蕘蕘死亡而不知傳素人倫逆天理陷二子陪臣於賊中而不知返舉先王之江山社稷聽二三群小播弄番亡而不知悟藉援驅賊尚不知憐窮恤困華故島新而猶究吮於誓不共戴天之語為服前報復之圖王國之謀臣策士於茲見矣今陪臣既

經畧復國要編卷八

六

能齊聲號泣必能同心協謀誓不與賊俱生必能扼賊於死本部奉命東來視師海上生殺之柄我得專之方將為王定百年不拔之基乃阻撓如此今當與王決一進止王若照舊堅執不以本部之言是聽本部與提督號今三軍控守臨津西岸任王君臣飭爾兵整爾卒與倭相搏本部當登句麗之峯望王國之軍容也為此咨諸查照區畫速行回報

移朝鮮國王咨 初四日

一為隆獎忠勇事自倭奴摧陷朝鮮王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英雄傑士倡義師排大難守封疆以圖恢復者更聞避酒避山賦詩挾妓置醢亂於不知付存亡於不較真言及此王國可謂無人獨全羅道觀察使權懷抗守孤懸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敵近復雲沙為權誘倭來捨而劫殺之此正王國振湯忠臣中與名將本部深為加尚合先隆獎慈賞勳勞除另行具題外今特發下絹八端白銀五十兩獎賞本官以勵忠勇者之勸王其加之爵祿以風勳本國僚宰仍申飭一應文武大小陪臣痛加省惕除克當恥盡如權懷毋再泄泄怠緩耽聲律而忘武備合咨前去煩為查照差的當官役肅赴全羅

道權懷處表示本部隆獎至意取回文查考

徵朝鮮陪臣尹根壽 抄十日

一為東征紀錄事朝鮮東方君子國也本部視師入境見江山形勝風俗淳熙固知可歌可咏况春底鶯花松間臺榭東征之感豈直楊柳依依而已哉漫述短章幸鐫木石以紀時事本部待班師之日當謁其賢墓登牡丹峯別有所紀俟另發也

徵修養正 十五日

一為禁約事近訪得東征將領家丁及軍兵等不守行伍擅自逃回或有關領錢糧一至軍前領畢仍自

建累覆國要綱 卷八

七

私回或有各官縱令回家徵役有事方調前來事屬違犯相應嚴禁牌仰本官即便委遣的官員役於鴨綠江渡口把截除公差各員役外其餘有家丁軍兵不許仍前今其私自往來前來者即便阻歸逃回者即便拏解毋得容縱至如各商販前來朝鮮貿易者查明放行不許一槩阻截如把江各員役有需索賄販財帛及因而生事者本部查訪的實定以軍法網打一百棍然便究罪本官即將牌內事宜出示曉諭由報

徵艾主政 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管糧文主事呈稱鳳凰城等處糧草催督就車運送義州復催朝鮮人畜用製造布袋并調船隻水陸並運自義州以至平壤一路查勘軍前支用不缺呈乞咨部知會等因到部查得該司所呈止云支用不缺未有運過實數不便咨覆擬令行查牌仰該司即查自實糧草各若干運過分巡分守海蓋各道某道糧若干料若干草若干通共若干已支若干呈四月十五日止見在若干開具的數呈來以憑咨覆施行

與李提督等書 十五日

建累覆國要綱 卷八

八

倭奴屢創金積糧草焚劫地千里來調乞封皆大將軍及二執事神威妙運所致若不使何與觀來札所稱漸愧漸愧目下之事必俟行未先遣五子陪臣倭將然後遣使前往具見高職如不使令斷難輕放只以重兵固守津江知會全羅整兵防禦後探探無所獲救援無所望查因之久待其敵而擊之無不收全勝者但倭勢尚盛求生無路或逞其爪牙紛然四逞不可不慮則在大將軍善備之耳若前約直運放之歸國則我恩威無著無不可也至檄至檄

與李提督等書 十六日

十六日接來札貴體平復社稷幸甚鄙懷曷勝欣慰  
此天祐 皇家也據倭奴放回朝鮮百姓大責倭被  
中利刃其歸國之意真的無疑但沈惟敬留倭三日  
送還王子陪臣及留倭將等事未見下落或中有變  
詐手且泰軍早有報至云有二真倭來降夫當歸國  
之日何為又有此事恐屬偽降幸用意防之即朝鮮  
放出百姓亦須搜無兵器並行本國地方官分領安  
插翰云無事而為有事之備真妙論也如有的息布  
速令人馳報為望

報石司馬書十八日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八

九

賞功事前蒙咨翰先給二十兩俟後補足茲東家  
致軍士望賞之心日夜懸懸且按君已為查明故以  
咨格待解錄一至即為全給庶兵心可慰 皇恩大  
布日後可責其效命矣外倭奴有通心懈力疲似可  
追襲已據李提督帥兵潛襲其後又遣劉督軍督剿  
艇兵繼之俟至中途或釜山鎮有使處即令全羅諸  
道合兵共擊雖兵法云歸師莫掩不必計夫愛我如  
臺下諒所欲聞敢此密報幸秘之

移朝鮮國咨十九日

一為探報兇慘賊情事准國王咨前事內稱康靖王

恭傳王二墓俱係倭賊挖掘開穴隔牆迫棺材舉  
國違違協不忍言此賊不可忘此誓必可報况近來  
賊情猖獗之亦審游詞巧說乞求雖至變詐百出理無  
終順窮兇極惡必不但已等情到部准此為照倭奴  
悖逆不道流毒於先王佳城間此誠莫大之誓無論  
先王飲恨於九泉王國慟心於百世即本部與提督  
以及諸將領無不欲剴刃倭腹中剴其腸而裂其肉  
若其骨而碎其心以發舒王國之憤也會時有未利  
勢難遽然又值彼悔罪乞求願奔本國還王舊都歸  
王二胤是以暫為解忿息爭之謀欲王得遂生聚剿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八

十

練之計畫以驚為之擊必欲真莊嚴之排必伏形勢  
直為目前急近功忘遠慮也况我兵已分布開城  
津一帶比前萬分加謹而剿艇新兵已至平壤皆  
棚待戰倘倭奴遵我的束悅首而歸我姑待以不  
然後為王圖善復之策以為復讐之會倘彼一有  
詐則大兵見在我舉聲罪致討之師彼負逆天悖理  
之惡我之稱名既順彼亦何辭機宜止數日間可決  
也王少侯之合行移咨煩為查照

撤李提督二十日

一為倭酋畏罪乞求歸國事據委官胡澤等稟報倭

奴違約起身去者路上不斷約有萬餘十九二十日  
大營倭衆人馬俱起身讓還王京行長夜王京出來  
說有許多患病倭子望令一將官管理待其病痊之  
日護送回還尤見恩德等情據此為照倭酋既悔罪  
奔歸又預懇保全病使生命觀其搖尾近屬真情在  
我推心宜昭大義况我此不足為功生之實以示德  
益聖向化之誠相應准許牌仰手倭提督如遇行長  
已離王京留有病倭在城即便委官查明的有若干  
果否真病有無隱伏變詐如係情真便令照前調養  
或量給飯食俟其病痊另議遣歸使知我 天朝恩  
德不復圖要納入卷八

十一

德無不持義無不舉情義約一應將士及朝鮮人等  
不許妄行殺戮違者以軍法重究仍撥人看守且防  
意外之虞一面宣諭行長令其安心云經畧及提督  
念爾悔過乞來今准爾所請病倭不至誅戮也具由  
繳查

與李提督書 二十一日

觀來札倭奴十九日畫出京城甚為可喜此皆大將  
軍威力之所致也但王子陪臣與彼倭將未曾盡出  
倘至竹山忠州又或背約則國王得以有詞於我知  
清正執劄其部下未行大將軍勒令送還然後旋歸

甚為得策第宜慎重或申飭全羅正截清正亦是一  
策事難遙度須斟酌行之必令送還方為完績其塘  
報述部咨甚善不佞亦當如議行矣待門下報至同  
發也

與李提督書 二十一日

閱來札周弘謨敢於任事即致調停倭衆行期有日  
此非大將軍神威妙算何以有此化彼號號固我藩  
籬杜稷賴之矣喜甚喜甚病倭未行者幸加恩養俟  
其痊日放回使彼心神俱為平結他日海隅晏然大  
將軍之功不獨在數伐聞矣紅馬對簡未有印者沈  
經畧復圖要納入卷八

十二

恩賈麗商有暫於彼處取備島月一面印先即馳  
軍前此覆

與李提督書 二十五日

觀來札王京形勢險阻倭奴設備嚴密若虎負鳴求  
易與敵不佞所以諄諄求勿輕進者為此故也今爾  
離巢險無所恃晝夜勞頓勇不可施兵又四散不似  
前日團聚於此衆之當無不克者金山鎮朝鮮所據  
龜船甚堅且夥不佞早已行牌本國令其火速差委  
能將軍兵列船阻截海口大將軍亦須速兵繼後如  
清正可惡者乘此機會一蕩滅之未為不可但沈惟

敬使者并王子陪臣在內須用計出之若行長不從即盡殲夷亦不必顧忌機在呼吸事宜變通大將軍自有神算不必多贅

檄李提督

二十五日

一為倭首悔罪乞求歸國事節據報稱倭衆已行過黃州等處行長在前清正與王子陪臣在後天兵三五日不趕來先將王子送還等因據此看得倭奴既離王京即應將王子等送出今已行數日猶且支吾不發且報清正繼後是清正明係要挾王子陪臣與行長平秀嘉等恭順大不相同倘至金山鎮圍執王

經畧復國要編卷八

十三

子乘船浮海彼時待之不來追之不及是望敵之衝也相應發兵前進以審事機牌仰平倭提督查照節行事理一面申飭先發李如相張世爵等隨後尾追一面行令慶尚等道整棚兵馬一面催調劉綎川兵前進仍令張世爵等統諭行長平秀嘉清正等速將王子陪臣質將送出毋再延捱再若支吾明係清正執拘便當分別順逆除行長平秀嘉等放其前行即聲言清正之罪合我兵與慶尚等道兵前後夾攻務使清正大遭挫衄大兵前進沿途仍當防備埋伏如糧餉不繼或相機裝帶乾糧須多方籌畫計出萬全

毋為倭奴所誤

檄禮曹判書尹報壽二十五日

一為倭首悔罪乞求歸國事節據報稱倭衆於十九日盡數起程提督統領大兵二十日已時入王京城安撫人民外其王子陪臣約至竹山忠州等處送還恐我兵馬追襲行長與平秀嘉等前行清正持王子陪臣繼後等因到部據此為照本部東征視師王國非不欲盡滅倭奴雪王大愾會時有未利暫爾少休值行長等畏懼天威乞求歸國因體秋殺春生之機逆剿順撫之術揭報本兵題奉

經畧復國要編卷八

十四

明有報不窮追故遵奉故其生還且以擊犬不可閉門幸幸自當隨後於以鼻新王國舊日之江山整練王國生聚之士卒以為報復之機是

聖明保全王國大恩本部及提督為王國深長至意也

願今者倭衆雖去王京雖復而王子陪臣尚未送還是倭奴行長雖恭謹乞求而清正尚執拘係強仍當伸我捷伐之威以責其違命之罪除本部已行提督先遣左右管副將李如相張世爵等統率大兵尾進又行贊畫剿員外督發劉綎川兵續進一面遣人曉諭清正等令其速將王子陪臣送出毋再延捱外牌

仰本官即將前因啓知本王連發兵符號今慶尚全羅等道鑒頌水陸軍兵其陸路軍令知兵陪臣統領其水路船兵星夜催督并本部近發明火飛箭共七車分布各水兵船內應用俱從海中送出釜山鎮水次停泊其船務使多多益善亦令知兵陪臣統領俱聽候提督及贊畫調遣進止務令歸還王子方行罷兵但不許各陪臣不聽約束擅行挑釁殺殺使彼知覺預備駕留我謝徐二使誤我進兵大撰文到具由查考

撤李提督劉贊畫 二十六日

經奉復國王勅 卷八

十五

一為倭衆畏威悔罪乞求歸國事照得本部因清道行長平秀嘉等畏威悔罪乞求歸國乃體養生秋殺之機逆刺順撫之術放彼生還勒令送還王子陪臣及留倭將為質等 一倭衆已於十九日起程云至前途送出今又數日矣尚未見彼將王子陪臣及倭將留下明係緩兵延至釜山鎮符一併送舟而去似此狡諂天討所當必加者相應乘時進剿除行國王令其速發兵符號今慶尚全羅等道整頓水陸軍兵其陸路軍兵令知兵陪臣統赴提督標下其水路船兵星夜催督并本部近發明火毒火飛箭共七車分布

各船多多益善俱從海中送出釜山梁山各鎮水次停泊仍令水兵將領偵探倭衆將到海口約有一二日路程舉火燒彼船隻其餘進止機宜悉聽提督及贊畫調遣務令倭奴挫衄各陪臣俱約束毋得輕試其鋒擅行挑釁殺殺使彼知覺得以先事預備誤我進兵大機外牌仰該司提督即便督發川兵協助大兵劉贊畫統率大兵并川兵前進相度機宜就名慶尚全羅等道水陸軍兵星夜進趕至釜山梁山二鎮凡可下手處即便大行剿殺蓋彼係思歸之衆失林之鳥大兵壓之彼亡必矣庶幾王子陪臣得以生歸朝鮮君臣得以無憾但沿途應防埋伏追奔宜防勦後安騎果等處程前後探報哨探俱聽便宜說處務保萬全以求濟事

經奉復國王勅 卷八

十六

撤劉純全羅慶尚忠清等道 二十七日

一為倭情事照得倭奴因平壤開城等處屢敗併獲王京畏懼 天威剿戮假貢乞求以圖歸國非出真心請降也本部明知其詐將機就計誘離王京無險可恃便於進剿況今又停逆留王子陪臣倭將秋詐益見是以於二十一等日牌行平倭提督統兵追趕慶尚全羅二道前途邀截合兵追襲去後但恐各將



不辭此意見今倭離地方急緩誤事合再嚴正仰  
本官即便統領官兵督同朝鮮官兵隨帶軍火器械  
銀糧星夜追趕前至賊屯處所大加剿殺務期必還  
王子陪臣方准班師毋得違錯先具起程日期呈報  
與李提督書二十八日

大將軍督兵遠襲利在速行千里轉輸勢難接濟諸  
軍須身帶半月之糧另行車運以應剿事旋施也此  
最喫緊望為留神當功事量准部咨先給銀二十兩  
以示激勵餘俟查明續補茲奉翰諭隨如教咨部外  
復具公牘奉覽幸為查照傳示三協將士

經畧復國要編卷八

與李提督書二十八日

十七

倭奴值此先後截殺窮困至極行長等將勢必夾求  
沈惟敬及二使乞求請降以圖苟活大將軍惟審其  
心意果真求降許登帶數使卸甲投戈拘繫牢固  
待以不死餘則盡戮不當姑息倘有此機順而行之  
不但惟敬二使等幸得以生還且得諸將在手緩圖  
關白未必非良策也高明裁之

與山東傳方伯書二十八日

募官原銀承遣至謝近日倭奴事體因糧盡膽  
寒衷詞已歸四月十九日換營南行賊既離巢無餘

可據似可追襲已撤李提督率兵潛躡其後會合朝  
鮮諸道兵邀截海上兩下夾攻未知究竟若何想門  
下亦所欲聞附報不悉

朝鮮國謝恢復王京咨二十八日

一為倭寇已退京城已復恭謝盛恩事本月二十三  
日據操伴陪臣工曹判書韓應寅等馳啓臣等跟同  
提督李 前到東坡站在路聽得京城賊倭俱已出  
去仍將王子陪臣并天使遊擊沈惟敬去訖有提督  
分付先撥都督李 領左營軍馬馳向京城隨當越  
曉上馬追趕伊賊倘有違悖就近剿殺等情聽此具

經畧復國要編卷八

十八

摩據此前固當戰焉小邦不夫海寇憑陵宗社淪  
喪民人墊死君臣奔播無所控告幸賴  
皇仁偏覆 天怒斯赫命將出師遠來松援伏惟經畧  
兵部神算無窮妙用巨制兵機疾於風雨號令肅如  
雷霆平壤堅城一鼓就平開城以西望風先遁茲聞  
賊徒受約而去已出王京此緣天聲震懾魄喪魂  
不敢保聚負固抗拒王師拯小邦水火之中措生靈  
莫居之地義係存亡恩深民心君臣上下感激無已  
頃結難報衛人之木瓜魯邦之美談蓋未足以喻其  
意也為此合行咨請照驗施行

徵李提督二十八日

一為賞功事照得平壤開城碧蹄等捷各官軍新獲首級除願陞外其願賞者已經奉有題准事例分別首級散傳等第各賞格在卷總准部咨因各功次尚未勘明又因各官軍望實心切議將每級先給賞銀二十兩餘俟查明之後補給今照功次已經按院查勘而王京僕奴已過賞功銀兩且將解到相應預行號諭全給以慰衆望牌仰平倭提督即便轉行三協各將領傳諭獲功各官軍知悉目今倭酋悖信不還王子陪臣見於人兵追剿爾等須盡心奮勇報效以輕身復國要綱六卷八

十九

收全功其前次應賞首級銀兩俟追倭回日及馬價銀解到照例分別全給如追倭再獲首級一併如例通給決不吝信

移朝鮮國王咨二十八日

一為經畧倭務事為照本部奉 命東征親師王國

伏

聖天子之威武藉諸將士之智謀三都已歸八道事復雖王之二胤尚在播遷而我之大兵見在追擊破其思歸宵遁之衆計當未明陽盛之時本部擬於五月二日自新安館裏發應平壤以至王京誦麥秀之歌

則欲揭其賢之墓墓草露之泣則欲吊戰場之魂驅濟流離離恤士卒悲形勝由目擊以實耳聞觀民風思心契以合神會少圖善後之計協助再新之基務使天造東藩發茲虎踞月明滄海水息餘波然後振旅而旋方敢與王相遇敬贖丰度庶應積懷但欲即中丰刻之談此心足矣並不敢沾一杯之酌幸情謹為為此合行移咨請為查照

徵劉寶重李提督五月初三日

一為追剿倭奴事果仰該司提督即便查照節行牌札挑選步兵精銳萬餘預備數日乾糧并催調朝鮮水陸官兵緊蹙倭奴相機剿辦令一意剿殺嚴密送還五子陪臣人等亦不准釋放務要剿除盡絕再遲疑失誤軍機復悔無及速發勿遲先具起程日期回報

二十

移朝鮮國王咨初三日

一為倭情事近該本部移咨請王速發兵符號召全羅慶尚忠清各道水陸軍兵協助天兵夾剿倭賊去後但今日機宜燒倭船為第一看然船燒矣能保其不為背水之陣乎大兵隨後尾進是矣然彼行我亦行彼固困而我軍亦不能不之倘彼前有阻伏翻

身突來結不犯追窮寇之戒乎又或倭見我前後夾攻彼擇一險要負隅固守視各道郡邑可以就食之處卒然襲取而為棲身之所是又不可不為之處也王遠出令使水兵星夜前赴梁山東萊金山及洛東江下流等處住泊凡遇倭船盡行燒燬然倭船豈無倭兵防守亦令水兵加護嚴棚棚務保萬全燒船後即令水兵分據海口多張旗幟擺旗吶喊彼來挑戰我則飲兵入船勿與之戰彼若回聞我遠兵則水兵登岸從後夾擊彼若屯住俟其埋鍋遠飯之時夜靜休息之際即用分番休迭法於海口施放銃炮若欲攻彼之狀而其實擾之便食不下咽目不得合水兵之機如此陸兵隨後追進而又不可不時時防敵追兵一枝則以十分之二為遊騎大衆居中左右各為兩翼如倭奴回敵則遊騎先抵其鋒而大兵繼進如倭兩分橫來則我左右先抵之大兵繼迎如彼據險而住則我兵亦據險待之彼來挑戰我不必與之戰彼糧自盡勢必走而我兵亦照前分布聯絡而進防其用調虎離山計也陸兵之機如此至如各道各郡邑有旁路倭可得以襲取者速調偏裨各邑軍兵前來緊要處所深溝高壘專一把截切不可與倭戰倭

糧盡必不能久攻勢必亂竄然後大兵相機剿殺務使其無一生還戡守之機又如此其間千變萬化難以遠度中制者是在領兵各官籌畫舉動務保萬全務咨諸王星夜傳知各道水陸軍兵查照相機剿殺施行

報趙張二政府并石司馬書

初六日

五月初六日接乎札慨嘆時事培植孤踪拳拳刺入心骨不佞惟殫力此役上報

皇上復命之後便求乞骸任時輩呼牛呼馬而已昨者王京事勢最為難處十萬之衆據守堅城攻之不可惟有坐困之法能行非遲以數月不能了事且慮其有四散標掠死力決戰之患而時輩師老財匱久無成功之議又繼之矣欲如趙充國坐困先零非今時所得為也幸其勢屈求歸借言通貢正可為吊虎離山之計特具塘報請旨定奪以慰其心非真許貢也至於平壤開城碧蹄叙功之蹶向因王京未下不過借此以激勵將士耳二事甫行俱有深意而叢議蜂起誠為可笑不佞某於今日惟知滅賊報主他非所敢顧也幸仗洪庥已得王京而調兵前後截殺倘再得成又何貢事足言哉近賊於十九日盡離王京日

行止三四十里二十九日纔到尚州未及一半且又住下至五月初三日尚未起身過河過江隨後盡要船隻橋樑恐我兵追襲故也若我兵亦不使驟進緩尾後只當護送以安其心直待去之日遠勢不能迫又彼糧食將盡困憊而後擊之若海上水兵船隻又已伺候諒必不誤近據陪臣尹振壽報稱韓應寅等狀啓國王謂今羅左慶右尚水使處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率齊臣三水使率舟師齊泊蛇梁海口等處伺候倭賊下來當以水兵移至金山海口截殺蛇梁至金山鎮不遠金山海港中甚寬廣外而險狹倭

樹於下臺下之恩殖與天地等矣誠恐毒念敢此預聞其暑瘴報且未敢具俟金山口消息至日當馳上

也臨檄惶悚不知所云

一為犒賞官軍事照得三協官軍遠出異域救援朝鮮平壤開城屢立戰功今倭奴盡數歸降王京等處已皆恢復方在追剿合再犒賞為此除前行督撫劉員外給賞外牌仰提督即將發去銀二千四百兩照依前行折酒數目并鄭同知差人解去牛一百二十隻分守道差官解去牛八十隻依養正差人解去牛六十九隻共二百六十九隻前行於養正於雙山關船運送食鹽一十七萬勛照依人數分賞三協并鎮統官軍各將給領過數目徑呈本部查考餘剩銀兩收候另用其官軍功次銀兩已發海州就近聽各官軍到彼照依部文給散以免往返解送勞擾毋得違錯

撤楊元成金王承恩等將 初七日

一為優情變詐日增等事奏照先准本部咨前事已經牌行各官前往薊密等道驗兌寺馬給散標下官軍家丁馬騎候事完議處交還去後今照倭奴遺孽

詔旋有期訪得各該軍丁官統咸軍料者有不肖聞  
心張養者有割取馬尾並遺書以致阻礙不堪合行  
嚴禁牌仰本官即行轉諭原領寺馬官當東土家丁  
各將騎馬匹用一管如有違礙及偷割馬尾交  
送本場者定行開罪違者仍違生本營將官決不姑  
息先將原兇寺馬若干牌傷若干例免若干皮張肉  
二條見收何處見在若干作違聞報如有虛捏查出  
定行察究毋得違延

移朝鮮國王咨 初七日

經畧復國具奏 卷八

二五

一高追擊倭衆事照得本部已經行今年提督劉贊  
畫說率南北騎步大兵東渡漢江追擊倭奴去後  
糧餉高三軍司令舟楫為佳米利涉今皆裹糧而進  
所帶不多而沿途皆倭奴搶劫之後倉庫一空大軍  
去或有支用隨帶之糧回則必至缺乏事係緊急除  
本部已行管糧官將平壤所積糧料移運開城王京  
府義州所積糧料移運平壤等處以濟支用外王亦  
速遣的當陪臣於王京東南一帶兵馬經過處所於  
隣近未遭倭患各郡已所積糧料或勸借富民積累  
俱搬運沿途堆積聽候大兵追倭回日暢清支用庶  
免枵腹至如漢江等處必須調撥船隻或搭蓋浮橋

差委陪臣把守以便大兵回日徑行應免病涉此甘  
係目前急切軍機難以遲悞為此移咨須請查照施  
行

與李提督書 初八日

門下督大兵前進意甚美矣第恐兵衆則糧多糧多  
則難繼國王雖微各道搬運未審果得接濟否此在  
麾下當斟酌何如也又聞王京東路山幽險伏兵更  
宜防慮即至海口朝鮮若幸燒倭船隻彼無歸路且  
云糧盡三十萬衆餓命奔潰坐困可也勿與力角幸  
心諒為荷再瀆

經畧復國具奏 卷八

二六

與總兵劉綎書 初八日  
倭奴宵遁昨頃執事速進步卒奔馳聲言甚不候  
宜不念之獨以萬里勤王意圖報效且雄才又復亦  
欲乘時自見故不令族守平壤落人後也但中間人  
情難測不佞亦深為執事慮昨劉贊重書至聞執事  
能委曲其間甚妙大丈夫期樹勳名於千百世區區  
小事不足芥蒂都下小卒穿耳責治足見軍令但視  
其罪止燒草念其遠來亦宜寬假大兵前進亦不宜  
急或有埋伏須多方搜探或之糧食須多方計慮國  
王固已催促漢江以東各路搬運糧草以濟我兵但

殘破之餘未知果能集否不可不深慮也本國龜船甚利且發積瓜子砲比中國所製更奇已於三月預設一千餘隻并水兵萬餘俱集海口專俟倭歸出港遇其船或撞碎或燒毀使其前不可過海後不可返王京我兵則須俟其糧盡力疲一鼓滅之諒無難者我兵固不可太迫亦不宜急進只宜速筱俟一二日路程尾後而行切不宜趕上急與交鋒為彼行時百般防備恐落其彀中餘不多諱

撤分守道李提督劉員外 初九日

一為乞留精銳以防後患事准朝鮮國王咨據議政

卷八

三十一

府狀奉京城倭賊雖已退出熟觀其實非輸款效之意果見大兵旋回款我小邦孤弱添聚邊海再逞兇毒其禍應甚乞留砲手五千名仍選委曉勇將官一二員屯紮迤南沿海關口若干月分布安擇一以演習兵技一以隄防疎虞等因到部准此擬合查議牌仰提督本道該司即查朝鮮王咨留砲手五千名應於何營撥給各軍有無情應何官統領住何地方如果留守必得數月官軍日支廩給行糧各若干鹽菜若干守禦既久水鞋軍裝各若干火器火藥若干餉賞若干本色出於何處折色動支何項的於某月撤

還逐一查議停安具由呈詳以憑裁酌施行

撤李提督劉員外 初九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劉督憲稟稱李提督統領大兵三萬餘騎於五月初二日渡江劉總統兵五千於初六日渡江前往忠州等處追剿倭奴忠州一帶無糧王京未豆並無車牛轉運不及本職已遣官分催恐不從今朝鮮君臣但欲進兵而乏糧則恬不動意乞速催發多差陪臣備運等情到部除即行朝鮮該管官員將王京未豆運至忠州迤西忠清全羅未豆運至忠州迤東上緊督併外合行知會徑催牌仰提督該司即便催令朝鮮陪臣多撥人畜作速搬運如有抗拒違軍令不行搬運以致軍士缺糧悞事者輕則自綱打重則拿赴 今旗令牌前即時斬首示衆應卷員役指名奏呈以憑奏奏其開城碧蹄一帶軍馬往還督令該管陪臣照舊管顧飯食各江漢口徑行該管官員拘集船隻蘇搭浮橋以便徑行疊客辦免致誤軍機未便

撤來將領軍兵 初十日

一為進剿倭衆事今將本部與平倭李提督督書劉員外會議後開條款仰東征將領軍丁等員從速遵

卷八

三十一

奮勇前進共成大功毋得違悞

計開

一據報清正據險修築石城為固守之計如進攻時將領軍兵有能率眾登其城及臨陣首先衝鋒砍殺者許即時報名提督升賞畫前記名報部除破格題叙外本部仍動支軍前馬價銀一萬兩分給登城衝殺之人只要本管將領及督陣旗牌查核明白公道不許徇私違者以軍法論罪如奮勇登城人衆前銀分派不多本部仍另行加賞決不食言

遼東鎮國要典

卷八

二十九

一本部原行軍兵止許砍殺倭衆不許割取首級最是良法但恐干戈擾攘之際人心不齊將領難以稽查督束以致砍殺者未必得取首級割獲首級者未必盡出衝鋒法令不公何以鼓衆今欲砍殺倭奴在地不許一軍割取首級通倭戰罷公同驗割均分但看先後論割者劈碎不准驗功仍將本軍以違令論罪

以上除砍殺外將領軍丁有能首先登其城及首先衝鋒砍殺以致倭奴大遭挫衄盡被剿殺者許即揭收告示為信前來領賞但不許無功者

希圖混冒違者以軍法究處

徵李提督十一日

一為倭情事已於四月二十七日牌行平倭提督近倭奴假冒請降非出真心本部明知其詐將機就計欲誘離王京無險可恃慶尙全羅官軍前進邀截我兵從後追襲前後夾攻大加剿殺又於二十八日牌行提督即統官兵前去賊屯處野用計圍困以擒之蓋數日間糧盡今日妙策只在據險固守切忌性急角闕則彼必殲死力戰得失相半守則我可待勞待饒失收全勝必使糧盡力疲官同朝鮮官軍相機併剿剿殺倭使倭奴盡遭挫衄平壤各將領機宜可守則守可戰則戰毋得誤事去後還糧等見住尚州使商議除相持且未奉家不敵再戰不可輕與交戰隨被奸計令行知會將領提督臣本官查照二十七等日并令事理即便暫住偵察賊使且渡洛江大兵移住尚州據守東江之險使倭奴不得西向搶掠並遠密諭朝鮮官軍抄出釜山梁山等處港口遮截焚燒倭奴空船不得乘賊船不得去致彼糧盡自斃乃為完策或於剄住之處探去倭奴兵馬撓動有報可來或於起身過江及其半渡

遼東鎮國要典

卷八

三十

我兵果有勝算一擊取勝元見神速乃選差的當官員多方偵探以防倭奴聞道襲取王京等處遂截大兵之後元馬嘯聚設使朝鮮水兵不得過截於前則我兵亦勿輕易追襲於後即統之使去亦可不必拘拘剿滅一說也但責彼留還王子陪臣倭將可以相安無事仍徑催朝鮮陪臣作還運糧本部亦屢咨國王并行文主事由海運督發毋得違錯

撤李提督并趙汝梅鄭文彬 十一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稟稱初八日倭奴住尚州新寨與舊城接連元朝島嶼險峻止客單人獨馬我兵

題奉聖鑒奏稿 卷八

三十一

難以有遠勝再我探道尋相親遠外緣南到部得倭寨高樓隱隱路元朝奸狡巨測倘知我大兵直數追襲王京空虛漢江流北上流水淺可涉偷渡王京不可不深為計慮軍情有備相應申飭詳仰平倭李提督即差的當人役於安保逃北哨探如有可通王京道路速撥官軍住彼堵截仍再撥官兵一千與梁心協守王京漢江行令朝鮮陪臣撥差官兵與二將官兵協守漢江水淺去處不時差人哨探提督仍萬分慎重相機進止務保萬全毋得違錯

撤李提督 十六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案查先據劉員外稟稱大兵於五月初二日渡江未豆轉運不及速催朝鮮陪臣償還等情到部已經行提督行令朝鮮陪臣多撥人畜作速搬運如有違慢軍令者輒則徑自緝打重則拿赴 今旗令牌前即時斬首示衆去後為照各營官軍徵調以來糧餉安家款賞猶實未為不厚國家養兵蓄銳將士臨陣用命正在此時誠恐官軍固有平壤開城之勝視功已成怠緩俱事合再申飭牌仰平倭提督即行大小將領傳諭軍士臨陣務要奮勇擊賊期收全功數月功勞全在今日如有怠慢慢事者

題奉聖鑒奏稿 卷八

三十二

不務官軍即便違 本旗令牌前新書示衆毋違姑息具由錄查

報石司馬書 十七日

倭奴雖已聯出王京見住尚州不肯前往昨促提督統兵襲獲十一日已關起身漸向前路但米渡洛東江耳提督稟稱此首一路建設營寨壕坑無不險固無不精到又選五萬精兵嚴復隨路設伏以防我兵追襲提督且屬實不肯輕動要動可知我國家不可不深為防慮也大兵尾進候機可乘即便下手為今之計只在海口用力耳只恨朝鮮兵馬無可用者



奈何奈何

報周按院書 十九日

門下為東事達勞尊駕直臨冀州龍標入境亟欲奉迎緣倭奴難出王京猶旋南州拒險望柵壘石建城其意叵測以故不佞未敢輕旋耳伏謁無由罪歎何已端官代候仰祈鑒渥

撤李提督劉員外 十七日

一為倭情事節據報稱降倭陸續未投者共九十餘名本部看得倭奴乞求宵遁之時復有反邪歸正之衆中間真偽深未可知萬一謀開實為可慮相應因

總署復國要錄 卷八

三十三

敵間反間之因未歸計處之倘真降被衆愈叛倘詐降我已預防方為得策以保萬全牌仰提督該司除已前降者解發寬莫等處外已後有來降者即便觀其多寡察其言貌審其來意先於管門外差官遍搜身無寸鐵方許放入分散隔別竊置勿令成群照前起解送赴遼陽等處安置如候至十人以上前來情有可疑者即令譯倭通事諭以爾等來降難以准信如能回去將真倭首級殺得一顆來投方准爾降仍與爾當賜如殺得頭目一顆來者有大賞若殺得清正等首級來者賞爾萬金仍與爾官做但不許妄殺

朝鮮人來驗出即行抵命如無首級不准來降仍令間諜大書前項緣由獨於前寨之壁或射入倭營彼衆必自相猜疑生變是今日處降之策提督與該司商確舉行毋誤

撤李提督劉督憲劉總三協將 十八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塘報稱得技降來倭說稱關白先發兵四十六萬後發援兵十萬實欲吞併朝鮮分犯內地因懼天兵威重神火器具無敵不得已退歸一而先遣李如柏等選帶精兵一萬五千掩襲又據參軍鄭文彬等稟稱關白初意建都朝鮮睥睨遼東則以三十萬犯漸直三十萬犯關廣以窺中原今

總署復國要錄 卷八

三十四

見平壤兵敗始有懼心等情各到部案查先據提督并各官稟稱倭奴悔罪願留王子陪臣乞求遣使贖國通貢已行提督等如果留王子陪臣質將方遣二使送還去後續報沈惟敬不聽約束擅入倭營周弘謨率騎與倭講話胡澤等恐留周弘謨遂令二使送倭省得降倭供報關白所謀非獨止取朝鮮實欲建都王京窺犯內地行長等因平壤之敗乞求歸國非出本心迺為脫身之計且欲渡洛東江苦無船隻而糧米又盡機會可乘必須大加挫衄方見忠猷倘使

經畧復國要領卷八

三十五

逸去萬一入犯中國復擒朝鮮皆我等縱虎自貽其患也誠恐各該將官苟全平壤功次遐邇觀望致誤事機擬令再行申飭牌仰提督該司本官即行三協并劉綎大小將領各出報國忠心追趕倭奴相近必先責以不還王子陪臣又殺朝鮮人民背盟違約彼必無詞且趁此倭奴缺船之糧窘迫之時機會大有可乘統率軍士各奮海勇銳賊半渡洛東江出奇乘而擊之是一策也再令全羅慶尚忠清各道火速整飭水兵龜船邀擊海口我兵過江追襲合兵進剿又一策也當此之時務必行此二策方為完美不然既經畧復國要領卷八

悔無及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十九日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無詳考圖帖詢譯者始知本國幅

經畧復國要領卷八

三十六

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延正北長白山發脉故南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於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中國蘇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南西北之間使日本克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陰限之也關白雄奸熱察此故舍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西者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延陽津安肅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遠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賊風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為巢穴分投入犯特易爾吾察於陸而水路難支吾集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懼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脾胃遼劉以三十萬犯浙

直以三十萬犯闕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稷威靈廟堂石畫連戰三捷今且縣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即東往見今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十餘且列寨無算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為所獲其雖屢檄提督進兵而將兵隨情必不肯前軍中洶洶俱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強倭不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冰雪鹽菜毫無入口功勞非細適言官及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

惡行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即返必須軍臺主張即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再假勅文慰勞將士級賞頒給金銀燕 皇恩播而軍心勵兵勢張而倭膽落完績或可必也事關重大不敢不罄其愚此乃萬分真的非敢誣者乞賜密訪其情自見惟台慈鑒原杜援幸甚

檄劉贊畫十九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服得朝鮮幅員六千里本形勝之區重山內障大海外環八道相依三都連峙若潮隨江上必舟楫始可濟人更果出地中遇陸敵悉皆陷勝誠武四塞可保萬安爾本國純文墨而不詰兵戎素天險而不知修守遂使倭奴藉馬狂逞按查往歲四月中倭犯金山曹未決旬飛渡洛江徑踰馬嶺連陷東萊密陽開城金海等城直搗慶尚忠清京畿威鏡等道任彼縱橫全無攔阻圍不絕者如綫今年 天討數張故土重復捷報倭奴雖步步退奔猶程程既險固噴朝鮮昔日布置能如此倭何能使倭一無忌憚至此往事難追姑無論已但倭奴遠居日本彼欲內犯勢必先提朝鮮而後南犯登萊光北遼前惟其所之近察降倭所報益見關白狡謀故

倭奴雖宵遁難保不再來大兵雖凱旋難保必無事  
朝鮮瘡痍破後再米犯必至淪亡今議留兵協守  
亦不過酌量權衡暫為修備益多留則思歸將士孰  
肯樂從少留則衆寡強弱勢難與敵是今日借箸而  
籌朝鮮者無過於因地設險因險設防為第一策至  
應查明以便洽會國王上緊修舉牌仰該司會同李  
提督行令鄭趙二參軍及知謀材官策士等多方採  
訪先以今日追倭經歷之處得之目擊者如烏嶺嶺  
峒倭彼劍閣相度或造重關或挑濠堦如洛江深淵  
為我要津有警或守渡口或截舟船或東萊海口可  
懸畧復國要編／卷八

五元

絕則絕之或密陽江口可阻則阻之某城家廓低窪  
應否欽小增高本國糧食皆係野積應否俱今上納  
緊要郡邑分貯無仍前委置路左以資盈糧江連橋  
本在南岸者應否盡行刊去使倭來無木為楫以阻  
其濟他如王京抱漢江開城抱臨津平壤抱大同應  
否俱堪設險又如慶尚南居東南全羅居正南忠清居  
西南倭犯必由此處應否酌其衝緩設險預防其餘  
水厯地方或詢諸耳聞或查彼該國凡可設險之處  
一體舉行不拘土城石牆木柵不拘滾石礮木深坑

兵若干守扼或我留兵量糧若干協助或用火炮若  
干并沿途沿海或五里或十里應否修設烽墩如中  
國之制有警相傳得以堅壁清野使倭四無所掠本  
國得以預行防備蓋倭來利在速戰惟深溝高壘積  
計自窮是今日為朝鮮善後之策或不出此中聞有  
未盡事宜懇聽匪處停賞畫國貼說呈報以憑移咨  
國王修舉并委官監督務期成功若止藉留兵恐不  
足與敵且為守也文到毋得遲悞

檄楊元張世爵李如栢二十日

一為稽考行糧事訪得調到各路軍士上午十一月

夏復國要編／卷八

四十一

自遼陽起行東在沿途因天寒雪地病死者甚衆該  
管把總等官管貼隊人役希圖冒糧冒賞不報國除  
將官止務征候置之不理以致各軍侵冒得志放肆  
買布易換銅器公然用官馬駝載往還搬運國家糧  
餉勞民傷財轉運艱難宜如此擬合行查牌仰本  
官即行本協領兵大小將官各將本營軍士從實查  
出舊管若干某月日病故若干某人某人在若干  
每月開具花名文簿用私印鈐蓋赴管糧委官處照  
依見在軍數關領如仍前捏寫是名凱旋之日本部  
建國欽此欽此

有短少即以遼陽起身之日逃回追扣將官中軍把總管貼隊通行連坐

明旨森嚴難以假貸各具遵行緣由呈報

撤李提督二十四日

一為倭情事據胡澤稟稱風聞朝鮮一總兵帶領萬人投降倭奴現在釜山與倭劄營聲言向平壤歸還男婦盡沉之江中我輩總回亦死是以降倭事情到部看得朝鮮官民向被倭奴脅從原非得已國王惡其歸順治之以法人心驚懼今據所稟亦似實情既在危難之中招之甚易擬合招撫仰平倭提督即

聖旨復關要嚴入卷八

四十一

將倭去死屍貼五千三百張差人傳諭朝鮮總兵官令其悔過軍衆歸投各安本業本部各行國王寬宥前過決不追究倘或執迷不悟前途糧草後面兵追悔之晚矣具由先報

撤李提督二十六日

一為申明進兵緣由懇諭將士以圖完績事照得本部經奉東征仰藉

聖天子神威諸將士勿力三鄰盡復八道已歸非不念天氣海暑海澤炎蒸藉餉艱難孤軍遠進即圖收兵以冀康寧顧謀國貴於萬全社惠務在絕本即徵近

事倭衆宵遁王京倪首進去沿途不敢旁出槍殺者非追兵尾進之力乎吉昌軍衆二萬自海上來欲與

清正會劫全羅竟不果行者非懼我兵之追擊乎葉島嶺渡洛東直至釜山追結以伺我之動靜不可謂不畏我兵追擊也降倭接踵而來朝鮮土地已復實今日進追之力也故諸將之功本部俱已洞悉惟是行長等雖回對馬清正軍尚住釜山且欲待關白之命始行遁歸有如關白不令其歸我兵先以議撤彼衆從此復犯朝鮮兵將再進耶止耶本部展轉思惟殊不容已故五月驅兵深入海國雖心憐將士勞沐

聖旨復關要嚴入卷八

四十二

之勞實欲全此毒成之績誠恐將士不知用兵之由不識體恤之意相應應布為與除另行分布及催運糧料外牌仰提督本官即便轉行三協大小將領及軍丁人等曉諭本部今日進兵良非得已俱要各奮謀勇共收全功一聽提督分布調度不得先行阻阻事完後定將今日將士追擊之難經歷之苦備行奏聞陞者破格擬陞賞者破格擬賞斷不相負勉成一實之功共樹百年完績文到各相體諒

與李提督書二十七日

辛藉大將軍神威倭奴已至釜山恢復朝鮮之功卓

越千古矣但今日事體縱令倭盡歸島亦當留兵代  
伊防守別尚留此境其大丘島嶺一帶防備尤為喫  
緊昨親來文欲留異惟忠劉綏等兵甚為妥當一一  
如教再惟今日不必議戰只以固守為主若劉綏兵  
惟忠兵馬當今分守大丘善山更撥精銳守島嶺餘  
任門下分布不使即日具題命下或俟歸即當與大  
將軍聽軍士長歌入關也餘不贅

報三相公書 二十七日

昨接邸報見許棠科一疏謂瑣陳目前事宜以裨軍  
政事其不覺驚訝之甚夫天下太平用人當循資格  
懸畧復國要綱八卷八

四十三

天下多故即推埋屠狗之夫織藩護國之輩往往英  
雄隱伏其中皆當蒐羅而置之幕府如才可將萬人  
卒伍而拔之登壇如可却強敵千金而聽其出入至  
於一技一能裨軍中者何惜一命之予以故落職  
將吏草莽匹夫方處因籌無聊之地則希冀之心切  
報効之志殷大事之集多賴此輩今其監董茲役見  
任將官無幾擒謀効死者甘羅關將吏布衣策士故  
不數月而任倭盡奔屬國已復諸人之功可謂奇矣  
彼方日夜期望一官榮其閭里若曰今天下無事名  
爵當重不宜輕予不知關白狡雄一日不死天下未

謂晏然兇倭猶屯駐釜山尤宜深慮使將士聞之解  
體惡心設倭鼓兵而西又誰肯用命此猶可也至若  
秦之商君即衛之亡命漢之大將即楚之執戟秦傑  
無以自見舍此而之彼者未必無也方今倭中閩浙  
人頗多如此說一聞復有接踵而去者真所謂藉寇  
兵資盜糧也言之可為寒心幸相公在上履蹶當力  
為主持仍望轉致本兵宜有以破其說此當今要着  
某故不避嫌疑昧以請伏祈鑒誣天下幸甚

檄李提督 二十八日

一為酌議分布大兵以一機宜事照得本部自四月  
經畧復國要綱八卷八

四十四

二十以後即行提督調發大兵尾追倭衆直至海  
上糧盡力疲朝鮮水兵邀截於前我兵相機連擊於  
後原不欲中途即行進剿去後今據報稱行長等已  
泛海遠去惟清正等尚擁衆釜山連絡營寨大釜山  
實係朝鮮邊海地方今清正依險固守其謀未可逆  
料營之莖草萌芽尚存我兵勢不能遽撤有如我兵  
盡回彼長驅復入將何禦之是不可不深為計慮但  
又據稱前途糧乏相應酌議分布以俟進止牌仰平  
倭提督查照先今牌行事理今日機宜據險布兵坐

丘南北接連分布其餘大兵俱在李如柏等後以至  
鳥嶺聯絡拒守除本部日催朝鮮運糧料速調水  
兵前來接濟遼外提督亦分投差人守催蓋不過  
期月之間伺二使回還倭奴情形必然昭露如果送  
還王子陪臣及沈惟教等前來一面飛報本部另行  
定奪否則我固以信彼反用詐我固聽從彼反為逆  
法所難有然亦必俟食盡力疲朝鮮水兵齊集仍飛  
報本部以憑相機再議進剿務收全功機宜已定提  
督查照舉行毋誤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九日

經呈報朝鮮國王咨 卷八

四一五

一為乞備精銳以防後患事據平倭李提督呈稱倭  
奴陷沒朝鮮勢如瓦解解我

皇上遣兵援救 天威震疊倭衆數十萬盡數遁歸尚  
有一半住於金山海邊蓋房種田其情巨測若大兵  
盡數撤回倭衆復行窺犯以朝鮮之微弱安能抗此  
方張之敵所據朝鮮國王咨請留兵一節相應准從  
但海邦遐域兵火傷殘千里荒榛人烟斷絕查得遊  
擊具惟忠所部見在官兵二千八百五十八員名熟  
知火器且久戍朝鮮頗有固志則總兵官劉綎原領

朝鮮其志方銳

共兵七千八百五十八員名據以留守合無准將劉  
綎領兵駐劄平壤以扼大同江之險自王京而南有  
警甘得應援兵惟忠領兵駐劄義州以扼鴨綠江之  
險自良策而東有警甘得應援再量撥遼東山西營  
馬兵各五百名副總兵官楊元召募家丁三百名共  
一千三百名防守平壤遼西安定肅寧安興定州等  
處前後共九千一百五十八員名至萬曆二十二年  
春汛無警議請擊回仍留同知鄭文彬知縣趙汝梅  
居中畫謀行事等因又據提督塘報為倭情事內稱  
看得倭賊初據鳥嶺尚州我兵追至賊即移營前去

經呈報朝鮮國王咨 卷八

四一六

又據善山大丘官兵將至賊復移去盡聚金山官兵  
逼近金山前有通海浦口水面延長兵無船濟王京  
離金山千有餘里倭賊久住於後蓋房開市再三詢  
訪原係朝鮮舊曾讓割其地倭賊相沿為已巢穴今  
賊衆拒守自對馬島添兵運糧甚為近易彼來我寡  
勢難為巢糧料不接地近日本天氣酷熱山嵐瘴癘  
人多疫病亦難久持且對馬島倭奴倏忽往來我兵  
難以居守其常川扼守請量留官兵火器協守朝鮮  
並撤兵馬各還本鎮庶保萬全又據提督稟稱尚州  
與果俱無糧料甚為艱難請以歸順倭奴等賊

住釜山即其巢穴我軍軍戰則兵寡守則無糧且又無棲址竊棚恭於曠野苦楚不堪實難久待等因俱到部據此案照先該本部因王咨留砲手五千隨即牌行提督查議及誘倭奴宵遁隨令大兵尾進并行催調全羅等道水陸軍兵協助俱至海上相機舉事去後今據前因馬照倭奴摧陷朝鮮勢甚猖獗幸我聖主威靈將士智勇八道三都盡皆恢復會見昇新之治宜恩恒久之圖方王意止欲留砲手五千今提督議兵及萬較王所云已加一倍矣止布置分明首尾相結誠為貴國今日善後之策顧倭奴雖畏威宵遁

經奉復國吳廟八卷八

四二

猶聚結釜山扼險連營耕田蓋屋究其心尚欲棲連海上也夫釜山為朝鮮濱海要地起自何年連行到素更聞立有界碑上民與之耕種北阻夫江南接對馬島倭艦盡千往來海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以靜待動以飽待饑誠未可以易易規者不可以易易規而朝鮮猶能以泄泄然自處耶譬之治灘決夫而餘毒猶在譬之削草芟夫而萌蘗猶存匪直隱憂實為顯患今大兵尾進方欲乘其奔走海上欲出奇一創而初不知釜山天險且高舊穴也將欲乘其營壘未始而發乘其不意而進乎道水兵龜船絕無影

嚮也將欲逼夾江而陣與之相持奈之何王國糧食已絕轉運不前暑氣炎蒸師老且暴露也夫以萬數之師深入外國歷寒及暑曾不留停過方張之倭賊復已失之江山久朝字小之仁亦已極矣諸將士脾忠竭謀亦已盡矣今復加意留兵為王防守王京之北義州之南或庶幾可保無事然慶尚荒殘全羅孤絕客陽大丘洛東島嶼倭侵入犯之途仁同善山尚州開慶又倭必爭之地王國君臣自惟倭患以未必痛懲往事相與維新雖復讐之志未遽施行而國國之謀料已熟計今提督所議留兵應否如前分布

經奉復國吳廟八卷八

四二

否則不妨明白開說釜山果否棄則與倭棄則的係何年月日王京直至大丘沿途糧食果否有無有則見積何處的有糧若干石水兵龜船果否有無有則見泊何處的有水兵若干名船若干隻俱酌議查明備行咨部以便審度事機為王計處如或別有良圖可以使倭遠離釜山保安疆宇者亦惟開說如果可行必當勉承不負為此移咨煩請查照速為斟酌詳議停妥咨回施行

欽三韓大將楊元等

三十日

王國案據外務部咨准本部咨准經是



衙門咨稱節次斬獲倭奴首級各軍聞有先賞二十兩之議大有怨言合咨本部煩念恢復外國血戰軍功照例全給以安衆心等因到部查得獲功官軍每級賞銀二十兩蓋因比時未經覈勘權宜行賞今既勘實自應全給今俱比照虜賊每級賞銀五十兩備咨前來除行提督轉行外擬合通行牌仰本官即便轉諭本協官軍節次斬獲首級每級給賞銀五十兩賈王事解銀已發海州各官軍到彼俱聽提督給散毋得違錯

移朝鮮國王咨

三十日

經畧復國要編

卷八

四十九

一為 天討方張平壤已復合行宜諭國王督發軍民防守以廣 皇仁以昭大義事准朱咨欲與本部一會等緣由到部准此為照藩基重啓王位幸新是當正國之初且布及人之雅們心知愧對使莫宣即欲挾兩翼以冲霄數星望三星而在戶恩贈手度月慰素來願鯨鯢雖宵遁於漢江乃達蛇蠍尚雲屯於海岸因是斥墩未釋羽微猶馳乘此戰心遂羈戎足又以入國出疆從茲岐路神交心契終屬空玄孰若望華藻抱清芬披大教觀容光之而快也謹以月之六具陳謹此 臣等謹文 奏 丁卯告辭於

使者前令轉咨夫幸相體諒庶遂鄙懷為此移咨奉復請查照施行

經畧復國要編

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

卷八

五十

魏魯復國要編卷之九

覆王相公書 六月初一日

五月三十日接相公手札慨嘆時事推許任人言言  
實戰五內第無以仰副台意規罪熱中爾承下詢倭  
所以緩行及我兵所以追襲之故敢敬陳之倭雖欲  
歸之急實畏我兵追剿故以精兵斷後在在設伏步  
步列營使我兵偵知不敢前進固一意也又欲養其  
精力以俟相角豈能急行既許其歸追襲似為無名  
但中間事體亦有不得不進襲者款貢一事原非某  
之本心祇以倭集王京其數甚衆且城中寨柵堅牢  
城外布營聯絡欲進剿則我兵疲弱道路險峻欲坐  
困則時日延莫知究竟始爾許之及出王京恐其  
沿途搶掠或別擬他險或謀反棄故今我兵潛尾其  
後戒勿輕舉使倭知之不敢久停亦不敢妄志今倭  
已至釜山矣前隊浮海遠去惟清正尚屯海上其意  
莫測但我國將士驍心朝鮮海口船隻欠備想亦難  
於大創若留兵固守全羅慶尚大丘島嶺要害事不  
可少差去二使者消息諒不久可至進止機宜再當  
斟酌今日之事不佞可謂殫心竭力期不負  
主知耳謹此仰覆為任主臣

謝鶴賞將士疏 初六日

一為恭謝 天恩事先准兵部咨萬曆二十一年三

月十八日於會極門接出

皇帝勅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朕遠惟  
東人倭后之恩通切內地震隣之慮肆張天討授鉞  
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不避艱險先敢平壤再  
捷開城朕深嘉爾等之功所望尅日蕩平大加陞賞  
茲聞天時漸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守方固重念  
爾等懸軍深入急難全勝饑寒暴露疾病死傷勢所  
不免朕用是痛心流涕肝不安寢已今所司亟發銀

魏魯復國要編卷之九

卷九

十五萬兩濟赴軍前從宜犒賞優恤仍一面行山東  
等處召商糴粟方舟而下一面行浙江等處徵兵運  
將分道而前務使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  
夷大慙永靖遼江爾等尚亦體朕遠懷勉圖報稱各  
功名於竹帛流福蔭於子孫欽哉諭欽此備咨到  
臣該臣當即轉行提督李如松及中左右三營將領  
等官楊元等一體欽遵聞隨於五月二十八日該本  
部差委卓駕清吏司主事賈惟鏞齎捧 勅諭銀兩  
到臣臣即率標下各官望 闕宣讀叩頭謝恩外臣  
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伏惟倭亂東隅海國

灑額天之泣恩軍字小廟堂張除暴之感五月驅兵師尚稽於時日三門受律寇猶未遠門庭伊誰之慰實臣之咎荷蒙 聖仁廣大不罪違違重念將士但征宏敷節惠更習武嚴輝戈之勇仍復速頒如守之青聽 天語之溫勤聲呼萬歲沐 皇恩之湛湛雲勤六軍威誦先言共欽周養臣敢不益堅愚悃大鼓衆心務使觀樂京封倭過銀蛟之島軍歌凱曲徒傳金馬之門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而此具本專差指揮周衍澤齋捧謹具奏 聞

檄謝極 初六日

經畧復國要綱 卷九

三

一為倭情事照得倭奴遁離王京大兵隨後追獲本部節行該管官員搬運糧料務期接濟提陪臣報稱沿途轉運似已足用而軍士每稱不足擬令行查牌仰本官即同朝鮮陪臣差人前往尚州善山大丘島嶺各處查勘某處餉有糧若干石料若干石據實親驗明白方許回報毋得受賄扶同虛捏未便

檄章 初六日

一為乞留精銳以防復患事准朝鮮國王咨稱欲留精銳砲手八千餘駐劄島嶺尚州旅險防禦及稱該國水陸官軍併集海濱協同防守等因到部看得既

留我兵駐守島嶺等處必須該國官軍相為犄角充濟事擬合委官 賚賜仰本官即帶陪臣差人查看各道水陸官兵各有若干陸兵是否精壯有何器械水兵若干龜船若干有何戰具鳥嶺遶南至尚州等處逐一從實查驗明白具由回報以憑裁奪鳥嶺遶北不必查看毋得聽憑捏報誤事未便

檄劉純 初七日

一為倭情事准朝鮮國王咨提都巡察使金命元馳啓說稱五月十二日三道水使齊到巨濟境堅乃梁兵船約二百餘隻水兵幾二萬探見賊勢則熊川昌

經畧復國要綱 卷九

四

原之賊聚船分據於要害之處乞發川浙砲手二千查技而前使我國陸兵合勢齊驅水陸夾攻賊川之賊既已剿滅則可直下釜山燒破賊船或欄截歸路期於片甲不返今日剿賊之策恐無出於此緣由到部看得全命元啓謂倭賊分據要害欲要合兵水陸夾攻其策甚 且然川浙之衆寡地方之險易必須哨探真實方可相機而進擬合就行牌仰本官即就所部官兵會同都巡察使金命元前往熊川地方差人遠出哨探倭奴多寡有無據守險隘如有機會可乘與彼國官軍若彼來我寡有險難攻不妨

因守先查彼地糧餉有無足用如果不多不可深入  
本官建功在此一舉慎勿輕率務保萬全發去火箭  
三千枝收用光具遵行緣由繳查

撤督軍劉員外 功十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近該本部行令該司會  
同提督及各官備查朝鮮險要處所計議設防修守  
去後顧倭奴若犯朝鮮勢必覲覲王京而路必經由  
鳥嶺今讓扼守鳥嶺良是然聞鳥嶺東西有抄道二  
處可以暗度有如倭再來彼知鳥嶺有備伴陳於前  
以奇兵策而走之直抵王京諸處則鳥嶺之險亦徒  
舉是復聞要餉米九

設吳光山川逆覺道路多歧恐抄路未止此二處則  
處處宜為經理蓋必無間可入方為足恃亟應委官  
查勘明白以復計處解作該司會同提督即便轉委  
守備胡澤經歷沈忠賢前去鳥嶺東西之間備行踏  
勘要見除鳥嶺正路之外有何抄路可通王京者凡  
幾處某處由某處與大路相合某處抄路平坦可通  
大隊往來某處雖有抄路止容單人獨騎行走某處  
某路離王京里數若干某處某路於何地築關或立  
寨據本國軍兵若干把截一一查明計議停妥盡圖  
貼說或該司別有聞見本部不次知者俱明白呈報

以德再加斟酌為該國圖人安之策文到限二十日  
以裡回復毋得遲延

撤平倭李提督 功十日

一為欽奉

聖諭事准兵部咨稱先該經是衙門題請馬價銀二十  
萬兩解發軍前賞卹獲功并官軍應糧等項支用已  
經履奉 欽依起解聞據太僕寺呈稱馬價不敷別  
無措處該兵部議將二十萬兩暫見解發先於草料  
銀內動支一十五萬兩兵部將五萬兩解發遼東撫  
按收貯候支十萬兩差主事賈維翰解赴經畧標下  
經是復聞要餉米九

六

從軍賞功優卹等因本部因大兵將還留發海州令  
大軍回期尚遠已於海州取解前來未得前請銀兩  
雖未全發而各營官軍自冬歷夏勞苦備極其解到  
銀十萬兩復有標下官軍應糧紙紅鹽菜實料置器  
運糧腳價實補戰馬賞功等項俱取於內但各軍  
望已久相應仍照原數給賞如有不敷另作區處解  
仰李提督除劉統官兵另發外即將發去後關銀兩  
查照前次賞格給賞三協及續調遼東各官軍除陣  
亡外有故軍丁明開項下扣除同餘剩銀兩一併繳  
還仍將賞過官軍花名銀數造冊送部以憑奏繳施

行毋得違錯 計發去銀兩共四萬一千兩

移朝鮮國王咨 初十日

一為修築海防以杜倭患事照得釜山鎮係慶尚海門通倭要地聞往昔貴國曾於此處設有水兵七營以防倭患可為有備矣乃去歲倭奴徑犯該鎮曾不留停直揚三都八道未見水兵少為攔截何耶豈有名而今慶耶兵寨不相當耶布宣不如法耶抑果平既久晏安於無事之天該鎮本未設防亦無此兵與營石耶夫當念亂圖存之時宜思固國強兵之術矧今倭猶據守六地倭去則此地亟當議處修設以杜

倭患重關要隘 卷九

七

將來王其速查該鎮昔年是否設有七營坐落何處或相撲處或相屬遠水兵海營各有若干或某營多某營少或雖有此營徒設無益應否從長另行更置或本無此營必宜增設應否因地區重設險以防盜亡羊補牢計不高晚而又病舊文事不宜遲其速查明酌議畫圖貼說回報以便再集衆思為之經理希勿耽延遲滯為此移咨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移朝鮮國王咨 十三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為照除戎器以戒不虞設重門以待暴客先王體圖疆野之制自昔記之朝

鮮外環大海內障重山本形勝之地四塞之區他無暇舉即如鳥嶺火峴竹嶺三處石磴巉巖峻峭幸甚忱然緬關擬彼太行此正天造地設以立王國者使中扼鳥嶺則王京安西扼火峴則全羅安東扼竹嶺則江源安泰之何天險徒存人謀未盡使去歲之倭得以肆無忌憚耶往事姑勿論已今倭雖宵遁海上倘若再來將何計處即留守之兵亦慮寡難敵舉今日為王國國父妥善後之策無如設險固守為第一要務王其速委的當陪臣分投幹辦鳩工聚材將鳥嶺火峴竹嶺三處各險峻狹隘盤繞屈曲之閒當道

重關要隘 卷九

八

置立重關傍有小徑盡皆繕築校往來者必待落關而行不拘土木磚石尅日興作動限完成關外皆築凍堅品坑凡有木植盡行刊去關內置蓋營房或需舖務足萬人棲止關門仍要高厚堅固如中國月城之形重門旋轉而入女牆梁口務與人齊安排水溝銳眼布置深木壘石務使一人當關萬夫莫能仰視蓋三險為王國門戶三險修則三都八道賴以舉安所當亟圖而不容時刻緩者本部一面分撥南兵為王留守此三處矣王當速圖之萬勿遲誤希將遣宣與工日期先行回報為此移咨前去請查照速為施

行

撤分守分巡寧前海蓋四道 十五日

一為遣

旨專責部臣經累倭患事照得本部督率兵將救援朝鮮今屬國雖復倭奴尚在釜山事將云竣軍前一應器械如大將軍鉛鐵子銃鞭連梢棍輕車麻牌寶寶稍黃車牛運糧軍軍器犒軍牛酒連靴兀刺等項皆行各道寶買解運去後船隻腳價事宜應該造冊奏繳擬合取造牌仰本道官吏即將前項并開未盡者逐相查明係本部隨帶馬價者總造一冊係備倭患經累復關要編 卷九

九

價者另造一冊如有動支無碍官銀開附開未若無明註一行作違違完對查算總撤相投候關送部備造每冊遲延

報張相公書 十九日

東事仰承垂念過為丁寧叩戰戰兢兢駐金山不得不嚴為防禦如王子陪臣使者并沈惟敬俱回即縱之使去亦可倘接遲不去終無歸着不一大創之恐未能竣事也然事屬重大何敢輕舉沈茂兵望驛致本兵速發為禱

撤尹根壽 十九日

一為倭情事案查已經解行副總兵劉綎差人哨探倭奴情形如有機會可乘船送還王子陪臣亦要會同朝鮮領兵官併力剿殺去後近報各將挑選兵馬前去接應擬合委官密查牌仰本官即便揀選的當官役數人前往釜山左近去處密查倭奴也聚是何地方劉綎具惟忠略尚志各兵駐劄何處李提督并各將某人某人各兵在於何處接應倭奴將欲浮海臨時實戰獲功者某營官軍扼守某地方者某營官軍沿途追逼不進者某營官軍住何地方與倭相離若干遠逐一審查勿令人知備細關呈固封送部查

經累復關要編 卷九

十

考其國王處今王不必具答待回日一併報知慎勿輕洩未便

撤李提督 二十六日

一為倭眾畏感悔罪乞求歸國事本月二十三日據委官胡澤沈恩賢稟稱探得朝鮮料餘一貫前至日本親見關白諭以天威關白敬長復令行長送二使回對馬島不日即來朝鮮眾倭皆有悔罪乞求之意等情據此先該行長等稟懇乞歸本部因昭示養生之機開彼自新之路始從眾議許令二人前往曉諭恩威然必待送還王子陪臣方令二人前進不意

沈惟敬周弘謨違背節制挺身先入二使繼行即提督先惠深恨二官不聽約束與本部之心相合已經去後今據前因為照察倭情之順逆向背不崇朝而可決者今關白既送二人回至對馬則釜山之倭宜乎浮海王子陪臣宜乎送還沈惟敬與二使宜乎即歸乃今事上未決者何也豈倭奴誠偽未可測耶別有所要挾耶抑沈惟敬欲誇其功居中用事復有誠恐惟敬仍復差人前赴提督軍前假以賞賜為名討求銀兩暗或媚倭此斷斷不可與者相應嚴禁牌

經夏復國要編八卷九

十一

仰平倭提督如遇沈惟敬遣人前來以賞賜為名討求銀兩提督斷不可少假另一面即差的當人役前諭惟敬云倭既感畏可速撤還釜山之倭送歸王子陪臣本官亦同二使即回面陳倭衆乞降本意不得持疑牽滯別有希冀以損國威

報石司馬書二十八日

降倭中熊道關白情形故爾解進京師以聽皇上聖臺下及臺省諸公譯審之庶知其情可免彼此各生異見以致議論紛紛也但降之真偽難定恐中遂有變分作數起陸續解發貯藏大丘將官報稱目

下四倭來降一倭嗣將官作揖奪兵士手刀即欲行刺幸劉副將追斬之一倭如此他倭可知百人之中奸細難保必無譯審後惟臺下酌處愚見恐不宜留也謹達

與李提督書 七月朔一日

接來札并沈惟敬稟帖知惟敬同倭將已來欲求封貢此事已與廟堂屢言之矣惟敬與倭將俱不必面見不佞恐內地空虛為彼窺覷故也倭將須擇一好公館與居供給亦須豐盛犒勞諸物惟大將軍裁酌但銀兩不可輕與恐日後有媚倭之謗防閑之事亦

經夏復國要編八卷九

十二

望加慎惟敬事成其功非細吾儕實具題厚加陞賞幸諭之盡心軍中一應事宜俱聽大將軍主持自無不妥止行照詳一文書不佞無不允者不然往還之間或藉時日反屬不便而此奉啓

與李提督書 初一日

接來札倭犯全羅門下欲行全劍銳等仍駐尚州以杜倭奴抄截誠屬妙畫又料降倭一節如出神算宜倭奴之屢敗乞降也火藥陸續發與劉縱倘有緊急庶可濟用更妙沈惟敬小西飛來惟急今釜山之倭遂歸吾儕幸可發卸此肩至望至望

與李提督書 初四日

接來札并劉統軍稟報俱稱沈惟敬此來帶倭中人約  
三百名來倭既來幸嚴高防範外劉統軍承大將軍  
遣兵協助悉心委任何事不濟此國家福也諸凡事  
宜無分彼此一聽節制未教見示幸勿憚煩庶目前  
消息頗得與聞也

報石司馬書 十一日

降倭總計一百五十餘名昨遣葉靖國陸續解京者  
幸發前保就近地方安置其後到者其暫發遼東廣  
寧等處分處俟事竣回京某官具咨奉落伏祈臺下  
鑒之復聞是為八卷九

題請

皇上御殿以隆事體以彰臺下殊歎光此代布不宣

與劉總兵書 十二日

東事勤勞特著藉甚甚昨移咨本兵馬將軍特請  
加銜備倭之事一聽主持大丈夫立功異域以繼仲  
升餘烈正在此時願將軍努力

報石司馬書 十四日

近奉

明旨撤兵某一一遵旨陸續將兵撤回沈惟敬已同倭  
將小西飛來逃乞封請賁賈州又報倭攻甚急事有

互異倭謀巨測某移檄李提督一面遣兵救援晉州  
一面令小西飛沈惟敬遣人往諭行長率倭歸島然  
後與議封貢如倭違約東即便渡海某與李提督隨  
可還朝復命封貢事具題可否惟聰

聖裁其劉統軍即加銜以統所領將兵庶事有歸着北  
兵暫留三千俟沈茂兵至即便撤回即金山之倭尚  
屬遲延廣將小西飛拘留於此將所留南兵分守晉  
州全羅大丘島嶺縱使倭駐金山必不能長驅直入  
而糧餉不繼亦難久將渡海之期諒可待也再不然  
南兵既集機有可乘即大創之未為不可其詳備述  
經冬復聞是為八卷九

小谷中伏前臺下轉為題請不候幸甚

移本部咨 十四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准本部  
咨覆本職題前事節奉

聖旨原有旨倭奴違違赦不窮追恐金山餘寇尚多復  
患宜備這所議各兵應留應撤并禁約犒賞事宜都  
依擬作速行欽此備咨到職准此先該本職因倭住  
釜山大兵應留應撤緣由題請去倭今准前因除奉  
欽依事理即行提督李如松將劉統軍惟忠略尚志所  
部南兵分發大丘等處防守沈茂之兵今尚未至將



山西保定武備遺兵暫撥三千代防侯沈茂至日或  
倭奴下海即行更替并遣兵三千應於何處駐劄及  
撤放劄鎮宜大等處軍兵派撥挨次放行使途間不  
致壅擠與未盡事宜俱聽提督酌議呈報以憑本職  
再加裁處并行朝鮮國王計慮留兵糧餉外為照島  
夷被劄屬國再存字小之仁已者建伐之義已彰且  
奉

肯敵不窮追則大兵撤退無容議夫惟是金山餘倭今  
尚未去則狡獪猶復難知劉綎等兵既經留守則事  
權必須畫一今大兵既撤則本職與提督贊畫俱應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九

十五

西歸而劉綎具惟忠驍尚志沈茂等雖分布大五一  
帶然俱不相統攝有如金山之倭再肆猖獗則一時  
戰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姑忌起於  
中觀望乘於外非惟牽制更復阻撓又慮介冑之士  
終屬推管師員之義必藉文入且朝鮮為遠左外藩  
利害恒相關係孤兵為異國遠成糧餉自宜優厚全  
無將副總兵劉綎量加職銜其具惟忠等俱聽本官  
調度并提率朝鮮官軍扼險防中策應仍俱聽劄鎮  
軍門統轄遼東撫院部制命使等哨探倭情不時據  
報督撫時授以石畫倭之遵守有功及事完聽查驗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九

十六

分別叙錄如騷擾外國違悞軍機者聽酌重懲在  
參處治其糧餉一節先該本職因國王請留砲手五  
千行據李提督詳議具惟忠兵原議每名月支正糧  
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在於永平府支給  
川兵月糧行令原籍官司就近支給以資家口其行  
糧鹽菜亦照南兵事例每名月支一兩五錢每月仍  
當外加水鞋銀三錢稿賞銀三錢以示優恤其餘或  
應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千把總等  
官廩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照劉綎川  
兵萬里遠來其月糧難以取支於原籍而沈茂浙兵  
俱係召募募為等處之人與兵惟忠兵無二雖略南  
志之兵稍有不同然止六百餘名數亦不多以上各  
官兵俱係遠戍似宜一視同仁俱照南兵事例每名  
月支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水鞋銀  
三錢稿賞銀三錢共三兩六錢將官千把總等官廩  
給各於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以寓優恤之意如有  
馬匹料草俱照見行事例但朝鮮殘破之餘前項以  
難責以全辦或彼居七我居三或彼支半我支半在  
彼者聽國王採其山澤之利處給其本色該國另行  
備辦支放在我者俱於遼東管餉衙門或分守遼海

道勦支備倭馬價支給須俟倭奴浮海或本國自能  
居守或俟來年春汛過期前兵方行議撤如倭添兵  
西犯勢大不能阻遏許即飛報督撫衙門量撥遠兵  
前去援應糧餉聽從議處蓋金山餘倭必先計其再  
逆以盡防守之策而效則不必言已必先慮其不  
歸以施坐困之法而浮海又不必言已如此庶撤兵  
既省餉省勞留兵實可戰可守安內地以固外藩是  
一舉而兩得矣再照朝鮮幅員六千里外環大海內  
障重山乃形勝之地四塞之區在昔隋唐全勝之世  
本國兵力尚爾抗衡豈昔強今弱一至此也良以二  
經冬復國要綱卷九

十七

百餘年恭謹內附人慕聲容頓忘武備以故倭奴習  
知其軟弱敢侵凌他無暇舉即如大丘島嶺火見竹  
嶺等處倭侵入犯之路今按其地皆石磴巉巖參差  
峭立恍如劔閣擬使太行此正天造地設以立本國  
者而皆不知因險拒防餘可推已今本職一面差官  
踏勘查理一面移咨國王凡係險隘即令相度地形  
斬剗挑築築關置寨分撥軍兵把守其海濱如釜山  
等處仍設立烽墩遇警飛傳及緊要海口另設該國  
官兵防守有警堅壁清野先事預圖蓋倭衆暴種而  
來利在速戰在朝鮮今日戰或不足而守則有餘焉

深溝高壘以待之則倭計自窮勢必退遁近聞國王  
復位以來頗知儆惕圖存其金羅道陪臣權慄又智  
勇無備獨該保全則國命尚未已也仍乞天語丁寧  
國王令其召募勇敢也積弱種脩設險隘為勾安二  
十年復讐之計毋專藉 天朝援救庶彼益知謹飭  
而留守之兵亦有依藉矣為此合咨本部煩為查照  
希即具題請

旨咨示以便遵奉施行

與劉贊畫書 二十日

倭奴狂逞劉綎雄將失心報國門下手教欲令綎作  
速進戰以保全州誠為妙畫但以鄙意倭之彼衆我

卷九

十八

寡若與接乃倘有蹊蹙所關非細昨屢使門下督糧  
劉綎前進而又屢催提督進兵防守全慶二道及集  
害者正慮有今日事耳今已至此無可奈何早已發  
牌提督令行各將止是分守全慶諸路要害使賊不  
得西行北向迺今日喫緊着也倘彼率衆來攻奪我  
險要欲犯全慶諸道不得已而與之堵截則可爾若  
進戰則未可也此復

檄艾主事 二十日

一為倭情事案查先據傳廷立稟稱平壤之糧盡還

王京大兵回日誠恐缺用已於五月初六日票行該司水陸速運又經行催去後近報倭又攻破晉州西犯全羅其勢甚急向者大兵所用糧米皆係全羅供送今倭犯彼地轉運必難中國糧料合行價運牌仰該司即會行張三畏將義州糧餉作速水陸並運毋得遲緩以致軍中缺乏未便先具運過未數日期繳查

議經畧提督不必屯駐一處疏 二十一

一為謹陳軍中事機以明進止事先准兵部咨欲臣移住尚州王京等因復准本部咨將大兵應留應撤緣由俱備咨到臣惟此除留兵撤兵等項遵

經畧復國要編

卷九

旨另行外惟是欲臣移住尚州王京一節則揆度今日軍中事機似有不可臣若不先一明言則他日叢議不謂臣為觀望則謂臣為畏縮矣臣敢冒昧具陳臣與提督李如松駐劄隔遠非相病而實相成近日倭奴情形有一言可決之機無甚難知難行之事有不必屯駐一處而反誤事機者伏惟皇上垂聽焉蓋倭自平壤戰敗合咸鏡黃海等道屯結之衆併集王京十有餘萬彼時臣非不欲與提督米力張之氣急務進攻然東征士卒不滿四萬餘勢既

懸殊時復不利臣是以令如松率大兵扼守開城一帶以防倭奴西犯臣駐劄義州僅備芻糧并未充軍火器械時時廣布軍聲云經畧自遼陽來調集大兵十餘萬不日且至由是倭不能揣我虛實談我情形始有乞求退歸之狀既而王京已復倭遁釜山臣又非不欲身先士卒為追襲計也顧王京以南忠州為嶺尚州善山開慶大丘一帶皆倭去歲入犯之路分衆屯剽之區今復從此奔歸又遣兵發焚掠盡空前者大兵皆裹糧尾進而朝鮮旁邑負戴搬運止能足大兵數日之用將領屢稱之食臣是以暫住安州今

經畧復國要編

卷九

如松分布劉綎兵惟忠等統兵扼守大丘善山復令提督撥兵數枝協守全羅慶尚及島嶼等處其餘大兵聽令撤回王京開城等處分駐就食蓋中國之糧自朝鮮義州由海運至開城王京間已經平有餘星大海茫茫風濤險阻至此已為極遠其勢不能善而王京以南如尚州大丘等處中國糧餉實難轉輸須取足於全羅慶尚兩道而慶尚又皆殘破今取給者惟全羅一道耳近日劉綎等亦屢稱糧食不繼日督朝鮮搬運如之何臣復率衆從進以耗彼食也矧提督專管兵馬而臣所經畧不止兵馬兼督糧餉朝

鮮之難不難於進兵而難於運餉。今日軍中之事，調兵固難，而運餉尤難。臣將王京以南至釜山，千有餘里，留守士馬糧料，責之朝鮮國王，皆催全羅慶尚轉輸尚州一帶。王京以北，至於義州，約有千里，分守士馬糧料，責之戶部主事文維新，皆催遼陽海蓋諸道各委官轉輸平壤一帶。臣則從中催督而焚畫劉員外率領委官往來，其間清查催償，夫自朝鮮國中以及遼海二道，不下二千餘里，糧餉轉運數月以來，不至乏絕者，胥臣等居中調度之力也。且該國聲容文物，雖慕中華，然制度云為，尚猶未備，即如各州郡

經界復闢要領六卷九

二十一

稱雄鎮者，不過依山新墾，以為城，城卑而曠，民舍多曉星錯落，多則百餘家，少則數十家，通無街市。兒童郊原較之不及中華一村落也。倭酋清正等前往尚州，月餘焚蕩更罄，令臣以經界若軍費畫併中軍旗鼓材官以及家丁等不下千餘人，往往彼城而如松係提督及標下將領軍兵人等亦不下數千人。若相休也，則非惟狐墟不能住，留糧食不能取辦，而且去釜山不遠，倭奴細作反得覘我情形，窺我虛實矣。況尚州離王京四百餘里，離平壤一千餘里，離義州鴨綠江一千六百餘里，離遼陽又二千餘里，王京亦星

相似。若臣等主在尚州，王京居住無論王京以西至於義州十里，空虛聲聞不相接續，而尚州東西且有抄路可達。王京若王京之漢江開城之臨津江平壤之大同江，又皆西通大海，皆可抄絕。臣等之後倘金山倭奴探知，經畧提督與大兵皆飽繫一隅，伴兵大丘等處以逼於前，而或以輕騎或以輕舟遠出，臣後斷我餉道，絕我歸途，是又不可不深為意外之慮也。即觀國王近日以王京雖復殘破，難居，猶遷就於偏僻郡邑間事，可見已臣是以前令劉綎等住大丘防守，如松居王京，統率臣近復以安州之糧與營畫住

經界復闢要領六卷九

二十二

定州經畧令主事文維新等住義州，輯輸首尾相連，彼此顧盼，且兵尚先整後實，臣與如松聯絡也。駐操揚兵威，虛張聲勢，以壓倭心，正兵法所謂軍然之勢，而臣愚以為相成而實不相病者，正謂此也。今且舉奉

明旨以全師退賊為功，夫欲全師則必不戰欲退賊則又不能不戰。今既欲全師又欲退賊，自古及今無此良法。惟有坐困一策，差可行耳。前者倭出王京，臣即令贊畫劉苦蒙督押劉綎進兵而屢促如松選撥馬步精銳一二萬前發尾進扼守要害一以絕其後。

然則蓋茲倭奴未有不敗而走者是目前軍事後先相成不無破平壤下開城取王京臣與如松相去每在千里之外未始以同滅而後能取勝也古有運籌決勝遠自千里者臣非其人而要之理自當如是臣愚以為倭情無甚難知難行不必拘泥駐劄反誤事機者此也如謂倭情恐不相聞臣屢令各將領多遣哨探檄設撥馬見今不時報臣而如松與臣文移滯報又逐日往來初無稽遲阻塞是今日尚州王京固不宜住亦不必住也且臣自奉命經畧一出國門已置其身度外矣

一以禁其旁掠不二旬而倭奴盡驅釜山夫釜山係海濱盡處荒僻一隅假使大兵未撤休臣分布嚴守慶尚如大丘善山一帶以防其北犯協守全羅若南原晉州一帶以防其西向則倭若井中之虎釜中之魚何能舉動坐困方畧無輸此夫臣之初意擬在必行乃力不能心事難如願將領借乏食而議撤軍士指父暴而思歸以致倭奴一聞即行反襲李今如松盡聽臣言發兵援應固守全慶要害而倭畏我兵近報仍退釜山則全羅似可無慮自今以往將此坐困之法看實舉行列陣分營移兵漸逼若有乘隙虎法

之閒非不能勉強前進乃復覓咎如是實因今日勢有不可而又懼有議臣之後者故不得不一申明伏乞

皇上俯察臣言 勅下該部議復目前軍務不致中制容臣相機進止庶事無拘牽而動無掣肘矣臣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報石司馬書二十二日

兵家之事用閒用詐本無定衡昨者倭奴擺撥王京未可旦暮下也姑允行長之請贖出王京不煩一矢而朝鮮振本復歸故主倭退王京之後不仗其即還贊畫劉員外督押劉銳進兵而屢催提督選擇精銳前進協守大丘諸路者正慮有今日之事耳不期將士不肯用命而巧言捏指惑眾撤兵未及匝月倭一聞之即行反襲茲果不出不佞所料矣自今攻國晉州全羅甚急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不得已而亟催將士前進防守一面切責沈惟敬為倭緩兵之罪彼與倭將小西飛彈守惶恐伏罪即時作書差人往諭各倭歸還釜山雖未必能從與否而計在今日似無出此倘一下海則惟敬之往來倭中未必無補也萬一倭奴狂逞未便歸巢則或守或戰斷不墮彼計中

若譴責一事只當視為憾色方為定算原不係人言與否也今日事某彈心竭慮惟求圖報

皇上與臺下千載之知正不宜拘學形迹牽制機宜而言者紛紛竟敢為欺君誤國竊風聞之以傷任事之心真為扼腕幸臺下維持

主上聖明俯賜溫諭某雖肝腦塗地未足報也諸凡允望臺下主張為橋外咨文或可具題萬祈借重

移本部咨 二十一日

一為倭情事先據李提督等報稱沈惟敬帶領倭將小西飛彈守等於六月二十日自釜山起身有損二

經畧復國要編 卷九

二十五

十餘擄不日前來乞貢倭將駁載行李甚多情形難測且惟敬又云清正狂作其行長救兵未得的據等情該本部看得惟敬與倭將移損數多俱係何物若進貢猶出有名若私饋即當檢出隨差旗牌毛承祖及牌行李提督知惟敬同倭將到彼即差官將損內物件公同查驗的數登記明白開數呈報如係進貢之物具由呈詳以憑題請允日奏進其乞貢事宜允與不允事在 朝廷但不可令惟敬與倭將帶來人同巢致泄事機俱聽羈留等因去後隨據李提督稟稱依奉即差將領任自強錢世預盤驗過 云 各數

經畧復國要編 卷九

二十六

日攻犯晉州本職竊疑其用陽順陰逆之謀多方謀我之術即惟敬亦未必不為倭奴所賣除另行調兵策應外復計倭將既來乞貢而金刀之物何至擄獲許多安知非捐金行間安知非用財行求安知非通賄賂我安知非假此練兵故本職行令提督首發其奸且以威劫倭將責以爾不還王子陪臣不速浮海歸國來此何意倭將惟俯伏叩頭願差差者回諭金山倭衆歸國今已旬日矣倘倭奴果云則其乞貢之心似有可據貢事主在 朝廷本部未敢擅便其所携之物應起解來進如果別有狡謀則倭將欺用法

應加誅金刀俱應盡數入官即惟敬亦坐以應得罪  
名一面調兵相機防守剿殺斷不為其所誤也今先  
將前項物件擬合咨報合咨本部煩為查照施行

撤楊元 二十二日

一為倭情事提督稟稱除行楊元率兵一萬駐  
守王京漢江本職於十六日督兵前去全羅地方相  
機進剿緣由到部看得倭將假貢屯住王京餘倭犯  
搶晉州全羅既有抄路三處可通王京而內外連結  
尤宜嚴防牌仰本官即便差人遠出抄路大道哨探  
倭奴情形嚴加防禦一面再撥將官二員量撥軍士

經畧復國要綱 卷九

二十七

協同鐵世損防範乞貢升前留養病倭如有釜山倭  
奴假稱講貢扮作朝鮮潛入王京左近不時還差的  
當員役緝拏仍照李提督分付施行毋得違誤

撤傳廷立 二十二日

一為禁約擾害官軍事准朝鮮國王咨稱近日平壤  
開城留下天兵中間有不守法度的或因供餉不全  
好生嗔怪至將該管員役擄打詬辱以致受苦不遇  
咸恩進縣又據開城府留守盧稷狀啓亦為前事咨  
乞另差委官戒約等情着得平壤開城二府原係倭  
奴焚掠之地所用糧米皆係隣近郡邑協濟若支放

及時官軍守分何擾之有蓋因給放愆期官軍索討  
致啟爭端擬令委官禁約牌仰委官傳廷立即便曉  
諭平壤開城二處官軍以後該管官員放糧乃難致  
軍缺食許赴本官稟明呈部提究若係軍士倚強生  
事作踐陪臣指名呈報究處該管將領併行連坐不  
恕

撤李提督 二十三日

一為犒師以勵勇敢事照得倭奴久住釜山陰謀匪  
測近復攻犯晉州進逼全羅一欲再陷朝鮮一欲規  
我大兵動靜何如耳李提督智勇足備調度有方分

經畧復國要綱 卷九

二十八

布兵馬扼守堵截獲報斬獲首級倭皆畏威遠遁仍  
回釜山本部度其情形已怯勢將洋海矣此皆諸將  
一心三軍用命以故全羅無事我武維揚除候事完  
另行題敘外合先犒勞牌仰平倭提督即將發去馬  
價銀一萬兩聽提督儘此銀數酌量分別等第將近  
日調發援救晉州把守全羅進剿倭賊各將領軍士  
逐一賞勞俱使人人均需實惠仍勉其益奮勇敢擊  
遂釜山之倭盡數下海另有重大陸賞事完造冊開  
銷呈報毋得違錯

與李提督書 二十四日

昨據李提督仲仗神威倭歸釜山不日必有下海消息  
社稷幸甚不倭幸甚但諱貢一節近因遼東楊鎮塘  
報言者雖起且小西飛脫未悉已晉州又復被兵是  
順逆互異情形匪測何以信之為今之計一面大兵  
逼近釜山扼守要害虛張聲勢一面促小西飛歸  
倭奴火速下海免致剿殺使其歸島將小西飛羈縻  
留住責以圖說請貢何為又攻晉州昨經畧員疏請  
旨朝議謂明是狡詐設譯聽我難准所請如欲准貢  
必三年不犯朝鮮不犯中國方始許之復令歸還二  
使王子陪臣然後放爾回歸脫不失約又不傷體吾  
倭不復圖是為一舉兩利  
二十九

為禱

又

將兵深入應援勞苦倍常禮饗馬價銀一萬兩為人  
解上幸大將軍畫數獨勞之為禱

敬李提督 二十六日

一為候情事據李提督呈解降倭元元吉奴尼薩元  
一等二十八名到部譯審供稱六月二十日自金山  
前來投降降未時見關白新添倭奴六萬講封貢事四  
道讓 天朝四道屬日本方將同是總許封貢亦要

攻破全羅已知朝鮮無糧日本用船供送等情看獲  
元元吉奴尼薩元一等倭言語雖未可盡信然節據  
先後降倭弁前范宰門供報大約相同且細譯各倭  
歸順情形頗近的實而關白雄心委難測識擬合意  
諒解仰平倭提督即將釜山各倭情形多方體探新  
降各倭供報是否真的如果是實應該作何區處或  
應增調兵馬或應添造軍火器械并應用糧餉或另  
請糧或亟備運作遠具由呈詳以憑題請且沈惟敬  
久在倭管知情諒必詳確提督務要備細試問必得  
真信回報仍令惟敬親至本部覆審施行此係添兵  
禦寇事理倘再少遲設有急報顧不及事毋得遲延  
報石司馬書 二十八日 三十

近日倭奴悉歸釜山但未下海消息耳如使洪庇  
得即歸島大是幸事倘猶遲延師興既久糧餉浩繁  
吾儕何以逃罪况屢奉撤兵之旨乎今驅倭已至海  
濱比前在王京為腹心之疾者大不相同如能扼守  
要害若大丘善山為慶尚北路險隘南原求里為全  
羅西路險隘此等處所或設城或築寨或建墩臺以  
驍將五六員統兵二萬人分守二路狂奴雖悍諒難  
長驅朝鮮可保無失餘兵盡可撤歸某與李提督亦



可選朝復命庶明旨不違錢糧可省是一長算也  
鄙見如斯未敢擅便端此請教如當尊意幸速賜回  
音以便具題也但沈茂三千已回浙矣今尚少九千  
乞裁酌倘必不可處則一萬六千乃決不可少者查  
得唐時亦曾為朝鮮留兵三萬防守四十年纔歸此時  
料亦該用此數待看倭奴消息及朝鮮選練兵馬陸  
續撤回斯為萬全伏惟鑒察不備

又

李提督因倭住釜山未有歸着而倭將沈惟敬且來  
深加切責小西飛俯首伏罪提督因命小西飛差小  
總兵復國是為入卷九

三十一

倭一名沈惟敬是家人一名提督亦差家丁一名於  
七月初九日前住釜山曉諭諸倭歸島今去人已還  
親見諸倭俱已上船王子陪臣送還在路曉各上船  
渡海有日此莊板之福臺下洪猷所致也先此馳報  
少舒尊懷倭有出關的期真當奉聞此係提督差人  
所報諒不虛也餘不敢贅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

與李提督書 八月

節報倭奴盡數上船送還王陪臣在道深為大將軍慶作隨得胡澤沈思實稟帖又云向見沈惟敬問金山情形云長二百里濶四十里可屯百餘萬人馬今已成市且可接濟對馬島今有小將在此倭衆不肯遽然盡退其報又如此不佞私惟吾儕應事寧慎毋忽倭即渡海尤當作速調停留守一事縱有他意不致長驅倘猶遲延必有後悔幸大將軍力圖之

又榜三日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

乙

議留我兵一萬二千甚善第節意謂倭倭變詐無常我兵防守非二萬不可大將軍將保定五千山西二千楊元名募家丁一千湊足其數庶分布多人本國可永保無虞大將軍之功不獨在今恢復也世世戴之矣小脾奉覽不備

移朝鮮國王咨 初四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先該本部以議處留兵糧餉移咨去後未准咨復今提將領報稱金山倭奴將王子陪臣并宗眷送還蓋行上船遠遁即行長奔往高生浦去等情據此高麗島夷已

近我武維揚普國江山盡行恢復本部當為王稱慶

矣惟是倭性難馴狡謀叵測必留守周密斯善後有終本部為王國熟思審處前議兵一萬餘尚恐未足另行李提督再為酌議大約以二萬為率分為二枝以一枝分布大丘善山之間守慶尚以一枝分布南原晉州之間守全羅聲勢相聯左右相倚似或可以無慮顧猶有說焉留守之兵去家萬里遠戍異鄉彼其心豈無父母妻子之繫非厚利結心何以責其效力今議每軍一名月給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三錢稿賞三錢共銀三兩六錢其將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

二

領廉糧亦從優厚以一歲計之大約該銀一百萬兩日支本色糧料在外王當速與司餉之臣計處前項銀兩如以軍興之後或糧有餘而銀不足則貴國礦山頗多乃天地自然之利取助國費又何患也然留守軍兵非惟有定數抑且有定時倭寇往來非惟無定時抑且無定數以有定待無定甚非久計今王國方六千里地非不關八道三都民非不聚沃野膏壤粒米非不狼戾也語曰琴瑟之不調甚則改而更張之今王當再造維新之際亟行全羅慶尚京畿等道令陪臣募選膂力精壯軍人以多為善即使陪臣管

韓愈發劉將劉純其惟忠駱尚志等營本部另行各將知會如遇兵到日令其所服不甲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不數月間自與南兵無二倭未則助我兵以與戰守由此漸漸加增漸漸熟練多造軍器廣積芻糧仍照本部前咨設險守國事理於今防守慶尚全羅要害處所凡係險隘寨本部移檄劉副將會同各將官與貴國臣民即使相度地形竭力修築應斬斬者斬剋應挑壕者挑壕應築關者築關應置柵者置柵海口應設烽火者築建烽火船應出洋哨探

與支主政書初四日

昨據李提督報雖云倭奴退還西生浦而其謀叵測未可深信糧餉一事欲加催償以爲留兵之需極爲確論况今留兵入不可少擬足二萬之數獨欲借資朝鮮又恐不給須天朝助之則山東轉運更宜急急也餘兵撤退似亦不遠不佞旋期尚欲與提督君一

晤未敢以定期遽覆也使旋附此代申不盡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初五日

東事仰仗洪謨近據提督報稱清正諸倭悉重下海平行長止爲真事帶領部下兵馬亦同至西生浦矣浦在海南去金山四十餘里不佞懸見講貢一事始而平壤繼而王京皆借此一着用以退倭弱臺尊恭亦復如是故不佞原無奏疏前次王京塘報亦只虛虛談及不敢實說報在可查也祇爲倭情狡諳神思難測即如近日沈惟敬久在倭營絕不通信欲攻全羅乃發回惟敬講貢以緩我師此明驗矣今日之事亦只宜備用此著了却前件若待實倭委爲不敢力畏倭之反覆難定實非因人言之沈沈也足以不佞與實重提督密議將惟敬倭將拘留羈縻延緩月日俟吾防禦諸策已定復令回京應行事宜面商請裁何如倭今浮海善後一事最爲緊要毫忽不可草率者查得全羅慶尚兩道在朝鮮極南慶尚居東南角全羅居西南角是謂二南也倭犯朝鮮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矣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視王京平壤則堂奧矣門戶守則堂奧安兩道要害如慶尚之大丘慶州善山高靈諸路是也如全羅之南原靈光陽

求諸路是也近日守此諸路倭不能犯要孰甚焉  
若前報島嶼三道又在腹裡當作重關今於此處全  
留守諸將協同陪臣相度形勢除夷築關隘建臺城  
將我留兵同彼麗兵的量緩急撥兵多寡分發守之  
再查全羅慶尚沿海舊設左右水營左右兵營盡令  
修復設朝鮮兵馬守之釜山一帶衝要海口九可通  
全慶南北二要路者俱令謹斥堠明信砲勿使失誤  
再令諸將將我得力火器移取匪役赴全羅用彼鐵  
炭就近打造分發各路然我兵分布兩道每道非一  
萬人不可提督已選留兵一萬二千茲復行提督將

卷十

五

山國兵二千五百元新募家丁一千奏足二  
萬之數此斷斷不可少者仍奉國王將忠清道慶三  
道入馬挑選精銳要為分發備守我兵保厚加月餉  
鹽菜水雜等項每月兵每月發給三兩六錢月餉之外  
每日又給本色糧料足用俱令朝鮮備辦庫藏厚  
兵必樂從倘朝鮮或告消之中國資助十分之三亦  
不為多劉綎授以總兵職銜管轄留守諸將而受成  
於劉綎總督稽查防範則付還東撫院如此備禦亦  
為嚴密倭雖狂逞恐無能為且將朝鮮精銳兵馬分  
布我兵各營隨營操練使其習熟又復有險可恃我

兵漸次撤回庶在朝鮮可保無事而我國亦大有益  
焉兩利之道也鄙見如斯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撤李提督初五日

一為倭情事本月初回日據朝鮮體察使柳成龍報  
擄逃回人供稱倭賊在梁山機張者請兵於釜山浦  
留住倭將欲犯慶州又報倭船或大或小或三四隻  
八九隻連日從東大洋出沒賊謀難測恐有來虛冲  
突之患且慶州於東邊郡邑為鉅頗有儲峙事甚可  
憂等情到部據此看得倭奴前遣小西飛來求款貢  
則一面攻犯晉州今次送還王子陪臣二使退駐西

卷十

六

生濟方謂其恭順復又報稱欲犯慶州及查國生濟  
尚在釜山之南猶是朝鮮境界未嘗浮海遠去似此  
狡謀變詐陽為逆遁陰肆攻搶在沈惟敬久駐倭中  
必明知其故乃今尚藏頭隱尾不發倭奸倘一朝倭  
輒盡行恐本官亦難辭罪也雖前報未可遽憑然兵  
事寧過於慎合行查明申飭牌仰平倭提督即差酌  
當人員哨探倭奴是否於東洋乘船出沒有無攻犯  
慶州情形如無照舊防守如真作速補撥八千名務  
足二萬之數庶幾分布仍撤劉綎相度事機發兵  
前往慶州一帶救援協同朝鮮官兵防禦查明具由

回報毋得遲誤

報三相公石司馬兵科書 初五日

兵貴擇將自古已然留守一節最高與賊劉綎勇而且智必斯人總轄方保萬全倘以他將易之或致疎虞某與李提督雖云卸肩亦不能無遺責矣此事非有私枉疑也祇為社稷爾萬祈相公主張俯從愚請至禱至禱

報石司馬書 初六日

某請習兵二萬恐臺下或慮朝鮮糧餉不敷欲裁其數此則不可蓋朝鮮沃饒中國罕見周圍五六千里

歷奉復關兵餉入卷十

七

限是猶同障山土亦深數尺可種五穀無兩隨處有東而不旱多雨有澤可決而不滯若全羅慶尚忠清江海四道即江南米易在外儲積甚富足供軍需雖慶尚近被倭患亦自有數不足為全羅之累前者之糧存該乃難得惜其彼國數兵不足信者幸臺下一力主持務足此數不費中國財餉可固中國藩籬何憚不為為此代懇

報李提督 初六日

一為築約事據平倭提督某稱防倭回兵將官內有故違仍用朝鮮馬牛獸載軍物數多俱潛伏臨江處

所以待行後乃纔渡江乞於旋兵之日差官沿江逐

一查點各營兵丁除病故陣亡各自有數實在不到者即係私遣獸器西回一併追治等因到部據此而照大兵吏放朝鮮本為恤災捍患故本部於入境之物嚴行不許秋毫無犯既勝之後嚴行不許妄取該國銅器無非欲重天朝體統本屬國體瞻三令五申已非一日差官緝拏又非一次乃貪鄙之輩尚復故違如此今當凱旋尤宜嚴禁所據提督某稱得禁約良法擬合舉行牌仰平倭提督即選標下廉謹的當官五員前來聽本部再差官員前往荊州江口把

歷奉復關兵餉入卷十

八

義知遇撤回兵丁許令照數查照若有不到即係私遣銅器或明白獸器過江者即便拿獲俱稟本部以憑究治除本部嚴給告示外提督仍一面出示二面申飭三協將領功成之日正宜約束保守毋因小失大以墮名節其標下官亦一體禁約并差官亦不得假此生事訪出併究文到即令差官前來毋得違誤

報李提督 初七日

賊已歸米不依與大將軍幸可卸肩但倭謀已測防守當預鄙意必欲留兵二萬者為萬全計也幸即發

劉綎督轄各將軍士俱令聽其節制分守各要害設有警急許以便宜調發晚可濟事不然路隔千里在彼請調固苦稽遲在我遣應亦難滯滯且盡數撥發責有攸歸倘後有事難以推諉其應撤兵馬悉聽大將軍裁處務令各將約束回兵不使騷擾目下幸速駕過我面議候情願望願望

撤李提督初七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等事近該牌行提督除議留劉綎吳惟忠駱尚志王問等軍兵共一萬二千防守朝鮮本部以全羅慶尚二處要害俱當分布恐前兵不

學本復關東表八卷一

九

足復今提督再將現在官兵選留八千并前務奏二萬之數以一枝守慶尚大丘善山之問等因去後且聞慶州係糧食積聚之處倘為倭奴所掠則我留守之兵益無所藉軍為先事之防毋為後時之計合再申飭牌仰平倭提督查照節行事理除先議劉綎等軍兵一萬二千餘即今照舊外速將山西兵二千保定兵五千併楊元召募家丁一千一百餘即發前去并前兵共二萬平分二枝以一枝往劄南原求禮晉州一帶以一枝往劄大丘善山慶州一帶各扼險防守本部已一面催令朝鮮償還糧草其全羅慶尚就

稱富庶目下秋成在即餘糧積畝或無匱乏其餘應撤大兵文到之日提督即便酌量遠近拔程撤回西行或至義州就食或即令其大行俱聽便宜調度其留兵防守係喫緊事宜毋得遲誤

移劉綎諭帖初八日

一本部諭知本官今倭奴送還王子陪臣二使遠遁西生浦遣將乞貢另議外惟是倭情狡謫靡常在我留守善後之策必當周密朝鮮殘破已極在我分布把截之固斯能保全今日毋謂倭已去而不復來倭已順而不復逆故上兵伐謀先事預待豈得全羅慶

學本復關東表八卷十

十

尚兩道在朝鮮極南慶尚居東南角全羅居西南角該國謂之二南倭犯朝鮮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矣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視王京平壤則堂奧也門戶守則堂奧安兩道要害如慶尚之大丘慶州善山而靈諸路是也如全羅之南原靈巒光陽求禮諸路是也若守此二路倭不能犯至如鳥嶺三路又在腹裡惟當作重關保障耳本部已行提督除奉

旨留本官兵及具惟忠駱尚志兵外其沈茂兵未至議留王問砲手一千步兵二千共三千以補其數共一萬二千餘本部計慮未足復行提督再留山西兵二

千真保兵五千楊元所募家丁一千一百餘通前共計二萬餘俱今前赴本官營內各將領俱聽本官節制調度將二萬兵分作兩枝於全羅慶尚兩道要害處所便宜分布一應應戰應守應也則應救援應合營應分擊惟本官相機舉事不必疑阻又經移咨朝鮮國王令其選募臂力精壯軍士以多為善命陪臣統領前赴本官營內聽本官處分使所服水甲所執器械皆如南兵使各營教師訓練起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不數月間自與南兵無二倭來則合我兵以與敵不來則合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我兵漸漸可以撤歸又行國王會同本官凡係全羅慶尚要害之處即使相度地形斬斷挑壕築關置柵海邊設立烽火添撥哨船修復舊設左右水營兵管令本國軍兵把守復將我已試得力火器移取匠役赴全羅道用彼鐵炭成造分發營中聽用至於將領原饒軍士行月糧銀另議俱從優厚目下雖據報稱糧食頗艱但全羅未經倭患風稱富庶而慶尚如慶州等處未破州邑亦有積餘除本部已咨國王外本官惟督令上緊搬運且秋收在即餘糧接濟可無匱乏之憂也本部與提督將未完事宜計處行當即

行西歸本官當專心致意任此委託查照節行事理着實舉行功成事完之日朝廷自有殊恩斷不相負本官仍聽劉遠軍門遠東撫院節制本部進京之後事無大小悉行報知督撫大率本官在此留守亦不過防來年春汛汛後即可撤歸雖倭不來而防守無事調度有方便為功績本官將種也素負忠勇仁智其益重乃心以冀厥事毋忽貽悔

微李提督初九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等事除另牌行提督發兵二萬付李如栢劉綎分守全羅慶尚外着得留軍遠成必

無匪乏之虞今李劉二將把守二路固為萬全之策然軍興糧役不不可緩有如朝鮮供給不以時我兵騷擾不相恤是倭患未平而彼此俱困失誠宜命一將居中督察斯為萬全查得副總兵張世爵清慎是持威名素著堪以行委督餉牌仰平倭提督即委張世爵住居全羅慶尚道中處所暫放朝鮮本國供給留守軍兵糧料如朝鮮糧不繼聽本官催督如留守兵有逃亡事故者聽本官稽察不許重員留兵西回之日仍聽嚴禁不許私取該國牛馬銅器輕則聽

徑自處分干碍將官本官難以自斷者聽具呈遼東撫院究治事完有功之日與李如相劉綎一體論功無分輕重提督仍行令世爵聽其選擇應帶中軍千把總等官及隨身家丁呈報本部以憑典留守官兵一體議給行月糧料蓋漢三條而相國轉輸為第一誠以糧食為三軍司令提督當省令本官勿忘常視也速行毋誤

徵李提督 初九日

一為經畧遼海軍務事照得本部近與提督議留官軍二萬防守慶尚全羅其餘兵馬盡數撤放回衛經

十三

過郡邑應支糧料俱係朝鮮解降臣經理誠恐各軍倚強多索該國陪臣畏懼逃躲萬一有此軍士之糧致誤事機擬合委官監督除本部委官外牌仰平倭提督即於王京遼西經過支糧郡邑每處委的當官員一員會同該管陪臣監督支放如官軍到彼應給糧料及時支放陪臣不得用小升斗致虧軍士官軍不許分外多索作踐陪臣如陪臣有失咨行國王究處官軍有犯輕則綱打重則軍法從事先具委官職名繳查

徵李提督劉贊畫 十一日

一為東征大功已成查叙內外與事文武官員以勲勞以昭激勵事為照倭奴突起海上摧陷朝鮮志圖內犯三輔震驚四鎮無備具勢蓋孔棘夫

帝命六師用彰九伐 天威所指兵不留行甫一歲之內而戰平壤下開城捲碧蹄收王京遂成鏡保全羅退釜山還王子復屬國倭酋遣將稽顙乞來此固仰仗我

皇上聖武布昭神威默運而實內外文武官員勳勤協贊共樹此功今當事竣復 命之時例應通查叙錄在內如內閣本兵兵垣之廟堂戶部之度支在外如

十四

東條道鎮督撫之共事如宣大山山西晉撫之發兵與各分司之料理如各兵道之經督即一二有司亦有與海防之事者至若軍中大將提督功勳獨冠贊賞部司籌策超奇三協副將之奮勇爭先各偏裨將領之身親血戰本部提督督撫各標下中軍管理鐵砲通判賞功及差委經歷旗鼓軍容軍策士旗牌雜委聽用答應等官書吏等役俱係異國從征各有勞績擬合行委分別破格開叙以昭激勵牌仰提督贊畫即便會同劉員外李提督備置前項文武官員升開載未盡者照依本部前次平壤叙功疏式等第排



列敘錄分別特叙首叙優叙通叙賞等項應單名  
開薦者本人名下開列薦語應類名開薦者即於總  
名後申列薦語應加銜者加銜應陞授者陞授仍要  
自始事以至稟事雖平壤開城等功前已叙錄但未  
經部覆或不妨再畧開載其狀王京遂成鏡尾適倭  
保全羅放晉州守大丘退金山過倭浮海等事情一  
一備開寧繁母蘭及留守將士見今責以善後之事  
俱應查叙此係激動大典固不可廣為冒濫使無事  
者有向陽之幸亦不可過於裁抑使有功者起沙中  
之語文到就使會議停當開揭呈報以憑具奏使東  
總纂臣劉世明

征將士得以譽

皇恩毋得遺滯今衆口有後時之嘆也

謝還二王子

朝鮮國王為仰陳情悃恭謝至恩事本月初十日據  
陪臣李瑛黃赫等馳啓七月十五日有徐謝二天使  
回至日本於二十二日臣等與臨海君璵順和君珪  
隨同二使在金山鎮起程回還見到大丘府等因具  
恭摺此為照當職欽蒙  
聖天子再造之恩三都既復二子為繫慈愛至情每撫  
方寸梟獍兇性恐難化誨仰惟昊天陰祐尚賴貴部

是憑 皇威多方籌畫好生傳安天討暫饒獸心遂  
回二子陪臣俱各全還去虎棲慈生死骨肉當職據  
報驚喜悲哀感激若不自己者然私情罔涯至恩何  
報為此合行咨請照驗施行

撤李如柏劉綎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照得朝  
鮮雖為海外屬國實我東休前遺外藩倭欲內犯乃  
必爭之地我欲保內乃必守之區亟宜未此倭逸之  
時上緊修築險隘柱其再來今本部發朝鮮海圖一  
幅令旗牌官彭士俊齋來士俊久在薊門請曉修邊  
築法法武擬令及購商確舉事牌仰本官備將彭士  
俊齋來海圖細玩即與士俊計議修築之法先將本  
官應守全羅慶尚凡可進行要路相度地形督同朝  
鮮部臣一應斬斲挑壕建臺築城及設關口如法上  
緊幹辦其全羅南慶尚東面濱海處所凡可入犯者  
俱要選差的當能事人員會同彭士俊前去沿海照  
依內地一體修設并置立烽堠以便傳報此係善後  
萬分緊要文到限某月某日先將踏看過某處某處  
應該作何製度盡圖貼說呈報一面即便興作毋得  
遲誤

與李提督書 十二日

大將軍恢復朝鮮已底完績即定遠伏波退三舍矣勒石本國以彰盛美此不可少者承命文書謹領悉外留兵之事糧料不敷止留一萬六千其應撤兵馬盡數撤回各鎮不必分屯就食也留兵糧餉仍咨國王取討明復法夫大既回可叩侯中虛實小西飛彈守牢龍之得其心無可得其力想仰妙畫倭衆退歸彭士俊兩稟已悉不佞疑慮盡釋皆大將軍之賜也欣感何如咸金不知堪重托否晤期在即餘不多談

與父主政書 十二日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一

十上

倭寇巨瀾當兵不可不多而糧食一節諸將屢會匯添馬可虞門下長慮却顧不以事將就竣而儲積催發更急於前三軍旦夕有資皆出門下之賜即鄭侯之功何以加焉社稷精善不佞藉甚

議朝鮮防守要害并善後事宜疏

一馬倭衆遁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懇乞

聖明嚴責成重修守以圖永安以舒東顧事臣惟島夷被創屬國再存

皇上字小之仁已著捷伐之義已彰夫顧事貴有終謀當慮遠方倭患未靖則當圖戰守之機倭患少息則

當思防禦之策是今日善後為不可緩也除內地計處海防事宜先該臣條議具題部覆奉

旨責成各督撫官分任司道將領修舉其在薊遼保定各海口應行等項已經陞任總督侍郎郝杰與臣會同題請記其山東海防雖未會題然係臣舊撫之地臣在任時已有議處者見之施行近復該省巡撫孫鑛又將臣條議并鑛續添應行事宜履行濟南登青等道着實修舉去後今東土宴然臣不敢無事復歷彼中徒致擾擾應悉聽該省巡撫徑行查議具題外惟是朝鮮既復倭奴已遁本宜將大兵盡數撤回各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

十八

鑛責令國玉自行磨守務為防倭但該國殘破已極將士覺於鋒鏑勿雅委於鐵鉞壯丁陷於擄掠勢甚不支而朝鮮存亡又係中國治亂臣前者曾留大兵殲肉已詳言之矣蓋全羅慶尚兩道在本國極南慶尚稍偏東角全羅稍偏西角故朝鮮謂曰二南而實倭犯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矣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朝鮮安則東係副遼舉安釜山還據對馬倭衆雖遁我之兵力固不能跨海遠征彼之狡譎實可以乘舟復犯亡羊補牢計不為晚而又病年更事不宜遲又不得不為

之調停區處者臣是以與提督李如松營畫員外劉黃裳等多方商確查得前准兵部咨題獲

欽依議留劉綎等兵萬餘防守而全慶要害兵微不能分布今從長酌議應留官兵一萬六千名內劉綎川六五千名兵惟忠南兵二千名駱尚志南兵六百名戚金選領副鎮各營精兵三千名谷應部兵一千名宋人斌部兵一千一百名張應部兵一千一百名千總鄧永和領山西兵一千名把總陸承恩領副鎮三屯營兵七百名劉崇正母承宜領撥丁五百名於遼兵內選給其餘大兵俱已次第撤回各鎮以防內

經事復閱史編入卷一

十九

地其留守官兵是令督責前往俱聽劉綎派撥把守慶尚之大丘慶州善山高靈諸路全羅之南原雪峰光陽求禮諸路蓋二路守則門戶嚴倭雖狂狡難以突犯臣又移咨國王大畧以留兵不能久成援兵終難再煩倭賊不能保其不使復來修守不可不亟為整飭速行八道令陪臣募選精壯壯觀人以多為善即使陪臣統赴劉綎管內聽本官調度令所服水甲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俟求則助我兵以與敵不來則合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又宜

得全優等處產有鐵料柴炭行委宋大斌督率匠役會同彼處陪臣置造飛虎等砲及禦倭已試得力軍器復令其赴此新穀既登之時上緊搬運糧餉以便留兵支給臣又以倭衆雖強若泛海而求利在速戰麗兵雖弱若深溝高壘扼截險隘以待之則彼進不能攻旁無所掠其計自誦今全慶之間俱山園石合水遶江環在在堪以設險即行令劉綎會同各將領與該國臣民踏勘地形協力修築應斬整者斬整應挑濠者挑濠應築關者築關應建臺者建臺海口應設烽墩者比照內地舉建烽墩海船應派輪出洋哨

經事復閱史編入卷十

二十

據者不時哨探修復金山等處舊設左右水營官兵今本國軍兵把守若島嶼三道入居腹裏當作重關非特朝鮮有備可恃無恐即使倭奴聞此亦必息心不敢輕動夫然留守官兵係皆徵調不相統攝今雖經臣劉綎調度然權輒不陸事難重一有知倭復再來則一時戰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觀望妬嫌阻撓率制大都介冑之士終屬推掌師貞之義必藉丈人而朝鮮為遠在外藩利害更相關繫則該鎮似宜為之經理者看將副總兵劉綎智勇足備堪援統馭合無加以禦倭總兵職銜并請

欽給關防一應留守將領具惟忠等聽其節制調度不  
許遲阻其本官體統及應行事宜俱照遼東鎮守總  
兵官行事仍聽前遠總督統轄遼東巡撫會同遼東  
巡按稽察分守遼海道協贊無事聽本官練兵設險  
造器積糧等項有警聽本官一面稽報一面相機戰  
守如果倭情重大勢難獨支許移文巡撫量撥遠兵  
援應所留期限當俟修設俱全本國兵力自能居守  
然後撤歸歸期聽總督撫按查議具奏事完之日但  
得地方保守無事即為有功如修守無成騷擾外國  
違誤軍機者聽酌量重輕查處治至於留兵糧餉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十

二十一

一節先該臣因國王請留砲手即行擬如松詳議得  
具惟忠南兵原議每名月支正糧銀一兩五錢行糧  
鹽菜銀一兩五錢在於永平府支給川兵亦照南兵  
事例奉行每月仍當各外加水鞋銀三錢犒賞銀三  
錢其餘或應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  
千把總等官廩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  
該臣詳議兵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初無輕重之別  
別離家萬里異國從征若非厚利又何以結其心而  
使之効力也理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  
給月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水鞋銀

三錢犒賞銀三錢共三兩六錢將領以及千把總等  
官廩銀各於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如有馬匹應支  
草料乾銀俱照見行事例臣初意欲將前項錢糧俱  
令朝鮮出辦節經移咨國王詳議及面諭禮曹陪臣  
尹銀壽啓王計處去後隨准國王回咨及陪臣面訴  
小邦殘破委不能備為自倭擄掠以致困疲原非推  
諉况該國風俗止用粟布並不行使銀錢故所積無  
幾及臣欲其開礦取利據稱妙造費力所獲無多又  
難指未獲之財而償目前之用也然今留兵雖云為  
彼亦以為我即使撤歸其日支錢糧亦所不免今該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十

二十二

將具惟忠兵應支行月糧銀照舊於永平府支給  
兵月糧銀於遼東備倭馬價內支給行糧鹽菜銀於  
遼東管糧衙門餉銀內支給其餘官兵除各鎮原支  
月餉若干以一兩五錢數目扣除尚欠若干亦於遼  
東備倭馬價內補足其行糧鹽菜銀亦於遼東管糧  
衙門餉銀內支給如有駝馬騎馬俱照見行事例着  
餉銀馬價不足聽戶兵二部處發至於各兵月給水  
犒銀六錢及日用本色糧糧不在前項之內者俱聽  
該國措辦已經國王與陪臣俱領承認供給失以上  
留守事宜俱經臣等密度酌量人情緩急重輕

利害得失似應如是者况存屬國即以護 天朝守  
外藩亦以安內地非若芸芸人之田與牧鄰隣有闕者  
比也則今日善後諸策誠不可緩而亦不容濬草了事  
事者伏乞 勅下該部查臣所議留守應行事宜速  
為具覆請 旨行令劉遵總督遵奉施行再照餘固枝  
將領劉挺等上緊着實修舉遵奉施行再照餘固枝  
強表正影直自昔記之今留兵客也朝鮮主也留兵  
不過為其一時而該國自當計其久遠臣始聞倭奴  
直破朝鮮竊疑該國兵力在昔隋唐之世猶與中國  
抗衡何昔強今弱一至於此及入其疆乃知患不在  
人器由已作在國主與降臣皆酒酒耽詩沉精聚挽  
付理亂於不知置戎事而不問今當流離顛沛之時  
全無卧薪嘗膽之志雖臣屢經移咨欲其修廢舉陳  
革故鼎新薛勸諭彼尚將近日政事盡付羣小主  
持縱其兵則未見前來促其糧則尚多缺乏虛修窮  
迫之辭時作乞求之狀滿蒙安猶昨也臣亦付之  
無可奈何已及考朝鮮志書載在弘治正德年間釜  
山鎮已為倭奴蟠踞釜山之人皆為倭戶志書見在  
可查故該國常有倭患特未若去歲之甚耳幸我大  
兵為彼恢復倭奴釜山盡去西生而回歸本國者

亦多若朝鮮再不乘此設防則海水桑田仍倭故物  
今臣訪知其世子稱光海君名璵者青年英發該國  
臣民盡皆傾服是天亦未亡其後也臣已移咨國王  
令其世子出居全慶之間會同留守將領凡一應選  
兵設險置器運糧俱欲其親督則非惟陪臣長懼不  
敢有違且使其熟練戎務歷涉艱辛他日承繼之時  
必能通達國體順適民情是亦為朝鮮久遠善後之  
一助也并乞 天語嚴責國王自今以後務要痛懲  
往事勵志圖維為富強之謀毋得專藉求兵援救以  
致國事廢弛仍亟催世子光海君李璵速往全慶住  
經本國副使蕭人奉十  
劉遵劉挺等同協守經理乃為當今第一要務  
得後事費續之愛自取滅亡之禍庶屬國永安海氛  
可靖  
聖明舒東顧之憂而臣亦得少畢其愚悃矣  
與總兵劉挺書 十四日  
留守之事專意相屬者以將軍智勇足奇北門鎖鑰  
耳為今之計惟在設險練兵儲糧偵探俟我整頓已  
備倭欲狂逞必不能前將軍之功當與坐困先零者  
並垂不朽矣聞其海濱常有打草船隻切勿輕犯以  
生事端糧如不足即將軍行文全羅諸道催併兵船

亦無不可倘不違約咨國王令其重處庶不患置之  
也其詳具諸牌文希留意焉

移朝鮮國王咨 十四日

一為仰陳情愴恭謝等事准米咨前事內稱二王子  
俱各全還等因到部准此為照島夷不道肆殺勒凶  
摧陷三都繫留二胤誠近時之變實百世之讐於是  
帝命六師誕張九伐雷轟電掣月御風驅幸我武以繼  
揚抑箕封之默助三都既因力取二胤復用計歸龍  
紉暫分虎符永合父子迷章故島新惟稱慶以宣  
情乃因悲而愈喜為此移咨請為查照

移朝鮮國王咨 卷十 二十五

報達東周按院書 十六日

尊駕將臨江沿昨已肅官馳候某亦西歸晤期在即  
矣外款貢一節鄙人實有深意不諒者適因趨見亭  
之報屢有所言揆述疑心無惑也小西飛既已在此  
亦須照用前着完此一局情節備具疏中不日上陳  
先具短揭就正幸示指南感荷無量

移朝鮮國王咨 十八日

一為國基新復亟行整飭以圖永安事為照倭奴倡  
亂朝鮮徑走三都直破八道本部回思去歲今時王  
之基業危且殆矣茲幸神威遠赫我武維揚不數月

間下平壤復開城遂成銳收王京保全羅守慶尚退  
釜山倭奴乞求遁歸王國江山宛然如昨近復撥留

兵將居守是 天朝字小之仁厚且深本部與提督  
贊畫共事文武之人拮据樵薪亦至且盡矣顧留兵  
不能久成援兵恐難再煩倭賊不能保其不復來修  
守不可不亟為之整飭今據報劉綎等官兵駐劄大  
丘等處人無糧馬無料非但葦菜不能沾唇即鹽醬  
未曾入口至皆相向而泣似此景象何能固留守者  
之心而本部亦難責其為王効力也今且無論留兵  
為王居守藉今勾當 天朝公事假路貴疆未審亦

移朝鮮國王咨 卷十 二十六

為東道主否耶此皆陪臣輩猶豫已久迷惘不悟以  
至漫不經心如此今聞王之第二胤先海君英安傳  
發妙薩岐嶷鄙意以為乘此國基新復之際要令  
歷全慶忠清之閒事無大小聽其裁決如挑選軍兵  
必親閱則蚺輓索脆者不敢攪雜矣修設險隘必  
查則鵠工聚材者不敢怠玩矣搬運糧餉必親督則  
支放供給不敢缺乏矣聖慮遠播必親驗則鋒鉞聚  
厚不敢草率矣至若陪臣有戒否者王當勵精圖治  
如齊威之烹阿封即墨也倭孽所必報者王當發憤  
修政如秦孝之強兵與富國也且思慮而矯之以勤

思疎而矯之以容思寬而矯之以嚴思紀綱廢墜而矯之以振肅思風俗頹壞而矯之以防閑思先王關疆展土創業之艱難而懼守成之不易思天朝調兵運餉恢復之勤勞而惟敬思之是存思郡邑殘破人民喪亡餓不得食勞不得息而延攬英雄召復遺舊舉廢政率人心撤女樂遠佞夫以回天意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善變也王庶幾善變之中興可立而至也侯且聞風而遠匿矣尚敢再泛滄溟耶即留守將士觀王之政治煥然聿新兵食頓行經理亦必欣然為之効力王其勿謂多喋而棄置經畧復圖要編卷十

二十七

之高此務者請查照速行并希沓復施行

撤李提督

十八日

一為國基新復亟行整飭以圖永安事照得倭奴長威遁歸朝鮮疆土已復亟當乘此少寧多方修備今已議留劉綎等官兵為彼居守練兵設險以防倭奴再舉乃近據報稱劉綎等駐劄大丘等處糧食不繼此皆該國陪臣溺豫迷復漫不經心深可痛恨即國王亦不少加料理似此奈何今聞其第二子光海有英姿備發妙齡岐嶷且通達國體政事合行使世子帶領忠諍陪臣數員與劉綎等駐劄一處選兵設

催糧造器庶事克有濟為此除備咨國王外牌仰平倭提督并咨國王守催王子勒限前往如選兵必行親閱設險必行親查運糧必行親督造器必行親驗如陪臣中再有違誤者加以重罪如此方使留守兵將得安該國武備可振具王子啓行日期呈報毋得遲違

與石司馬書

十九日

竊聞平行长舊為關白寵幸之臣屢為清正暴揚其短行長謝於關白關白怒視其職訪得清正過薩摩州名將關白屢討不能克復以和諭之卒得其力降

經畧復圖要編卷十

二十八

服六十六州厥功為多昨犯朝鮮獨領兵馬一枝據咸鏡擄王子陪臣朱曹敗北蓋亦倭中鋒鋒者彼在不受李提督亦欲謀致清正來降厚結其心反間使誅行長而未成清正抱快而去聞歸本島倘得陳申伍應廉庶往彼處尋見許儀後暗行間謀挑動清正許以封爵令其密圖關白最為上策前遣二人亦欲行此未知彼果去否臺下如可行文閣中令彼急往根莠永絕後患不生妙之妙也

報三相公書

二十日

仰肅廟議事已就緒餘兵盡撤某侍養善後小頭亦即西旋伏祈相公諒一

明旨命某回還復命共小西飛事猶欲面請裁酌俟重歸國止有平行長兵馬一枝尚寓海中西生將某恐其妄動作牌行李提督與某各差一人同小西飛手下四候前往彼處則探其的確情形一則戒其切勿生事小西飛帶至寬奠或遼陽交付佟副將管領優待以安其心大功之成皆出尊賜啖飲何如留守事撥兵一萬六千令劉綎總其事仍為請加總兵職銜而各兵庫銀亦厚諒亦樂從設重關而扼守之或可樂虞矣恐廢事念敢布其畧就惟鑒照

卷十

三十九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二十二日

仰藉弘猷東事幸已粗定善後一節過今日要圖雖具小楊呈覽內留兵行月二糧某庫實朝鮮欲其併出但殘破之餘實不能供開礦事又無所得須如此議庶彼易從耳劉綎等在彼終非本國一應事務降臣未必應命世子英與故請親往督之不知天朝可始勒令否倘事體可行假以上命更為嚴切諸事俱請遼東撫按監察某可回還復命小頭未備此意乞為稽察 御札明示公某違朝更便西旋而議就

惟相公主持購櫓易任懷及之至

與李提督書 二十四日

蚤聞小落已復來命矣外沈惟敬幸大將軍專責陸伴小西飛即其家人亦勿使復入行長營內恐關防不容漏泄軍機也

報顧冲卷書 二十四日

捧誦手教仰見惓惓無已之心弟係在金山遼南撥兵恐其驕我西歸者囑其後疲國其何能支故不敢爾今幸渡海且留副將劉綎統兵扼守該國險隘弟方敢卸肩然小頭題請尤欲借重老公祖總轄其事

卷十

三十一

庶人心知畏防守不弛天朝屬國均利之矣至若任事必須任諸弟直此心以報朝廷已矣年丈願宜靜以鎮之則愛弟者深教弟者至也敢不銘心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平行長者倭中曉智將也故關白命為先鋒一犯朝鮮逼其國王西奔奄有三都八道獨當平壤一面以捍中國以圖內犯但去歲秋冬淫寒天時不利故沈惟敬之說得行比及講貢正背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為界其意尚欲併歸王京開城間固守以俟我之虛候天之援而併吞朝鮮豈有得也何其平壤一敗心



膽俱裂行長復申前說願退王京至於金山求二使往見關白正以解喪師之辱贖失守之罪又對關白盛稱中國兵馬驍雄難敵衆至七十餘萬軍火器械勢不能當且誘二使沈沈惟歎及跟從諸人俱厚餐有差人人得其歡心且諧清正妄殺邀功敗壞貢事以動關白之怒徑促平秀嘉選國削清正官職皆行長奸謀其能使關白回嗔作喜委心聽從者總欲賺我中國悅而信之使大兵盡撤朝鮮空虛以遂彼捲土重來之意情甚真切無可疑者況關白用兵海上二十餘年戰勝又取所向無敵六十六州皆所轄服且

處以延捱之庶行長得此可以回見關白關白得此可以誇示諸州數年之間縱關白不死諒亦無虞若必如諸後生輩所言峻而絕之事甚無難只恐行長畏關白之誅必不肯回歸本國關白懷耻憤之情又豈肯遽然干休不駕轎於朝鮮必修怨於內地海上從此日多事矣惟高明詳察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報三相公升石司馬書二十五日

東事仰仗洪猷倭悉退歸日本止有平行長兵馬一枝尚駐海中西生浦候小西飛消息諒無他患款貢一事其實借此賄倭平壤之克王京之出金山之歸雖藉將士之力而兵不厭詐亦每用此著而陰助之兵機宜密難向人語今日留兵防守乃結局一緊要着萬萬不可已者不得不明言之夫兵止一萬六千彼東我家一也險隘尚未設立二也朝鮮兵馬集未成三也若不照前用此賄倭何能奏功不諒者屢借以爲言如欲峻絕何難之有只恐關此舉隋其說長矣竊慮之術無出封貢二事須俟善後叙功小驅一完容某回京復命一一面陳商確請教議定然後行之庶爲妥當耳

今在異國留兵賴以通血脈者全憑撥兵自美州以至全慶不下二千餘里軍情一有阻隔所關非小劉崇正所管五百名正可及於王京王京以西恐不能也不使令議此路還漢用中國馬丁而朝鮮步丁助之每二十里一撥事急用馬車緩用步不知尊意着何沈惟敬并家人等昨有小啓欲大將軍俱不可使人使營想徹清覽此事最為喫緊萬惟留神是荷

撤副將劉綎

二十六日

一為督留大兵防守等事該本部議留本官等軍兵一萬六千名防守全慶要害外但查南北各兵應支

糧餉使國軍餉入卷十

二十三

月餉行糧糧菜等項數目不等照得兵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仍無輕重之別非破格優厚無以安衆心非議處妥帖無以便支給相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給餉銀一兩五錢行糧糧菜銀一兩五錢水鞋銀三錢攜食銀三錢共三兩六錢將領以及千把總等官應銀各於原支數目外加一倍如有騎馬馱馬者俱照見行事例其日用本色糧料仍另外支給除兵惟忠月餉并行糧糧菜照舊於永平府支給本官川兵月餉銀於遼東備倭馬價內支給行糧糧菜於遼東管糧衙門餉銀內支給其餘官兵除各

鎮原支月餉若干以一兩五錢數目扣除尚欠若干亦於遼東備倭馬價內補足其行糧糧菜銀亦於遼東管糧衙門餉銀內支給其各軍水攜銀六錢并日支本色糧料不在前項之內者俱係朝鮮國王支給已經具題外合先行令知會牌仰本官即便轉行留守各將領軍士知悉曉諭爾等受此非常優厚俱是鼓舞精神奮勵勇氣各照信地把守不得懈弛事完功成之日朝廷自有重大恩典斷不相負其錢糧起支日期仍候欽依聽副遵督撫院文到之日另議俱毋違誤先具遵行曉諭過緣由呈報

題奉遼東國軍餉

卷十

三十四

移題撫院咨

二十六日

一為籌費東征將士以示優恤事照得本部奉命徵調剿保宣大山西遼東等處官兵遠適異國剿倭倭奴今將一載矣幸爾事竣除另議留守外其餘大兵盡數撤歸但各將領軍士歷寒及暑沐雨櫛風衣東盡救勞苦倍常茲既撤歸擬合行賞以示優恤之意合咨貴院煩為轉行該道官吏即便動支備倭馬價預行管糧衙門知會凡係關西軍士回至廣寧關領糧料就將各鎮見在關糧軍士的數查明每軍一名給水鞋銀一兩飯食銀三錢務使人沾實惠其將

士實該道即移文遼東都司衙門查照先欠過江各將領等第已行宴賞事例亦照數頒給其在遼鎮原調兵將今撤歸者亦聽該道移文經理糧餉文主事處查覈見在的數明白俱照前項宴賞衣鞋飯食一體分發各道轉為頒給如備倭馬價不敷聽不拘庫貯銀兩暫借或將祝員外所解馬價該道轉發分守道收貯五萬兩內補還庶少慰今日征夫之苦且勵後來將士之心其見議留守朝鮮者不在此內希念同舟之雅并憐歸兵難以久候幸即舉行毋得遲誤以致羈留事完具動過銀數并給過將士備用回

經東復關要編入卷十

三二五

報

示諭 二十六日

一示仰撤還各鎮東征將領軍士知悉本部念爾軍從征勞苦將及一年茲當撤歸特加犒賞以示優恤議定將領俱照先欠過江宴賞事例軍士每名給本鞋銀一兩飯食銀三錢其關西將士路經廣寧俱聽該道動支馬價給散其在遼鎮者俱各回營聽該道查明轉解本管兵道給散故示

又

一經署兵部令將節次給賞過官軍家丁銀兩牛酒

食鹽喇喇達觀各數目開示于後  
計開

頭次 欽賞銀一十萬兩兵部差義勇衛經歷王國彥解二萬兩留天津道二萬兩留薊州道實防海官軍又差黃主事解銀六萬兩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陽二十五日差指揮王通張昌胤解至李提督軍前寄發義州至二月內本部復行贊賞劉員外袁主事給放過官軍共銀三萬五千一百一十二兩王通判給放過官軍共銀八千九百三十九兩九錢剩銀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兩

經東復關要編入卷十

三六

一錢

陣亡官九員

指揮二員每員銀十兩 千總二員每員銀八兩 內楊虎路達 把總二員每員六兩 百總三員每員五兩 軍丁一千二百三十二名每名銀三兩 川將劉綏官軍五十員名雖係後到但起身在先程途萬里隆冬在路辛苦應與大軍一體給賞共用銀五千一百五十二兩  
遼東遊擊高員所統官軍雖係續調久住外國相應量給一半共用銀五百六十六兩

應該補實宋大斌等統領遼東續到并被傷詳見  
未領銀一千八百四兩

現在剩銀四千六百六十五兩一錢銀少軍多零  
星難散令議解發剩銀高協賞留守官兵一萬六  
千名之用

二月二十三日一次犒師以勵勇敢事行王通判  
勳支馬價銀二千一百兩牛二百一十隻又用銀  
一百兩委雙山管鹽官王三知買鹽二十萬觔三  
協官軍每協銀七百兩牛七十隻千總每員折酒  
銀二錢把總每員折酒銀一錢官貼隊軍丁每名  
銀零伍兩銀六錢十

折酒銀五分牛肉食鹽等費俟散

三十一

五月初七日一次犒勞官軍事牌行李提督就近  
借動馬價銀二千四百兩鄭同知解牛一百二十  
隻分守道解牛八十隻休養正解牛六十隻俱解  
至李提督軍前照依前次折酒數目犒賞三協并  
劉統官軍記

二月內一次據李提督稟稱各軍涉歷山險屢經  
血戰泥水浸濕鞋襪殺賊既足不堪請乞量動官  
銀易買呢喇達靴等情已經牌行守巡海蓋三道  
分買隨後開衙門陸續發運前來轉發李提督

給賞記

分守道解呢喇達靴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九隻

分巡道解呢喇達靴一萬二千隻

海蓋道解呢喇達靴八千二百隻

金州五百雙 海州一千五百雙

七月二十三日一次犒師以勵勇敢事發銀一萬

兩行李提督委官給賞扼守金羅追剿倭奴官軍

一買主事解到銀一十萬兩內

欽賞三協官軍發銀四萬一千兩官軍家丁俱照前次

數目聽三協將官分給

銀零伍兩銀六錢十

三十一

劉統督官軍共發銀五千二百七十兩

一官軍得獲功次每優級一顆賞銀五十兩

平壤城一千二百八十五顆 城外三百六十二

顆 開城一百六十五顆 碧蹄一百六十七顆

活倭六名 共用銀九萬九千二百五十餘兩

各官兵中倘有未領者許赴該主事告明數報本

部追發給散

報石司馬書二十八日

承辦再委沈惟敬以千金賄結平行长小西飛等及  
圖關白事未奉軍教之先鄭憲亦欲行此後徐察之

斷有不可者夫行長乃關白伴臣而小西飛又行長腹心之將一旦與此議論彼何肯從且謂天朝及覆無信自此兵連禍結不可解矣且二使一往贈以千金沈惟敬主其事即二千金酬之李督提曾言貢事如成關白又許謝三人十萬金夫萬金彼且不惜何千金肯為我動小西飛來帶銀數千兩且欲行間以緩我師彼又胡肯為我間耶況惟敬年壞講貢之時止以大同江為界當時如從其說某不知稅駕地矣臺下受累亦豈渺哉釜山既同小西飛來矣晉州又報攻破此其情形狡謫甚不可測如再往行長處反

慶累復國要圖

卷十

三十九

生事端勢所必至某知其情命李提督嚴加防閑責其過使之曉諭行長速為退歸幸得事竣關今惟令彼差伴小西飛不許妄動等情事體妥當論功行賞不沒其勞則可矣圖取關白之事真謂斷乎不可者此也至如清正已有二心許儀復育為內應陳中伍應燕之計固是一着或封號既加之後彼已心安既守固機或他有可乘又不可拘拘於一隅也為今之計惟是中飭留守將士朝鮮君臣悉心防禦庶乎近之鄰見如斯望高明詳察幸甚又留兵一節某非不欲止用萬人奈倭奴不易與敵而朝鮮要害且

分二道故非一萬六千不可耳如行月二糧亦非不欲該國併出察其情實委不堪供又難強之本國今已承認每月水鞋犒賞銀六錢日逐本色糧餉似亦不少待其兵士訓練一熟我兵即可撤回亦非父累者題復小號時幸臺下力為主持萬勿少損其數以悞機宜至禱至懇

咨朝鮮國王 二十八日

一為圖基新復亟行整飭以圖永安事該本部務咨請王命光海君出居全羅慶尚等處會同副將劉經上緊修守復牌行尹根壽轉咨經行去後未見咨復

經累復國要圖

卷十

四十

為難難者勢難得者時惟敵國外患之少寧宜為棄磐石之固況當政事益極新復之時正係人心渙散將軍之日與廢所關固不容髮王無昧於妹媛之愛煦拂之仁勒日刻限速命光海君還滯的當陪臣星夜前去會同劉經等赴此候奴速通速行還兵設險造器運糧事事皆令光海君身親料理如此非特留守官兵獲見王胤尚在戎行鼓舞歡欣為之敵用即全慶等道臣民念曰吾君之子猶涉艱辛我輩世受國恩且御倭恨何不盡心圖報亦必奮發不敢懈弛王不宜謂愛子不能遠難當念先王畀我之江

山杜稷不可再失不宜謂愛子不可暴露於風塵當念天朝留守將士去家萬里父母妻子音書耗絕而且為王居守即王國值此兵荒黃童白叟委於原野者蓋不知其幾千萬人不宜謂愛子年方幼稚姑且徐徐本部聞知其茂齡英發已露鋒芒亟宜就其血氣未定乘其未滿使其跋涉道路則知負戴者之難觀覽稼穡則知鋤鋤者之難見寒則膚生銀粟饑則目眩飛花知貧苦者之難見瘡癤出陣飲血登陣則知荷戈持戟之士為難歷練已久必至困心衡慮忍性効心通達圖體順適民情既佳之墮獄可以更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

四十一

張將軍之維新可以整飭國命自李靈長之福美王萬萬不可溺於慈愛而不斷以行之至自貽伊戚也本部業已具題應再委催為此務咨請查照即日令光海君落行希勿懈幸將落行日期咨覆是望

檄沈惟敬二十九日

一為倭情事據本官稟稱帶來倭將倭伴因提督西行朝鮮不肯供給且夙怨既深陰圖加害又稱關白費送金鞘長刀十把八月初八日提督差官祝國泰呂天裕取送前來及本官欲前來而見等情到部據此看得關白本係狡獪奸雄初志摧陷朝鮮實欲侵

犯內地今特畏我天威前謀遂始已封貢耳本部姑念其目前恭謹不為在立之招聽其來文至日當與代奏以倭

聖明處分彼何得送刀為贄本部斷無收受之理且本官先同倭將來日已經差官毛承祖公同將領錢世植將倭將帶來行李金刀之類俱已檢明咨報兵部倘或

聖明俯准則前刀俱宜解京亦非本部所當受者除小西飛聞其恪守法度甚為可嘉已行提督送赴遼東相應城堡內安頓官顧日給及令小西飛速遣使倭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

四十二

回取表文前來外但刀器雖該提督差官取來倭兵至日本部自當嚴拒誠恐本官不知合行曉諭解仰本官即行查照本部斷不受倭一毫物件如或天朝准許之後倭將倘仍有此意本官亦即嚴為拒絕不得聽從即本官亦不得貪圖小利反致有害但盡心効力功成之日朝廷自有爵賞也仍伴倭將同行不必前來毋得違錯

講明封貢疏二十九日

一為申明始末講貢之說并陳計處倭情之機懇乞聖斷嚴飭及時修守以伐狡謀以安內外事臣幸仰仗

我

皇上威靈倭奴遁歸屬國已復留守善後諸策另經詳議題諸外惟是通貢一節臣原無成心亦未曾輕計持以兵家之事虛實有隱機經權宜互用臣固不敢謂始事而度其計之必行亦不敢謂既事而矜其術之已遂顧廷臣之中有疑臣之迹而以爲許成又不諒臣之心而以爲開釁今東事雖云就緒而機宜仍須預圖者臣不得不爲申明 上諸馬臣自去歲九月內奉 命經畧十月終至山海關時方創始徵兵在千里之外積糧在召買之間一應軍火器械樂德

經畧復國長編卷十

四十三

之具方在置造提督大將又未來至軍前臣與費重諸臣正費區處乃先是沈惟敬七月內奉本兵尚書石 令至倭營探聽十月內自倭中回見本兵本兵具題發臣標下聽用惟敬至山海關見臣備言倭酋行長欲乞通貢約六十日不攻朝鮮以待回音今已及期願請金行間使行長收兵等語臣默思軍前諸務未集乘此足可緩倭西向復有本兵親筆手書囑臣給發惟敬銀一千兩臣遂照數解行中軍官楊元付惟敬前去臣即照程行至遼陽晝夜併督進取之事而提督李如松於十二月初旬亦至遼陽率三軍

擇吉戒行通惟敬復自倭中歸執稱行長願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爲界臣姑然之將惟敬發提督標下拘管不許復入倭營令隨提督齊至平壤如松默聽臣言止許惟敬差家丁往見行長約一二日內退出平壤時行長尚在躊躇家丁未及回語而我兵已薄城下出其不意乘其不備是以平壤遂捷開城復收向使當時遽絕惟敬之行顯戮行長之約倘彼逞其方張之焰由平壤以及義州止五百餘里席捲長驅分植黨與把守沿江上下臣恐我兵不能飛渡鴨綠矣又何得有平壤開城之捷耶此始事議貢計破平壤

經畧復國長編卷十

四十四

之說也繼而倭奴借集王京令威鏡黃海江原等處之衆據報實有二十餘萬我兵不滿四萬人轉戰之後士馬疲勞強弱衆寡既不相當兩軍泥淖相峙深天時地利又不在我是以暫爲休息惟廣布軍聲揚言臣與如松前後統兵不下數十餘萬多行間發免死帖數萬紙招出王京脅從之人以散叛黨築開城城垣以示久住令死士夜持明火飛箭射燒龍山倉糧以空積儲又時時添兵運餉於開城間以示不久必攻王京之意於是王京倭奴既畏我已試之威又不識我多方之謀復致書與惟敬仍欲乞貢

還歸臣復思就其請貢行成之機可施釣虎離山之術隨即聽使蓋以王京為朝鮮都會居本國之中左江原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為之犄角忠清為之輔車四通八達之區民物輻輳之地苟不揣彼已從事力攻非惟王京不能還下我兵不能保全即使小勝反使倭衆聚犯西掠派害無窮朝鮮不勝其荼毒矣臣是以佯許行長之成責令惟敬專主其事以釋其疑發論帖開曉利害以示其誠分布將領不許偷殺零倭以示其仁責以速還王子陪臣遂聞不許生事以結其義並為題請頒發

經畧復國要略

卷十

明旨曉諭以固其心由是倭方信臣為真於四月十九日遁出王京臣聞其一出王京隨發大兵尾追一以絕其復來一以禁其旁掠一以督其速歸不二旬而盡至釜山釜山係海隅荒僻無人之地王京遶南千有餘里故土盡復人民驚懼屬國始得中興向使臣再拒行長之求惟恃攻取之勝倘倭首知無歸計以其二十萬衆分為數枝東扼漢江之南西絕岳山之北抄掠全羅等處未破郡邑以取兵食時出遊騎往來臨津上下以擾我師臣恐東征無罷兵之日矣即臣前次塘報止云通貢一事惟曉

聖明主持廟堂議斷未嘗專主其說報書見在可查且云不論貢與不貢但使倭奴盡數下海朝鮮故土復還其情可察見已此再事請貢計出王京之說也倭屯駐釜山巨屢發大兵扼守大丘善山南原雲等一帶預容因王令其速調全羅等道水兵龜船前赴釜山海口如倭還延不歸即使相機前後剿殺否則坐困其歸乃力不從心事難如願在朝鮮兵船擁擠臣報為倭奴隔絕不能前來在我將士又稱乏食痛餒遂爾撤回臣是以止留劉挺等兵分布大丘等處防守且行牌督責惟敬久在倭營不歸之罪文到即

經畧復國要略

卷十

今星夜前來督署嚴督海上仍令其曉諭倭將行盡清正等條何尚結釜山不歸其得如來敢於執約強不服即使整頓為爭軍兵糧軍需當乘虎子毋使明父毒火等語直至釜山登岸致討斷不輕縱等因去後乃惟敬於六月二十日自釜山起身帶領倭將小西飛舞守并倭衆三十名前來乞貢於時倭使奴攻犯曹州欲逼全羅臣疑其陽順陰違隨令知松發兵協守全羅救援曹州外另牌復行如松如惟敬與倭將前來乞貢提督即聽其所議何事若欲防講不當即使曉諭爾今不放還王子陪臣不調歸金



繼奉復國要鑑

卷十

四十七

山倭衆不令二使前來此貢斷難准許就將倭將囑  
留勿得輕放等因又另牌行惟敬令其曉諭倭將遠  
還王子陪臣盡數浮海歸國如或別生異議即便發  
兵剿滅本官非惟無功且實重罪等因至七月十二  
日據如松差人稟稱惟敬帶領倭將前來即盛設兵  
威公同衆將放令入見責以爾衆既欲乞貢如何又  
犯晉州是何道理既然如此背約今日先斬爾等我  
率大兵專務剿殺必使爾無噍類而後已倭將大懼  
惟俯伏叩頭請罪當差從倭持書往諭倭衆前赴金  
山去訖會先遣二使謝用梓徐一貫自日本回至金  
山云已面見關白關白極其禮禮待顧願 天朝  
二使及隨從人俱贈賚有差於是行長等即送出王  
子陪臣并家眷與二使供張禮錢於七月二十日自  
釜山前回大衆倭奴俱乘船浮海離釜山遠去惟行  
長量帶倭衆亦遠在海中西生浦暫住以待前遣小  
西飛回音屬國盡復王子陪臣二使盡歸從此操縱  
皆由於我若謂臣真許其貢則倭出王京之時何以  
令大兵尾進何以調朝鮮兵船何以屢撤將領不曰  
坐困以逼其歸則曰剿殺以滅其類何以不棄惟敬  
之功勞而責惟敬之罪進何以於倭將之來不施之

繼奉復國要鑑

卷一

四十八

以恩而加之以威耶此目前講貢計還釜山之說也  
夫倭首前後雖有乞貢之稱臣實假貢取事原無真  
許之意且今軍前馬價解發有限支用有數管理有  
人登記有籍事完還回逐項奏繳又無分毫取以媚  
倭惟是度量軍情似應如此故將機就計託以空言  
求濟其事耳蓋我國兵馬原來止三萬有奇而大半  
多脆弱不堪中間又有陣亡病故者至若續調陳賚  
兵馬則留前鎮矣沈茂兵馬則回浙江矣李承勛兵  
馬則守山東矣而臣所徵調之數又皆有名無實今  
臣不得已止於從征大兵之中還留防守者一萬六  
千人耳餘俱還  
旨撤回本鎮况朝鮮新復之後瘡痍殘破尤難料理臣  
之心謂宜乘彼乞貢之際將倭將小西飛羈置不赦  
緩其數月之期使我留守之兵分布已定朝鮮之兵  
操練已熟該國修設險隘置造器械俱已完備斯可  
戰可守方無後虞此又善後講貢消弭禍萌之說也  
伏乞 勅下兵部再為酌議查臣前後講貢之由實  
是借貢以退倭未嘗輕許而誤困今倭將小西飛等  
見在軍前或械繫以獻俘或顯戮以示武或應否許  
其通貢并臣所陳稽時日以便修守為今日急務不

客斯須遲悞者俱作速議覆請

旨頒發以便遵行庶我有不援之基倭無可乘之隙安內地而固外藩計無出此矣臣於今日惟知集群策以濟時艱據赤心而報

明主此外有泥臣之迹而不肯諒臣之心者非臣所敢知也

報石司馬書二十九日

提督李君為世虎將忠勇兩全不踰年而却勁倭完屬國真百世功也其弟如栢如梅同心戮力共建奇勛亦大將之才可稱難兄難弟矣如梅解銀進京謁

慶恩復國要廟

卷十

四十九

見臺下偏有就近英城幸為補之庶不負其遠道異國屢經血戰之勞也為此代懇伏祈鑒至荷

經畧復國要綱卷之十一

撤修養正李榮春九月初一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票仰本官如應撤軍兵前來及家丁等已經關領行糧鹽菜銀兩者俱令渡江西回不許潛住義州違者許將管隊千把總官呈報以憑拿究其留守官兵如有私自潛來渡江者本官務要稽察不許故縱抗違不服者許呈解即以逃軍論罪仍出示曉諭毋得違誤

撤李提督劉員外初一日

一為倭情事已經牌行提督將倭將小西飛送赴遠

經畧復國要綱卷之十一

乙

東地方有將領駐紮城壁內安養去後今查得寬其係副將修養正駐劄之處軍多地僻易於防守可以安頓但倭將并從倭人衆日遂供給難以責之該堡擬合酌議牌仰提督該司會同黃書提督即將小西飛等俱送赴寬其今係副將擇一空閑地方安插量撥軍丁守護其倭將并從倭等分別等第議定日給若干動發馬價銀兩交與修副將委官專管支應務使得所以慰外夷向化之心酌議停妥具由呈報

撤李提督初二日

一為倭情事訪得各管官丁聞知事竣之後原領寺

馬應該交還有得壯馬藏匿而以老弱充數者有原馬現在捏作倒死者既藉此驕驕復設心抵換情殊可恨擬合嚴查牌仰千倭提督即查各官丁原領寺馬除實係陣亡得病倒死外將抵換虛捏官丁姓名馬數呈報本部以憑拿究毋得遲延

撤朝鮮陪臣黃慎李廷龜初七日

一為國基新復亟行嚴飭以圖永安事近該本部移咨國王命光海君出居全羅慶尚之間會同留守將領選健兒設坎宿除戎器積餼糧去後查得陪臣黃慎等係其進講之官未茲日久雖本部已將明德親

經畧復國要綱卷之十一

二

民之學齊家治國之圖詳詳真言聽聽與計矣今春當輸光海君行若亦端敏誠慤士也復言諭若若式志之嘗謂世子承宗祧之重君心為化理之原必置諸安始安必養以善斯善聞光海君美資偉發妙蘊岐嶷才識甚為通明臣民且皆傾服其李氏中興子間出幹蠱之子其東藩將恭平萬生有道之君業必性以動心會除兇而雪恥即抱杞憂者又何能置喙也唯是先海君茂齡秀質正此心出入存亡之會理欲消長之時所賴相維貴得其道盡觀諸水乎淳淳一泓其質也隨所觸而方圓曲折之易其形隨所染

而蒼黃轉運之易其色隨所擊所碑而奔騰澎湃  
旬許隱之易其聲是水固還於遇耳今其心若性非  
浮涵一泓時耶或正或邪隨其所導幾隱括於纖微  
間不容於毫髮所謂朝而規夕而動者又不在尋章  
摘句以為青標珠璣王以為秀操脈梁翰以為工雕  
龍蟠虎以為麗故梅之遊觀祇足資逸豫而不能磨  
其憂動惕勵之心壽之騎射祇足供馳騁而不能堅  
其財新嘗膽之志惟輔以大人之學在格致誠正之  
間勿指於夜氣勿鑿於虛無勿溺於私欲慎獨於尸  
居龍見恐懼於操危慮深或耽於麴蘖耶則戒之曰

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一

三

是腐腸之藥矣而溺之獨不見八道之民啼饑病餘  
者蓋不知其幾矣或悅於柔曼耶則戒之曰是伐性  
之斧矣為惑之獨不見八道之民流離顛沛者蓋不  
知其幾矣或樂於新聲耶則戒之曰是亡國之音矣  
為聽之獨不見百姓之疾首蹙頞向隅而泣望天而  
呼者又不知其幾矣峻宇雕牆炫燿於土木雲裳霧  
縠股削於杵機則戒之以去益益諸臣諱官雜沓於  
宴閒利口說大標榜於殿隙則戒之以遠小人紀綱  
墮廢於前朝則戒之以整飭風俗陵遲於末路則戒  
之以轉移有弊去訓以終無弊人而作止改絃易轍

之勇以治人勉以謹守治法而擴其長慮却顧之恩  
必使靈臺瑩徹正大光明湛然如秋渚之澄溫然如  
荆璞之潤朗然如寶鏡之空燦然如南金之輝如是  
而光海君之精神日益貫通智慧日益發越舉動日  
益周詳謀猷日益深遠將見措三韓於飽煖之天真  
八道為輯寧之域何敵國外患之是虞也而今日之  
仇讐端可復矣若慎毋詭隨脂膏以曠乃職若其最  
之戎焉此制仰本官轉咨光海君同為查照施行  
報石司馬書榜七日

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一

四

朝鮮國王昏亂無能全憑奸佞陪臣播弄民間膏腴  
田產盡為陪臣家占併稅糧差役分文不納其有奸  
民投入奸臣之家者糧差亦皆影射國王全不覺察  
以致貽累小民賠補國人怨恨入骨近據劉鏡報稱  
王京等處百姓計其欲隨僕奴去者并擒掠者近四  
五萬人至濱海時倭復不肯帶去欲逐故地又恐國  
王疎戰若不計處必生他變某已行國王寬赦仍給  
劉鏡免死帖安撫之又光海君妙齡有志昨咨國王  
欲其前往全羅慶尚同劉鏡居守是亦要着週詳小  
家般太甚世子又不欲行迹民恐罰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特馳小咨奉親伏祈臺下轉為具題嚴加申飭

庶使若臣知懼不敢阻撓危可使安也

機密大斌 初七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照得遼寧宋大斌謀智超群膽量過眾已經本部具題留守朝鮮聞今據本官條議倭情率皆中窺至若堅築城池訓練兵馬尤為朝鮮目前第一喫緊本官如此用心東事可無慮矣但所稱全慶海濱不下千里恐築臺城該國勢難卒辦但本部初意原止欲於全羅如南原等處向如大丘等各緊要處相機修築非欲一舉舉行也今留守機宜俱責成劉總兵統率本官以經事復圖要鑑 卷十一 五

後苑有將查軍機處與劉總兵計議妥帖見之施行功成之日 朝廷自有特恩斷不相負其益香勉以樹勳名牌仰本官查照施行

機密大斌 初八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照得遼寧兵官劉統統領官軍留守朝鮮其一應經費公費乃軍中必用之需擬合查議果仰該司即使會同李提督將劉統軍中應費應用公費等有托照鎮守衙門事規酌議開數具由呈詳本部以憑裁酌施行毋得遲延

機分守道 初九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本部議留副將劉統等軍兵一萬六千名防守朝鮮全慶二路今看得天氣漸寒各軍俱無冬衣而畢國不通貿易布花又無買處相應及時行稿以鼓士氣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勸支馬價委差廉謹官員每軍以銀七錢為率實平糶大藍白布二疋每疋價銀三錢綿花一勛半價銀一錢如布花價值不等唯通融易買務足七錢之數不得增減陸續買完陸續徑解劉統管廳本官分給取

經事復圖要鑑 卷十一 六

六

甲信實故廠查腳價亦於馬價內酌支貴今委官務要兩平交易不許虧短布花客人價值亦不許將短惡布花抵數仍出示曉諭本部已經行令各軍知會毋得遲延以誤接續之恩如一萬六千外尚有在營留防軍士聽劉統開報補給先具遵行及委官置買緣由呈報查考仍呈據按二院知會

報石司馬書 初十日

某承尊委一應事務凡出指授無不奉行即聞有一二閹置或人情未愜時勢難行故耳總之為國家收利蘊劑豈不依諾得免後議者方敢為之未嘗存一

成心與一私意也此可譬之天日潰之鬼神者今當  
事竣凡我東征官將難以指名有用舍賞罰并以私  
事求為而未遂中懷憾背多後言甚有假公借私  
暗進說謗於政府及我翁處者望臺下主張勿聽庶  
始終成全德擬高厚而不佞區區報効之心亦不孤  
矣此在提督君所共見兵聞非不佞其敢杜造者不  
日進京當與翁一一面陳苦楚不盡

報王相公并石司馬書 十二日

接相公手札謂留兵二萬或有不便請陳其故俟謀  
巨測彼欲乘虛而動實未嘗忘也如留兵數少防禦  
不足倘有疎虞西費更大縱有後悔亦無及矣故務  
意欲留二萬茲因事體未便又裁去四千止留一萬  
六千實不得已也此數倘因人言再為減損斷乎不  
可者且中國月給行糧每名三兩朝鮮月給犒賞永  
鞋銀六錢此外又日給食糧供用甚厚兵心大悅且  
操練朝鮮兵馬俟其開習我兵即可撤回矣不過半  
年遲不過一年而已我國西費亦不甚多庶始終完  
美算慮可紓若兵數可省某何故必留此數拂兵心  
而費國課耶敢此代布幸相公垂諒社稷幸甚不佞  
幸甚

報遼東周按院書 十二日

遠荷雲緘兼之佳製盟手誦之清逸出塵若下壁隋  
珠未易多得但李郭同舟之句某何人斯敢當此也  
妮甚妮甚龍標一指廣寧醜虜聞風宵遁試諸生又  
將其北空釋文經武緯一舉具見之矣某十三日渡  
江晤期想亦不遠使旋草此謝復不宣

撤尹報壽 十二日

一為嚴取與以昭情義事據陪臣尹根壽呈稱陪臣  
尹根壽叩首呈上石硯五方裁紙小刀十把家菓二  
匣清酒四尊到部據此看得尹陪臣辭恭禮謹情雅  
意文誠敬將於儀物之先真切溢於語言之外固當  
俱受以慰爾心顧本部來襲以來提身獨慎每期不  
愧於四知奚能妄取於一介但爾既禮來我難義却  
今飲爾酒啖爾果以啣爾意其刀硯逆孽爾仍懷之  
則交際之義已明取受之節斯着牌仰本官照牌事  
理即將刀硯收回毋違

報遼東周按院書 十二日

八

報趙張二相公并兗倉虛書 二十三日

聞白行長二倭狡諂神鬼難測用兵以來雖我有三  
觀其平壤謠言止肯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為界一賺  
我也某且順其意用兵破之手讓遼復王京滿貢分

明畏懼我兵難敵全師而歸二驢我也其亦願其機  
退出王京直驅海上釜山謹貢一面緩我救援一面  
攻取全羅三驢我也其亦就其計預撥軍丁防守全  
慶要害拘繫小西飛沈惟敬而威脅之後果解散遠  
遁西生浦是彼以三法賺我亦就彼驢法三用而  
三勝之今日留兵止有一萬六千朝鮮兵馬選練未  
集全慶險隘修築未成須假月日方可措辦是以款  
待小西飛以信其心省令退居對馬島遠取關白表  
文俟其表至代彼奏請

旨下廷臣會議非得數月不可而朝鮮留守之事漸有  
經畧復國要編卷十一

九

次第矣此亦照前倒驢法也今日封貢之說乃為兵  
家間諜之謀假令封貢不可而間諜亦不可乎責國  
難言而封號空文似亦可行臨時其自任之不敢推  
諉誠恐王相公石本兵疑其不敢擔當伏祈轉為  
言諒其忠忠寬其鐵斧則三國生靈社稷均賴之矣

移朝鮮國王咨并檄尹根壽二十三

一為均賦役以收人心事照得民命與國命勢相關  
足國與足民義相濟故上驢則下怨上奪則下離民  
怨離而欲久安長治者未之有也朝鮮素稱禮義之  
國風俗醇朴土地膏腴漢田處處可耕而無旱澇之

患宜乎民心相安相樂國本以固以寧乃島夷一逞  
百姓乘勢呼號望風投逆執獻二龍鄉導前驅其故  
何哉蓋因賦役不均大夫專利官族之家田連阡陌  
不納升合之糧富家好究之徒又往往倚藉勢力投  
獻欺隱以故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皆取給  
於小民氏終歲輸納供作而不足官逐年攘奪暇息

而有餘官愈富民愈貧官愈樂民愈苦民之痛心疾  
首已非一日實藉倭之米假其手以報復也今幸中  
興亟宜釐正查得陪臣尹根壽開學淵源謀猷深遠  
慷慨懷報國之心激烈當復讐之志今日清查該國

經畧復國要編卷十一

十

賦役收拾該國人民非本官不能宜各做中國三等  
九則之例通行八道委差的當陪臣不論官民凡有  
田則有租有戶則有丁租則按其田之肥磽丁則量  
其戶之多寡官則酌其品級大小額定優免之數浮  
於數者悉罪之編成冊籍責委官員管理以後每遇  
十年清查一次其有霸占欺隱詭寄者悉正之以法  
務使官不兼并民不偏累官民一體彼此相安如是  
則民有恒產斯有恒心大本已固而國家斯可保  
矣謹奏聖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此萬世體國之經宜深念之本官其速查明呈報使

本部獲見該國維新之治事先仍即以此事具奏  
天朝曉然知王國君臣之整飭當必有 溫諭嘉獎  
也除咨國王外到仰本官上緊舉行刻期完報慎毋  
遲違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念五日得詳言東征始末大疏捧讀數過中間力排  
群議獨主開封開將士血戰之功鄙人尺寸之畫不  
可泯滅極力擔當詞情懇切真一字一泣一字一感  
也萬一國家日後有事猶有人出頭肩任臺下為社  
稷久遠應信非淺薄可測識也某即行提督差人往  
覓身復國要藥 卷十一 十一

輸行長遠令醫國病凡充望臺下主持不特某戴高  
厚之德諸將士亦仰扶植之恩無極矣臨楮曷任銘  
戡之至

又啓

昨閱趙見亭再上陳乞之疏 聖意不允則已萬一  
允之此地責任非常可代替也兵道輯取善才欲  
敏練識見超卓伏懷中寓沉潛之思真誠中有發揚  
之意况又歷過疆場禦侮俱有成算欲代此任非  
斯人不可且就近推補更為便益幸為轉致銓部薦  
賢為國非為私也統希照亮不一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五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行擬委官守備胡澤經  
歷沈恩賢呈稱蒙經畧本部憲牌早職等遵依會同  
劉總兵駱泰將吳遊擊及朝鮮陪臣工曹判書金命  
元兵曹咨議崔選木陸元帥權探查得中路自金山  
由東萊梁山密陽大丘歷尚州間慶遇為嶺可抄王  
京間慶之右又有小鳥嶺可全入大路左路自東萊  
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城安東榮川豐基過竹嶺可  
抄王京右路由釜山金海靈山昌寧玄風高靈星州  
全山過秋豐嶺由黃洞亦可抄王京其全羅道由稷  
經畧復國要藥 卷十一 十二

山俱通王京此則內地而鳥嶺竹嶺秋豐嶺小鳥嶺  
皆王京門戶也職等議照朝鮮忠全等四道乃倭奴  
所素垂涎者惟大丘府東南抵密陽西北抵仁川全  
山西通全羅東達慶州倭奴欲犯全羅除熊川全海  
晉州是陽可抄而至其餘須從慶尚道地方而入而  
大丘乃其必由之路開守大丘便於東援慶州西應  
全羅皆所以固王京也劉總兵有見於此即於該府  
分營列寨屯兵拒守此其志甚銳而其心實苦也然  
行兵固以足食為要而足食又以儲積為先朝鮮雖  
草原無儲積之地惟是隨時措運日捱一日並無在



餘萬一敵寇在前一時不繼即致絕食此兵家之大患為今急當預處多備者也職等查得該府原有大石城一座上無垛頭三面衝塌數多東面被倭拆毀搬運另做營寨今俱倒塌非一二年工役不能修理不敢輕議外迤西南有小山城一座規制窄小舊係朝鮮堆糧止有東門亂石尚存將上山脚塌塌去處重加築修上砌亂石垛牆添建西門一門增置門樓二座并四角敵臺六座可蓋營房數百間屯兵二千敵臺樓櫓務須燒造磚瓦石灰修置堅固於內積糧萬餘以備官兵之用若賊勢重大我兵亦可倚險

者知度原有定地可以為趨向之準行師者知糧草之盈縮可以決進止之機此二處工作所當首先修理者也尚州忠州城雖有舊根亂石實皆低薄俱應增高濶各五尺添築垛牆尚州應建敵臺八座內原有倉廩數座並未燬壞今可蓋房數百間撥兵一千把守忠州應建敵臺四座可蓋房二三百間撥五百兵把守且水路王京直抵忠州則糧運可以徑達又條為嶺小鳥嶺竹嶺之家儲積亦不可以不多也鳥嶺竹嶺秋豐嶺小鳥嶺四處俱係要害每處俱應建一關口併敵臺二座置小木寨一圍各撥一百人把守則王京之門戶俱固矣至於全羅要害之處除南原府城先該駱參將督率將城加高三尺修築垛口并建懸樓三十餘座小樓七十餘座外壕重牆木柵足堪保禦其晉州城宜重修見陽宜建敵臺陝川咸陽永禮等處俱應增修城垣建置敵臺積糧料聽劉總兵分兵把守仍令朝鮮水兵大小船二百餘隻照舊屯劉巨濟等島春秋之日分布羅州把守以防海道之突犯則全羅之門戶俱固矣此數處工作該國皆當以次修理者也及查慶州乃東路要害之地但去釜山一百二十里去大丘一百八十里今所

留之兵為數不多若分兵把守恐孤軍深入萬一賊分兩路牽制我兵卒難會合慶州止應進兵宵探相機堵截暗伏傳烽不可不嚴悉聽劉總兵臨時分布又照朝鮮積廢已久無之殘破之後今糧料在所要緊并各處興此必用之工非特遣相臣與戶兵工三曹判書親歷其事竊恐日用之需修防之禦仗為紙上虛談無裨實用早職等謹擬後款請乞移咨國王於崔興源柳成龍尹斗壽三員內揀呈一員或輪委一員其三曹判書決不可缺俱送劉總兵處聽其督率糧餉應於何處地方坐派運送土兵應於何處抽

經事役圖要編

卷十一

上五

選訓練王臣應於何處拘集務要着實舉行即今饑荒迫切凡應役者每日將米豆按日照名給散遠近人民自相樂從不患於工作之難要在相臣與戶曹判書悉心區畫糧既充足工自易舉而興作之中未必非賑濟之一策也國王仍時常諭令全羅等處地方官民無分彼此併力協濟乘此天兵在國及時興修保固封疆庶可轉弱為強一勞永逸而外患亦可杜矣若付理亂於不知而欲綿國祚於永久非職等所敢知也今蒙前因擬合呈報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畫圖貼說理合具呈伏乞裁奪施行

計開

一大丘山城一處

東面六十丈 西面五十丈 南面一百四十

五丈 北面一百六十丈 周圍用亂石包砌

城牆并垛口東西增門樓二座城門四合四角

敵臺六座內可蓋房五百間

一仁同天生城一處

東約一里許 西約一里許 南約半里 北

約半里 東西南三面俱削石高巖不必用牆

止東北用亂石修砌城牆并垛口東門一門城

經事役圖要編

卷十一

十六

樓一座城門二合可蓋房數百間積草屯糧山

下建敵臺二座周圍設立木柵

一尚州城一處

東面一百三十七丈 西面一百五十丈 南

面一百二十五丈 北面一百三十丈 周圍

加高闊各五尺并用亂石包砌垛口門樓四座

敵臺四座城門八合見有倉房數連可蓋房三

百間

一忠州城一處

東面五十八丈 西面一百丈 南面一百二

十丈 北面一百四十丈 周圍加高闊各五尺并用亂石包砌垛口城樓二座敵臺四座舊係四門今止用西南二門城門四合可蓋房三百間

一鳥嶺設關口一處建敵臺二座周圍木寨蓋房數十間令守關軍住

一竹嶺設關口一處建敵臺二座周圍木寨蓋房數十間令守關軍住

一秋豐嶺設關口一處建敵臺二座周圍木寨蓋房數十間令守關軍住

經畧復國要編卷十一

十七

一小鳥嶺設關口一處建敵臺二座周圍木寨蓋房數十間令守關軍住

一尚州東南三十里善山西北三十里適中有飛鳳嶺宜設一關

一關慶河東宜設敵臺一座河西宜設敵臺一座此極險有備防賊不敢徑犯

一仁同連西北五里山口宜設一關

以上工程乞咨行國王行令工曹判書著各該地方官如法修造何處工力不及即派就近何地方人夫協助仍行劉總兵擇委各營千把總官督率調度就

期報完錄由到部據此先該本部屢經移咨請王設險守國復差胡澤沈思賢會同該國陪臣親行踏勘去後今據前因馬照倭奴去歲得直入王京者以沿途有險不設故耳本部節次移咨已為明悉今據呈報前來誠萬分不可緩者王其還命相臣一員輪差前去判會三員蓋如胡澤沈思賢所議勒限修築刻期報完并上緊搬運糧料以濟留兵如此則倭奴知王國有備必不再來即來亦無能肆其兇惡尤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彼來而我反得制其死命矣王其速行事完仍具奏使

經畧復國要編卷十一

十八

聖明洞識王之勵精圖治轉弱為強東國莫安帝心嘉悅當必洪溫旨褒錫也為此移咨諸王查照遵行仍將舉行遣官興工運糧各緣由咨復

撤朝鮮三相臣二十五日

一為設險守國等事除咨國王外劄仰本官聽王派定輪派上緊搬去會同劉總兵催督戶兵工三曹隨臣如議上緊幹辦刻期完成具奏本官既為該國相臣當念國步艱危主憂臣辱今幸倭奴遁跡社稷恢復亟為亡羊補牢久病蓄艾之計本部聞知本官係持重老成整頓其既壞輪翊於維新料必克濟事完

本部當為籌措

聖天子前云東國有賢相臣如某當必有恩波及也昔衛國賴仲叔固等三大夫而國因之不失本官其深念之甚矣豈致誤修守

撤朝鮮戶兵工三費 二十五日

一為設險守國等事除各國王外劄仰本官上緊前去會同劉總兵如嚴幹辦刻期完成聽國王具奏本官既為該國重臣當念四郊多壘為卿大夫之羞今幸倭奴遁歸杜援恢復庶宜殫心竭力以收桑榆之功本部聞爾等皆忠實有謀料必克濟事完本部當經奏復國要通八卷十一

為籌措 天朝知爾等為東國良臣當必有恩波及也爾其勉之爾若泄泄保事責有攸歸

典副將劉統書 二十七日

昨據足下報稱倭奴有復攻全慶王京之意夫倭奴巨測本部正慮此者所以借重足下者庶欲此時築險隱儲糧草削兵馬諸事俱備即有狂逞可以禦之本部雖西旋大事有託可放懷矣若目下事體衆倭已歸止有行旅一枝暫住西生浦以待朝旨必無改犯情形且朝旨已下許加封號只待嗣日表文一至即差官往使諒不日盡數歸國如剽掠小事只當巡

訪防無何可報許朝鮮人擅行殺戮倘激起事端我

留守之具未備一有驟虞本部重委之心何如要亦非足下鎮定之道故今日之事責守不貴職責及贖修轉不貴妄生事端昨本兵覆本意欲止留足下兵五千本部力爭之必欲如今數則此數料亦可守惟急召募朝鮮人馬以助我兵又何患寡之有外威金為將口雖直致心頗謹飭李提督再三言其可任朝鮮王特為具奏亦稱其廉謹足下幸與和同勿相違迂以負本部顧望之意足下與諸將士保守經年無事即為上功 朝廷必加爵賞惟足下體諒鄰心至

移朝鮮國王答 二十八日

一為倭來遁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懇乞聖明嚴責成重修守以圖永安以紓東顧事惟本部前事該本部題云云欽此欽遵備答到部惟此先應本部因倭奴進去議留將士一萬六千留守全慶以杜後虞咨請供給糧餉水鞋食米續准回答極言難以措辦故本部不得已議將糧餉取於 天朝水鞋食米取於該國并練兵設險請光海君出居全慶會同留守將領協力修舉等項具題去後今准前因為

照事有安危緩急之不同勢有勞逸主客之或異方倭奴倡亂八道青國危而急天朝則緩而安自援師東入三韓將士客且勞青國則主且逸今援已陷之城歸已執之亂舉還王國而大兵死於戰死於勞死於疫者又非一人是天朝為王國謀者至矣

天朝豈宜慮倭兵請與度之倭之騎射執愈於虜倭之光悍執愈於羌倭之獍獍執愈於緬彼尚縮首帖尾不敢動豈直慮一水窟之妖而遑遑於東國之役耶夫天朝既不應倭則是役也其為王國謀明甚乃王國尚不察緩急主客之形泄泄如舊麗兵未挑

經事復圖要略八卷十一

三十一

除匿未集勢極未遑而先海者又託疾卻行以致本部與提督費蓋不忍見貴國既復再失議留萬六千人居守而王且聚難於軍餉矣今且奉

明旨豈可虛內帑以守外國欲本部就彼酌量以漸撤回王當此際欲留兵耶撤兵耶少留耶多留耶能餉軍或不餉耶麗兵能餉否耶除隘能修築否耶光祿君能割愛遣行否耶守國之道計將安出幸速指明以便進止且得具題為此移咨煩請查照速為咨復施行

報石司馬書 十月初三日

東征事近聞書者攻之愈急必欲泯滅將士勲勞陷某臣測重罪幸荷臺下一疏慷慨激烈讀之令人泣數行下臺下之恩真天不足高地不足厚某與將士當如何戴之外臘倭之說另具別啓幸臺下詳察某即具疏懇請歸里不復與人間事夫言短氣沮統希鑒誨不備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初八日

十月初七日接手教謂不意請封計定之後議朝互起某不勝悲悅細思去歲朝鮮事勢三都八道悉為倭有祖承訓大創隻身僅勉人情洵洵咸為氣輔深

經事復圖要略八卷十一

三十二

憂仰仗

聖主威靈相公指授平壤等戰幸落其膽今已驅之釜山又驅之驪國止有行長一枝不過十分之一遠望西生浦待命夫釜山已為朝鮮盡地西生浦又在海中視去年景象何如耶迺諸君徒為郭御夫之謠蓋怨於某微功聞置而讒嘲互起世道人情一至於此可嘆可嘆留兵一萬六千只為朝鮮殘破不能自守若非此數亦不能為朝鮮守故爾懇請何有隱情別故可得而言耶至於日本舊主不佞原未有聞迨二使所見降奴所供惟有聞白言者又生此說無非欲

阻開封一事相公謂待殘倭退盡職而行之為慮深遠不依證奉行之容日另報

徽分守道 初八日

一為優恤單獨事照得本部師回遼陽見道傍養濟院孤老扶携匍匐親其顛連困苦之狀若有丐告而不敢者殊為可憫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動支馬價將遼陽養濟院孤老不分男婦每人給銀一錢以為冬衣布花之用俱各另包委官逐名唱給務使均霑實惠以見本部恤孤憐老之意蓋遼陽係本部駐紮之地與他處不同此外不得援以為例事完具動過銀數及給過姓名呈報查考

二十三

徽分守道 初八日

一為育才事照得本部師次遼陽敬謁 文廟仲瞻如在之英獲見諸生之盛信賢才不擇地而生乃使俸皆乘時而出合給筆墨之資少為鉛槧之助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動支馬價銀將遼陽都司儒學教官一員銀二兩生員每名銀二錢以為紙筆之資各俱另包散給蓋遼陽係本部住久之地與他處不同故行此優隆之意仍諭知多士當潛心黃卷奮志青雲以慰本部今日屬望事完具動過銀數給散過姓名

呈報查考

移朝鮮國王咨 初九日

一為計處被脅之人以散黨與以弭釁端事先准兵部咨云准此已經移咨去後今特專官奉旨前來宣諭為照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今之金山等處被脅之人皆王國昔日奉令承教之黔首也彼豈無父母妻子之繫繫也彼豈無田業里居之筆鮮也彼豈無舊君之想祖宗骸骨之在鄉園也將以削髮而形若鳥夷思歸而身恐誅戮故假息遊魂擁聚海上間出剽劫以度餘生誠一招之猶不失為良民若終拒之必至於背敵國王無辜歸咎於民之我叛也使倭不入境彼豈有未泰之悲斷髮之慘惟是封疆不守以致人民離散王雷此際即因事以省躬加意以招撫尚懼國本不立而乃復妄行殺戮耶速宜遵奉

移朝鮮國王咨 初九日

二十四

明旨即發免死帖萬餘紙責令陪臣前往金山等處大張赦宥之文廣布招徠之令如投歸者即分發去擇以款未歸之人勿仍務殺戮以阻將歸之衆王其念之移咨前去請查施行

檄朝鮮陪臣權慄 十七日

一為倭情事照得該國雖已恢復而倭奴難保其不再來本部是以復留劉副總兵等軍兵為蘭國暫行居守使蘭國修守之事已有次第即議撤回爾陪臣權傑獨保孤危屢抗強勁爾誠該國忠臣也宜速來此久月上緊選練軍兵保守蘭國牌仰本官速行調集全慶等處軍兵選一批選精健者上緊送赴劉總兵管中聽其分撥教練以多為善毋得稽遲時刻先具遵行緣由呈報

移本部咨 二十一日

一為倒死馬匹事先據真定管遊擊趙文明呈稱所轄軍復國要編入卷十一 二十五

統奇民兵馬顧老等原係真顧廣大保河六府州縣民間召選自備馬匹征倭倒死馬四百餘匹與別鎮各營軍士兌領寺馬官銀朋買之例不同請於征倭銀內動支發實惟復議給寺馬緣由到部已批李提督查議詳報去後今據李如松呈稱遊擊趙文明所呈原領民兵多屬貧難富產自買馬匹倒死委與各鎮太僕兌領官銀朋買者不同且其遠征外國攻戰奔馳以致倒損應請議處但征倭餉銀自難動給別鎮買馬合無請乞從宜酌議給寺馬或行各府州縣查以別項官銀給領措買以恤貧軍以實管伍

等因到部看得真定管軍兵馬顧老等原係民間召選所騎戰馬亦係自備既非給銀朋買又非充領於官所呈陣傷與倒死之數相應咨請議處為此合咨本部項為裁酌前馬四百餘匹或於備倭馬價動支另買或行保定撫院查於所屬庫貯堪動官銀補給希由咨示以憑行令遵守

與副將劉綬書 二十二日

天朝御表以信義為經聞謀為權今諸侯恭謹待命朝廷近已有旨許封執事只宜修整險隘訓練朝鮮人馬為緊昨欲請戚子和兵決不可得萬六千中數雖不足有朝鮮人馬雜之諒亦可守近遵胡澤熙視

盤軍復國要編入卷十一 二十六

不過欲得實數而已必不能再借一兵補之也蓋一萬六千之數朝議均謂太多本兵屢言當撤撤回止留執事部下五千足矣本部力為主持不致竟撤何得更望有加又聞執事差兵前往行長管中欲行反間使與清正攜隙夫反間固兵家妙着但事在兩持未有歸着行之為當茲倭已違約

主上復有明旨且行長清正亦是海外雄奸俱屬關白所轄未可以計間也設行之不中機宜因此致生事端不惟執事難於自解即本部亦何說之辭彼時悔

之曉矣不若誠心御之為妙執事幸體鄙心速察其事至屬至屬外來文下須註時日以便稽查

移本部咨 二十三日

一為倭來通歸屬國已復等事先該本職具題前事議留兵防守朝鮮俟該國修設俱有次第漸次撤歸并乞 天語嚴責國王痛懲往事勵志圖維仍亟催光海君李璵出居全羅慶尚楊守經理等因已經本部題覆節奉

聖旨為勒與朝鮮王令其自行警備毋貽後憂欽此俱備咨到職該職看得朝鮮為東海外藩今雖恢復而

經畧復圖要編 卷十一

二十七

該國破殘已極計不勝支故暫留我兵防守令其盡為修設計也但國王本以平日宴安之主近雖遭警迫而本部修察其舉動猶未見其憂然思惕然省也乃其輔相陪臣若尹斗壽尹根壽崔興源柳成龍皆兼總國政而其間為王所親信用事者則斗壽崔二人耳他若權備則主於戶判書韓準軍旅則主於兵判書李恒福輿作則主於工判書金命元雖節該本部移咨國王催其速令光海君出居全慶間并令其輪差相臣一員總領戶兵工三判書分管前去會同副總兵劉綎來此冬月俟退之時上稟修舉定期

完成復備創各陪臣又差官胡澤等守權然國王尚未見其回咨前來諸陪臣又復觀望難以責成且係外圖之官更難繩之以法非奉

旨生名嚴督彼必互相推諉何以竣事為此合咨本部煩為題請即於 宣諭圖王勅書內并專督尹斗壽尹根壽協助光海君李璵出居全慶總管戶兵工三判書韓準李恒福金命元及國王前差催糧官吏曹判書李山甫俱各照分管職業上緊搬運勿稽遲緩軍兵置造器械修築險隘務在冬月之內刻期完成如斗壽崔壽并三判書能盡心為國首事完本職具題權備如各陪臣泄然怠緩有悞修守聽本部奏究等因如此庶人心知警事有專責修故之事易於完矣如 宣初已領事已無及并請另題奉

經畧復圖要編 卷十一

二十八

旨即咨本職轉行督催施行

班師朝鮮國王謝咨 二十四日

一准來咨該為布耐高雅事等因准此為原貴部負經濟之偉望輟樞轄之重任下臨荒壤指授勝算迭蛇象於海上奠黔蒼於域中再造之恩百世何忘每想跋涉關河變易寒暑風土殊異館宇湫隘禮義多愆情愴莫申當以獲戾大君子為懼昨國旌節渡江



旋遵快馬騰驤易有其極不期駕駐遼陽留德東道  
遠惠德音易以善後懷德之情溢於言表當職與舉  
邦臣庶感佩無窮不知所答但小邦欲危日甚曲全  
終始唯仰貴部臨紙抑塞不能備陳為此回答請照  
詳施行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接手札中云朝鮮陪臣請誦誥命并遣  
夫等命服其即諭陪臣尹根壽韓普國王具疏懇請  
方是事體不然非所以重天朝寵命也劉綎部兵安  
家銀兩久已具啓呈下為彼請討今既無處彼又久

經畧復國要綱 卷十一 二十九

役外國全無所給亦非所以慰眾心也輪教欲於某  
處馬價內先處一兩給之恐又太少某酌之當先給  
二兩餘俟安撫已定再議也留兵一萬六千臺下屢  
謂宜撤止留劉綎五千某非不欲遵命但今倭奴事  
機未見下落恐難撤設有他虞所關非細故不敢  
耳必欲撤回須俟倭盡歸某封事已定方可漸次行  
之諸兵行月二糧亦望臺下預為留心昨劉綎所報  
留兵實數要亦不滿一萬六千已差胡澤前往查照  
或只有一萬三四千向尊處一萬二千八所增無幾  
萬已解從處各諸將向在金山某城之說的是說傳

望勿聽信不過旬日間任諭行長之人必然歸報也  
又啓

檄通判王君榮 二十六日

一為遵

官軍責部臣等事照得贊畫劉員外先該密雲道詳議  
每日支庫銀五錢今看得本官客等遼陽且時值冬  
月復帶有更書僕從等役以致逐日一應館穀薪木  
木炭之類盡係自行買辦前銀不敷捐資奏補夫本  
官驅馳王事應建奇勛豈宜使居旅之時乏資斧之  
費相應議處牌仰本官即查照劉贊畫每日米薪銀  
兩畧復國要綱 卷十一 三十

食等項之費約得銀若干除前五錢外應當量於馬  
價內每日補給若干以足其用毋豐毋儉議定呈報

以憑裁酌施行  
檄通判王君榮 二十六日

一為遵

官軍責部臣等事照得經歷陳勳原係陞任大寧都司  
見任官員該本部訪得本官取安標下賞功遠將前  
缺開除帶銜遼東都司既非實缺又無係新日遂薪  
水俱係本官自辦夫標以養廉刑本官又係見任且  
多勞績相應議處牌仰本官即查遼東都司經歷每

月俸薪柴炭等項公費銀兩等項若干逐一開報本部以憑動支馬價就於陳敷聞報陞任之日支起毋得遲誤

又檄

一為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照得通判王君榮原係河間府見任官員該本部訪知本官恢宏才猷練達取委標下管理錢糧遂將前缺開除今看得本官從事異域往來驅馳一應館穀薪水之費俱係自辦且無係銀資助夫祿以養廉矧本官又係見任且建切勲相應議處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一

三十一

牌仰本官即查見在河間通判員缺每月應給俸薪柴炭等項公費銀兩每項若干逐一開報本部以憑酌處此公事也本官毋得避嫌隱忍未便

報石司馬書

二十九日

許儀後既有密書云關白名雖求貢其實欲明年窺犯中國欲各海隅並行隈備等語胡可不信夫倭謀叵測前不佞小芥中屢屢言之頗為詳盡俱係實信非欺假也且事勢二三年方可寧靜今日姑與封號不過為一時羈縻之計中國沿海之防何可一日玩視外諭陰散其謀實兵家妙著即當行一剷與威金

如來札河云者便與小西飛知之以速行長一消瀉之策也謹覆

又

尊札謂倭來必無即來之理誠是第今事體未曾下落所留兵衆一時盡爾撤歸倭或知我空虛因而狂逞劉綏五千胡能分兩道擇禦恩之再四未敢遵教只待行長盡驅一面催集朝鮮兵馬并修築倭國就近勦議險隘俱各就緒然後撤之方保萬全亦不多時日矣行月二禮望臺下預為留神警此時倭無歸期方議進勦豈得中止耶萬祈情原至禱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一

三十二

又

朝鮮殘破之後復有兵提其實難堪某欲嚴法禁之恐又激變多方申飭諸將令其約束部下亦不敢肆行無忌今大兵已撤止有留兵復行劉綏極力禁約分毫不敢妄動矣朝鮮國王與其國人頗知鄙意重下不必掛懷也

朝鮮謝留兵守王京咨

二十九日

一准來咨該為懇乞仍留簡約將官以安遺民事將遊擊戚金率兵一千駐劄王京候事完同留守各將撤回等因准此竊念責部體

皇上矜憫之意弘猷遠見無所不用其極既令小邦得以再造及其西歸尚且軫念不已至命賢將留駐於此統制天兵輯寧遺民仍將所據緣由備咨知會當職只益銘感周知使謂焉此回咨請照驗施行

朝鮮設險守國咨二十九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准來咨前下內稱修設險要速命相臣判書勅限督催等因准此為照自大兵撤還上下慄慄靡所依倚唯懼再墊於喪亡之域而恭惟貴部軫念小邦今又幸教以設險固國之要務指示的確曉諭明白不啻若親臨遣使目擊而手

經畧復圖要綱 卷十一

三十三

畫之吁其至矣庶幾卒蒙貴部之力而得免於師突之患矣不勝感激不勝感激曩者已行催諸路另行申飭而第念邊變以來兵民喪敗財力蕩竭重以饑饉餓殍顛頓且賦之出沒到今滋甚邊面列邑屢被屠殺策彼瘡痍創此竄舉探之形勢未易報完當贖之日夜所深虞者正在於茲而見令長策舍此無他修廩補牢一刻為急你是誰家之事而敢急焉不自力乎方遵休戚教列設方使策勵臣工趨速修舉除象伍赴防外抽發餘軍相度緩急以次興作戶工兩曹之官亦即差遣想今已達總兵劉挺督門聽其

重兵曹之務則既遣都巡察使權慄專管關外諸事近日施措皆責諸慄今再着監事之臣協力期濟大事一如貴部所命仍念小邦採桑已極一面招募防守一面拮据供給一面撫賑頭連時屈事緩急厚令深增惶感不知所裁為此回咨請照驗施行

經畧復圖要綱 卷十一

三十四

復國要編卷之十二

直陳東征艱苦并請罷官頒十一月朔

一為東役艱難才疎智拙懇乞

聖明早定大計特賜霽然以謝人言事臣本主郵謫劣

無足比數荷蒙

皇上責臣以東方之役幸微感盛優奴遠道祇緣封

貢一節臣先因借此以退倭今欲假此以修守申昭

前曜願為明悉乃在廷諸臣指臣為誤國臣雖百口

亦難置辯顧東事始末有萬不得已之情臣即就首

斧鑕終當再為剖白夫國家亦時常用兵矣或操禦

總畧復國要編卷之十二

肘未有者今日東役之難絕域遐荒未有者今日東

役之苦方倭奴吞陷朝鮮入道國王奔竄義州所不

失者惟安定等數百里耳彼視未安定虜國王易若

指掌而臣方奉命援救中外惶惶咸謂臣之兵馬

且不宜東渡鴨綠矣况一應軍需俟隔期料理若

徵兵則原准部文七萬有奇然遠方者不能來應募

者未得集實調至遼陽者止三萬餘耳其間又係各

邊鎮崇虜之數勢必先主復客是以來者強弱居半

而時則冬盡也謀報侯衆二十餘萬臣與提督李如

松贊畫員外劉黃裳等相與謀議謂彼此張弱既不

相敵宜速乘此沒寒以計取海乃就沈惟敬請貢之

約而撫之以兵是以有平壤之開城之收繼而轉

戰深入將士疲勞負載艱難食不繼天雨淋漓弓

膠泥解泥深陷膝北池兵馬不得驅於是暫令大

軍休息而倭且懲平壤之敗併其王京王京固形勝

之地為國之都皆阻岳山面臨漢水倭乃連珠布營

城中立寨廣樹飛樓連懸土穴為銃自穴中出者

無不死至此非特三萬之衆不能攻數十萬之倭即

使我來倍之亦難卒下乃我軍自入朝鮮別是一番

世界語言不通錄錢不用並無屠豬沽酒之肆無以

總畧復國要編卷之十二

倭奴焚掠廬舍一空軍士無論寒暑不能沾唇即

醬醢無入口言之深可悲泣雖臣屢發鹽勸牛隻

為犒賞滿沐之恩終難濟事雖號召遼陽人趕販生

理道路迂迴所來無幾且平壤開城等處人民餓死

者交相枕藉穢臭流行海氣蒸濕瘟疫大作馬匹倒

亡軍多疾病誠如今日按臣周維翰所稱灑然若鬼

者非虛語也彼提督諸臣於此時見兵氣不揚應援

不至自惟孤危相與恐懼臣擬以虛實之聲大扶個

喝暗施間諜之術焚倭倉糧而出遊騎鎗砲演放於

江濱旌旗隱見於山阜倭遂不識我情形復懼而

貢臣即借此以勸退王京彼即尤勸還王子陪臣彼即尤仍於攻奪全羅之時接過我兵一戰而敗歟衆宵遁即有釜山之奔且大衆歸國惟平行長一枝逃在海中西生浦居住今已三閱月矣安靜收歛不敢生事然非勇者之効力智者之獻謀亦何能得此也及查釜山鎮自弘治正德年間已爲倭奴囓噬釜山之人盡爲倭戶該國書見在可證實係朝鮮東南荒僻海濱之地回視義州幾三千里不絕而該國恢復如故較之去歲全陷者何如西生浦在釜山海口之外倭被驅逐逃遁於此而臣今提督於全羅慶

尚之間扼吭攔腰列兵屯成戰之去歲謂臣不能東渡鴨綠者何如夫當平壤可戰之時則用力以進攻王京不可戰之時則因閒以行事軍中機宜原難拘泥臣又聞之兵法云十圍五攻不若宜避王薊破楚而必用六十萬衆彼蓋見於聚寡之勢乃宜爾也十以區區三萬之卒大半皆脆弱之夫而欲以敵數萬長勝之倭且深入絕域前無資助後乏應援况又屢奉

明旨赦不窮追欲臣全師以退臣實計無所出惟思遂倭海上留兵防守一節盡可行耳夫朝鮮爲我中國

喫緊藩籬朝鮮失守非但遼薊保東從此多事而叢輔亦受震驚此海內有識之士所共知者而朝鮮喫緊該守之地則在全羅慶尚二道今已留兵分布要害而所留者止一萬六千人耳當此之時不使有三彼衆我寡勢難與敵一也朝鮮兵馬選練未集二也全慶險隘修築未成三也須假月日方可措辦於是款待小西飛以信其心省令諸倭退還本國速取關白表文俟其表至代彼奏請

旨下廷臣會議非得數月不可而朝鮮留守之事漸有次第矣此亦照前破平壤退王京倒懸之法也今日封貢之說乃以權濟經以奇行正所謂兵家間謀之謀假令封貢不可而間謀亦不可耶貢固難言而封號空文有何妨礙而謂不可耶是臣今日非敢假此以媚倭也亦非茫昧而受倭之愚弄也不退借陛下下一封號虛名假以退倭急爲朝鮮修守以衛中國無事耳近奉

明旨謂服則羈縻爲千古不易之理勒令盡數歸衆俟其上来稱臣方許封號臣仰見我

皇上聖德弘敷至明廣照深得控御外夷之道經權互用之機已經宣諭倭酋小西飛等令其差遣從倭往

論行長等遠離西生浦還歸本國今小西飛遣人具  
去矣如果倭奴遁歸表文即至臣當為之具奏有如  
目前不肯行羈縻之術必欲為進剿之圖則必添發  
新兵數萬聚置造戰船數千隻恣海入西生浦而戮  
之舍此則無良策然恐師老窮追背違

明旨諸臣又得議臣之後夫且諸臣言東事者其夥有  
謂不宜深入有謂不宜代奉有謂當守內地有謂當  
撤大兵有謂當宜進剿紛紛藉藉今人何所適從至  
謂倭奴挾兵求貢臣尤不知其解蓋倭奴講貢始自  
平壤繼至王京彼舍王京險隘不居之以要挾乃直

經畧復圖要編

卷十二

五

奔海上還王于歸陪臣遣酋長前來叩首而謂之要  
挾可乎至又謂臣為苟且了事希圖封賞噫臣自遠  
籍以來浮沉中外二十餘年今復往來異國夙病增  
劇積憂皓然每思前路轉迫人世幾何而猶無止足  
之戒耶總之係臣物望卑微習銜短淺有以未諸臣  
之謂伏乞

皇上將臣遠行罷黜以謝人言即 勅劄遣督撫代為  
料理分守遼海道併為責成仍乞憫念朝鮮為緊要  
屬國殘破至極非我留兵彼之臣民決難居守反貽  
中外大患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更乞

皇上早定東方大計允執許封前 旨俟其表文一至  
准與封號以羈縻之仍 勅下該部務要如臣前稟  
所擬乘此時日留兵一萬六千與之協守急為修練  
俟其險隘已蕪廢兵已強倭奴已遁漸次撤回方為  
得策要亦不過數月間事其糧餉宜令該國全辦事  
層難難者欲議減月糧等銀則留兵遠戍外國值此  
寒月更為苦累似應仍照臣前題議處庶東藩保全  
內地寧謐而臣亦得以登伏田里歌詠太平未盡餘  
年皆

皇上恩賜矣臣不勝恐懼懇祈之至

經畧復圖要編

卷十二

六

與天津兵備道書 初一日  
辱念征人遠惠華箋纒纒數百言言珠玉揮霍之  
才金蘭之雅於茲具見不佞且珍藏之矣東樓事作  
藉

皇上威靈門下指授朝鮮仍失地土舉尺寸還之故主  
雖不敢當未輸溢譽似亦不甚為知已羞迺朝中言  
者極力詆毀必欲加以不赦之罪設使喪師辱國又  
當何以處之自揣謏劣宜乎有此於人何尤惟遵三  
反之訓以省一身之愆實亦吾儕修之一助也今  
止平行長都下一枝駐西生浦待 旨昨遣人往諭

蓋縣倘得如約隨當求脫世網還吾故於兩案三竺聞足矣他何望哉特愛附此知已如公諒不厭聽也

移顯總督韓撫院咨 初一日

一經界邊海軍務司提督韓楊總兵呈詳解給征倭軍士用過廣寧前此等二十衛子連統九百七十六張料物共用銀一百五十一兩零前十一萬九十九枝料物共用銀三百七十一兩九錢零今候詳示准行各衛開銷或於備餉內動支置造補還等緣由到部除批行外有得前項支天乃禦廣必用之具勢不可少而造衛錢糧措處且難應於備倭馬價銀內動支造補以備緩急之用擬合咨會各該貴部

經界邊國要綱卷十二

上

院貴院煩請查照施行

撤副總兵張世爵經歷陳勳 初三日

一為候情變許日增等事查得原兇各州縣寄養寺馬一次八百二十七匹係副總兵楊元遊擊戚金經手給散一次戴桂戴永允馬五百匹周鳳鳴允馬五百匹共一千匹俱係中軍官王承恩經手給散除陣傷倒死外見在馬匹已經行委經歷陳勳清查副總兵張世爵驗收去後今交還將完擬合委官估價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陳勳張世爵將交還寺馬逐匹親

驗毛齒尺寸分別等第高下估計價值多寡開造文冊具由呈詳以憑裁奪報部固不宜估計太少以虧國額亦不宜太多以累倉庫於高適中方為妥當毋得遲違

諭示朝鮮陪臣尹根壽 初七日

經界兵部諭朝鮮國陪臣尹根壽知之本部奉奉為爾國謀者至矣敵在議征敵退謀守乃昨得爾守將士稟又皆告稱王子未行糧食不繼軍兵不來臨臨未築本部不勝憤懣之極爾國何遲復若此今爾請親啓王良是特囑爾為爾與兄王壽皆該國重臣也

經界兵部要綱卷十二

八

陪臣若才與位皆無出於二人之右者一切國政得以專之雖然易夷弗靖校為唇體是誰之過與豈責該於兵力之不加耶抑人謀之未盡耶將平居責難陳善輔相引導之或未備耶夫往事不可諫已矣若收桑榆以救東隅顧又可緩耶世固未有坐漏舟火屋之內而可以暇豫處者該國破殘喪敗其勢殆有甚焉爾其速歸啓王仍與兄王壽共圖艱鉅相與匡維挽頽風振靡俗詰戎務莫爾國有服後列安內攘外之政刻日見之施行則該國其庶幾乎且語有之食人之食者當終人之事來人之馬者當濟人之難

矧高爵厚祿耶故疾風方知勁草拔蕩乃識忠臣爾其念之爾兄弟果恪遵無悞本部當薦之

聖上使天下後世知東國有難兄難弟能盡忠報國者爾其念之具舉行緣由回報

計開

一請光海君出居金慶之間鎮守

一命相臣一員輪流前往金慶之間總管

一命戶曹判書治權餉上緊搬運以濟留兵兵兵

判書治軍旅速挑精壯赴劉副總兵官營內教練

工曹判書治興作上緊乘此冬月刻期修築險隘

經夏復國要編八卷十二

置造火器務在報完

以上皆據外之政

一均徭役 一清田糧

以上皆安內之政

與李臨淮候書 初九日

久因拮据戎事致疏裁候罪狀何如然仰企故人之私即身寓玄苑未嘗頃刻置之昨辱飛翰下慰無恙

日本志藉示彼出沒資我運籌具見門下留心國事

感甚外不佞某謬重茲役幸使指授彈力彌年朝暉

已失地土舉尺寸還之故主似亦不為知己羞迺近

來言者攻之更急藉令喪師辱國不知又當何處也可嘆可嘆連 旨令人往諭行長使率眾盡歸倘得如願即當求脫世網高卧兩峯三竺間豈不徜徉同苦碌碌作牛馬走為後生輩笑耶恃愛布謝附此鄙悰他不及

報石司馬書 初十日

小疏中數語雖違奉命削去但人心險薄世道傾危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使託以來某奉命東行之後

臺下還將調兵湖廣村寨且不暇論只日賜手書精

盈荷匪精神命脉 詢其中一點忠誠真皇天厚土

經夏復國要編八卷十二

兩共鑒諸終無一人見亮而敗者疊出深為臺下扼

腕也即某雖不才恐負重委叠夜兢兢幸使指授屬

國恢復無遺焉候就舉求款似亦不為知己羞昔高

宗世稱賢王鬼方小國猶曰三年克之其可見師難

言而功不易就自古記之矣若日本强悍何如鬼方

茲克之不逾終歲而言者屢以誤國詆之甚有謂亦

紛不足贖者藉令某耽延歲月喪師辱國不知又當

何如處也可嘆可嘆昨某於安州四日朝辭男婦

行舞盈道不下萬人送文一軸以表其忠思其起身

日國王遣其子臨海君并二三重臣送其行



叩謝老幼男婦不可勝數拜舞謳歌懽聲動地亦送文一軸江口登舟沿堤泣送堤為擁掖依依若不忍捨抵中流猶然見之人情如此此非可威力強者或者微功有以繫服之爾須言此似屬誇翊以臺下事屬一體且諸君未經目覩無怪其然故特達之臺下或可轉聞諸君亦以見今日之事要非誤國欺君少寬斧鑕爾幸臺下不以迂誕罪也軸文二首奉覽乞命為其收貯容日拜領謹實

諭示咸金十六日

時值嚴寒勤勞異國本部實切懸念惟執事悉心為

經畧復閱奏稿

卷十二

十一

國他日敘勲必列高等外朝鮮舊履二節本部詳為條議宜即遵行迺今光海君未見遵行大丘糧餉屢屢不敷募兵僅止四千又稱旋即解散諸陰無一修設視國事若兒戲然且以彼國艱危欲天朝盡代之也有是理乎君臣愉情昏昧一至於此將奈之何昨本兵題疏專為此着如再泄然必將留兵盡撤移守遼左內地斷不許再請援兵矣特命司行人來諭國王陸辭出京就事須急諭上下一切修守之責火速完備毋再稽玩以貽後悔且行長輝衆待育而國王屢報操掠掠掠掠掠者實本國從僕之民耳不行

撫反肆訛傳於東征事體大有妨得如再亂傳本部必密訪陪臣中有此誑惑者必不輕恕尤須執事嚴諭其君臣故諭

報石司馬書十八日

今之播流言者不過為行長殘倭未退朝鮮亂民未歸故捉風捕影為吹聲之犬耳翁臺如聞斯言當思不佞於倭退王京之時何為屢屢急催進兵倭退釜山之時何為曉復催擬險至此倭衆大勢尚據釜山未曾過海不佞何敢將前兵馬遽然撤放留守將士果係單弱不能防禦數月以來不佞何敢寂然無言不請援應乎行長又何肯甘心海嶺落莫之清無窺伺竊唯思此則群疑自消訛傳自息而翁臺可寬懷抱夫唯翁思之

移本部咨十八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據營董員外劉黃裳呈奉本職批據副總兵劉挺呈前事照得早職輯鈴末品介冒庸才叨蒙善後之留益重加銜之典捫心知懼刻骨難忘惟有捐軀以圖報塞而已但標下尚有才勇壯備者六人相應奏用以勵後效得中軍千總劉天祐歷試武關熟諳機務料敵

不遺勝算提兵屢策奇勲名色指揮馬禹卿志切請  
纓心存兼章自負投石超距之勇曷綽有摧鋒陷陣  
之雄風此二員者堪膺守備備禦之選者也名色千  
總陳大綱才猷綽達志氣激昂敵寇不出其銳甲士  
卒樂歸於麾下名色千總莫如許平力精壯技藝出  
群屢經戰陣艱危俱有擒斬功次此二員者堪充實  
授千把總之任者也名色指揮劉元久歷戎行屢  
經征戰多收斬獲之功堪倚為將之用名色千總王  
維鎮從事多年束兵不擾征剿最多俘斬防守益精  
堵安此二員者俱堪實授把總之任但劉朝元原以  
兇夷他日方宜別用目今駕馭征倭者也以上六員  
才力雖有不同悉皆得於試用故敢冒昧呈舉如蒙  
不以卑職之言為謬俯賜俞允特為具題將劉天祐  
等授以實職仍發單職操下領兵備倭則趕赴武夫  
咸知立功異域圖報將無紀極緣由奉批仰劉贊  
會同李提督查議詳報奉此遵依移文會同李提督  
查議得副總兵劉綬所呈中軍千總劉天祐名色指  
揮馬禹卿劉朝元千總陳大綱莫如爵王維鎮六員  
未有推鋒禦敵之雄堪授實職防海之任等因到職  
據此先據副總兵劉綬呈詳前事已經批發查議到

黃裳會同提督李如松詳議去後今提前因馬照倭  
衆雖遁而朝鮮當殘破新復之後故議留兵暫為居  
守非得智勇之輩無以肅戎行非有超拔之權無以  
激士氣所據劉綬呈舉劉天祐等六員堪授實職是  
必察其已試之事可以期其將來之功復經實提  
督會議俱堪任使似應准從以勵將來為此合咨本  
部煩請裁酌具題施行庶人心知奮感恩益思圖報  
矣

撤劉綬 二十六日

一為倭情事本月二十五日據本部差回夜不收張  
經兒口稟本月初三有朝鮮亂民因無口食在客陽  
搶掠糧食有遊擊吳惟忠當即領兵渡河對敵官軍  
致有損傷等情據此看得取衷之道逆剿順撫方倭  
奴占據朝鮮則用兵以征進今彼退居海上遣將已  
來復屢奉

欽依敕不窮追賑則羈縻許令盡數歸巢上表乞封是  
堂堂天朝昭以大義示以至仁今議留兵原為朝鮮  
修葺選練本部節行但欲保守無事即為有功雖客  
賊以無食開出剿掠而密陽等處皆殘破無遺即剿  
掠亦無所得使惟患匪堅壁清野拒河為守逼張兵

勢彼必自退况節據副總兵劉綬稟抄行長來書中云賊徒有搶掠者已令官治之或誅之可也則知前報搶掠係朝鮮被脅亂民也結海濱值此冬月身無水口無食以致如此乃惟忠為將已又不審事機輕率渡河貪冒功級致傷軍兵况行長見遣其心腹小西飛等來此已稟復豈無所顧忌且安靜四閱月不敢生事乃值此嚴冬非其所利之時彼復動兵耶惟忠背違節制與天朝之信夫夷狄之心莫此為甚本當查處姑行申飭俾仰本官即便申飭兵惟忠及各留守將領務查節行修設選練事宜着實上緊舉

聖恩復國要錄

卷十二

十五

行營得仍前偷竊一二零賊以希報功其行長一枝聽差去宣諭人回話如果悖逆不歸許呈報本部從長計處以圖萬全不可輕進以冀僥倖仍查惟忠對敵緣由據實呈報毋得違誤

撤李如梅

二十七日

一為招安軍民事務訪得朝鮮被倭脅從軍民也聚西生滿左近地方欲隨日本倭奴不肯帶去欲還朝鮮又恐國王坐叛民誅戮已經咨行國王少寬法令責其歸順去後但恐被脅之人日久糧盡擾害地方擬合委官招撫俾仰本官即便會同劉副將查訪朝鮮

被脅軍民的有若干見今在何地方如情願回鄉行令朝鮮官員招送隔別道分郡邑安插若執迷不歸假倭擾害地方者定行盡數剿殺後悔無及若各官或有招安良法具由呈報

撤副總兵劉綬

三十日

一為計處被脅之人以散黨與以弭叢端事照得金山等處聚結朝鮮被倭所脅之人以衣食無措欲歸又畏國王殺戮往往假倭名色間出搶掠難節經本部移咨國王欲其開赦復發免死帖萬紙今本官廣為招徠但此輩終懷疑畏而該官陪臣又觀望不為

聖恩復國要錄

卷十二

十六

設處今照本部差官奉

旨宣諭行長退歸日本如果行長遵諭退去則海上惟餘此輩合應立法招撫庶便來歸俾仰本官如果行長遵諭退歸即先取行長結報要見金山原有倭衆若干陸續已過海若干今次過海若干海上有無仍留倭衆其節次作亂搶掠者實係朝鮮亂民與倭衆無干等情一面即具塘報到部本官即親歷金山一帶督同陪臣權保金命元等於亂民也結處所立紅白大旗各一面令通事廣為傳言曉諭如願歸投免兵士者立紅旗下即給免死帖收着營伍衣糧一體

支給如不願為兵願耕田里者立白旗下即給免死帖發各州府照舊為民再加賑恤復令陪臣大張國王開教告示斷不殺戮以安衆心仍務要多方開導招之使來以廣好生之德以一月為期不厭煩瑣三令五申彼衆既前無倭倚又海濱斷絕糧食計必樂歸如一月之後反覆曉諭不肯歸順者則是真為反叛天所不容許本官督同留守兵將該國陪臣衆兵戰殺首級准以倭級十分之三行賞此係不得已之事必須待行長退歸一月之後屢招終不肯至方可行此毋得聽憑各將士乘機希圖功級激之使變速

經累復國要編

卷十二

十七

行殺戮戮獲多命上于天和也本官詳慎施行

移朝鮮國王咨 閏十一月初三日

一為割割橫行速行議處以清道路事照得本部差官譚宗仁奉

旨宣諭行長退歸西生浦無非欲驅逐倭奴莫安王國別復留劉副總兵等將士一萬六千遠在大丘等處一應軍機全憑羽檄乃近據報稱譚宗仁水馬盡為盜賊所奪恐賊騎牛乃抵大丘其餘往來官役極為苦楚以至海上停息每為阻絕夫以天朝之官值此裂膚割指之日奔馳異域直赴海濱已不勝其苦

累乃使恐使其水馬盡被奪本部聞且王國當此維新正宜肅紀振綱安內攘外乃使劉劫橫行梗塞道路軍機不通往來遠誤大為貴國之患亟宜禁緝王其速命該管地方陪臣嚴加約束如遇饑民為亂設法賑恤如遇狂逞之徒設法擒捕其譚宗仁被奪水馬速為追究下落水馬給還本官為盜之人擒拿正法庶禍源可絕邦本可寧為此移咨請查照速行咨復萬勿縱寇養奸自貽伊戚

禁約示諭

初九日

經累復國要編

卷十二

十八

一為再行申飭禁約以昭法紀事照得本部差官守朝鮮誠恐差違往來員役并留守官軍於該國沿途館站地方騷擾屢加嚴禁不啻三令五申乃近訪得仍有肆意貪婪不顧法紀或需馬六七十匹駝載貨物及取夫六七十名者或雇買留守將領差出名色沿途需索供應牛馬者或沿途擅擄黃蓋私謁國王圖利者或狂道全羅富庶之地希圖多取供應者或借應付照身即需索馬駝貨生意買支米料者或原差牌票止於馬一二匹及逆則索牛馬積至一二十四匹遂為已任任意發賣者或失驢及倒死弱馬而勒好馬者或將陪臣駝馬一併強奪者或欲淫其婦

而輒生事端細鄉其夫以便已私者又各該官兵俱有行坐糧廩不為不厚此外又要重支齊整供應者又分布各處把截不肯自立排棚定要入城并占據人戶房屋以便接糧稍不如意輒加譴楚者夫朝鮮為倭奴推陷困苦至極近雖恢復而見議留兵防守糧食又復取給該國乃奸徒肆無忌憚于憲犯紀一示申飭為此仰各公差往來員役并留守官軍以後務要恪遵法紀仍念亡國新存不許復蹈前轍肆行需索騷擾如敢有照前違犯者許該管館站委官

總纂復國要編 卷十二

十九

及該地方陪臣指名呈報本部以憑即時鄉寧定以

軍法從事決不輕縱

檄劉應祺十一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先據都司呈送造完軍火器械文冊到部已經牌發分守道查盤去復屢催未報查得各項器械各衙門俱動馬價置造事完應送遼東撫院查收票仰本官即將節次收過各衙門解到一應軍火器械并硝磺製成火藥火箭委官造完輟棍鉛鐵子輕車麻牌等有備造文冊二本送部一留備照一

送遼東撫院查收毋得遲延

檄都司張三畏十一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票行張三畏將原收一應軍火器械運回江沿交付修養正查收去後查得各項器械原動馬價銀兩置造事完應送遼東撫院查收票仰本官即將劉應祺節次運到一應軍火器械并硝磺蓋道及戴朝并竄國龍解到鉛鐵子王憲將來解到鞭棍在平壤傳廷立收管者若干在劉應祺管內者若干運發修養正收貯江沿者若干務與原解數目相

總纂復國要編 卷十二

二十

同如有使用明白開除備細造冊二本送部一留備

照一送遼東撫院查收毋得遲延

與司火行書十一日

門下雄抱儒才海內人傑今幸共事東方得瞻光乾欣慰何已台旌東指御風而行某雖不得執鞭隨侍而懸懸之私儼在左右屈指計程想抵王京夫天語丁寧國王必在改弦易轍但積救之國勢難速化門下試察其君臣近來意向若何修守若何即留兵撤回可保萬金不神明炯照必得其真幸詳見示又歷覽封疆咨詠道路必有奇畫可裨外藩者更求示我

以便轉行臨諸神性不任依依

報石司馬書十二日

李滋潤孫文道口稟行長見住熊川又遠西生浦一百餘里乃海中小島也部兵亦不甚多東征之事似謂少竣矣 明旨必俟倭歸確報方許放歸但今倭處絕島又難驅逐况釜山舊為倭戶今必欲盡逐之是不但欲恢復朝鮮今日之疆土且欲并育十年之舊疆而復之也不亦難乎今當冬時且有劉綎留守料無他虞所可慮者在春間耳今某選校督督蓋松坐遼陽已幾三月供給艱難門下材官策士麀鹿糜費直指公視為贅疣事體不使無暇論矣三人袖手群居既無兵馬之權又無地方之寄反擔利害之責及至春來兵無可調餉無可徵萬一有警將何設施在督撫則日事屬屢尋漫不經心在某與提督實畫不當事權倘有疎虞難將誰諉是某欲竊席易奴而反為烏奴竊席矣其辜莫足惜竟何益國家事我為今之計不若放某回朝而以禦倭事出而歸顧冲老不然冗費於今日疎畧於春時非計也臺下幸留意焉

移本部咨十四日

一為預計防禦應敵之機以便專責以保萬安近准本部咨該本部題議撤兵緣由奉

聖旨是朝廷原以大義興師今既戰勝敵服又欲何求這所奏撤兵事宜俱係擬行大兵既撤除劉綎一枝暫留外其宋應昌李如松候有倭歸確報着便回朝以後一應防禦事務行該督撫官各遵照勅書用心料理毋得怠忽欽此備咨到職欽遵該職着得機貴先圖事宜畫一蓋自治之宜預也今倭奴雖畏威遠遁然終屬狡猾其心叵測朝鮮雖全國恢復然於屬破殘瘡痍未起故留兵分布全慶之間已四月有餘而行走等不敢狂逞朝鮮又見在修設則未必非留守之功也今大兵議撤矣轉盼冬深將及春汛猶倭奴知我兵已撤再犯朝鮮朝鮮必求救於我勢在倉卒聞而我兵尚在議處文移往來道路遠絕比應敵軍兵始行而倭中之事機已去矣 雖奉 旨行督撫料理然督撫以本職在未免有相碍之嫌總兵以提督在未免有觀望之意乃大兵已撤在本職與提督既無兵馬之權又無地方之任彼此遷延兩相稽遲倘春汛有事將何責成是又不可不早為之計者似應請為移咨督撫并備制各鎮守總兵官其

經年復國要編八卷之二

二十二

選鎮軍兵先為冰守其將管領某路軍兵若其將  
管領某路軍兵若于俱預行整點齊備無事則舊也  
住防第一遇有警則飛調令其分投禦倭或收朝鮮  
或防內地其前保亦照此冰定如邊兵不戰聽調則  
保協助內申飭令海防俱加意修守防禦如此庶以  
通待勞以靜待動將領得以責成海防可以無患矣  
為此移咨本部煩為查照遵舉併希咨示施行

檄王君榮十九日

一為優處効勞人員以昭激勸事照得倭奴遠遁西  
生浦等處恭順不擾雖出 天朝恩威遐布而遊擊

經畧復國事編入卷十二

二十三

沈惟敬宣揚曉諭之功實不可泯况出入倭巢已歷  
數次而今天氣沍寒不辭艱險毅然前往曉諭倭眾  
必欲令其盡數浮海具未乞封此其忠誠任事尤可  
嘉尚且據稟討官丁廩月糧銀向未領給情殊可憫  
合先優處給發以為任勞之勸牌仰本官即將惟敬  
并從行員從應得廩月糧銀照冊名數按月查給仍  
勳馬價一百兩給賞惟敬以慰寒月勞役之苦且示  
本部優待之意候事竣功成之日從優題敘具 奏

報石司馬書 二十七日

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李滋潤自京師至廣寧接手札  
欲以東事專委撫道為其請有還朝聖感即感本日  
得朝鮮權權保馳報國王云海濱各倭於本月初五日  
蒸食果糧盡數歸國亦美事也其報曰見某只待劉  
綬報至或臺下題允即便西旋也承諭沈惟敬事某  
前已將本官及家丁廩糧照其所開盡數給發仍加  
攜銀百兩屢次諭之盡心乃事完局之日另有厚賞  
首敘臺下亦乞移字諭之作速完結為妙餘不敢贅

檄副將劉綬 二十七日

一為經畧遼海軍務事案查已經牌行分守道動支

經畧復國事編入卷一十二

二十四

馬價實完董白布四萬八千疋花二萬八千勛運發  
劉綬管內給賞留守官軍一萬六千員名冬衣穿用  
具由回報去後查得前項軍士逃回事故甚多誠恐  
千把總管隊扶同冒領令再申飭牌仰本官即將前  
項布花停作一萬六千分見在官軍照名給散如有  
逃故扣在官關數呈報另候本部明文給賞毋得  
違錯未便

又二十八日

一為倭情事照得本官總制大丘九一應俟情軍機  
俱宜速便密探乘時傳報以憑隨機酌處乃今朝鮮

都元帥權懷恭報國王西生浦豆毛洞東來水等金  
山浦下龍堂巨濟金海等處倭奴於本月初五日俱  
已乘船回歸本土本部亦有稟報者而本官漫無一  
字馳報是果偵探無人而彼中情形有未知耶抑知  
之而不肯以輕泄耶事干倭情擬合行查牌仰本官  
即查西生浦等處倭奴果否盡數歸國的在何日浮  
海作速查明一面即具塘報以憑轉報本部以復一  
應事情務要隨時飛報毋得因循遲忽致誤事機不  
便

報石司馬書二十八日

經畧復關要編 卷一二

二下五

承臺下知遇東方之事倭來絲毫不敢有欺茲言倭  
衆尚多清正猶在蓋緣朝鮮亂民混雜其中與從辨  
之況朝鮮若臣借此以堅留兵留守將士借此以圖  
進剿故其說紛紛莫有已時設使諸倭尚在某何敢  
以此誑臺下也若清正一節李提督知之甚具向因  
行長歸諸關白將其家屬殺戮乃欲設降提督其事  
不諧復欲殺降劉綎以三不仁言之又不得諧後  
遂不知去向豈關門戶被家猶安坐此處為關白盡  
心者耶臺下試於書細詢提督則知言非少矣諸  
凡伏望臺下心諒勿為詭言搖惑此幸甚幸甚

崇失事將官疏 二十八日

一為查奉食功失事將領題已亟賜議處以肅軍紀  
事本年閏十一月初五日據副總兵劉綎呈稱十一  
月初二日據守慶州遊擊吳惟忠呈報倭與同朝  
鮮叛民犯搶安康等處糧食請發官兵防範隨發  
禹卿等領兵前赴其惟忠調遣與賊接戰折傷多於  
我軍雖有斬獲不敢報功等情又據提督李如松報  
同前事臣當即行查乃自遼至大丘往返五十餘里  
未據回報方准行聞於二十五日據邸報見本部尚  
書石 題覆山東巡按御史周維翰一本為傳聞倭

經畧復關要編 卷一二

二下六

奴殺傷川兵數多懸乞

聖明亟行經畧從實奏報事等因奉

聖旨是着便行與宋應昌從實報來欽此今雖行查未

報臣仰遵

明旨燕藏故不以所聞見者於實為

皇上陳之系照先該臣因倭奴雖已逃遁而金山舊有  
倭戶餘去條未未可測度全羅慶尚兩道朝鮮喫緊門  
戶防禦豈得不嚴故與提督李如松贊並劉黃裳等  
議留兵一萬六千副將劉綎總劉大丘其餘將領分  
守各有信地也劉全羅首尊於保守全羅也劉慶尚



者專在保守慶尚又節行各官止務修險練兵繕器儲糧惟以守為功不以戰為事切戒挑釁生事申飭不啻再三今據呈報前因該臣有得倭衆已歸惟行長一枝遠住海島自遣小西飛前來乞款安靜不敢生事已閱半載且值此嚴冬非被所利之時及又節據委官彭士俊自大丘稟稱倭衆不多欲戰並不生事又據防守慶州叅將駱尚志稟稱有朝鮮順倭亂民被虜日久歸來無着覓食燒掠疑或有之若陰蓄異謀假名作反實係不知不敢妄言又據副總兵劉廷呈報據遊擊宋大斌谷越稟稱同城沿海等處倭船並無踪跡熊川齊浦等處連五日烟火漲天將必歸渡外島隨該當堂審據劉綬差官李慶雲等供稱行長安靜原不搶掠朝鮮民因無口食在安康等處離慶州五六十里還隔一江搶掠糧食有防守慶州遊擊兵惟忠見得倭少暗自領兵渡江擄集與賊對敵賊衆傷多我軍亦被損失劉綬總兵聞之亦謂失智隨該副總兵劉綬揭報折傷官軍名數遊擊吳惟忠下官兵二百二十七員名千總陸承恩下甲兵四十九名叅將駱尚志下官兵二十四員名提調馬尚卿李為瑚下官兵二十七員名等情照得該

守朝鮮原因該國修設未備故暫留我兵為之實率光倭奴見在乞封安靜不擾奚可乘亂民蠢動輒為揚巢輕舉且安康離慶州既遠駱尚志與吳惟忠同守慶州今尚志稟稱亂民燒掠而惟忠獨報倭賊搶掠尚志安守不動而惟忠獨輕率渡江深入以致損軍最多明係貪功咎將誰諉劉綬職司主帥事得專制乃惟謂其失智而不能預為約束罪亦何辭叅照遊擊吳惟忠好大喜功寡謀輕敵驕殺無知亂民不足為武傷折遠成我軍實已損威本宜按以軍法第念隨征平壤開城等處率衆登城屢建戰功似足準過所當寬任者也副總兵劉綬當留守之重任布置雖無失策據將領之貪功鈴束似平久嚴但今金山一帶殘倭亂民退歛地方無事亦係防守之功相應量加罰治者也若臣奉命經畧處置非宜致有失事之愆難免不職之罪首宜罷斥以明功罪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臣首犯辭斥劉綬量為罰治兵惟忠先行革任其功罪俟臣查明議處庶當罰明軍令肅矣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三

諭示周九功 十二月初八日

一諭旗牌官周九功知之今東方之事殘倭遠遁海島亂民被創屏迹全慶修守除隘漸已就緒各營練麗兵稍似精強行長雖在亦無足慮矣且釜山然川一帶原係日本舊據之地其民皆係倭戶自弘治正德年間朝鮮已置此地於度外其志書昭然見在也故今倭遁於此是已歸其巢穴而與對馬島止隔一航倏忽來去誠難測度所以留兵防守全慶要台者恐其乘虛再犯也是今日留兵只可議增不可議減畧復國要編卷之十三

撤若留兵一撤則倭必復來朝鮮之人素高倭奴積威所劫一聞其來則心膽墮地矣誰敢抗衡未克前功盡棄且夫天朝救援初意所以本部不即奏凱西回而日夜與提督齎書等講求善後事宜務欲萬全以收完績耳本部素知爾忠勤知事且善調停用是特諭本官凡後應對內外員役務悉以此意達之勿得草率妄對致誤事機不便

慎留撤酌經權頭 初八日

一為屬國新復修設始行懲乞  
聖明慎留撤之議酌經權之宜定專一之任以圖萬全

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議撤兵緣由奉

聖旨是朝廷原以大義與師今既戰勝敵服又以何求這所奏撤兵事宜俱依擬行大兵既撤除劉綎一枝暫留外其宋應昌等如松使有倭屬確報者使回朝以後一應防禦事務行該督撫官各遵照勅書用心料理毋得怠忽欽此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懇乞

聖明獨斷以消彙萌以保疆圉事議將兵惟忠駭尚志谷繼宋大斌張應種鄧永和陸承恩劉崇政母永宣等留守南北官兵盡數撤回各鎮等因節奉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三

聖旨這所奏撤兵事宜俱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奏該本部題覆兵科給事中具應明一本為留兵既多傷經各未行奏報乞頒

明旨中諭嚴詰以杜欺隱等因奉

聖旨是這倭情傳報未確着使問宋應昌約在何日可以完事如果結一力擔當萬全無虞朝廷自當寬議論以資成功其或事有掣肘亦今上聖明白奏聞以憑裁處毋得延緩文吾誤事其餘依擬欽此備答到臣臣當即捧誦 諭旨遵行不暇何敢復有陳說且因朝鮮陷沒援師一舉 聖武布昭猛將效力東土

獻謀復已亡之國而還之舊君退方張之夷而驅之海外

皇上興滅繼絕之仁無可復加伐暴除殘之義於今而烈果如 聖諭亦以何求分宜乎本國而還本主聽本主而守本國留守我兵真出無為但臣竊念善始者期於保終國近者貴於謀遠臣請將日本朝鮮強弱情形留守封貢互用事體及搭當結絕掣肘責成焉我

皇上——陳之伏惟垂聽焉去歲關白突起海上狡馬於疆遣平行長等來直破朝鮮豈直利朝鮮計哉

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三

三

彼之居釜山慶尚之倭與朝鮮人婚嫁貿易歲及百十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若尚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清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之鴨綠江俱通西海直達遼遠係東諸處欲捷之以睥睨內地耳臣於前題暫留大兵防守驛中頗為明悉乃若朝鮮幅輿六千里地非不闊也八道三都民非不聚也然而倭奴一逞不踰月而全國傾陷者此無他良由該國君臣昏闇偷情詐偽不情無天險而不知修棄人力而不知練棄鉛鐵自然之利而不知用棄億萬黔首之民

而不知恤以致廢時失事國破家亡一至於此若日本諸倭視其君臣真猶几上肉耳特以

聖主之神武廟堂之善畫及我將士之用命畏威請封倭衆大勢久已過海止有平行長帶領部倭數千舟居熊川島中收歛安靜不敢生事者今已半載全慶諸將分守信地並無失事較夷至此可謂恭順若天朝之待四夷如天覆萬物何所不容哉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已矣與封此貢以蠲廢之有何不可但留守經也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失猶之留守形也封貢影也有形斯能有影無形則無影

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三

四

矣封貢之事臣方差官與之議論欲止欲請封即與之封封後二三年無事果可與貢另議與貢事體次第應該如是無庸論矣至如留守之事正今日所當亟為講求者何也蓋朝鮮與中國勢同唇齒非若琉球諸國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齒寒自古言之休戚與共是朝鮮為我中國必不可失之藩籬也故臣嘗謂朝鮮為遼遠保東喫緊屏翰全羅慶尚係朝鮮一國喫緊門戶此乃臣之實言非誣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全慶則朝鮮危矣夫守朝鮮則四鎮可保無事失朝鮮則四鎮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

為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尚則尤要也能守全慶是謂執簡御煩扼吭附背再或與封與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可乘反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從難縱使與封與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可乘適以動其窺伺之念用力既大為患不小無策也况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宜不待我之撤手畏威而遁衆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為之慮者臣與諸將士能遂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逐倭於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

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三

五

倭倭之化日必不再米能藉

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米之倭奴不能連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得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留兵防守封貢撫摩正欲倭奴之動靜修葺之完備方可次第為之非謂今日兵馬可得而遽然撤放也且近據報稱西生浦之倭焚燒林木整頓舟船大舉已去餘黨躊躇是倭情可坐而待也恭遊諸將如聯尚志之修築南原宋大斌之擊追鐵砲委官彭士俊之欲樹釘家陽副總兵劉紘之統訓練農卒與陪

臣尹根壽之招撫亂民皆見在分派督率舉行是修設亦可望而就也若遽撤之是謂半途而廢盡棄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後矣故謂朝鮮無關於中國則可謂朝鮮有關於中國既已拯之於初猶當護之於後全其終始乃可耳或者謂留守日久費餉不貲奈何臣復又有說焉蓋全慶東西二路所當防守者環統不過數百里若東保薊遼沿海周圍不下數千里全慶襟江阻海峻嶺崇山有險可據留守兵馬僅僅以數萬計若東保薊遼北方處處濱海而不似東南遼闊海岸率多平坦無甚險峻倭舟在在可通防守

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三

六

兵馬則當以數十萬計夫數百里與數千里孰遠而孰近孰易計與數十萬計孰多而孰寡一應軍火器械犒賞易糧供應支值孰省而孰費况中朝鮮津貼資助又當十分之三乎乘勢待時事半功倍抑何憚而不為乎且東夷心狡不似北虜心直東夷志狂不似北虜志淺况關白行長又係海上奸雄如去年平壤講貢即以大同江定鴻溝之約今歲王京講貢纔到釜山便有晉州全羅之犯變動反覆不可捉摸兵家謂知彼知己方可取勝

陛下試看此二奴何如人也烏可指定封貢認為全真

而乃拘泥執一以應之乎臣愚謂此二事要當隨機應變並行不悖可也若令偏乎留守適得吾體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常不可言也伏覲

明旨謂倭奴狡詐款而犯犯而又款使來只是羈縻使曲在彼豈有今日遂以悔罪為真通行撤備之理者愈加嚴謹毋得疎玩誤事臣仰窺

皇上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夷情兵法燭照數計曲盡無遺臣復何言臣祇仰承 德意奉而行之謹封議守經權難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服其狂狡思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慮不復國要綱卷十三 七

出萬全倭情完計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為無爾守全慶為非策退內地而有權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餘倭未去之時可撤於朝鮮兵練陰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臣自五月間與總督賈盡諸臣猶思海上一邊擊之節惟國王拘集水兵龜船截之於前我兵遂之於後以冀一逞不意朝鮮兵船終成畫餅且又大兵已撤調兵不應此計遂至不行又慮朝鮮新復難以自存故留兵一萬六千與之

協守復借封貢羈縻時日以為修設之計此皆臣等萬不得已而然要之非本心也況此一萬六千之兵中多有名無實臣方在清查求補足數豈可於欠缺之中復行裁撤至如近日提督李如松之選練兵馬兵料都給事中吳文粹之添兵增餉恩深慮喜俱為得策

陛下所當亟從責令着實舉行者也臣之私憂過計盡在於此是實不敢兩可支吾而有別說也夫智者慮事親在未萌忠臣謀國務殫心力僕臣今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是謂不忠不忠誤國罪莫大焉有如目前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三 八

諸臣將此留兵視為末務遽爾撤之萬一倭衆乘虛入犯朝鮮一國夾難居守待彼復據中國難免無事則四鎮沿海徵調兵餉恐不止一萬六千已也失策誤事罪有所歸豈謂臣等今日不盡言也更乞皇上察臣愚衷一意為國重無他賜將臣今張并李如松吳文粹所奏事情 勅下該部議撤務要照依臣等所請速行督撫諸臣及時整理應留守者留守應預備者預備以待來春汛期之用決不宜彼此遷延以致兩相耽誤也且今日倭犯止及朝鮮朝鮮郡縣非我土地幸願

皇上慮蹙陳利膚之患廓天覆地戴之恩援師一舉我武維揚破平壤收王京保全慶逐釜山而今已驅之海外夫全慶東西諸路若大丘慶州光陽雪谷各處要害我兵據而有之是我得其險彼失其利夫況金海熊川及西生浦等島皆在朝鮮海南邊域唇濱浩蕩倭往倭來孰得而知之倭國為薩朝發夕至孰得而禁之且自弘治正德年間已被倭奴盤踞慶尚居民且與僞構盡為倭戶已非一日該國志書見在可查非臣今日敢為詐說也臣與李如松劉青榮及將士人等嘗謂釜山等處猶我中國之虜地也全羅慶

經畧復關要編卷十三

九

尚猶我中國之九邊也

皇上試以九邊之虜視焉其大者若順義之捷豐羅卜首之捷河奎阿首之捷松山火酋之捷奔刺青酋之捷關平長昂之捷三衛皆離邊僅一二百里耳然中國亦聽之禦之初不能逐於陰山之北廣莫之野也恢復屬國已至於是臣等職業非為不盡防禦之事論乎常理當付朝鮮臣猶慮其君臣闇弱殘破至極必不能守全慶險隘必不可失守之則為朝鮮中國之大利不守則為朝鮮中國之大患故特留兵一萬六千與共居守非但保朝鮮實以衛中國也臣今遵

照部議道今遊擊沈惟敬再請倭營講諭封貢可則許不可則明白與之斷絕將留守兵馬之中有疲羸驕惰者悉盡撤回添發水陸精兵二三萬協助也列於全慶要害之間仍督責朝鮮修造戰船數百隻一應圖攻守之計如此則謹始且可保終懷外亦能安內萬全之慮計無出此正今日之所當必行而無疑者也雖然臣猶有說焉臣聞事貴責成權當歸一臣今以一卿貳提督以一大將贊畫以一部員既無兵馬之權又非地方之任寥寥客寄思欲何為况近奉明旨專委督撫料理臣等若復冗贅遼陽則督撫諸臣

經畧復關要編卷十三

十

以臣在未免有牽制之嫌總兵諸臣以提督在未免有觀望之意春汛伊邇意外之防將何以畫一也臣用是不避斧鉞冒昧再陳更乞

皇上俯察臣等實無規避情由特賜乾斷 勅下該部一併議覆容臣即為奏繳提督贊畫俱赴府部供職東方事務盡歸督撫使之一心整頓以防不測備憂臣等借此息肩推諉不令還朝仍當管事亦必使臣等居得焉之位極可致之權調兵徵餉率能自由不似今日仰藉於人臣等敢不一力擔當捐軀圖報務使經權互用賊犯難窺無虞未敢不敬有誤如

才庸劣厭任不堪亦乞

皇上奉養克斷罷臣歸里不宜使臣久妨賢路以誤國

事臣於此時荷蒙

聖諭猶或迷憊隱諱不直明言是臣延緩支吾欺君  
誤國倘至春汛有事臣罪何解故臣謂朝鮮全慶保  
守防護乃今日善後第一要着也倘再猶豫致有差  
池後悔無及臣僅據平日聞見真切者繪成圖說冀  
宸聰益特具送兵部兵科及各衙門當事諸臣按臣圖  
說奏揚一一請其悉心體訪玩索諱明庶知此地防  
禦各要圖要隘

卷十三

十一

愚幸甚

夙疾舉發乞賜罷免

初九日

一為夙疾舉發難前懇乞

主恩俯賜罷免以延殘喘事臣緣以蒲柳之資賦性極  
弱自幼抱怔忡疾病然自恃年少初不介意孰意老  
疾既久為患愈深自巡撫山東時火症陡作氣不能  
生臣已具疏乞休荷蒙

皇上存留尋叨內轉適會東事緊急命臣經畧臣於  
是時不敢愛惜已私以肩任使力疾舉行強勉視事

時值冬月遠地苦寒倭報頻仍兼程前進風寒已侵

膝理今歲二月初至朝鮮乃朝鮮風俗猶然習古也  
坐卧皆席於地加以春氣蒸騰當時作冷濕又侵  
肌髓更無所飲之水皆係海氣以致脾胃虛損比至  
夏秋諸疾會作時發眩暈而異國無醫徒自隱忍然  
是時正在用兵臣又不敢為餘生請告以懈將士之  
心稽緩遽延忽復歲暮冬寒策迫前病轉劇手足拘  
攣半身不遂共事之臣若李如松劉黃家皆親見之  
床褥呻吟淒其慘切竊思

皇上用臣以精力也而臣攬鏡血不華色夫使臣以筋  
經畧復圖要隘

卷十二

十二

骨也而臣解水形若槁木矣以此具自使以債國事  
而累

聖明伏乞

皇上憐臣病苦日深一時難以療理東事已就中非有  
可規避客臣將經手錢糧并一應事務奏報完日將  
臣亟賜罷免放歸田里倘不即指瀕危當與康衢擊  
壤之民歌咏唐虞太平之盛臣不勝籲天懇禱待  
命之至

恭報交代

初九日

一為恭報交代日期

有西還事臣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預計防禦應敵之機以便專責以保萬安事等因奉

聖旨是大兵盡撤宋應昌既難展布着與李如松俱取回但倭情變詐未可遽稱事完督撫官遙制不便顧養謙才畧素聞着星夜前往彼處相機料理務保成功駕初與他其薊鎮防虜事務暫令順天巡撫代管宋應昌仍候顧養謙至日交代回京其餘依擬欽此臣即遵奉

明旨於本年正月初九日至寧遠衛與總督顧養謙面會將現在錢糧留守官兵馬匹一應軍火器械等項經累復圖要編入卷十三 一三

及經累未盡事宜逐一欸分縷析俱已交代明白其平壤開城碧蹄三次戰功臣於四月間已經具疏題叙下部候勒着諸將士用封貢贖法退出王京咸鏡道兵救保全羅侯脫復歸釜山及劉綎等將領兵分守全慶等處要害經今半載有餘恢復三都八道歸還王子陪臣一應功績提督李如松業已具稿連前三戰功次併叙揭報到臣因留守封貢事未結局難以具題已將如松揭帖咨送總督顧養謙收貯俟乞封殘倭盡歸表文至日將有功將士一併題叙似為兩便臣今

錢糧逐項分別造冊完日併將 勅諭奉 應明公道早賜生還源日 十二年正月 為東征功迹當明西還病勢轉為惡乞

聖明昭公道以慰士心准生還以全殘喘事臣於本月初九日自寧遠衛與總督顧養謙交代進關途接邸報見戶科給事中包見捷陳世恩貴州道御史許聞造廣東道御史唐一鵬文章論摘東事失風聞官事言官職也臣何敢辯是非曲直自有公論臣又何庸辯但謂以臣一人之故而使兵將蒙士恢復成功乃至泯沒化為灰燼將何以慰今日東征將士之望亦經累復圖要編入卷十三 十四

何以激勸後來任事之心臣今病且至死有不能瞞目者敢以東征功迹為諸將士一昭雪馬伏惟皇上鑒察之案查萬曆二十年倭奴倡亂朝鮮歸吞七道肅穆三都將王子陪臣毀壞聖宗廟國王奔竄義州恭庶血膏原野其不為倭有者僅鴨綠江邊一埤九地耳勢何岌岌也臣與提督李如松贊畫劉黃裳等奉 命東援兵非素練器非預備旋至遼陽商同調兵置器誓師渡江幸仗皇上威靈將卒用命策士獻謀方其始收平壤如松同虎弟虎將身倡三軍以三萬餘烏合之卒



萬鴟張之倭斬級一千六百四十七顆童叟溺死者無算行長畏威遁回王京鳳山開城等處乘勝收復斬級一百六十五顆是時先用沈惟敬行講貢綏兵之謀我軍又當將勇兵強之會致倭克捷信非無據若碧蹄之戰提督李如松領兵數百哨探地形猝遇副將李寧等被倭數萬四面攻圍如松了無怖心率衆突入殊死以戰射斃金甲墜馬倭從擁哭其圍遂解楊元張世爵等調兵即至倭潰入城士馬雖有損傷然亦斬級一百六十七顆其餘中箭帶傷相繼死於王京者實數倍焉三戰三捷世所罕觀倭方欲膽

聖恩復國要典

卷十三

十五

懼而乞凍請封賁賞其時清正俘囚王子陪臣虎據咸鏡仍欲窺復平壤先是贊畫主事袁黃計遣策士馮仲璽金相等入說以危言聳動臣又遣遊擊宋大斌指揮趙應爵等領兵於益水綏山等處張疑設伏以懼之清正始畏而奔集王京然王京為國之都糧積甚富城堅足恃而群倭併聚勢難即下臣與如松黃策等乘其倭有懼心衷請將機就計復遣沈惟敬周弘讓胡澤沈思賢等議封議貢賂而出之倭奴雖離王京而全慶尤為要害不可不防奈同如松當遣副總兵劉挺李如柏李平胡李寧恭將駱尚志

擊其惟忠宋大斌等尾倭前進分扼大丘南原慶州等處險隘隨後復有星嶺之捷斬首三十五顆倭奴益知我兵有備不敢再犯全慶既保朝鮮始圖死去年七月留兵防禦至今八月餘矣而倭奴遠遁海島帖然安靜不可謂非防守之功縱有倭封殘倭尚未盡歸非如去歲端陽封域之中割據邦畿之內者比也金山熊川沿海一帶間有剽竊然止在海濱寂寥之所又多朝鮮脅從之人饑寒逼迫而然非如土倭衆大舉直入攻城略地狂逞荼毒者比也三都八道盡已完復王子陪臣悉皆歸還恢復之功竊謂至

聖恩復國要典

卷十三

十六

此亦已盡矣此皆事實實在毫無粉飾言言真切絕無誇詐况有朝鮮億萬人民所共知也隨征三萬餘衆所共見也往來公差貿易人等所共聞也臣於前次屢屢疏中陳說明盡歷歷可考而證也上有天日下有清議非臣與將士可得欺誑掩蔽之者且將士自入朝鮮將領奮勇捐軀士卒觸鋒死戰冬卧冰雪夏立暑兩日乏一食食無鹽味人間苦楚無以過之不過望一事完大者得官將小者得犒賞死者得優恤今乃遷延一年有餘毫未宥賜而議論蜂起視驅倭若揮蚊等血戰如撥毛不以恢復朝鮮為將士言

功且以殘倭未靖為將士加罪不以開闢疆倭為最  
宜衛法及以封貢為廢為議罪緣由且倭奴憑陵為  
國陰圖內犯豈不欲一舉蕩滅為快心事哉奈我僅  
僅三萬餘兵而欲費數十萬任倭於一擊其誰能之  
以故借封貢懸之誠以封貢當一奇兵用也乃言者  
又謂留兵未撤是朝鮮之事尚未完也諸將士何可  
言功豈知雖倭海外麗國山河宛然如舊恢復之功  
也留兵留將議貢議封來時修練保守之事也故臣  
屢謂該國君臣國弱至極無之殘破必難自存自去  
歲八月以來每具凱應將東事交卸督撫使之代  
為修守者亦以朝鮮未靖遠在華關唇齒而前遠諸  
臣原係該管主人既有地方之責又握兵餉之權調  
遣運用隨其展布誠與臣等空名客寄者不同譬人  
有患危疾者幾至不起而用藥醫治轉危迴生醫者  
事也危疾已去元氣大虧所賴調攝以全身命則屬  
於患病者之主人朝鮮今日之事願類於是該國危  
而復存臣與諸將士任之矣防禦保全責在督撫是  
恢復保守明係兩事奈何以倭情巨測為言欲併前  
功置之勿論不但無賞且欲議罰使使征將士傷心  
逆淚解體屏迹如此情形有非臣言所能盡述者也

臣不避鉅罰死衷焉於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俯憐將士血戰功勳驅馳日久 勅下兵部並行  
總督顧養謙惟倭倭盡殲將恢復有功員役應優  
異者優異應陞賞者陞賞先行查叙以酬將士之功  
若留守諸員役雖有一二前征續到將士名數不  
多須待功完另叙斯於事體人情兩為妥當何也蓋  
西征止復寧夏一城而東征將士首克平壤夫次復  
王京夫次保全慶金山夫如此功績數倍於西而猶  
不得獲一寸恩牽連遲滯如之何令人不與怨望乎  
日後國家有事又何以感動而使人樂於効用手臣  
今若不明言奏使露恩以致將士內有厭望外生怨  
言是臣誤  
陛下也臣負將士也臣亦何顏立於 殿陛之間抑又  
何詞以釋將士之憤若臣碌碌庸才因人成事既無  
汗馬之勞又乏運籌之能臣何敢言功該部不必叙  
臣臣斷不敢觀望且臣夙病轉劇人世幾何日念首  
丘惟知有去而已前疏乞歸荷蒙  
聖諭勉留今已遵  
旨交代扶病西旋勢日轉劇藥石難療更乞

皇上憐臣疾苦察臣愚衷 勅下吏部容臣將經

繕造冊完日併將 勅諭關防旗牌差官齊捧奏繳

即令罷歸靜養庶臣未死之日甘

皇上再生之恩臣與子孫世世頂戴臣昂勝祈望感激  
之至

三懇生還疏 二月初五日

一為兩事南竣病勢轉篤懇乞

聖明俯容生還以全殘喘事臣臣昂勝又患疾病茲因

驅馳異域水土不宜夙病轉劇萬不得已於上年十

二月內具疏乞歸荷蒙

聖恩准其回籍養病

聖諭勉留題與總督領養撫交代扶病西還自矢稱疾

無足報稱豈期造冊甫完前病愈篤蓋既苦奔馳動

火又復療理侵寒頭目眩暈半身不遂運動艱難延

醫視息爾臣血氣本虛勞思過度益致損耗以致肢

體虛麻至於如此非得林泉靜居安心調理必不能

愈臣每日試精神益衰嘗言良不為虛妄非旦夕藥

石所能療治有臣不自失一旦危劇雖死何益伏乞

皇上憐臣疾病不能親赴 闕廷 勅下吏部容臣將

造完冊事及原領 勅諭差官齊捧奏繳將臣即謹

罷歸靜養庶臣未死之日甘

皇上再生之恩臣與子孫世世頂戴臣昂勝祈望感激  
之至

疾篤不能回朝四懇生還疏 三月初六日

一為夙疾轉篤不能回朝供職懇乞

聖明俯容生還以全殘喘事臣在朝鮮日久水土不服

前病陡發於上年十二月內具疏乞歸隨奉

明旨宋應昌東征勤勞既有疾看回朝調理不准辭吏

部知道欽此臣自分爲勞又宜罷歸荷蒙

聖諭勉留不敢違背隨與總督領養撫交代扶病進關

日夕清查錢糧糾工造報尤冀臣病少痊遵

聖恩復國要綱 卷十三

旨回朝瞻拜 闕廷躬謝 恩眷臣思遺籍以來仰蒙

三朝厚恩無足報稱臣若無故何敢言去近復奉

命東征 溫綸寵錫至於再四臣縱有疾亦何忍求

去但臣素孱弱患疾已深勢實難愈且今東征功罪

屢奉彈章 旨下吏兵二部議實會奏臣係侍勤之

人豈可擅自入朝視顏就列當此之時正宜准臣回

籍以待東事之定如果無功臣即以身甘戮正欺

君誤國之罪倘有微勞乃臣職分當為原非過人之事

亦不應有尺寸之錄况臣向在行間每因人成事既

無汗馬之蹟又乏運籌之能臣實未嘗有功臣亦何

敢言功而妄生希覲如臣碌碌毫無建樹無以臣病轉篤人世幾何日念首丘惟知有去而已此臣懷慕懇懇哀鳴於

君父之前而不吝已於言也伏乞

皇上諒臣疎庸憐臣疾病勅下該部客臣將造完冊籍并勅諭旗牌關防等項事務差官齎捧奏繳臣回籍調理庶微臣殘喘藉是少延而朝廷法紀因而益振矣臣不勝祈望感戴之至

奏繳支存馬價冊籍疏十二日

一為經畧交代事宜查明隨軍支存馬價造冊奏繳

經畧復圖要錄八卷十三

二十一

事據贛憲兵部武庫司署員外郎主事劉貴家口蒙臣劉付前事遵依行提管理錢糧河間府通判王君榮將密雲天津薊州永平寧前分巡遼海各道并中軍副將楊元管理錢糧河間府通判王君榮各經收兵部原發馬價二十萬兩內密雲道四萬兩天津道三萬五千兩薊州道三萬兩永平道三萬兩寧前道三萬兩分巡遼海道三萬兩轉發分守遼海道楊元五千兩又將遼東巡撫衙門經收兵部續發馬價銀二十萬兩內轉發分守遼海道一十九萬七千兩山海關主事張棟三千兩又分守遼海道經收兵部欽

奉勅諭解發馬價銀一十五萬兩內一十萬兩海

州衛經收四萬八千五百兩山海關主事張棟經收

一千五百兩查覈得密雲道原收銀四萬兩支過銀

三萬五千一百七十四兩七錢四分五毫糧餉銀三

萬兩軍火器械銀四千九百二兩七錢四分五毫獨

賞銀二百七十二兩見在銀四千八百二十五兩二

錢五分九釐五毫天津道原收銀三萬五千兩已支

過銀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九分八釐一毫

四絲內薊州道奉文製造火箭差官領銀三千兩實

過物料銀三百八十二兩六錢七分五釐秤折銀二

十九兩七錢見在貯庫銀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六錢

二分五釐該道糧餉銀二萬兩軍火器械銀一千九

百九十九兩八錢九分八釐一毫四絲獨賞銀四百

九十兩該道并薊州貯庫見在銀一萬二千五百一

十兩一錢一釐八毫六絲薊州道原收銀三萬兩支

過銀七千四百九十四兩九錢四釐一毫四絲軍火

器械銀六千七十八兩六錢一分九釐七毫四絲實

補沿途倒兌戰馬銀七百七十九兩二錢獨賞銀三

十兩雜項支用銀六百七兩八分四釐四毫又還通

判王君榮借支銀六千五百五十九兩六錢一分五

經畧復圖要錄八卷十三

二十二

釐見在銀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五兩四錢八分八毫  
六絲永平道原收銀三萬兩內除五千兩給遊擊處  
金支放另款開造外實收銀二萬五千兩支過銀五  
千二百六十五兩四錢六分六釐三毫二絲五忽軍  
火器械銀四千六百八十二兩四錢七分五釐八毫  
二絲五忽稿賞銀五十八兩藥材銀一十二兩雜項  
支用銀五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毫見在銀一萬  
九千七百三十四兩五錢三分三釐六毫七絲五忽  
山海關主事張棟原收銀四千五百兩支過銀二千  
六百二十一兩七錢七分見在銀一千八百七十八  
兩二錢三分解永平道收貯軍前道原收銀三萬兩  
內解分守道銀七百兩又解發通判王君榮銀二萬  
四千二百二十六兩五錢三分五釐實收銀五千七  
十三兩四錢六分五釐支過銀五千四十九兩四錢  
六分五釐糧餉銀二千三百一兩三錢五分軍火器  
械銀九十兩九錢實補沿途倒死戰馬銀一千九百  
八十四兩雜項支用銀六百七十三兩二錢一分五  
釐見在銀二十四兩分守遼海道原收銀三十四萬  
六千一百七十六兩內指揮盧應登接解經歷顧台  
星原解馬價十萬兩折銀三百六十五兩六錢員

外稅以幽原解馬價五萬兩折銀二十四兩副總兵  
楊元領支銀一萬五千兩王君榮領支銀一十四萬  
九千六百三十四兩四錢實收銀一十八萬一千一  
百七十六兩已支過銀一十七萬八千八百三十四  
兩八錢三分四釐四毫糧餉銀四千八百三十一兩  
二錢軍火器械銀二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一釐五  
毫馬匹草料銀八百八十一兩二錢九分二釐四毫  
賞功銀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兩稿賞銀二萬三千九  
百三十五兩七分五釐宴賞出征官兵銀四萬五百  
三十九兩藥料銀二十六兩七錢二分雜項支用銀  
一萬七千一百一十兩一錢四分五釐五毫橋運分遼東  
寧道用過撥兵宴賞銀五千三百六十九兩五錢見  
在銀二千三百四十一兩一錢六分五釐六毫副總  
兵楊元原收銀二萬五千兩已支過銀二萬四千五  
百五十四兩四錢八分九釐一毫五絲召募安家銀  
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九兩家丁糧餉銀六千三十一  
兩六錢二分官員廩糧銀一千七百七十八兩八錢  
一分三釐一毫五絲軍火器械銀七百八十兩四錢  
馬匹草料銀二千二百四十九兩九錢七分一釐稿  
賞銀一千九百七十九兩六錢六分藥材銀三十五

兩八錢四分雜項支用銀二百九十九兩一錢八分  
五釐支剩銀四百四十五兩五錢一分八毫五絲文  
通判王君榮接管支銷海州衛原收馬價四萬八千  
五百兩內一萬八千五百兩轉發分守遼海道三萬  
兩發分巡遼海道見在俱無分巡遼海道原收海州  
衛存貯馬價四萬八千五百兩內三萬兩俱撥兵安  
賞全支訖通判王君榮四次經收分守遼海道存貯  
銀一十四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兩四錢二次收軍前  
道銀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六兩五錢三分五釐收楊  
元威全支代并扣還各項銀四百四十五兩五錢一  
釐五毫復關銀六卷十三  
二十八

分八毫五絲收關州道銀六千五百五十九兩六錢  
一分五釐實收銀一十八萬八百六十六兩三錢  
二分五釐三毫五絲支過銀一十七萬六千六百五  
十六兩一錢五分八釐三絲後次 銀賞銀五萬一  
千三百二十九兩八錢官員廉價銀一萬四千一百  
八十二兩五分三釐三毫三絲召募安家銀一千三  
百八十二兩糧餉銀六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兩九錢  
二分馬匹草料銀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七兩六錢四  
分五釐軍火器械銀七百八十八兩一錢三分六釐  
五毫犒賞銀二萬三千五百七十兩五錢四分二毫

出征軍賞銀七十三百六十三兩五錢五分撥兵安  
賞銀二千九百六十五兩九錢藥材船隻銀五百四  
十四兩六錢五釐雜項支用銀五百九十九兩八錢  
見在銀四千二百一十兩一錢六分七釐三毫二絲  
外各官扣還逃故軍丁行糧犒賞安家倒死馬匹料  
草重支實賞等銀二千三百一十五兩四錢四釐一  
毫五絲俱另項收貯羨餘銀五十七兩總計前後解  
發領收銀六十五萬兩除 欽賞十萬兩另開報  
外應支銀五十五萬兩除經歷顧台星解銀秤折三  
百六十五兩六錢員外稅以曲解銀秤折二十四兩  
實收銀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一十兩四錢通共用過  
銀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兩七錢二分五釐六毫  
八絲五忽支剩見在銀六萬一千四百六十八兩六  
錢七分四釐三毫一絲五忽羨餘銀五十七兩已動  
者給散明白見在者的係實數遵照開款式分別  
各營將士數目順序月日造完文冊具由呈繳到臣  
據此奉照先該倭犯朝鮮內地震驚臣奉 命經界  
防海禦倭軍務隨奉 勅兵部右侍郎宋應昌近因  
倭奴陷沒朝鮮謀犯中兩處撫李松之奏報并我邊  
吏之上聞事屬不恭罪在不赦雖曾申飭督撫鎮道

并添設練兵閱兵諸臣猶恐禦倭防倭難於兼濟盡  
地分守周知同心今特令爾前去剿遼保定山東等  
處經畧防海禦倭軍務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防  
守要害修築墩臺督造戰船多儲火砲鼓舞士氣審  
察倭情一應戰守撫剿悉聽隨宜處置兵馬錢糧隨  
宜調度司道將領隨宜委遣應與總兵官計議者從  
長計議而行勿執成心期利爾事鎮巡以下悉聽節  
制文職知府以下武職將以下有怠玩畏避應等  
問者徑自拿問應恭治者從重懲治務求將勇兵強  
戰勝守固倭奴敢為西犯大軍先挫其鋒如其畏威  
經畧復爾要綱 卷一三 二十七

邊將亦當嚴兵慎守務以一倭不入為功從前防禦  
事情有處置未妥者悉聽爾計畫方畧以圖善後勒  
內開載未盡事宜悉許便宜區處應奏請者奏請定  
奪事寧之日具奏回部各鎮文武將吏及管糧官分  
別舉劾爾為重臣受茲特簡宜竭忠殫慮羅武宣威  
使盡茲小醜伏斧鑕於天朝景爾朝鮮何州據於上  
國膚功克樹露布早聞斯稱朕委任之意爾其欽承  
之故勒欽此當准兵部咨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該臣題前事本部覆奉  
欽依議發馬價二十萬兩分發各兵備道收貯聽候支

用又該兵部題為使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萬分可  
虞懇乞

聖明早賜議處以伐狂謀以圖治安事隨奉

欽依續發馬價銀二十萬兩差委本部辦事進士張三  
極押解一十萬兩經歷顧台星押解一十萬兩俱付  
遼東巡撫衙門交割專備募兵等項支用續准兵部  
咨為欽奉 勅諭事司禮監太監張誠等於會極門  
接出 勅諭東征將士項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歷  
遠惟東人後后之恩通切內地震薄之慮肆彰天討  
授鉞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不避艱險先收平  
經畧復爾要綱 卷一三 二十八

壤再據開城朕深嘉爾等之功乃望克日蕩平大加  
陞賞茲聞天時漸熱水潦不收賊眾尚多城守方圓  
重念爾等懸軍深入急難全勝饑寒暴露疾病死傷  
勢所不免朕用是痛心流涕卧不安寢已令所司亟  
發銀十五萬兩齎赴軍前從宜犒賞優恤仍一面行  
山東等處召商糴粟方舟而下一面行浙江等處徵  
兵選將分道而前務使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  
守早夷大寇永靖邊疆爾等尚亦宜體朕遠懷勉圖  
報稱垂功名於竹帛流福祿於子孫欽哉故諭欽此  
兵部隨發馬價十五萬兩差武選司員外祝以函押

解五萬兩接解海州衛收貯車駕司主事賈維翰押解十萬兩分守遼海道收貯俱聽候臣從宜賞功優恤等用節據督憲各道詳議救援屬國必資兵馬器械而召募實造勢不容緩臣即批行副將楊元召募家丁八百餘名每名議給各安家銀六兩日支糧銀六分又行各道置造軍火器械以備征進隨征官兵各每日准給廩糧工食銀不等俱照技用之日起委官充領寺馬二千三百二十七匹每匹日支料草銀三分臣於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渡江自入朝鮮查得三營軍士各支餉司鹽菜銀三分以恤遠征而臣標下隨帶員役以無征戰之勞不准鹽菜續據通判王君榮呈詳隨征寺馬朝鮮雖有本色料草然每短少不得充用馬匹倒死日多且本部升費重標下各員役不時差往剿邊等處公幹所騎寺馬不支草料乾銀馬匹無由食用等情臣批行贊畫劉貴榮查議准給臣復行既支朝鮮料草又支馬乾似應扣追而贊畫呈稱三營軍士俱支餉司鹽菜而不支乾銀在寺馬止給草料乾銀而不支鹽菜實足相抵臣因以標下書吏人等及署中軍官王承恩族鼓官張九經下家丁並無差違俱不准乾銀管理任候

錢糧通判王君榮及賞功經歷陳勳下家丁間有差遣量給乾銀十分之三去後及今事竣復行贊畫各道將前馬價截止督同通判王君榮逐一查覈銷算有無出納明白開列款目前總往撤扶順月日開寫官丁及銀兩畧節數目備造文冊以憑具奏去後今據前因為照前項馬價或以安家或以行糧或以料草或以犒軍或以賞功或以置器或以優恤或以藥材總計共領馬價銀六十五萬兩除欽賞十萬兩另冊開報外應支銀五十五萬兩除經歷顧台星解銀秤折三百六十五兩六錢員外祝以幽解銀秤折二十四兩實領銀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一十兩四錢通共用過銀四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兩九分五釐六毫八絲五忽支剩見在銀六萬一千四百六十八兩六錢七分四釐三毫一絲五忽羨餘銀五十七兩查得原發山東海防道實糧銀五萬兩除陸續運發外見在米豆一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石六斗六升零又寧前道糧買糧餉銀二千三百一兩二錢五分原因比時兵馬方在調集而遼海一帶人民將米豆俱往關西運賣仍恐軍多糧貴接濟不前臣特發銀該道今照依時價收糴以備匱乏今見存貯該道



聽餉司支用照價補還又行各道勸銀收買硝磺實造明火毒火等箭飛虎霹靂子母等炮大小鉛鐵子鐵簇恭等軍火器械銀共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五兩六分四釐六絲五忽俱經造完進發遼東都司張三畏轉發軍前聽用及查火藥火箭已經量用其餘俱仍運回遼東都司收貯馬價雖已支費而原物皆係見在繁傑禦庫均可取用朔州道原領天津道收貯馬價銀三千兩除見在銀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六錢二分五釐外其餘所買硝磺箭桿等項俱見貯該道如地方有事聽便取用補價原價副將楊元升各

將家丁行月二糧及寺馬草料乾糧共六萬三百餘兩俱該餉司給發今皆於馬價動支標下餉銀家丁五百名騎獸馬四百八十七匹原議草料餉司支給朱有戶七兵三之例今管餉主事艾維新止各量給而前馬仍於馬價內每匹日支銀一分約共支銀六百餘兩又奉將周易下并復州管哨丁支過鹽菜銀四十一兩八錢似俱應戶部補還又調朱宣大山西各鎮官兵沿途倒死戰馬已於所在營衛查明對給該道申請批允動支馬價補還共計二千七百六十三兩二錢但所給馬匹用過銀兩應否扣抵該鎮年

例是馬價見在者雖止六萬二千六百九兩零以前項見貯糧料器械等項并副將楊元各將家丁行月二糧寺馬草料乾糧計共約有一十三萬四千八百餘兩應行餉司補還并見在銀六萬二千六百九兩二錢零及買補戰馬銀二千七百六十餘兩應抵年例各係見在之數俱可作實在之銀是所餘馬價尚有二十餘萬并給過首級銀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兩後次欽賞銀五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兩八錢共銀約三十三萬五千餘兩而臣軍前所用者實止二十一萬五千兩也今已支者查皆明實見在者收貯各

道官庫及一應糧料軍火器械俱經造兩交付總管顧養謙經管伏念兵部原發馬價惟俱軍前支用然構節出入則臣職攸司故軍興應用者臣固不敢刻削失朝廷鼓舞之意法不得支者臣尤不敢廢濫昭邊臣欺罔之弊臣今逐一清查聞有冒領家丁安宗亮趙之收條充軍人犯陳邦哲係為事立功今俱以原官名色食糧亦干冒濫是宜併行查究者也若各項糧餉諸冊事干重務尤宜清楚伏乞 勅下該部於廷臣中選差精明公直官一員乘今收領支銷

經手員役俱各見在未散將臣出納錢糧對同冊卷逐一查覈明白并將王宗堯等一併勘究所據前項支存馬價既經督委官查明相應造報為此今將造完馬價支存各數目理合具本專差指揮鍾大成親齎進繳謹具奏 聞

奏繳

欽賞冊籍疏

二月十一日

一為經畧事竣查明給散 欽賞數目造冊奏繳事 據督軍兵部武庫司員外郎主事劉黃裳呈蒙臣 劄付前事遵依行據管理錢糧河間府通判王君榮 將本官經收原於主事黃杰解到兵部欽奉 初諭

經手員役俱各見在未散將臣出納錢糧對同冊卷逐一查覈明白并將王宗堯等一併勘究所據前項支存馬價既經督委官查明相應造報為此今將造完馬價支存各數目理合具本專差指揮鍾大成親齎進繳謹具奏 聞

奏繳

欽賞冊籍疏

解發 欽賞銀六萬兩經歷王國芳解發薊州道經收 欽賞銀二萬兩天津道經收二萬兩共銀十萬兩查覈得王君榮經收六萬兩外羨餘銀三百九十兩交兌解官王通轉發督軍員外劉黃裳秤折銀二十五兩五錢餘次給散過五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兩四錢實員外劉黃裳放折銀一十九兩七錢見在銀五千六百二兩六錢內除已交代銀四千兩實銀薊州道經收二萬兩奉文給散過銀九千四十七兩九錢見在銀一萬九百五十二兩一錢天津道經

收二萬兩奉文給散過銀二萬兩見在俱無通共給散過銀八萬三千四百四十五兩三錢見在銀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四兩七錢除已交代四千兩實在銀一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七錢其各官扣還事故軍丁 欽賞銀四百七兩另項收貯羨餘銀三百四十八兩八錢已動者給散明白見在者的係實數遵照劄開款式分列各營將士銀兩數目其各將士花名已於馬價冊案賞款內備開造完文冊具由呈繳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為欽奉

聖諭事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於會極門傳奉

經手員役俱各見在未散將臣出納錢糧對同冊卷逐一查覈明白并將王宗堯等一併勘究所據前項支存馬價既經督委官查明相應造報為此今將造完馬價支存各數目理合具本專差指揮鍾大成親齎進繳謹具奏 聞

奏繳

欽賞冊籍疏

聖諭朕見入冬以來天甚寒寒患及禦倭各邊并招募官吏軍丁人等水糧薄少又臨水面愁苦東餒朕甚憂念着太僕寺便發馬價銀十萬兩該部選差廉幹主事一員解付經畧宋應昌處給散務使均霑實惠以體朕恤勞至意欽此本部隨差職方司主事董杰劄行太僕寺動馬價銀十萬兩內六萬兩發遼東二萬兩發薊州道二萬兩發天津道收貯聽臣犒恤將吏人等支用隨該臣行賞實員外劉黃裳提督李如松查議 欽賞優恤等則各隨管查照支給其陣亡官軍特加優厚指揮每員十兩千總每員八兩把

總每員六兩百總每員五兩武舉每名四兩軍士家  
丁每名三兩各峇開花名銀數解發各巡撫衙門查  
照給散各親屬支領薊州天津二道所屬防海軍士  
亦行量給及行實畫轉奏通判王君榮將前 欽賞  
銀兩逐一查覈銷算有無出納明白開列款目前總  
後撤開馬官丁及銀兩畧節數目備造文冊以憑具  
奏去後今據前因馬照前項 欽賞銀兩係

皇上浩蕩鴻恩必士卒均霑方為實惠今已將各鎮鐵  
調召募南北水陸主客將吏軍兵人等先到者照名  
先賞後到者照例留給陣亡者查明優卹薊州天津  
經不復開要編八卷一三

二道防海軍士留撤又近不同亦俱查明量給以海  
聖恩總計發臣軍前 欽賞銀六萬兩外羨餘銀三百

九十四兩給散過銀五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兩四錢

除通判王君榮交兌解官王週轉發實畫員外劉黃

榮拜折銀二十五兩五錢實畫員外劉黃榮放折銀

十九兩七錢見在銀五千六百二兩六錢除已交代

銀四千兩實在銀一千六百二兩六錢薊州道經收

欽賞銀二萬兩給散過銀九千四十七兩九錢見在銀

一萬九百五十二兩一錢天津道經收 欽賞銀二

萬兩給散過銀二萬兩見在俱無通計給散過銀八

萬三千四百四十五兩三錢見在銀一萬六千五百  
五十四兩七錢除先交代銀四千兩實在銀一萬二  
千五百五十四兩七錢羨餘銀三百四十八兩八錢  
已散者查皆明實見存者俱已交代總督顧承諒核  
管伏念

皇上垂憐將士寒苦特發帑銀賞恤然給散均平使人  
需實惠則臣職攸司故隨征及防海陣亡者臣固不  
敢刻削失 朝廷賞恤鼓舞之意法不得與者尤不  
敢廉濫蹈邊臣市恩欺罔之弊所據前項支存 欽  
賞銀兩既經實畫委官查覈明確相應造報為此今

經不復開要編八卷一三

將造完 欽賞支存各數目理合具本專差精詳

得保親齋進繳謹具奏 聞

恭進海國倭物疏 二十日

一為恭進海國并敵倭物以彰義師以備採擇事臣

奉 命經畧之初倭患孔熾籌輸戒嚴而屬國望稜

甚急臣以為居重斯能馭輕安內方可據外隨歷天

津薊鎮以及遼左乃山東又臣舊撫之區是以四鎮

海防籌畫諮詢頗詳具題責成司道將領修舉而繪

圖貼說一節臣復行各官務期詳盡俾安原擬事竣

進呈及朝鮮雖稱內附終屬外藩以故全國海圖知

之者鮮臣自入其疆即為講究凡足之所履目之所  
視圖之所載與土人之所陳說者無不與贊畫員外  
劉黃裳考求商議始得其真於是併四鎮合朝鮮東  
西南北之海總為一圖分四鎮附朝鮮水陸險要及  
山川未歷各為一說固不敢默識以銜可亦不敢牽  
扯以惑聽今臣當奏繳之期例應恭 上以備

聖明披閱又臣於去年正月內平壤等處將士奮勇血  
戰當陣斬取倭級奪獲倭刀使馬等物除倭級解發  
遼東巡按御史查核刀馬應解驗者解驗應給軍者  
給軍隨該臣行令提督李如松等於內揀選倭刀十

餘不復回呈編

卷一

柄倭馬二匹及本年十二月內該臣行至廣寧據倭

酋小西飛彈守於本月十九日前來謁臣乞封呈送  
平秀嘉行長三成吉繼長盛五將刀銃盔甲且復稟  
稱關白降表具送倭營已又飛將今日見復行長等  
聞知表文即來不敢遲滯等語臣以其來意至誠謹  
言真切即時收受俱令廣寧司道公同查驗隨即具  
題訖其刀器除不堪者不敢進呈外於內揀選金鞘  
長柄刀十柄馬銃二門紅鐵盔一頂鐵下領一箇紅  
漆皮甲一領黑鐵盔一頂鐵下領一箇黑漆皮甲一  
領以上海圖刀馬等物俱各整齊見在今臣當奏繳

之期例應恭進庶上以昭

聖明神武之威下以見將士血戰之苦而島夷今已革  
面亦可識其歸心誠不當拒絕之已甚也除臣跪投  
通政司轉奏其海圖夷器等項謹差指揮晉三錫赴  
會極門齋捧跪呈伏乞

皇上俯賜鑒納臣不勝祈禱冒昧悚懼之至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一

經畧復國要編十三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四

奏繳

勅諭符驗事

四月初十日

一為進繳

勅諭符驗事 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

日臣欽奉

勅諭經畧顧遵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

倭軍務臣即前去劉遠等處欽遵

勅諭內事理將

各鎮防海事宜通行申飭隨宜調兵置器渡江救援

朝鮮今已交代事竣及將節領馬價併 欽賞銀兩

造冊奏繳訖所有原領關防一顆并 令旗今牌各

十二面副俱送兵部轉送禮工二部另繳謹將原

奉 勅諭符驗理合具本專差指揮親齎進繳謹具

奏聞

乙

計繳原領 勅諭一道

達字三百三十九號 符驗一道

辨明心迹 十二日

一為孤臣去國心迹當明懇乞

聖慈特賜查核以昭公道事伏臣荷蒙

皇上俯憫疲病難支業放回籍調理目今奏繳事竣即

當與疾南奔自此休棲猷猷希延歲時一息餘生皆

出恩賜分宜絕口東事一聽國是主持弟緣封貢群

口論臣有謂無功有謂有罪有謂欺誤有謂奸邪有

謂用賄媚倭有謂屢催求未有謂諂聰和親不肯主

戰有謂就延封貢推非已出有謂當戮有謂當誅者

連章累牘洗垢索藏臣不敢曉曉宣辯誠以仰賴

皇上日月之明與今時後世自有公論在也惟是用賄

媚倭則干錢糧屢催求表則關國體諂聰和親就延

封貢則係國是均非細故臣病且回籍今不明言請

旨查核則羣疑終於不解臣心何由得明是萬不獲已

而衷訴於

君父之前伏惟

陛下垂察焉頃因倭陷朝鮮請援孔棘遽左轡輔惠在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四

二

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也當其時大將朱到兵馬未

齊勢糧未集器械未備時日逼促百無一有乃晝夜

督催分投料理始有頭緒至十二月初八日提督李

如松自京至遠一力主戰與臣同心故遂督師渡江

深入異域克平壤收開城大戰嬰歸箭射金甲調兵

南原得保全羅恢復三都八道者實將士如松等血

戰奮斬之功退威鏡復王京歸釜山迄今不敢西犯

者亦策士沈惟敬等聽廣間諜之累麗國山河宛然

如舊臣等職業非為不盡而議者不諒謂臣捐二十

萬四十萬金賄倭使退夫所謂賄倭者非帑帛即金錢絲綢數百車金錢數百索千里輸運萬目昭彰非隻手所能掩藏也且朝鮮幅幘五六千里土地物產頗稱饒富倭奴一旦竊據乃肯舍之不為已有而顧受臣數十萬金之賄倭雖至愚不如是也藉令臣以二十萬金賄倭經畧衙門並無別項措處勢必取之馬價總計節次解發并欽賞銀共六十五萬兩除三協并防海官兵欽賞二次共用銀一十三萬五千七百六十五兩零給賞三協首級銀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兩不寡外山東雜糧糧料銀五萬兩寧前道

三

經實撥餉銀二千三百一兩三錢五分各道派買補  
黃置造軍火器械銀共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五兩零  
需州道置造火箭物料銀三百八十二兩零俱見貯  
各道副將楊元并各將家丁行月糧及寺馬草料乾  
銀共六萬三千六百餘兩副鎮家丁騎駝馬匹補支  
料草銀六百餘兩恭將周易下并復州營哨丁支過  
鹽菜銀四十一兩八錢俱該餉司補還買補沿途倒  
死戰馬銀二千七百六十三兩二錢銀花匠疋等項  
及各官扣還事故軍丁等項銀三千餘兩支剩見在  
銀七萬九千一百六十餘兩以上各項俱實在之數

皆可作見在之銀是所餘馬價尚共約銀二十三萬餘兩而軍前如官軍庫糧犒賞等項支用實用銀止二十一萬餘也若以此數蠲倭則臣軍前所用何物以四十萬賄倭則餘二十萬兩又出何處覓收支有官關銷有冊種種條析無容分毫可得假借虛冒者新近造報奏冊可核而見也所謂求來和親臣查自經畧以來為封貢而奉有

明禱貢始末一瓊節奉

經學叢書 卷一 四

王守仁傳鄒東作遂傳喻宋應昌許其土表稱臣永  
屬國仍遵舊免其入貢以防內地奸民勾引生事  
此又於本月十八日本部題為東病愈請移推  
等事奉

聖旨昨有旨待倭奴盡數歸巢仍取有裨臣服永無  
侵犯表文許封不許貢朕自定計何畏多言欽此臣  
查款貢一事臣實借此贖倭平壤之克王京之出登  
山之歸雖藉將士策士之力而兵不厭詐亦每用此  
著而陰助之兵機宜密難向人語人每不識而議之  
臣於未復王京以前臣實未曾題請封貢也倭在王

京乞款臣燦言之然臣止是請封未曾請貢但惟敬至遼陽時督畫主事袁黃曾言倭中人有指封貢為和親說話臣與黃畫劉黃蒙大駭面折其非袁黃不悅遂條陳征倭有十不利之說此二十年十二月初聞事也當時劉黃蒙亦曾言能行吾之所明不行吾之所疑戰者吾所明也封貢吾所疑也臣是其言一意主戰守之事封貢一着置之不論迨十二月初八日提督李如松到遼陽臣即將所調各鎮將領兵馬標下征倭將丁弁沈惟敬等及置造一應軍火器械檄行李提督盡數統領節制仍行牌與提督將惟敬

經奉復關吳廟八卷十四

五

拘禁防範不許進修營港滿軍機屏牆見經云數年寒有正月八日之捷若云臣不主戰則打進軍火器械拘留沈惟敬在標下不許復進倭營果何為也况臣於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曾具主戰一書達輔臣王錫爵趙志皋張位本兵石星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各有回書以臣言為然諸臣俱在

陛下可召而問也臣之書稿見得可取面覽也嗣後本兵於本年九月十六日驟亦言經畧陸遠臣書倭將雖願退平壤然實輕我若不大大創復効難收臣亦是之等語人可證也臣始終用兵力戰即後設計謹封

並不講貢先停議如和親乎臣昨面諭小西飛云如果真心向化畏懼 天朝只許一封若入求貢違封不允小西飛叩伏不起只討 天朝一封臣許既然真心向化待表文一至替爾上本求封西飛叩頭此在廣寧當堂公言難掩大小官員及跟從人役之口且今西飛不日到京而臣差官如沈惟敬孫文道楊安李勝等李提督差官如譚宗仁王自強等皆親入倭營與行長觀面講封俱各見在可審也至於催取表文臣因奉有許封

明旨兼有本部咨文故臣屢次差官詣營宣諭不過數經奉復關吳廟八卷一四

六

楊

聖旨傳達邵文使倭上表乞降受封歸國以完國事如言者所開賄賂私求之說若耽延封貢倭於去年七月進剿金山復據全羅此時倭情尚在反覆豈敢輕信輒上封頭須待表文已到查果恭順飛首面稱委無別求纔可代彼上本摺封近聞關白表文正月二十三日出金山倭營三月初四日已至遼陽而總督顧養謙稟請封貢果在表文已至之後耶抑未至之前耶如果表文一至只討封號臣請且與之封使其歸國貢則封後二三年視其順逆若何另行議處

此臣題請初意也。題此寧息，仍催劉健急督朝鮮君臣上緊修守以防後患。如是而後復有事，臣願一身擔當，不敢推諉。倘今節外生枝，與臣原題不同，則與臣無干。夫臣今若不明言致後事，體有誤，臣心不明。臣罪何解？當時臺省諸臣交章論臣，臣不敢辯者，謂全官之體宜爾也。而言官之中，豈無公道？了暢此事機者，哉朝鮮為我國喫緊藩屏，全慶為朝鮮喫緊門戶。此臣屢屢言之者，其他瑣屑之事，臣俱付之公論，不敢喋喋。置喙多為辯說也。伏乞勅下兵部覆查臣經畧之時，有無用財賄俟有無催求表文有無。應是復關要綱八卷一四

取用錢糧是否肅和謀戰是否對實，延逐一查數明。實其奏有則臣甘斧鉞之誅，以為欺罔者之戒。無則臣之心迹得明，臣雖抱病，踰伏生有餘榮死亦瞑。目臣不勝激切禱天待命之至。

朝鮮耆老參錄軸文

朝鮮國平安道定州牧耆老士庶軍民人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再拜獻片

欽差經畧副遠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加一品服兵部右侍郎大老爺台座。伏以粵共育維綱，壤分治聲自太師久被東漸，海晏波恬不識堯鈴。

秦越升服跳梁朽木，蜂蠆有毒。要我假途觀覬，案區謂天可誣。嚴辭斥絕，凜若霜雪。吾王忠烈，羊狠狼貪，恣視耽耽。薦食於南邊，將敗鯢生民。蕩折焉魚為肉，捕遺西土稅駕無所。葵忱益固，惟我天子明見萬里，豈容封豕元戎推轂相度米錢。天威咫尺，緩帶柳營。牙門畫角，萬馬無聲。指揮諸將風霆震盪，盈白羽在掌。碩爾某城鐵壁如屏，巢窟已成。天兵躍入，火星叢集。腥薰幽繫，勢成破竹。進蹙松岳如振其穽，元氣駭散。卷甲鼠竄，夜涉江漢。匪疾匪遲，亦正而奇。處置得宜，莫民榆塞。沈兵炎海，功存萬代。繫公未至，如暮之累未墜。於地妖稜既豁，若育之剗快觀。天日山河，依古再造。區宇公義父母，優游暇息。仰事俯育，是誰之力。公勿過聽，使

應是復關要綱八卷十四

八

我涕洟東民具依伐石治金，豈盡德育刻在吾心。

朝鮮耆老參錄軸文

朝鮮國平安道義州鎮耆老士庶軍民人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再拜致詞於

欽差經畧副遠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加一品服兵部右侍郎大老爺台座。伏以威鳳先親之快事，仰瑞世之儀。泰山不足為高，獲見曠代之績。



鴻名可勒於鐘鼎盛烈宜被之管絃念我東土舊  
鎮實爲上國保障二百年不知兵革恃 天威而  
無虞十三代恪守封疆荷

皇恩之既渥何圖匪茹之醜敢與無故之師要以假  
途此言美爲而至求我剋地克謀莫測其端嘗嘗  
難之不期奄楚氛之甚惡痛爪分於縣域舉舊都  
爲墟爲灰詠葛謠於荒丘非大邦誰因誰拯賴父  
母之孔遺 命元戎而徂征恭惟經夏老爺淵源  
聖賢事業經濟憂國奉公安得如祭征虜奮推廊  
廟之姿運籌決勝吾不及張子房獨蒙

經年復國要編入卷十四

九

聖明之春嘉武爲萬邦之憲忠義居自修之先學士  
談兵世稱業中願牧中丞許國身佩天下安危僅  
屬國之佔亡亞本兵而受任

帝命薄伐惟一二臣子同師出有名雖千萬人吾往  
固真儒之無敵斯廟謨之克滅陰陽開見神其  
窺渥渥先計復戰緩急咸中機權萬全實其便宜  
百勝在於指授今出而灰膏動已威行而草木知  
名 天討已施於東隅月捷俄飛於 北闕掃兇  
徒若崩角重復三百六十州之區救我民猶解懸  
遂活百萬億生靈之命 九重寬東顧之念用勅

賢於長城三韓家再造之恩微管吾其左袵自今  
日皆我公之賜雖秋毫非 帝力而何伏念民等  
鴻塞遐氓箕封舊俗沐東漸之餘澤久知中國有  
聖人懷西歸之好音不啻赤子慕慈母衣衣於我  
信宿歌頌其誰宜爲詞曰嗟我東藩世受  
皇恩素著忠勤惟

明天子明見萬里內服同視三陟無爲既恬而情狃  
安忘危島夷不恭敢逞厥兇誰遏其鋒長驅犬羊  
驟驅我疆不義而強捕越西城瀝血 帝庭寡君  
之誠

經年復國要編入卷十四

十

帝命太師知虎如戰實聖皇親桓桓元戎受 命而  
東方叔召公構組折衝虜在目中萬中藏寶將  
霧集謀士雲合勢如山壓旌旗所向莫我敢抗  
皇威遠揚三京汛掃八路得保邦家再造七兵以守  
爲之長久能善其後請粟以繼捐金以濟是誰之  
惠拯我既弱肉我既膏是誰之力自今伊始以沃  
而齒昔公之賜刻石江濱祀公之勲少答公恩頌  
德歌功蹈舞惟同白叟黃童昔公之來春日遲遲  
我心則夷今公之士威律雲暮使我心苦無使公  
歸公無我遠東民其休

陳光惠廢并陳一得陳十月二十一

原任兵部左侍郎宋 為賞厚功微力辭 恩命并  
陳一得以盡忠事臣自蒙 恩准回籍調理退伏  
草莽泉石間臣竊幸優游可以沒齒夫忽於萬曆二  
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准兵部咨為中外多虞激勵最  
急事奉

聖旨宋應昌准廢一子與做正千戶世襲欽此臣又讀  
咨內該本部題為查核東征功次等事奉

聖旨宋應昌舊事勞瘁克奏庸功應從首敘著陞都察  
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還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  
疋各復國恩

卷十四

十一

表裏欽此臣聞 命自天汗流浹背臣時與臣子在  
稽留峯下冷泉本側濯漱南望恭望 北闕叩首謝  
恩外臣再頌 溫綸不勝悲涕涕淚感激欲死臣伏念  
以孤寒危疑之跡祗抱愚忠惟念也故不恤殺身滅  
族之禍仰答

明主惟愚也又不知推移遷就之術取媚時流往歲倭  
奴狂逞陷沒朝鮮期期入犯在廷則群策畢獻在野  
則駭望皇皇斯時也誰不知任者為險而避者為安  
乎臣念 三朝厚恩位列卿貳者不顧身當其拜  
命之日豈望生還闕下哉彼時臣妻子在京日不敢諫

夜持臣踵而泣而臣且怒賊之也荷蒙

聖天子神威速振廟算玄符大將軍有決勝之勞諸部  
曲有血戰之慘是以卷甲長驅經權互用生還王子  
再造朝鮮誠如

陛下所謂三戰成功全復與國者矣此乃 宗社昭靈

聖功數格與諸將士以流視石之心成之耳微臣何敢  
貪天功掠群美哉止擬一受降表便驅乞休不圖仇  
嫉交攻風波四起有不至殺臣之身不已者嗟嗟諸  
臣俱抱謀國之忠者豈肯為賊報冤墮彼反間哉不  
過內執成心外局聞見云然耳仰賴

聖恩復國恩

卷十四

十二

聖恩生臣於東恩必免之中應臣於戴金落井之日  
身內灼騎影望天則臣今日率妻子而躬耕南畝  
弱孫而徜徉北牖者皆

陛下再生之恩也臣即碎首膏原不足以報塞萬一臣  
縱身隲九死斷不敢再受國恩矣何者徒累

聖明知人之哲與來多僧之口斥辱之羞耳臣聞忠臣  
去國義不忘君臣雖愚闇孤忠自天矣臣又聞布衣  
之交一言知已輒以死報況於

君父之尊乎受知於生死危疑之際乎臣節傳郎報休  
觀本年九月初三日

聖諭內有云善後之計或遣兵驅出番待再來出兵征之或不許貢但許往市三策又親九月十三日

聖諭內有云自古中國制馭外夷使其畏威懷德戰守羈縻不妨互用今倭既遣使求款國體自尊我因而撫之保全屬國無煩遠戍暫爾羈縻以待修備有何不可臣愚聞之傳曰聖人見微以知著又曰不言而喻者為聖人臣惟倭謀狡秘三國安危之機亦云微矣諸臣羅封以來置之不言者亦已久矣而我皇上聖由天縱識等神明特布

明旨示宣中外真可以奪海外鯨鯢之狂魄誅域內狐鼠之雄心臣不勝欣忭拜舞以為有 君如此何憂

負之矧事屬臣首尾安敢局常迹為名高視同舟為

胡越不一吐露耶兄聞者雖詳不及見者之暮臣往

在朝鮮善後諸罪已詳言之矣守全慶之要地為易

守中國之沿海為難保朝鮮於既得為易攻朝鮮於

再破為難 朝廷需然下一封號羈縻之為易跨海

而盡戮之為難封之而果三年效順中國之防已密

今降表之至既已過歲矣小西飛之拘留不下歲餘

矣諸臣不能應首臺衙又不能縱還海國如此舉動

臣雖陋劣私心竊慮島夷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近聞言者嘖曰封之禍不旋踵臣以為

倭之犯中國也必假封號為嚮導耶抑揚帆海上關

市譏嚴必有符節為之驗放耶受我封號仍復恃逆

守土之臣殺之犯 明律耶此封之不足為害也明

甚昨見朝鮮王疏則一封歸國信非臣之私言矣及

是時不問朝鮮之所以繕關列戍者何如我之沿海

不問所以練兵積餉者何如民不知兵兵日以驕不

問古之所以寓兵於農者何如屯田麗國而因兵

於食者何如國勢日輕多言亂聽不問畫一之法而

信守奉行者又何如

聖天子在上片善不遺臣願諸臣之勉答 明主而望

陛下之力賜裁決也臣即老死林泉有餘幸矣何敢更

望國恩我頃者臣聞有謂勿為朝鮮代戍而止增兵

戍我遼陽者夫倭有朝鮮兩犯豈止遼陽犯遼陽

若擊蛇尾然策之下者也謀臣何乃以下策策倭我

用力多而成功鮮何似守全慶之為省且便也臣之

所不解也使倭再得朝鮮巢穴一固天險可憑往往

隋唐舉國從事而卒不得志於高麗者可鑒也一朝

列旗幟於鴨綠江上晨發一師焉寇天津夕發一師

馬犯山海遼兵出沒於登萊徐淮之間臣見日苦多  
事夫我無不中彼無不攻守者地廣兵分而為力勞  
攻者坐費事機全軍角勝而為力過況內有震隣之  
恐外之鎮兵之援京師 陵寢在焉何能一日安枕  
卧也今之以代戍朝鮮為非者不觀全局之勢而滯  
見一隅耳此又臣之所不解也有謂許封互將入貢  
矣必犯我中國中國何支臣也庸庸無比數尚能率  
烏合之師破強倭於絕域雄傑加臣數等者獨不能  
禦此奴於戶庭之內耶此尤臣之所不解也三五年  
後我國之兵力既盛如悔之有矣然便則食不便則  
饑甚復圖要餉一卷一四 十五

止封之絕之剿之權之在我者也北虜互言歲以數  
百萬委之市於東而掠之西有志之士無不切齒今  
陛下且言許倭海市一策設出東征諸臣之口言者不  
知何所詆訾也然不知先

陛下而言其便者有周弘祖矣上可益國家之賦下可  
寬東海之征洪武以後嘉靖以前世食其稅邇來八  
閩見行海市公私受利無算此中外臣民所共知也  
往者兵端之起實以日本主弱兩道爭貢而然非市  
舶之害也大哉 王言明如燭照奉而行之可立訓  
已徵臣一二之畫幸懸斷於千日之前

陛下乃定策於萬里之外臣退而結舌者已再時矣  
陛下還與議而行之臣之快慰死且不朽更何希望哉  
陛下之身何如用臣之言為利之廣也庸臣之子孫  
何如行臣之計為益之無方也况

陛下有殊造於臣 恩固際天極地矣而臣更受今日  
之賞則喻分之禍禍患將臨語曰服之不衷身之災  
也此臣所以瀕九死而下忍再受國恩者此也臣愚  
敬陳丹懇仰叩九重伏望

聖意憐臣之愚察臣之忠追復

忠令使臣與臣子孫歌謠山澤畢命林間以頌太平  
過暑復臣等劄一卷十四 十六

戴荷

聖恩寧有涯漢我臣無任殷切祈禱待  
命之至

經畧復國要編後附

兵部一本為查核東征功次仰乞

聖明酌行賞罰以昭國是以勵人心事該山東巡按周維翰題前奉

聖旨兵部從公查議未肯欽此為照東征之役遠隔異域事體難制朝議物議亦皆難之特緣倭犯朝鮮疆土陷沒

皇上憫其告急赫然命將與師往與救援此興滅之至仁遏亂之大義也方王師未集行首虎踞平壤撤我藩籬妄生睥睨臣等竊慮平壤不下則虜國之恢復無地賞格不應則戰士之鼓舞

無機故當大兵出關特請中令收復平壤使倭陸當荷蒙聖允先時宣布感激衆心此渡江之初人人勇氣百倍思建功名之音仰副優異之典而平壤一戰提督率衆先登偏裨分道並進各倭鳥驚魚爛遂一夕而奪其城焉未幾開城之僑望風投首兩捷獲級共以千數百計即福建撫按罪張各倭侵入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信斯戰之高烈也若來以倭竹之勢益圖萬全之計豈不庶幾鯨鯢為京觀哉

乃以碧蹄中伏未免輕敵寡謀之誤幸諸將士

尤能力戰潰圍更多斬首其先復勝負之跡按

臣蓋詳言之未可以一青蓋前勞也況自義州低開城不越浹旬而復地千里此一時也救援

之名實允乎可稱諸將士戰勝攻取之功亦足奇矣皆仰仗

皇上天威速播宗社寵靈故將士效命致有前提如照本部先行條例首級一百一十顆以上即

當告廟之典今且未敢遽請惟是偏裨以下三戰之勞待賞逾時既該按臣核實已明復奉

經畧復國要編後附

明旨從公查議斯時何時斯事何事上有聖鑒

下有清議明有斧鑕幽有鬼神臣等即欲不公其何敢與謹按巡按周維翰叙張等例斟酌次第而今分別定擬焉如中營副將楊元左營副將李如栢右營副將張世爵分兵協關戮力齊驅平壤轉戰捷臂奔虜揚之勇行首落膽曳兵成鼠竄之風雖布今齊衆有主將之指麾而陷堅摧鋒繁偏帥之領袖內楊元近經重効功罪是否相掩聽按臣勘明另議李如栢張世爵委當優叙李如栢擒獲生倭仍當依議加賞遊擊

等官其惟忠十二員各提一旅共佐三軍或冒矢石以先登或推鋒鏑而殲死或倚左或翼右或勦後壁中凡茲堂堂正正之威精桓桓赴赴之武併當優叙以嘉其捷恭將等官旋朝卿等二十四員聞關赴敵而約束頗嚴明閭歲徂征而精神益加鼓舞或以攻戰者頗或以策應收奇均當併叙以償其勞至於李有昇之陣亡見元錄之志周弘讓之客死見殉國之忠莊定國生被重傷足錄死因含憤可矜分別添贈庶慰幽魂備禦等官詹鞠養等十七員名敘勞於

文彬趙汝梅王承恩楊紹先或無功而虛冒榮恣或有功而貪黷奸賊在鄆文彬等既與楊元奉旨勘究在登大受允宜並行各該巡按就近提問以肅軍紀者也蓋賞罰互用則衆心益勸功罪並明則有罪者愈懲此固國典之攸關抑亦公道之昭著既經具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李如柏李如璽都督同知張世爵陞都督僉事照舊管帶巡大將員缺推用仍特加優賞其惟忠谷應谷陞一等子如海任自強駱尚志高策已陞參將各與吳惟忠谷燧俱加副總兵職銜兼管軍事李秀春李軍俱已加副將各加署都督僉事李時輝錢世積各陞參將官戚金准原官起用與吳惟忠同加優賞施朝卿加副總兵職銜管帶趙文明王開各陞參將管帶高昇瞻參將祖承訓准授實職照進擊管事梁心准授遊擊管事黃接郭學徵張應科張奇功各陞實職一級李如梧葛逢夏葉邦榮王有翼兵希漢綠國賦周易霍九鼎陳邦洛胡衛王必迎徐輝李都妻大有薦者以原官起用未附簿照例起用仍各加賞養等有升照舊加

經畧復國要編／後附

級的親兒男蔭一輩莊定國照部功一級准賞  
 仍贈副千戶唐壽泰等十七員名各加重賞依  
 養正等十員同加重賞王汝賢吳宗道呂永明  
 王泰陶良性祖廉三宗聖全相併加重賞張九  
 經王希魯許國志吳大績王珍體示功唐克  
 宿振化譚宗仁苑國忠章甫龍戴柱周京鍾鳴  
 高李運元曹宗周等事恩賞國能正東陳中  
 伍應廉胡水憲張思忠王憲邵應忠彭鳴鶴范  
 朝周九功周邦御運道行七叔祖郭大林胡大  
 勝胡天俊李宗王宗禮王錫福葉子高宗臣李  
 應豐陳雲鶴吳武倪紹母承宜黃屬勞次  
 宋崇蘭成李培宋汝梁徐大章王祚和過春  
 楊登雲李舉孫尚文祝國泰王一龍劉朝麟  
 宗義徐龍方時新部清方統劉時陶敷談文禮  
 蔡元相劉維超啓元王仲謝應召段奇敷張  
 文倫高雲關鑒宋才趙漢盧希玉王子光高可  
 仰馬升王慎慶高山儲郁有福宋金劉進運李  
 高質谷大同孟一雄王汝良曹邦達李文龍王  
 金李有貴各加重賞已上一百三十八員名人  
 衆貴輕一賞已足六間亦有督陣造器冒險用

經畧復國要編／後附

命賞未酬勞者例增議夫臣等查原有實效實  
 用係文職者咨吏部優叙武職者本部優錄其  
 應咨札者咨各省鎮軍門從宜札委以盡其用  
 以平其情趙之牧開伍贖罪准復副千戶柴登  
 科陞授三級仍量准改註遼東衛府不許告回  
 原籍王維貞范舉俱准開伍復試百戶佟養正  
 先因參論革任原未擬罪今獲功三顆准復舊  
 職王升何鑑俱准開伍不給冠帶許回原衛所  
 閑住王尚文孫守廉徐虎俱照例給賞不准贖  
 罪仍舊解伍張伯芹童永吉原職向革例難贖  
 復實授二級署職一級汪應名買志言一元明  
 國臣各准復原職止食半俸李棟韓國忠李植  
 張龍張仲文虞時昌張國卿夏東星安九恩清  
 名汪魚化李在尚朝榮張繼武吳東藩王承襲  
 黃可實王臣嚴汝慶高武郭大臣鄭勇各准  
 准復職不准食俸胡桐行堂南張道中行山東  
 各巡按御史提問究治將楊元鄭文彬趙汝梅  
 王承恩楊紹先功罪詳加勘實上緊奏請定奪  
 再照今日之所叙者皆王京以前之事按臣所  
 謂嘗議者千百而台臣必以馬功者是也然此

經夏令復國史編入後附

七

偏裨之功耳。經畧提督向未叙及。蓋緣此時金  
俸未歸。封事未罷。廷議方滋。始為緩叙。且屢奉  
明旨。經畧宋應昌提督李如松是功。是罪。吏兵二  
部會議具奏。奉准。吏部咨稱。東征功罪。該臣部  
職掌。欲俟候臣勘報。至日會議。今提按臣甄  
稱。經畧提督併贊畫等官。王京等功罪。通候事  
完。叙勘易議。各該督部司道通判等官。例陞經  
畧提督并叙。是按臣未嘗不以為當叙。而特有  
待耳。今朝鮮君臣王子還都。已逾一年矣。我之  
留守兵將。已議撤回矣。春汛已終。封事已罷。前

屬收槍不通如此。以俟朝鮮戰守似當屬之。

國未可復為牽制。則前項經畧提督贊畫并贊

撫部司通判及與事效勞員仗所留兵將均當

一體勘叙。但王京收復之由。有謂其逼於兵威

者。有謂其得於謀折者。議論不一。而各役紛紛

告有賄獲首級真偽未審者。不及今行查明。白

歸結。萬一功罪失當。不惟輿論未厭。倘目前再

有緩急。實難用人。併乞 勅下移文。遠東總督

侍郎孫毓查照。按臣疏內事理。即查王京收復

的係何功。實濫的係何罪。經畧宋向

經夏令復國史編入後附

八

如松是功。是罪。遵旨從公議實奏叙。其贊畫  
外劉黃家管餉主事文維新。通判王君榮。及各  
該督撫司道與王京效勞有名員役。併節次  
報錄。奏是否具級俱照宋應昌與顧養志文代  
揭開典劉疑久成勞績。作何議叙。一併上緊具  
奏。以憑覆核。議擬上請。定奪。臣等職掌所在。不  
敢不盡其愚。恩威出自 朝廷。統惟  
聖明裁定。奉

聖旨。朝廷為島夷陷沒。朝鮮命將與師三戰。功成

全復。與國樹我藩籬。前後新獲首級一千六百

餘。顯功可嘉。尚係部裏。遵當先請旨 廟堂

以慰祖宗之靈。著每日朱看符告 廟後。通行

敘錄。陞賞不必再行查勘

文書房傳 諭內閣。該部不以 朝廷信義為

重。畏忌群小。心持兩端。况先有先行告 廟堂

捷後。一併敘錄。有功且有功。自有發蹤指示之

人。今首功不叙。先叙偏裨。豈不失信於人。以及

將帥之心。卿等還違前旨。擬舉來看

兵部一本。查核東征功次。仰乞

聖明酌行賞罰。以昭國是以勵人心。事職方司案



呈該山東巡按周維翰奏前事奉

聖旨兵部從公查議未看欽此本部覆奉

聖旨朝廷為島夷陷沒朝鮮命將興師三戰功成

全復與國樹我藩籬前後斬獲首級一千六百

餘顆功可嘉尚你部裏還當先請告廟宣捷

以慰祖宗之靈着擇日來看待告廟後通行

叙錄陞賞不必再勘欽此又該兵科都給事中

吳文梓等題為東征功次叙錄當議等事奉

聖旨這東征功次着吏兵二部作速從公勘議具

奏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為照東事自

經畧復國要編入後附

九

倭遁釜山以來封事日盈凡關大約在明功罪

而服人心慎賞罰以重國典屢屢

明旨或令吏兵二部從公會議或行遣東按臣上

緊查明而臣等前題姑停經畧諸臣之叙先議

偏裨戰士之賞蓋亦權緩急協輿情也已奉

明旨俞允近該按臣勘報三戰功次甚明臣等據

實議覆上請伏蒙

皇上以斬敵數多功可嘉尚特令告廟宣捷通

行叙賞不必再行查勘仰見聖心軫念諸臣

遠越異域跋涉經年勞苦居多叙錄獨後於賞

擬惟予之中寓鼓舞群工之術也已經通行奉

札禮部擇日題請去後今據科臣具文梓等題

稱主帥不當與偏裨並論經畧提督會議未覆

功罪未明已要仍勅會議或令按臣據實奏

聞誠叙功確論亦與臣等原題意合復蒙

聖諭仍令吏兵二部從公會議具奏臣等備查見

行事例凡各邊一應功次類以按臣勘實為據

方行叙錄陞賞蓋以事關重典必須昭示大公

載在今甲遵行已久即近日寧夏事可為左驗

也今二臣之功罪皆臣尚未具奏按臣尚未核

經畧復國要編入後附

十

勘臣等若不從勅諭遵行叙錄即使功擬惟

叙便其薄而核勘未經終焉失典在經畧諸臣

當之亦必有不安心者且九邊一體恐此風

一倡各邊效尤將來勘功之典必且廢落非所

以綜核邊臣風示天下也況王京以後功擬未

經驗明的數臣等亦難懸斷相應仍候督臣奏

報巡按勘明之日通行勘議果真勞有足叙罪

不掩功論定後叙亦未為晚且於大典有光伏

乞

皇上念勅功原係令甲俯採公論速頒

明旨將三戰有功偏裨將領員役等如指掌應臣等原議等第先行陞賞其經畧宋應昌提督李如松是功是罪仍照行遠東總督侍郎孫鑄選旨從公具奏其督畫員外劉黃裳管糧王事文維新通判王君榮及各該管撫司道與王京效勞有名員役節次塘報續獲是否具級劉繼久成勞績作何叙錄一併上緊奏聞奉

聖旨這東征功次平壤三戰斬獲首級千餘與復疆土昭然明白又石星每說例該重叙惟朝廷失信後難用人今奉明旨查勘着令明白申

總畧復國要圖 後附

十一

說何久含糊及覆將明旨一毫不違是何大臣還着遵前旨告廟宣捷後通行叙錄陞賞王京以後仍行遵按御史查明奏報

兵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職方司案呈本年八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張誠於會極門傳奉

聖諭昨者有旨以東征復王京三戰之捷着爾該部及禮部便擇日告廟宣捷擬叙有功人員如何許久不見奏來好生欺玩不遵顯然職視不敬作違擇日定擬未着欽此恭捧到部為照

擬叙有功人員係該臣部職掌茲於告廟宣捷之日方行具題此定例也其擇日事宜係該禮部臣等奉

明旨於七月初七日移咨去後今奉嚴旨切責仰見

皇上軫念遠征艱苦激切逸臣至意臣等莊誦再三不勝悚懼伏祈

聖恩寬宥除即日移咨禮部作違擇日具奏臣等一面擬叙候題及補本送兵科備照外所有原奉聖諭一道遵嚴

聖諭復國要圖 後附

十二

禮部一本東海總督奏請也  
聖明酌定處典以備興修事廣朝貢未呈該部題准兵部咨為查獲東征功次等事該臣等行移該部查取獲報實數然後行翰林院撰文欽天監擇日使海內曉然知之目今爾宣重平壤之捷也其王京以後功次東經查明者俱不無及等因奉

聖旨是已有旨擇日着作違遵行隨於七月二十八日行准兵部職方司手本開稱平壤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顆生擒六名開城斬首一百七

十八顆生擒一名碧蹄新首一百六十七顆等  
因又於七月二十九日准欽天監李本開稱選  
擇八月二十九日寅時祭告 郊廟辰時宣捷  
至日文武百官各具吉服恭候

皇上視朝御前宣奏捷音該寺致詞百官行五拜  
三叩頭慶賀禮是日寅時先行遣官祭告 郊  
廟所有行禮大臣三員伏乞

聖明欽定本部仍行移翰林院撰古文太常寺韓  
祭品一體欽遵施行奉

聖旨是祭告南郊遣公徐文壁北郊侯吳繼爵太  
經是復國奏編入彙附

廟所有候候辰各行禮

十三

兵部一本查核東征功次仰乞

聖明酌行賞罰以昭國是以勵人心事為照項者  
倭奴陷沒朝鮮

皇上與師杖屨維時臣以先復平壤乃可漸復王  
京故特請頒示賞格昭布中外謂能恢復平壤  
城者文武諸臣從優陞賞所以鼓舞將士敢戰之  
心為後日論功之地也及平壤復失叙賞未行  
士卒歛望故臣復請姑停經畧諸臣之叙先叙  
偏裨將士之賞蓋以經畧諸臣應其事者也必

事完方可以議叙偏裨將士分其任者也即寸  
功不可以後時及按臣之議勦蕩平壤開城碧  
蹄斬首之功次臣據議上請乃奉 諭旨通行  
叙錄且屢先後 嚴旨切責 聖諭詳詳復令  
諸臣遠征之勞一體報功之典匪酬於既往且  
勸於將來仰體 聖意若此臣敢不仰承

明旨據實格而叙列焉如原任經畧兵部侍郎今  
回籍養病宋應昌總兵李如松管餉主事文繼  
新劉黃榮此四臣皆奏特遣救勞最著附當首  
叙河間道判王希榮亦承責委戮力為多所當

經畧復國奏編入彙附

十四

臣望風先遁且漢江東寄居遼左而倭酋以來  
貢為名戲然猶在兩可應昌如松慨然主戰歷  
盡艱宜一切調兵馬催軍餉辦火器明賞罰實  
應昌主之請以經畧虛銜原為料理海防未獲  
繼畧朝鮮與各督撫司道皆專力備虜未遑備  
倭應昌督軍拮据於其間事體難易可知而平  
成茲捷少舒東顧其勞最著自應從優陞賞也  
如松說領官軍鼓勇奮勵分道登城首先決勝  
為中彈仆易為復戰一夕奪城倭之落網驚

經果復國要錄入後附

十五

實由如松其勞最著並從優陞賞也劉黃棠原恭惟懷之議未與錄鑄之任能相機決策同如松戰捷平壤其勞亦著附賞併加陞賞文維新轉輸迅速三軍感若投膠今計周詳萬錦明如觀火通判王君榮出納不與鑄錄幹理備嘗辛苦均當量加陞賞以酬其勞如副將李如栢等應陞應賞趙之牧等應准開贖有罪查大受等應行提問已該臣等前疏議擬今無容議合無恭候 命下將宋應昌從優陞賞李如松同優陞賞劉黃棠併加陞賞文維新王君榮各量加陞賞李如栢等之有功查大受等之有罪仍乞俯照臣原議等第一體陞賞究處擬提舍人顧可教劉學詩各照例陞授職級併乞 勅下遼東總督孫毓汶照先今題議事理即將王京效勞員役續獲首功各該督撫司道與劉毓久成勞績作何議處一併具奏以憑遵 旨覆行巡按查有議擬上請定奪再照今之所議平壤之功按臣所聞營議者十百其口而臣必以高功者此也至若王京雖復實許以封貢而不申戰功倭奴雖退尚關述住釜山究未經督臣奏叙

經果復國要錄入後附

十六

按臣有核功罪未明難以懸斷臣所以執征平壤通准之賞給議見平壤獲功之將吏如此固不敢不叙致受諸臣之勞不敢妄叙以濫賞功之與但思威出自 朝廷臣未敢擅便伏乞聖裁奉 聖旨東征連戰奏捷恢復朝鮮倭奴遠遁文武將吏勲勞可嘉這叙列平壤功次既經巡按查勘明白合行陞賞以彰激勵宋應昌等盡勞瘁克奏膚功應從首叙着陞都察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還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疋李如松力戰取勝忠勇超群加太子太保於世襲伯爵加給祿米一百石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疋裏還待東事完結另叙劉黃棠着陞遼方兵備副使賞銀三十兩紵絲二疋文維新陞兵備參事賞銀二十兩王君榮陞還方同知賞銀十兩李如栢陞都督同知張世爵陞都督參事俱照舊管事遇大將員缺推用各賞銀八十兩紵絲二疋李如栢擒獲生倭還加賞銀三十兩紵絲二疋具惟忠各隨陞參將李如梅任自強駱尚志高秉與惟忠等各加副總兵銜照舊官事

聖明復國要綱

十七

李步春李寧加署都督僉事方時暉錢世損陞  
恭將戚金以原官起用與惟忠等各賞銀六十  
兩施朝卿加副總兵街王問陞恭將高升贈恭  
將祖承訓准復實級梁心加恭將章接郭夢徵  
張應种方時春張奇功各陞實職一級李如梧  
葛達夏葉邦榮王有翼吳希漢蘇國賦周易寬  
九臯陳邦哲胡鸞王必迎徐輝李都姜大有俱  
准附簿叙用與施朝卿等各賞銀五十兩李有  
升贈恭將周弘謨陞實職二級加署職一級陞  
親兒男一輩莊定國贈副千戶詹鞠養等十七  
員名各賞銀二十兩修養正等千員名各賞銀  
十二兩王汝賢等八員名各賞銀十兩張九經  
等一百三員名各賞銀八兩餘依擬報捷人役  
各照例陞授職級王京以復功次并效勞員役  
及各該督撫司道官與劉綎久戍勞績著行總  
督巡按衙門勘議定奪石星居中調度勞苦功  
高賞銀八十兩大紅蟒水一襲該司郎中賞銀  
二十兩楊俊民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兵部尚書石星一本為中外多虞激勵最急懇  
乞

聖明俯先無功之賞以明臣節併議未盡之典以  
勵人心仍

賜罷斥不職以完東征事帝王所以鼓舞豪傑奔  
走禦侮者賞罰當而已矣所以議賞罰彰勸懲  
者引明而已矣其子奪出於

朝廷其可否咨於輔臣其是非定於公論其議  
擬由於本兵自有戰伐以來未之或易者也故  
無功之賞敘將亦所當惜而有功不賞唐虞亦  
不能化天下古有明微今尤重要臣至不肯多  
至物議豈宜嗟嘆置論復招口吻而貽危禍顧

聖明復國要綱

十八

皇上股肱之託當效捐糜之報而又四有入犯之  
套虜果有覲伺之倖夷川貴有藏處之機實則  
遠有內訌之諸賊衆目皆觀聽於  
朝廷之舉動而乃有不職者蓋於賞有功者新  
於施恐勸懲機阻無以資肅功之奏也故因東  
事之賞而竟其辭臣於八月二十九日題奏二  
疏一為查核東征功次等事奉  
聖旨宋應昌着陞都察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還  
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李如松加太子

太保於世襲伯爵加給祿米一百石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米裏遠待東事完結另叙石星居中調度勞苦功高賞銀八十兩大紅蟒水一襲欽此又為任重材疎入干物議等事奉

聖旨卿任軍國重務今東倭事尚未完結豈可自便求去有倚託宜即出料理邊計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除臣伏忱叩首外竊照東征之役一切調度惟臣是委乃不能奮策文武掃淨妖氛而仍留釜山之遺倭貽憂君父啓盈庭之衆議致煩

經畧復圖要論八復隋

十九

聖明如斯不職免譴是幸茲蟒水之賜乃極品之至茲兼金之施豈救禱之可比况臣前已奉旨准免叙及傳示中外信難容渝又茲役也內閣諸臣之密勿盡置兵科諸臣之咨決機宜本部侍郎之協恭戮力勞苦比臣不啻倍蓰東事未結不敢暴叙乃今出格之賞獨私於臣心愧神悚萬無敢當若宋應昌季如松之功實則尤有當議者沈惟敬等之枉狀則有當明與已往征討之臣如尚書鄭洛魏學魯著有功績事久論定又臣管事年內所備歷者當時失於力持至

今輿論未愜臣若不及今一議恐無以酬往勸來實為有國也蓋嘗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呼賊倡亂之秋陷據朝鮮聲勢甚大我方專力西討未遑東征久之宋應昌季如松始率各鎮殘弱之卒僅滿三萬仰仗

經畧復圖要論八復隋

二十

皇上神威一戰而克平壤再戰而下開城雖碧瑋得失相當而倭奴畏威請貢實始於此言者謂平壤之戰首級多偽欲按其罪東師聞之各有搖心又二三月後朝鮮兩藩不時弓矢皆備軍多稱腹馬多饑斃於斯之際而望盡滅倭奴勢誠未敵也此中外之所未慮臣星之町備知故於時應昌等復遣沈惟敬同周弘謨與行長往訂前約應昌仍假便宜復遣謝用梓徐一貫往見關白遂讓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朝鮮王因携其臣僕復居王京修繕廟貢彼之無國而有國非諸臣之功不可且自王京復後天津召募南兵七千餘皆罷遣計處省銀二十餘萬况斬首二千餘級降倭二百餘名皆散置各還未入功數此自劉江望海嶺數戰以後未有者也然應昌如松所以不免衆議緣應昌巡撫山東

舉動任情如松寥門滿盛仍多私又封貢之議為時所未與而封拜之約為人所未最忌以茲之故爭者盈庭二臣惴惴未保寧後他官故臣於昨題覆前事止據平壤從優陞賞之於弟議大畧實未明言一以恩典出自朝廷不敢擅擬一以衆議方在相持未可迫與也伏蒙

皇上畧其細過錄其微功應昌陞職起用如松加祿進銜隆恩自天已為過分顧臣則念如松東西力戰功固云高累承恩祿賞已不薄彼方盈

聖恩復蒙厚賞

二十一

是傳軍宜增門未安惟應昌則區區雖有未盡而勞瘁則有足矜查得近如十九年延綏構集斬首五百有餘而督臣得勝錦水千戶世襲遠如漢武帝海西之戰李廣利罪大功細仍貸罪叙功最在史罔故知應昌者似宜少加文武一蔭以酬其勞始足信功機惟重之與臣非為應昌為戰功計也至於鄭洛昔年之任征火酋當時亦職其未及職臣時亦薄其功爾未足奇也然自罷兵以來甘肅今為樂境而東虜順義以火酋為仰奉寺無端借口以迎佛套虜上

亦以水泉之戰失其行幸甚多為懷又當會其時賊作變曾用金幣賂順義許予以寧夏要其助逆而順義先以鄭洛疏計復款約約遂定竟不助逆時賊之當遂孤寧夏待以養定此皆機之間不容髮功之者在

杜援臣與總督肅大畧之所獨知者故如洛者似且於彼前陞錦水衛百戶上許之世襲始足酬其勞也魏學曾當變之初起議者謂速往處之或不致猖獗也時臣亦以為然顧當久不用兵未易遽集稽緩之罪固無可原然資其附招

續募復得異議

二十二

之兵附用之將而重之許學庸以機時賊而後西夏賊者謂學曾即不易置少遲月餘亦可奏凱於時臣失於主持至今每為嘆勝之悔改如學曾者似當於原陞錦水副千戶上加級世襲今得與葉夢熊等均賞而議報庶乎平物情而皇上無我之度也若沈惟敬乃市井之徒得蒙加銜任使已為世所不手矣而議者尺以和親之說固謂必有且以三尺絕之又誰與議功乎言者又謂為臣附道併以

其枉乎顧臣則心知其究心知其功而又見心之不審昧也臣若不為一言惟或至罪誅臣之禍當移於身家殃當流於子孫矣蓋當倭寇干壞意欲西犯彼實援之其下王京送王子陪臣彼實說之其和親之說彼實無與乃一時共事者或陰忌其功或欲敗其事而朝鮮君臣又冀我之為彼盡誅倭賊而不計我之許以封貢故假是說以壞之此皆臣所已辨於前三次疏內毫無欺偽以誑

皇上而故拂衆論也願

聖上復開美論不敷附

二十三

皇上始終懷柔卿不違與其言亦不違加之罪而仍令督臣按臣虛心查叙無令微勞卸怨而且貽

聖朝以不美之議也臣今已排物議咸為切齒豈可復為前議但臣職掌原為議功罪明賞罰也而功罪若定賞罰若明將何憂乎東侯何慮乎西虜而捕首不足處罰遼諸虜不足驅滅也故寧甘衆議決不敢謂有功焉無功寧甘罷斥決不敢謂無罪焉有罪不然自古有揮淚斬故人者臣亦能之何獨為此知臣罪臣惟在斯耳若

臣則疾已深矣感望已損矣

明旨固責臣以完結東事人以庸懦如臣何足付託在位一日必誤一日之事故惟行臣之言定其功罪明其賞罰而後東事可以完結是即所以報

皇上也伏乞

皇上俯納臣言若以為可即將宋應昌量與文武一齊鄭洛量於原廢百戶世襲其沈惟敬事情仍

勅總督按臣虛心查叙臣憐水銀兩之賞俯准

二十四

辭免仍容休養以為將來有功者之勸不職者之懲則過功可振臣分獲安臣無任悚慄願望之至奉

聖旨宋應昌准廢一子與做正千戶世襲鄭洛原廢百戶准世襲魏學曾已復原官了罷其餘均着待事完之日再議卿不居功姑從薄養爾辭不允該部知道

朝鮮國王李貽一本賤情事本年三月初八日該海蓋道副使白士霖飛報據所撫府吏金慶虎供稱本府住賊分據各處時遣兵船往少泰



多以示派兵之狀聲言等待沈恭將回話以決進退等因本月十五日據陪臣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元均馳啓聽得聚賊說稱天使若來我們當欲衆渡海若不來當大勢添兵水陸順擒等因四月十五日據被擄軍人宋昌洗告稱留賊築城蓋屋不少休息俱說

### 大明恭將奉

皇命來我們一時罷歸等因本月初十日據陪臣諸道都巡察使權慄馳啓各道諸賊於金海巨濟熊川等處如前分據而搶掠之患比前稀罕

經累獲國要餉入後附

二二五

熊川住賊於密陽府三郎江上打造房屋說稱待候天將出來時將魚酒米豆以餽撥軍左道諸賊自慶州敗還之後亦皆分守各寨欲來不動等因本月初八日據陪臣諸道權慄馳啓據降倭時古松若等說稱俱係關白親弟葉柒下軍人留在林郎浦屯裏聽得關白分付諸酋封貢不成你們決不可還以此各屯上宮並懷煩惱等因五月二十八日據走回軍人黃必金供稱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內被賊搶去前到日本國無慮仇地面本年三月內回到郎古耶地方

經累獲國要餉入後附

二二六

聽得前大上官號稱大告司馬來往本島專管一應兵務以各酋於平壤全羅前後失利深懷怪恨聚船運糧添調強兵要於本年七月間分作二起一從自濟州直犯全羅一起自慶尚直到京畿東西焚掠仍令勢西搶入該慶州府尹朴毅長飛報五月三十日有降倭山只之等供稱係林郎浦屯倭在本屯時聽得大衆去留決在 大明國許款與否各屯日望沈恭將回話等情具啓到臣臣竊照賊兵尚在臣境土但係聲勢緊急緩理宜節續馳奏除已於上年十一月內將六月以上賊情具本付謝恩陪臣金胖等奏聞外今該前因又是本年正月以後各該守邊陪臣所招走回人供稱及偵探人告說雖詳畧不同虛的難委而既係各報賊情不得不上聞以備 朝廷裁處臣謹查上年十一月內欽奉宣諭

勅旨即該大兵且撤王自今還國而治之猝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已用是預申告戒以古人計新嘗膽之義相勉欽此 恩詔丁寧指臣以再生之道臣不勝感激謹心銘骨奉以周旋伏惟

臣之地方雖已殘破萬一兵火暫息遂堪稍靖  
臣庶幾奉 成命彈竭駑鈍收拾餘燼而補秦  
梓仰報

聖天子大恩於萬一秦此賊猶壓土相守經年猶  
然不已小邦人心日夜洶駭荷擔以立奔命不  
暇息肩無期而前已竭力已殫矣以臣無狀雖  
欲刻意砥礪組段區區其路無由矣抑臣又有  
所憂倭賊自前年晉州一擒之後分道營寨聲  
言等待 天朝計款臣慮其假許款之說延至  
汛時賊必再肆為恐今經半年未見動靜若此  
經年復國要端不復附

二十七

情形要難料測或以為倭奴求款恭將沈惟敬  
往來許約接受降表且為期日而去都司譚宗  
仁駐營戒勿搶掠使待報至賊因此少戢凶鋒  
又據邊賊中傳聞之說亦往往如此而今期亦  
逝矣賊以所商未遂恐或蓄憾益深而決裂之  
禍更急於朝夕臣尤懼焉往年賊由慶尚道歷  
忠清古道直犯臣都城兩經沿路千數百里蕭  
然一空只有榛莽耳諒竊弘被他路皆然全羅  
一帶數十道粗多更稱小邦經費軍餉皆所倚  
辦賊兵垂涎在此今惟無動動則必犯全羅而

出於忠清之右蹂躪殺掠公私餘蓄以為食用  
收回海船水陸俱進無論全羅忠清雖貴海平  
安亦將次第瓦解此又今日危進之勢也今臣  
之見迫於賊甚矣長亂以來困心衡慮與國內  
臣民百方圖維所以自保者已無餘慮矣而以  
戰以守無一可恃徘徊四顧不知所出臣之計  
亦窮矣伏惟 天朝之恩至矣臣之愛恩於  
天朝極矣收臣七路復臣之都使臣生還故國  
大造生成茂以加矣海埔遊蒐之賊臣尤可以  
自力剷除不可每煩於 天朝而疲勞不振一  
經年復國要端不復附

于本

而兩關號望恩無已使  
皇上東顧之憂未嘗弛於宵旰之中臣罪尤大矣  
然赤子無知墮於水火疾痛宛轉惟父母之是  
呼其所解脫之方則赤子未能自言而在父母  
所慮今臣無知無異赤子而 天朝之愛臣遠  
於父母臣安敢以煩費之故而輒其疾痛之呼  
以自阻於拯濟之仁乎夫樞之以威以創其頑  
廉之以款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古帝王馭夷  
之大權而同歸於禁止兇暴保全生靈因時審  
勢惟 天朝所擇耳臣愚之所不及也伏願

天朝洞察賊情之所在來臣國勢之已急命  
下訂謀之地亟以此時使長議處免貽兇賊私  
肆之患以綿臣朝夕垂絕之緒不勝幸甚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

一本東征將官勞績事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  
八日據謝恩陪臣金晔等回還啓稱前在京師  
聽得征倭諸將官以東事未了並未揭功次得  
此查照光該本年四月內據議政府狀啓該漢  
城府判尹洪進平安道觀察使李原翼等各呈  
漢城平壤等處父老軍民等追感天將除兇救  
經夏復國事歸入後附 二十九

死之功相與勸帥率出錢力治碑而各盡像以  
祠願效香火之虔永世不忘等情為照本國得  
至今日實荷皇靈而亦係諸大人各有勳勞近  
據漢城平壤等處父老軍民人等附願惟聽令  
無行令禮官及著詞臣撰出刊刻篇章分卑各  
處相應等因具奏據此除已准行去後今該前  
因臣切思有國不能守過賊不能禦以厘  
聖上東顧之憂非惟不素絕之而數千里出大兵  
救臣於水火之中存臣宗社於丘墟之餘臣仰  
惟天地父母何詞可以喻恩何方可以圖報獨

區區切感者各官上奉明見萬里之神救下海  
專制關外之威算蒙風雨不辭宵鋒必不遺干  
壤之捷快絕前聞餘威所震諸也賊屏於海壖  
臣得還於故京而臣二息亦脫虎口其音見之  
功於斯為盛假曰適冠尚在小邦賊犯之勢未  
必可保而官軍所造既建之績不可沒也臣計  
經畧大臣已具功賞 上聞非臣附得名狀附  
懼在於民誠附望在於表白益出臣與邦人銘  
鏤之懷不容已也否則小邦從事於勒碑肖像  
其再生之恩則有之竊恐各官立功異域之美  
無以彰示於天下後世也奉 三十

聖旨兵部知道

傳內閣

聖諭朕覽文書見朝鮮國王二本一本言東征將  
吏勞苦功績一本言欲定許其款貢以保彼國  
杜援可見前者阻撓東事的專為一己之私壞  
亂國家大事好生不忠卿等可將本票了未看  
還作一論切責兵部是難辭小全無主張有失  
畏威來遠之意致彼國有懼暴之奏請失中國  
取喪威德之東諭卿等知

兵部提出

聖諭朕覽文書見朝鮮國王奏本欲定許倭夷款貢以保彼國社稷情甚危迫朕思自古甲國制馭外夷使其畏威懷德戰守羈縻不妨互用今倭既遣使求款國體自尊我因而撫之保全屬國無煩遠戍暫屬羈縻以待修備有何不可該部受軍國重寄但當計國家利害如何只計一身毀譽延推諉讓無主張若致悞天下大事責亦難諉著著度穩宜作速明白具奏毋更含糊兩可務全天朝朝夷之體毋派彼國顧望之意欽此故諭

意欽此故諭

又提出

聖諭朕思東事阻撓壞亂皆群小朋謀指使附和以故失策此皆河南道御史今刑部山西司主事郭寶育高偕階阻撓大事以致群小結黨附和妄議胡興造言惑眾好生不忠可惡本當革問從重究治姑且革職高民不許朦朧推用其餘兩京條議東倭事情的兵部通查寫職銜名字承議內有阻封貢造言惑眾的開寫來說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帝王制馭夷狄惟在威信之兩全人臣圖事操策當酌內外之緩急論當事者權諸此而已夫方倭之陷朝鮮迹涉匪茹當利用威時也我

皇上赫然興師致威克捷而大威已震於殊域及倭之退還王京送回王子當利用信時也我皇上慨然許封數布詔旨而大信已著於遐方則為今計者以封而退倭奴亦以封而保朝鮮以封而息外患亦以封而修內備是可一言而解

聖諭復國要舉

李士

臣星奉 嚴旨切責更勿含糊兩可而猶不自斷題行曾撫勸報者固以事在彼中難於懸斷亦以責在國外難於越俎也今倭酋撫孫鎮等題稱倭之造船運餉若將為狂逞之圖然築城掘濠似止為窮守之計而倭情已料其候封未候封亦已無他矣又稱即使暫示羈縻亦當預行整飭仍乞 勅下本部酌議施行者亦已知其當于方且遣人偵探矣夫向奉許封明旨臣星固當仰承近據當事勸報臣星尤當共為今計似當一面即許小西飛進京確示封

經本復國要綱入後附

三十一

知也臣則以爲事關外夷國難休終之不覺然  
既子封則必無侵朝鮮而後盟可定亦盟定而  
後復可往是在當事訂之耳况彼方久爲朝鮮  
欲借此爲歸計我亦久勞征伐欲借此爲結局  
事屬兩便可否不昭然乎即如封美當必三五  
年之安而朝鮮衆之以自爲戰守我亦因之以  
自爲備且以後或有他虞亦不至突裂如今日  
也而又不昭然乎此猶外夷言耳至若遼左以  
東征之役居民貧於轉輸士馬斃於鋒鏑虜知  
虛實無時不犯近復率衆數萬深搶廣寧山海

以外白骨遍野千里無烟唇亡齒寒當在頃刻  
若復設難成之約澤國封之典則行長必不敢  
見關白關白必不令行長歸春永將聯全羅必  
失遼左敗殘之區虜攻其內倭攻其外無朝鮮  
是無遼左無遼左是無朝鮮則神京將安依  
宗社將安保乎於時

經本復國要綱入後附

三十四

皇上當必責臣曰向勅若誤天下大計責亦難辭  
而今果何如乎而議者必以三尺繩其後即斬  
臣之首亦不足贖誤國之罪矣然此猶爲一方  
言耳今天象告譴兵端屢興倉庫虜入搶固原驅  
殺男女不知其數火落亦方結連入犯甘肅劉  
鎮長昂數掠寧前潛遁陵京而播酋負國勦討  
未結雲南緬賊每歲屯聚天下無一處無患野  
在兵疲餉竭無一堪將焉呼此正所謂危急存  
亡之數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也今乃不  
爲中國而爲屬國不憂內虜而憂外夷不救腹  
心而救四肢臣亦自悔向之爲虜寧堪付託所  
不致再請罷斥者以向蒙  
明旨責以衆事未完也故及未填溝壑道廟謹  
據勘議而盡布其愚以

皇上之恩信果事當無不完即有反覆臣星請職  
部事以身往推不濟則治臣之罪臣所甘心倘  
東事完結仍乞予臣骸骨全臣終始而孫鑛亦  
待封事稍定回鎮備虜庶不顧此失彼而遠左  
且得息肩臣身在負荷熱繁機宜以未便於  
此但事關重大臣星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候夷人往金山請封甚切夷使久到未見處  
分殊大則禦機宜朕前屢發諭旨仍恐耽延  
事餘部某現這等說便着他進未准與他封不  
得再行入貢

壬午

去與師明其罪一書舉劉運行實撫官知道  
及時修備慎防警致懈怠  
兵部等衙門題為仰奉

明旨以定東封事職方清史司各呈本月初七日  
該本部題前事內稱倭使小西飛等抵京遵照  
禮部題奉欽依事理合請鴻臚寺官三日  
舉於十三日赴闕朝見伏乞

皇上於是日御門賜見群臣俱吉服前班德華各  
臣等比照會議事例集府部九卿行道及本部  
司官於東闕面諭倭使明

皇上威德因與盟約東諭譯事會倭使於公所候  
關臣參見諭審等因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隨於本月十三該內閣傳奉  
聖諭卿等與該部以乞封倭使請朕御門朕以會  
允又以動火而煩熱及咽啞諭卿等知夫朕因  
朝聖母又感風寒頭目眩疼體發熱身軟御  
門且暫免其倭使小西飛着照該部題請卿與  
本兵及文武官面譯審其情形真偽詳議未說  
朝見另擇日行卿等可安心毋自疑患朕非假  
疾若有借此肆言的朕定行重治不饒卿等可

壬午

傳與該部及該科知道諭卿等知欽此欽遵  
等於倭使朝畢會同後府國公徐文壁等吏部  
尚書孫丕揚等吏科左給事中耿隨龍等浙江  
道御史崔景榮等俱赴東闕宣諭倭使小西飛  
并示以

皇上恩威訂以許封約東恐倭夷語言不通將三  
事開立簡明條件給以筆札令其逐款登答一  
件金山倭衆盡數還歸小西飛親筆書云謹答  
若得准封一人不敢留住朝鮮亦不留對馬島  
速回國一件一封之外不許別求貢市小西飛

書云任憑分付並無他求一件修好朝鮮共為屬國不得輕肆侵犯小西飛書云朝鮮代我日本請封豈肯再犯他國又一件爾國原有國王否小西飛書云十六年前有蘭白信長哉了日本國王三事盡以聽從情詞備極恭順隨該閣於公所回諭云爾這次未請封我舉朝文武官議論都不許遂要用兵征討這是

皇上

天地好生之心見爾懇求歸順特恩許爾們知道否小西飛書云 天恩萬萬歲閣內臣復部要約三事諭令一都要遵守書云任憑分

經書復國要編

後附

主七

付准封並無他求其輸誠效順與前審無異見該督撫保續遣人訂問行長機送到回稟具已聽命臣等未敢盡言今復會集多官於 闕廷朝會之間衆目昭彰之地開款譯審俱小西飛親筆登答毫無假借真偽俱已畢見許封事在不疑小西飛筆跡已封送司禮監查驗除朝見日期遵奉 勅旨另擇表文隨令倭使頂送禮部聽候恭進外謹將前項譯審情形據實奏聞所有冊封及遣官事宜容禮部及臣等詳議題請次第舉行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部等衙門一本欽奉

聖諭事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該司禮監

太監張誠等於會極門傳奉

聖諭朕覽卿等所開條款譯審倭使之言及倭使

回稱之說猶未詳確速夷請封必須盡得其情

平秀吉為何以兵侵掠朝鮮及至戰敗尚拒金

山不退今又差使上來乞封豈可輕率不細加

詳審誠偽着該部詳議封名先遣二官一諭彼

行長不許留住金山倭夷盡數退還本國一人

經書復國要編

後附

主八

不許留住巢穴房屋盡行燒燬一諭朝鮮衙門

退回奏來卿等可與內閣將小西飛環在左

門會同文武及科道等官令通曉夷語通事官

面嚴加詰問譯審情誠訂盟永無他變來就就

此恭捧到司案呈到部除原奉

聖諭已經進繳外臣等欽遵於本月二十日會集

內閣大學士趙志皋等後府掌府事國公徐文

壁等吏部尚書孫丕揚等吏科等科左給事中

耿隨龍等浙江等道御史崔景榮等於左閣將

接使小西飛請封始末情由備細開款研加擬

經夏復國要論人後附

三十九

審令其逐一登答一問朝鮮是天朝屬國你關白上年何故侵犯答日本求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年又騙日本人殺了因此舉兵二問既有此意只合通好朝鮮今之轉奏如何舉兵相犯不答三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令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敗答日本原住平壤無有接應及八月二十九日行長與沈遊擊相會於就麓山相約退讓平壤不期天朝老翁不信去年正月初九日進兵攻城殺傷行長兵甚多碧蹄亦是天兵追殺死傷日

前日行長有稟帖上孫老爺去一一聽命不誤

經夏復國要論人後附

四十

有違天命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行長有書小的方敢如此對答定無反覆七問原來兵二枝一行長一清正今獨行長請封倘清正不肯輸服如何不答八問爾等雖一時違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爾等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答天朝老爺問的言語小的飛彈寧膝原如俺答的說話封後不敢永貢朝鮮不敢再犯兵盡數歸國如有一字違誤問白平秀吉并行長小西飛俱各不得背諾子孫不得昌盛答天在上鑒之鑒之九問你既亦永無他變爾等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不答十問爾國在我太祖文皇帝時曾賜玉帶金印封源進義道馬日本國王今有子孫否其金印安在答日本稱王甚多姓源姓橘姓平姓泰十六年前為信長所殺國王乃秦姓子孫金印俱失之聞十一問爾前去朝鮮既為請封豈肯侵犯他問但平秀吉受知信長尚且暴奪朝鮮一時代奏彼豈不再犯答信長者暴國王不好因為將明智附殺見今關白秀吉率行長將將與武兵謀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子定前則日本有



今不安信長殺國王信長為明智所殺亦不  
誅明智俱十六年前事十二問平秀吉既平  
六十六州便可自立為王如何又來 天朝求  
封恭秀吉固是殺了明智又見朝鮮有 天朝  
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十三問爾國既稱  
天皇如何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答  
天皇即國王以為信長所殺十四問爾國既有  
天皇今若立關白為王將軍王置之何也答  
十五問既如此當奏

皇上請封爾國當書差倭去報云長連船令關  
經累復國要綱入後附 四十一

白整備兩便船隻館舍及一應恭候禮儀一有  
不度封仍不許恭守候已久件件不敢有違  
天朝原命沈進擊到釜山兵馬即過海回家行  
長守候天使到日即退十六問既來請封為何  
釜山運糧造房必有他意答原以封貢相求因  
天朝不肯關白行長未信這是求封好事又進  
糧蓋房俱各守候天使並無他意天使一到盡  
皆燒燬為照東倭封事自始議迄今臣星任其  
事頗悉梗概而在廷諸臣聞見尚未詳盡今該  
臣等遵奉

聖諭自從起兵根因以及三戰退還請封誓與諸

彼國王存亡未悉凡十一款其條對一一皆有  
源委即一月一日一事一時親筆直書衆目所  
擊不容更有支吾輕換者謂夷性多狡黠未可  
以一封之後永保無事然考昔年倭答乞封內  
外主持止期五七年之安外示羈縻內修威守  
乃今二十餘年封事三張追思稍寧則亦既往  
明驗而今倭夷當棄舊之辭關白以義旅收復  
六十六州之衆將以統一全國非微我 聖朝  
寵靈則不能長守境土享有寧所所以懇乞封  
號者有由然也據云朝鮮詔保以致與兵而自  
平壤摧殘之後今退王京送還王子且守候糧  
年未聞動役以三事悅肯遵奉乞封委真與封  
有名况奉

明旨許封又遣取伴倭使來朝遠近傳聞事難中  
止誠予一封足以昭

皇上懷遠之至仁以全 天朝厭夷之大信在朝  
遠待以休暇無征調之煩在朝鮮得以生息無  
傾覆之患一封而數美得焉計未有便於此者  
又何疑於今日之封乎哉

皇上特賜 宸斷勅下禮部將奉文齋進議封議

名兵部即擬開使同小門飛前去遼陽暫住一面遣官宣諭行長封已予矣即將金山倭衆盡數追歸毋柵盡行燒燬伺朝鮮王奏到而後開使渡江以往此熙朝之盛事 大聖人之作為天下幸甚臣等幸甚奉

聖旨這條使既詳審的確封名開使等項着詳議具奏你部裏先差官前去宣諭俟將軍來直數回巢待朝鮮王奏到之日遣使往封

兵部一本欽奉

聖旨復閱要編入後附

四三

聖諭事職方司案呈照得本部題前事內禮部機封上請遣使與小門飛等於正月內刻日起行二事既畢即遣官諭令倭衆悉歸朝鮮王奏到開使自遼陽渡江往封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登本年十一月內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為仰奉

明旨再陳未盡事宜以定東封事內一議國初遣使外夷原無定銜其後外夷築封如朝鮮則遣行人琉球則遣科臣及行人蓋屬國賓服已久使臣不難銜命而示之以信也今倭夷雖云

封然夷性未馴禮文未習宜得武臣有威望者

以攝服之容臣等務各兵部選擇武臣僕觀華傳智識明辯者一員齋 勅前往或徑赴彼國宣賜或就令於境上迎接臨期取旨奉行務令宣示 德意相度機宜足為制馭長策毋致失

誤使指虧損國威以辱 君命庶外夷知朝廷之有人面禦侮亦有賴矣等因題奉 欽依部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開勅外國例有使臣俱

禮部題差文臣二員今該部以創始之封欲選差武臣儀觀雄偉識智明辯者以性且令相機

聖旨復閱要編入後附

四十四

制觀期以不辱 君命誠為有見臣等查得驍淮侯衛術字宗城丰儀端整智識圓融武足衛戈臨友又能款許悅禮堪充正使應加府銜五

軍管右副將都督僉事楊方亨儀度修偉而將畧素閑才識精明而事機立辯堪充副使俱應

量加服色以光使命若倭夷乞封往來講和遊擊沈惟敬也倭之情形事之始末本官能知其詳仍應責成本官偕使前往俾之始終其事及照近奉  
明旨是官前去宣諭俟將軍來直數回巢仍待朝

經案復國要編八後附

四十五

解王奏到使臣往封亦應差沈惟敬齋 初一  
道前抵金山宣諭使將令盡數退歸棚房燒燬  
一面即順使齋文諭令朝鮮國王遵 旨奏報  
而後使臣往封於凡約束三事和好兩國悉責  
料理事完併叙前功如有疎失併治其罪及照  
本官效勞已多未經一叙今復責成封事干係  
重大亦應填註職銜庶便行事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將李宗城量授署都督僉事添註後軍都  
督府僉事充正使楊方亨以原官充副使各賜  
武官一品服色內府頒給沈惟敬添註神機三  
營遊擊將軍俸薪軍伴照見任關文本部仍將  
二臣出使應行事宜及沈惟敬宣諭料理各項  
事務議擬數目假以便宣請 勅二道給付鈐  
遵行事合用箱櫃人役等項行各該衙門照例  
撥給所有各官隨從員役并天文醫士畫工等  
項俱聽隨宜奏帶應用揭賞木裝應糧本部酌  
量處給事完造兩奏繳再照文臣出使琉球遠  
日俱陞應得京堂以酬其勞載在令中遵行已  
久惟武臣出使未有定例今使封創始比之琉  
球久稱屬國者難易不同由朝鮮以抵日本

水路險遠與琉球更甚仰體

皇上威德遠宣瀚澤遠被必能完事邁歸諸臣豈  
敢貪天為功別有希冀惟是文武一體出使一  
事若銜 命而往忠恪將士能使島夷賓服屬  
滿抵定上寬

聖主東顧之憂下解中外騷擾之苦則一紙之書  
真實於十萬之師一介之使足抵六師之衆所  
有酬勞之典容臣等分別從優擬請以示激勵  
其餘李宗城員缺另行推補奉

經案復國要編八後附

四十六

聖旨李宗城授署都督僉事充正使楊方亨以原  
官充副使各賜一品武官服色沈惟敬也看他  
去都寫勅與他  
禮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前事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欽遵案候在奉今該前因通奉  
梁呈到部看符使夷已封兵部題請不啻詳矣  
既議封其主并議封其妻且欲刻期遣使限以  
正月內起行無非欲過使夷之歸國以慰遠人  
之望除遣官一節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遵擬  
武臣前往移咨兵部徑自題請外所有望見早

總纂復國要編八後附

四十七

妻字樣雖朝鮮傳奉舊制妻封亦與國王並封

其在傳旨等夷原無比例該科悉詳則舊例信

有難照據者惟是平秀吉錫封原係特典名器

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恭候

聖明義定其國王該用冠服印誥等件客臣等易

行題請行令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平秀吉准封日本國王

小西飛鳥帖寫兵部尚書石

日本國差來小西飛鳥守勝原如安謹稟天

朝兵部尚書太保石爺臺下小的日本來封

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感當何如昨見四位閣下老爺禮部范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一應人員姓名開報伏乞老爺照例開後緣由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恩謹稟計開

冊封 勅書并各項儀制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禱

一日本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豐臣

秀吉為日本國王妻豐臣氏為妃嫡子為神

童世子奉子秀政為都督仍為關白

總纂復國要編八後附

四十八

一豐臣行長 豐臣三成 豐臣長茂

豐臣古繼 豐臣秀嘉

以上王員乞封大部督獨行長加世西

海道永與 天朝治海藩維與朝鮮世

世修好

一釋玄慈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 豐臣利家 豐臣秀保

豐臣秀俊 豐臣氏卿 豐臣輝元

平國保 豐臣隆景 豐臣晴信

豐臣義智

以上十員乞封亞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遣禪師

一豐臣玄次 豐臣吉長 豐臣正家

豐臣行成 豐臣全宗 豐臣調信

豐臣吉隆 豐臣正信 源家次

平行親 平末卿

以上十一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豐臣義弘 豐臣鎮信 金平豐長

源鈍玄 源重政 平信

以上六員乞封亞都督指揮

經畧復國三編八後附 四十九

一平山五衛門 兵衛安宅甚藏

平田四都 西山久助 吉下中我

吉田善 右衛門 西川典節

十昌九次 十瀬少吉 松井九丈夫

以上十名勞苦三年均已封爵且有未

盡應封人員乞老爺給賜大都督割付

十五張亞都督割付二十張都督指揮

割付三十張亞指揮割付五十張賜將

領賞後日本大小臣俱叨受 天朝

爵秩遵 天朝命令

兵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豐三行長准授都督指揮使賞紅綠紵絲四

疋膝原如交授都督指揮使賞紅綠紵絲二疋

銀二十兩各給與冠帶衣服其餘俱依擬

經畧復國三編八後附

五十

經略朝鮮劉遵保定山東等處兵部左侍郎鄭家

阮右都御史宋公行狀

黃汝亨

左司馬經略朝鮮宋公平東事歸十年以萬曆丙午二月卒公長公子守一走長安伏闕上書曰父功而義經遇汝亨郎舍持門人罪大冠攝公行事據地江田以收累吾子某謝不敢則長公擇涕言守一不即死不屬次所以數十里來非微死父幸甚其身為子孫謀忠淫滅父功負上恩竊忠臣之心無以為人臣子與亡子等守一罪當死論功於朝微行自鄉微吾子狀焉微子是甚不敢解按攝公諱應昌字思文別號桐蘭其先會稽郡

人始祖先元古籍槐之仁和里數傳而為曾大父義義生富富生四子長曰儒號虎山公配何太淑人生二子長應期次即公也公方面紫髯目閃閃如燦下電生時有赤光異香之祥而足下有七丈大履唇內一處如珠識者知其不凡云六歲就外傳十三愛易子為翁二先工研太極河洛之旨達達胡僧曰是兒電目來步殆麟閣中人逸攝之不顧而去十九娶鍾淑人而何太淑人年公哭盡哀二十三為督學必成舉公所賞識補邑博士弟子員時郡有詹先生者甚言易為折角父業被易玩圖養臥俱廢家故貧蔬食布衣晏如也嘉靖甲子為鄉

考十三人會是公為功曹坐便簪于理公即出坊金價當出之已且第二甲進士以念先山公長太淑人墓假歸已奉虎山公揭返部或為公計擇官公不屑按歸州守降而部地極瘠悍難治公悉心撫于州有四門稅金案曰急能不安蒙案有擾民者廉治其左右一二人眾為賊手降罕公審戒得傳十為甘山之神而淋淋隨群下是秋大有饑荒雪狂每有異政而憂文章為公特在唐寧化寺開月餉公因洞見邊情整法嘆曰邊備如此而恃無恐乎聞者悚息即卜公負安眠之略矣守歸之三年擢利部員外郎晉中諸公相視視嘆曰宋公志

略如彼而冷白雲司何耶頃之改戶科給事中其嚴也會斬鄭起正市議公疏陳撫賞不便者三事又陳防守六事柄事者不能因尋轉刑科右給事中有久任邊臣惟廣仁德及隆聖德以答天眷等疏士中轉禮科左給事中會虎山公致公執禮盡衣如長太淑人服闋復除禮科左給事中奉勅巡視京營時江陵相當國氣灼灼獲人奏事者必先上刺封公獨斥不用違報一夕十款至江陵添糾亡有公撫膺嘆曰微至此報據僕以聞直陳防屬七事江陵怒謂是大乃獨就我出公為濟南守公是然就道無幾微不平色漸為南北孔道盤踞特芒

公塵奸劉黨不遺餘力問民所疾苦而務平停之如賦  
意收解後分九到東省至今規馬他寬仁善政所全活  
不可勝數民謳誦至今不絕前陵最善凡七上三年入  
親考年與第一人賜宴東序六年擢山西按察司副使  
備兵河東時蒲州河堤決水臨城就地會守道以漸據  
行公馳入蒲為文橋于黃河之神火復水落三尺公仍  
所疏為築堤三月堤成蒲以永賴民號呼祠祀公比子  
南海之祠為恭馬公究心民艱位官早不用春秋繁  
露將而後微所司行之無應秋七月甲子有龍見于荷  
氏壘井中鱗角森異龍泉風上是夕而民咸神之亡何

臨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兼管糧儲河南漕糧歲報大戶糧  
先而積弊已獲為奸公條九議禁革奸利累民稱便而  
河清遂至今賴之時亦告早夏六月公為陞西鄧有五  
色蛇見於曉中逾日失所在而乃降秋七月復為蝗於  
大梁而部不應捕而北俱用案露捕而法而變通之  
不終日亦而是月陞山東按察使東人政德公關公王  
明雖飛舞如嬰兒之復獲慈母亡何轉江西布政司  
右布政行清軍事公洞見軍冊在官積書錄為奸上下  
張忠志據冊益益復除他官民可相告驗一洗向來  
株連之累而以餘閑與陳五叔左使登樓賦詩持成溜

既罷吏人或服公胸中既有條情非但安濟世具也然  
公之官亦即歸公公說上乞休疏家宰二山情公深  
知公獨奏留之轉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疏解不獲尋  
公於院右刻部御史巡撫山東山東兩都之三輔南  
北以懷起山西三都因於邊境馳傳東三都因於後  
軍格人成泰無微不盡道流亡者未復奸究不思俗化  
益公嘆曰事不師古法不宜民致頭滿尾何以為治  
于是疏陳二事一按公郵約法一按古保甲法一撤古  
常平預備意為保赤倉法下所司設議行之于時有編  
窗之役公又定為積系權慶二法以授有司以此陞據

饒之役無偏告東人安利者累年戰而公憫粵東上未  
已也念山以東北衝神京而青登萊利屏輪東海國初  
沿海設有營衛延司法制頗詳而永平日久當事者置  
不問有如世廟時登海關中德何以待耶於是巡視三  
府盡意整飭乃題海防事宜五事一設專官以備責成  
二加職銜以資彈壓三增營房以壯士卒四撤防海以  
俾實用五復海汛以消其冗又題海防要略大意謂倭  
情情形已著春汛可虞巡邏將練兵積糗三策仍親歷  
海口修險隘築營壘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查  
策設防嚴密謂公迂遠濶情事亡何陞大理卿而按奴

攻陷朝鮮之報王與當來事初起時會我兵方事而計  
而德收果六十萬之衆突入朝鮮國王李以走龍義  
州府王于臨海居肆順和居廷發靖康恭傳二王墓八  
道三韓度破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成威某官祖承訓奉  
命往復朝鮮金世宗復遣使以見免中外洵謂計畫無所  
出朝廷懸賞格有能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  
朝臣深服戰古舉觀觀無應者乃皆首推公位詔群公  
兵部右侍郎鄭經略劉達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  
有言宋某忠勇任事又經持達達事雖都亭有任他督  
撫毋得阻撓將領以下聽節制達者以軍法從事時有

郭衛御論公不可任者七事上震怒摘之公上疏力救  
且辭上任公言益切不得已拜命有中使數輩來視視  
公良久去俄而持尚方賜出賜經略宋某白金百兩大  
紅紵錄四衣裏公叩首謝驚喜俱集使司好曰上命  
視先生播器如何我輩遠報先生安維俾履眉面目  
安其遠人望情欣悅持有此賜公感泣下皆以身報  
國即伏紙出都門蓋止辰秋九月杪也然此時經略創  
設部署未定一切甲兵糧經軍器倉卒未備公從空中  
留憲軍事皆辦奏以大將軍卒如松為提督移檄四鎮  
修墩堡並戍兵督造軍火無賊分佈海口又奏添協守

引總兵二員遊擊各十員守備若干員兼南北兵一萬  
五千添募北兵一萬二千加南兵二千各相此要官分  
駐南北控扼節制有是延袤三十里首尾絡繹有身臂  
指使之勢署既定以副將楊元特中軍李如柏將左軍  
張世爵將右軍參將而下分撥標下統率出關一軍前  
駐觀者皆欲手擊嘆曰宋公行兵整而暇大而不疎真  
經略也然此時倭奴以三十萬衆據朝鮮我兵調集  
僅三萬五千而大將軍尚羈蹙未至石大司馬又計  
且策師倭西事定遣沈惟敬以封賞議往有旨惟敬以  
游擊職銜身經略軍前聽用至是達獨公呼惟敬前

四德求封賞第五年解向關全軍退益山雖命何敢蹂  
朝鮮要我而計境我我奉命討賊有戰而已汝毋以身  
當法惟敬縮舌去時戎幕數眾軍心惶惶公指顧詳暇  
偶有能煉神兵符術退者幕客相顧笑以為詭妄公曰  
如試之惜以安吾軍公所秘遠火箭明火燄火皆精入  
神將士試之輒奇驗軍心始安臘月大將軍卒始抵遼  
揭見公公曰倭眾而俾統我中國我兵糧足器精誠此  
而後朝食責在大將軍李將軍避席起曰謹受命相與  
誓師度江會惟敬至自德營執款議如初公瞋目大怒  
曰天兵來如泰山壓卵賊亡無日尚敢以護辭侮我汝



協尋國難當新命力士縛維敬軍中而議封賊益危頌  
示軍律三十二條會欽賞銀十萬兩公宣上德意處  
威奮歡聲徹大至期馮牙於庭乃奉觴進大將軍次及  
三刻科曰破德復屬國趙樹鴻茂以報主恩又進諸將  
士曰封賞在前軍律在後其各效力俱叩頭謝去於己  
春正月時音加公一品服奢麒麟衣一襲至鳴綠江上  
公北向拜賜既訖整兵鋒平壤倭將平行長權眾十萬集  
城下其飛樓鑿崎穴守壯丹峰為將角穿小孔銃從孔  
中出勢如兩虎莫敢仰視者公指麾方略圍其西南北  
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時夜虎浮等炮列兵守之火箭

火箭齊發毒烟蔽空倭眾昏眩仆我兵舍解藥鐵  
附而上臨門盡破賊大敗走斬首一十六百四十七級  
雙溺死者不可勝計連之關城將戰又斬首一百七十  
八級諸路賊望風奔潰行長卷營趨避王京是時倭勢  
尚盛又懲敗而憤大將軍仰其屢見敗僅以三十人自  
隨往探地形子是有碧蹄之圖大將軍殊死戰我兵無  
不以一當百斬金甲德堡馬而楊元張世爵獲兵獲五  
德潰圍盡然公據圖策計謂北山高逼王京依山順攻  
可一鼓而下又度原謂三大捷兵當應時集我兵刻期  
進擊子陸而今朝鮮以水為蔽于海倭即百萬可隨手

盡而兵符令惟欲議敗志公轉戰所調兵悉今支解  
季承勛兵留山史陳瑞公等鎮尤茂兵中逃運還浙  
公掛臂嘆曰今我以度卒當銳師却使手被賊耶公又  
念德不還王京則朝鮮必不可復而王京城南有龍山  
舍朝鮮許積二百餘糧食資以飽德則德必不還乃復  
分兵士以明大箭燒龍山於十三座糧盡德大窘乃棄  
王京去公復計南原係朝鮮南都要害地德必從此度  
各處賊使皆到城守之於是遣兵追及晉州與諸正役  
戰大破之賊聞顧驚曰天兵無何而所至策應何神也  
自是德從逃歸釜山舊吳又復遠徙杭州西生浦送王

子陸臣及當幕首餘人還公欲乘此時轉戰繼德渡海  
而兵力不遂師老矣于是皆國王還壯士萬人夜甲悉  
同南兵即同南兵訓陳守之俟陳成移南兵回而惟賊  
輒乘間平倭使以封貢請公乃具防守善後議開上而  
大司馬遂有撤兵議公奮擊力爭曰吾官可去兵必不  
可撤國上悔留撤酌輕權疏大意謂臣以兵力薄而姑  
聽封貢權也守朝鮮金慶以備倭倭不敢生心竊此經  
也臣能運使於朝鮮之境內不能運使于釜山之海外  
倭今日以畏威遁他日必以撤兵來且憂心狂以未可  
豫封貢為信疏上不聽而撤兵之議從部下兵公既提

軍入其國營風雪營苦日久中復憤懣不自得忽中  
風仆卒日乃題有某口長孫歸田廬有以此道之書  
已體齊奉旨某東征勞苦既有疾著還朝調理母以  
其官版奉撫此子是公侯代所奉考增贈大父及父如  
其官大母及母贈淑人妻封淑人孫一子守一准送監  
讀書是月轉奉部左侍郎得代入開朝鮮上自國王下  
達父老跪泣攀援先後數百里不絕建祠繪像即平壤  
而尸祝焉嗟乎是可以流聲得長而物議導者不已公  
乞休還皖凡工上俱奉旨題留公還樞疾萬不能還朝  
疏四上始得旨某某准回籍調理東征勞績待事定論

微公暮歲更得為價餅飲賞冊計開其值十六月所  
費僅二十一萬五千而獲者有預公以二十萬金填海  
可嘆也蓋東征之役自上特簡當公陸辭中使無視還  
報時即荷尚方之賜既東恩賞海至上不不可謂不善公  
而公於是後歸工子陸臣新德首二十三十級克復平  
壤開城王京還還收地二千五百里勞苦功高亦不謂  
不負上致功履既歷歷有者八月告歸宜捷承聖旨  
某等查營卒免屠功應從首敘著陸都察院右都御  
史巡缺推用還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又部引  
十七年延綏撫吳新首五百級著臣得歸衣十尸世

襲例奉聖旨某某准廢一子與做五千尸世襲公解良  
懸解不獲臣主之間可謂兩無負矣而議者謂以請封  
撤防為公罪不知公受命經略在二十年九月而達沈  
惟敬始封職入德在二十年七月繼定封在二十三年  
秋而公歸田在二十二年春則公於封事始終不涉而  
部下撤防之議自公得代後公所留劉提兵萬六千守  
全慶而事言兵不可撤疏具在則必得移而營公嗟乎  
中山交趾之論古今同慨奈何當明主時而猶紛紛我  
諸公李承勳陳璘沈茂奔調兵繼至長驅絕海則公功  
當益高又猶今德奴據開城王京不退王于不生還朝

鮮不再進又當何如罪公也曾不記海臨朝鮮之日  
萬無世伯將之實而朝臣觀視相盼無一敢出聲應者  
乎編謂公東征功即不得與冠某之還則裝番之還而相  
上下豈不足比劉江望海瑞之還不然亦何至出延綏  
撫吳新德者下此忠臣志士所以扼腕而嘆者子所  
以江血而許也於公何損焉公壯年並仕出典方州故  
臣頃聞郡守藩臬所至有聲績連璫卿戴東鐵東征已  
身歸閨門養重地口不言伐德山光義梅崖為友或客  
正浩歌或倚來清話喜讀書尤深於書易許太極河洛  
之音蓋自於少年師傳而歷閱世變強通心地每有獨

得學者罕得而觀焉所著有遺器圖說心運才助現則  
陳墓等者門人奉爲司南六公生自嘉靖而中十月  
三日申時而卒以萬曆而十二月十日巳時得年七十  
一元配顧淑人葉官某公女生二子一官生有遺器  
碑行精通內外典即今注疏諸閣上書者也監廣西桂  
林府經歷五亭金公爲女次守敬大學生登徽州府  
府施慶沈公女次娶太學生范麓許公女再娶許公女  
俱顧淑人出側室丁氏生子一子心女一俱幼孫男二  
長楚望仁和厚生娶孝廉國皆徐公女次楚望聘大學  
生仲宣金公女次廣望未聘孫女二一適大學生江之

謝俱守一出一許字南直隸提督學憲文洪國楊公子  
子敬出曾孫一曾孫女一俱楚望出 某年某月某日  
將葬 葬於山之麓某年公知各知公特擇其生  
平懿行不具論其大者則爲狀以備銀公先生永澤  
以昭信當代不朽來世澤忠臣孝子不至問問欲無  
亦編錄謹狀

明兵部左侍郎沈昭嗣同宋公配顧淑人墓誌銘  
左司馬昭嗣同宋公段五十年而元配顧淑人歿歿凡  
十二年時而沈公守一與率公子守敬子繼厚懿行  
過不侮亨誼而請曰陽我母夫人之未及志以葬此以  
先經略公之尚在歲七也先經略公有大教子國例得  
子祭葬而會有抱之者未遂蹟也母夫人臨歿而呼不  
孝輩曰爾父功不白吾目不瞑母先及我追越久之顧  
念先經略之功紀在司勳修必不泯母夫人懿行在閭  
閻之內足令不圖所以誌者將泯泯矣敢以累吾子某

謝不文而于長公兄弟誼至篤向嘗已狀經畧公而何  
處於淑人謹受而志之淑人顧姓父曰武襄將軍柳塘  
公母沈宜人未生時有青鳥家通顧氏墓者指曰是當  
出貴女七何淑人生生有奇表稍長靜婉婉孝經內則  
讀書能解柳塘公喜曰是女所爲貴淑者乎吾不與  
凡兒而以贈左司馬虎山公與歲暮因見經畧公亦有  
奇表語所知曰此兒足當吾女虎山公請妻焉馬越明  
年姑何太夫人病劇甚念得一見賢新婦而瞑淑人乃  
歸年十八作止潔潔無憾儀太夫人見而喜曰兒有婦  
矣追暝隨執太夫人喪朝夕哭甚哀而從中經紀其事

如禮虎山公故表與不問家人產煙墨公東歸之入不  
瞻而為文曰有莽所過從皆名士淑人結裾如紅沽世  
脫承留微佐經略公靖而餘以給客醋不足則脫簪珥  
幾盡無慚色也時世氏東家政淑人嚴事之如姑妯亦  
愛之無幾微聞甲子煙墨公舉子鄉兄梧岡公為郡公  
曹坐僕繫於理公願捐坊金贖伯氏而虎山公贈之曰  
而不念而婦解錦珥還予淑人聞之起對曰金與兄孰  
重伯氏竟以是得出而親堂噴噴稱煙墨公友子歸賢  
淑人云乙丑煙墨公成進士念虎山公清峻歸踰年應  
薦還人復不思離奉而此恩梧岡公卒子家虎山公不

傳西河之勛至陽明服食起居淑人扶掖之如躡而淑  
人相周旋蓋達虎山公喜而語人曰得予者人既育而  
況者吾媳也煙墨公謫還得山西絳州守執掌制州事  
無違制室人而淑人密為門以內清澄如水以是政成  
晉秋官郎付七中煙墨公改戶科給事中尋轉禮而虎  
山公忽逝公哀毀不勝喪淑人朝夕從之哭如哭姑而  
德一切含殮訓應亦如禮不以戚坊易服聞煙墨公指  
稱仍禮埋淑人以舉恩封儒人制詞比于羔羊采蘋之  
詠始無愧焉大義經墨奉命京營所條上邊事與柄  
相左遂出守濟南郡經墨意既然拂衣淑人慰解之曰

君薄海南耶聞之海內政平訟理無欺患德懷之聲者  
僅氏二十石也公於是夷然就道既濟南屬意郎亭濟  
南大治而淑人遂歸門以內如居絳州時公奏最為大  
下第一淑人寄封卷人俄而煙墨公晉山西按察司副  
使制罷河南參政山東按察使遷江西布政使轉福  
建在布政所至著績而淑人曾想於家連拜開府三齊  
之命仍偕行煙墨公夙屬文武吏撫循百姓收龍禧於  
野士卒肅於伍東人安利者累年歲淑人笑以語公曰  
君往者薄濟南而乃今見休意東土也士民召公入為  
大理公語淑人曰吾一介當士聯任九列不負而節水

經顧足矣其倚鹿門隱乎淑人領之方草已芽疏而會  
從臨朝鮮京師戒嚴中外震動廷議經墨難其人朝臣  
左輔右盼無敢前者共相推執公教趨百端公奮然曰  
事不迴難臣之職也遂叱駁行由廷尉三違為少司馬  
神廟獨倚注公後鐵東征指其經墨狀中淑人即以是  
冬李月還抵家朝夕焚香祝禱曰婦人不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使佛之慈願夫君功成報主耳矣已破平壤露  
有聞而淑人喜可知也甲午煙墨公振旅還朝謀且虛  
中樞席以待而會與當事者論左丘欲賦遂初淑人亦  
達次公之京語公曰功成名遂身退其時也願無忘士

長之志公遂拂衣歸絕口不譚家事日與二三門人故舊嘯咏清談不報淑人元酒製鮮肥之供不吝燕恥而公宴然林泉之適若物外人也昨平叔公從雲棲師法席證無生之旨作流水長者因淑人齋居事佛亦時時戲喜助之公稱淑人非惟貴且亦道侶也是歲陳公以三品考滿贈三代如制母是以封淑人歲餘陳公念煙公勞苦功高督郡察院右都御史歷世隆去實長公以請遷入都長公生無所屑居處餘無宗無能行婿即故交在者秦越視之竟寶不行淑人以手書招之曰去歸乎來命也仙侯之仁公內歸越二年而陳公

公辭世淑人哭之哀收公以卦開神廟下其說吏體公部議所以恤易臣則難朱公若係議如何幾得請而會而故有公撫康時屬吏修卻者忽從它曹郎出糾衆疏至再長公亦疏謂者三三得奇報可而衆疏留中不下然事亦竟寢長公時對人彈指言先世公子年六十里死疏之屬聞歸之朝廷以視今之達山遼水履重役將受兵耗胸而不可收功罪如何哉而公獨不能白父功予是思婦人乎遠地意仕進與次公奉淑人膝下茹蔬甘子雖食衣節榮于歸寄淑人謂而榮之亦融融如也而奈何其發然進耶臨境無死焉遂提以白蟻聚如粉

鳴已而起坐與手南而梅西方脫而曉曉乎淑人之所種者無矣蓋淑人生平素志盡惟事姑若舅生地盡志其母沈亞人病而湯藥必而養身任之期無憾親屬若七兄弟若兄若兄之子若孫春為則收雅而之止姪以追藏獲勿忽違也生平信素諸子孫亦不敢以草履至也予作喜事老而彌篤饑者食寒者衣病者者殆無虛月冬之湯夏之水無阻礙而飯饋以十計治津品道路以十計許活無為以百萬計不可勝記也趾不踰戶而明達曉事人莫能欺依姬畧公教歷中外三十餘年內政井井而士庶大寧公公於所長死婦人所

英長公又詳淑人精誠通天人之應當長公在樞中偶為彼所牽制不能出鋒銳淑人方理該思開空中有活以見危者趨視之乃解已且經長公上公未得與疾幾不得入聞淑人聞之乃日夜哀請而經長公於病中既見天神有授刀斬魔者驚悸汗下病遂已居京師書念其母南向涕淚下之神得獲有直符錦衣公子玉語初不解所謂已而淑人以虎山公長歸贈年值母病復得竭力大書語始知其精曉法如是故淑人信心信得無依律當五十年一日也然則淑人自女而婦而母而王母準備宅非宅尋常聞聞之秀可此喻者以

紀卷公之狀勳諸所常而所淑人之賢義之形皆揭曉  
姚美雖垂百世亦沉乎淑人生於嘉靖丁酉六月三  
十日歿於萬曆辛亥七月初四日得年七十有五長公  
其將以某年月日封忠孝公諱子某小之陽國有常典  
聖恤勞臣以及淑人義義望君子孫婚嫁不其詳詳在  
經畧公志爰系以銘  
銘曰惟臣從王內安水根熟名孔揚惟婦從夫爾恭爾  
淑相傳而章生楚以莊長壽且康邇也吉祥帝念勞臣  
或薦之但載錫之壤一德合體子馬偕餐子馬偕餐坤  
厚無疆慶延世世子孫其昌

國俗不高外競唐劉仁軌白江四戰海水為丹而史傳  
顧履後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功者皆不甄敘蓋幅  
員恢廣即域外小小勝利無足於重劉仁願勒碑百濟  
新舊唐書皆無傳廬附于仁軌傳中以此也明宋思文  
以儒者控師千聲字小之註陝嚴寒越遼海取燼餘之  
三韓八道莫之枉席平壤之捷威震海東而明史亦不  
為立傳使在它國其宣寓宸耀奚若哉是書千頃堂書  
日作六卷蓋在明季已不甚顯至滿清誤以復國二字  
禁之傳本尤夥甲午以來言東事者莫之述也蓋山圖  
書館皮藏有年某領事曾乞送錄而邦人不為搜討其

勳略使湮靈輝盡聞朕仁軌故實猶在金石苑者蓋  
可唏矣霜霰彌天良維多故猶看圖錄為之慨然終生  
贊實既為提要並採黃氏行狀補史之闕夏述所衷以  
於國族使知明當嘉靖以還積苦倭患而命世之才初  
不為覆車所傾赫然建樹若是則今日明恥勵俗故宜  
一藉前習不徒以蕭勺腹裏為國功也已己十二月  
柳詒徵

周忠毅公奏議四卷附一卷

〔明〕周宗建撰

明崇禎熊開元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序

四庫全書

先帝朝余與忠毅公縱橫對直無他  
微迹也時魏客竊王鈇奉者抵其  
熾微言中影譙謫游加至指斥關  
名披抉交關則自公始而余亦後  
序一  
先之於是請

名對立剖以鬻重端

上傳會看以張籍舉朝廉二代虞不

測矣

講筵申救稍霽

天威公僅罹薄罰而余與沈全舍且

獲從寬政蓋幾幸異數焉既余捧  
節出公益發舒言事畏筆端著益甚  
久之始以巡方行而余兩人里居  
遠隔皆在萊經中矣踰年衆正屈

序二

虎翼張

國靈移

詔徵起綏騎相望於東南揆揀駢楚  
於北司謂大辟有完膚也而誣賊  
酷索劍必不可忍之殘具以立盡



人之筋骸謂籍沒有完卵也而懸  
坐株連毒必不能生之家拏以立  
畫人之喉類公則始就外評繼以  
逮入即余猛萬不敢當公姑微  
末減亦始削籍繼坐萬餘贖乃公  
年三

竟捕死而余在最後大索中得緩  
須臾以達  
今上解澤村不材有幸不幸遂若斯  
手余再遇錢塘田峻甚豎皆能言  
公為今時事其最辭龍公者亦心

服其塵平即白簡霜生如余刻中  
所載非不洞心刺骨折角續牙然  
尚未有破柱署尸密謀誅戮之怨  
且姦黨未輻輳時雖遂關於公猶  
濡忍無所加而後何渠若許無亦  
年四

驅除擁戴侯王媼相直欲趨而上  
之此  
國家一大劫數為漢唐所未有非關  
公一人亦非關公一流人耶雖然  
余等在而若輩猶若少需直俟莫

夷盡而後為所欲為何況於公則  
繫二三年如綫之

社稷以奉

新皇皆公一流人力萬世而後必有  
以余為知言者許大氣魄許大事

序五

功天實苦之天實成之何有於已  
致之身何有於原不足却顧之索  
獨是以公等之身寧釀成嘉黨之  
浩穰鉅而走險或化為中行說立  
全甚則欲為可知而不可言之事

今已有左驗矣且又以公等之身

窮銷盡士氣之剛大虎豹輕於在

山鳴鳳瘖於在廷似戒心公等徒

旁睨目憚而處鋒袖手噤不敢聲

嗟乎慟哉余烽火司門驚魂未定

序六

適以使事過公里廟靈方新舟首

相值不知涕之何從而其長君以

所刻諫州示輒拭淚而作此苦語

若夫公之常義在文章聲名在

褒綸在

國史憲侯余言況以

國事成名節一腔熱血徒灑黃壇千  
古精英祗領憑弔於公始願滋感  
更何有於茲刻特後人慟極之思  
聊以是寄焉則可耳

序七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常寺少  
卿前吏兵科都給事中侍

經筵星沙友第劉弘化頓首撰



周忠毅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爲四先生請謚疏

鑒往持平疏

請修實錄疏

請恤東南加派疏

請興文令卹典疏

按楚陞辭明用人以佐銓政疏

請更置邊方有司疏

周忠毅公奏議目錄

查刷事竣條議裁革疏

裁革各官儒食卓疏

白祖寃疏

附請謚揭

請謚公揭

爲趙文毅公公揭

卷之二

歷陳陰象首劾逆璫魏進忠疏

請斥逆璫魏進忠并郭肇交通設陷疏

再申魏進忠郭肇交通疏

首劾客氏疏

請罷大璫劉朝典兵行邊疏

參大璫王體乾疏

附申明郭肇交通設陷揭

卷之三

請與鄭馮兩總憲並去疏

申救文鄭兩史官疏

申救賈張高三御史疏

周忠毅公奏議目錄

申明法守參范得志并救徐驗討疏

糾郭肇疏

駁徐世榮疏

參張我續疏

參張我續申救劉太僕疏

糾本兵崔景榮疏

論魏掌科救王會院疏

再論魏掌科疏

題明經撫罪案疏

酌議遼餉疏

查刷事竣條議裁革二疏

議恢復河東疏

請接應榆關疏

論遼事在用人疏

論遼事責成輔臣疏

請備城守器具疏

請救廣寧疏

請設捕奸專官疏

周定發全集

目錄

論河西奏報不的疏

設防天津登萊疏

崇實効疏

舉將官疏

請弔恤遼亡將士地

巡視捉獲強賊疏

巡視捉獲地方強賊疏

附戰守議

狀房議

卷之四

論收天下大勢疏

酌裁兵餉疏

酌議遼餉疏

議恢復河東疏

請接應榆關疏

論遼事在用人疏

論遼事責成輔臣疏

請備城守器具疏

周定發全集

目錄

請救廣寧疏

請設捕奸專官疏

論河西奏報不的疏

設防天津登萊疏

崇實効疏

嚴奸細疏

舉將官疏

請弔恤遼亡將士疏

巡視捉獲強賊疏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一

廷後學熊開

男

廷祚訂

請四先生易名疏

候補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抒公論開發真忠仰祈

勅議易名以光謬典事臣聞人臣事君義取致身明

主擇臣無先議直臣間以此弊欠古今貞臣烈

士或絕服以鳴忠或剖心而見志或袒刃而進

周忠毅公奏議

設或就烹而陳詞未嘗不掩卷太息低徊想慕

惟恐其名之不彰讚歎之不盡豈謂世實有如

此人顧忍使其名湮氏沒淪落於冷煙寒葬之

墟沉埋於敗墨殘雨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樓

燐而肥身保妻子之輩反得起而傲以一日浮

榮笑其百年共盡此豈宜見於激勵大行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

聖世目擊新政凡先年披瀝瀝血諸臣多蒙

簡昇近荷

皇上復九禮臣之請一朝予謚者四十餘人凡在臣

子無不灑然易處欣欣然有不得爲忠之恐而

臣顧猶有言者在已謚諸臣品旣定于沒世名

合享于千年議者禁難受者無愧獨間有未經

廷議者非名空於子姓之彫殘卽論格於好惡之

未察或事散諸編而不及攷或時經易代而未

及詳將使一段精忠無人齒及

聖朝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遠引姑

就臣考據最真耳目最著平日耿耿胸中而不

周忠毅公奏議

能自己者若臣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

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異等拜禮科給事中

十五年丙申蜀藩與閩司許奏興大獄

作簡存仁往按存仁爲持平各以不寃

朝論題之十七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曠蕩抑邪佞五事申救楊慎馬錄呂經

馮恩諸臣指斥吳璋葉凝素邵真入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爲民臣嘗攷故

實傳其草疏之夕鴉啼戶上鬼囓榻前囑將臣

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扶九一七得  
更懸而棄側至戊所爲流人者幾三十年築室  
孤居布冠且履授經終歲間以所得發之誦詠  
忠厚肺腑絕無愁心至今關外有上谷書院所  
著有六哀五幸四欲五憶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卽位下詔召諸言事者有仁起爲通政司參  
議歷太僕寺卿益自努力於馬政諸弊搜釐殆  
盡所修太僕寺誌見在同寺時滋內務注直臣  
宰相且以大用示存仁而存仁誓不受指遂自

廟堂全集卷之一

請老婦人十傾歸送之擬之二疏既老家居  
朔望必朝服望闕拜示不忘

君又家故薄產獨置田六百畝贈族又以田二百畝  
贈諸貧生又以田百畝建介石書院祠于游終  
日引諸生講讀其中雖以忠孝大義尤好讀性  
命時時與羣族先服之輩往復商論其在塞  
上有夜坐蕭蕭傳行于世既以病卒家無餘資  
至不能具喪塋而今且于孫輩謝杯土荒涼處  
義之魂長淪喪草嗟嗟蓋臣願士何代茂有義

以威激于名或矜于氣計其所豎尚足不朽矧  
如存仁一生砥礪萬行錄其爲今則有茹未  
之守其立

朝則有碎首之危絕漠大荒則有絃歌誦諸之娛  
長組玄纒則有懸車急退之勇自起家至九卿  
全節完名無片疵之可摘里有賢祠官留名宦  
有臣如此顧乃不得一被易名之榮後使人進  
平吞嗟聞風增感謂

聖世實有未暢之孤忠

廟堂全集卷之一

皇家實有未暢之盛典此臣所爲拊心橫涕而不能  
已於長吁者也方今正直登

朝如鄒元標王德完諸人剖血當年

賜環今日一時義激天地爲開有如存仁生實此時  
倘亦元標德完諸人之所甘爲讓席者也

皇上能錄生者于今豈獨難歸死者于往不惜錫宴  
大纓褒直臣于晚歲久錮之餘豈獨斬片字單  
詞揚忠魂於蓋棺論定之後尋塵聖怒激潯揚  
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諡之臣如先臣光祿少卿顧  
憲成理探的派忠貫青穹文章氣節之俱全淑  
世修身之無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  
遠韻勁節孤標歷仕同違愛之明乞身有陽城  
之孝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空百代氣盛  
千秋標持無媿于古人著述有功於當世之三  
臣者品各不同豈堪不朽卽有疑憲成者或嘗  
其門風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敗者原無傷君  
子之品疑望齡者或嘗其宗風太冷而臣謂當

廟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九

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餐霞飲露之人疑  
世貞者或嘗其終多後來一出而臣謂蘇軾禹  
興聖賢家法仇君避世臣子難容觀人者當觀  
其大論世者須論其真如必苛求毛舉一一以  
俗法繩之則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蓋林卽周  
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議

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太刻也臣聞諡者先王之所  
爲名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

在存仁名字久湮松楸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  
憲成三臣氣韻尚新見聞未遠故臣不妨大略  
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不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諡  
名從公議覆俾得與四十餘臣共邀盛果則諸  
臣身雖往而忠膽如生骨雖冷而香名常在臣  
工師濟豈無慕諸臣而爭起者

皇上卽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効忠者有條術矣臣  
無任惶悚待

廟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六

命之至

天啓元年正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鑒往持平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窮數案小人之變借爲今日持議之衝請  
勅諸臣各捐智見共砥身名以襄盛治事臣嘗繫觀  
往昔冲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嘗恨其時  
不得一挺立不回之臣爲斬其靡援破其成心  
以至君子小人兩歸銷盡如有宋熙寧紹聖故  
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倘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

則忠義公案

卷之一

七

君父而猶拾涎取唾甘負

明時臣之大耻孰過於斯故臣不敢以時之所喜  
道者爲獻而願平心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國家之治治錄公論而公論多出於  
光明正大之途國家之亂亂錄銷論而銷論多  
起於紛紜幽隱之路一出光明則敷陳了達無  
所不折而一涉幽隱則揣摩隱度憚轉深此  
于老成之主猶恐眩惑矧昔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冲切之年頗可潛滋暗伏以貽一後來不了之

局面哉臣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放相沈一貫本敗之時其時在

朝者豈曰盡無君子而惟一譏以小人則沈澹可  
逐郭正域可爰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幾  
夢阜康丕揚等爲之首雖有善諫者不能不謂  
三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譏以小人則大合之

准撫可保極險之餘佐可阿直館可操清流可  
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紹芳等爲之首雖有善諫

周忠義公案

卷之一

八

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交其時

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譏以小人則學差可  
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常舉事  
之把持可一綱以爲弊時則有元詩數體與邦  
等爲之首雖有各諫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  
夫有一番小人之滅度即有一番小人之現身  
有一番小人之聖毒即有一番小人之罪案計  
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捐豈不欲一

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復投攬  
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  
不計後來之破敗惟擇一時尚題目據爲腹下  
靈符苟有不合于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  
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步亂爭先取憐勢在浙  
輔則越浙輔勢在秦淮則越秦淮勢在齊則越  
齊勢在楚則越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  
前後不同秦猛不一而要其根氣貪庸識力汗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一

九

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  
之共盡者也夫此數番諸人方其意得之時車  
可填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雖  
黃僮足自謂英雄而迨乎一朝垂盡焰冷光殘  
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凍魄不身死于賤行  
辱人卽魂銷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益  
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拉下衆正齊登專門之  
光影漸開啓事之揄揚幾遍臣謂君子進府之  
盛無喻今日矣而臣願欲借往事爲衡者非謂

今日連有已往之事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  
慮其萌也姑以用入一策言之如前後諸臣所  
引高攀龍董應舉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顧雲  
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  
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提了當  
無嫌旁竊如必借此爲題爭相濫引若橫橫之  
貪邪亦思梯榮于月旦窮竟之醜類尚留春夢  
于寒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業升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一

十

反開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者也又以移  
官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  
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聞發旣明人言且已  
在科臣楊連潔志遠嫌自當聽  
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持議解紛亦不妨付定論  
於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侈談羽翼  
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筵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  
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

不慮者也夫臣以四虛獨立之裏旁觀冷觀早  
已有此二慮而況一涉有心之人通爲弓影之  
揣牽連疑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後  
其見尚未到此微臣曾兩讀臣同官張慎言之  
疏一則爲用人發而曰恐墮前人之累曰一則  
爲連典繼春發而曰恐開日後之爭端肯哉斯  
言實與臣合臣今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  
在吏部自非真才真品毋容夾雜以同升  
朝論在典評自非大枉大寬毋輕出言以佐關

廟堂公案

卷之一

十二

國家早宜以遺事爲第一緊者當共圖救贖毋日

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願

主母後爲將願之辭胸中淨絕筆底空明此臣子同

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又請平言之以

告諸臣曰一師偶峻正可爲泰互之藩一人五

異不勝助舉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獨厚盡可

歸之說寧即金殿之影干亦不必留之筆端一

掃虛疑各歸坦蕩此臣子東西南北諸臣願進

之以藥石者也臣更請廣言之以告諸臣曰時  
本無事母爲意外之災皇川既養仲母添過去  
之孤憤德業以虛而漏廣聲名以澹而彌長臣  
姑不暇遠引卽以今日自況亦有失日孤忠聞  
其家居絕口不言

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歲投荒直聲動天下  
者而習其絕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  
法諸臣年頭更進豈可護此爲家珍朋友絕頂  
相期豈肯限人於故步此臣於已用將用諸臣

廟堂公案

卷之一

十三

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嘗欠三冬靜觀願定姑  
未暇及他端而先以此清淨簡澹之讀進臣身  
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何慮之太蚤而不知外  
臣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敗誠如  
臣說則公道常伸與要開出仕路甚廣何懼旁  
攬可保諸臣一生收正人之譽

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

聖明而消獎俗不減宇宙間一人快事也哉臣言若

此臣誠不忍當此

吳主冲年之日舉工師濟

明旨如流爲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

忍復相負將該此諸臣猶可借

皇祖之靜攝爲百事裁拙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

借以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爲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叩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爲其真志識須

圖其大臣之數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察臣之愚明示諸臣閒心定氣細味臣言脫有

同治元年奏議

卷之一

十三

以臣言爲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說令更進一言

以加于臣說之上臣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

之共日而論也臣愚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二月初十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院一併議覆

請修實錄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史局因循已久纂修糾紛宜詳懇乞

預定今宜以垂不朽事臣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

承人之有誌且傳也民間有子爲其父狀生平

猶不惜寸題尺累與無遺行而後卽安矧以臣

而誅君以

天子而揚祖而令拙歷啓歷之日坐歎徵文考獻之

窮此亦龍門柱下之羞而

同治元年奏議

卷之一

十四

聖子神孫所不忍道也我明

列聖重典鴻猷殊蹟史不絕書至於享國長久號稱

獨盛前有

世廟後有

神宗歷年既永

朝事多端其爲

神聖大略相似臣考

世廟實錄成于萬曆初年其時參核頗詳所載事實

班班具在今當

皇上御極之初首允輔臣之請纂修

皇朝實錄計輔臣留心掌故必有規畫授之史官而

臣乃側聞

朝家故事湮廢者多史局條章因循且久閣中之

私記僅託筆於執事之人

聖明之舉動半銷沒于

禁之職徒懸風影之傳失實凡如此

類聞略爲多而況四十八年之內時移局換議

陳羣分若初政之屬精中年之初徒晚歲之幽

周處義公奏議

卷之一

深政不一也若

冊立妃封之緩急妖書楚獄之陰陽四明淮上之

爭執論不一也若大相巨關之威福稅璫礦使

之誅求罪帥囚臣之禍

國變不一也若

東朝之數有震驚衆諫之頻干

嚴譴

藩封外戚之屢有頌言疑不一也至於大等大災

大兵大費若

兩宮三殿之災戾地北江南之水旱兩災倉落一

救東藩北受虜王之臣中更之叛敗徽鏡

聲勳普罪狀凡此數案更僕難詳加以二十餘

年之靜攝公車之言率歸高閣其所下六垣者

不啻十中之一今欲總集諸奏彙括成書而寥

寥若此又何所據矧所下之章諸吏積偷積且

抄塞而西臺之草六尚書之牘南北諸曹之陳

列往往寂莫無聞積習若此又安望其大壁小

璣左言右事上爲揆天揭日之文而下有金版

周處義公奏議

卷之一

玉書之頌哉今聞論者求其備而不得則有爲

採訪之說者臣謂採訪之役必先擇人文學少

年一經

使命優游自喜過家上家強半聞銷求其咨討正

復不易臣請於中行儀制中擇其博雅端詳者

分地而往務令幽遐之壤孝子貞女遷士高此

悉討其實拾之囊中而又問詢故老核之名案

悉錄其書以備聞見使五紀之內安藏欲晚潛

德爲尤亦一快也則又有爲專官之說者方今

承明著作之庭雖稱濟濟多才而學有專門事  
難兼習如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藉講求終難  
虛探則有臣所知若邢雲路之究心天文李宗  
延之研精律呂于仕廉陶明先之熟習河經武  
祝其人訪其故實或收其書以佐參核使星歷  
再整宮微重請而水脉河源按圖可譜又一快  
也則又有言求野之宜公者臣謂

皇祖歷年既久中間事變傳聞不一豈無釋官小乘  
自託名山還客時人私稱不朽及事不為攷定  
則史家公案錄卷之一

後將滋惑無窮則請悉收其書明為訂辦務令  
野之所信合于

朝之所徵墓泐無盡齊諸息響又一快也則又有  
言即曠之宜查者嘉靖初修

武宗實錄曾取正德中留中章奏盡付纂修臣以為  
皇朝末年所留諸疏藏在

禁府定無散逸與其求之腐牘時有魯魚亥豕之  
謬何如請諸封事宣付史館使感時慨論者說  
得盡見而任情附會者毋得輕滑以今日之公

是公非達

皇祖之不聞不見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立傳之有體  
者攷

國制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臣謂史以褒貶人  
倫豈論顯晦若令一遵官級將高門者踞踰亦  
書棄退者夷黜並屈以此垂後何益勸懲則請  
從大僚而下倘有奇節特行不妨竝為序次間  
有大議大猷亦復著其情形惠施共列表載平  
懸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編次之有期者開闢史

館諸臣隱心于督催之取怨習成于入衆之相  
推每至遷延動經歲月白首汗青幾何不為劉  
知幾所歎乎臣考萬曆初年纂修

二廟實錄輔臣請立程限每月各纂修官務編或一  
年之事送總裁恭詳月終諸總裁官務攷完一  
年之事送相臣刪潤一時諸臣含毫吮筆無敢  
乞私差而圖自便者今應仍持此格即四年之  
內

神廟實錄刻限可成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總裁之宜

專者編纂之事草創修飾潤色討論工夫不斷  
乃能成書要其緊要全在總裁顧或心分部務  
身直

經緯事既難兼終成兩誤今請略做萬曆初年  
令總裁諸臣分年專任示以盡一其兼直諸臣  
志在分發不妨稍減其帙使有餘閒總統一專  
程期易了又一快也有此七者而後純疵纖巨  
犁然畢陳

主德臣猷確然有畢即千百世而後復有如遷如固  
廟忠義公家藏

卷之一

十九

如曄者出有不稱爲一代良史臣不信也抑臣  
因是更有進焉臣等日悅

皇上臨御以來

天表端凝

禁庭嚴肅相聞

講席靜聽潛心聞有

翰谷周詳和雅人卜

中興天開

英哲倘非備極紀載奚以闡發

休明臣請

講筵之上日輪請官一員專注  
起居其

朝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今之編纂正襟料抄不  
無潤略合請另行

申勅責令文學素傷史官事意稍詳無同故套其  
遇

視朝御門即輪該日起居史官四員親近

御座俾得傾聽

卷之一

二十

玉音便于記注以儆古蹟頭戴控入直紀事之意至  
於不特

官召及造

辟密陳者但令人

對大臣自紀本末封送史局以此爲恒庶

新政彌焉可攷不復更有缺遺卽千秋萬年所爲勳

琬琰而書竹素者此已思過其半又何至茫然

索之敗精而拾之耳傳哉此尤臣所願爲今日

預歎以成一代之盛者也臣學淺才疎自知無

當於史而目擊纂修在延不敢不陳其略惟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侍

命之至

天啓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這所奏纂修事宜知道該衙門知道

周憲毅公奏議

卷之一

五

請撫東南加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東南民力已窮加派疊增可憫乞

勅戶部加意查核以甦積困以平偏累事臣惟民爲

邦本而東南一帶則尤

國家根本之本也間者 發難以來四方徵調

處處騷擾遍地加編家家坐困而三吳幾郡

畝九釐等之海內凡茲小民目擊

君父之難共有頭目之援卽罄饑以供自不敢後乃

周憲毅公奏議

卷之一

五

近見憂民艱者有照銀加派之議臣固深服其

惻隱一念真堪流涕而第其事有難籌于臣鄉

三吳者臣請得詳言之臣嘗考海內賦額東南

居其大半而蘓松常三郡又居東南之大半三

郡之中蘓又居其大半人但知三郡賦甲天下

而不知此非

祖宗制賦本意也當

閏初僞吳僭竊之時東吳平定獨後諸地

高皇帝念其久據遂悉取民間租額準爲賦額名爲



官田而此後開墾民田仍以五升起科本以不  
懲一時初非持爲永財後因

成祖靖難征討四行財力殫殘未及更定後宣德間

撫臣周忱痛念吳民獨當偏重因奏請官民兩  
田衷益多寡稍得適均然計其賦額每畝約納  
本色者一斗八升八合有奇而兌軍之加贈不  
與焉納折銀者一錢三釐有奇而收納之羨耗  
不與焉納丁徭者一分二釐有奇而白糧細布  
櫃頭諸役之費不與焉合計一畝所輸較之他

明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三

省上者不啻五六畝下者不啻一二十畝矣夫  
以一畝而當一二十畝之輸必使其田獨稱上  
上則可而臣按三郡之地于土爲塗泥于田惟  
下下於畝額則止二百餘步於歲入則止有秋  
一收其所爲地之種者非有兩岐數穗獨有於  
他地之獲也其所爲人之力者非有神工鬼斧  
獨異於他方之人也獨以揚越之人性耐勞苦  
汗澹之地人習河經筑甃小民既迫于生之無  
資不得不畢命於耕種而又求于上之厚歛不

得不刻肉以上供二百餘年來若共習此爲上  
天獨降之剝莫可如何要其眼盼心懸固無日  
而不望

朝廷之賜獨無日而不思周忱之再起也若他方之  
人不悉其因遂認以爲膏腴之壤其賦應多則  
不均不平之歎在他方總在加徵之日而在三  
吳已在派額之初他方之苦不均不平也謂以  
輕額而同並重之科而三吳之苦不均不平也  
正謂以竝上而獨受十倍之賦臣方將追訴偏

明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三

枯之困丁當年而倘欲益重偏枯之病於今日  
是亦古今來未有之不平矣且  
亦知三吳近來凋瘵乎臣嘗詢同父老謂吳中  
三四十十年前絕非今日風景向猶肩摩轂擊今  
則戶冷門衰矣向猶闢采蔬者今則捫枿露肘  
矣向猶樂施好義今則自敕不贖矣向猶走春  
驚榮今則株守不前矣向猶春燈數水逐隊而  
靡無益之錢今則老雨酸風閉戶而講無聊之  
計矣貌似日足而餘人實日削而覺要其所懸

初無難解向者網疎目濶生意儘多今則政事  
事繁利途已盡也向者散通零欠猶可容於法  
內今則錄笑毛吹且頻求於法外也向者三年  
五年尚思還赦今則一日二日莫從情足也向  
者源大物饒子母易辦今則息微害重稱貸無  
門也以知此情事如此淒涼而宜其地者或未  
及察至以一市紛囂掩却四郊之慘以積愁重  
欲反來殷實之稱遂使饑名獨著而衝財賦者  
不見憐焉斯不亦寬之甚哉臣請設爲兩層有  
兩權夫于此一擔五十斤一擔百斤苟不量其  
力之本齊而湯謂擔重者仍當議重擔輕者仍  
當議輕則此一夫者雖少受稍輕之利而彼一  
夫者不將令其絕肋折脇而就斃哉如臣之愚  
則真有直捷之法于此如全楚一省即不敢登  
多獨但視地之下者直請少輕其派計一省所  
獨不過幾萬石

國家收之儘供逃兵一二日之破冒庸弁二三輩  
之貪漁正使少加清核何必爭此零星此法之

宜請量豁者也又如三吳諸郡即不敢望求減  
但臣查前此優撫所加兵餉每畝三釐諸省查  
家  
恩部獨免臣鄉仍獨私做使得扣抵援還亦可少省  
一二卽近該撫臣胡應台疏獨防倭增兵無所  
取辦而臣查臣鄉賦額存留甚寬往往多耗役  
于猾胥老掠之手每當事敗莫可追來何不從  
中量抽緩解以克前費如近者蘇州知府沈萃  
積華亭知縣章允儒設法惠民人皆尸祝此豈  
違事何難做行此法之宜請量扣者也有此簡  
捷之法既不妨餉又不累民主計者又何惜一  
言調停而不一教此嗷嗷無限之赤子哉臣目  
擊天下東西交紅所在告警獨東吳一區從來  
柔順莫敢梗化誠不忍其日就塗炭獨當海內  
之堅故敢爲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念三郡根本之重憫小民偏累之艱

勅示戶部將

恩詔久寬倭搆兵餉扣抵援遺餘仍從長酌議以濟

全楚之瘠庶加派各安而人獲稍甦東南百萬

生靈且世世頌

皇仁千千萬年無窮矣臣不勝惻惻惕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具題廿二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五七

爲典文令請卹典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懇乞

竊以節死義之臣以快人心以激士氣事臣等竊  
觀今天下臣節薄於侯回士心削於貪惡禮義  
廉耻之祭不能奪其功名富貴之心而報君殉  
國之誠不能奪其全軀保妻子之念數年以來  
適臣迭吏各以走爲上策無肯爲

朝廷捐七尺以自効者如近者西首之變賊兵所指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五八

望風而奔者不下二三十邑求其死心抗賊如  
翁登彥牽牽無幾乃有典文知縣張振德者  
闔門死義其事獨奇臣等初得邸報心竊壯之  
迨近讀其下哀憐之詞及川中諸臣所傳遂將  
使白日爲黠而鬼神爲號臣等爲之痛心隕涕  
竊悲振德之所遭不辰又歎我

祖宗養士之報至於斗大荒城亦復有九死不移如  
振德者出而救難

國家忠義之譜也蓋振德爲臣等鄉人竊聞其勿

印以名節自勵長爲青衿有名所交多其素長者相與講忠義之事迨舉鄉貢授徒餬口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旣滿送得縣令遠走巴蜀一家相隨嗟嗟如茶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嘗三署邑篆三有尸視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逆酋之變其時振德前出棘關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鬪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組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授烈炬其時僮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亦各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諸生張紀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嗟乎嗟乎死生之際豪傑所難矧當羣邑奔竄之時共作苟且逃生之計而振德獨能挺然自異矢志殉節至于舉家投爐葬僕捐生合忠義在一門等九死如一葉此不亦疾風中之勁草而未流中之孤柱也哉臣等與振德義屬同井聞其壯節毛髮爲竦且目擊其子紀孤箕子影一線餘生無食無承哀號燕市時過臣

獻烈慘無言涕順交下臣等掩淚相見不能爲情姑強以好語慰藉之謂

皇家必有破格之異恩造物必有憐忠之冥報而紀乃嗚咽更深且語臣等將卽爾足萬里旁招父母弟妹妻子之魂以自託于啼血之鵲華表之鶴而臣等且無能爲之解也呼嗟噫嘻紀真天下之窮人無歸凡臣等之有父有母而有六親者其忍視之而不一爲之灑泣哉矧我

皇上方以忠臣孝子鼓舞海內如近者何廷魁赴井

高邦佐自焚及其妾僕之殉主

聖心惻然重加憫恤

賜祠賜諡無不且悲且快相與憑弔之今振德之死較之邦佐更烈而其舉家殉義更千古所希

聞爾于

聖衷當更悽惻

皇上誠思在廷諸臣果能盡心振德之心何賊不摧何事不集

皇上卽奪百庸臣之資以賞振德分百庸臣之食以

食振德之子霜謂于

國家之數不爲過也抑臣等尤有慨名人準謂臣

卿三吳風氣文弱而臣觀先臣以磊磊丰節見

者代不乏人乃有蓋棺已久論定可徵而率以

子孫衰謝未遂表揚其在

先朝若中丞朱統之力盪倭氛功著閩海若御史

蔣欽之三遺

廷咎身殞

閩前若太僕卿顧存仁之拜杖投荒長編絕塞凡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十一

此三臣雖經卹錄未及易名進于近世若顧憲

成之忠成篤學而死若薛敷教子孔譽之直言

三黜而死若沈璟之抗疏妃封而死若華鉉之

忤增

詔獄而死若張棟葉初春之並爭

國本而死以後其人固皆所謂落落君子顧忠于

主者而一經身沒遂不得與起廢諸臣並沐鞠

用臣等心竊悲之夫先進者後進之模楷也有

父兄之倡帥而後有子弟之應和有先民前輩

之風範而後有後生末學之步趨則因振德一

人而遐邇諸臣大節其亟當旌勵又何疑焉臣

等事關忠義目擊甚真用敢合詞以

請伏乞

仰勅禮部於振德之死准照高邦佐例破格垂恤

賜予諡廕其妻若媳併其一子而女准照何廷魁義

支例並賜

褒旌仍勅令祠本縣再祠蜀中其僕嚴英顧美等亦

乞照高邦佐義僕例從優並恤得附振德祠旁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十一

以無沒其殉主之義至于先後之臣應諡應贈

自有公論無庸臣贊夫旌死者于前卽以勸生

者于後此以方之近來陳乞恩賞之濫正未可

同年而語也臣等無任激切特

言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張振德國門死義者從優議卹朱統等另行查

議該部知道

按楚陸辭明用人以佐銓政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

題爲敬啟

陛辭之日欣逢

大慶之期謹列保奉大端以佐銓政以副吉祥事臣

以一介疎愚荷叨按定受

命而往中心永惕勉思所以仰報

皇上以無負任使而願臣猶念百姓之安屬于外吏

外吏不戢即百方彌縫皆虛文也

周宗建奏疏

朝端之靖係于內僚內不整即百端紛飾皆故

事也以今天祚

聖明誕生

元子奉朝臣工爭各欣頌

皇上無疆之休而有臣等家臣之命適當其時

心端躍無不歡迎和惟不吉收天下之善事以迓

奉運者無先今日矣而臣以爲慶有自生祥有

殊聚賢人君子者天下和氣之所鍾而吉祥善

事之所集也天既合瓊海之祥而萃之

皇上則

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朝班臣敢稍列大

端仰聽

採擇其一在用人之途而宜闢年來班聯充滿無

士不升可謂過于寬大而臣猶謂得百衆人不

若得一賢士拔一平進之賢不若微一久鬱之

賢彼有事起一人之擢者自當就一事而白其

端安誤出一時之偶者尤當就一時以雪其生

平疏幽抑以暢太和讓吉人而長

周宗建奏疏

王國此真今日新銓乘之以第一義也而臣以爲

用人之路則宜清今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願

起廢者最之久銅勢難拘以常資而考其生平

自當稍爲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品之各

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困衡

同者當核其誥誤之根因有誥誤同者又當查

其情事之真僞同一爭

國本而或杖或奪宜分同一爭橫稅而或遠或請

宜分同一爭

國是而或抑或伸宜分但使爲冢臣者預爲參酌  
若權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選缺推遷若規矩準  
繩之不亂又何至榮升之世反有倚戴之殊而  
衆正之途反米澀觴之萌也此尤今日士風臣  
節一大關鍵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權則宜尊大  
冢臣者長六卿而爲之表者也家有長子卽主  
伯亞族莫不稟而受成國有保衡卽羣僚百工  
莫不望而起憚而今使長督之前敢聞名利之  
口於主宰之地屢問陞除之目所求日廣則泛  
應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失望之嘆反起毋論  
權旁移而不清亦且體喪狎而易犯故大臣正  
色率下端表立朝啓事入而人莫知其辭除舊  
出而下無從受德風軌未建可師可法此尤今  
日澄清世道一大本領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法  
則宜一夫用人者有進與退兩柄故文選主進  
者也則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  
退者也則當分別其應退者毋混于積薪自昔  
唐虞尚嚴考績之期豈當今日反可行越格之

事在冢臣

簡畀方新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諸于天下各  
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序勒成  
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官績之上下以爲遷轉之  
低昂而不反格者卽賢者毋得混焉從此功令  
一定懸諸日月師有躁遷者自安心于資序之  
尚淺而無營卽有孤子者各趨首于程期之相  
逼以自慰用人者銜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進清  
而難混于陞除之中寓化戴之法又何至統均  
之府爭爲講嘆之場也此尤今日疏進內外一  
大補救也臣少而國世二十餘年之內曹局屢  
更是非莫定往往于六年內計一收用人之色  
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人無間言繼用有乙  
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嗟爲好府又繼則  
有丁巳一察而美掛之諸賢至今尚有餘言頃  
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  
皇上復以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宜宜虛度而  
海內之沉滯更煩雲通軫封疆而憐沐之煦融

可思顧轉輸而實運之勞臣可念於幽沉而晏

幸

明旨之曹郎可通體典論而展經斥運之諸臣可轉  
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  
公奏者豈常此老成

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籌畫計

皇上之信任在此時而老臣之報

國亦在此時矣臣得與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  
官當尋情善舞之反而進柔收吉人之說凡以  
明此數公奏

為

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遠

天顏聊抒片驥臨疏不勝懇切得

命之至

天曆三年十月廿八日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

請更置邊方有司疏

補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臣為邊警日危需人日急乞議臨邊要地選擇有  
司以固疆圉事臣惟天下治亂關於有司矧在  
邊地尤為吃緊嘗考漢世虜數犯邊不能為患  
如廉范守雲中耿恭守蒲城皆邊年不下卒至  
全安其時有急車多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之  
兵應之乃知古昔責專守令其任特重故時平  
則額其撫安遇警則責之調度固未嘗舍近事  
用其於公奏  
遠重內輕外以邊方遠遠之地背之年老途窮  
之人俾其以官為市以國為戲也  
國家近日臨邊諸地多用乙科間有明輕車屬老  
年形既衰德志亦灰短百事支吾盡成廢弛差  
幸薄邊視為常套選曹青眼不及邊方邊使沿  
邊一帶竟同邊牆之鄉間有賢者風霜獨苦得  
調如常悅歡知希天高莫問蓋邊地有司之獎  
與有司之苦大略相當脫令此輩一遭警急不  
為棄城之遺客即為泉下之死人輕有千軍不



當一用臂之人身膺背腰脇之處緣非當面遂  
置不理及其爲害其止稍峻臣觀

穆廟初年先臣高拱曾有議處邊方有司一疏內云  
蘇遠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緣場  
之寄其餘實諸款誠爲石董現在西川之變逃  
官種種聯邑成墟求如張振德之死殉翁登序  
之卻賊指不多屈此亦有司庸毫不忠之明效  
矣今者 聖境羣虜窺伺人心易搖內盜思  
起若使近邊有司仍不從新吏置則此輩望風

周書卷八十五

卷之一

相靡遂成故事迫其事敗誅之既不勝誅即盡  
誅亦無益於破壞言念及此實可寒心臣以爲  
趁今大計之時各官騰集賢否星懸合諸

勅下吏部選擇甲科有司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德  
出治邊各府州縣縣更其人不得混雜調簡之  
格仍須專責之以開練鄉兵固結民力聯城壁  
添積軍儲積務令一城壯實然金湯之固其  
能稱職者定以賞格陞轉之期仍比內地半俸  
起過其期有捍禦奇勞者復如軍功不次擢用

後過邊道巡撫之缺即使此擇用不爲過也倘  
有務備洋具及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立時斥

逐較之內地詞亦加等賞罰既懸勸懲自倍諸  
有司中豈少殊才異能之人自樂以名之會矧  
有信賞明罰之令敢懷退避之心但使一城可  
守足勝幾萬之兵城城如此聯絡無虞既可使  
地方安戢羣盜潛消即令猝遇大警可以徐待  
策應外藉聲從衆人忠義之氣成內地鞏固  
之形此實方今第一急務部無 氛自當首議

周書卷八十五

卷之一

況追邊警豈容緩西伏乞

勅部即日酌將任淺賢官西列邊地盡爲更置以後  
凡遇邊缺即從新甲科中擇選務使人無現選  
各盡其長庶疆西可西而

聖世人才不至終以文備壞事其爲補救良非淺鮮

伏乞

聖裁立斷施行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邊方守令已有旨了這所奏着該部併行

查明事竣修廢裁革疏

欽差查刷光祿寺祠廩是遵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查刷差事已竣報銷錢糧實數并陳修廢事

宜以查職掌事該臣于天啓二年八月

差查刷光祿寺錢糧兼管巡視臣受

命米就不敢以故事相應于一切查廢事件應悉臣

愚幸寺廟何喬遠等一時皆名賢風望相與協

心暨刷年米節省錢之往歲其數頗多今當一

年事竣何當據實奏

臣等奉命查刷光祿寺祠廩是遵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以見微臣涓滴之誠且以見寺祠空虛之實據

本寺典簿廳呈報去歲八月內舊管存銀三萬

五千八百三十二兩七錢零陸續新收各省直

銀二十萬九千四百九十五兩二錢零每月給

發過各項銀共一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兩

八錢零現在實存庫銀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

兩一錢零此寺銀出入之實數也又據本寺各

掌印署官呈報去歲八月內舊管存米五萬二

百二石有奇折收各府縣糧米六萬七千二百

七十四石七斗有奇每月給發過各項米共四  
萬六千八百八十六石六斗有奇現在實存金  
米七萬五百九十石一斗有奇此白糧出入之  
實數也以視

皇祖初年寺庫之積至百有餘萬倉糧之積至三十  
有餘萬相率而論今日之匱已云極矣而要此  
所存之數亦皆臣與寺臣及巡視科臣等刻意  
緊持如每月所報節省實銀至一萬四千一百  
六十二兩二錢而此外之行文住支據職禁止

臣等奉命查刷光祿寺祠廩是遵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以見微臣涓滴之誠且以見寺祠空虛之實據

臣等奉命查刷光祿寺祠廩是遵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者又不啻一萬餘也報據往規于折色定估一  
項比照時值扣存餘銀以當節省者又不啻二  
萬餘也大場臣等之愚誠不惜耐勞忍膏以與  
涓人胥吏爭此正供傾猶未能盡如臣廳使漚  
紀悉去一如萬曆初年之制脫令更一譚寬而  
此幾萬之積不知又歸何有之鄉矣臣今已著  
別釐諸款立有定案刻有須知永存公署以爲  
考據更有未盡事宜臣敢略吐其愚以爲

聖明採擇惟

初年止有

奉先殿玉皇宮及

文華殿等處供養數項所費甚少即中年以後尚

自有限今乃多立名色重冒疊支至同一神明

同一宮殿既有朔望復有每日既有本色復有

折色如

慈寧宮之則例不一而足而

聖清欽安洪慶等殿之車轂重出多端每出寺志

之外臣之所謂當裁者此也一日冗役之冗核

皇上貴重聽焉一日折價之當行臣按本寺支給錢

糧無一不從折色法甚簡便今如長隨內使廂

支本色臣亦無庸論矣若蓋士局匠等項類皆

虛名冒替名雖日支實則暗與行戶算折何不

竟從本寺折于此輩既不失虛冒之利而官府

得稍減浮給之靡法之兩便無逾于此獨坐家

各官及一切胥役一聞折色苦無影射之地故

常借各役以爲名而其實與諸役無與也臣之

所謂當折者此也一日供養之當裁臣按萬曆

臣按

祖宗立制計事程人計人役食未有人久煙銷而無

終不減如尚衣御則等監其中冒破姑且無論

至御馬監以三千餘人而養幾百頭之畜馬又

何取焉臣之所謂當核者此也一日歲例之當

清臣按萬曆初年卽歲給定額尚往往以八分

減折今南書房之麵多至四萬餘筋既日以供

宮中之則而各宮厨料又復索舊此間又何冒

也至于成造各項率亦多靡查

神廟之初此費絕少昔不見爲太儉今何逮至太浮

況不役折色而役本色此等冒費尤爲不經臣

之所謂當清者此也一日好事之宜罷臣按萬

曆初年每遇歲時自常祭常供外初無晝夜好

事一項中年以役胥有傳辦猶存節限近則佛

誕神期動稱近福至一日之內重添疊舉動費

二三千金自昔聖王不邀福于鬼神不役心于

瞻視今乃損正供以佐虛誣耗實則以資蠹孔

傷財累德莫此爲甚臣之所謂當罷者此也一

曰則例之宜一臣按萬曆初年供養及祭祀各例類多相同今則混托傳添多寡隨意盈縮不等合請自今以後凡同一事例者品物不得過懸但當刪多裁約不得改簡爲浮臣之所謂當一者此也一曰白糧之當議臣按萬曆初年本寺白糧可支數載應多耗爛先經科臣劉魯有關年一折之議使新陳兼放不至虛耗今臣查各倉現有七萬之餘今歲白糧後將投納及查所給各項率屬冒破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一

聖

國家以東南開基徒使三吳萬姓罄膏竭髓以供此子虛烏有之費既爲不忍況復益之陳朽徒資盜竊又何如間年一折以惠民窮而收實帑臣之所謂當議者此也一曰鹽行之當議臣按會典長蘆運司每歲解鹽二十二萬餘觔赴光祿寺定爲正額計一歲進

官所需甚少所餘諸鹽往往積爲柱礎半歸胥役之窟往者寺臣亦有間歲一折之議化無用爲有用變沙土爲金錢其于國課益孰大焉臣之

所謂當議者此也一曰坐家內官之當嚴臣按上供諸事率掌之尚膳監在監未必盡無公心而無奈坐家各官如侯元李忠李進成等往往從中爲祟爭數細屑至不堪言令

勅該監從公遴選必得誠謹之人代任其事庶一切事宜得無掣肘而錢糧出入可望一清即該監亦何樂于利歸坐家而謗歸于已臣之所謂當嚴者此也一曰廳署各官之當核臣按萬曆初年寺窮路王道曾有清裁署官之議近諸臣有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一

聖

改用鄉榜之議科臣許可徵有巡視歲終舉劾之議業已奉

旨遵行正爲各官途選易雜耳目易迷非使賢者有以自見則不肖者反得起而相笑而現在鄉貢各官若羅良策之修潔素有芳名許以忠之慨直不辭勞怨謝君惠之清操刻勵程三樂之挺立精詳領慶恩之高雅超羣張紹初之真誠搜剔龔陽秋之幹敏清查此皆先後掌印盡心恪職無負其官者而陽秋則以裁革一事略與謝

印官同其勞勛此外賢者正自濟濟而息者亦  
自有之要使各官皆有向上之意則八經半通  
共有當爲之事竹頭木屑皆有當盡之心又安  
見諸臣之爲卑僚而可不經意也臣之所謂當  
竣者此也凡此十款言甚平平且有諸寺卿所  
曾先言者然臣不憚再陳以少伸職掌之義凡  
爲

皇上之物力計也臣嘗按隆慶六年十二月方

神宗皇帝御極之初查刷御史張士奇進呈每月錢

開卷全案

卷之一

四七

禮部帖伏案

神祖查有虛冒各員隨奉

聖旨道勾了的都不與他照改的行欽此一時減省

其多仰見當時綜核實政釐肅之權操之

廟堂今我

皇上聖明同符

聖祖而財力既乏大異昔時安得復遵此意令臣等

樽節復減少得展布而無旁掣之患哉臣因差

竣具奏鉅糧之數并布其愚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臣無任祈禱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八月初十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該寺積餘銀兩俱係內監減省周宗建如何引  
以爲功糧鹽係

祖制御食之物輒敢任意議折素亂成規姑不究都  
着照舊規行不得輕改該部知道

開卷全案

卷之一

四八

錢章各官糧食卓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數撥贍軍清撥胃費以杜倖端以存

國體事該臣等巡視光祿寺兼管查刷每月下庫

監督收放則見諸行戶填呼懇苦謂積欠其

上供諸物價至二萬有餘也及問之庫藏則卿丞

諸臣攢肩告窘謂藏積如洗不能了

上供一月之支也及細收每月諸費則又重見溢

出一屬

卷之一

內廷幾不可問輒不勝有漏卮之歎然未有如

武英題諸官儒之濫叨含卓起于劍見妄引

聖恩坐糜厚費至于兩廂歲兩猶不知止者也臣

等查得張一元等一十二名至費滿飯一十二

卓謝成名等四名至費四卓杜安國等二名上

費一卓共計一十七卓卓一年至費銀一百

三十二兩復支白米五十四石通一十七卓計

之錢則二千五百金米則九百二十石若以臣

等之俸絮之不啻七十餘人之俸支此卽諸閣

侍儀諸臣或任編纂或任誥詞或任玉牒勞大

官專似宜優厚而

祖宗限制尚于支給飯食之外並米嘗有食卓之頒

不知各官儒冗冗難常有何事蹟有何勤勞而

每歲至費

朝廷銀米至三千五百有餘至超館閣諸大臣面上

之此成何國體也臣嘗歷查

祖制額設中含各官原備抄寫之用卽

祖宗朝抄錄甚繁初無格外之賞今諸官攢紛紛添

卷之一

設已爲冗贅幸不議裁已出意外乃欲妄借

聖恩冒昧干澤至于重給疊支幾于無底寧復有

法紀乎且凡屬

恩典皆爲暫賞暫不可以爲常賞不可以爲例因

事而予事完則止遇恩而給恩遇則停卽近來

封典樂不准行用肩錢糧大關

國計縱使諸官儒果有暫勞合選

恩例亦當從今停止豈有借此爲名長據爲有之

理方今冠賊紛紜海內盤踞

內帑之給發將空小民之加派無已即在

朝官紳自關部九卿而下無不人人捐俸以爲涓

涖之助而么麼小輩既得月糧兼支飯食經無

故而冒此多金將合幾衙門之俸銀尚不能抵

此一項之冒破試令各官儒返之于心寧不惶

懼欲死又令

皇上二日查問及此諸官儒何以置對臣等及今不

爲發覺他日

皇上試問臣等何故不二清查卽臣等亦將何以自

解臣等今日卽明任諸人之怨有所不情必不

致市恩討好有負

皇上之任使也除經行文該寺將各官儒食車自今

十二月止盡行停革不得再行濫支外理合疏

題兼爲詳述端委如此誠欲使

皇上知此輩前者冒賞之非永爲後來濫觴之戒不

致復有贊員散秩散行虛假而恣欺罔者亦臣

等精盡職掌之一端也臣等無任激切特

命之至

白祖寬疏

候補御史臣周宗建謹

奏爲

先朝幹樞未沾隔世沉寃未豁懇乞

聖明比例昭雪以廣仁恩以終孝違事臣以一介書

生荷蒙

皇上拔置西臺方當需次之時未有涓埃之獻何敢

遽達下情以干

天疏第臣躬逢浩蕩正千載一時而臣今所陳乃臣

祖數十年未寃之冤倘不及今上懸以孤

職與將臣祖寢中實料臣以不孝而

皇上他日又安取此不孝之臣爲也臣用是敢爲

皇上披瀝陳之臣曾祖先臣周用歷仕

三朝効有勞績至晚事

世宗肅皇帝每評廷臣輒以剛直見褒過蒙簡畀累

遷卒憲遂晉銓宰時方大計先臣用感激知遇

矢公盡瘁計典甫完嘔血而卒

肅皇帝爲之嗟悼終日

賜荏錫磨易名恭肅事載

國史兼臺志乘益先臣用審國訓家無日不以忠孝相砥故臣祖式甫切讀父書即思自立十四而饒于庠輒有萬言之賦三十而領鄉薦已成俠士之名於時臣祖追念父業未終

國恩未報一意攻苦於一切家人生涯捐讓而不居朋友窮通焚券而不問一生博極羣書自勵名節蓋毅然欲效古烈丈夫以自見且思成一

家言以不朽自謂遭際明時展其夙抱當不後

則

卷之一

五

於先臣而不意命與禍會至來墨吏易可久之猜毒緣可久在任之日汙垢百端殘賊萬狀衆心嗷嗷各不聊生一時民間有身短手長貌陋心險之誑郡邑士紳習爲笑柄而可久乃誤疑臣祖曾爲傳播且有墨宦小人巧借臣祖爲獻諂囑託之資可久之思不復揣度遂日圖所以中臣祖之計反謬與臣祖爲歡而臣祖敬懼之骨不習趨附可久愈密而臣祖愈疎臣祖方坦胸直意自謂與人無爭而不知談笑放洽之中

可久之戈矛已四集矣會臣祖計偕北上有僮

奴楊奎犯姦婢妾之事臣祖歸而責之隨自身

頃臣祖業已付之相忘而可久伺得此影以爲

緣此可以中傷乃審呼奴父詩以重稿令其告

許然猶止及家人未敢一涉臣祖可久復授之

計堅其誣誑遂欲坐臣祖以毆殺巧比引徒羅

織深刻致獲前程累申上官累舉批駁可久以

此舉既成勢同騎虎必欲擠臣祖而後已於是

每當審審必多方護阻致令職官明知其冤而

則

卷之一

五

獲於可久沉束不理使臣祖一身牽掛支離無

從違白公車屢夫淹抑自傷雖有名卿碩士痛

此無辜而懷觸克機徒有短氣臣祖計無復之

值

皇祖神宗顯皇帝登極之初因自瀝血草疏令屬局

銓叩

關呼籲與求速勘以便赴奉時案

皇祖矜念先臣之後隨得

明旨下都察院當有院劄轉行蘇松按臣限期結案



臣祖頌賦

聖恩自謂覆盆可照桑榆可收而不料可久心戰膽寒恐緣奉

古之後公論頓明且慮臣祖辭復之餘一朝獲雋可久罪案無地可逃遂乃窮謀走險每遇上官及有司到任輒先投以稟帖陰陽閃爍沮過千方遷延累歲莫與歸結幸遇恤刑范郎中洞了此情隨批開豁而諸司受囑挾脫相循止以側目可久一人遂使

廟堂公奏議

卷之一

五十四

朝廷矜勸之仁反爲下官淹阻之具俾臣祖功名路斷窮路無聊憤悲之極吐血心傷而臣祖逆奄然逝矣嗟乎嗟乎一婦銜冤能使三年不雨而不能使賊吏之迴心匹夫含痛能令六月隕霜而不能令讒夫之易面痛念臣祖生平以古人自期以文章氣節自任止以賊性慨直不耐小人爲緣遂以僕隸無妄之事竟殘虐鬼域之謀使生前非用世之懷垂沒負傷心之痛一生請纓投筆之文翻作賦鵬乎湘之草嗟乎嗟乎

畫地爲獄議不入臣祖非有事與獄會也刻木爲吏期不對臣祖非有意與吏御也天外窮荒意中不料風生竟對異世相逐臣祖已矣臣父臣母今俱七十有餘相距臣祖去世之年已垂四紀顧時時向臣讀及祖竟終相嗚咽雪涕無從臣獨何心堪此幽痛臣少讀春秋齊桓雪九世之使聖人義之矧臣祖爲墨吏所殘飲恨而沒臣今幸遭

聖世讀聖賢書臣獨何人顧能然熱已乎臣又伏觀

廟堂公奏議

卷之一

五十五

先朝有士人盧構以簡傲陳于縣令鍛鍊重辟其友布衣謝慕通訴當遂爲出其罪至今人高其義又臣鄉先臣王世貞世懸痛其父爲奸相所陷訟冤

楊介莊皇帝爲白其辜卹贈有加又臣近查臣鄉刑部郎中朱本洽疏陳其父被誣累戍蒙

皇祖神宗下部昭豁臣幸得被

皇上知遇簡列侍從且伏讀

恩詔內一欵有奉監生儒吏員人等誣誤被革公論

共情者許其自辯未審定奪臣視之冤正與此  
例相合若不及今申控將臣之視祖反不如布  
衣異姓之交臣父母且謂臣上實虛

聖明之恩典下冒忘祖之大愆豈直臣祖九原之下  
永痛公道之未伸卽易可久先年食飽工料傾

圯

皇陵猶猶重誅至今昭布獨於臣祖一事好魂久尋  
猶未得彰著其惡於天下失今不言臣之不孝

視臣同鄉前後三臣負屈何極臣川是澀血疏

周宗象公奏疏

卷之一

五十八

陳伏乞

皇上察臣至情無一字之敢欺

初卜該部院特與臣祖式南昭銘此冤復還科目使

皇祖初年恩旨得大伸於今日臣祖數十載沉痛得

吐氣于幽冥臣之一身捐報有盡臣之世世環

草無窮臣無任深切哀懇特

命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又爲國先生請謚揭

侯補御史周宗建謹揭日有小疏爲顧東白請

先生請易名大略已具

疏中敢再一詳列以備君子採擇方

爾皇帝時坐大獄大獄得罪羣臣庚死大半而方士

邵真人葉凝素等且隆貴有龍東白先生輒左

右扼腕抗言得失當時人人危先生無生部先

生亦自分必死卒被杖幸爲流人夫人至死生

不顧又何論身後名其難一也

周宗象公奏疏

卷之一

五十七

國家建言被論諸臣聞至戍所幸或被數而先生

長流垂三十年得不死始歸見故國其難二也

人臣一被直聲卽所在敬視多爲悲感感慨自

託離憂而先生久居塞外惟投經請學足不出

戶不一交邊吏爲高名其難三也人至碎首

闕廷深切責近出百死于震驚拊擊之餘一旦得

志未嘗不心期大任而先生出不三年不肯受

相臣拊於彈冠日持急流之勇其難四也有此

四大難而卒生之飭躬砥行學還誅義及早年

作令嚴漢氏賦幾萬轉既老起

召歲清降舞幾萬兩竟一生家居官輒幾幾無間事

多散見于寶錄及皇明通紀明政統宗永昭二

陵史王弁州合集李于籍歸太僕王文肅集居

庸關志太僕寺志餘姚縣志暨諸傳誌中此真

世廟時第一流人物也若顧曉陵初投戶曹寸餘不

苟既調吏部風輒變潔所請留鄒南皋諸公

朝論翕然稱服會後事何起為事直言被謫後以

時望再乘銓政皆自持其銓選人才務別邪

明倫彙編家範典卷之十一

正明貪廉抑號歸一時號為清正

三王並封議起先生抗疏爭之潔潔千言至相臣

心勤累竭陳懇議亦竟罷而先生遂以會推事

作

古制籍歸而杜門講學一以程朱為宗務根實際所

若有四書制記諸書傳習於人雖世有走名之

徒妄相依附而光明磊落無傷其大

皇朝戊甲歲用薦起光祿少卿累辭不赴海內知與

不知無不心儀先生此之李元禮楊僕起一流

人則渾陽先生之梗概如此若陶會稽賦性恬

約而中僕勁節方砥奮事起屬有細人構其事

語連郭明龍先生

上方震怒且莫酒先生曰奈何以莫須有事成大獄

人臣不足惜如

朝廷何反覆於言之常事者事乃得解甲辰其乞骸

歸齡年

詔起國子監祭酒復上疏以母老乞身求如陽城生

徒歸養之例

詔九其請會哭母過傷咽血死距母沒僕百日勤居

官無殊戚而清冷壁立孜孜好學士林重之多

擬之鄭文潔則石贊先生之梗概如此若王弁

山方盛名時相滿欲收致諸名士令于世蕃相

結納弁山獨脫體不為下會椒山先生論萬十

罪坐死先生為楊夫人草疏求代已復為治其

從嵩衡之構其父獄下重與先生坐救父難去

官歸嵩敗為訟父克復故官尋

詔起大名兵備仰抗疏論

宗藩兵制八事尋陞參政歷都御史陳言兵戎之  
弊及請增荊州三衛言多慨直他如制軍政諸  
屯田諸事皆兵有實用未幾丁內艱復再起歷  
南刑部尚書有議其學祿二氏遂乞骸歸不久  
卒

詔贈祭葬如例其於書上苑三五下窮百家其文于  
諸體無不備尤究心當世掌故所著外別集足  
稱一代良史尤諸文人所紀無則鳳洲先生之  
梗概如此四先生者即不易名未嘗不食名干  
名

載第

國家既有此盛典何賢者獨缺此顯榮且四先生  
門戶彫殘烏衣半謝獨涇陽先生有二子能讀  
父書亦復索居不與人間事燃灰久冷門雀長  
羅誰復有救歲家之盟而伸集枯之義者哉故  
職不惜誦言爲一申其生平秉燭在性直道難  
磨倘世有不盡知四先生者請覓四先生書清  
夜端坐而讀之當必有與然者無煩職再言之  
矣謹制

諸謚公得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等謹揭爲合關忠直  
名賢以先易名大典事

國家易名之典凡以風勵人心而于忠義一途尤  
所加意若夫直節自矢百折不回肆以其身碎  
首投荒而不恤者此其浩氣剛腸直當投極于  
古而光顯

聖朝諒採風君子所急欲得而發揚者也職等敢就  
大江以南忠直之最著者與海內貞臣義士共  
評而當之蓋

評而當之蓋

世廟時有太體寺卿顧東白先生云先生名存仁中  
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一縣不崇爲  
邑中均盟賦額歲減窮戶萬金載在名宦志可  
考也及徵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

蜀藩與閩司許奏與大獄

特簡先生往按先生爲持平各以不究朝論建之十  
七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曠湯抑邪佞五事申救馬錄呂經馮恩

諸直臣指斥妖人吳璋棄疑素鄙其人等累數  
干言語甚微切

順皇帝震怒廷杖六十隨謫戍保安州卽夕昇出城  
嘗考故實傳其草廩之夕鴉啼戶上鬼嘯梯前  
桐將巨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長十  
尺餘者挾九一七授之始得甦已過覓其人不  
得至今鄉里傳爲奇事旣製至戍所垂三十  
年未嘗輕歸築室孤居布冠苴屨終歲授書爲  
諸生儒陳說經義示以忠孝仍進覽塞上形勢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六十二

浚討故實爲居庸關志故卷野評三十篇里今  
關外有上谷書院表忠祠卽先生向時讀書處

也

莊皇帝卽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先生首起爲通政司  
參議歷京兆丞進太僕卿時先生居絕塞久初  
登進用益自努力報効數上疏條議馬政諸弊  
搜廩殆盡所省阿寺金數十萬著有太僕寺志  
數十卷現在寺中時海內方向注直臣新鄭常  
國且以大用示先生而先生誓不受指且數多

規正遂自請老鄉人士傾都送之爭頌其高挺  
之二疏旣老家居每朔望必朝服聖

關拜示不忘

君又家故薄產獨置田六百畝贖族又以二百畝贖  
諸貧生又以田百畝建介石書院祠子游終日  
引諸生講誦其中勉以大義有鄉東廓張曙味  
李于麟諸公碑傳可徵焉又好談性命時時與  
羅念菴唐荆川柳東廓諸賢往復商論其在塞  
上有夜生諸詠及順應篇諸刻傳行于世旣以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二

六十三

疾卒家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今且門戶畢謝  
坏土荒涼數椽之居已爲他有其子孫至不免  
衣褐負薪蓋職等于先生誠不能無咨咨感焉  
至今鄉人拜鄉賢祠者無不低回慨慕推頌先  
生爲首凡諸事蹟多數見于實錄及皇明通紀  
明政統宗名臣紀獻徵條王弁州李于麟歸太  
僕王文廟集餘姚縣志暨諸傳誌中此真  
世廟時第一流人物議易名于今日似無有違先生  
者也至近者若王弁州先生其文章爲一代盟

主其于書上親千古下窮百家爲

國朝諸大家之首而其立朝大節如直拒分宜之  
羅致力護楊忠愍于死亡皆表表著人親記至  
其官轍所至著有異績居鄉敦厚施義不私生  
產皆非諸文人所可及此又謚譜中一冠冕也  
又若顧涇陽先生其學足爲大儒師表而忠言  
謫論所扶植在

國本所救正在世風癸巳大計今總憲趙公以考

功當事衆正執法忽有

周忠肅公奏議

卷之一

六十五

中書罷去先生疏請同罷其事人猶傳之蓋標幟峻  
潔而宗旨淵深此又謚譜中一龍象也又若吳  
復菴先生名中行者當萬曆丁丑歲江陵奪情  
事起廷臣交章保留先生以史官上植綱常明  
大義疏言婉而刺隨奉

旨杖六十罷爲民江陵洩起原官累遷諭德復以建  
言乞歸久之薦起侍讀學士掌南翰林院先生  
不赴未幾卒易質時猶自作輓詩四章正衣冠  
危坐而逝蓋其磊落大節得之性成此又謚譜

中一奇特也至行遠則有侍御黃公名正也者  
以諫列權侍遠獄戍遼幾歷三紀不一離伍後  
乃

召用歷官至南岡卿而旋即高尚有中丞朱公名統  
者力盡倭氛功著閩海無人不知而卒以譴死  
有侍御蔣公名欽者三進直言三被

廷杖卒死

闕下顧皆僅得贈卹而未列謚林此又易名中一

缺典也諸先生事皆先有疏

周忠肅公奏議

卷之一

六十五

物禮部議覆已登謚冊而職等猶不借共言之以賢  
公論者茲議謚法得採之官評鄉評職等合國  
人而言之固三代直道之遺行也若此外賢者  
尚多表章宜及職等日以觀世之有清議矣謹  
揭

爲趙文毅公公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等謹揭爲先達忠名

久著

聖朝恩數當先謹合詞開明以彰公道事敵鄉故吏

部左侍郎定宇趙文毅公初以詞林抗疏論江

陵等情起復

廷杖削籍聲滿海內陟伏數年嗣後

神祖親政得召還原官游登禁近隨遷留都有斥大

璫有言官諸疏皆言人所不敢言時值

廟堂公衆議

卷之一

六十六

儲位未定羣心惶惶公首以冊立爲請轉南少宗

伯又請豫教

元子朝論倚以爲重既自南改北適有

三王竝封之論時吾鄉王文肅公在政府公與文

肅均以忤故相去國同籍同志及是遂侃然循

職掌相與辯斷至上疏力爭請杖回

成命文肅因累疏乞請當時疏中有云

三王竝封禮臣無可具之儀臣之委曲規勸不如

請臣之說正而嚴正持公也自此竝封議衆

國本屹然固不可謂非文肅轉旋之功而以地近

詞危發抒感動得伸大議者公之力居多焉無

何公以夙衆被構解組歸田至今人能訟言其

故而其爲社稷大計苦口苦心一段忠誠慨直

有爲人所極難者恐尤先後建言諸公所遜讓

爲難及者也今遇

聖明御極衆正齊肅一時臣子多所陳乞而公以無

地樓臺之後其子陸美遠來叩

關冀開先猷併求

廟堂公衆議

卷之一

六十七

恩數一時正人君子知無不惻然增感共樓表揭第

日觀銓部有申嚴冒濫一疏適當其時職等敢

稍爲剖別夫部議所分

廷杖斥逐二等此或爲追恤庶僚而設文毅既爲

大臣似難以此舉論今查後先與公同朝者如

沈文端于文定皆以在禮卿時有翼

儲功近蒙

恩恤禮賡渚加不嫌其濫文毅雖未獲大拜而其首

倡正議當先羽翼亦正在禮卿之日自與兩公

雖合朔公爲史官時亦旣拈擊庭下矣律之近  
漢既合

廷杖之條按以大臣又可比文端文定之例

辜恩雖當裁于濫觴之餘盛典豈反新于大賢之後  
孫落名卿如文教者海內指掌多屈遺忠具在  
引例非誣

國史可稽先達可訪知常軌必且爲之目擊而心  
動矣現在隆美之疏已經

旨卜伏願虛公博採卽典題復以褒崇明德風勵後  
嗣忠教公來歲

卷之一

六八

人其於旌別之化不無少裨而職等實抱九京  
之墓非敢爲一家之論也謹揭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二

楚後學熊開元校

男 廷祚訂

歷陳陰象首勅逆增輒進忠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目擊時事之非謹列四端以獻仰祈

採納以近天眷事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朝

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

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人

春以來連月曠旱草木爲枯伏逆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卽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

未雨之前先降大雹一時歲麥半見殘落臣隨

考天占盛陽雨水陰氣勝之則轉而爲雹電者

陰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

臣使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

僖昭之際冬春兩雹解者尚以爲陰陽陽臣誠

君之象漢李春夏連見霜雹襄楷抗疏而諫

本朝大順弘治元年或四月而雹或五月而雹其

時皆惕厲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 文訂川

默告變之時乃于盛夏陽長之日大雹忽作推

之人事豈爲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事推

測略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觀覽立與消除庶根木一端卽元氣俱爲

協應內臺一秩卽外憂漸見教率扶陽遏陰實

關天道臣卽冒罪戾之嫌有不情失一日大臣

周忠毅公奏議

名節宜重臣惟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

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

私干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優游取適

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耽離求容乃今

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徒懸寵列公孤

而變蛇靈衆手于一席之地彈抨四集而恬然

入直曾無弼心登墮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

身而笑帝不敢之狀可謂留以謝衆夫人臣委

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廢乃以詭

辱之修自甘類耗卽此行徑豈復能伸召昂首  
再陳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呵近步領袖百僚之  
前此警衆之在給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日小臣忠告宜寬臣惟

國家廣故諸臣有官守者課之官守有言責者課  
之言責苟有寸衷可効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  
諫草甫投詔呵隨下故日之內疊遭摧折在  
明官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奉効輔臣之

故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

所揣是

皇上之慶慶通爲左右之端鋒

皇上之威靈遠成左右之祖護上之厭薄愈堅則下  
之猜度轉盛將使一言一政皆堪假藉以行而  
一喜一嘆盡可蔽燭而出

朝端之上舉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衆  
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者也一日內臣  
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

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噴噴咸謂與受之中莫可

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恣焉臣卽未敢盡信而干人所指如  
魏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  
志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股此輩趨瞻其能進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

皇上以

祖宗之法是

皇上以講習之勤勤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干度必不能則耳目頻笑之厭漸

與相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  
說必且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縱  
使

將勿之內原無成心如近者御文之

特謂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下度必至積久而後知脫若更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內庭之成見與外庭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內庭之僭端與外庭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淺摺之端生十長舌其爲隱禍豈不堪憂此陰泉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一日外臣傷謗宜

化我

廟恩錄全集

卷之四

五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効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祖之分既息一網之非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愛書大僚既排此爲新題而有人遂據附以譴誣噴血之口任旁嗾而不校而吠是之聲愈顯迷而難解眼觀斯章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左議論時亦相爭可馮尤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論范仲淹不開窮追元昊之書今不學兩君子之

公虛而欲效賈整千之改許將使千載而下復

驚心于崇羊之謗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伐竹鬼

神可畏青史難磨此陰泉之在士紳者法宜消

之以融化者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徵

之天而臣觀便古天人和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即與剖判應去者去應留者留應肅

清者肅清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軌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規

則所輕在僉倖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

廟恩錄全集

卷之四

六

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深

從此陰氣一掃即勝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

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力爲旋轉即輔臣道在變理諸臣體

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備以膚寸之

澤便足了修省實事平昔申豐對李武子曰聖

人在上則無電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來常勤惕自克待

且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

失次第中爲憂惕固國政事當行者次第條記  
之是明立見施行又當得雷務

令內官排以前御朝置案上得祖視時儼焉今日之  
異此亦

聖人營心惕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會也故臣于華陰方盛彗孳漸生之日

敢以此進惟

皇上默體天意仰進

聖祖下察征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手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修省當條行實政這本多以攻訐沽直所奏補

法

祖勅警等事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斥趙璫魏忠忠并郭華交通設陷疏  
福建道建寧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巨璫巧借克鋒交際善類誣直請銷斥以清  
宮禁以絕禍本事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  
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剝肝露膽死亡  
之誅有所不避矧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目見承冠之禍憂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  
而臣勅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阱既深毒  
形垂見而後起而爭之卽殺一身亦何益于事

國

卷之二

哉日三之論科臣郭華也條言實語爲提醒其  
良心寬喻曲曉爲康解其寬縛甫奉

明旨不得牽兩意牽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意  
華又復起而爭矣然華亦何恃而誕慢無禮  
一至于此臣請因華而直挾華之根株取冒死  
爲

臣上一陳國夫內臣魏忠忠者固今

禁教之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  
以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

聖神鬼極還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  
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諒責未快其激聞于

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進忠宿宿恨臣摘臣疏中于

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曉曉詬辯至怒激之聲

直達

宸聰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稍臣向高純驗曲

管情詞懇惻還忠無始稍解而允儒亦得幸免

順治錄全錄卷之二

此事在

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

臣時即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

然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特臣堂官

鄭元保等疏請

召還言事諸臣還沐

聖恩傳為美事諸臣既荷

賜環舊用方始乃獨有鞏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

擊還忠以為中傷臣者舍鞏無可他屬于是乘

鞏之入遂日走人亟問亟伺于其門牀以傾臣  
并傾諸異已者而鞏乃將受指使造為新曲大

曲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乘為一

番役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為匿名文書羅織五

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為首次及

十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款一綱

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為首次及于江秉謙及

現在諸臺臣等而款一朝盡之而臣則其綱中

之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後報復之私而更欲

順治錄全錄卷之二

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鞏之欲借察陷人者

時時驕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

有如立黨網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

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俱當在被繫之列又

矣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

朝廷之察矣乃郭鞏之察典觀進忠之察典匿名文

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家

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不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

之書終不能測六垣十三道公送之書故極進  
忠一載之謀與等數月入幕之弊終莫掩于  
公論而等始計拙心勞悞莫及宜今日之刺  
骨恨臣借事排臣輒託以熊廷弼爲一併也獨  
等之辯疏若忘已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  
說奉合于

召還之與不知臣之疏語正謂

賜環出自

君恩不常如等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恨等等過絕

朋黨錄卷之二

十一

賜環之路甘爲名教棄人以其罪狀而等反語

爲不解曉曉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遮而激

聖怒以相中凡等之混扯亂經大都類此乃復有磨

蠟心虛冒認而剛人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

郭等之外又一郭等也至等謂臣言及王安笑

臣有何爪葛等而不言王安則已等而言及于

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

烏爲肯投黃太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于

存日事雖已甚而彼此慘毒無不憐之等卽心  
願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慘與平等進  
劉一燝周嘉謨楊連毛士龍等盡指以善進王  
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甚而其視人世寧復有  
廉耻視此身寧復有心耶等既申論及此原

請

皇上卽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

此便爲一大罪案等之媚進忠便爲一大證據

臣卽力擊等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臣亦不爲

朋黨錄卷之二

十二

通也臣觀

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最倖然幸言路清明臣

僚隔絕故不久將敗今乃有等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奇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

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秉謙

一斤侯震賜一斤王紀一斤滿朝薦一去鄭元

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近且欲厄孫慎行

盛以弘而棄之摘爪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

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有

敢明言犯其鋒者而鞏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  
臣若尚顧復軀不為點破將內有進忠為之情  
揮旁有客氏為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為之典兵  
賁威而下復有鞏等從而戰附蠅集內外交通  
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  
為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即將魏進忠立賜錮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  
交結近侍何故以一人私損察典勒令回詔坐

請察案公奏疏

以應得罪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鞏廢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言及

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籍紳免禍臣即伏就鼎鑊猶如大海之

損一漚使臣總一官而

國祚莫窮國賊莫擊臣即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鵷

班之一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

與吮癰吮痔之郭鞏等同立于

朝哉惟願

皇上大奮乾綱

立斷施行臣千冒

天嚴可勝願起戰懼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駢辭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尤

儒開損申救溝違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郭鞏

多官主持何從私捷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

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

何實據惡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語來該部

知道

知道

再申觀建忠郭華交通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

奏為奉

旨回話事臣以愚昧冒死觸忘不揣涓埃之誠以至妄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聘辯求勝何得無牽引章允儒閣楊申教講筵奏請有何由觸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捷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

請恩赦金奏疏

卷之二

十五

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文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恐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

臣仰觀

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語絕非駕空臣緣感憤時

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屏靡每懷退沮今因郭

華之譴不覺披其積悵若駒辯求勝有乖和氣

雅非臣所自豈至臣疏中講事若章允儒之

竟有實錄閣請臣非敢謂有他也第問是日于

文華殿上內臣觀進忠賢然語辯臣前疏中一丁

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下諸輔在旁實有寬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

講筵諸臣現在可問初非臣敢探為此說以備聽也內計六年一舉典至重大即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眾臣憲臣即眾臣憲臣亦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即考功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十三道之眾此正

請恩赦金奏疏

卷之二

十六

明旨所云妄官主持者也郭華乃以一人而羅織數十人爲一番欲挾當事者以處分此番現在可按此其爲私捷明明有據非臣敢臆視至于降處允放各官觀出

皇上親裁而羣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退其

賜環于郭元標爲從吾等則皆以盜藪此皆羣有

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羣指劉一燝爲逆

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羣詆譏學爲無用而文

震孟等會爲申救郭華之疏可窺羣之心其深



恨紀等亦非臣敢應說也至于孫慎行之耿介  
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庭之人實有煩言卽輔臣亦曾爲  
申請亦非臣敢應說也至所言夫結設陪諸語  
臣既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計今進忠方  
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者獨臣一人今  
率既績成數十人爲一冊復開有程爲匿名文  
書由之一人袖中者羅列多人仍欲借以申臣  
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事情之可信者一也

謝家榮奏疏

卷之二

十七

臣

時嘗在外倡云進忠欲勸

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輩以言官何以  
得聞此說而乃播自賣弄口口進忠不監此又  
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華與內閣相離尤非無  
證當辛酉閏二月中華巡視工程時監督主事  
沈榮力去陋規可省鉅萬華反左袒內嚮首言  
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同事趙贊化云此  
是

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

陽出離相讓而榮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  
能自循耿介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時論  
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  
噴噴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  
也而況有王安一牽率獨時揭口開積弊不已  
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之  
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夫此諸可據者盡  
在華身臣卽欲不信輩之交下進忠不可得也  
大臣非過人進忠也

謝家榮奏疏

卷之二

十八

臣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信

皇上以市重卽進忠未必盡信輩等而輩等則借進  
忠以需權臣卽欲不信輩之附託進忠亦不可  
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如必欲臣  
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欲臣爲緝捕之事  
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于

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在手  
而後入

告即臣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既冒昧而有言敢因懼而

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

南霽雷寢惟

天所賜臣不勝戰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雷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搢

度疎于風聞好生恣臆沾沾姑從輕罰俸三個月

該部知道

臣之二

首勅客氏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朝廷之信義難輕

官禁之舉動難變仰乞

聖明急剴小恩以昭大斷以慎大防事臣聞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于左右近習益

尤甚履霜堅冰漸不可長所以謹其細也而于

內外防維爲尤甚我

臣之二

皇上御極以來早朝晏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善卽近

者千寵道忠之濫叙既收

成命于客氏之由復不逾時一時臣子無不歡喜躍

躍拜舞而頌我

皇上英睿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從此

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客氏進宮諸臣得之爭相

疑訝豈我

皇上真眷眷于乳哺之恩而不忍一決哉臣于客氏

趙傳

皇上誠不知其何狀第即

皇上近日宣示之意及外庭所以揣度客氏之行計

不過以推嫌居濕之勤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變煦愉之態効懇懇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察失之智善將迎于

左右以雄辯詭譎之智工媚悅于燕閒而已此

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恃客氏而得以此蒙

優卹千祈榮飾歸納于周身

賜重土田名號

品所被亦既奢矣乃猶欲久闔內

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為乎臣聞小忠者

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苟參進者衆

不以所不能嘗也使嬖習者忠諫之所不易入

也以我

皇上天倪初晴前星將明

主宮之內叶吉承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諂

星一相進平南令也皆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

塵者或反覺淑慎之疎念勤于細言者或易聞

說構之案即使

聖明天挺竟終無此事而顧此倖萌幽實豈四知

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編煥豈弓劍初藏之後

所當近婦官女調豈聽受編史之時所宜分玩

禍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及

皇上誠厚然將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取憐

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習日親

至藥

消禁之嚴為保母報勞之地哉且

臣一于客氏既已用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且見細

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

寵命復降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人人且謂

天下咸言有同兒戲

法宮禁地僅類氏家無論

聖明之舉動有率亦恐內外之防屬甚嚴今既既以

信東後將何以令人所屬

聖政豈復渺小耶

皇上今日或謂將前寸土不足為意婦人女子東將

乃今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恩格便思逾涯從此

而後御覽忘記漸成驕恣人之多言陛下不

必謂

皇上漸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誤心其

私昵之弊彙孽漸起寵競日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思始事之不斷維

欲是挽亦將何及臣誠慮此能復顧此輩之私

與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裁首漢楊震于震帝初年爭執王璽之弄權左

周思義全集卷之二

維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事寵齊世祖天唐

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國凡此三

君召尤致咎皆緣保婦主既無終彼亦自禍原

其事始皆謂無傷迫乎末流遂成兩敗是恩恩

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痛思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慎

內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強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客氏一依

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裁于一時者似彰大斷而所保全其終

始者實見深恩所識于客氏一人者似小而所

昭示于天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鑕謹

吐其愚惟願

皇上蚤持明剛立

勃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

周思義全集卷之二

請斥太常劉朝典兵行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遠謹

題爲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

聞直陳利害以遏奸萌事臣嘗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毋敢輕亂況乎軍旅直寄內

則有關部主持外則有撫鎮專轄下則有臺省

部僚可以從中効用僕未有以內臣而輒與戎

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重情而敢以和璫小事

關入其中以自託于

明憲公奏爲

卷之二

三

天子之親臣者乃日開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朝分

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鴉勞諸軍若有似十占

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有此事僕

其僕焉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既往之諫乎

用政不避斧鉞略吐其愚夫

皇上重念關門曉爲東顧皇皇爲 事屢慮也此

誠

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

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面與商確問

其將士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日進

籌時與行邊樞樞互相參決邊國大略不越此

矣而乃讓遣內臣使之巡則此爲何意也故是

必左右近習有倡爲綺言以惑

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真不若近臣目擊可信以此

款動

聖意欲以佩刀擬甲自賣勤勞永靖國玉炫耀都市

此其自爲計誠得矢寧無憂

周體而傷

明憲公奏爲

卷之二

三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

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荷之耳目若

視重臣尚有未精之責此其不可一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

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一無可遣之臣此其

不可二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鳴

率關上險阻列爲御屏且不可據何必待一中

使之言始爲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修飾軍容宣譚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觀聽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畢殫諸膳食醫藥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僚中人貴倨輕與抗衡體統易廢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擬拾邪言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儼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微倖之心來兵伍粉飾之想五害也近侍專兵立成

律之邪言自託方略圖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採之使漸乃謀執大柄漸乃挽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輟場之事以腐習而品薦文武之才邊繫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人心緣此而灰此之大害直係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疎安得諸今此一行從同常遣直聽其追述往還代鼓鳴騶爲一光榮之快舉乎哉昔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祖宗之法初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倒持何言不可憑藉素稱亂紀芽孽叢生此巨所爲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昔漢中常侍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福并流縉紳遂有清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玩弄國政妄自專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貫頗年用兵自號大師出人專恣遂來夷虐我朝土木之事禍緣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過瑾此皆

已事彰彰較著若不豫防此實預行遏絕恐此  
輩無知習爲故事豪亂之作其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須面與  
大臣親自裁決卽有小誤不妨臣下互相規正  
又何用此越轡小輩而與之商略

國家大事哉臣旣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乞

皇上鑒臣愚忠卽將此行

賜罷毋令宵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闕恩奏議 卷之二 五十九

命之至

天啓三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糾司禮監王體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愚臣循

祖制以盡職內監駕長說以撓公謹據實糾正以伸

國體事臣惟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臣盡臣職爾之忠君臣昧臣職  
謂之負國臣少而服膺斯誥五年已令頗極清  
謹近以愚國有蒙

皇上欽遣查刷光祿寺錢糧臣昧查刷之義蒙誦

闕恩奏議 卷之二 三十九

世宗肅皇帝設差明旨正謂本寺經費交涉中涓  
緒甚繁支取易冒故廣遣臺官一員稽查而  
去之曾查萬曆初年歲費止七八萬金卽在中  
年多亦不過十三四萬以至數年之內寺帑積  
餘多至百餘萬兩

皇祖取爲給邊佐國之用此皆鑒鑒可攷今臣旣任  
此差正臣察仰成規備盡職掌之日也臣自蒞  
任每搜考故牘竊見其中混淆肥祿因稍爲分  
別先于去歲奏繳揭內略登次第隨復累次遞

直多所駁正約自數月以來汰革宵被歲計不啻二萬餘金此皆實有銀數可抵正供非若往昔攤扣時估虛數以存節省之名者也昨聞邸報見司禮監太監王體乾一疏無端牽扯

祁廟享用至集臣兩三月間行查四項以爲飛撒旁午且稱引其金家官候元李忠趙進成王登進等謂臣謀聽書役以爲此輩需勦不遂之故以此捏駕似巧實拙臣請得而糾正之夫臣職在查刷每月奏數間有清查此亦常事數旬三票

廟宇全案

卷之二

三十一

何爲旁午臣查會典闕載自五月以迄八月內外各員例不給酒臣遵會典而行此于郊廟等用有何干涉又臣攷本寺錢糧大都改折上而御膳后妃下而各宮嬪御大而闕輔卿貳小而部寺曹郎內而司禮侍從外而局匠官儒一切供辦率從折色以取清淨獨有數項日冒本色使行戶借此以飾苦而寺帑不免于浮支故欲照例改折會于前月疏內具題不遇節浮價之費而省旁役之侵且知造作局匠烏有子虛率係冒

破雖省本色之名未嘗不說行戶私放臣爲此直捷簡便之法此于各員初無不利獨寺監各役則皆苦以爲去其使役之實者也即如僧門書役亦共苦以爲經其游移之路者也累朝祖宗軫念民艱本寺錢糧先經寺卿履請改折具有成規今臣按規而請豈爲輕改臣方以此掃空胥役之弊豈得反云誤聽下人之言即菜豆一項雖多虛冒然臣亦僅批寺屬量裁備墊以應行戶何嘗建議申革若

廟宇全案

卷之二

三十二

聖清殿朔望供養一項實多重支諒亦不載臣卽一查以核錄錄何得違爲多事至其稱引誌書尤爲可訝夫誌書成于舊寺卿徐必達雖多詳析閱其交代之際間委署官未及盡核舊曆初年收簿且未及會同查制臺臣間有參差不合奏揭且體乾果信寺誌則供養一項重冒疊支爲誌中所不載者又何不引誌自安而行文寺屬反謂誌中遺漏也此皆其說之不可解者也至于碌碎一給庫處費有千餘原係私給向來



不敢聞之

皇上故不載臣奏賜延臣欲奏繳盡如實數始知舊

有此項臣卽行查駁正乃臣職掌當然今偶一

聞及而該監報曉曉起而爭焉則是

朝廷之上但知有內監不知有外庭但如有濫勝不

知有

祖制臣無所用查劄卽

國家亦無所用臣等不識數年之後

禁庭之喜事日多

萬曆皇帝集議卷之二

官府之辦制日廣此輩之食費日奢寺郭蕭然又

將何項錢糧借爲支應此又臣之不能爲該監

解者也然臣因是而痛歎今天下事之難爲也

皇上方日憂無備日誥諸臣治餉年來自加派而外

議搜括議事例議抽典備一切苟且之政無所

不爲且至各官捐俸以佐消竣此亦可謂纖屑

之極矣而

國家曾不憚爲之乃胃設所在則有清釐可省鉅

萬者一涉內廷堅持不破幾視外臣爲仇而對

臣恨之不知此輩日食

君祿日享富貴仰光祿一項廣額二十四萬其供

皇上之玉食者每月不過千金

中官之膳每月不過三百餘金以次遞減膳費僅

少獨內監食卓一賞銀至三萬餘兩米至一萬

餘石此外虛冒不可觀極此其取于

國家者何奢而銖兩偶涉輒起相爭又何其用心

之不同一至此耶嗟乎世事至此幾都付之無

可奈何而臣之愚聞乃皆此刀刃方脫之餘獲

萬曆皇帝集議卷之二

欲起而率成規以備職掌臣之愚真可謂下愚

矣第使人皆習爲智臣而不爲愚臣恐非所以

訓天下而明職守也伏乞

皇上勅諭王體乾各圖盡心毋得阻撓臣差仍乞

嚴候元李忠趙建威王登進等毋更惡依狐鼠

構挑生事自干違制之律其尙冠執事等酒飯

戒令仍支本色此外匠作虛名合請仍照改折

至于停酒之令其在會典臣不敢不爲奉行儘

時之餘不載奏報臣不敢不行裁減臣職掌所

題

國體所係特爲駁正如謂臣言無當卽臣差說可不設若此差一日難哉則臣常一日盡職不敢避權倖而貽素餐之誚也臣于胃宸嚴不勝惶恧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七月初一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該寺錢糧節省已多這所奏皆係

祖制著照舊遵行不必爭執該衙門知道

廟忠義公奏疏

卷之二

三十一

再申懇達忠邪筆交通故陷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揭職違疏糾邪金夥掌科之橫至直扶其媚寵情狀長安士論塞不人人痛快謂此綱一破從此內外之交漸知顧忌

君父常有自主之威監閣部當無潛移之慮處是非邪正當復道公論用舍予奪當從在

朝廷天下士大夫仍得伸眉吐氣事我

皇上于天清日朗之下而一二黨閹小人亦得屏息

廟忠義公奏疏

卷之二

三十二

還震不敢再快城狐社鼠之威而肆其異孽之毒爾時職已不復知有頂踵矣既而

嚴旨震疊伏竊何辭惶忠者無不憂職以不測而金夥之靈猶暗暗下石害職不遂尤欲中職以杖

而後快職復義不反顧回話一疏據實直陳語甚詳核不自意反荷

聖恩薄譴其慙以此知

克舜在上照臨無私而金夥等平時所交結以恐嚇人者其伎倆至此始敗項見金夥疏辨至力請

新職以報效恩瑞器雖克濟而畢竟心怯于交  
遇之實罪庸寒于泉正之合料謬受待墜願知  
畏懼卽此便是

朝端一好消息職向日疏中所云拚一身以解衆  
網者殆非妄也試問金谿先時對人得言擬于  
計事後必論某給事某清卿某御史某部寺斷  
不放過者今何亦蟬寂而不再斗乎九鼎鑄而  
魑魅消然犀燭而妖形見小疏一出而行邊之  
效計遂空累因之圖謀俱敗卽謂職從刀山劍

廟堂錄全集

卷之二

三十一

林中提出一郭金谿可矣乃金谿所自辯者尤  
堪絕倒更欲職指人指地指物以實之反不欲  
職終存厚道以少留其說抑何不自愛之甚也  
嗟嗟梧垣累疏尚乞鑑于提刀而內暨通書反  
欲榮其假手且懼啗之家僕卽是權璫之分身  
同佩之類仍無非黃白之錯落暮夜屬垣金谿  
安得一一需錢之而欲風聞不到于職何可得  
耶至于大工一事人實抗疏以鋪奸惡而反云  
督贖府波已既倡言不宜飾者而反云省數十

萬此等語言實所難解乃猶自名善類爲已  
正不知發古至今幾曾有托足閭門之正人豈  
曾有下氣怡色交歡婦寺之善類又不知長安  
一片地上自金谿一二輩外誰復肯捨其名節  
甘與刑餘爲族而至煩金谿有同類憂也嗟嗟  
金谿不記往昔錢夢皋等巧遇奸相之惡尚且  
貽臭到今乃金谿至詆斥人之難以遂其惡則  
醜態更在夢皋諸人下舉朝觀破正未知其汗  
從何處出耳職請爲金谿下一轉語方今

廟堂錄全集

卷之二

三十八

宮禁隱憂無如劉朝典兵一事金谿能從今日草  
一數千言疏直爲恭破以消異日大禍則職昔  
九拜金谿且爲同朝力辯金谿交結之誣若猶  
未也縱有舌長三尺終不能洗此交遇一段公  
案矣至其疏中牽經察事無非爲諸邪開翻案  
之門而受人嗾使以掩求寬示趙之罪狀耳而  
反謂職介介也哉職今日之身得免杖免斥皆  
皇上所賜之身也此身一日在

朝皆欲一日盡言擊賊屏鹿之軀業拚出以報我

皇上一任閣黨地安排職萬有所不獲也姑先一

揭以明之謹揭

天啓三年三月十五日發抄

周忠毅公奏疏

卷之二

三十九

忠教公奏議卷之三

楚後學熊開元較

男 廷祚訂

請與鄒淵兩總憲竝去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大臣求去既堅小臣義當竝去懇乞

聖明准賜回籍以安愚分事日臣堂官鄒元標獨從

吾以講學一事屢疏乞罷一時老成聯翩引避

無不容嗟慨歎相與惜之臣以小臣不能強挽

周宗建奏議卷之三

其智豈敢妄援其去第自竊居授書嘗慨晚

近以來學術不真人心好異學士大大喜爲一

種賣名市譽之事外飾叮嚀中藏巧捷心竊非

之近見元標兩臣古心質行雅志華人在元標

忠孝大節夙著海內臣固嘗淑其著述望如靈

光而從吾一意躬行規言矩勑不欺暗室不人

時情所請古健捷君子也臣間與諸臣私評無

不心服其高企爲難及適其公餘會講苦無棲

坐欲于中西兩城擇地之稍遠市者辟一講堂

時臣同官馬達阜楊新期相繼巡視西城會爲

覓有一房從吾以爲過于官署不樂居之適臣

按巡中城併諭及臣久之不得其處偶于城隙

存有官房數間尚無售主臣因率以相役而從

吾不嫌湫隘出價相償遂命司務臣呂克孝鳩

工改葺臣亦細聞其議今其房現在僅十餘間

所費出諸臺臣所共辦不能逾幾百金之微以

今細官道死相次如鱗酒社輪盟紛錯如繻而

兩臣以區區數椽遂來指摘嗟乎兩臣修身力

周宗建奏議卷之三

學幾盡一生何處青山不可自適而臣以偶值

逐城之時實曾與聞此役輔臣葉向高作文記

之亦曾附有臣名使兩臣欲去而臣不同之是

一事而去留相背亦大非臣平生素枯不集幾

之本心矣昔宋治平間趙鼎傳堯俞以嘗與呂

海爭濮王之議疏乞同強慶曆間尹洙亦願與

范仲淹同逐臣卽自規疏愚不知學問念居言

路不敢總譁然而禁學之疏既發在起聳講堂

之後則兩臣拂水之日正臣竊比古人之日也

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放臣歸籍俾臣以踰涼寒骨復還窮

居授書本邑臣雖踰伏田里有餘幸矣臣不勝

惶悚待

命之至

入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講學已有展旨周宗建以該城典事何必求古

若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周宗建奏為奏請

卷之三

三

申教文鄭兩史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時屆

嵩呼之會請開

繫納之懷仰乞收還成命以新親聽以光盛美事臣

竊觀我

皇上以首出聖明初登

寶極開科取士而

賜文震孟等四百人及第有差茲前此未有之盛典

周宗建奏為奏請

卷之三

四

也榜下之日兒童婦女無不文相誦舞以為一

甲三人風名時彥適則

龍飛首科之舉既復弘開妙選廣取庶常至三十六

人以此卜我

皇上中興丕業人才蔚起仰虞孟等亦無不人爭濯

居心必奮翼用以仰答

聖恩以知遇不意百者龍孟以抗言時事遂蒙

嚴譴許謫外利而古士鄭鄭以申教幾孟亦復並謫

夫八臣事君如子事父生成平素皆錄君命

皇上既以狀元吉士榮之而復以外補辱之卽兩臣

敢不自懺其妄甘受如飴第念

皇上欲以外補擢兩臣而人乃反憐兩臣之題數日  
以來街傳巷語輒各喜談震孟一舉反若以其  
外補爲榮是

皇上之所爲辱兩臣者乃外論之所謂榮夫使兩臣  
得狀元吉士之榮未足而更益以外論之榮將  
使書生之名反重而

皇上以不能容一書生其威反輕臣爲

聖德計已覺此舉萬非所宜矧又非獨關

聖德也

明旨不云首科取士乎凡士之進率繇諸臣等置而

狀元獨爲

天子所賜故雖一人進退每關氣運盛衰走念

神祖末年丙辰以廣紳貽羞已未以註誤淹抑一時

人情大爲憤恨以爲晦塞之占今幸

龍德初升羣英畢聚

皇上既親拔一風名之震主而賜之乃復以語

微疵而題之是

皇上于龍飛之始方見休徵復來否兆在震孟狀元  
之名易世不能奪而

皇上首科顧獨受棄失狀元之名且當此嵩呼  
萬歲特四方諸臣鱗集輻輳方得舞乎蹈足伸眉  
眼共仰

聖朝有非常盛舉一快其胸中積想而今所見者乃  
一斥逐狀元之事使其傳之天下皆謂狀元外  
補爲累

聖明之有憾其何以聳觀聽而新海內乎故臣爲

轉惜

朝未有之典相與咨嗟歎歎共惜盛事之無終而

聖明之有憾其何以聳觀聽而新海內乎故臣爲

皇上計莫如

召還震孟并復鄭鄩之選或量加薄罰俾兩臣悔其

狂直仍榮之以史局之閒且得奪其虛名仍予

之以科名之格是

皇上之所以寬兩臣者反所以誅兩臣所以伸兩臣

之官者反所以貶兩臣之價卽爲

皇上慈兩臣計法亦無善於此且臣親

明旨重譴之意止以震孟比擬失倫致十

聖怒而不知震孟原疎止因痛念臣下精神不貫故

有取譬之旨其疎見在可以覆按固未嘗敢指

及

君父也古諍臣論列人主人主尚優容之而

皇上乃代爲臣下震此雷霆且代爲臣下受虧損

聖度之名非臣心之所安也口見閣臣屢揭請救未

蒙

屬家金奏錄

卷之三

七

鑒允臣等叨居言責頃未見有一人爲

皇上申言此義以助閣臣之請者臣竊耻之故臣敢

以此進惟願

皇上乘此臨軒受賀之日大開

舞納示以優容俾諸臣子快觀兩臣之還歡欣告報

轉頌

聖明譬諸青霄之下迅電偶作忽爾祥雲景曜復滿

太虛其爲精彩更自萬倍區區之忱誠爲

皇上非爲兩臣惟

實垂諒焉臣不勝激切待

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日具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黨救周宗建如何又來攬擾該

部知道

周宗建奏錄

卷之三

八



申教三御史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魯

題爲謹因遵

旨會議仰見

席應周詳懇乞

聖明更賜平懷以昭新政以全盛美事臣幸逢

皇上初登寶位運運中興凡有敷陳悉蒙圖轉

聖心廣大無不踴躍至于追思

聖母純孝自天一時臣子捧復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九

聖諭誰不懷其欲痛念

聖衷之久鬱思盡播于羣心豈復有人敢懷異議而

屬者

天威斯赫

嚴旨中頒臺臣賈繼春既以狂愚致干

聖怒張煥言高弘圖兩臣復以息爭亦蒙切責然止

一令會議一著回話仰見

冲懷詳慎欲採衆論于大庭

辟處寬平必不求多干臣子側窺

聖意敢不御承而竊有微衷更欲一吐臣聞君猶天

也天不以匹夫之憾而增威君猶父母也父母

不以子之失言而遽怒故輕言誤信者臣下之

無知棄過匿瑕者

君人之大度若使一物偶乖遂至明威震疊以

天子而與人相較反若爲臣分庭以

聖主而兼忘愚昧適足表我能容臣所心祈正無窮

盡臣又聞如絲如絀王言有懷矧

皇上初政事與人情瞻仰一言之播關係匪輕倘有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微數便煩

嚴示

給旨之下有失春溫人惕寔感事求將順恐於

聖世似屬非宜且我

皇上篤孝之誠舉朝既爲感涕當日移

宮之事臣子久已分明仰繼春風聞致誤語涉疎

率小臣之愚亦何足計至於慎言弘圖二臣之

心正恐後來議論情此生端故特出一言兩爲

分割本爲息紛初非佐圖此其仰體

子燕護科臣尤爲洞丁在臣等外庭方幸此疏一出  
出藤蔓俱除猶妄意

上情鑒二臣之使備其用意之苦豈期

旨翻爲感聽是使二臣一片杜累去擾之赤心反  
爲旁觀冷視者所竊笑設使後來

國有大疑

朝有紛辯皆將情二臣以爲戒指口不言其於人

臣持祿養安自爲身計則甚便矣其如

皇上之國事何哉

廟堂叢書卷之三

皇上于顧命大臣義同一翻今聞外庭頗咎相臣不

能從中調護謂失票擬之權未盡回天之力使

其無詞以對羣下

皇上誠念愚凡之託何忍貽之外議

聖慮躊躇終當不安則臣于今日又不止爲

皇上情且爲

皇上之待相臣情矣臣叨受

皇上拔擢之知恨無髮膚可報又心知

聖明無已之孝誰無母子至情顧臣不爲三臣起念

而爲

皇上深恩終覺平心付之者於前此之

論更自悽然可想危詞壓之者於如天之

聖度反似缺陷不完臣俯仰再三終難自默用敢披

瀝憑個干冒

盡厥伏乞

皇上察臣之言非專救解仍將臣言并

勅會議其于初政所全實多殊難微忠不敢不盡臣

無任戰慄待

廟堂叢書卷之三

命之至

天啓元年又三月二十日共題十五日奉

聖旨

申明法守恭范得志并教徐驗封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國紀漸弛異萌屢見諄訓愚衷以屬官常以正世風事臣竊惟天下有順治而後有威嚴有官方而後有法守威之行也能使四夷震九牛懼而其本乃在郊圻之整肅法之飭也能使百官輕萬民齊而其原乃在京秩之清明以臣觀今日之

刑部奏稿

卷之四

十三

禁下僞印之猾類發五減盜鑄之奸公行都巾殺人還在

禁門而侵帑時聞漏網可謂無法極矣然猶建視諸臣可得而糾之也若夫南都盜鑄之地獨非皇上之畿甸耶乃近日之南中何莽莽多異也肯矜諱而挾厚風紀之官可異也左道興而妄煽蛇山之號可異也控刻謗書而巧投齋宿之地可異也然中卿寺而說飛蒲劍之章可異也而其尤可異者以冒擊而橫開糾劾之門以曹郎而

刑部奏稿

卷之三

十四

強爭臺官之柄若近日刑部郎中范得志之論御史王允成者夫志士不知其作何面目第知其爲今歲拾遺范醇敬子也爲得志者不能幾諫其父使其善于鄉評則亦已矣乃猶橫口詈人若欲建旗鼓而思一逞者此何爲也卽其所論允成諸事臣隔在遠無從知之第思允成職備法官公符相涉自亦常事卽令果有參差何難互相商確胡遂執以爲據而信指爲逆列彈章若借以爲難端也豈其習見前年永武會

有擠言官以借資者其事漸以成習其風漸以相流而因效其弊以自見耶抑其一十四載之京居能有破綻始後此以自遷匿耶而總自臣下之無法守始則總皆近日之異萌也後法守一飭而各官其官方將自奉其職之不親又豈以其餘力而開入爭鬪之場耶耶于是而觀世風之不振又竊歎擬世風者未嘗不在人也白

聲路不清而獄犯如王 屬者尚得持刀筆而弄精神乃錄庫一剽而 賜就範國中遂消一

妖矣自士途日混而作奸如李大元者尚得托  
戲內而冒太學乃姜逢元一疏而諸儒畢陳衆  
矜遂知有顧忌矣自彈調不嚴而神棍如趙維  
清者尚得鼓利口而凌執法乃蔡毅中一示而  
羣邪盡肅成均遂知有典型矣至於政虎方酣  
得臣堂官趙南星一疏而逕方頓肅荏蒲力熾  
得臣鄉撫臣周起元一榜而偶語遂消然則法  
紀之壞自有人壞之于其壞也仍可以人而興  
所謂因地而倒者因地而起

明倫彙編家範典

卷之三

十五

皇上誠欲求振飭于今日寧終無奉法遵紀之人而  
可謂一蹶遂不復振一素遂不復張哉乃日者  
皇上之降謫驗封司官臣又不能無疑焉臣聞司官  
徐大相者素以發抒忠憤爲我  
皇上守法者也即其若封司時聞于陳乞諸疏極其  
慎重駁而不舉者多矣乃偶以  
先朝薛蕙請贈一事而遽遂

聖怒大慈之忠直千古猶芳

聖世表章之典原與一時覃恩之例絕不相同特其

分剖欠詳使

驟疑爲近來陳乞故事今聞銓臣既已申明此  
義即大相此請初非濫觴倘以素能守法之官  
反衆不能守法之責以

皇上求臣守法之盛心而反使人有爲法受過之不  
測臣恐臣之能守其官者反懼矣臣以愚懇荷  
記

聖恩非不欲遂迎緘默如時情之所云善則歸

君者第臣以君子之道事

明倫彙編家範典

卷之三

十六

皇上而願正人之伸不敢以小人之術達

皇上而喜善類之斥區區之忱不能自己故敢略剖

其愚若此伏乞

皇上明勅臣下各守典章毋使異孽小臣得以達世  
而旁撓言路仍乞

俯矜素能盡法之臣鼓其忠貞則

國紀常明而世風常肅即有意外之異萌終亦無  
自而作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大曆三年六月初三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開成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七

此葉北圖配補

科郭章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科臣橫肆念茲惡口率經無了謹昌言直糾  
喚醒狂詐以掃言路之獄以欲仕路之厄事日  
臣有疏駁南臺臣徐世葉無端附會并一點輕  
人情之述初未有觸于科臣郭章也乃近接章  
一疏判判不已累數千言其鄙俚猥褻幾不堪  
讀臣儘可付之忘言顧其支牽蔓引不復可解  
若不一爲駁正將其忤忤之性終身不離以護  
言而貽笑仕途猶可言也以羅織而盡空善類  
不可言也臣于是不得不一昌言直糾之矣夫  
章之於篇潤澤不過爲熊廷弼一案臣查去歲  
刑部擬罪一疏率有

明旨謂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兩臣滋  
案已定縱有贗者誰能寬之而章乃葛藤牽合  
至無了日既欲因一廷弼而株連數十人又欲  
千數十人中追題臣所條陳之疏披枝披葉語  
出不倫乃動輒以封疆爲題臣請卽與章言封

福之事夫遠勝四衛壤地千里皆封疆也李維翰楊鑄袁應泰等皆失封疆之臣也元詩教之力主催戰趙典邦之賄賂邊官皆誤封疆之賊也使鞏而果爲封疆起念則自應泰身殉而外其可腐心切齒者豈宜後于廷弼胡不見鞏之公正發憤竝請誅鋤也即使鞏以恩怨起念不得不釋他人而專攻廷弼則亦攻一廷弼而足矣又何必盡數十人設爲保舉之阱而兼攻之也且使鞏而果欲嚴保舉之法則薦銘薦維翰薦應泰等者皆保舉之人也胡又不見鞏之職日豎髮而反若爲之寬解其詞也且鞏不啻簡疏牘中之薦王化貞者乎當時諸臣見其進據廣寧其志可尚誰不交頌之迨其後信後進降棄城奔竄非人所能逆料使果如鞏之嚴于保舉則又將盡取諸臣之推王化貞者而復絃爲一索不又將有數十人乎不幾一朝之上盡羅保舉之條乎何鞏之昏而不及思也至其尤可怪者楊建據護

不知有何獲罪而欲舊家臣處之周朝端首荷運其名豈不更美而欲以保厥加之熊德陽江梁謙等同作返臣方將共遠起用而乃欲終身錮之劉一燦身爲宰輔何據而遽指之爲逆族周嘉謨竝叨顧命何因而懷坐之以機開毛土龍放棄已久何事復卿之于刻骨王安荏惟不具何忍復借之以媚權至千理學何仇而至詆之爲庭律講學何罪而至處其爲盜藪方震儒千進陽之役既苛責以不死之非而陳王庭千三路之敗開鐵之亡反欲爲微不次之實又此皆鞏之顛倒而不可解者不知鞏自召還以後有何惡恃而在驟不經遠至千此臣試請典鞏平心泰之方今聖明御極山藪爲空一時老成忠靈半出賜環然皆懷誠抱璞如不勝永其祝生平音節特行未嘗見于面目即與鞏共還朝者亦多深思長慮恥作吐舌不鞏獨不自忖度

橫行無忌惟終日以開囊爲得計而以賊害爲  
美題迫逼人以不得不言而盡露其醜又何樂  
之愚也然臣終不忍盡言以傷同請之誼姑聊  
駁其大略如此如必欲迫臣盡言而擊之爲聲  
恐不堪再說矣伏乞

皇上勅令郭肇改滌肺腸早調狂疾念

賜環之盛典則當盡結草之微忠感

君父之隆恩不當懷左右之私惠論一事止須就一

事求顧末勿得幸遇則索以相戕卽論一人止

廟堂衆人奏議

卷之三

五十一

須就一人定是非勿得初起株連以禍衆告

若宜存大體毋再陳糞穢之汙言陳說須核真情毋

空墮泥犁之業種且難延爾惟一生殘罵致令

人與爲仇今郭肇乃百倍咆哮恐亦見將禍室

臣因糾正其謬而并爲拈破其迫惟我

皇上震以雷霆大爲提醒康使言路自此有清明之

日而仕路亦從此無矛盾之驚其于世道關係

匪淺若臣之舊疏與廷弼之起用各爲一案臣

前疏言之已詳固無所容其再詞也惟

聖明實裁斷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十一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前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辯言官論事但當據  
理直陳是非自見不得蔓衍幸觀有失敬慎這所  
奏知道了該部院知道

廟堂衆人奏議

卷之三

五十二

駁徐世昌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臺臣林欽情形無端附會謹一一剖明前後  
事案以質公論事臣惟天下有劃然而不可移  
者時與月也有相隔而不相蒙者形與勢也有  
各自成一公案而不可互相混者事與情也此  
卽尋常舉動其中頭緒尙自井井況于封疆之  
事日異而月不同事任之來前成而忽後敗若  
不考核事勢參稽時日必欲執後事之敗者追

期臺案公案疏

卷之三

三十三

前事之情形盡抹去中間一切端委并不細閱  
從來疏牘而暗襲機關肆排擠此不亦宇宙  
間一大怪事哉臣閱邸報見南臺臣徐世昌疏  
論朱道棠之勦熊廷弼而并引臣兩年舊疏  
亦欲以此爲臣罪案臣讀之且歎且慚世  
業之不熟于

朝事有如此也臣請爲

皇上——一陳之

國家自有東事來累次因始則用李維翰而撫

順破陷繼則用楊鼎而三路喪沒又繼則用熊

廷弼而被劫以去既又改用袁應泰而河東遂

亡此遼陽前一戰事業也逃亡之後則王化貞

于廣寧又再用熊廷弼爲經略兩臣以戰守不

和兵一渡策將迎降一則棄城而遁一則望

風而遁河西遂陷而兩臣議辟此遼陽後一戰

事案也兩案之分判若星淵前後之局較若黑

白其時之相隔則一載有餘其事之不相蒙則

成敗迥別臣之疏在辛酉二月十八日時經臣

期臺案公案疏

卷之三

三十四

袁應泰方侈言城撫順收降夷自謂得策議者  
憂之而臣因有條言東事一疏大略言守遼之  
策必先自固而後能勝人臣言往者決計自強  
聖澤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屯奉集  
相形勢布聲援殊爲得着此卽世業疏中所引  
述語也以往日之遼而度守遼之策卽令世業  
從今計之能不以臣言爲石盡乎迨後河西不  
守應泰身殉臣之言未嘗不驗況查臣疏稱引  
不止一人現在名流濟濟多臣疏中所及初未



尋奉一廷弼也既而諸臣累薦廷弼屢奉  
查吏部覆疏中所稱迷甚多竝不及臣疏一  
于則以臣疏久置高閣想亦略而不及採也及  
後廷弼既用

二 頓加臣方私款

廷禮之太重且以廷弼聲勢方炎理當遠避竝無  
一字涉及弼者今世業乃謂後之用者議者皆  
據臣爲定案夫果爲定案又何獨遺臣疏不載  
乎以錄陳之末議至與

三 案公奏議

三五

勘之日學耆相提而論更不大可異乎況乎一人  
之身前見才而後見過始得筭而後失着者正  
自累累即引薦人者前得功而後得罪古嘗有  
之諸何嘗薦薛信不聞以信叛而何受誅魏無  
知嘗薦陳平不聞以平無行而無知被罰富弼  
嘗薦王安石不聞以安石變法而弼見貶即年  
來薦韓琦薦鄆薦如楨者亡遠禍本俱此三臣  
未聞有一指出者今乃欲借一熊廷弼爲陪罪  
蓋此諸臣一二援引之言纖數十人爲一案且

不容弼與化貞兩臣致敗之錄而混以封疆兩  
字以激

聖怒而盡一網此則近來諸臣設謀陷人之計方將  
借廷爲舊輔劉一燝一不了罪案而何世業之  
述而墮其術中也至來童業素與臣無相識即  
過爲講院一事童業恨臣入骨嘗思有以中臣  
乃欲與臣同類而共營之又何昧也臣觀世業  
之疏似無他意但見有郭鞏疏出不暇察其用  
意所在以爲新題可喜始以此奏合之曾未覽

四 案公奏議

二六

及從前邸報及該部當日覆用之疏而謬以誤  
舉加臣其論臣雖太不情而臣亦諒其心之太  
疎矣至于世業發論既爲察典臣請即以察典  
言之夫察典者

朝廷屬世磨鈍一大權也總六年臣子之品而辨其  
操守核其職卒以爲衡而去留之此

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不易之法也今乃欲舍其職掌  
不論去其操守不論止借一熊廷弼爲題目而  
以快一時之欲以類一時之議見有直觸臣嘗

力扶正類挺然特立者而懷恐其去之不速爲  
自爲固結連身之計而借此以爲贊焉而因而  
排抑一代之正人因而抵毀一時之道學因而  
剪去當戶之蘭因而廣布樹棘之手奸如元符  
赦趙鼎等而反欲力保全之忠如楊遘周朝  
瑞等而反欲力排擠之

皇上有賜環之德意且將及于侯震陽蔣德陽江東  
藩等而預爲遏絕之

皇上有用舍之大柄當與天下共見共聞而陰爲把  
持而力制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根本之憂將

月三集金史

卷之三

二十七

來方大世業生于道義之鄉不能一爲匡正而  
反乃推波助瀾欲以佐小人之力而掃清議之  
公憤乎世業之見不及此也臣性負慙直忤世  
已多至一疎而彈劾進忠二疎而請與鄒元傑  
馮從吾同去三疏而申救文震孟等凡此皆臣  
忠于扶

皇上之微軀而不謂人情之忘臣專以此也令世業  
而知人情之欲借臣以爲贊于進忠則世業一

自悔失言惜不待臣言之畢矣臣見世業疏既  
遞而天方嘗察期不敢先時具疏今知察疏已  
上故敢冒昧直陳臣即拼一身以爲數十人解  
羅織之寬臣死且不朽矣惟我  
皇上俯鑒而垂察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道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月三集金史

卷之三

二十八

恭張我朝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國法原無游移之案宵臣忽國妄意之條謹

據事劄陳以質公論以昭

聖斷事臣惟人臣之惡至於叛逆而極

國家之法至於討叛逆而止故使其人誠冒大逆

罪在不赦則誅之惟恐其不嚴伐之惟恐其不

急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亦復何忌何嫌脫使其

人原無大罪而鑿空而談懸虛而坐意所欲重

則重之意所欲輕則輕之將使

朝廷之法可上可下於告密者之口而人臣之罪可

擒可縱於轉換者之心則其視

國法太戲而視天下亦太無人矣若有臣臣張我續

之初還布政周著也心忌其存城之功而妄輕

以浮噪之罪舉

朝之人無不謂其良心盡喪恣意顛倒一時公論

業已大明其繼劾原任少卿劉時俊也始既叙

述樊龍訴詞歸之賊人之私忿既又述其軍中

販賣歸之時俊之姑息似已早成一公案矣乃

近見其劄劄良心一疏則又忽而坐時俊以卑

汚入二子以通販且又祈

皇上以解網而曰臣之妄重若此臣乃請而數曰夫

我續奈何以妄意兩字又欲擅出入人罪也臣

請得爲

皇上一一剖之夫法者緣人之罪而定者也人之罪

則又以罪之證而定者也今我續謂川入之証

時俊者曰賀者實曰稱千歲曰受其知生帖此

則我公奏議

其所據爲卑汚者也臣則謂時俊而果賀者實

也果受其知生帖也果稱千歲也此即可謂之

叛逆不可謂之卑汚我朝自當直陳其實者實

也誰見之其稱千歲也誰聞之其持知生帖也

誰得之不當混混曰川人之証時俊而已也即

川人有証時俊者亦當直陳其誰姓誰名不當

混混曰川之人而已也乃前後兩疏止消歸於

川人而直以已意斷之曰卑汚曰非大逆則是

我續止聽提弄於川人而已全無主張也若曰

因無實據而姑以卑污之微罪坐之聊以此快  
一三川人之私忿則是我續以督臣而代一二  
川人報歷職之恨借

國法以伸私隙是我續者固一二川人之奴也是  
亦莫大之卑污也若曰實會有人見其投賀實  
會有人聽其稱呼實會有人拾其單刺而我姑  
諱之以混託于川人則是我續又故縱時投而  
以川人爲脫卸地也此又與于不道之甚者也  
乃我續又曰訴出賊口未必盡真若爲時俊求

周忠愍公家藏

卷之三

三

寬也者大果真也通逆大惡誅之宜也族之宜  
也不得以賊口而寬之也大苟不負也則豈特  
賊口不真并其所云賊口者又誰聞之誰見之  
恐皆不可謂真也日監軍遣臣戴君恩之敘述  
淪城事也日與樊龍對語者再與張彤面督者  
三與彤之僕私約者又不啻再三其時相訂執  
款追訴致變之圖無一不吐使果時俊稱之則  
乞憐求免之時宜更無先此一語矣何竟無一  
字及時俊也於筆楮陳之而反於口舌失之于

福城訴之面反于觀面置之於四月之朔追恨  
之而反於五月之內遺忘之臣已不能爲解矧  
有一川人者耽耽其旁乃不能面質時投潛通  
一語使諸臣共聞以爲非出陷害之證何也我  
續不能如此一一詰問使直截痛快明坐時俊  
之罪而乃以未必盡真四字斷之以謬附于罪  
疑惟輕之指欲破

周忠愍公家藏

卷之三

三

祖公之法而使我續之妄意此又何以說也乃我續  
又曰劉昱劉遜密遣兵船違禁販賣而又擊獲  
真賊真犯送于時俊若是則昱等之罪案早定  
矣何前疏漏而不載也果明知而故漏之是實  
昱等以欺

皇上也果昔未知而今知之又安見前此之非初情  
而今日之非捏造也借非捏造也自當直提各  
兵轉其遺在何日證在何人各兵自所給口糧  
之外果餘米幾何爲其私賣之賊自火藥已賣  
之外果餘藥幾何爲其現贓之證卽其贓賣已  
盡果現贓贖價幾何爲其敗露之跡如是而明

正其罪豈不成一堂堂督臣彈壓氣象而直以笑而釋之歸之時俊若一聽命時俊而無可如何者不知時俊之所釋者有幾人乎抑止所遺誘賊羅現之一子乎抑羅現之子果會供有棚呈劉運手授其火藥幾米監幾乎抑會獲其賊價幾何果竹收貯在官乎果盡獲也而我績姑隱忍縱之是我績不能爲

皇上守法安用有我績爲果一無獲而混混以各道之具稟懸中人以重法此又與推卸川人之詆

周忠毅公奏稿

卷之三

三三

時俊者同一含糊之說又何以爲賊犯之真也乃我績又曰時俊室廬已經焚劫而直以已意歸之士兵之無律夫室廬焚劫正時俊訟寬一大證據彼未被焚劫而我績故爲此言以寬時俊是又我績私時俊而欺

皇上也使既被焚劫而我績乃以已意懸斷爲賊兵之誤及是我績既以懸斷卑汚者出時俊之罪而復以懸斷焚劫者入時俊之罪也時俊度終不肯捨實據之事受我績懸斷也然臣因是而

竊歎時俊之禍有自來也彼其快口招尤不恤戈矛之集體偏心觸忌不知事會之非時方且津津焉道督臣之相知聒聒焉爭撫臣之沮餉勃勃乎有帷幄上人之氣自謂平蜀在其掌中而不料一蹈危機遽成罪府功名念熱明哲心昏臣謂時俊殆淺人也亦癡人也從古淺而見猜疑而得禍如時俊者何可勝數獨惜我憤雖愚何至徇人而忘已人情雖巧何至匿己而借人料時俊之衰年將盡并欲後兩子以杜好還

周忠毅公奏稿

卷之三

三四

之天道知通逆之公論共明遂欲繳販賣以俊殄滅之陰謀嗟乎嗟乎不其太甚也哉昔宋夏竦深怨石介作詩貶刺常欲報之會任人孔直溫謀反搜得介書謂介詐死因誣富弼遂介陰結契丹起兵已爲內應欲發舍棺驗之時杜衍呂夷簡等力訟其冤介棺始免弼僅得貶安撫使又萬俟卨與岳飛有隙因誣與張憲逆書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大理卿薛仁輔李若樸等並言其誣乃便會釋飛卒釋冤

死此兩事者千古而下尚爲雪涕時俊卽不取  
望古人顧其事之有無左驗頗與相類臣非敢

學仁輔等之訟秉杜衍等之訟介惟乞

皇上秉今監軍道臣戴君恩

獻俘之便如臣前所陳說一詰問之更集川人之  
官于京者一參質之如果前事一一有證卽重  
戮時俊爲不臣之戒我續當更受發奸之旌如  
果一一無證而姑舍其父仍陷其子以此爲剪  
草除根一法恐天地鬼神實有所不容也臣草

周崇授公奏議

卷之三

三

疏已畢適見君恩有揭投衆有疏上陳累累千  
言衆爲時俊剖辯其冤始知君恩當日之報原  
非本心今日之辯適存公道獨惟我續身爲大  
臣支吾轉換作此時心殺人之事故敢聊一直  
陳以附于執法秉公之義臣心甚平臣固非苛  
求于我續也惟

皇上實裁斷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情已有旨着法司質問戴君恩卽與元結  
張我續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周崇授公奏議

卷之三

三

再料張我續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危城垂陷可痛督臣詭遁駭人請將督臣治人之法道治督臣之身卽

賜立斷以洩公忿事日者諸臣先後論列督臣張我續坐視黔危遷延不救詞嚴義正真足奪我續之魄而快忠義之憤矣然臣猶望其幾日以來應卽遣過從將督率勝兵遣赴援黔有如

勅諭之所示者猶可急救危城少追斧鉞乃近聞我

周宗建公奏議

卷之三

三十七

續則已直下江陵種然陷府且以荆門爲一歇脚地矣臣聞之不勝駭異何我續之敢于負

國歟

君忍心悖理一至此也臣請爲

皇上先指川黔之道里及赴援之形勢而後及我續之竄歸引避種種罪狀夫黔在蜀南蜀在黔北而遵義一府則黔蜀咽喉之界中連平越下達貴陽不過二百餘里爲入黔第一捷徑我續念果急黔則渝城一下之後卽宜坐扼遵義使黔

蜀氣脉相連而後安奢兩酋無處聯合既足爲

王三善之援黔又可銷各土司之奸萌此一定

不易之理者也乃我續漫不一顧坐視遵義折

入安貧黔既矣險而蜀且遠復謂非我續一大

失機乎然使我續果不素黔則偏師襲取爲力

尙易後此取路直逼黔省豈不電舉蹙發旦夕

可至乃我續膽戰賊氛魂迷私室恐勝此直進

未免親行遂舍此直捷之路及迂道而退歸楚

地復欲歸楚而渡辰沅計其轉展跋涉不啻四

周宗建公奏議

卷之三

三十八

千里之過一兩月之久以呼吸垂陷之黔其望救之急豈止倒懸屠火而我續乃故作此遲延以從倖于黔之或保則仍以赴蜀故智與陷入于叙錄之中計黔之必不可保則詭言提兵赴難仍脫身于敗局之外近見我續

勅旨命臣一疏則已明明設此公案以爲他日懷避

之端矣我續之自爲計甚狡獨不料道里之遠

近赴援之時日其能掩舉

別而欺

皇上乎且使我續而果欲至偏沅也則兼程而進直抵沅境尚可自解而何起馬之撤乃云至荊州楚繼也夫荊州非有事之國也計其封土沃饒素稱天府我續而于此建牙據其一十七房之歌兒舞女偃仰酣適誠足爲得計矣獨計

朝廷設長劍大纛以榮我續合四大省以重我續掌數十萬金錢以恣我續夫固謂一方有警卽當合力以赴今使圍城將陷烈士垂亡遠如滇粵尚欲責以應援譬如鄢楚尚欲望以相救而身

川忠毅公奏稿

卷之三

三十九

庸其事目見其慘者顧反覓路而竄身擇居而偷便不救人于衣帶之近而迂迴于三省之間不知我續具何肺腸有何線索而揚揚自恣全無畏忌至此且聞我續近貽兵曹一書叙述黔事而未有感于棄廣寧之說津津有味言之若不早棄黔之爲恨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付我續而我續乃敢萌棄封疆之心計今區域之內不過十有三省果盡如我續一方有急卽議棄一方將黔急而棄黔潰急而

棄滇川急而亦棄川楚急而亦棄楚天下止三四張我續事而已割棄無餘矣不知我續身荷國恩何忍懷此逆天忤義之想上干

九廟之譴而明玩

皇上之法哉若謂蜀新殘破無處可以安頓我續之室家供應日豪無處可以備陳我續之水陸役沒之

內帑不偏久留遐方外宅之使兒無計消其暴積姑以退還一著擇便地而窟焉不知

川忠毅公奏稿

卷之三

甲

朝廷待添總督果爲何事豈荊州肥富之地若無一人逍遙坐鎮必得如我援者侍妾數十後車百乘而饜飽其中乎若曰西川亦足自適無奈川人之憎惡何也不得不遠徙避之夫川人者國我續所時授以爲謀人之宰者也以爲設謀之陷穽則一二川人如著蔡以爲逃避之根因則全川之人如眼釘不思我續在川川人誠疾首矣彼荊州之人亦有何罪而獨爲我續所壓足也且我續自視平日氣餒何如也在中州則劾



臣盛明矣勃吳璠徵矣在西川則劾周著矣劾薛來胤矣劾劉時俊矣我續于諸臣何等凜凜乃身當四省之任目見兩地之危始則首鼠不前既則抱頭先退使西川之事來燮元獨任其難平越之兵王三善獨身其苦貴陽之積屍幾滿撫按之望眼將穿而已顧盤桓往返如在局外且猶謊言發兵賑款

君父試卽以我續之律諸臣者還律我續盛明未聞變而先歸我續之既當變而潛退者何如也璠

同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

微乍聞變而避難我續之坐視變而不救者何如也著能力保危城尚苛索以悻悻我續之一籌莫展貽敗江門者何如也來胤之托病請歸誠當責以逃避我續之逍遙得意汗顏又拂者何如也時俊構陷之獄一無左驗尚欲坐其卑汚究其二子我續之百醜俱備彰著三省者何如也在他人則一疏再疏抗言而託鷹鷂之擊在已則一錯屢錯捧首而效穴鼠之逃在他人則爲私逃爲浮躁爲大逆爲卑汚可以任其所

欲加在已則宜進而不退不宜退而退全師覆而藉口他人違義失而束手無措可以任其所欲避在他人則遠者遠削者削死者死流離者流離若一一盡快我續之欲而在已則封疆失而不顧兩軍敗而不知撫臣剪髮按臣刺血道臣投繯而不惜若不能一有加于我續誠不知廟堂之上更有何長取于我續而百倍他人之罪案獨寬我續之雷霆又不知我續一身更有何事可稍容其自贖而信我續之言以治諸臣者

同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

獨不能持諸臣之案以律我續此臣節節推求而不能爲我續一解者也伏乞

皇上——詰問我雖始何以逗數月而入蜀後何以虛邊義而不守何以不從近地且逼黔城何以託言

朝命縲身刺楚又何以止荊州而不動何以付黔蜀于兩志

朝廷有何負于我續而養賊不殺我續有何仇于史永安軍而坐觀不救要見妾媵酣淫果孰與

君父之急難一身貨貝果執典節鎮之寵榮務使我

續一一登荅請從司敬一 根究治以不依期

進兵策應之律如是而

朝廷尚存有功罪之準則臣子定自有報効之忱且

使繼我續者不復敢再效我續之轍川黔之事

庶乎猶可爲也不然而仍聽我續戴冠歸里揀

其捆載聲使而酣然自適驕語夢臣將我續一

生得意全在荊州一走其又何以激勵人臣而

責之死緩卽我續又何以謝前此諸臣于白簡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糾本兵崔景榮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健謹

題爲直糾昏枉崇奸誤

國之罪乞卽鋤黜以快公憤事竊念東事敗壞以

來在

朝諸臣無不愁危忿激各矢憂心獨觀樞臣崔景

榮恬然自得絕不介意謂不解其何故且聞其

私語遠事自謂的信云必無妨臣等外庭猶意

其果有所聞有恃無恐而執判景榮一承部務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卽引大逆劉保任爲耳目每有謀議輒喚提塘

一日之內三吐三握致有殊者惟一逆保之

言是信是崇景榮曰何兵可調保則曰某處兵

少不堪調景榮曰何將可任保則曰某將資不

及格不堪任景榮曰可來否保則曰三岔河

天塹之險必不來蓋盡景榮之心腑灌入逆保

之奸欺于是必不來之說保則密地而獻之

景榮景榮亦復密地而語之朋輩昏迷光景略

似衷應奉之信賀世賢者夫乃知景榮之所謂

樞謀皆逆保之方略景榮之所謂的信皆逆保之奸誣景榮之所爲欣欣自得皆逆保毒藥之所蒙盡夫中樞重地

皇上方將特以折衝萬里而景榮于肘腋之近昏聩若此倘非仰仗

天威叛賊授首臣不知景榮之實

國家而危

宗社者作何究竟也更可異者逆保之誅通國爭思共啖其肉而景榮猶若痛惜其死不立刻刊布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十五

榜文以奉

皇上傳首之旨宗師重賊之設規制全非而景榮反稱盡善力阻築臺以甘陸賊人四面之敵臣即不謂景榮遠有他意而據此形迹已犯天下臣于通恨即有百口其何以自解矣伏乞

皇上即將景榮立賜錮繫仍追奪其新得

誥命毋若罪樞黃嘉善以喪地辱國復盜封廢而歸庶使後來任本兵者惕然自警其于邊事不徒

敢欺此乃今

新政肅清之第一務也抑臣猶有請者

君德宜英不宜柔

聖度宜廣不宜狹嘗觀本朝

英廟以九齡登極

世宗以十六繼統

皇祖以十歲榮乾當時紀綱法度何等明飭輔導大

臣何等才略海內邊防何等安輯今

皇上英年過于

列祖已不可謂冲齡且值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十六

國事多艱尤當日求諸臂伏乞

御門臨朝之頃時

賜清問使臣等得吐一言而陳時事仍乞

嚴責輔臣以無欺明恕諫官以題直以推抑言路之

威權抑克穢之林材以疎斥小臣之憤疎斥私

依之李本固貞邪發急然易決敢因論推景

榮而併及之惟我

皇上垂察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大啓元年五月初二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遼瀋變告以來本兵章疏可按何得以風聞苛

索從景榮已有旨了

同是教公奏議

聖旨

論魏掌科教王俞院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科臣借端誣陷圖逐忠良謹據實糾正以伸公憤以伐隱謀事日見科臣魏大中疏論食都御史王德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款有議寬李如楨楊鶴之意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如楨及鶴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殛三尺童子無不知之

近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疑共求速斷以清內患

周宗建公奏議

聖旨

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事臣大夫通國之公

論也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

法凡有目者誰不共疏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評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殊非其求決之意而不虞大中於前後語氣盡行削去止摘其餐端兩言指爲德完罪案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自視德完何如人也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

朝備備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保護

孝端繫扶

先帝至庭榜百餘死而復甦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

得遭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與鄒元標兩人後先竝起一時臣

子聞風慕義誰不捐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

葵鼎惟恐其一日不安于

朝且惟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德難期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十九

而孰料橫誣醜詆遽有大中者出而欲排去二

人也

皇上選拔大中授之省席草草三疏曾無規正而傾

詆嫌手獨先試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回

天之者願卽其巧借關重因爲題目似可籍人不言

而不知德完疏語正可其實且大中不深諫暴

擬之寬而直攻決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恨

心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

者誠不知大中是何肺腑也臣子良心未泯決

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使一時

召用諸賢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首安

國本之孤忠恐諸臣之功在德完後者亦宜慘黯

無色迴腸自憐忘

帝之深痛而傷烈士之丹心臣卽愛大中不能爲

大中解矣臣公憤所激義難隱默終不能盡

言以傷雅道聊與據實糾正如此伏乞

皇上立勅魏大中改行易心無從此多事之日再翻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五十

私口賊害忠良庶

中朝臣子不復敢有挑鬪論訛獻媚趁時貽羞言

路者亦

國家無窮清淨之福而專意戒之第一義也臣

冒昧直言伏惟

皇上垂察

天啓元年五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再論魏掌科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險媚科臣喪心無賴潑口欺

君圖空善類謹就事糾參仰乞

聖明垂賜訓別以伸言路事伏念臣以愚耿忝列班

行矢志公平從未嘗與細人爭辯且念

國家多事之日既蒙

聖諭角口爲羞故雖于科臣魏大中畧有糾正久已

置之不言不謂大中三疏之後復有一疏發癩

周忠毅公奏議

狂噬昧天欺

君是大中既敢于臺諍而臣復不一明糾將使邪臣

安意張羅正士盡心投奔

聖諭通由豈獨寬于大中而嚴于他臣臣于是不得

不畧述大中近日之謀并一破其疏中之謊以

明告

皇上矣方大中之初入京也蹤跡詭秘日鑽私穴既

得入垣神魂喪亂方當責報之日偶逢會推李

三才一事在諸臣議舉三才原爲救時急著聲

此葉吉大配補

之救危疾者烏頭附于不妨一試及見諸賢漸

集譬諸病勢稍定仍用良藥或舉或棄有何成

心乃大中欲借此立幟因見王德完會

題不與遂思一力排之苦無其會適有德完六事

一疏大中曰謀在是矣遂借兩因之案傾誣德

完使德完去而後三才之出始穩既可以明一

飯不忘之報且可從此受一生擁戴之誡辣手

一施人莫敢犯而因自命爲登壇之將招權樹

翼此大中始謀也聞其謀時曰此疏一出計有

周忠毅公奏議

八人出而營之不知所謂八人者何指然竟不

料臣卿三人相繼出疏又不料此時稟

旨者尚有公道而以險刻斥之也於是大中之本謀

稍沮而微以金錢之說暗暗照綴畧如去冬造

誣之法令人謹避其鋒而又不料物論之喧相

傳播無一人不知其奸謀無一人不羞其私運

也於是大中之轉謀又稍沮日夜扇戶而計之

仍用前謀裝成題目盡臣等而加之污讎相時

而上奏機而投益大中之謀自謂甚狡甚秘而

此葉吉大配補

不知大中自供自吐滿盤托出巨竊笑其謀之太愚計之枉設矣但臣所自恨者不知賦性何以偏孤不若大中之掃門投募不知秉心何以偏冷不若大中之走熱趨炎往年大計既不肯望權要以換身今來被選復不肯先私圖而後國補牘之後論頗持公有愛臣者謂臣率此以往將來情忌而臣復以慧口直腸目見不平遠有糾正大中邪謀一破過疑臣等終爲碍手之人謂必排去臣等而大中始可專恣逍遙開懷滿

達

聖諭而復以一疏爲再三之瀆也噫嘻大中豈知臣心光明洞達賦性難改正直忠厚雅所自持凡一切陰陽閃爍之事任大中自爲之臣不能爲觀破也一切戈矛搆陷之術任大中自張之臣不能爲阻遏也麝香有味任大中自趨附之臣不能爲屏逐也冠紳滿路任大中自驅除之臣不能爲禁格也臣一疏相正之後浮烟幻影盡

此葉吉大配補

付太空又何仇臣之深而必欲取旁觀久破之謀密爲一箭連鵠之訣哉臣頗知學道終不忍盡發其隱有類相角獨其疏內罵虛捏空明欺

君父伏乞

皇上立勅九卿科道卽于

御門之日面賜剖決先求

皇上面問閣臣從寬之擬果否曾有何人言及閣臣

之幕果否何人曾入求寬票擬出自輔臣果否

何人曾爲相迫

明旨發自

中禁果否何人曾爲要挾再求

勒問閣臣職主平章何以兩番票

旨兩違衆論使通國請誅請決之言槩置不理果否

有何情弊從此根究立令回話如使臣等果有

一涉臣等甘受大中污蔑之枉如果大中之言

盡屬虛妄

聖明之前敢肆幻譏欺

此葉吉大配補

之罪當接治以何律說謊之禁又復當在何條輔

臣如復支吾不剖仍以套擬撫塞是輔臣實似  
有私及欲借大中之葛藤以爲躲閃輔臣實似  
蒙垢又欲利大中之附以冀周旋是使奸邪  
口熾而

朝論日煩孤忠去國而善類將空片繇兩輔臣貽  
之又何以仰對

皇上而無負

聖諭且令滿

周思教公奏議

卷之二

臣等

朝諸臣子心服也臣等追情切無任頓越待

帝之至

此葉吉大配補

趙明經撫罪案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平剖經撫兩臣之案以息羣紛仍急議處置  
書一之法以圖固圉事臣昨有摺報隔絕一晚  
謂河西情事未見的確撫臣化貞現屯關外猶  
望其羈虜一着尚有機括經臣廷弼旣在關門  
猶望其接應化貞俾圖善後乃項接按臣方震  
儒報及撫臣王化貞疏雖詞句稍異而其出處  
情形入關先後大略已具乃化貞似終介介于  
廷弼之不和至以大兵潰敗官舍降 悉坐之  
弼而絕不見一言及于制 馭虜之策則化貞  
於是乎失其本心矣近見伸撫臣者謂先還在  
經仲經臣者謂坐失在撫調停其間者謂兩臣  
均罪無分重輕臣則平心虛論願一質言之必  
使目前之是非先明而後日後之著數方定夫  
撫臣王化貞侈口 不足平者也經臣熊廷弼  
苦口 不可玩者也據撫臣之所恃者曰河東  
之內應也曰西民之響應也西虜之助順也



曰我兵必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然問者兵刃交大兵隨潰可潰于河西者何獨不可潰于河東在鎮武可望關而逃則在河東何獨不可履水而遷河東之民既關內應何河西之民先思迎賊不識撫臣東渡之日能不携孫得功黃進而前乎未見一虜而挺刀先叛乃深入賊穴而効死前驅世界有此事乎西虜不肯逼賊于我主彼客之時乃肯用命于襄種遠戰之日巡撫不能驅使百姓于高牙大纛之前乃能約束兵士于宿莽荒煙之下此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謂進兵一還壞其成算將誰欺也此撫臣之罪案也不必勘而後明者也至於經臣廷弼挾氣負高則不能無罪疾呼嘲諷則不能無罪過寬輔臣欲殺之而移書四出則不能無罪為封疆失事引咎則不能無罪然細觀其屢疏及見聞一述詳諱慎修守而戒躁動者非失也其述中有云鎮靜而勿慌厚俸而勿散閑厪而勿揚內防奸細外拒間諜者非失也其云登萊覺其後

廣寧扼其前使有成算而後戰者非失也即其抵關稍先一日自亦一罪第不知當此風鶴皆兵之日巡撫奔渡之時而早無一人當關控扼恐內潰之勢一解難收即廷弼今日之嘔心難明終多此一退而關內外數萬潰卒數十萬竄民恐亦不可無人整頓也此經臣之罪案也亦不必勘而後明者也前者功罪一畫之說自是激勵經撫正論然使就中若無分別則經臣之憤志結戾即死亦必不心服譬之過兩岐之轡者一人指東一人指西驚東而墮坑塹反執擅西者而病詬之其人能心服否此又朝論之定案不必更紛紛者也至于今日制馭之法且無先為張皇頃者兵之來原非傾巢故專憑奸細奸細未通必不輕動即西虜挾貨原非乘突今但收拾現兵五六萬專責經臣扼住山海道臣無罪如張應吾邪慎言者留之如高出胡嘉棟者殺之南來失策悞壞疆事如撫臣者今既已進關內當詰問其果有機宜尚能聯絡西

房尚能仍也廣率則當責之善後許以贖罪果無方略坐困書空力竭志衰不能再振則諸從

僦車生問失地處置既明人心自奮仍再

造風力廉幹廷臣四五人東自一片石西至雲中

履山川畫地分視烽燧殘缺者若何修明堵空

頽廢者若何增築將領庸劣者若何更換軍士

老弱者若何選補卽用所發

帑金刻時東事春夏二時備力完功以備虎患素

曩古能諸曾車西聯結乘秋入犯之虞爲費自

簡爲効百倍更於登萊之間時出銳師一二萬

以撓四衛而驚之膽自此休息二三年元氣

壯盛再議恢復

國家大計猶可爲也奈何釋此不圖但欲扭經撫

使同罪且欲伸撫而屈經乎大抵

國事處分失當跡是非不明是非不明繇成心不

化前此成心之害已不小矣故臣敢冒忌一

伸之明當事之得失卽可以責將來之後效轉

危爲安實賴于是至于樞臣行邊臣非不服其

忠勇第往事惟經撫不和故至此今又以素不

相和之樞臣復掣其肘臣前疏所云兩虎共咽

勢必相嚙者是賊未窺山海而斷送山海之根

基卽此又伏矣臣自矢獨立不倚不圓但見

國事之利害不見人情之東西臣之此言久以告

之朋友非發自今日若有借此摧殘喜滋議論

者此固非臣空虛無物之本懷所敢知也惟

聖明立裁斷焉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周忠義公奏疏

卷之三

辛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院勘了來說



忠教公奏議卷之四

楚後學熊開

男 廷祚訂

論收天下大勢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欲收天下之大勢須先定立國之規模敬陳

轉害爲利轉弱爲強之術以祈早決

廟筭事臣竊謂今之天下以爲極破敗之日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廟筭事臣竊謂今之天下以爲極破敗之日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勢使之然也若今日之事可謂破壞極矣而臣

以爲反可收拾可謂虛耗極矣而臣以爲反可

整頓者何也蓋自有遼事來徵兵索餉海內騷

然至于遼陽之收議兵十八萬議餉八百萬廣

寧之役議兵三十萬議餉千餘萬于是兵則募

之各邊募之齊楚募之獨募之浙募之江淮廣

廣之間餉則索之

內帑索之加派索之事例索之抽扣及一切苟且

之政而又且徵車牛徵器甲徵火藥徵馬草徵

月小歲一五

而及且爲登萊運爲天津運日率數千百

人事于驚濤颶浪之中與海若爭一日之命

凡此皆前史所稀見之擾九有所未經之毒而

國家皆盡爲之略計五年之間消耗餉金者不啻

五六千萬戕傷人命者不啻幾十百萬而究竟

兩河偕亡一邊遂失然則我之困于一耗于

一隅者言之真不堪痛哭矣然臣謂

國家雖不幸而丁此挫折爲我極弱極辱之時臣

猶謂幸而敗且辱者及今臣長未發于五年

十年之後使我之物力雖匱而尚未盡置兵力雖空而尚未盡空人心雖散而尚未盡散臣紀雖衰而尚未盡衰從今圖之天下之大勢正可借此以收而

國家之精神正可從此而復之因我者未必非所以利我而我之見弱者未必非所以見強則臣請畢臣之說焉往遼陽一鎮額兵八萬一千九百戰馬四萬一千八百年例主客兵餉數十餘萬又加以將吏之費不知凡幾今通陽去而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三

所需之兵有數矣山海十六里之邊牆及喜峰一片石諸口卽多計之不過七八萬兵而足矣加以永平添鎮又不過一二萬而止矣又加以通州之五千天津之一萬登萊設防之二萬總合兵之大數不過十三萬而止又加以山海各鎮之馬匹不過三四萬而止較之往日額兵之外所添不過四萬餘耳錄此而計十三萬人之餉繁輕補重每兵約二十金不過二百六十萬餉而足矣若馬草之需與遼陽之費相抵固無

煩于增加也又錄此而統計將領之費每兵百名設隊將一每千設裨將一每五千設參遊一每萬設大將一比而約之爲百夫長者不過一千三百爲千夫長者不過一百三十爲參遊者僅二十有六爲大將者僅十有三而足矣卽寬計其費而長百夫者食五六人之糧長千夫者食十五人之糧參遊食三十人之糧大將食百人之糧又不過二十萬之餉足矣較之往日額餉之外所添不過一百八九十萬餘耳此則今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

日兵餉之定數也以此而較年來議兵議餉之數不過十中之二而已夫使連年之費止存其二是年年可以損出七八百萬之財力年年可以損出二十餘萬之兵力是雖陷我兩河而我未嘗不受失兩河之益我雖棄地千里而未嘗不受棄千里之利失地喪師雖負

祖宗莫贖之耻而省兵節餉未嘗不爲今日保守之資蓋因其困我而轉倖以爲利因其敗我而轉借以爲強從來英雄豪傑遇窮地而反通值

地而反生者往往有之此臣所謂雖破敗而反可收拾雖虛耗而反可整頓者此今日一定之規模也則今日之勢宜然也乃臣所可痛惜者天下實有可收拾而無如自起於破壞天下實有可整頓而無如自促於虛耗又何以明其然也兵部日事兵矣而不計某處之兵應幾何某處之兵存幾何某不足應補某有餘應裁某人之募者應用某人之募者應消止以多寡去留聽之旁論而已且無定算焉此兵事之無規模者一也戶部日事餉矣而不計某處之額餉幾何某處之額缺幾何但計人之分數而不復酌算其由但計出之分數而不復清核其消止以有無盈蝕聽之陳請而已且無定則焉此餉事之無規模者又一也夫兵與餉天下之兩大權也今使樞計大臣已且先無把握何所據以核人已且先無冊籍何所憑以革弊尤可怖者九邊之臣方其告無兵也則曰兵以援遼空矣及其告無餉也則又曰餉有故額存矣在兵部則

處應之兵皆虛在戶部則應處之餉皆滿臣終不得其解也夫治天下猶理家然僅奴千指無不欲相欺相利以蒙主人乃爲之家督者復無一定之算持而課之第任其自往自來自支自歸不一過而問焉則家屢安得不解而家事安得不消此臣所謂有可收拾而無如其敗壞有可整頓而無如其虛耗者也以臣爲今日計誠急取兵而核之兵則一如臣所定之額急取餉而核之餉則一如臣所定之額急取將吏而核之將吏亦一如臣所定之額其畫爲式也若某之置子必不容爲增損若鼎之鑄書必不容爲游移若方圓之就規矩必不容爲改易使邊臣持以爲則而不敢妄異于意外廷臣信以爲準而不敢妄議于局中一切突起之變修祭之費缺廢之賞則姑以內帑應之而不得中分于額內縣是取軍伍而肅之而數亂者汰精果者庸取國紀而明之而游談者誅欺罔者逐取一切冒濫之恩數而除之

毋再市恩而布利取工部諸商之冒破而塞之  
毋冉中飽而旁瀝取一時諸才望爲巡撫而久  
任之毋再輕轉手奉月取一時諸進士爲州守  
縣令而就近選之毋使其避危而驚遠取一時  
諸才臣爲備兵使者而隨地任之毋使其崇內  
而苦外更取天下之加派而酌之當獨者獨當  
減者減約足與一歲之增餉相抵毋使其混派  
而橫徵絲是大頒

聖諭以收拾節約之意明布告于中外以示

勵

聖主一意休養生息之仁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不重此一塊土以再擾百姓使百姓曉然知

國家卽失此一塊土原無損威實

君臣上下條然有準而軍民內外寬然有餘如此而  
三年五年卒遇大有爲之才速機恢復復固自可  
期卽錄此十年二十年無慮可圖而審時量力  
我國已固此誠今日一定不易之規模臣所謂  
賊不能困我而反以利我我不爲賊弱而反以  
賊強者在人聞之似以爲駭聽而臣則斟酌天

下之大勢而決度今日之

言平常簡易之言也然如臣之言而天下尚無  
損其爲天下脫不如臣言而高者輕誠恢復卽  
使廣寧果得而顧此既空之城不知又從何處  
聚十萬之雄兵又從何處措幾百萬之糧餉欲  
拉酌守之必無此兩倍之物力欲棄關守之又  
恐如王化貞之潰逃若下者專事欺虜而虜不  
可恃虜且卽爲以苦我虜果可恃我已分伐  
之半以事虜使天下依然受害如前日將終  
歸于無可奈何之地而一決必不可收一敗必  
不可復則天下之大勢盡去而

金甌之樂恐正不煩之內犯矣臣嘗見治廢家  
者取房舍之頽破者而易置之取荒蕪之賸補  
者而割去之其主若督習勞忍怨汰冗片浮穀  
然盡收其平日之孟浪而數年之內家初大擴  
此亦今日立圖者之罕譬也臣目見人心無定  
大業將危而又念其勢正在可爲之日故敢直

吐其愚望當事者親臣言而一改圖焉毋曰  
習生之常談而不足聽也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七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戶兵二部酌議具奏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

九

酌裁兵餉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議餉須清用餉之源議兵先酌用兵之地謹

請詳言近勢以期權計大臣實心謀

國事竊惟

國家自有遺事來策兵策餉諸凡見於條陳者不  
啻舌敝墨涸卒未嘗有盡一之法可裨實用者  
但知與利而不知除弊但知添兵而不知用兵  
無惑乎終日議餉而餉愈不足也獨戶科都給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十

事中周希令核餉一疏言多石畫臣嘗再三讀  
而歎曰令主餉者盡遵此說何至仰屋攢眉至  
付之無可奈何之地哉臣因謹將近事不可解  
之故條爲數端與權計諸大臣商之夫兵之與  
食不可相離之物也今主兵者皆言某處應用  
兵若干某處應添兵若干而獨不言某處應  
應以何處之餉某項之兵應以何項之銀兵同  
聚米而餉若錢空此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  
仰主餉者亦皆言某項可與利若干某事可生

財若干而獨不言某項之可減者若干某事之可豁者若干入同珠玉而出等泥沙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然此特僅言其槩也更有近事之不可解者山東之地沮河濱海登萊一帶則山東之邊壘也護山東者宜莫急登萊矧有三方布置之說則登萊一路又廣寧之要道也卽應廣寧者亦莫急登萊今於山東內地突議募兵五萬僅議創五之二以佐登萊卽撫臣趙彥精心碩畫必有遠見第以今日之勢而相度齊右之形則屯濟上者不過爲萬一不虞之備而備登萊者乃爲今日必救之着今登萊之兵旣不可減而復添此四萬內地之兵則添兵一萬卽有一萬之安家卽有一萬之器具卽有一萬之車馬承甲卽有一萬之官員將領必得二十餘萬之餉始足以供一萬之兵合四萬計之當得百有餘萬之餉不知此餉從何取給譬之救饑寒者不急目前衣食之需而先爲倉箱積谷之計其計非不良而不精迂乎此臣之所

爲不可解者一也督臣王象乾以瞻瞻老臣急國赴遼自不可無魏駱之旅壯其行色第當此多方窘竭之時而酌緩急有無之用則得萬入爲隊添其壁壘亦已足矣今聞招募之議多至四萬夫添兵四萬則必添餉百萬夫此百萬之餉不所爲遠取之資而姑設爲防守之備不猶之救疾病者不急目前療死之劑而廣搜苓朮爲延年計其爲計非不良而不稍迂乎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至于廣寧之兵斗米千錢日苦枵腹如按臣方震儒所備遠者其言甚痛第臣反覆思之諸兵之食仰給官家官家之粟運從海上運陷以來聞督餉侍郎之海運者不啻幾十萬矣卽寬計之亦當足十萬人數月之糧卽至各兵疲餒煩糴買於民間至以格金一兩而僅易一斗粟哉頃見經臣近疏始知米豆多積海岸半至浥爛夫以巨浪驚濤千辛萬苦之餉而竟以轉運不接使有餉不以飽兵士而以委風沙是他方之憂憂貧而無策而河



西之憂憂富而無策也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夫此諸不可解者乘輅大臣或別有大計而不及言樞計大臣或念有顧忌而不敢言臣久藏于中欲一言之今更不言又何時言也以臣計之所議山東五萬之兵合請停募止將現募之數分撥登津而登于進取更近則當盡撥漸閩之兵合之江淮之數付之撫臣使不苦于坐困則一酌畫間而減去四萬之兵即可減去百有餘萬之餉矣合以所議漸鎮之兵量足一萬以壯督臣其餘悉請停募則減去三萬之兵即可減去七十餘萬之餉矣現在川兵將至毛兵已未合以此數畫發廣寧此兵既齊則現在之兵如按臣所云似人似鬼涕泣不前者約可減三四萬則汰三四萬之疲兵即可減去八九十萬之實餉

朝廷原非開一大養濟院於遼西決無取象入塗馬空庫財賦又非發一點名冊於 又何必使殘骸頽頽委數沙塲此卽經臣近汰疲兵之法

諒必不以爲不然者也今使樞計諸臣蒿目竭心不能廣添百萬之財何如一舉筆間便可減去三百餘萬之餉不猶之言與利者坐增國家以三百萬之財也哉而直是湯置不理豈其恐傷撫臣趙彥之心不知彥之素守急公必不以此爲嫌又豈其恐傷督臣象乾之心不知象乾老成謀

國亦必不以此爲訝也夫治天下猶理家然當家事紛紜之日不從一切無益塞其滲漏而終日告遺典債東索西求則雖日入千金必不能抵漏卮之潰今不核兵酌餉而徒事搜求即使天地爲鎔滄海爲府其能歲供一千餘萬之財爲我五年十年之用哉勢必不能則惟有坐數立稿叩

關而乞

內帑內帑終有盡時恐不煩兵三四年間天下大亂作矣臣目擊時勢躊躇隱憂不敢不詳言其端伏惟

皇上卽下戶兵兩部立時具覆實見施行仍

勅督餉侍郎專意料理本色接濟河西併議海岸搬

運或做董搏霄人運之法或仍酌派車牛從長

計議以成畫一之規以爲兵食之準以助經撫

諸臣進取之用區區之愚頗有裨益實非空言

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九月十三日具運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四

十一

酌議遼餉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遼餉本色宜寬經費弊端宜塞敎陳流通糧

節之規以裨

國計以實邊儲事臣等伏讀戶部遼餉一議窮思

極慮幾於寸心欲唯百孔俱披竊惟從古國家

之資未有甚於今日者然而

國家非真貪也多取而不能盡多取之用則取愈

煩而愈窮日入而不能當日出之支則入愈多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四

十一

而愈耗號理財者不從肯綮之處酌其利便觀

其會通而惟欲削下以求盈叩

閣而告急一有不應則有橫眉相向以爲天下第

一難措手事嘻亦弗思之甚矣臣等請卽以遼

餉言之遼兵現在十三萬餘歲應支銀二百五

十萬兩支米八十八萬石有奇而此外將上之

祿及牛騾之費復不與焉數不爲不多矣然而

金錢之輸非饑能食而寒能衣者也聞遠左每

米一石須銀六兩卽其市斗較寬以內地之斗

穀之亦不下每石四兩矣夫以四兩而償一石之價以四倍而當一倍之供則是輸銀百萬僅足抵二十餘萬之用即使兵士之食取足內輓而民無餘粟可以相通其視粟既重則其視銀反輕口腹之給既難則百物之市皆貴衆兵即日得銀五六分亦僅足當內地一二分之需買國家即日費萬金亦僅足當平時二三千金之分給夫以窮搜極索萬難萬痛之金錢而購而用之一至於此使使上有竭澤之漁而下無濟邊

之實不亦大可惜也哉則臣等有說于此臣觀江南楚浙江右諸處所不足者非米粟也請以諸處加派之銀卽于本地一掣時值糴之民間約銀五六錢便可得米一石小民捆載求沽適足便其市糴之願樂歲粒米狼戾正宜收之豐稔之餘于和糴之中而寓轉輸之術卽使歲有凶穰地分荒熟要亦可常得米數十萬石資爲邊備臣請卽於每年漕艘之便以五十擔裹爲五十每艘量令加帶支頓天津仍量給以脚枋

五擔計漕卒往來率帶私貨卽量添此米不足抵其一二而又恤以脚力又何苦而不從天津海道既通渡遼費當無幾常使遼陽一帶每歲輒添數十萬之米果卽不妨平價而投而一倍自可收兩倍之利且使本色流行諸價各減米兵得一分受一分之實惠而

國家養一兵有一兵之歡呼士馬飽騰軍聲自壯此于守遼實爲至計而況此法一定可以備山東一時召買之窮可以免淮上截漕渡海之患

可使新經臣坐展赤心籌虜之效可使遠人永破閉城枵腹之虞一轉易開諸利具與計臣又何計不及此臣等所謂流通之說者此議是也至於經費之孔自

京國以迄郡縣自腹裡以迄邊國自官廩以迄禱需自外供以迄內庫自上侵以迄下冒自吏隱以迄民通種種諸端皆爲弊藪而臣所最惜者則無如夏稅綿絹一項歲費銀一十四萬八千有奇黃白蠟茶一項歲費銀三萬四千有奇甲

半庫之顏料歲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丙字庫之顏料歲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丁字庫之顏料歲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乙字庫之皮張約諸省直半歲費銀數萬有奇南京諸庫之絲絹花布約歲費銀十萬一千有奇而浙直之綾紗

京師之夫匠約歲又可減銀數萬有奇各項之水脚諸費約歲又可減銀十餘萬有奇夫此數者

使果歲歲盡登天府一一無有使漚亦足見

國家有預蓄之饒定額有難破之例今則名雖雖

則必盡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八

千內庫大半餉于奸民臣爲令時親見各處包

攪大奸於前此諸款盡侵入已至三四年足影

不一涉千長安而所謂綾紗一項則萬曆四十

年前者尚堆貯于通州臣曾親訊其事堪爲浩

歎

皇上試召問諸內監歲歲之入果如額否則奈何

此

國用告窘之日令此數十百萬之金錢上不在

國下不在民中亦不在中官而獨盡飽于郡邑巨

奸之漚不亦深可惜也哉卽各監所心懷而不  
點折者止以餉墊諸小費臣請折納之歲明以  
此費歸之如科臣周希令所疏陳者豈不公私  
兩便卽諸內監亦有何害而不一爲之至若此  
外有驛傳宜清曠軍宜核冗官宜汰屯糧宜查  
如近日計臣所條畫者歲復不下數十萬金合  
之皆可以佐

國家之急臣等所謂樽節之說者此議是也卽此  
兩說一則轉駁而爲貴以暗補其貧一則化虛

則必盡公奏議

卷之四

十九

而爲實以明濟其之臣謂

國家非真貧者非空說也乃臣等又竊有疑者先

年加增兵餉一欸原爲征倭征播而設事平之

後果率

詔書蠲除已久獨臣鄉江南至今輪納計蘇松四郡

已不下幾萬金近經撫臣力欲清查而以道臣

請告未及竣事卽近聞海上有增添之兵不過

千人僅消萬兩亦可以別項使徵相抵何至以

此遂爲定額使東南民力既欲使其應遣兵之

加派復不令其被

詔旨之寬除是

國家常若有一倭一播一併困東南此賦額中之最不平者此亦可以流通之意而推豁之者也乃臣等又竊有疑者近如

大婚一費卽不能如

皇祖朝之省儉五六倍之亦不過三四十萬而止而

御用承運二監所請幾至百萬有餘縱金珠禮

不可缺而臣恐費雖累萬買無二三則奈何以

周鼎義公奏議

卷之四

三

敵骨吸髓之民財而供烏有子虛之冒破臣等

查

皇祖開採以來各方稅監歲進金珠甚多卽經

兩朝賜費之後其存恐亦不少留之

宮中止爲長物何不一

賜簡發可免召買之半矧此大費計部度不能應勢

必請之

內帑臣謂卽

內帑亦自可惜何不留爲

上異日軍國大計之需而必欲兢兢爭嗜耗累年

之封藏而稅愉快此亦可以樽節之意而推行

之者也臣聞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善理財者國

不能使天雨粟足輪錢也卽號殷富之國不能

使鑄錢之取爲泥沙之用也昔骨仲相費首通

輕重之權齊遂以霸李悝相魏取有餘以補不

足雖遇水旱復復竊不貴而民不散魏卒富悝

劉晏主唐計變通有無曲盡其妙使國輔利而

無甚貴甚賤之憂此三臣者皆不言聚歛而宜

周鼎義公奏議

卷之四

三

流通又臣聞宋陳鄴爲三司使俾商人各條利

害鄴爲次第三等曰下等減裂無取上等取利

太深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

之數年困用以給又王堯臣爲三司使時元昊

寇邊軍興用廣言利者率主厚賦暴歛用益不

足堯臣曰困與民皆弊矣拜命之後乃推其財

利出入盈縮計其本末先後一爲條目使就法

度期年公用足而民富實此二臣者又皆不主

加增而主樽節此亦今日制

國用者得失之大較矣臣等少讀資治通鑑傳其言曰不加賦而用自足始是鄙之及今而知其言之確有所本非復後世腐儒之所可及今天下財用竭矣若不如臣等前說而第欲沽焉爲一切剝取如鬻爵賣儒度僧抽典之類要皆瓊屑寒陋非

天子經理一世之規又如纏綿焉爲一切美論如部議所謂籌存留查里甲清課假索牙錢諸加此類言之可聽行之實難經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五

國大臣須酌天下之大血脉而均調之使上下相濟方稱善術若必竭流而取使絲毫盡入于成額紙上便盡爲金銀豈特百姓等通勢所難免抑且世間利孔忌于無餘臣等久習爲令知之頗真凡若此者皆非臣等之所謂足

國者也計臣心盡力瘁其于義餉諸款臣等深服其許然半引其議而尤半爲參酌以仰告之

君父亦欲借

聖明之睿算及宰相之遠謀以破積弊而清濫觴

會大通而規長久世等之心猶之計臣之心也用敢合詞以進惟

皇上採擇行之將歷年會匱一朝可克九塞空虛立時可轉上無損于

內庭之借下不礙于典禮之費當事者又何憚而不爲也臣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閏二月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五

議恢復河東疏

竊維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達被 可伐之情請堅恢復河東之志毋

專言退守毋再延誤以貽誤

國大義事臣聞天下強弱之勢譬之相持我進彼

退決無中立矧一昔久勝日鼓則日前一當屢

挫日怯則日縮狃其縮而安焉計昔一無所之

念其縮而奮焉一呼可以立振猶之奔且仆者

驟然自立慨然向前站立一定而退者亦止此

周宗建奏

卷之四

今日京事得失之大勢也

朝廷昔年銳意勦滅輕率喪師今見 勢挫猖獗我

遼左逼我門庭漸迫而進反欲漸退而守備端

焉不思爲捲土恢復之計則是 李永芳之

逆謀所以爲我

中國者乃欲以此自愚也且今日之勢不可不恢復

彼者其說有三可以恢復者其說亦有三而計

必由千恢復者其說又有二

國家遼寧兩邊幾千萬生齒千道關斷近幾千萬

金帛於 兩邊幾百萬良臣烈將干沙場區

夫有恨尚思報復何況大國便自包羞此不可

不恢復者一也前此失一城一堡尚不勝憤憤

而有三路之舉有十八萬之集今一朝而喪

祖宗數百里之封疆顧乃束手歎氣視若固然一棄

之後何所不棄臣子何以仰對

君父

皇上何以上慰

列祖此不可不恢復者二也

周宗建奏

卷之四

國家氣運全在人爲安史之變天下去而復來李

天之厄宗社危而復定轉危撥亂從古已然豈

一役 遂甘退讓此不可不恢復者三也當時

遼民苦西兵苦降虜苦車運輒有詛望之心今

遭 戮更慘更爲怨氣所結豈遺消況洛邑廢

民田橫義士山間海上豈日無人此可恢復

者一也當時 果深密險惡難前今 以遼左

爲巢地廣力分衆心未集彼方求守之之策而

我乃爲擾之之謀道里遼濶勢難照應虎狼雖

征澤穴易擒此可議恢復者二也川兵一鼓破  
及萬人儒生一推覆及頭領 之兵豈其如

神如鬼有異於人但使發肯向前彼自決鎮退  
避事錄人做有志竟成此可議恢復者三也且  
今日計欲結連西虜牽掣東 必使堅固恢復  
我無畏 之心而後勁氣不衰始可得西虜之  
用倘令畏 知虎甘心棄地豈惟 欲難厭亦  
且西虜生心東西交困何以自存此勢之不得  
不恢復者一也且隔河一線我不過京則 必

渡而後集大挫必求大逞廣寧不已漸而山海

山海不已漸而

神京即欲自守何以爲國此勢之不得不恢復者  
二也夫以不可不復之懷有此可以惟復之機  
而又處不得不恢復之勢顧不着着上緊事事  
奮揚必待 計已成聯絡牢固乃欲借一河一  
海特爲鴻溝臣恐謀國大臣雖有百身肉不堪  
食也誠爲今計誠急督兵三萬發三岔河鎮守  
以兵三萬登萊鎮守以兵一萬登天津鎮守

若云一時調募未及則請以五十萬金付王化  
貞自募以五十萬金付登萊道臣自募以二十  
萬金付畢自募自募

朝廷視此百萬何啻細錄事在制庸豈容怪情再俟  
川兵併集浙兵齊來聯絡十萬之師以四萬從  
登萊渡以攻 之後以六萬從三岔河渡以機  
之前復其腹背受敵支吾不及即水必繫  
之頸而逐 遠去仍可得還爲鎮因而進取殺  
可期正未可以今日一敗遽爾索氣也乃臣

所痛惜者密勿猶臣不能爲中流屹師主張

國事本兵重地如懸如醉一籌不展更可笑者以  
大司馬帷幄之奇亦自派千坐守一門而其自  
謂拮据者則惟搜覽朝報日晏不還如同官張  
捷所言

中朝有如此等人亦足羞觀當世士大夫之氣矣  
乃猶欲仗之折衝禦侮動以舊經臣之更換爲  
戒是有一袁應泰之誤

因將使土寓木偶終長據而不易是當局大臣明



明以

國事爲戲恐金甌天下不壞于

而壞于二三

大臣之迷暗矣臣忠憤所激敢直言之以壯

中國臣子之志請我

皇上立斷而行臣不勝憤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四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遼陽自當恢復然須厚集兵力這所奏該部

議覆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四

二十七

請接應榆關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關門甚危而外論似安賊謀甚深而人情似

忽邊備甚急而內應似緩謹述邊臣之苦情追

念會推之光景乞

勅共圖接應以忠社稷事臣伏見河西陷沒以來

京師震駭奉國張皇若凜凜有不能及夕之慮至

於經略一推有同赴奔撫臣解經邦固雅有物

望者且謂此天下古今第一重任而一疏再疏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四

二十八

疾呼求免豈不謂榆關一線

宗社所倚備端焉有不能自必其勝任者哉乃近者

經督兩臣同心協濟關門形勢稍有端緒

中朝之人驚喘少定正須題首追思長見此艱危

在目而兩月以來似已稍有易心傾聞人言且

有輕談守關之易而逆料奴之必不來者果如

此易不知會推集議之日何以相顧而却步而

衆人推轂之會何以反憾爲相傾又不知廣寧

游騎何以往來未退三岔河浮橋何以不日告

成前此開籠之後數月而入遼陽遼陽之數數月而入廣寧當時諸臣豈不亦謂終總果未必深入而卒然一舉遂潰不支然則今日之策者亦遼陽廣寧之已事也所謂本危而安扭之者此是也至於設謀甚陰布着甚巧近見經臣疏稱且數遣人與友青都令議婚又數遣人與抽扣諸酋議和諸酋且明言姑且從之而願効守哨如株量大字羅冊金台吉者復又相顧物故是虜款既未可固而計終不可洩卒之犬羊同羣勢必相投廣寧陽爲好言以愚我陰爭利以賣我即不然而中牧兩家之路以弄我而我乃日在虎狼交噬之中將暗入其牢籠而不自覺而論者乃曰勢必不容必無引賊自禍之理是必于虜以劉備孫權之智而不逆虜以虞公齊主之愚必保虜以吳越呼韓之親附而不料虜以吐蕃突厥之反覆其果智且忠也我能恃以自固其誠愚且誦也我又何所恃以自堅所謂本深而淺忽之者

此是也而臣尤有異于內應之緩者日經臣王在晉之議請班軍時工也議請修築障塞也既不敵爲大聲之呼又不敵如科臣幾百萬之議但一據實以陳而班軍則權之東省矣經費則限之二十萬矣且有謂邊牆之築爲多事者矣夫以九廟神京最危最要緊之地而築輕較重反不若捕盜賊者之緊嚴尚所給發反出追逮召募生應四十餘萬者之下其何以服邊臣之心而副危疆之望哉臣嘗查遼陽之役不過年餘而餉至數百萬廣寧之役不及十月而餉亦至數百萬其時經撫尙時特有聲竭之告而人不恤之今者賊患日逼修備日嚴幾幾以天子守邊以重臣主戶而廟堂之上所以應之者反不如遼陽廣寧之什一焉臣所謂本急而輕視之者此是也臣竊以此有感于今天下事之難爲也游談無根者大言可以誑金錢而節約者或反疑爲冒費虛僞恐竭

者危言可以聳

右父而鎮定者或反見爲平常招提樹交者朋言可以

以屬

朝廷而風子者或反怒爲易與以今經臣在關風與

宵寐無事不親聞與諸道屬相商往往漏下二

三鼓而後別近又聞其循行山海一疏拾盡關

隘駭屢甚周此亦其髣髴血盡之時矣脫使官

事者猶無視爲泛常不思急爲呼應將使老成

之實事反不若欺罔之空言盡瘁之勞人反不

則盡全奏議

忠之四

十一

如推避之巧智邊臣一身不足惜其如

皇上之國事何哉伏乞

皇上灼然遠覽亟令班軍仍盡赴山海修築卽云二

東妖賊滋蔓料此輩白徒決不至如東 西虜

之毒癘云剪滅貴早亦無取此荷鍾持賊之徒

此之當決無煩再言至于所請

帑金仍乞

皇上酌其所請更屬多發開經臣每事節縮如近者

汰官四百汰兵盈萬早已省却

廷幾十萬之

內帑即使其所請者盡數予之亦似一半出其節

省當輔大臣又何不以此直告

皇上願猶僅僅以二十萬示耶至于款虜之費既難

繼減又難太奢現經廷臣集議自有定則雖不

宜持太平之語專主議駁而虜情巨測通事難

憑往歲助兵之故觀難信恐所云近兵給餉之

說未可遂持爲實數也臣自己未入京初經三

路之敗人猶志存痛忿迄今兩年兩經敗誓似

則盡全奏議

忠之四

十二

已招習如慣漸已成忘臣恐從此再壞而天下

大事盡矣故臣敢略述邊臣之急迫題會提之

難爲泄泄者下一鍼焉若夫立今日之規模收

天下之大勢爲

開闢久遠之畫者則臣又有另疏陳之惟

皇上立賜垂擇見之施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大啓二年七月初九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論遠事在用人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用宗建議

題爲軍國主持宜定

廟算用人爲先愚乞急持

宸所以保大計事臣自備員以來拊膺揮涕日夕所

憂惶而不釋者惟有遠賜一事臣曾首以爲言

愚臣之衷知有敗報者久矣乃日聞瀋陽一陷

臣心欲碎猶謂

皇上御朝之日定有大臣面陳方略

廟議公奏疏

卷之四

三

皇上動色勅諸臣以戮力詢大計于羣謀作何等驚

汗疎仄之狀具何等痛哭嘔心之辭而靜侯崇

朝候無定晝豈諸大臣中尚有以不必張皇之

說進者耶瀋陽既去虜馬如風往來倏忽倘令

遼城一下山海之地不復可守山海一危登萊

一帶盡在虜奴賊既來于東大虜復逼于西

廣寧一帶又非復我有矣各處皆危而

都城之內有何可恃市棍成羣奸宄萬狀一有緩

急言之寒心此之危直割床之災非僅震隣之

恐也而諸大臣中猶復渥渥相視莫肯爲

朝廷用一破格之人莫肯爲

廷擢一任怨之事意欲言而囁嚅於旁人之掣肘

心欲吐而趑趄於言路之僮殘嗟乎嗟乎誰非

臣子誰無肺腑而忍視我

皇上之孤立而不一援身被我

皇上之恩遇而不一報扶顛持危能無深痛誠爲今

計初無奇策惟有用人一着爲目前第一緊要

百凡防禦總藉人爲而臣所欲用之人非猶夫

廟議公奏疏

卷之四

三

人之所謂用人也平時之人橫金結綬赴闕生

歡今所欲用之人必被髮纓冠誓身死國者也

平時之人安車綬轡徐徐吾行今所欲用之人

必擊楫枕戈矍鑠自薦者也平時之人小廉小

謹標格自持今所欲用之人必不衫不履不傍

時起者也平時之人求封求廕蜚錦在懷今所

欲用之人必仗劍出門不與妻兒作別者也以

如此事任如此人而旁搖者猶爲之銖銖而較

曰某向以某事而退某向以某人而歸某曾經

敏于彈文某會身掛於察與某爲習氣之未除  
某爲功過之不掩不併個于銓司卽旁撓于私  
口嗟乎嗟乎抑何其忍於忘

君父之封疆哉臣謂今日之事愈急勢愈蹙矣求人  
於今日亦太晚矣若復悠悠緩緩於所當用之  
人不從片時立決如張鶴鳴之却步未前熊廷  
弼之擬議未用卽前此論兩臣者人咸服其無  
心而猶欲聽部覆以相延猶欲稱引疾爲罪案  
臣不知其解也卽兩臣一山一水豈不欲求自

周臣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五

通而臣爲

國家計不得彼爲兩臣情也兩臣爲

國家計亦不得自爲情也計惟速招之來並集

聲下使人心有所恃以爲壯而事急亦有所藉以

爲謀如已巳之變城中有一千譚綱度而城外

亦頗有石亨石彪之策應庚戌之變城中有一

徐階主持而城外亦頗有仇鸞等之聲援當日

臣子雖多未聞此時便忘等之成功也又如

原任吏部郎趙邦清者其人卽素稱任氣然臣

嘗覽其治勝諸狀及讀其論遠三書似有成畫  
以此人而置之危地卽不敢必其有何奇績而  
死守勿去可以立保與其欲留爲別用何如卽  
輅之速賜臣不知

朝家一尺之組與數百里之封疆果孰重而孰輕  
也又如董應舉之先幾遠識能預料遼事於二  
十年前臣亦嘗觀其策遼諸牘於後來之事了  
然如見則急宜優之京秩資其謀議而不得遽  
推填撫篋之選方又如徐光啓之精心考究於

周臣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六

一切兵甲器仗火車火土城守攻禦之具無不  
具有成製卽其人迂儒習不必責之戎行而自

可

召選以備

顧問又如韓萬象之韓具才鋒劉時俊之俊有心計  
卽其人一棄山林一經近擢不敢輕言重用而  
要其赤膽熱腸定可以資半臂

國家當此大危大難之日不急急爲猶人之計而  
情復斤斤爲平時株守恒格恐一越格而人言

及之偏偏焉長義彈如長虎亦何見之太淺矣  
雖然臣所列者皆棄而不用及用而猶被言者  
也若臣前所舉如王在晉徐宗濟熊明遇李邦  
華朱光祚等此其姓名久歸衆望惟在用之各  
賞其才又若臣所確知科臣楊澥其沉謀遠識  
足歷一時尤宜重資其幹濟而現滿卿座如林  
耶階如積其間真才真所正自有人臣即不敢  
竝列其名計論才者必當懸鏡而精求之矣從  
古天下事皆仗天下人爲之樂教以一人典聽  
廉頗以一人存趙郭子儀以一人定安史之危  
李晟以一人平朱泚之亂裴度以一人成功于  
雪夜寇李以一人決策于瀘洲卽我  
先朝臣諫以一人成復辟之功臣守仁以一人破  
逆濠之叛臣宗憲以一人勦大寇之倭獨有宋  
之衰可恃惟李綱一人而棄而不用至後韓岳  
諸臣痛心恢復竟不免于賊臣之制刀當時邪  
黨尚有議岳家軍爲太橫頌檣賊之能解三將  
兵者徒令千古而下咨嗟歎悼欲起護賊而難

之而奈何以堂堂  
昭代顧有人焉欲蹈此好惡之積孽也哉抑臣又  
有說焉新經臣袁應泰縱橫離短志節可鑒雖  
有廷事之失猶應憐其誓死之忠此與楊鎬之  
貪腐禍  
國實難同日而語人臣當效古人同舟之助不宜  
效後世倖災之心併膺一力如教頭然則臣願  
輔臣冢臣及樞臣終日相聚而謀勿再優游袖  
視勿再顧忌人情當思度齒欲折之深心勿學  
圍棋賭墅之虛貌更願諸臣當思有事時求人  
甚艱毋於事定後責人太易當思今日只有此  
事之驚危毋於他日再多小事之爭執此尤今  
時救遠第一根本義也臣目擊心憤不敢不言  
願終不出臣前疏用人之說他如防西虜練京  
營備山海護糧餉搜廢將調家丁其說不一總  
之得人則件件俱得失人則件件俱失臣不敢  
以紙上之方略而附買生之哭涕也伏乞  
皇上特示嚴勅立賜施行

示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侍

命之至

天啓元年三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議覆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三十九

論遼事責成輔臣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制虜全無成局籌勝專在

明堂懸

初輔臣登持定議以保危疆事臣竊觀東

來兩度調兵三番易帥疲竭天下困弊中原於

無亡矢遺鏃之害而遼陽片土半沒腥羶三

年於茲訖無成美而臣以爲遼事之壞不壞于

無兵不壞于無餉不壞于經略將帥之無人而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十

獨壞于大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

事之使

特簡楊鎬授之尚方十萬之師徵集塞下試于此時

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

着也乃當

國者湯無定見徒使脂竭卑流吮吸出讓而輔臣

因以爲果擬之準餉賊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

督戰全銳俱亡則幸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

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桢已掣還此時留

版簡開原聯絡北簡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也而當

國者復湯無定見所票

乃肯全無經畫二三肅流惟推一統袴之李如楨疎莽之劉國綽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陷屬夷淪亡則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于田間再徵兵于海內此時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計自強無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

則忠義公案議

卷之四

四十一

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心疑未敢深入獨此較爲得着而閱視一遣復亂人志川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速與當

國者復湯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用一經臣而武戰武守尚無定算則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膽志多其變防守廷弼已效之規絕賊中土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彼櫻城自守之說洗明廷弼孤忿不平之氣持

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終心希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聞一料理人言兵十八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者入犯一報已浸浸薄

上國矣于此尚不急急布置而猶從容迂緩爲太平宰相之銳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備有如前

則忠義公案議

卷之四

四十二

康之早閉九門而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臣聞宰相者上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照見天下之大勢而屹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固曉然易見矣一同之地輦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酋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字酋播酋僅據疆土其力有盡其勢易衰也彼以新銳之強憑諸酋後而勝諸酋勢難敵臣



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不信也  
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  
卽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  
也卽令現兵十四萬外再加兵十四萬而之  
勦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  
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  
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廷弼  
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執  
爲勝者則雖盈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以爲

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者則雖高談介  
子侈論終軍日賈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不動  
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

國之遠識非諸曹小臣所得而及者也以此收  
遠之局卽不能出於犁庭之上策猶不失爲剿  
禦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騖倏而退遽  
言進取倏而來便思退避常使縱範反在  
手而進退我無可據不幾爲趙宋之覆轍也哉  
臣請輔臣自今以後須先知平章軍國乃宰相

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獻使全遼  
形勢常悉于胸中卽局外勢如誰得而亂吾之  
謀使海內人才素諸於平昔卽衆言互異誰得  
而獎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於思筭卽道旁  
殊議誰得而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  
之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  
言議餉而十四萬餘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  
派大略相當卽議之多至於九百萬者可細爲  
之簡汰也以言用人而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  
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析牛毛徐宗濟  
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  
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  
俱可促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  
者也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議也相臣能具此  
議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  
臣所以輔

新主而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  
今日能主張遼事安穩無虞卽他有關遼可從

見略畢竟爲

在朝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違事後蹈舊日之

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卽使一批一對事事

協人一身一案件件清謹要亦爲相諸中第一

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臥薪嘗

膽之恨然後有沼吳之萌業有起舞擊楫之忿

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

濯淵之凱奏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數札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正之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十五

留心邊事然後有陸萬五十餘年之款貢

國家富大疑大難之日不仗大臣決策而欲依違

桀舍僥倖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羞宮保而

貽

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能默然不欲繩相臣

以難爲而獨規相臣以定議相臣議定而違之

殘局尚可收拾也嗟乎違事危矣相臣不任誰

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願

上早初三輔急瀝違事毋再迂迴切再批諒知上

罪臣所不計也臣不知忌諱披瀝愚誠惟

皇上垂察焉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聞外機宜仍當參合

畫一這所奏裁定兵餉固志變防以待

悔禍

及薦舉熊廷弼等着該部詳確具奏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十六

諸備城守器具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謹列城守應需器具乞

勅卽時製造并責能官分練以圖實效事日見尚書

黃克纘所列城守事宜其言頗詳然臣嘗考歷

來城守諸書及鄉酌臨時利害更有數端最係

要緊倘非

嚴勅工部卽日料理分頭置造恐臨渴之掘貽悔何

及至于所委部僚苟不得人徒費金錢無裨實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七

用今有新調職方司主事沈殿繁已任勞心計

精審其在工曹勦績最著合仍着帶銜督造諸

器再擇精明強幹幾人佐之務使製必適用勅

限報完不得再言姑待明日至于守城之法頗

畫定壕口約三百塚擇一年壯精能文臣任之

預將擺撥營軍及應用器具應列將領發令各

官分練仍各給

公帑予以便宜俾明賞信罰併許量募勇敢以資

將辦庶人以空地而專軍以素演而習視聽既

一號令自齊且於城守之中卽寓練兵之意較

之京營混練更爲得力若止如昨歲浪派守門

卽日日點名日日登陴總屬虛文無益於事伏

乞

皇上立勅該部務將故套盡洗使件件實做者着

真庶

都城有備卽一旦有急亦可恃以無恐臣因將應

做諸器具開列于後伏乞

聖明立勅施行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八

計開

憑崖以避矢石火炮

木女頭以防嚴推壞女牆

連棒以打女牆外上城沒人

護城連箭牌以護壕口守軍得以礮石滾木亦

防下矢不箭傷城上人

木棚以禦當面矢石

夜叉棚以擊攻城牆附者

鐵提鉤以攔挽攻城高車止其木墜落

撞車以拒飛梯城

抵萬以禦雲梯

鐵標以鑿扇筏

竹立屏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砲車以推徙往來逐便打賊

檣牌以禦焚門之患土壘不及將檣放下隔阻

水袋以防火

陷馬坑以防敵來路及城門之外

以上一十六件皆城守必用之需其製度機巧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四十九

自有成式此外若刀斧大銃鳥銃佛郎機更甯

筒灰瓶藥弩鉛彈飛石之類不具載

天啓二年四月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器械着該部上緊料理沈榮准委用

請救廣寧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河西萬分危急乞立遣大將急救危疆以固

山海事日見督臣王象乾所報 兵攻圍廣寧

勢甚危急迫經臣身在間陽驛策應調度倍極危

險撫臣身在隔城一無可恃兩重臣既俱在死

地脫令不保山海大勢豈能復鎮令人皆知固

守山海爲一定着而不知救廣寧者卽所以護

山海保二臣者卽所以壯

詞臣殺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一

神京況關關門南海口于水瀾灘長人馬易渡一

片石地坦墻薄尤爲捷徑倘非急發援兵使揚

旗東指外作廣寧之聲援內爲山海之擁護卽

山海人心已同瓦解 兵倭至豈能抵當今有

新加鄉衛何棟如更臣同官鄒日宜募到各兵

約近一萬不日抵

京此兵原爲援遼而設今日正屬應急之時日宜

之兵聞有紀律定可効用而棟如一腔熱血豈

難請纓伏乞

上立發帑金重如鴛鴦仍

行勅大將如蕭如薰者親率抵關相機策應務脫經

略於危併按撫臣於死即使必不可前有此一

軍屯駐關外庶關上人心可固而關內之防守

可待若復再煩提議羈緩不前 馬如風雖有

天險斷斷不足恃臣等日擊危形用敢合詞上

請伏惟

皇上立斷施行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三月初一日奉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五十一

題設捕奸專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達謹

題爲懇

勅專嚴緝捕之令永絕 賊內通之謀事臣觀自古

夷狄入犯皆有內賊爲之嚮導若漢有中行說

管敢唐有僕固懷恩宋有張元吳吳郭藥師我

朝有喜寧宋素卿莫登瀛趙全等歷歷可按無未

有將士生儒駢肩就 配臣逆干接踵投 如

今日之甚者也詳考 自圖滅南關之後卽有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五十一

叛臣佟養性等日與、兒順目大真阿都爾飲

設警密謀不軌年來撫順之破開原鐵嶺之破

及近者遼瀋之破或以叛將李永芳或以逆徒

王把總或以重囚林寬或以賊賈世賢凡此

數失 皆不煩一力不偏一兵專以內奸特爲

線索獨奉集之役以無內應 輒敗回此亦可

謂已事得失之大較矣近 復以此計密窺

神京幸而逆謀顯露劍保既係此中 竊正從多

人脫泥內安反側之說遠持勝從開治之條老

賊神奸且將從旁暗笑劉保之後安得復無劉保哉臣聞善治賊者不屑屑窮其羣黨而惟專于索其渠魁渠魁之集不專在僻巷窮郊而反在通衢豪市不專在殊言異狀彘眉可詫之人而常在抱腹治書器折腰姝之輩此輩既得奧變自空臣嘗令浙素聞熊明遇之治長興也按奸剔盜摘發如神積年賊穴幾爲化國誠使如明遇者以卿銜兼御史之職俾巡督

周憲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五

都城專司緝奸之事約計一年城中奸藪可以盡

得往嘉靖庚戌時特命京卿一員巡督五城專防內禁此何何獨不可援也又

國家設立巡捕一營專司緝賊向因寬弛日久徒具空名近見臣同官李建所舉陳居恭者臣亦頗聞其人殊足備

朝廷一臂之用以斯人而權置捕管責以偵緝其精才敏力必能善于搜除所謂當關有豹百獸俱潛致庚戌時會命武臣一員專于諸門譏察不虞此何又何獨不可援也

國家頻年繫一全無家要則若君用謀而我乃處處恃力之取我常如妖之攝人而我之應常如象之捕鼠我欲用夷攻夷則爲哀應泰之昏迷賊欲用中國攻中國卽有賀世賢等之紛應羣奸接跡亂賊如麻上而

君獨下而

都城每一念之心靡欲墮臣謂此輩不除雖有雄

兵十萬填銷

京師恐不能當一二賊之潛遁竊發昔帝舜憂蠻

周憲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四

夷猾夏而專以寇賊奸宄責之士師內賊可慮

聖世且然況宵叛逆愾愾之日可無特設之官

專董其事哉臣謂得真奸一人勝于得精兵百

隊銷萌杜隙實爲內治第一義莫謂臣言迂也

皇上如察臣言非謬仰乞

立促能明遇等專司此職豈惟賊逆謀從茲永破

卽意外奸惡究竟潛消臣言有盡臣慮無窮臣

無任迫切待

之至

以下原缺

論河西奏報不的確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河西塘報關絕關外情形未真乞

勅嚴責諸臣無爲隱覆無事虛說愈圖補救以贖前

愆事日見馬渡河雖經屢報大略止言廣寧

不守大兵潰散經按先選關上撫臣據衆而西

終未有的確一報直達東果屯何地西虜果

據河方某將吏果誰敗沒某道臣果誰先逃據

臣王化貞果駐關外何所現今關門作何布置

臣王化貞奏

卷之四

五十六

據臣作何善後經臣作何調度間得傳聞其言

不一竟不見經按諸臣明白直捷一一而告之

君父可惟也若曰關門緊閉關外可竟置之不理則化

貞前謀雖疎而單身在外或尚有方略未可

便視同楚越也知寧前一帶尚未陷沒則斗城

尺土盡屬封疆未可遽委爲賊有也若曰一關

之外已爲虜穴則張應吾何以抵死未退化貞

何以駐足尚留安見此中遂無後括而遂以尤

泥封山海也而又聞化貞現屯中所相去二舍

則關外消息時刻可通豈難以一騎潛偵虜情

何至併化貞之報亦不一迭也

國難既迫卽仇讐可以相釋化貞正不妨以數奇

謝過于廷弼卽廷弼亦何得終執齟齬以相難

乃三四日間報終未詳使

君父肝食羣臣憂皇而冥然不顧不知諸臣是何肺

腸豈恨不得化貞共集關上耶豈張不得西虜

卽愛以成化貞之罪耶豈恨不卽棄廣寧早實

高出之言耶臣以爲化貞而誠棄廣寧則化貞

臣王化貞奏

卷之四

五十七

不得無罪化貞而尚屯西外則經臣不得無援

化貞而果在西虜據龍之內亦當援之使生俘

歸而伏

關受死倘化貞尚與西虜有聯絡之勢則當借爲

捍蔽或策應化貞仍入屯廣寧以西過賊或密

與慈營請于寧前一帶並派官監護之如漢護

南單于拒北單于故事虜相構

中西之利何諸臣默默無一語也日成都被圍撫

按兩臣尚能捍禦數月未嘗解危卽舊經臣伏

臣在遠智場計窮身殉盡節今馬未通紛紛  
委去高出胡嘉棟輩即不能捐軀殺賊亦當燒  
盡有糧無爲實乃望影即逃先諸臣而叩陳  
入關之後有同伏鼠至不肯日馳一報以慰  
聖懷而鎮內憂嗟乎嗟乎逃臣之內尚堪食哉今日  
之事爲撫臣者惟有竭力以聯西虜使爲中  
梗即可轉敗以爲功爲經臣者惟有盡瘁以控  
嚴關使京師有恃即可以功而贖過爲按臣者  
亦當開目張膽分割明白毋以直指爲調停毋  
以糾察爲姑息務將諸臣實狀奴虜真情兵馬  
實數斬釘截鐵馳告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五八

皇上庶無辱

簡書而負任使若使諸臣暗圖巧卸更事含糊

朝有典刑國有公論一時死不足惜寧不爲千秋

後笑罵之講武伏乞

皇上慈下嚴勅馳責諸臣如更有隱匿虛能不每日

馳一實報者尚方之劍請從此姑至于守關之

任既責經臣臣書覽其見聞一述故自井井倘

令經臣復參其間兩虎共嚼勢必相齧視師一  
舉不若仍令還部專聽廷弼料理之爲得也臣  
目憤國恤直吐其愚不勝能切待

命之至

天曆二年二月初四日具還初六日未

聖旨這本說的是連日關外未見的報總督各官何  
俱不奏聞着兵部差人星夜探聽確奏經撫官立  
功贖罪已有屢旨了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五九



設防天津登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天津登萊之防萬不可緩懇

卽議添兵將以伐賊謀事臣觀賊既陷遼陽奄

有河東豺狼之噬貪厭無窮兼以叛賊

多方狡幻不可測量今聞旅順之去天津三日

夜可到其去登萊一日夜可到雖奴虜性不習

水而叛臣賊子降服者多且海蓋四州旣皆兇

服脫卽用其土人揚帆跨海千里之道一筆航

周宗建奏議

卷之四

六十一

之卽未速能橫行兩地而劫取楊餉抄掠民資

不知兩地居民弱卒其能與之抗否臣念及此

中宵駭起不能貼席今天津雖設撫臣果自嚴

而登萊尚未開一處及且天津現在水兵僅足

成隊尚須廣集義勇以壯軍聲而登萊全無預

備雖道臣陶明先可資謀略而徒手子身豈能

殺賊合請多募壯兵統以大將俾扼海口之要

使一時壁壘赫然吹觀庶雖役亦苦望洋

且兩兵一發時出游艇潛行偵探聲言恢復暗

示搗巢使有內顧之疑亦可軍其人犯之肘

此實今日扼吭搗虛第一要着至於三岔河口

增兵壘營事在剝虜患同呼吸倘令此地不守

雖有山海斷不可恃相臣樞臣所當專一料理

無逾此三者遼陷以來又將一月時日易銷

虜謀益急伏乞

皇上卽勅畢自業速赴天津責成調度仍開兵部作

何防禦登萊更問現今三岔河口作何防守保

無虜馬渡河立勒回話毋令臣言又復沉之

周宗建奏議

卷之四

六十一

議臣無任迫切懇望之至

天啟元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這所奏水陸防禦事宜該部作速議行

請崇實勳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氛孔熾虛飾宜除請

易宜告之文以崇實効事日因東事敗壞勢披

猖陷我

祖宗數百年之疆宇戕我

國家數百萬之生靈文吏武臣殞身暴骨寡妻弱

子野哭招魂怨氣慘容日月爲暗在我

君臣方當生薪茹痛福過于

同恩毅公奏議

臣天痛告于

尤願其抒忿恨各圖戮力尚恐人心積怯振作不前

虛我久仍怒張不起顧提可崇備太平僞爲張

大以重

上帝之譴以千萬物之痛哉頃臣聞邸報有五月六

日宣捷之舉據稱勦苗一役多所蕩平當時撫

道勵高將吏勞苦實所難泯然不舉行于往歲

勦定之日而舉行于今日多難之時此于憂樂

之候已爲大舛題張鶴鳴一腔熱血三載憂心

方恨兵餉不敷勦局未竟雖有一番珍域不無

遺孽潛滋在于今日止宜剖明公案使提刀殺

賊者得自白于

朝廷血淚衣衫者獲大伸其勞績或實或虛使諸臣

止受前此之功而不分任目今之亂便可收結

公案激厥臣心又何必粉飾宜布以修爲捷伐

之奇勦頌爲三苗之格命也哉臣恐

上天

列祖方心厥 賊之氛未必遽信虞陷之羽也臣因

同恩毅公奏議

見 事日迫

廟堂之上且不急急爲枕戈擊節之計而尚作此

繕給拜歸之文臣實恥之痛之故敢謬吐其臆

伏乞

皇上將此祭告一舉博爲求助滅 之禍庶或上邀

天祐仰藉

祖靈可無負于聲靈惕勵之義臣不知忌諱干冒

天譴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嚴奸細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請

特勅山海守臣重加防察內奸以絕 謀事臣觀

賊連年專用奸細自剋撫順剋開原剋鐵嶺以

至剋瀋陽遼陽皆以此輩得力近賊復用此計

窺伺內地傳聞 李永芳有謀主李伯龍專

以水清相傳之狡策巧裝醫藥各色之奸撫近

既以降夷得計安知不即以降兵放歸流布寬

周宗建奏疏

卷之四

五

以赦死懸以重賞置之有意無意之間任其半

或通歸半或報効此種小人儘有隨其迷惑而

不覺者今所擒獲之人如降兇彭坤直等雖其

堅口抵賴而中情終似巨測在內地者既經奉

旨嚴斬而臣思此輩出入皆藉山海關或從一片石

偷渡若守關之吏不爲着意嚴防止取虛文磨

塞恐此輩入而復出潛透情形其害又有不恐

言者今請

皇上嚴勅山海關主事及在鎮諸臣于一片石等處

加意防察果能擒獲出測奸細者官爲紀錄人

給厚賞倘有疎虞重加罰究以爲不職者戒此

亦陰絕 謀之一端也臣因審鞠降卒而併慮

及此伏乞

立勅施行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一十七日奉

聖旨奸細內外出入宜嚴加勅諭候議行山海關臣

并各官一儘申飭該部知道

周宗建奏疏

卷之四

五

舉將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急求將材以防固守事今日

國勢危迫目前急備無繼固鎗關門謹防冬口一切添兵橫守諸事大約不出臣畫一處置之疎今既一月矣勝備日急諸備尙虛近雖新推經略定有調度而戰守專責畢竟資於武將有如人之治病必求藥石近該兵部咨訪將竹其意非不甚懇第使明知其人必須卽爲補用始不

同忠毅公奏疏

卷之四

六十七

候於時日諸臣推舉非一據臣所聞舊援邊守備鄧祖禹者素負勇略曾於去春度遼至甫一月卽遇勝渾河排危力戰救出川兵數百身被四箭舊經略袁應泰壯其膽力

題加遊擊及邊城被圍時復督戰教場身傷數箭丁男子第率盡陣亡且於城陷之後復能用計潛出因以兵事數干撫臣王化貞殊有方略後因與道臣相左遂卽告歸且聞其趣料孫得功等必敗乃事其識亦有大過人者今聞其人久

歸薪水雖在二千里外而還返赴京或派守關

隘或責練營兵定有實效可濟緩急又聞大同

有裨將馬從龍者揮鞭殺賊勇力萬倍果如所

聞俱可以資一臂所當星夜取用更無容於迂

緩者也嗟乎七年之病尙求三年之艾事急加

此更待何時至於歷來專用叛賊內應臣

於去歲夏間一答撫臣化貞一答道臣嚴應吾

俱諄諄以好細爲囑其言竟驗今者奸民窟穴

豈曰無人特未可明示抄傳便其逃掩臣昨歲

同忠毅公奏疏

卷之四

六十七

曾專舉熊明遇以京衛專司其事未嘗

採用倘令急召明遇責以巡視補管任其鈎察較

之九門之挨查逐戶之保甲必更大有妙用敢

因論將而井及之伏乞

皇上立勅施行臣不勝是切特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道所舉將材著該部查訪錄用

漢弔恤遺亡將士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援兵必不可緩弔恤萬不可無懇卽

勅募調使臣加意撫恤以紓愁慘以鼓義忿事臣竊

觀

國家連年用兵率以寡謀屢獲敗衄家家痛哭戶

戶招魂愁怨之氣日月爲暗比者遼瀋繼陷殺

氣連天風雲慘黯愁結萬里臣意聞報之日不

知

同治癸亥奏議

卷之四

辛八

朝廷常有何等忿惻何等哀痛而乍聞驚訝旋即遺

忘匝月以來不開下一紙弔恤之文不開出一

句慘怛之語河邊枯骨不能博黃泉一陌之文

野哭千家不得被

天朝錄兩之惠視其就義若爲固然在死者飲恨幽

冥無從告訴卽其家妻兒腸斷亦復吞聲獨使

旁觀之人心憤私憤諱不謂

朝家如此寡恩耳聽聲誰不謂諸人空効死力

既足陰干天怒亦且冷落雄心日者調兵不應

募兵不前效已明見於此矣今見

朝中又復急調川浙之兵但一開口幾萬幾千何

等容易而所謂黃沙白草之頭顱風簫雨號之

怨氣懷然不見議一垂恤示之矜憐夫財帛者

上之所輕尚不免許多慳惜不肯一施性命者

人之所重乃欲其立時慷慨不一躊躇此亦世

間大不情之甚毋論

朝家法今到此必窮卽揆之造物感召之常亦不

應有敢死輕生之報此臣所爲日夜隱惻不能

同治癸亥奏議

卷之四

六十九

不一呼之

皇上者也今請

皇上特布明詔申寫哀痛于三岔河口布壇設祭收

集幽魂仍於調川兵日卽着臣同官李達科臣

明時舉齋帶

部金幾萬細查陣亡諸家厚爲周給再查陳策董

仲葵秦邦屏鄧起龍周敦吉等十餘人贈官錄

子尤錫勞秦氏并厚給卹卹之予奏拱明以勉

其一家殉

國之忠其所中召募亦乞

勅撫按查爲一體廉恤庶

皇恩所激南忠爲之一開義聲所鼓衆兵各思爭奮

此實調募中第一鼓舞之法諸臣言調募

似猶未及乎此故敢直吐其臆伏惟

皇上立賜施行仍

勅各臣刻期集兵毋致耽延以遂殺賊至於司臣劉

時俊素懷心膽尤請兵略其於上同情形知之

更悉脫使鎮江鶴錄之間早如時俊昨午之計

嗣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一

率軍 財必無今日則調蜀兵而因收蜀中之

才尤

國家急封疆而寬議論之一端也敢因調兵而併

及之以備

皇上採擇臣不勝激切特

命之下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劉時俊着該部議用

巡視捉獲強賊疏

巡視中兵馬司地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

建謹

題爲捉獲強賊事該臣看得

畿輔之內剽掠屢聞先經兵馬董嘉善兩次擒獲

大盜畢崇而喬寬王臣等又復見告又皆係廣

寧道兵近克新卒因而出劫惡虐異常大渠百

千根虎于郊市而竊聚有宅驛間有名至于禦

賊則怯作賊則勇臣不知主兵者當作何法以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一

約束之矣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先將喬寬王臣等依律處決餘盜張

進祿等仍着督捕各官開會協緝仍

勅總兵杜應魁立法稽查先從將官分別清楚第擇

一二貪縱如吳天壽者懲而治之則各兵自然

不敢離伍何至紛紛出禦入於國門耶至坊官

董嘉善以本城之官屢獲他境之賊其勤甚著

且其立志甚忠怨勞不避似當優錄以鼓任事

莫謂卑僚中遂無人物也臣不勝激切特

命之至

天啓三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喬寬等着法司擬罪張進祿等督捕等官協緝  
務獲總兵官還當設法清查約束把總吳天壽仍  
行懲治董嘉善着紀錄該部知道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十三

巡視提獲地方強賊疏

建視中兵馬司地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

建謹

題爲提獲地方強賊事該臣看得

肇敏之地逼近

宸居而羣盜縱橫了無顧忌究其根因皆出副將杜

應魁所新募在應魁一腔熱膽豈不欲收羅義

勇壯我長城而募格一懸流民響附今據請犯

所供見獲十有二人皆屬廣東通卒其諸未獲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十三

者大半亦同遁之伴因恐以逃見我不敢歸家

又聞

京師餉厚因而就募既募之後已大非其奢望之

心所入之餉漸不足供其游浪之費于是福壽

爲盜動至幾十幾屬餉虎所在驚人此亦今情

紛紛募京兵者之一效矣臣每歎

國家設三大營原以護

神京而備緩急今乃釋此不講勦日外募而又不

講求訓練之法俾其帖然就範將

京師反多一腹心之疾京軍且將藉口謂

國家原無資于我輩賊至自有新兵擊之名欲聚

兵而實以散兵其爲計已甚左矧又蓄之以盜

乎臣因訊盜而并論及此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見獲諸盜依律處決未獲者轉行

杜應魁協擒盜法并

勅應魁此後立法操練現在者急爲約束空缺者毋

再召補正不必諱言招募之補反開躲閃之端

蓋各兵苗莠不同竊發之奸原不累其一軍之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四

壯去盡盡以安精良卽治盜亦治兵中一法也

至于坊官董嘉善以隔城之官擒獲多盜此其

心計之密巡緝之勞其各坊中翹楚仍乞并

勅吏部紀錄以爲勳事之勸庶

禁地肅清而

畿輔或得帖枕而臥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

戰守議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議議今日之事議戰

議守不可相非而分戰于守分守于戰則皆非

之非者也蓋賊鋒雖張兵力有限我勢雖散全

局尚存若據云必不能守而始爲固歟且聞之

說以十萬師爲孤注是棄中之結制非策之全

者也若狙云必不能戰而始爲嬰城株守之策

是竭四海以事一隅 不必西渡而我已坐壞

此北魏之所以困齊者是苟且旦夕之計也故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五

欲定今日關外之畫必先破去其不能守不能

戰六字而後東事康乎可爲耳今經撫兩臣各

持不相下之見全不打笑河西實落情形實落

戰具主道者作如何勝笑卽小有挫失保如何

收拾主守者作如何善謀卽暫時固守保如何

歸結從此儘力策過一番果各有不敗之着扼

定在心便須明目張膽將此成畫暢言而告

君父如趙克國之對朝問往返十數曾不爲頃又何

至紛紛爭辯徒聞勝干口舌聞耶故職謂今日



且勿輕議去留請畧做職廷之問克國者走二  
飛騎先問經臣果何以能守無妨進取具一方  
畧審上之

朝廷又問撫臣果何以能戰不至一擲亦具一方畧  
審上之

朝廷使舉朝之人了了心目實信得過而後或聽其  
獨任或分其職守定限二十日往返未爲晚也  
若謂職言爲緩必欲定于一朝則請以鎮守山  
海專責熊廷弼練兵飭防築臺固壘爲都城一

別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主六

金湯爲廣寧一後勁去其經畧之名仍以經畧  
遼寧專界王化貞聽其展布使相機而圖伺隙  
而動無復有滑稽輕詆相笑于旁辨論分爭相  
持于後庶精神各有專用將吏各有專轄各用  
兩臣之長而無分兩臣之短東事庶不至于决  
裂也謹議

奴虜職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議今日款虜一事  
自須設身處地相時度勢爲

國家計物力又當爲邊臣計便宜斟酌賞數畧有  
幾端如督臣所云各部舊賞向來撫邊者定有  
成額緩使冊籍已亡而記憶可據如舊擲王化  
貞輩現在可一質問若通官張仲信等所開二  
十萬兩恐有浮冒未可盡信此舊賞之當核者  
也至云虎罕控弦十萬不日到國先講當額然

別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主七

後爲晚爭奪廣寧使其情果實卽額賞之外如  
督臣議再給進兵領兵之賞二十餘萬自不足  
惜第使挾賞而去仍無報効徒費金錢無從責  
信恐成王化貞往歲過河之設職等不能保也  
故今日之議且當先論虜情之真僞毋只先爭  
賞數之多寡此今日談款虜者之要領也至云  
收復河西之後以廣寧之守虜之押漢寧前之  
守虜之谷喇慎自是得策第虜旣以復虜寧爲  
我重故邀我厚賞今我旣不自守仍屬西虜則

我亦當以昇廣寧爲虜重既界之地而從給以三十六萬不太侈乎况虜聚無常豈必真以萬人屯駐又何至按籍給賞如中夏法也愚謂虜果逐賊東歸便當着令住牧爲我外護當畧倣漢設監牧官一員監之駐劄寧遠之間仍令各房於寧遠受款而插漢哈喇兩部各加給以四五萬兩賞其外護之勞此即持爲歲例亦不爲過若多至三十餘萬此自斷難從總而計之所云領兵犒賞進兵功賞皆爲收復廣寧而設

收復之名要我重賞既得我賞仍收我地內以結盟于我而外未嘗不示好于於虜無構殺之仇而於我受非常之路此則西虜今日情形大率如是今者榆關之事但當訓兵整備專圖自固不得虛恃虜款反受其愚但當懸賞爲餌使虜惟恐賞之不成縱常錄我操不當使其挾賞自大輕視中國之愚播弄反歸其手於今日用虜之時而預思爲他日備虜之地諒籌邊者定自有苦心也敢因議賞而併及之以助主款者一著焉謹議

明故忠御史贈太僕寺卿來玉周公墓誌銘

嗚呼此

明天啓忠臣第一人周公季侯墓也公之時大謬起於璫畧而公以名御史擢其鋒壬戌之夏有電警公謂其占在璫疏畧曰電者陰類見於盛夏共象爲臣使君下陵上小人衆君子衷狄窺中國頃朝廷一二處分金謂

論旨之下有給惠焉臣卽不敢盡信適千人所指如

魏進忠者信

墓誌銘

上之震疊以璋機錄換

上之寵靈以成程覆至且巧立虛名漫無忌憚維聞起於璫畧謬構生於長舌其爲隱禍豈不堪愛疏入璫畧之甚因是改名忠賢璫之得幸

上有根底其喉舌之機寄諸女戎犄角之勢寄諸類甚則間諜之用且寄諸我然公不爲小懷有爭客氏之疏爭再召也有爭劉朝之疏爭與兵也復有與給事爭之疏公之與爭則以考察先是京察時有匿名之書見於市所排斥盡一時士而

公在焉此所謂諜之寄於我者也朝御史大大越

公南星持之堅察典卒以無撓而華疏出矣登公

之疏薦諸公嘗及故督師廷弼輩以爲辭且有持

結王安之語公謂輩噉之不我釋非以延弼之薦

而以有忠賢之邪耳忠賢之計既不獲陰寄於察

典則必顯借夫鑑事者勢也且諸人而尚解言王

安則亦第問安所以死與死之狀之慘而罪人斯

得夫考察朝典也而何以寄忠賢之臭息言官朝

士也而何以効忠賢之股肱疏上具言所以其批

墓誌銘

劉表裡條叙本來視諸疏無後留餘故璫之怒以

益深公之敵以益衆甲乙之際璫勢處丙震有

詔逮公而公從庸涉之後矣嗚呼用師於璫者不啻

數十疏而璫恨公以登狐之登此公之爲忠臣第

一人也天下知之侯史傳之至公治行第一則于

先仲方伯公之治湖頗與聞焉故予得以公千廷

祚之請合之爲公誌誌曰公諱宗建季侯者字也

別號曰來玉其先自湖遷蘇之吳江太千太保吏

部尚書恭肅公用公曾大父也察靈四千其叔爲

孝廉公式南孝廉之仲子輯符是爲公父自父迨  
大父皆以公郵贈太僕卿母顧大母都督贈淑人  
公之生值周中葉至不能具脩脯自習章寄以及  
制業皆贈太僕爲之師年十三以文薦有聲其補  
學官弟子實受知郡伯朱公燮元其後復受知邑  
侯劉公時俊是爲同年友西川名大大也丙午  
舉於鄉再下第登攻苦於學與吳公熙袁公貴有  
堅義遂難之契復深叩性相之宗於果清湛禪師  
亦可以知公之於吏生矣癸丑成進士其試春官

墓誌銘

三

出族公爲之門時年才三十而耳其名者如得青  
宿焉庶常之選僥得而失之從選人得令制之武  
康武康之爲邑也福且僻公殊不見少意與今有  
餘邑無罕邑有餘令居頃之有德清之稱丙辰大  
計吏以異等再調仁和凡三歷邑皆在湖湖爲无  
下財賦地其民最苦者賦役苦吏苦兵其民之暴  
者苦民之黥者是不獨一邑也大約其緒繁則其  
府蓋益甚公一務爲簡易凡以賦事役於官無當  
者皆汰武康之汰者五十人有奇其存者才三之

一德清之汰者百八十人有奇其存者才二十之  
一以是事無長人顧人亦無長事至徵收之爲登  
爲通爲舊爲新其操如絲公會其數於一單據案  
即得於是民之輸於邑邑之輸於贈者皆濟德清  
南糧愆期者至八年公至一日而竣仁和之賦通  
者半歲數于金公在事之一年不及五百金明年  
才百餘金其尤甚者莫如兌運之法其法先期視  
漕艘之數艘設一廠其廠所受之數亦如之艘既  
集則擊鑼以示之艘受一康無升斗之贏諸焉登

墓誌銘

四

未之人則官與民相授受其出則官與兵相授受  
而民與兵無所授受民與兵無授受則姦吏之左  
袒姦民之外市者其智皆無所施故是法也其事  
徑其數無爭行之武康而便因行之德清仁和遂  
著爲今蓋公立法既善亦其力足以行之德清以  
賦法之亂其兵之受未者五年而三諱其前令以  
見優辱移其官契公至持額如故尋卒陰爲置且  
以某夕舉火因切令改其議公雅悉羣卒所爲因  
授指揮官故夜出以軛之亡何羣卒果至甫入舟

而伏發見獲者兩人公令潛逃繫武康獄羣卒亦竟不知設伏者爲官訪也至所約舉事之期公晨起如兌所好約其長至庭中語甚溫旋出牒數卷曰此爲先事本末當白上臺者爾等不受約且得罪失衆猶耳語因出其夜獲者二人示之衆始大沮叩頭伏先事得以無捷其報完更視他邑獨先至聽斷之際於人命特嚴時或屏騎從待至死者之所則兩家之覆皆發故訟爲之頓息者其時雖他邑獄疑者徑徑皆決於公長與有曹濟之獄

民之爲蝸蚌者益多耳自視事以來所論生法賞贖俾各以米入監分給繫囚之不卽死者無一錢入署中雖上官所取用或歲逾三四千金公尚力持之獨民靈所在則不敢徂手小慈凡城社之胥風波之民次第肯伏峻懲盜既得狀則立與衆素之四達之衢杭故苦盜尤不喜自明被盜盜以故益恣至是皆散其尤快萬心者復有二事其一則累販一事其毒凡彌數郡其爲窟者三上窟於廣陵中窟於金匱下窟於杭杭窟最爲巨測自杭而東則嚴州又爲一窟其鈎奇之法非一甚則以幻藥掩之凡所得女子恣其所爲螺旋以人積年之窟至是窟者不出戶而遍漁四方之色其屢則以狎衆爲堅不從者懸於刀礮計杭一城以亡失子女告者無虛日而諸姦者其力能以衙門爲金湯惡少爲鷹犬人至莫可稚何公心憾之甚密捕得首惡者阮承德因盡發其窟得女子數十人皆致自藥術其以稚年見掠者不復記父母矣承德者貌視之幾同愚愚計三十年間所掠不啻千餘皆

其志

七

自伏也其擄趙科者尤甚嘗得一婦擊之婦不即從立殺之投諸火因大集諸婦各投之燼餘之骨寸許以爲令其不道至此承德科皆論死其真方四汪雲等二十餘人皆擬成強半處死其家重樓以居盡沒入官爲城隍廟費捕得之日士民聚觀者數萬其聲流聞諸郡亦各爲脅息者逾年焉其一則邑之有養濟院凡爲貧獨者設其後更成奸窟杭城爲甚替沈松者不知何人以詭食於院遂擅其籍籍有缺則以其名名亡是公而身食之更

其志

八

貧者其屋直以鐸放生池而惟養濟一院始爲官有人有編繪其事以傳者嗟乎此二事者可以知公之於璫矣夫二豎至惟願天下之患莫大乎璫錄纂之仇而別言國討三川周室固秦兵之朝市耶惟公之於二豎也不以名舍蜀則知公之於璫也非以名取韓藉皆時公竟勝璫者亦正如勝二豎耳豈以詫獲醜哉杭之憂桂玉者以渠不受舟公漕之春鍾皆給於官在武康時嘗以金六十出異隅之地於采石者以護地脈其學宮建於草昧之初不中程且圯矣鄒魯之模縣公而現獲公治邑不當家丈人之於家絲髮皆心眼所至顧意恒綽然又時以茂宰爲首宿師三邑之士蔚起典諸生說經書輒成帙典至或手自拈義與相唱和暇則角巾遍勝課校西湖桃柳及補孤山處士梅文以記之戊午去仁和紀公者稱有范萊蕪之清而敏勝有孔洛陽之執而達勝有陶靖節之風流而致事勝無一字溢時公名冠諸侯以有所格覽授工部主率于假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爲明年庚

中時朝士盛有門戶之形公屹然中立特標虛淡兩字爲當世規曰德業以虛而彌廣功名以淡而彌長見之疏素時論趨之而不能用旋具疏論瑯甚屬座師葉相國見其草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宜寬以待其變擊之過迅恐負隅之勢遂成是言也則公能用之然瑯曰益以甚則公雖欲用之而又不可得此諸疏所以備鍾鼓也聞瑯嘗以公疏故手其類絮泣

上前祈得削髮爲僧以激

其志

九

上怒有

旨廷杖公賴某公救以免愛公者或以知幾爲勸公曰素爲臣子復取爲身謀乎嗟光祿一差臺中以與中涓相涉諸公恒病之公義不避視其事凡歲減五十餘萬金復用兩大瑞王體乾疆事之起任職者率以走爲上策獨彌公振德之殉節最著舉家投繯者二十餘人公合衆疏於朝得諡烈愍其他措切軍國大計不少休其敢言敢任者類如此癸亥以直指按楚歸值臘太僕之數時事形日異

萬工部環事聞公頗足曰奴手滑矣既楊中丞轄公連就連公知不免第慮爲八十母憂聞連之夕秘不敢令知詰朝入城起居贈淑人笑語如恒時旋辭於廟以善養楚淑人付申淑人及諸子託他事遠適舟俟遠者於胥關宣詔訖即就道至都下鎖撫獄緹師許綱純瑯譽大也所以治公者其酷非所忍言數訊之後勛折膠絕矣公抗言不少屈亡何移獄就內公知爲前諸公畢命處強自力起索衣冠望

其誌第

闕而拜者五望則而拜者四足夕遂不免是爲六月之十有七日越七日而後殘骸出於寶先是公未逮時業用故邑令工部主事曹欽程之誥奪其官且追贓千數百金公家盡矣至是復增追至萬三千金流傳復有門誅之說於是贈淑人及幼女一人驚振立贈聞者無不流涕丁卯今

上登極瑞伏誅元年正月公子廷許廷祉始出自草上詣

闕訟公竟於是公家之聽於有司者其事皆罷有詔

贈公太中大夫太僕寺卿給祭葬錄一千人暨性  
恭肅公以省垣事

康陵亦嘗疏擊大璫及諫迎法王著抗盟聲倭百牛  
而純武者復有公可以觀世臣之烈矣顧恭肅以  
生至冢卿而公以先得太僕豈不悲哉公自爲童  
子時所聞語涉忠孝者輒手錄之及入臺中首列  
孝廉公寬益孝廉嘗兄構邑令之修郤者孝廉以  
鳴於

神廟事未竟而身殞贈太僕爲厲心焉至是其案始

表誌銘

白劉公時俊以監軍功坐譴公復疏理之蓋平生  
於繼志感知之際類有至性及轎車之發眾憤雷  
沸諸大夫憐公之貧者各捐室以爲道路費周公  
順昌後公而遽死者也其人清苦絕倫亦附二金  
於公袖陳太史盟於公交至漢及公至詔獄太史  
露身與諸急公者其義斯亦公平生肝膽氣誼  
之効矣性不能爲諛亦不能受人諛每見鄉人之  
祠其有司者如故事公未嘗一借之名及武康之  
祠公者於學仁和之祠公者於湖德清則有三賢

之祠爲燕公德陽宋公典祖而公以攝君典焉尤  
爲希有公時皆移耆嶽止之不可得然迨公及焉

而三祠之靈尤如故三邑之頌公者不以瑣故少  
易其爲桐鄉也公遺者付諸子者有曰古忠孝人  
視一死如尋常故慷慨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  
復有能死者哉皆學問深至語性嗜讀書雖簿書  
執掌之餘不廢丹鉛嘗言有書可讀便是生人一  
福所論著伸紙輒就有奏議四卷老于解八識規  
矩畧注論語商評定通鑑紀事本末荆川右編昭

墓誌銘



二三

明文選人倫佳事及詩文集甚富故一周公也爲  
文士爲良有司爲忠臣而揚推者獨以忠從公之  
所以死也公死諸公之後其所錄死者存諸公之  
前故吾於公之忠復有第一人目嗚呼人臣之  
誼不顧爲忠即載筆者亦詎願得忠臣而文之哉  
夫官府之構其禍於古爲烈蓋閹運數顧膺滂之  
死以漢殉之訓注之死則不必以唐殉之造物於  
二代之死者又何軒輊耶故世所憾者以訓注而  
蒙膺滂之事所惜者以膺滂而不值訓注之時以



膺滂而值訓注之時其後尚有武宣諸帝其威能  
行於驚警之藩鎮而不能爲忠我者一取其殘典  
故雖人如訓注而死於璿者非天下意雖人如璿  
而死於外兵者又非膺滂意今璿之死尤伏漢法  
是卽伏公疎也公雖生不殺璿而死殺之矣然則  
吾

君之畧雄於宣武

國家之祚熾於漢唐計公之爲忠者亦必快於膺滂  
試取忠臣之不可顧者而故顧之故文之將顧爲

墓誌銘

一三

蔚宗之傳膺滂者乎抑顧爲予之誌周公者乎公  
生萬曆十年六月之十五日至卒之年爲四十亦  
五元配申氏初封縣人以公三品卹進封淑人子  
六長廷祚邑庠生今人國子監讀書妻袁氏次廷  
社邑庠生妻吳氏次廷祚聘董氏俱申淑人出次  
廷祚廷祚側宋出次廷祚側會出女五一適庠生  
蔣五輝一適庠生陳修一適趙渭一字陶學儀俱  
中出一字呂啓元側宋出廷祚子四驥助驥驥驥  
聘鳳氏社子一未名而殤所賜堯在邑二十七都

九首之喪子吁于讀廷祚兄弟所列公者三疎熾  
乎如聞公之聲也然社也旋以先孝從公矣廷祚  
經術氣節皆克其家所狀公萬數千言于載而誌  
之復銘之銘曰

忠臣而可顧今而死於璿忠臣而不可顧今而足  
以死璿死於璿者緊一臣今如顏之烈繫真於累  
死璿者緊一臣今如難之伐繫許於張吾以是而  
銘公之藏以數

天子之耿光顯忠銘幽

墓誌銘

一四

天語煌煌惟易名之有侯今是在太常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知

經筵

日講纂修

實錄總纂選家鄉侍生桐城何如寬顯貴撰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  
管典部左侍郎事雙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常寺卿

太僕寺少卿三奉

勅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政兵部職方司郎中通家

奉弟中用憑願首篆蓋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前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戶兵刑科都

給事中入侍

經筵年奉弟陸文獻頌首書丹

墓誌銘

一五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

太僕寺卿朱玉周公神道碑

今

天子首揚忠烈御史周公晉七秩馳恩再世

祖制文臣三品以上得樹祚號碑墓道東南公千長

君廷祚將以十二月初九日葬公

馬塋而走一介以碑文見周余再入承明受交于公

每抵掌談天下事肝膽洞盡且驚子羽宸之女實

字公三千廷祚誼不得辭按狀公諱宗建字李侯

神道碑

號東玉系浙東居吳江自始祖俊德始五祖瑄生

昂昂生恭肅公用是爲公之曾祖恭肅生孝廉式

南式南生封御史公輒符則公考也公生長名聞

不異單門少隨封公學語及楊忠愍事慨然有祖

豆之思自童乾而已異矣性敏悟下筆千言聲滿

大江南北癸丑第南宮年纔三十餘四方見者驚

曰向疑是耆宿也今武康視萊德清調繁仁和所

至如神庭無留事番幾數如澤家政御胥吏如約

臧獲撫百姓如督子弟訓諸生如處朋友公嘗自

言有可無他長惟大者小之難者易之轉折者直捷之若自道云他郡疑獄積不央臺察移就公一鞠卽了最著者趙充一事澆如核戶清賦禁絕略販善政不勝書也公既洗手視事歸裝蕭然惟三邑譯士文數卷而已兩舉卓異入拜御史會逆璫親忠賢客氏交通煽惑無敢言者公獨列其奸狀疏上者四時逆璫猶名進忠而公首發之擬

廷杖論死幸救得免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有典兵行邊之舉公極論其害壬戌通視光祿一意清和道

釐可省鉅萬而大嘴王體乾又側目矣癸亥奉

命按楚丁封公繼掩削不問戶外惟地方利弊知無

不言甲子水災藉公請折全活饑民無數時楊公

澆左公先斗群起攻忠賢輒引公疏語爲証適葛

公璫杖死公頓足曰此逆璫以部譯爲嘗試也吾

輩今無死所矣乙丑果賊曹欽程以爲今時受賕

誣公而削奪勸進之

命下矣先是欽程令吳江勸指富民居奇公爭曰富

民貧民毋奈何重困之又有公宗人殉無嗣欽程

思利其有特以公在不得通也用是積恨詆公與張公俱言同譴晉撫柯景樞張公戊奏上逆璫矯旨竟掩泉繼杖逆道之日公托他遊別積淑人怡然就道士民巷哭頃刻數萬人鄉先生王公世仁吳公默申公用懇趙公士誇爭楊金助行周公順目特以二金納公袖中所至村農野嫗爭出錢餽

提騎視善視公公顏色不變也既下詔獄拷掠備至公但澆呼

天地祖宗共扶擊賊逆黨許顯純崔應元迎璫意必

神遊碑

欲死公懸生贖萬三千五百知公貧不死法必死

追比也有陳太史盟者慨然謀之張公捷陸公文

獻出金三千有奇欲以活公而公竟不可活矣先

是逆璫救王安

盡諸父弗聞也公于辨郭聲璫得之

臺廟始詰問逆璫璫以嗣朝對卽

賜朝死逆璫怖掩膺矣用是恨公諱公欲殺甚于楊

公澆云

今上御極公子廷昨上書訟寬

鄧子全歸易名獨祠煌煌異種嗚呼可謂榮哀也已  
公之與鄧公元標焉公從吾論學曰人心昏廟雖  
有百種大略俱從無忌傳來忌憚二字絕與天理  
相近相在廟室一鄧子聖學問丹頭也暨往持平  
疏略云國家畢竟以逸事爲第一緊着臣子畢竟  
以君德爲第一根本一語偏峻正可爲參伍之藉  
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皆前人所未發也參  
肅公事

康陵嘗疏學大闢諫迎恩王著抗直聲公雖性生忠  
肅道碑

孝乎淵源之所來者漸矣陸平逆焰之張輻諸鼎  
沸而

宗廟訖得晏然則以諸君子爲之撐柱也諸君子之  
功則以公爲之首事也公識獨早公禍獨烈公樹  
亦獨偉嗚呼公何憾乎烟姦生卒詳誌中銘曰  
慈萱得剛節不辭苦名李范齊羞終灌伍此一士  
得彼九關虎美新蓬然茅靡三鼓長弘一呼奮其  
豹武渾水群飛碧血在土嚼齒銜鬚誰不可侮九  
幾一髮萬死千古

聖人能興整我

皇芥元祐路碑日月再視廟忠揚貞廟臺國府無陵

不平無豐不盡資以教忠浩氣可買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

寶錄副總裁年家春侍生董其昌頓首撰并書

肅道碑

五

文林郎福監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  
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御  
史因盛夏米甞論內臣爲害訟言攻之當是時閹  
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旣首發閹奸  
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兵皆以剪  
閹之異而遏其機牙迨癸亥內計極論贈典其私  
人章交關亂政狀聲大慙且懼諸典聲潛附贈者  
聲聽喘汗人自以爲麗公白簡遂聚族而謀公矣

神道碑

六

乙丑閏後楊魏諸公考虎群小骨聞曰必殺周某  
途噉吳江舊食令曹欽程飛車告公公喪父里居  
坐削籍追賊獄未上而樞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  
以丙寅四月十三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  
僅四十有五越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  
其餘多視楊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繼聞實又誣奏  
公傳言將孥僇公之母以驚死所生數多不能償  
其子廷祚廷祉亦旦夕祈死會  
今天子御極遂竭屢詣闕訟寃

天子暴公昔發奸逆屢公太僕寺卿褒卹有加又  
詔所司定章等罪狀於是天下雖芸夫牧豎無不稱

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咀嚼章等恨不得樹其  
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公爲兒時贈其父談楊忠  
愍事輒抵掌曰好好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窗誦  
讀流涕覆面甫入臺卽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  
廷杖者三比其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  
掠逾兩月無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  
於忠孝蓋天性也公少儻傑廉勁遇事風發舉過

神道碑

七

士益自刳磨飭理以時聲業擇稱爲武聚知縣視  
衆德清調繁仁和剔宿盜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  
明共在西臺諸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  
不言東事之敗也議極復計兵餉皆成中樞執政  
皆鑒鑒可施行起視光祿歲數肩破幾萬餘金闕  
體軀以郊廟事用爲言公操會典服正贈亦爲屈  
服章被彈猶信不相下公曰今朝典兵行邊  
章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章噤不敢  
應其以正論服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

大夫會持平心洪憲職無使國家爲無辜極聖之  
續其言論風指於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  
附麗而魏公在諫垣尤爲砥柱及內外鈞途中肯  
教出慨然知國事日非而是非邪正不可使易也  
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放風途不惜傾身願與之同  
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諫特  
達致身校命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蘇州之  
吳江人也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曰  
恭肅祖諱式南舉人父諱輻符母顧氏太傾寺卿

神道碑

諱存仁之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批皆淑  
人妻申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祥邑諸生今入國  
子監讀書廷祉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祺廷祿  
廷禧女五人皆歸士族廷祥以崇禎五年十二  
月初九日薨公於吳字圩之

賜諡惟公與魏公爭論故會院王公德完途相擊排  
魏抵其末路而公諱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也  
及糾章疏出魏公亦聞而嘆焉魏周之爭舉朝幾  
分左右袒既而諱黨籍先聞禍白首同歸閭閻論

定閭之婦產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墓隨之碑  
重復寄之不獨彼兩家子弟通知二父志亦以信  
于彼世云爾

銘曰聞有極人金虎在旁群小視附厥翼始張雄  
唱銘和設險施陽公嘗奮筆校擗附璫譬如迅霆  
破彼營藏飛謀釣誘傳及以償身填牢戶魂復折  
楊腐肉安逃枯骨何莫明明昊天云胡弗恤

神

墓之際黨論拒犂分部立埤沸羹無湯填河濁流焚

神道碑

玉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逆焰焚如顧此忠良  
孰云長夜天晶日光嗟我于公同籍同方我爲黨  
魁懷而彼亡悼悵撫今有淚盈眶刻文碑石過者  
垂傷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大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年春弟銓謙益類首撰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巡撫鄆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前太僕寺少卿陝西道監察御史掌河南道事奉  
勅巡按陝西年春弟壽九儀類首某類

羅進士第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奉

勅提督省直巡餉前巡按陝西年通家眷就弟吳煥

頻書書冊

神道碑

御史贈太僕寺卿周來玉先生傳

公名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蘇州吳江人生有志  
氣七八歲贈寄侍其父泰六公泰六公偶與客  
楊忠愍事語未卒公遽起問求許泰六公因爲  
稷言忠愍忤嘗言及得罪以死狀公拍掌大聲曰  
何物楊公大好死指嘗言安在哉泰六公悚然驚  
異之既爲文章名噪一郡弱冠舉于鄉越八年而  
成進士授武康今有異政更賢仁和品敏慈惠民  
大蒙之膏蘇傳清三邑之八皆立祠生祀公母以

卓異微拜監察御史時爲

愍皇帝元年追贈魏忠賢尚名進忠已得用事與  
上保舉客氏朋儔爲奸然人猶以爲易與曰此豎鼠  
耳無能爲也公曰不然他已蛇矣乘霧則不可制  
會天雨雹公上疏舉云今四月爲盛夏陽長之時  
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無因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延戚族有物過焉臣即不敢  
宣信而千人所指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丁心存臣  
訓借

皇上之震疊以肆機鋒假爲嚴場邪正顛倒朝端之上壘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起於讒管說排生於長舌其爲厚禍大可寒心疏上忠賢志甚會

上御經筵講讀竟忠賢怒目語閣臣即御史疏「人所指目不識丁此何語也時首輔爲葉公向高從容言是言官也豈當深咎忠賢意稍解尋又傳旨予重譴葉公又具揭力揀獲免居久之

上似心悟忽遣客氏出宮朝臣方相賀其明日復召

傳

入寵顧如初公又極諫請削小恩以慎大防凡千

餘言語皆危至有

詔奪俸三月然忠賢愈怒不深陰與其黨給事中郭聲等謀逐公時正人尚多在位輩等分謀悉去之乃援進黨徒彈擊四出公患之曰羽翼既成禍不遠矣吾不惜死因復上言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郭聲者結連膠合取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做中涓而重數

十一

傳

既借且懼乃率璫環泣

上前至請自斃以激

三

上怒進得旨責公同語公復申請不屈傳旨杖八十又以葉公力持返詔改奪俸一年于是公履虎不啞者再矣或謂公君義大章雖更數月無語未爲寒暄也公屬聲應曰卽日者逐死杖下安得聞君是言乎

上實生我不敢不以死報時間忠賢欲使其徒劉朝等典兵行違議既定需期發詔公曰俟詔既發爭



之晚矣卽力陳內臣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疏人不報然其事竟寢已而奉按楚命歸遭父喪當是時忠賢益矯虔無忌其黨徒日益進于是貪鄙楊公連左公光斗等交章訟言朝賢多和之者卽所稱紀皆以公最疏爲權輿忠賢以是益追恨公未幾楊公等金鑄歸于是忠賢大樹威福殺工部萬公璘公時家居歎曰是奴我士手滑吾屬寧足復留種乎其明年春奸人工部主事曹欽程希忠賢旨誣奏公弁及張公慎言等四御史金得旨覆職追

傳

四

賊亡何詔逮楊公等六人尋卽逮公當公未逮時語人云璿求首禍必及我我安逃死卽不然我必伏闕爲楊左諸君死爭旣聞縱騎將至乃謬爲他之人別母太夫人身自詣郡聽宣詔已夷然就轎車時道路觀者數萬人皆號慟稍激卽云此璿矯稱不當奉詔何欲共格殺使者公倉皇論止之乃稍稍散去吳人旣宿憤其後數日遂有周吏部之事云公至京下鎗楊司訊承刑甚毒至肉節廢圻抗辯益厲奸人司獄者無加之何竟以意鍛賊

五千餘金獄上忠賢意未憐矯旨令訊承刑如前又益賦七千金掠比無虛日一日忠賢下片紙付獄吏趣入黑室中夜半番沙石其胸立斃時爲六年六月十七日其夜朝天宮灾先是公逮至日都門地震初鞠之日王恭廠六再震天大震天之應公却鼓桴然可與也公卒之明年

愍皇帝崩

今皇帝御極魏忠賢之黨

臣言贈公之於水中大失十等莫詔

傳

四

追職金五百其天二年

安郭鞏陰附虜三投虜書語皆阿侍事聞

上大怒逮至論死

史氏元璿曰璿禍至容魏極矣或尤異時諸賢黨亢有激威之者此大謬說尙徧惟夫之論號達比干皆可謂之多事也天啓六七年歸領祠滿世亦至順已而其勢日上威亦彌極誰激之乎當萬公掠元楊左驛逐時士氣驟熾無更有不畏死如公者解衣而前遂使奸人志得無忌夫婦寺之

成立而真我操則其循此日甚無感也且夫公之  
死忠得千學問豈徒氣至而然哉公在獄時余處  
輪衛陳君盟及公同年張君捷陸君文獻冒難開  
旋持虎綬無畏令

上卽位公子廷祚刺血作奏訟父冤必求得其仇而  
報之斯皆至義嗟乎爲公之友與其子則固難也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纂修

實錄記注

起居掌撰

傳

語勅

經筵講官承德郎始寧倪元璐撰

六

鄭史贈太僕卿周季侯先生傳

方季侯周公之削奪也余與周忠介公景文氏操  
扁舟訪之景文語余云季侯其能以削奪終乎余  
曰永也夫妖婦逆閹之惡季侯先發之矣陰毒之  
性寧容遂已已騷季侯于苦次相對慷慨無慘沮  
之色既而曰從來國家類敝必有一番生氣震動

始不大壞真忠孝人當知死節是分內耳自  
神祖以來士氣稍靡正賴我輩起而振之吾三人宜  
各努力以回氣運勿爲生鬼動也因鄭重而別

傳

二

何季侯遽又無何景文遽景文之遽復季侯十日  
耳餘死亦先彼兩日嗚呼痛哉而余今日猶得稱  
後死者操筆爲季侯立傳則烏能文則又烏能以  
不文辭也季侯者名宗遠號東玉季侯其字以遠  
士起家望仕爲令文章政事俱卓然有聲而其徵  
拜御史正

憲宗踐祚之初年見議論多紛紀綱未整則首爲整  
徒持平之疏見群陰日盛陽德無光則有壓陳陸  
象首劫逆璫之疏見巧借兇鋒妄除善類則有大

幽小幽交通誼陷之疏見妖婦狐踪官開藥耽則  
有小恩當割大斷當昭之疏見內臣行違亂形已  
兆則有直陳利害力遏奸萌之疏免議侮道學追  
逐名賢則有申救鄉馮願與同罷之疏見直諫不  
容嚴譴屢及則有執解詞臣臺臣之疏至於恤民  
窮則求緩加派之苦崇節義則請卹死難之臣選  
尤祿則議搜富穴之蠹而明用人以佐銓政嚴防  
禦以固危疆明法守而糾貪王牧大勢以通恢復  
定經權之罪案酌兵餉之機宜其他章奏無慮四  
十餘上皆遠猷石實不惟直聲震天下而經綸亦  
冠一時與魏給諫忠節公同朝蓋皆爲王總憲一  
人議論不合後屢見公疏嘗拊掌語余來王近疏  
直有功社稷不能不令人心服而意傾也斯固微  
輪諫之無成心無偏見而公職力丰采見以服人  
亦於茲可樂焉公在臺幾拜杖者三皆福清相公  
爲之杖免既幸

命是楚歸遺父喪未幾而竟制且遽以死公之創也  
定縣松陵故今今始歷於公不得恣爲奸利根乃

刺骨已直身爲閹兒一疏學數公皆知名正士有  
肯勸公作令時事既假無所得乃與澄江穆太  
史同赴詔欲實丙寅之三月也於時人心震駭會  
復有景文之逮在吳遂有聞讀之變在都則有王  
恭服之變有朝天宮之變聞是時連瑞亦頗有戒  
心而柄臣多助其虐者諸公竟俱不免嗟乎公等  
之存亡豈關一身事哉公初令武康邑小而民頑  
公一以全力治之其所審法爲今古循良之冠如  
肅清兇清賦役杜侵漁經變辦冤獄窮盜驅賊

傳

九

濫祠修水利興學校經人文事事皆有良法其鞠  
獄時雖村翁里婦皆得盡所欲言獨豪貴不得進  
一語佐貳不得擅一事胥吏不能索一字一暑德  
清再調仁和民皆尸祝至今不衰仁和視武康簡  
繁懸殊而公治仁和如治武康其神明之最著者  
誅掠人之魁免婦女之陷風塵者無其輪焉尸之  
奸全貪兒之殘廢體者亦無莫而在武康有閭井  
冊在仁和有安黎冊餉保甲之法而精審焉凡戶  
口生理流寓良桮無弗洞照作令六年邑無遺稅

道無拾遺民樂其素士馴其教善政多不可勝紀  
而自公視之直如長松之鱗文不足獲數矣公居  
官清操衡約律已嚴而處名濬視世之榮進利達  
泊如也兩舉卓異以不遺權貴僅擬工部得御史  
乃御史卓舉如是人何事擇官爲年僅踰強道已  
千秋人何事貪生爲且備諸條毒身供蛆蠅而骨  
乃爲香人又何必考終膺下也哉公在詔獄與景  
文講論不輟每言志士勿視忠孝爲特行勿視生  
死爲奇事殆所謂不忘溝壑喪元者矣公六十四

尚幼長者廷祚廷祉

今上御極日月重光二子走京師上書訟寃

天子憫之與贈太僕卿并封其妻申及祖父三品而

祭莫祠謚

思典儒爲所以酬公忠者至矣公被逮時一女悸死

社亦悲死今裏公大事者祚也

史氏曰嘗

世宗朝而有給諫顧公名存仁者以直言廷杖謫個  
保安三十餘年吾吳誦說至今則季侯外王父也

而冢宰張公諱用常給事

康陵疏孽巨瑄諫迎法王以抗直著聲爲季侯曾大  
父然則淵源所自豈一朝夕哉季侯十齡時或談  
楊忠愍遺事公諱聽大呼曰男子哉彼奸人今安  
在耶則其所性生可徵也公甫入臺卽爲梁絲先  
生請誼而在都門與吉水長安游居鄉獨與景文  
善烈烈而先軍徒意氣所激昂乎公性至孝被逮  
時猶愉色侍母托以他事遽行再拜而出聞者泣  
下臨沒自傷惟股股以老母爲念也雖然如公之

顯親則已至喪夫又何悲焉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文震孟誦撰

贈太僕卿季侯周公傳

嗚呼當侍御公首發逆閹橫轡之日在廷多以應  
角易之既捷決閹黨給事中郭鞏輩阿結醜正至  
一再披陳莫不擢觴剔擯誦者舌番不能入雖臣  
測無所疑沮而有議已飾其卒矣余嘗過公公言  
中外黨附非國利吾必不愛一死是時司禮太監  
王安實伴讀

上爲逆閹橫轡以死

上方顧念公疏適至且不已則請斥遣客氏又不已

則請止內臣行違無弗危言極論言人所不敢公  
至是已飲刺逆閹之骨擬杖三奪俸再顧若崩崖  
之躬公自若也一日延余入斗齋顧笑曰吾知不  
免余應聲曰

宗社有靈當不至此嗟嗟此癸亥秋語也度夏萬邸  
中死杖下福清蒲坂兩師半歲中相僕去國太宰  
總憲成刑逆南樂修郇言官通閹假手釋假黃扉  
撤暨合而鷹犬響附楊左請公崇崇斃若虛公朝  
露之危寧待丙寅三月二日哉公從容就繫義不

反顧雖友朋謂爾能其生而璫久已無生公之  
意矣原公逮拷追實半夜囊沙與諸君子同而一  
訊再訊一追再追掠立之慘徧異茲公不第攻擊  
奸閹與阿保者敢先卽指交通之賊子亦最盡見  
故既亦最烈公以四月十五日下午

詔獄畢命于六月十七日先五月六日王恭廠災六  
月六日地震屋瓦有聲公死之翌日朝天宮災月  
晦蘆溝橋水災卽天亦不寧厥居也况人乎今  
上御擬贈公太僕卿賜祭塋廕卹備優渥而停办之

曾欽程以媚璫論死郭鞏以璫案繫錮後旋亦論  
死公爲御史所陳論皆關洪鉅如請與鄒馮二公  
同罷申救文鄧兩君之黜及力維直諫之王公德  
完諸卹死事之張公振德辯明劉公時俊之冤咸  
侃假讞議非入所能言與肯言者自有公素疏在  
公名崇憲字季侯來玉其別號爲人伉儷有志節  
三爲半尸祝皆有異聲詳在諸名公志傳茲不具  
列其子廷祥刺血陳情不與罪仇同戴天日至生  
囑許顯純于蒸街而觀其碑首焉

史氏曰婦寺之既至乙丙間極矣然使兼釣者持憲不圖矢身報國卽宵壬未敢盡決裂也若政本之地如蘭斯馨則依倚者徒不招而集矣惟崇國千後至之誅柄倒千門戶之一落不可監收繼之者又日甚一日合漢黨綱唐清流宋維綱蜀之既而兼有之公所謂權璫之報復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假中涓而重者豈獨爲一輩哉豈獨爲一輩哉

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簡討纂修

三

實錄兼

起居

經筵展書蜀錄源陳盟謹撰

先考文林郎賜建通監察御史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朱王府君行實

嗚呼爲子如不肖生而猶或復何忍狀吾先君哉嗚呼爲臣如先君死而猶生又何忍不狀吾先君哉先君以首發逆奸身填詔獄肢體之歸雖錄擢者皆敵朴拉折之餘也言輒厲心述難到骨不肖其何以狀吾先君哉項屬

聖王當陽念先君之擊逆增在瑞未更名舉朝未爲一字之前而於逆倖人官亦嘗有諫視諸忠直佞

官表揚於是超七級以贈秩崇兩字以易名

龍章馬鬣祭葬並賜今寔窆有期隄中片石阡上穿

碑所邀靈於

大人先生者雖

君恩臣節章章在人耳目然家之賢行官之實政處

非餘兼件繁莫可備

樵筆採拾不肖其何以不狀吾先君哉先君諱宗

建字季侯號東玉行第五我周自浙東來居吳江

實自始祖諱侯德者元時貴于潮溪張院判氏一

傳諱希賢又一傳諱景芳又一傳爲贈公諱璵于  
先若爲五世經是生贈公諱昂于先若爲高祖是  
生恭肅公諱周于先若爲曾祖兩贈公皆以恭肅  
公貴得賜資政大夫南京御史院右都御史恭肅  
公仕至資德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  
保錫今諡我周之所自大也恭肅公四子孝廉公  
行三諱式南配邵氏孝廉公三子封御史公行二  
諱輯符配封獨人顧氏是爲先若祖父父母母兩  
世皆以先若

行

二

鄭興得贈大中大夫太傅寺卿就皆得贈淑人蓋異  
數也先若之生會祖父以訟破家良田美宅俱轉  
屬之豪姓家徒四壁立雖出自名閥而食貧不啻  
如寒人子先若少而穎悟異常然力不能具修脯  
自習章句以及制舉義皆大父自爲之師五歲就  
學覽經成誦九歲能多猶古今記載凡語涉忠孝  
事關經濟者必手錄成帙不肖於舊箱中顧數卷  
猶先若童年手贈也一日大父偶談揚忠愍事未  
竟先若急叩其詳大父備述其始件仇鸞杖蒲繼

初嚴嵩論成事白得諡忠愍先若故章曰楊公處  
得却好數兩軒安在哉大父奇其語每言此兄誠  
書若成當不肖碌碌人後十三握管爲文輒高秀  
鬱宕盛有時譽垂髫即抗顏處人賓席其補博士  
弟子在萬曆己亥大爲郡伯朱公榮元識賞癸卯  
賓興邑侯劉公時俊拔之冠軍選以國士嗣是試  
必高等隨餞于庠丙午領鄉薦雖名在中權而行  
卷直令繼貴丁未庚戌兩下第下帷攻苦一如諸  
生日每就袁公貴長公默兩先生論文講義益奮

行

三

博覽群籍不沾沾于舉子業間閉齋蕭寺從果清  
湛禪師叩擊性相宗旨舉于鄉者凡七年終歲惟  
資館經從無隻字入公府癸丑歲進士出張公廩  
之門先若自制冠至壯十年而海內名流目其文  
耳其人者無不知重先若先若遂得盡交天下士  
實無意于徵名兩名益噪其捷南宮也朱識兩者  
幾幾爲賓賓而先若齒僅三十有二桃林中以不  
得元魁爲先若惜及選庶常已入彀爲強有力者  
所得而先若不一介意乃備資授武康今恭肅公

爲

世廟時名冢宰其在

康陵時處諫垣嘗號擊大闢諫遡法王早著抗直聲

顧淑人之父太僕公諱存仁爲

肅廟時名諫議嘗諱居塞上之保安脫蒙

穆廟進用者先君甫習書字趁闕兩王父風猷節槩

卽以古是直自矢迨得邑卽佩清慎勤三字符以

往時則甲寅冬也武故僻小而疲最苦無如賦役

先君屢任卽置井間冊戶口田廬一覽如指掌民

行

第知爲清核戶籍而設未幾編審先君呼集百姓

按冊以定役有幼者更無從高下其手凡汰雜役

五十二名於糧解二十名內擇丁產相當者八人

主解餘令出金佐之他役則官自起解不以煩民

故向來包攬營閭數年猶未達京者一時上輪始

盡往遇清兌臺里猾胥與刁軍相表裏陽議加耗

以爲民先卒事而瓜分之遂致窮民擔石之糧耗

有倍於正賦者先君特飭新版若干間一視漕艘

之數貯粟如額而止一版受如一艘一艘集則傾

版與之無升斗贏焉清卒整而糧敢請大約使軍

與民隔豪強與村氓隔吏胥與糧戶隔批構不生

糾索自去至于徵比條編則該立籍累強幹一紙

開列里甲田賦之數搜復相合完欠悉註杜過一

切妄增混扣之弊且令納戶手自投復而出入平

準編毫無肅民盡樂輸是以終歲不事敲計而賦

額盡登民有質訟強半論違其兩造在庭雖村翁

乞艱皆得盡所欲言獨豪貴不得預進一語佐貳

不得擅行一票胥輩不得苟贊一字每謂人命至

行

重若一涉誣則雖獲昭雪而家已傾置故遇以被

傷告者必令同詞入驗輕則呼本屬諭以傷非致

命毋得加功重則卽令克手療治許以痊可免抵

囚是獲全者衆若簡視則不避腐穢立時親驗不

特傷痕易辨件作莫敢肆欺而當場發落人免牽

連事無延滯時有吳化高恩兩詞虛誣屏諸廳所

具得其實遂坐以誣刁風頓止盜賊廉得王名次

第就擒校實其狀問臨郊市立杖殺之流聞隣邑

獲符遂皆室穴先君治尚簡要務與民休息一切



繁苛疑不捐除故琴堂畫靜庭可羅雀日進諸士  
實支析義口示而衆披之論語商一編皆其時所  
蔚成也先是學官處于

尚皇龍興之三年屬在草創規制未定殿東堂南席  
聖北歲位置失坐傾圯漸極先君蒞治匝月旋從  
相度對圭審勢並從而向明殿前廊廡以奠從祀  
堂前齋舍以居師生尊經文昌二閣後峙前旦凡  
材鳩工捐俸以倡而士民從之凡費銀千百不涉  
公帑一繇地不改闢制然易觀練閣不與遷者數

行

六

利戊午之役舉于鄉者二人且覺其經焉武邑山  
水窩宅探石巽隅地脉受傷屬禁不能止先君單  
車往勘今里甲售爲公產自是斧鑿不敢入爲此  
地留未絕之脉港武不數月備儀故如課田租核  
吏胥如辨僮僕約百姓如督子弟訓諸生如決朋  
友修廢墜如理家事神明父母之稱四溢故兩漸  
有凝徽率就先君衡決昭雪奇冤甚夥長興有曹  
清一獄孫殺實爲戎首以巧脫故累歲未結事下  
先君覆核是夕夢有被血麗訴遙呼非聽不明者

旦聞索有趙充名因思夢語聽當即充也逮充子  
至婉語詢之果得濟致死狀獄成稱鐵案焉又署  
中一樓塵封甚固舊令囑勿啓吏胥亦咸稱有祟  
前令無敢入者先君叱之曰祟安得爲厲立啟之  
令不肖輩讀書其中兩年居同安宅先君移去後  
令一日失其子得自樓下庭中因頃幾驚急封閉  
如前更服先君有神異云乙卯秋撤攝德清清之  
疫倍于式官吏比昵各營其業諸猾乘機漁獵小  
民歲供半屬侵逼漕艘未集邑蠹先受各里粟約

行

七

爲代先飽索賄耗至則折乾取便且以里中強弱  
情輸之軍軍得倚爲嚮導橫肆勒索大奸一人攬  
輒數百梓無以應軍弁遂得挾抗長吏五年凡三  
鼓噪前令以此本官先君鄉理持法甚峻釐盡相  
仍陋規諸猾故素憚先君名至是奸無所施因嘆  
漕卒作譁以嘗先君先君處之怡然法不少變旗  
伍遂糾衆歛血約以某夕從邑門舉火何令出劫  
改前法先君偵知之更兩得漕卒數出爲盜密投  
水旨夜半承果獲二賊并覓械至則軍也先君令

潛禁武邑不使弁覺至其所約舉火之晨先君故請公督兌裁抑賄耗示以中牘弁悻悻若有所扶先君徐出二賊至弁前弁驚愕語塞羅拜求免遂定潛規一月之內諸賊盡發所省民間耗米凡數千石至今遵之其他庶政金不以代庖起見日講求良法以番承久邑中有巨奸數輩或專伺鄉民之畏役者給以代充食點之日先爲冒認一墮其網逼勒取贖或包運南糧歷年沉開藉口苦役求增車價前今爲之加派條編或經收權銀私改官

行實

八

冊抑勒納戶先君備悉諸弊爲之刪去空役一百八十二名止存正役二十八名給單核實以杜冒役蠲除加編詳請府佐部運以完南糧暗令老僕充爲納戶以發勒耗于是諸奸咸敗遂坐冒役沈蕃陳文魁等若而人擒揚賊吏徐爾寶孫晃等若而人重擬奸皂錢元等若而人更獲斬盜首毛應召等若而人伐秋柙禁邪巫境內肅然常館二符往來兩邑制決如流反多暇晷時或角巾簪履西諸茶臼春磨于山塢水曲間寄興詩文展簡立成

貴公汝亨序云劉柳無事業晚宋無文章兼之者緊惟周公厥後得代謝清也事士民作三賢頌立祠肖像三賢者宋公興和熊公德陽迨先君而三焉鄉先生朱公表春作文記之有云天下生祠如熊宋絕少至周公以署祠吏千古無聞乃徵氏直爲丙辰大計舉卓異改調仁和武之民齊詣兩堂乞留勿許曰此朝廷辨官論材法豈私備一邑耶撤下趨駕父老空國扳轅灑泣不忍去追隨入關者數千人立祠于學宮左宗伯駱公從宇記焉時

行實

九

先君官漸日久習知越西民情數俗仁邑之老吏胥胥聞先君來爭投牒散去先君于催科潛務略做治武法而益以稽核出之吏備民懷若木竹易民而治者更不知武簡仁制也仁爲杭郡首邑而杭固閩粵吳楚一大都會商賈喧集流移雜處里無定居又城西爲湖山勝地四方來遊者終歲如織奸民于是管略賣一大富於城中分布其黨于雞場金關開呼吸相通展轉通售或誑娶民鬪釋妾或誘取道旁子女投以迷藥噤不能聲恣其淫

截既厥然後驅而入之娼更有說籍養濟院會虛  
月月糧部集役丐爲頭領掩捕良家童孺燃眼斷  
足昇至長衢殺以乞食夜則謀其乞錢不和額蓋  
楚並下以是幾同富民先若素廉得之至則首發  
略賣爲促成德者籍其家得略婦數十具吐逆藥  
掩取狀又其甥趙科嘗逼一婦入銀不即從立格  
殺之中夜焚厥且集諸婦各役爐骨寸許以示警  
先君并收之及其翼方四汪雲等二十餘入盡置  
之法更差黠丐沈松篋之獄出其責製爲衣糧通

行實

給宋丐于是杭民頌德和雷聞於都國矣治仁兩  
牟利無不興害無不革作安黎冊以申飭保甲而  
盜賊屏迹清驛貼餘銀以抵補門牌而市屨履  
汰貢院庫子之疲役而民不領家濟河渠之通利  
而果不騰貴除行戶以平物價禁賽會以息巫風  
皆前政所未有也其加惠者皆以作人爲本務已  
有虎林書院立廣社于中集諸生有文行者朝夕  
典之譯文講遺詩帖一選以爲之式刻有款業數  
百首更選芳稿數香一集以示指南歸是社中獲

傷者三十餘人咸平秋試分考所爲皆名下士程  
式尚書文實先君手筆也先君爲今前鑒五載思  
軍三邑凡所發畫皆不蹈陳轍而宛轉中窾每出  
一政郡邑必摹以爲法人有以異轍奇之者先君  
應之曰爲治固無他長數事之大者小之難者易  
之轉折者直捷之況民爾原極大事不過編甲蠟  
奪數什即可相平乃爲積穀所拘格難盡釋然以  
隋之禮重者勉爲薄罰已多內愧倘提筆在手而  
曰此固功令是民爲端時有司爲虐人惟恐民不

行實

十一

訟以爲繁也是神必陰罰之矣故作令以來並未  
有擬杖以全力罰服至數榜者若此外偶有健責  
令折米分給窮民延其喘息于法網中少留生意  
云尤痛抑豪右使弗加小民三移治未嘗行一榜  
馮人亦不敢干以私居身極潔雖食有曾祿而一  
果一絲必得自家關額數俸薪運半供師儒社課  
餘則用以養鰥湖山洗刷泉石卽今兩堤桃柳皆  
先君補植成蔭孤山梅嶼亦出遺澤杭人餉之以  
此召公棠羊公碑焉戊午冬人

觀其舉事與行之日爲民擁道車輒不得前樹祠湖  
中記云有范萊蕪之清而敏勝有孔洛陽之執而  
建勝有陶靖節之風流而政事勝覽者謂其實然  
入都寓僻處不向權要通一刺勝大計屬元詩教  
趙興邦等爲政舉朝無不走其門者先君獨不一  
往且傾言云萬一在言路即爲

天子耳目今若屈身干請異日何以立朝故先君時  
望首推乃僊督擬工曹已未秋假歸杜門謝客日  
許古史數章程課不肖筆冬月棲息虎丘通秀菴

行實

十三

液靜邑事不輕一言有大利病必開陳條處時雖  
今曹欽程肆處任成鄉城民咸不得安枕臥尤喜  
被劾富民先君以微言規正云富民爲一邑元氣  
所存元氣深厚間遇災譴可無患不宜專事剗削  
庚申果稍貴實未幾臨若推古人更法高傾招商  
商通果集市價自減乃欽程屢次富室名貴以官  
糴給糴者累所至得乘機聚掠名爲糴而實搶富  
家之傾于賄免及強糴者無算先君又極陳其弊  
不聽因力言兩臺移文禁止又吾宗宗子之賦無

嗣家稱饒亦吳欽程騰漸之長安卒僧舍大父寔  
爲宗長先君奉成命立嗣者二均其產族姓皆得  
以次分沾先君例趙受田百畝即以半供大母以  
半給同產諸從父凡古玩不一舉獲止携先恭蕭  
公畫一帶一所以存手澤識

皇恩也時欽程航欽望有厚獲先君不以閒分授冊  
且從郡伯沈公幸禪印槍以此數事積件欽程議  
構之譽實澤于此八月行取入京授福建道監察  
御史拜

行實

十三

命之次卽疏鳴曾大父寬先是曾大父賦性偏直陞  
于縣令易可久鍛煉周內曾大父嘗疏額  
神廟行兩臺勸議未結而身先隕至是叩  
關得白大父家居聞之語不肖曰汝父臣而忠汝父  
事耳今昭雪祖寬且能了吾事矣當是時  
朝廷門戶分角趨者如鶩先君惟樹立不倚每云從  
來朋黨之禍不必盡小人而無君子特以成心一  
役糴論多紛以至如熙寧紹聖故事臣子立朝但  
須從國家起見則甲可乙否捷歸有用于是有鑒

往持平就大略謂國家畢竟以違事爲第一緊著  
今日畢竟以君德爲第一根本餘除在吏部外  
雖以同升朝論在與許母輕言以佐國一語偶歧  
正可爲參伍之藉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從  
業以處而彌廣功名以澤而彌長藏入而建之者  
與獲之者相半矣幸甚

蘇廟使元建瑞觀進忠要結黎氏表裏爲奸雖本暴  
莽而陰陽其術已成浸淫不解之勢一時廷臣相  
顧莫敢發先君首觸軒狀立革疏數千言詞甚厲

行實

十四

呈座主福清葉公公云君子在外小人在內須寬  
以待變不妨發示糾擿俾彼陰有顧忌若此盡言  
洙擊恐反成禍虎勢會四月雨電先君遂歷陳陰  
氣致沴之象畧云電陰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  
夷狄陰之難陽處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  
狄觀中國乃盛夏陽長大電忽作推之人事業謂  
無固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素外庭噴噴成謂與變之中莫可  
測識

藩旨之下有時遷焉臣即不敢盡信而千人所指如  
經進忠者目不識丁心存巨測一切川人行政墮  
于其說必且東西易向邪正顛倒將使內庭之虛  
見與外庭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內庭之信端與外  
庭之投合復互相背同甚而巧立虛名上無稱忌  
離間起于經管護構生于長舌其爲惡禍豈不堪  
憂進忠街甚傳

旨廷杖幸葉公偕蒲州韓公救免嗣後進忠奸謀益  
熾而容氏更通緣業爲官禁晏九月有

行實

十五

旨再宣入宮先君又從舉朝一字未及前有急制小  
恩以懷大防一疏略云

皇上倪天初諸前星將期三宮之內協吉承歡而顧  
使有容氏者私思小謹日玩于前佞色柔聲時昵  
于側將恐心移燕關反覺淑慎之疎念動細言易  
關陰構之隙即使

聖明終無此事而此律明論實望四郊多難之日所  
當親近習細觀重弓劍初藏之役所當近婦言交  
竭豈聽受機史之時所宜分玩仍優游者獨抱萬

農之朝所定及

皇上誠覆然省念則凡客氏所取憐因寵者方將朕  
素不暇何以日習日親至慶清禁之嚴爲保無報

勞地費乃出不逾宿

寵命僅羅兩日之則午出午入

天子宸官有同兒戲法官禁地僅賴民家無益

聖明舉動有幸亦且內外防閑甚嚴所關

聖政立提渺小祇入遠慮以爲欲空其典程端首切

責等修三月程積保無已遂合當力謀必欲傾先

行實

二六

君而苦藏其會因屬郭章與親應嘉造爲附名文

書羅繼起於冬亥正月十六日諸公會早朝房與

嘉起踰踰提至袖出一冊云項從路上所收者輒

取筆從旁附抹首言某公某公應處次及先君臺

中胡公繼升輩爭之甚力議不合而散一日復詣

提憲趙公商星門求保全趙與郭等時舉納脂聲

大者而應嘉頗爲之使當事者無不歸之且無不

知輩程早一事幾公即出四內儀于應嘉遂定典

刑等以不謹側而程早所欲誣陷者公論亦遂大

明矣奸謀既沮于是復借題封羅合一時名賢而

重欲交逐因逐趙先君審趙疏中所屬高公舉趙

史公孟麟朱公允祚李公邦華楊公述觀公雲中

徐公宗濬王公在晉等二十餘人獨摘一熊廷弼

以爲辣手傾陷之端先君曰正人去國使邪邪布

列中外從來國家未有不從此觀敗會今日之患

止在逆忠與華等尚幾惜一炮而不爲

明廷祛大害乎遂復有巨璫巧借克餘爰除善類直

請鑄斥以絕觀本一疏略云內臣魏趙忠者固今

行實

十二

筆敲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威勢可以咳嚙成風

雲財力可以呼改驅神鬼綠堂可以使愛者升天

怒者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糾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幸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職聞文華激激講使達忠摘

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讓兩語曉曉詬辯至聲

達

宸應宿臣向高統喻問晉進忠怒始指解然其心固

無一日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召還言

事諸臣既齊路環衛用方始乃獨有聲者專與內閣相顧進忠以爲中傷臣者舍羣無可他屬于是噉以傾臣弁傾諸異已者羣乃齊受指使造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造爲匿名文書網羅至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千臺則以方爰璠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一人也既欲羅織諸人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羣情察陷人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憲網罟者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之冊終不能混六垣十三道公選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羣等數月入幕之美終其掩于公論宜今日借事排臣私誣以應廷劾爲一勝也至羣言及王安則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鳥驚骨骸黃大此亦莫有之慘羣卽心願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噉至牽制一婦周嘉謨楊述毛士龍等盡誣以普通王安此其端進忠不太過而其

視人世寧復有廉耻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臣請皇上卽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羣之相進忠便爲一大証據臣觀先朝注直劉理其人雖皆臬貌然幸言路清明臣僚脂絕數不久終敗今乃有羣者結連膠合取古如寄惟璠之報復及借官官以伸言言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東謙一斤侯震陽一斤王紀一斤滿驪薦一去鄧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鄧鄧遠且數厄孫慎行盛以弘而素之猶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來朝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極敢有明言犯其鋒者而羣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齒數朝不爲黑使將內有進忠爲之摘彈旁有客氏爲之極縱中有傾側等爲之賣威而外復有羣等從而蟻附蛇集內外交逼驅除善摘天下事尚志言哉進忠情甚且率衆泣訴

臣等至請制髮爲請以要震處遂奉  
嚴旨責令到話將保不測而先君義不及斷據實直

陳畧云：遠忠方極，專寵指揮如意，而指名彈劾者，獨臣一人。今輩纖戚一屬，欲借以中臣，快避忠報復之心。臣即欲不信輩之交于遠忠，不可得也。臣凡有益于朝綱者，有裨于

君父言之，惟恐不悉，既冒昧有言，敢因懼遂默而露雷寢。惟天所賜，時二月晦日，疏上傳。

旨：延杖八十，錦衣官斬齊侯。明日行事。時有同志數公咸就先君寓談，至夜分先君氣平，意決無異。平時至五鼓，葉公走力云：「已三鼓，命免改擬，謂俸矣。」

行實

二十一

一席驚喜異狀，而先君坐語自如。若向之擬杖與今之赦免，直與已不相涉者，于是共服其定養為不可幾及云。進忠因是更名忠賢，咸談愈烈。黨翼日，繁先君朝夜受恩，謂

朝廷柄歸內豎，將來禍在

宗社。吾今日之身，得免杖斥，竹

聖恩所賜之身也。此身一日在朝，誓必一日盡言。聖賊傳聞，割朝有與兵之舉，而內臣非行避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之疏，出矣。畧云：日聞外庭相傳欲

違太監制，朝分率內操諸瑤巡視輪閣，朝勞諸軍是必左右近習有倡言外臣奏劄欠真，不若內臣目擊可信，以此款動

聖意，欲以佩刀環甲自賣，勤勞衣蟒圖玉，炫耀都市。此兵自為計，誠得失寧無繫國體而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扼重閣，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避一中使寄之耳目，若視重臣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一也。

行實

三十一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無一可遣之臣，此其不可二也。即使

皇上欲得屬前形勢而觀之，則今輔臣承宗撫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為御屏，豈不可據？何必待一中使之言始為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大體也。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後備軍容喧譁，進路張皇，大衆有駭聽觀一害也。關門及地食物單殘，諸瑤雜沓，畧訴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



絕百僚中人貴倨與抗衡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輒信易疑掇拾邪言恐滋虛偽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諛諂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僥倖之心來兵伍紛飾之想五害也近侍專兵立威貴重自鳴得意賞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有孤衆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名念熱鑽穴情深諂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既衆獎札易開財利相親嗜涎必起徒資損耗有傷實惠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擬行驛站勒索多端

行實

二十一

疲累窮民驚殘難大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目前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習典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傳異彼既自恃有威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信或妄陳經緯之膚言白托方畧因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撫之使漸乃謀親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參決疆場之事以腐豎品譎文武之材邊警緣此生軍政從此壞人心繇此灰此之大害直係

宗社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新而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我朝土木之事禍緣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通運皆彰彰較者若不預行遏絕恐暴亂之作其來非小雖入番中事竟殺又尤祿一差日與內監相涉動必掣肘以次及者輒引避去先君云天下事無不可爲如各爲身謀則國事矣賴猶次奉老查制力違

祖制法章冒破不少借一日忽有衆閹捧

旨至寢置堂中几上先君方具冠服而出勅曰請拜

行實

二十二

先君曰請問是

聖旨是

今旨問不得已應曰是

今旨先君曰

聖旨則拜

今旨則不拜問乃其肆其寵索權解之說先君便

力折之已而一聞欲獨免江邑以見德先君口請

邑皆

朝延土地豈以吾故而私惠一邑已而又一聞欲待

免蘇郡以推廣前說先君又曰從吾起見則蘇郡較親從

朝廷起見廟諸郡等耳卒不許所謂

三王今古者亦竟不啓封反置辦駁闕氣索而去  
所省糧解費無算其他每事節省凡歲減五十餘  
萬刊有頃即存署中復疏糾大綱王體乾不遺  
餘力而仇面擠之者且遭郭瑞與事竣陳議十條  
曰折價當行曰供養當裁曰冗役當汰曰歲例當  
清曰好事當罷曰品物當約曰白糧當議開折曰

行實

二四

鹽行當議通減曰坐家內官當避曰屬署各當當

核凡所款列咸遵

神廟初平定額而諸壇又以爲欲絕其侵漁之實矯  
旨鹽責論果廷杖復賴葉公載止歷臺中四載傳  
古廷杖者凡三皆危而得安而嫉邪之志愈久愈烈  
然平時嚴以律已寬以于人接待之間藹然和氣  
樂與爲善見有一得輒歡欣誦言之凡僦還不一  
受人亦無敢挾以相害者蓋出之至性不標以爲  
名每云惟康節始爲君子乃有矯持以立異者不

行實

三五

尚優容之

皇上乃代爲臣下震此雷霆且代爲臣下受訪謚  
聖度之名非臣心所安急草疏申救逮潘川縣所在  
告變通臣逃吏無不以走爲上策強公從衆條條  
向節舉家投爐者二十餘人先君合同志懇請遂  
得予諡烈愍聖專詞于鄉乃若表與忠則爲覆公  
高成等四先生請蓋邱民力廟請先東南加派清  
表細則巨奸劉保伏誅嚴舉劾則兩糾張權通申  
劉公時後竟急邊疆則酌典餉備恢復餘收天下

大勢備城守器具更置邊方有司疏凡數十上言  
皆石畫而廟清官禁尤先君所矢志者云癸亥冬  
率

命接楚歸臣月會丁大父顯辦遽號慟哀歌骨立時  
泣語不肖曰吾以一官故不得侍爾祖者三年餘  
矣今歸又不能久親奉養是吾以官累也淚隨語  
下至走大母前又牧淚強爲解願痛疾事生無不  
曲盡甲子吳中大浸小民處迫死亡而奸徒且藉  
此有倡亂之形先君憂之通告各臺請非改折無

行實

三六

以救災弭亂更遣使入都力請當事者因得議折  
計東瀾盈數十萬言

命下吳民歡慶不啻父母載馮吉次每閱邸抄輒深  
嘆息時楊公遽勸忠賢二十四大罪後辭起攻之  
多引先君疏解爲証而逆賢則以首疏發奸者惟  
先君一人故以恨諸君子者轉銜先君刺骨時學  
息洵洵執奉之報無虛日適萬公擢廷杖死先君  
頓足曰此殆逆者以都官爲嘗試也乃舉朝竟無  
一人敢諫者此叔手滑吾輩不知成所矣乙丑春

逆賢果熾義于曹欽程咬以笑官屬萬傾能欽程  
以風忿故即患空誣及下令賊私而劄奉勸追之  
命下矣未幾提騎四出都左勸君子相繼被竟同  
事勸無不驚顧憂惶先君獨爽然曰從來國家通  
故會須有一番生氣震動始不大撫然真忠母人  
又須看得成節是分內事自

神廟以來士習卑下人心庸靡正賴吾輩出而挺持  
之今日生成正關氣無奈何復總動一身義吾育  
攻逆豈不久當繼諸君子被遠即不吾遠吾當徒

行實

三六

關死乎之時毛一驚因勸同里身忠賢務文搜索  
不啻數四而浙之有司百口駭雪三邑士民聚萬  
訟竟一驚無譴可尋直以伴動作賊懸坐公費一  
千二百且十兩來達三世百歲之傳一朝香盡初  
欽程疏經先君實與張公慎言同受

嚴譴皆撫柯果以張公擬成回奏乃逆賢追飲死先  
君竟從眾疏矯旨削號而先君親又被疏矣至獲  
時已發李實廟送貨撫周公起元吾鄉周公廟周  
輩逆賢便授意令入先君名錄其殺先君之意曾

不須更緩也兩寅三月初二日先君適與不肯掩  
闕靜生聞叩門頗急先君語不肯曰是必

朝廷遣吾矣出報者果以違聞先君即計縱騎遁至  
之鄉遺命買舟以明日酉刻入郡誠不肯曰無驚  
爾祖母與不肯同侍大母側以是夕當訣別生甚  
久然絕不敢稍露其意其所囑家慈及不肯輩者  
惟善事大母一言餘無他及老僕語官旂例有當  
索先君叱之曰吾安得有錢與若輩且若輩亦安  
能索吾錢哉將行人家廟拜別分叩辭大父靈几

行實

三十八

其告大母則託以他事遠出初四日辰刻泊舟胥  
閘而達者甫至郡伯寇公慎入舟相見淚雨下先  
君曰諫而死吾分亦吾志也吾死不足懼所可懼  
者吾死而

皇上終不悟則將來

宗社之憂正人若何泣焉時官旗且欲就公館稍憩  
而一驚迫促開讀先君就席次易衰絰爲囚服入  
監宜

詔而道路喧擁士民號慟者頃刻數萬人皆曰此逆

瑞端出者不應奉

詔先君曉以大義來乃分列步始得前開讀時聽者  
無不涕泣爭思手擊絕騎雖官吏無就禁而沸聲  
如雷幾成挺變後數日縱騎之曉至者遂遭殺政  
茲其義憤已先發于先君受迫時矣官旗亦因此  
畏憚不敢以累囚相待先君曰奈何以吾故廢法  
卒就檻車當是時不特無以充官騎索即行囊亦  
空然如祭而鄉先生王公世仁吳公默申公用懋  
趙公士諤草捐金以倡凡士民若以不獲襄助爲

行實

三十九

皇周公順昌清苦絕人特以二金付葬從父永年  
納之先君袖中亦誰謂其旋遽去而同斃獄也至  
村農野老爭出錢餽遠先君却不受果以私贈旗  
尉囑途中善視先君親如送者咸臨淚不忍別先  
君力辭之儻然就途絕無怛色自是隨道第社婦  
視大母而不肖先一日行踰踰途中夜行晝伏懼  
爲邏卒所偵父子後先同遁聲息難通此時生雖  
卽爲虎則嗚呼痛哉四月十三日入都道下南鎮  
撫司十五日下午北鎮無司嚴鞠逆黨許顯純崔應

元等首誌先君云汝首爲禍種久辦極刑待汝遂  
搜十指夾一足杖八十笞四十慘酷至筋脉斷  
絕拷掠時更有名爲聽記者儼僑堂中指揮授意  
又有名爲打事件者絡繹道路每一責問必取逆  
賢命發落萬千威逼先君抗言聲徹堂上而兩奸  
卒令問不得宣竟懸生賊銀五千二百五十兩然  
逆賢猶以爲未快其毒二十日復燭賊旨盡數窮  
迫傷殘骸骨更遭酷訊榜掠之慘倍極于前不肯  
言及比賜如鞭刺一字不能爲而先君寧死不辱

行實

三十一

惟有連呼

天地

祖宗共扶筆賊一語不絕口而諸奸羅織無處下手  
橫判云姑念作難未久再坐連銀七千兩隨勸限  
追比嗚呼痛哉連賢以先君爲發奸之首故諸姑  
子勸追者不復遠問既勸迫于本籍仍遠問于詔  
獄者惟先君諸君子止一訊而嚴刑再訊者惟先  
君諸君子懸生成一二千金或三四千金而坐至  
一萬三千五百者惟先君不肯子身坐困茫不知

所爲幸有陳公盟仗義首倡特走先君同年張公  
捷陸公文獻寓共商救助時兩公方謀協力特以  
陳公交淺未敢深言陳公拍案大呼曰事至此何  
尚敢泄兩公揖而前曰此吾兩人事今得公三矣  
訂爲密交各捐金通貸共完及三千三百有奇爾  
時都授之內刀山劍海不肯潛踪往來驚惶欲死  
凡諸捷助應周旋險阻皆三公力也不肖且感  
且泣無刻不其完銀稍緩先君血肉狼籍之痛乃  
始而五日一比既而三日一比不如瀕輒受大仗

行實

三十一

不少貸故每一限比則不肯不勝磨磨魂飛然計  
無所出會天變示警旬日之內垂戒者四朝中傳  
有停刑修省之舉謂可望寬與不得已復連夜馳  
歸至六月八日抵家即走雲間告急于先君同年  
董公羽宸集有三百五十金及家間追捷共得九  
百有奇方搜賫入京計題危困萬一而先君凶問  
至矣嗚呼痛哉先君繫獄既不能以身代虎先君  
受千萬嚴刑又不能以身分痛以救難獄卒不能  
一視含殮嗚呼痛哉兩月鞠訊百慘備嘗一日顯

純令領頭嚴禁等二人起先若進內監統攝左衛  
公無不從此奉命先若知不免時久仆已難強立  
聞言即振起力索衣冠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  
以是報親恩罔極且報

國恩以盡葬云爾而此若所最嗚咽不已者惟云吾  
死如八旬老母何須哭昇押密室夜半覆以沙囊  
更垂重石兒卒猝事環立取命竟以亥刻報亡蓋  
六月十七日也嗚呼痛哉凡此先若從容就死與  
兇逆之所以死先若之狀俱至田公唯嘉稱著顯

行實

三十二

純時用獄商人張聖昂重德維藩斗南等以所目  
擊言之極誠陰廟中而外人始知其詳更可痛者  
酷暑蒸濕楚獄七日至二十四日方許領埋比離  
杆徑半供繩蚋諸君子獨得以血純四服親親棺  
內而先若一絲不掛肢體殘落此則當家屬具領  
時顯純直云爾主乃東厥隸人簿上第一人且錄  
他裔獄底就木所以獨遲蓋是故也先若遺筆付  
不肖有云占來忠孝人視一死爲尋常故慷慨生  
焉若作奇事觀之世豈復有能死老固如此若臨

僻幾暇實自學問中得力如此不肖以同六月通  
逆先若柩于東昌以七月朔日到家慷慨荒阡覆  
果木事取圖說父服彼一坏得覆尚有夜臺足泣  
者不更痛哉衆家方屬斷髮枯悲憤無措而李實  
忽振抄斬之說大母城痛立絕切妹遂亦驚殞陸  
手條雖已極而喪再繼不肖處此其何以生乃未  
幾而部例追賊又逼于星火矣署邑伍維新希奉  
建賢逆呼百出勢同抄沒家慈寄跡外氏不肖重  
分寄客旅數千之賦析骸莫辦不得已行求乞聲

行實

三十三

聖族湊合時保全之僕徐如殺者慮有相及巧托  
嗣主名敢于誣倒而更有兩掛察典之盛萬年欲  
借免君燃既燭之灰遂刻報廟說以逆逆賢危條  
中從波瀾幾幸先若清忠至性入人心慨四方士  
紳慕義捐助陸續得完六千五百六十兩嗟乎逆  
奸播毒殺其身不快必極其求死不得而後觀之  
殺其久不快又必極其子之求完不得而欲盡殺  
之顧彼建有地震之異初勘有王恭親之異再勘  
有水壩之異臨殯有朝天宮之異固不違以身死

家亡卽指天道之果速也爾時不肖同弟孤苦無依命危朝露惟刻刻自分一死以快熾逆賢者之毒會

聖明御無七年盤踞之奸次弟就牀而世路風波亦得漸息不肖之尙留殘喘者亦危矣戊辰正月卽偕弟社甸匍入都爲先君訟冤隨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奸條死可憫着該部從優卹廕誥生職銀准典部覓仍補還勅命以旌忠戾再爲先君請諡嗣全卹又奉有

旨實

三十四

聖旨周宗建三疏蒙遣忠銀尤著所請全卹着該部酌給仍于贖銀內外准給銀五百兩以昭憐憫而先君致死之無則逆賢實與郭肇合謀再疏發其奸罪又得

命旨今該部酌給卹之實未幾

欽定建業云郭肇爲亂忠賢報旨奏之雖致周宗建有違死之條亞卿顯轉遞內可知遂以督導擬配已已入犯畢三投 查社國境降災書定辟罪不勝死益知先君之特勅于謝奸夫當請全卹

時朝論以先君爲發逆首忠銀直晉號上部乃建重尙有潛身要路出言旁撓者遂從大例具覆今

肅太中大夫太僕寺卿得還三依 旨命于祭于葬于廕險已報上未經 欽賜時值多艱不敢自請敬俯伏以禱若逆人歸邑御賢祠周亦奉

欽命以從事者存殁共戴

上恩豈有輕無方會訊顯純等時不肖同弟壯往觀恨無能卽擊死之隨以筆通刺其體從嚙其指幾

旨實

三十五

酌銀者幸爲吐辭已而將匍匐南廕復詣盤撫司門哀號以招先君之魂聞者又皆爲不肖兄弟垂涕嗚呼痛哉先君事大父母禮甚備慕依歷切壯如一日每事必善承意旨大父早年多訟豪奴有通處壯居者肆其占據甚至翻牆之側不留又地且高築墳墓滑削地勝大夫佐于力心實憤之先君登賢書復其產使不得營葬大父爲之色甚復連遺命勉集百金并與家勉營瑯半將汝陽之田四十畝作告文以祭異魁大父之號于地下也

從諸伯父後極恭往惟曲意周旋待不肖若輩深  
遠其方面言色蕭如抗徒必詳悉諄諄絕不如世  
間文字師以數語盡責過時爲獎誨必力與人交  
坦易無町畦至意有不合必開明直指如食有傷  
吐出乃已更胸無宿怨歷臺中有相誣誣者先君  
抗辨日明絕不橫一報復想以故誣者旋亦歎服  
有周君功在社稷名在千秋之諸後遠時服膺輒  
多背去先君云交情二字止可責人于平時若危  
險之際避忌自保亦情勢之常若于直過爲意中

行實

三十六

事非維持勸不切亦自家真實受用也先君性敏  
而好學爲諸生時讀書于族之園居諸人爭擇精  
舍先君坐一軒陋甚初勿之苦曰有書可讀便是  
生人一福至丙夜篝燈時私市油以自供然志遠  
賸遠不憚爲科第計偶讀蘇軾傳歎云蘇得陰符  
而讀之可謂極佳事之苦但此願力却以取尊榮  
三字作起念結局此泰之所以死富貴也登仕籍  
從登諸諸讀書史盈笥丹鉛其旁者再卽內典亦  
無不究心尤服膺孔氏家法每謂

成祖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爲性理大全頒行學官要

使一切失防禦網之事有所忌憚不敢爲若今日  
立朝諸人膽心宋已日墮坑塹正須正人君子指  
點迷途使得與于光明以故時與鄉公元標馮公  
從吾高公舉龍章諸論往還朝夕不倦其致三公  
書有云學問多方難以明心爲主人心昏逆雖有  
百種大略俱徒無忌憚米忌憚二字絕與天理相  
近相在爾室一語于聖學問丹頭也二三同志來  
亦持此互相參証力學躬行先君有之乃邪說以

行實

三十一

標榜側目不更異哉先君性不肯諛人亦不善人  
諛居鄉時每見縣令去任不辨臧否士紳競爲立  
祠相沿成習心厭薄之未嘗肯一列名及移令仁  
和武清兩邑爭爲尸諫計先君聞之移書格止然  
士民實深去後思豎祠補碑所在皆然服遠繁時  
三邑卒不毀以承遠賢意餉所謂三代直道非耶  
先君政績之在三邑者不肖時尚童幼不及悉知  
其臺中事則又遠宋慈侍大文母于家知之亦不  
讀盡止就筆記及過庭時所指示者聊擇大略如



此遺供可勝言哉先君生于萬曆十年六月十五日卒于天啓六年六月十七日享年僅四十有五

葬申氏初封孺人頃以先君三品

卹典建封敕入子六長卽不肖廷祥邑庠生今入國

子監讀書妻袁氏次廷祉邑庠生卒娶吳氏亦卒

次廷驥聘董氏俱母申出次廷祺次廷驥嗣宋出

次廷驥嗣俞出女五一適生員蔣玉輝卒一適生

員陳脩一進趙清一字陶學俱俱母申出一字呂

啓元嗣宋出廷祥于四聯助續聘服孺氏廷祉

子

子

三人

子一隨楊先君所著有奏讀老子解八達規矩略

註論諸商行世別有詩文雜集尚書講義論孟題

解三邑監讀及評定念一史通鑑紀事本末別用

右編啓明文選人倫佳事俱容續刻不肖孤卜以

壬申年十二月九日奉先君靈柩葬于本場二十

七都九圖雙字圩之

賜城不肖孤推不文不足以闡揚先德而又至痛楚

心投筆歎阿惟是遊靈于

書哀之章以爲不朽計者義不可已故敢泣血具

狀以後

大人先生憐而抹焉不肖孤死且幸甚先君亦死  
且幸甚不勝仰顙哀愆之至

不肖孤子周廷祥泣血謹述

書

子





房海客侍御疏三卷

〔明〕房可壯撰

明天啓二年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房海客侍御疏序



由淮間道入青州羣峰蜿蜒  
雲樹蒼翠居然江以南風境  
入其郡接諸縉紳皆端方博  
大可為社稷衛者予大為心折

入都海客

海客侍御又諸先進儔比也立  
朝昌言白簡生風文藻精光  
不自射人君方膺巡釐之  
命時軍餉匱乏予請加鹽課之

半

上先行恐為使君苦逼君調劑  
有方賦吐嗟立辦商人頌聲  
如出口以君精心粹白得其  
心故也先是諸無賴子應募  
而來一時餉難湊集欲從中

先撥郡城又可得鹽課數十  
萬君聞私與郡邑密計預為  
綢繆惡少竟帖然又山東白  
蓮教起諸人皆移家南奔

公下令無徒民始有寧宇此  
二事功伐在淮南人口碑不可  
磨也今動稱乏餉兵不可使  
有才如倚御可乎

上東顧憂惜予老且歸無能獻之

明廷總抱君奏續綴以小言如此

天啟壬戌吉水通家友人鄒元標

書於金陵舟次



臺疏三集小引

直指房公庸

簡命巡撫于淮揚歲周而報成  
嘉祚濫竽於揚為屬郡得以  
奉行條教因請公所言鹽法

刊之冊以著為令遂并得漕  
疏臺疏共鹽疏為三集而讀  
焉不覺神爽心懾喟然嘆曰  
是殆陸宣之後踵步躅而著  
名奏議者乎何其言之覈也

今四郊多虞時事棘手兵餉  
頻增徵求易匱益以肩任需  
才實績鮮效匪第事事難即  
言事亦難矣歷覽三集其言  
也洞根徹杪察隱燭微巖經  
國之文耿耿濟世之畧直揭  
日月而行者耶蓋公天挺諒  
直發于純忠者既懇性秉慧  
朗諳于閱歷者更深巨掌可  
以擘太華隔垣可以視五臟

夫是以言發而引繩切墨中  
竅導竅如商林之舞赴節以  
授袂白雪之歌應絃而遣聲  
非僅僅高岡之鳴矢好音以  
飫聞而已若嘉祚謗劣叨公  
特薦滋抱慚懼然不敢避阿  
好之嫌遂與屬邑闔請而付  
之梓以窺公名世之業于一  
班也  
天啓二年嘉平月既望屬吏

直隸揚州府知府楊嘉祚頓  
首謹撰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鹽筴需人甚急重地防患宜周懇乞

聖明慨允未議就近權補久缺之道臣及時整

頓久虛之竈勇以圖早弭禍亂早安商民

事竊惟我

國家九邊額餉取給天下鹽運者原什之九

而天下鹽運額課取辦兩淮歲運者又三

之二是淮運者爲從來

國家軍儲之急需而維揚者又從來

國家咽喉之重地況值今日之時勢其急而

且重奚啻百倍於曠昔乃事未嘗不急也

而實未嘗急其所急於是有有官無人之

員缺地未嘗不重也而實未嘗重其所重

於是是有有名無實之武備此其急者已緩

重者漸輕倘及今而亟圖已時迫而太晚

若復徒僕僕焉惟日事催商比竈逼課誅

逋以苟幸旦夕之無意外不測事而謂鹽

臣之能事畢也噫慮不在意外變且在

意

中矣臣杞憂彌切竊恤無能然臣竊思之

臣鹽臣也以鹽爲事安得不以鹽爲言臣

請先言鹽事之緊要關切於目前者而後

徐言其他夫鹽豈容易言哉就鹽而言其

大本公則利私則弊明明易見就商而言

其大用利則通弊則塞亦明明易知惟公

私之界限不審則或以小利而滋大弊利

弊之源頭不清則或以暫運而成終塞端

緒既禁消而不一蹊徑更幻出而無窮此

其一切嚴爲查刷密爲綜核利

國而不病商益上而不損下實惟一端本澄

源至公無私之疏理道臣是賴乃此道臣

之懸缺在再幾二載矣纔得補有王道元

者方日望其履任治事不謂其以病乞休

已呈繳印卷回籍去矣雖揚州道馬叅政

識洞千重力扛九鼎才優兼理事藉代攝

然時當東西交江南北爲梗頗茲舟車錯

出之塗環視商估輻輳之區固攘臂爭利



者之所屈指亦乘機圖事者之所垂涎臣  
卽不敢張皇爲見形之說臣亦何敢頃刻  
怠察影之心則何以震懾遠邇帖帖兆姓  
之枕則何以控扼水陸定定萬商之心與  
言及此則非徒速補此坐理之專官爲急  
又須先遴察其平日之局幹何如以臣所  
見如揚州府知府楊嘉祚者朗鑑特操宏  
才遂抱帷籌運之掌上譚戎虜在目中卽  
其近日之慮先未雨而計切綢繆募兵六  
百建營訓練便已足當一隊則其壯猷遠  
略可窺一斑又況乎商民之愛戴若出一  
口有官如此而卽擢補爲疏理道兼管整  
飭事務只不過一轉移間而朝拜

命久受事固爲地方爲鹽法之一大便計也然  
臣竊耳思之今天下脊脊多事矣勢不得  
不用兵然一議及於增兵則人人感額天  
下紛紛用兵矣勢不得不用餉然一議及  
於措餉則人人咋舌臣有不必增兵而兵

足不苦措餉而餉足之一策則臣衙門中  
嘉靖四十二年間該前差御史徐燝已經  
題准之竈勇二千八百餘名是也查竈勇者  
原爲倭警而設歲以三月朔上班五月中  
撤散例從臣衙門詳允聽海防道臣分撥  
於沿海將營奏數備汛計兩月有半每名  
止給工食銀一兩五錢蓋就無事時無所  
用之故姑爲是若有若無云爾今乾坤何  
等時也乃仍復沿襲故套虛糜糗糧若此  
頃臣巡歷海場已親見其老弱不堪且又  
星分於三十場幅員綿亘八百餘里之間  
一有緩急其不足恃也明甚矣以臣愚熟  
察而審處之與其徒費此餉而飽午聚午  
散充數無益之傭奴何若卽就此餉而養  
可戰可守實在有用之精銳乎揆時度勢  
似當裁去鹽場竈勇名目特令疏理道召  
選勇敢民竈壯丁二千名遴一謀勇之將  
以守備行遊擊事統之日夕操演專屬疏

理道提調仍查照先年題

准別衙門不宜借調有司不得差遣不許妄徵工食事例遵行其所需月糧每名月給銀九錢止以竈勇工食并挑河食鹽餉銀餘沒及各綱舊引每年每引量徵銀一錢通融奏給則兵固不患無食矣至該道演武場中原舊設有營房今計所添不多容臣再酌量處給增置則兵又不患無居矣在兵則不增而增而實不苦於增在餉則不惜而措而實不苦於措爲

朝廷添此二千驍健而不動

朝廷分文正項正解欲鎮要會而衛商民孰謂計能逾此然臣竊又再三思之曠官得人自能紓

國家急需之急鈍戈更新益當增

國家重地之重揚有守也是萬民所寄命而十屬所繫心也豈臣方深爲揚計已目覩其時刻難缺而故敢漠然度外置之查有

原任知府降知州今新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祁承燦其人者具遠馭長駕之資運電掣雷轟之用素聞其守吉安茂著實政近見其守宿州委是真才雖北兵無轉府之例適維揚當藉寇之時况因銜之既久亦故物之當還若乘其未赴樞曹而推補揚州府知府理繁治劇熟路輕車臣方且慶地方之得所托又何暇問承燦之膝肯再屈與否也臣與本官同事半年灼見其設施條畫一一中窾故輒敢謬自附於舉知以終需人甚急防患宜周之議嗟嗟天下事至今日遂遽不可言乎天下言至今日遂遽不可行乎實實有當做之事第無柰欲早一日做不得實實有做事之人第無柰欲先一着做不得寧惟臨渴掘井抑且因噎廢食此臣所爲不欲創本無者漫說以駭時但只因原有者核實以濟事既因鹽筴原有之官而求得其人遂因鹽筴

原有之兵而求得其用在鹽言鹽如斯而已可乎若猶曰是胡爲乎而獨急急於揚也則臣又在揚言揚非敢越俎謹介同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李養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之璉合疏上

請飭蒙

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速爲

議覆施行鹽法幸甚地方幸甚奉

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中外之大難交作南北之重地頻危延緩恐滋其蔓模滅涓擦其根事項自遼城屢陷凡有識者無不總總焉慮內地之變迨至蜀變告急卽不必有識者亦無不皇皇焉切近地之憂惟是事中之人智旣不周於事外事外之人謀又不切於事中處處當做事能做事否時時可做事得做事否事俱待人做人俱說做事曾做否大家習成疾首蹙額之狀滿堂只聞咨嗟慨歎之聲由中及外積月累年豈人謀之不滅而天禍之能悔曾幾何時而齊魯之地震示之儆矣又曾幾何時而鄆滕之妖賊肆其毒矣此輩各不同而教同地不一而心一居恒以萌緣後因替亂愚民邀福之癡想至此遂稱王僭號鼓動愚民不軌之雄心羽翼已成猖獗無忌掠村屯如掃箒墮城邑若拉枯漠漠平陸突高戰骨之山浩

浩洪流頓樂橫屍之血天崩地裂日黑月昏此而猶輕易目之曰妖也賊也釜魚也朝露也不足以大有爲也噫此輩敗則爲賊耳今果且敗已塗地驟不復起乎其或者上賴

聖天子英武之威靈下藉漕河撫按諸臣指揮之遠畧以及於道將文武戮力同心當不難於旦夕殲殲以圖治於亂轉危爲安若猶未也且素之何臣於是而細按賊情始不能以無疑矣忽出忽沒安知非驕我忽東忽西安知非疲我忽以爲老忽以爲幼安知非多形以亂我忽以爲離忽以爲合安知非多方以給我可疑如是是何可不速斷臣於是而顯據賊勢益不能以無憂矣彼漕儲之飛輓難前則軍民之生機立稿財賦之灌輸中格則上下之血脉全枯可憂如是是何可不速謀臣又於是而默察賊機更不能以無懼矣倘其捷於乘虛

循豐碭而直走潁毫鳳泗之區境若無人若或巧於伺便率徐邳而潛犯揚淮爪儀之間勢如破竹可懼如是是何可不速備蓋就賊言賊變已屬於肘腋因變弭變禍已急於咽喉又况乎賊外之賊無窮禍中之禍更烈則安見夫遘兵遘將汰兵汰將之資身無計者不望望然置其偷生之末路姑託足焉而暫以賊爲歸也則安見夫遘兵遘將遘士遘民之容身無所者不憤憤然悔其內向之初心思藉手焉而終以賊爲用也則又安見夫關外者之不占風望氣間內者之不示誓盟心呼吸之相聯貫而表裏之爲策應也故勿謂奴與賊事不干涉說者謂奴卽未入關之賊勿謂賊與奴勢有殊說者謂賊實已入關之奴一奴一賊一急一緩猶可布置猶可支吾如一旦而奴若驚擊賊更鴟張果能出全力以禦奴而無虞於賊乎果能分半力以

禦賊而無虞於奴乎切恐川蜀之金鼓動地黔滇之烽火連天乘勝順風揚帆而下且燕齊皆戰場而吳楚盡干戈矣臣言至此臣髮已豎計在廷諸臣所爲綢繆而圖拔纓而掠者章且公車滿矣知固莫不以收拾人心爲今日撲滅奴賊第壹義者誠以人心爲從來

國家創守之治本也知亦莫不以蠲免加派爲今日收拾人心第壹義者誠以加派爲邇來人心渙散之病根也獨臣愚則妄謂以免派而收拾已亂之人心難卽以免派而收拾天下之人心亦難惟以免派而收拾天下之人心則事易而功倍何也今日之亂民非迷不能解則悍不可馴非前有所欣艷則後有所驅迫既不能解其導師奉法之感又不能馴其粗鄙強暴之氣彼且欣艷其王侯將相之榮彼且驅迫於指剋聚歛之苦此卽今日揭示家家傳宣諭

以免派勸以暫解彼且掉臂不顧誰肯頻首相從卽不然而某處亂便免某處未亂便不免夫豈不謂免者可以寬民而厚之生不免者可以裕

國而佐之用乎獨不思斯民也至愚而至神者也彼且將聚族而謀曰此一加派也前日何以不免而獨免於此日也各處何以不免而獨免於此處也愛我軀畏之也何便妖賊無此一番禍那得吾儕有此一番禍以塞探聚因此識彼雖曰亂形未彰實則亂情已動在富者已私其心於三窟之謀在貧者已置其身於兩可之界在無能者已感憾我生之無多在無賴者已快快禍至之不早人人如此家家如此當無事時已不亂而亂豈有有事時反亂而不亂者哉嗟嗟幾縣爲亂旣免一方一方爲亂所免可知若曰亂可得免民何憚而不亂若曰免可定亂我何惜而不免與其免矣

而民不見德不免而民且興怨焉若乘此有亂有不亂之時盡民其有免有不免之迹大善

皇恩特頒新詔曰自夷奴匪茹以來我國家征兵轉餉其凌百姓以生而致爾百姓之無以聊生也實惟旦暮間可以殲此逆奴以對於天下曾是不意者曠日持久余一人實應且惜今而後下用力上用財即不能盡竭國家貳百年來任主作貢之正賦其

連歲一切加派槩行豁免停徵但期與爾百姓共保室廬無相離散以撫有此寧宇也彼遠近得於口傳道路能不色動如弛重負如釋久縛方且感恩之無自寧復知涕泗之何從至是則我不撫而民自安矣我不禁而賊自戢矣何也天下未有人各樂其生而民心不安者亦未有民各安其心而地方不寧者天下未有地方既寧而人肯從賊者亦未有人不從賊而賊猶能

呼朋引類今日幾千明日幾萬縱橫變化而莫敢誰何者始猶見民之惡賊也而賊勢派矣終且見賊之惡賊也而賊心渙矣果有具膽畧者出一奇焉以默運其間且將使賊之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也而賊之首可立致賊之巢可立覆矣何也賊之叛正原與夷狄外患不同則我之討賊亦應與夷狄外患不同以人言賊亦吾民耳非怒虎奔狼如夷之偏處其勇而我偏處其怯也以器言賊亦吾技耳非霜鏑雨矢如夷之偏處其利而我偏處其鈍也賊所用不過烏合衆耳非有風雨之驟雷電之轟如夷之彼可以戰而我不可以守也賊所據不過尺寸地耳非有山川之險壁壘之固如夷之彼可以來而我不可以往也故處夷狄外患在先枝葉而後本根但力剪其部落連合之屬則衆勢自輕且漸徙而漸遠處邪教內訌在先本根而後枝葉但

計擒其登壇說法之主則衆心自灰且日散而日消蓋邪黨雖瀰漫而邪心實綰結博而言之由根生枝由枝生葉約而言之萬葉一枝萬枝一根故賊之教頭一日不死則賊之黨與一日不退賊之黨與一日不退則我之殺戮一日不休嗟嗟彼夷狄者非吾族類也哀茲百姓獨非我族類乎賊所殺戮之民固是

朝廷無辜之赤子而我所殺戮之賊亦是

朝廷無辜之赤子是我所殺戮之賊亦是

國家之戾氣矣則殺賊者而照管

國家之元氣亦是扶危定傾之一大經濟也

乃臣不揣謬有私憂過計者敢以不必然之慮爲不必然之說則將情兵態又不可不廣詢而審察將而逐利得無開網縱焉者以賊爲撲滿而飽賊之欲以自飽其欲將而急功得無刈草殘焉者以賊爲醯雞而張兵之名以自張其名倘當機之坐失

自後會之難乘夫兵也既擒賊而復擒民民其何堪夫民也既見殺於賊而復見殺於兵兵則何忍丹車大道人鬼關頭此臣不必然之說實臣不必然之慮也真慮而過慮而過矣悲惟我

皇上自爲

社稷計諸臣共爲我

皇上計但得蠲派之令早下庶幾妖賊之禍早

平四海窺伺之奸可以早息

九重宵旰之懷可以早寬倘不其然秋風漸勁

榆關之內更無榆關臣實備揣焉恐中外

之並急南北之生困彼一時也即蠲派盡

天下亦無所用之矣故臣特念桑梓而念

及於天下憂目前而憂及於將來不自覺

其淚來和墨哭不成聲有如此者倘蒙

皇上有臣狂愚俯賜

省覽施行二東幸甚天下幸甚

祖宗萬萬世社稷幸甚

聖旨戶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一謹

題爲川兵需餉甚急川鹽入楚未便謹據准

蜀銀鹽相提並論仰祈

聖明獨斷計臣早定以無損

國課無誤軍需事我

國家以全盛之天下只爲遼難不能驟平遂

致

國勢日輕

國威日蹙釀成許多隱憂發出許多內變變

已起矣勢不得不議募議調議挑議選以

兵之兵已動矣勢不得不請帑請折請留

請借以餉之至於日日增兵而兵益不足

日日添餉而餉益不足每披閱邸報一過

輒爲怦怦心動者久之蓋誠不復知兵之

所以爲了期而餉之所以爲足時乃忽接

川湖雲貴等處總督張我續投臣一摺臣

亟開函讀之蓋爲兵已雲屯餉匱仰屋議

借楚地暫行川鹽也臣讀未終篇不覺仰



天嘆曰我

國家何至此極也萬里轉輸三軍待命而乃徒用虛想焉取給於必不可終得之鹽稅臣爲之設身處地揆勢度情而知督臣之事誠急矣心誠苦矣督臣之自爲計無復之矣卽爲督臣計者亦已無復之矣臣與督臣同爲王臣蜀與楚淮同爲

王事臣曷敢見岐爾我腹分內外坐誤

國家勘定綱目之計坐負督臣從權借餉

之虞必惟是事係鹽法中太關錢之利害

臣職掌所關有不得不自悉陳於

君父之前者據督臣揚稱川中用兵索之司農

不應請暫行川鹽於楚量增權稅以濟軍

興是其借楚之本旨如此擬每一票行鹽

每百斤抽稅銀六分計每票之鹽數共二

萬三千斤而計每票之稅銀可一十三兩

八錢矣由瞿塘放舟東下行至武昌而止

每歲行淮鹽四分行蜀鹽六分則其行鹽

之規則如此既知楚人之嗜川鹽又知楚

省之非盡淮鹽此其籌及於目前之民情

者熟矣既求以權宜暫行又論以事平卽

止不得爭執阻撓此其籌及於日後之事

勢者又熟矣於以採窮蹙困真金寶珍差

不啻過之宜督臣之聞之定然喜其可行

而又愀然虞其不得行也臣承乏艱役業

已及瓜此中商人之利病鹽法之通塞亦

頗悉其槩在督臣原分言淮蜀未及以蜀

鹽與蜀鹽之分數參勘今臣請合言

淮蜀卽將此淮鹽淮銀與蜀之分數一比

擬臣查淮鹽之行三楚者除寶衡永三府

郴州一州不行外其武昌等十二府靖州

一州每年額派行鹽肆拾貳萬伍千引每

鹽一引止重四百三十斤耳其引價邊餉

解部課銀就一引而細論則每引該納銀

一兩七錢三分五釐矣就一歲而總論則

每歲共該銀七十三萬七千三百七十五

兩矣今川鹽每一票止納稅銀一十三兩八錢卽令行鹽二萬三千斤是一票之鹽數較淮引多至二萬二千五百七十斤而一票之銀數較淮引則已虧八十兩矣孰多孰少孰利孰害然此乃一票也若行百票則虧八千兩千票則虧八萬兩萬票則虧八十萬兩矣督臣楊中雖未開載每歲行票鹽若干數然積弊至此則多少已判若天淵利害自明和峯某主計者特壽而

年七十三萬七千餘金之邊儲果索於蜀乎果索於楚乎抑將仍索於淮乎臣固有以知其不能也果將終缺乎果將別補乎抑將專請  
內帑乎臣又有以知其不可也總之蜀鹽之借行於楚也與川兵之月餉若小有益而淮鹽之不行於楚也與九邊之歲餉實大有損督臣爲川兵計不得已而議行臣爲九邊計不得已而議止其實鹽法乃  
國家之鹽法課銀乃  
國家之課銀西蜀九邊之封疆總  
國家千萬世之封疆豈一人一時之私所得爭執阻撓自占愆焉而不以濟  
公家急用者哉伏祈  
勅下戶部速將淮蜀課稅多寡數目并鹽法利害軒輊細權其輕重力斷其可否庶  
祖宗成法不至紊亂而  
國課邊儲且世世永賴之矣奉

聖旨戶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司官久缺總理乏人懇乞

亟賜銓補以重

國計邊儲事臣竊觀我

國家從來經制其最重者無如用人與理財

臣又竊觀我

國家邇來時勢其最急者又無如用人與理財然此猶分言之而見其各重各急也惟

至

國家所用之人卽財所待理之人而

國家所用之財卽人所綜理之財則人與財

非兩途而理與用無二道合之而且重且

急者信無如都轉鹽運使司之運使矣臣

謂其宜朝缺而夕補無或虛也夕補而朝

至無或曠也乃今竟何如哉臣謬奉

簡書督理淮離請卽就兩淮運司先言其職守

之不易而後言其缺官之不可兩淮歲課

幾百萬轄治幅員千有餘里延袤海濱三

十鹽場此運司大勢也故設三運判列署於通泰淮之間計各官每年所催辦鹽課俱不下十餘萬其生齒煩縣林林總總方諸有司已不啻一劇邑此固在運司之外遠而分猷於一方者也若貼堂運同副使判官以至幕寮則日日從事於驗關放橋督掣解細各項手口拮据直無寧晷者此又在運司之內近而效力於諸事者也然分猷效力或遠或近受若職業若事雖各有司存而揆厥樞紐夫孰非受成於運使一掌印官之總理乎故催徵額課撫治頑竈疏淪運河禁戢私販清理草蕩督促捆掣稽查鹽引倉鈔綜覈勘合榜派其事體之繁供億之多又不啻省直間一大郡此即居恒無事尚當重之急之而況今何時也太倉若洗九塞呼庚外府無不罄之積內帑有頻發之厭當如此需財之時則其於理財之官誠不知當何如留心者乃兩淮運

使孫毓英者向以察去矣澄汰去舊既已經數月餘矣待補不爲不久遷轉得新意必在旦暮聞矣望補不爲不切柰之何銓衡之鑑無時不懸啓事之章無日不奉顧獨於兩淮運使一官寂然曾不一列於啓事果難其官欺抑難其人欺臣自惟謫務之所倚藉者疏理道及運使二臣耳今疏道之推者從未見其來運使之缺者從未見其補是疏道近爲傳舍之名而運使特爲虛設之銜也其如離務何臣材本驕駘質原孱弱受事迄今業已及仄雖道司之職掌委有代攝而鉅綱之總括必出躬裁官缺而事不敢缺事多而身不能多子然一身已不自知其形神之敝削而病且侵肌及骨矣臣亦何敢愛此髮膚不以竭此大馬懇惟我皇上念運使爲理財急需正官勅下吏部速賜銓補更嚴立限期到任庶賦

總理之得人而

國計邊儲皆有賴矣然臣因是而重有感焉

夫官至運長亦稱崇階矣且以一身而兼  
軍

國之命脉亦稱鉅任矣往時每以郡守優異

者推補而後復得優轉以去故去以優轉

者去既有喜色而來以優推者來亦無愠

色乃今已視運司爲贅麗矣且視運長爲

劣轉矣一遇陞補便心灰意冷多棄而不

就卽間有就者非鬱鬱焉抱憤懣無聊之

懷則悻悻然張牢騷不平之氣方內鄙之

而不屑外拒之而若究又安望其奮發精

神欽哉心志自竭其生平之尺寸以報

國家之涓埃也是有官又同於無官矣臣更

祈

天語申飭今後選補是缺務於甲科中求豐年  
俾望華實並茂之良二千石推之倘久任  
著有成效優轉仍加破格庶幾豪傑皆樂於

效用而財用不患不流通此又今日用人  
理財之更重更急事也奉

聖旨鹽課關係國儲運司正官何得久缺着卽  
行銓補仍遴選甲科久任優轉以示鼓勵該  
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陳州之兵取有因臨淮之事出不意謹

擬事直陳竊末仰祈

聖鑒事頃因妖禍東省勢急南浸夏鎮之焚劫

既慘徐州之草木皆兵訛言競起人心顛

離致使維揚數百萬家若民若商總皇皇

莫知所適無貧無富皆汲汲顧而之他市

上擔夫爲人暗搬行李計一日有幾錢之

資江邊舟子爲人偷載家口較平時有數

倍之利甚至身產輿腹而無悔吝藉盜糧

而不顧維揚財賦之鄉此等光景果安乎

不安乎運司

國課之備此等時候當守乎不當守乎臣日

夜焦思求所以爲有備無患之策乃署疏

理鹽法道事叅政馬從龍者固與臣共以

守運司爲事者也因屢言於臣謂河南陳

州有義士宋一范者係舊兵科都給事中

宋一韓之弟家散千金聚鄉人貳百餘名

訓練業已經年人人勇敢絕倫非烏合者

比及今取來防衛運司或者可恃以無恐

夫以疏理而籌運帑之事其心思必周以

同鄉而談里閭之人其聞見必確職掌所

係彼此關心況今春季餘銀叁拾餘萬見

貯在庫外賊之突犯固可慮內奸之窺伺

更可憂也且陳州隸在臣屬一水之便非

遠莫能致也人止二百數丹可航非莽莫

可馭也疏理道原缺額兵二百尚未收補

非創爲增置也東路未通積貯固須防守

卽東路稍通起解亦須獲送又況乎轉盼

間秋季餘銀叁拾餘萬行將徵收斷不敢

以此百萬金錢輕付於一二解官以及數

十服役應差者之手籌畫再四計無復之

遂差揚州衛指揮繆國用持檄至陳并携

行糧二百金當官給散令各兵自帶平日

演習弓矢器械等項覓舟計日起程仍檄

諭宋一范以自募自領之兵須沿途約束

不許生事騷擾又思各兵旣登舟矣止給馬捌匹以爲領兵起陸之用不給以牌批者恐其沿途之擾百姓也不與以勸合者恐其沿驛之索大馬也不意一范遂將往日舊有大同撫臣符驗一紙填給廩糧馬匹并人夫貳拾肆名前來行至濠梁驛索取大馬於驛官遂與驛率角口噫此禍根也何以言之論地則兩淮雲中參差人心已疑矣論人則語言狀貌粗魯人心已驚矣論事則以盤詰羈留舍舟登岸人心更疑更驚矣以可疑可驚之人值正疑正驚之時經易疑易驚之地疑以傳疑驚復生驚地方官安得而不爲地方計此發兵圍擒之由也夫兩八相角行者避路而況於千餘名官兵執縛貳百餘人何怪乎居民之掩關遁跡而市肆之閉戶潛踪也所幸此輩委係良家自恃其無他遂甘心束手手暫聽縛焉以待論定不然而果屬匪類抑或

素無教習能必其不迫而走險挺刃而格鬪乎當此士馬洶湧兵戈叢雜之際一格闕則無所不至矣勢必使濠梁一片地倏化而爲戰爭之場矣又何能有今日哉言念及此臣不覺心膽欲碎隨據鳳陽府并臨淮縣兩處申呈到臣當卽批發潁州道兵備僉事魏士前查審去後續據本官備詳回稱遵依會同守備太監金忠知府呂封齊署留守王家柱等秉公面審得朱一范等實良家將材子也募義遠來其志可嘉其情可憐今若以一人索夫馬故任咎不無灰壯士之心合無俱令發回原籍於情法兩得其中耳回覆到臣并通詳撫按矣嗟此無辜生者俱成殘廢歟者已填溝壑殘廢餘息固爲流落含冤之人溝壑枯骨終作異鄉飲恨之鬼嗟此無辜何以至此向使地方官一聞臣取用之說便馳報一文通問於臣姑將此衆廢之紳之而詳

察其真偽則自可無事於兵卽不然而兵已發矣亦弟令散處密布靜以待之務俟臣文至日以徐決行止則爲地方者不失其爲地方爲庫藏者終成其爲庫藏方且兩利而俱全又寧復有今日之事哉寧復有今日之事哉總之此一事也在臣以運帑課銀關係最大原因防賊以募此兵在郡邑以地方保護關係最大遂因防賊以募此兵當地方多事之時而又多此一籌意外之事果劫數之使然乎何機局之適奏若此也嗟嗟此兵之摧折極矣存亡半矣不幸固在此兵然遠邇宴然士民安堵毫不至貽害於地方是又地方之大幸而臣之大幸也嗟嗟事已至此矣計更無復之矣徐州之徵報狎聞司帑之防守何策戶部之催餉甚急起解之護送何人臣於此時真寢不帖席而食不下咽矣誠恐道路之日耳易訛傳聞之情形不一安知不

以無爲有以小爲大以虛爲實故敢不避斧鉞直陳其顛末如此奉

聖旨宋一范仗義助兵何以輕致傷損還着查明具奏鹽課銀着作速查解用該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無辜被繫枉殺太慘仰祈

聖明勅下撫按嚴究處分以振法紀以慰冤魂  
事頃臣之檄取陳州宋一范等二百人也  
蓋撫署疏理道馬參政屢稟爲目前毀繫  
防守巡庫并沿途護解餘銀計也其詳已  
載臣前疏中自有濠梁驛驛丞葛大化之  
扶警捏報而妖黨之說突然起矣此猶曰  
爲可疑也自有署臨淮縣通判莊從龍之  
誤聽妄申而擒擊之兵突然至矣此猶曰  
爲地方也自有勦師勦衆執縛二百餘人  
之役而留守司鳳陽府鳳陽衛臨淮縣之  
因圍突然滿突此猶曰待鞠問也逮至潁  
州道魏僉事會同守備司府等官從公鞠  
審安無別情亦既奉有各撫按并臣批俱  
令釋放回籍矣及據該道回稱則留守司  
宋一范等四十六名釋放矣鳳陽府劉一  
豹等四十六名釋放矣獨至鳳陽衛

有德等四十二名矣臨淮縣則商繼存  
等四十六名又歿矣臣一見之不覺氣填  
膺而髮上指有是哉枉殺無辜一至此慘  
乎成何世界成何紀法也獨不思

朝廷立法或重或輕原有定律人臣奉法一  
入一出必須比律然總之以得其真情爲  
主而後輕重出入次第布之以成遠邇上  
下相守相安之法故偽造烏有之情以爲  
情而遂謂法應如是個法之所不載也  
用無章之法以爲法而謬謂情本如是亦  
情之所不載也今以宋一范等之情而言  
其應募而至者是其從來之情也其與驛  
卒相毆者是其適遇之情也情如是法亦  
如是原無歿法而何以竟置此百人於歿  
臣於此不能爲之解而更不能不爲之疑  
矣謂各官以意歿之耶而律安在謂獄卒  
以私歿之耶而官安在謂鞠前歿之耶則  
真僞未判其人爲待審之人待審而何以

或謂殉後灰之耶則真偽已明其人爲無罪之人無罪而又何以灰且何以監之留守司者無恙也而鳳陽衛者獨灰監之鳳陽府者無恙也而臨淮縣者獨灰嗟嗟此輩素以膂力武藝自負其勃勃慕義遠來實欲藉尺寸之樹立以稍自見其生平乃不料以無蹤無影說鬼說夢之譬口而竟至橫遭此無端枉殺之慘冤哉此無辜也既已不能生而爲明明白白之人矣然或灰於斬絞沉配則歸咎於自作之孽或灰於疾病水火則譏數於天降之殃卽或灰而棄屍沙漠暴骨戰場不名之爲

朝廷捐軀赴難之英雄必目之爲主將同心戮力之烈士此之爲灰更得灰所乃今固一切已矣在灰者相顧而迷悶於幽眇冥漠之鄉固不自知其所以致灰之故卽在灰之者獨居而細反其暗室屋漏之良亦不自知其所以灰之之由現前不察悔後

何益冤哉此無辜也且并不得灰而爲明明白白之鬼矣嗟嗟螻蟻亦屬性命飛霜不用只爲含冤豈其百人竟耳枉灰遊魂冉冉定團結而不肯散陰風烈烈特飲恨而不能言嗟嗟此輩俱有父母妻子誰無親戚骨肉分百家而忽焉悲號於四境則陳幾鼎沸合百家而卒然搶呼於一門則宋當糞粉興言至此腸且寸斷此臣之所爲感述悼亡蘊憤增哀不能自已於傷心之淚因不能自己於請劍之談也蓋臣實不忍見此清平世界而網羅彌天更不忍見此文物乾坤而紀法掃地故吊灰瘞骸問孤恤後除臣自捐俸給量行優恤其家外懇惟我

皇上照以日月斷以雷霆

勅下撫按衙門嚴究鳳陽衛臨淮縣監死無辜王有德商繼存等多命情節或係非刑需索或係禁食凌虐或係各官之主使或係

獄卒之妄爲務得確狀分別奏處庶紀法  
因之少伸而冤覓藉以少慰矣奉  
聖旨這監斃募丁多命冤慘非法該衛縣掌印  
官着撫按官嚴究叅處該部院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內地軍興特從輿議留府守改監司綜  
理兵馬重務以戢禍亂事案查本年五月  
二十三日據淮安府閬郡鄉官梁仲仁等  
舉人蔣莊等貢生楊繼長等監生劉一鑒  
等生員楊于臣等鄉民趙禮等連名條議  
內開本府宋知府仁廉果毅鉅細修明淮  
郡特以爲命前請加銜久任不意遽陞民  
惶惶叩

聞莫顧目今欲安淮地必須先留舊守或以新  
陞憲銜留管府事或添設憲使留淮守禦  
等情到臣隨批淮徐道查議去後至次日  
鄉紳士庶又具公呈內開本府宋知府在  
任三載實心實政士庶口碑在在傳播聞  
陞轉易州道閬郡赤子已切借寇况今東  
省賊警接壤徐淮人情惶惶甚矣倘宋知  
府一日離任則城池何人捍衛兵馬何人  
簡閱糧餉何人積儲奸宄何人搜剔查萬

曆二十年關白猖獗淮地特設監軍一員專理軍務伏乞軫念咽喉重地比例具題改陸淮揚監軍道猶恐部覆稽遲更乞憲牌先行宋知府分兵扼險守城詰奸庶人心可固近憂可彌江淮半壁屹然長城可恃矣等情該臣一面批行淮津道會同淮徐道議留一面牌行該府即以新陞副使職銜管理軍務外竊照淮居南北之中襟江帶海南通吳越北接燕齊爲

留都襟喉

陵寢肘腋一綫之脉關係非淺渺矣其軍馬重務必須監司綜理故先年以揚州道兼之曰淮揚兵備迨後以徐州道兼之曰淮徐兵備至今無改往時一歲之間該道駐淮者強半即今右叅政施天德以經緯之才肩茲劇任真慨慨有餘地矣不意東省寇亂逼臨淮徐而徐屬更爲密邇該道防禦征勦區畫方畧頃刻靡寧安得分身駐淮

又安可令其分精五百里之外一一料於淮哉故每有緊急事宜不得不與該府商之幸知府宋統殷長才赤心與臣朝夕共理不愛髮膚惟是軍務非府守職掌稍有張弛便多推遜且本官已有易州兵備之轉臣雖勉留之檄至再至三奈新銜久奉

俞音易水又爲善地安肯依依於茲甘作一郡有司耶即臣亦不便以奉

命之兵備終以府事強之也鄉紳士庶相率額留兩日兩詞一心一口若將以淮上離本官一日不得而本官懽服羣情綜核庶務亦真有離淮上一日不可者查倭警之時委會添設淮海監軍道事平而止今草賊披猖詎比例於關白監軍之名似可不設獨念咽喉重地軍務倥傯淮海兵備必不可少若以本官任之專管兵馬錢糧居中調度與淮徐兵備互相贊理俟內寇外侮

寧謐之日不妨再爲酌議矧舊按臣王復

命疏中亦有江北應設守道之議或卽以本官兼管守道諸務亦無不可至於廩糧俸鈔等項查淮津道已議裁矣那彼給此儘足支費是淮上去一道而補一道未嘗增設本官以兵備而爲兵備不煩更張事之妥便無踰於此臣謹會同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李總理河道工部左侍郎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趙合詞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新陞易州兵備淮安府知府朱統殷以山西副使改爲淮海兵備職銜事管兵馬錢糧或兼管守道事務行臣等遵照施行奉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肅吏治以蘇民生事臣惟

國家之治亂係民生而民生之休戚係吏治是吏治之汗隆固民之所視以托其樂生之命而民生之休戚又商之所視以濟其樂輸之源者也故通商必須惠民而惠民必須察吏臣自奉

命督理淮鹽以來無日不以惠民通商爲念且

惴惴焉惟恐不肖有司之爲吾民蠹而不

及察也願臣入境受事之日正值

計典迫舉之時在諸臣之或露章或揭報已無漏網在各屬之或新任或夙賢從何索瘵况持斧巡行旣以奉

朝廷三尺之法以安民而察吏藉使民怨獲免則察之出寬而弛也寬將墨吏得安其位而民不得安卽不然而民戴蒙議則察之入深而刻也寃且良吏不得安其位而

民亦不得安縱及墨吏貽害固在地方摧  
及良吏貽害又在人材至於害及人材則  
奪所好予所惡是始以察之害害吏終更  
以吏之害害地方矣臣爲此懼故寧遲而  
指所信必不敢速而摘所疑默然在抱徐  
徐至今始據道府開報及衆論會同亟應  
糾斥者得二人焉謹會同總督清撫戶部  
右侍郎李爲我

皇上直陳之訪得原任定遠縣知縣陳九成才

原碌碌心復營營線索但只憑人欄柄遂  
不由已一本官每日升堂全無紀法滿堂  
皆係知縣一切縣事悉聽庫吏包選快手  
朱合等顛倒撥置殘害驛遞凌虐小民以  
致闔邑共怨一到任月餘有京人來縣討  
債住歇朱合家與腹吏包選合謀替還京  
債七百兩致本官溺二惡爲腹心凡事任  
其詐騙該縣貧富無不受害一縣屬池河  
驛因差驚錢糧不接向縣借支本官令腹

吏包選查索得常例五十兩遂擅將應解  
錢糧那借八百兩給與該驛以致解京錢  
糧不足復又責比小民花戶施應運等證  
一詞訟不論告期每日隨投文遂通本官  
並不親審總批衙內俱憑包選定奪有錢  
卽准每一紙三五錢或一兩不等報差腹  
快朱合等構結夥詐瓜分致貧民任尚敬  
孫住郭文等以無錢誣徒致灰鄉約薛天  
玉等証一衙肅郭少泉逼姦民壯徐學禮  
妻汪氏本夫撞遇具告本縣託包選朱合  
過付銀三百兩本官收受更將學禮誣徒  
禁獄少泉用錢六千買禁卒薛文明等欄  
短獄食致灰困圍因將汪氏并家產見今  
強占爲業包選朱合仍得謝四十兩尺頭  
四疋徐汝汪仕學證一亳州大惡栗明邦  
戴九成等一起撫臣有行批道府轉行本  
官覆審明邦等暗托包選朱合假藉名色  
過付銀三百兩尺頭毫劍如意等物本官

收受延捱不行問結致復駁懷蒙等縣見  
今未完楊大中蔣正等証一亳州舉人于  
弘漸被族兄于好善侄于廷允同謀毒死  
批駁本官檢驗復審好善已託包選朱合  
過付銀三百兩因選自行索禮未壓囑官  
延捱不結于廷美証一張橋驛聞本縣借  
銀與池河應遜亦赴本縣借支因先未與  
包選等說明致選具稟本官言張橋不係  
衝繁將錢糧俱侵肥本官聽信拘獲馬戶  
審情急發銀三百兩與包選朱合收受將  
朱馬戶免究喻守梯徐李証一包選將起  
解大馬價銀三千七百兩稟倉里長杜密  
書等願解不料選暗先將天平針鉗定每  
百兩兌發內少五兩不等共少銀一百五  
十兩解役向稟本官不信反聽選稟將畫  
責治復差縣黨朱合押令交銀掣批仍索  
錢三千文以致傾家杜密書審一本縣民  
皂快手等役工食每年計約二千四百餘

兩往時按季支領本官聽包選朱合撥置  
年終方給任憑選構結合將在庫官銀揭  
買工食每季營利二百兩瓜分差人無不  
怨恨民皂盛枝孔邦甫等審一本縣三十  
三里走遞馬四十匹每匹領工食銀二十  
五兩聽信包選撥稱地僻差少每匹扣工  
食銀十兩作為公費支銷馬戶馬虎等無  
不怨恨一令三十三里里書食報買鹽富  
戶朱成宗楊成等二百餘家每家派買鹽  
三五十引不等聽信包選撥置每家過付  
銀二三十兩不等豁免計銀二千餘兩鹽  
累舊商人葛用張蛟等復買可証一徵收  
槩縣各項錢糧共約近三萬兩餘歲火耗  
約三千餘兩包選切証一聞報調繁指稱  
各處謝禮票差朱合同段舖戶買紗羅等  
項五六十四匹每匹止給半價舖戶張世讀  
等無不怨恨此一臣者心竅不靈業已技  
窮而莫措耳根無主况且壑填而已盈瑣

錢不足當官殘害何以撫衆所當重加降  
調以謝地方者也又訪得見任臨淮縣知  
縣朱孔昭器識本昏事爲多舛撫循尚未  
聞其策詠求已屢見所長一臨民生命最  
苦錢糧火耗本官將天啓元年拖欠鞭馬  
銀五千兩有餘索耗銀七百餘兩致解京  
正銀不完里長趙國禎等審一本官指報  
濠梁紅心兩驛拘倉馬戶約有百家被兵  
房吏汪若海書辦吳之弘撥置有費體者  
作貧無費體者作富將曹真周大正買大  
壽王桐等每名索銀三二十兩不等共索  
銀千兩有奇官吏夥分賣放至今未曾下  
驛走通仍索走通馬頭林一正徐金銀陳  
春柴逢山高汝學史那昌樊貴栢等十數  
名錢百串銀八十餘兩徑自豁免駙書宋  
許審一縣民康洗將侄男康大漢生生打  
灰埋葬牛月事發本官聽信鄉里王涂快  
手張文禮妄囑近將無干生員楊兆年誣

陷將兆年子楊育棟圯陷黑獄兆年情急  
奔告學臣批府審明得免本生証一本官  
將糧房吏汪朝榮牛之奇禁監候筭四十  
七八兩年折糧索取常例銀一百七十兩  
汪牛二吏可審一本官索訪犯周士遠銀  
五十兩故縱士遠誣告紅心驛完贓致使  
馬戶懼怕逃走因而倒驛王繼唐審一該  
縣庫吏每年十二月終交盤更換本官希  
圖餽送枉至二月方行申請索新吏銀五  
十兩不足貪心責治二十板又添銀五十  
兩方容交盤又索舊庫吏銀九十兩補作  
贄禮汪若海金印可審一本官將府發紅  
心驛馬價到縣驗封收寄在庫陸續給發  
希扣火耗常例又占用座馬承印馬共五  
匹每年侵得銀三百兩公直周士遠等審  
一將總舖集街民三十餘家票差許從德  
劉志學將戴閣等十八家責治俱送余禁  
指稱馬價索銀八十兩未遂貪心不審不



放致坑累困苦戴閤等審一本官徵收天  
啓元年馬價銀一千八百五十兩零每兩  
索火耗一錢五分共索銀二百七十餘兩  
致使民怨載道包解書手胡春軒等審此  
一臣者負疎庸謏劣之才新硎已鈍處衝  
疲繁劇之地末路難終物議亦既沸騰當  
局何以展布所當量調簡僻以俟改圖者  
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陳  
九成等照例議處庶不肖者知所懲而賢  
者益矧所勉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邊餉缺乏鹽課稽遲乞

賜照例考成以預儲蓄以濟兵食事案查先奉  
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運司鹽課每年以  
十月爲期依限全完者紀錄獎勵違限一  
月者罰俸二月者倍之此後以是爲差如  
違六箇月降職二級戴罪督催俸仍罰註  
以上俱停其陞考俟解完之日具奏

定奪俱於十一月終旬聽巡鹽御史將掌印及  
經管官職各送部照前分別查參及州縣  
之銷引不如額者聽鹽法道及運司每年  
終將正官職名開送巡鹽御史照依萬曆  
二十一年題

准事例如一萬引不及六千六百引一千引不  
及六百六十引三百引不及二百引者住  
俸如一萬引不及三千三百引一千引不  
及三百三十引三百引不及一百引者降  
俸二級一引不繳者卽行參處必令賣完

足額方准開復未完陸續給由不准離任  
起送各巡鹽御史亦不必拘定差滿務於  
年終據實奏

題以便覆核考滿給由照依京邊錢糧另文  
達部查考仍移咨吏部知會又奉都察院  
勘劄准戶部咨該本部

題覆兩淮鹽法道副使馮從龍條議一欵定

分數以重考成照得運司之鹽課與府縣  
之錢糧無以異也自今以後凡銷引俱如

有司徵解錢糧非至八分不准給由陸續  
而完僅二三分及全未完者一如有司罰

俸奪降級等例施行又奉都察院勘劄  
准戶部咨爲鹽政更新有機

功令申飭宜預等事該前鹽臣龍遇奇題條議

嚴督銷引以覈考成該戶部議覆凡鹽法  
銷引俱如有司徵解錢糧須完八分以外

方准給由陸續不及數者一如錢糧罰俸  
奪降降級等例施行此皆重其權於御史

奪降降級等例施行此皆重其權於御史

而後各省直鹽法之官有所遵守專其責  
於各省直鹽法之官而後各省直之有司  
有所顧忌兩淮考成始斷自四十五年起  
須照近例考覈而查泰年終務要年銷一  
年決無姑息其在鹽臣着實舉行等因題  
奉

欽依先後遵奉在案今臣接管查得鹽課考成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四日以前已該前  
差御史孫之益具疏查泰訖續自萬曆四

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九月  
十四日止計已一年該前差御史馮三元

行文查取省直賣過鹽數查泰間本官因  
病

請告回籍臣受事之始查照成例卽牌行整飭

疏理兩淮并江西湖廣河南各鹽法道徽  
安寧太淮徐揚州潁州各兵備道應天府

經歷司查取泰昌元年九月十五日京掣  
起至天啓元年九月十四日止計一周歲

起至天啓元年九月十四日止計一周歲

將各州縣賣銷過網鹽食鹽引數逐一分別已完未完各掌印署印官經管月日應銷引數文冊祇因省直遠逮催取不易兼駁查改正至七月內始得齊集又該臣轉發署疏理鹽法道事揚州道蔡政馬從龍復加查覈分別殿最呈報到臣該臣備細較對相同惟是近日考成。

題例森嚴而兩淮行鹽地方遼濶所以有司祇懼恭罰斤所奉法惟謹今查江西九江湖廣三府州河南南陽府光州舞陽西華等十四州縣并江南北直隸應天安慶等府二年之內俱已完足十分其完報合例八分以上者如河南開封汝寧直隸盧州府等處例應免議及大計降黜被論事故者俱不敢

濟外所有完不及六分如陳州陞任知任徐宗孺壽州署印本府陞任通判陶允嘉賴上縣署印本縣儒學教諭劉光奕五河縣陞

任知縣盧自立完不及五分商水縣署印陳州同知劉公仰贛榆縣知縣王希曾完不及四分商水縣知縣趙鼎高淳縣署印溧水縣知縣張錫命海州陞任知州加府同知職銜楊鳳完不及三分臨淮縣署印本縣陞任縣丞劉永德至如一引不繳陳州衛掌印指揮胡守祚宿遷縣陞任知縣董則翰清河縣署印本府儒學陞任教授薛永寧安東縣署印山陽縣陞任教諭范繼仁邳州署印本府同知蕭大咸定遠縣署印壽州陞任判官蔣九京桃源縣署印本縣儒學陞任教諭梁嘉賓接管署印本府儒學陞任教諭薛永寧遵照

新例俱應罰治但內查陶允嘉蔣九京梁嘉賓薛永寧劉光奕劉公仰董則翰蕭大咸代庖州縣署事儒僅月餘王希曾張錫命楊鳳范繼仁係行食鹽地方時時增減委難苛責宜從寬政者也至於徐宗孺趙鼎胡

守祚廬自立劉永德以上各官惟知供賦無暇問嵯視

明例若弁髦以鹽法爲末務私販罔禁官課難銷轉輸壅滯兩淮庚癸喧呼九塞邊儲無補

國計奚裨所當照例分別罰治者也再照銷引考成實與徵解課銀表裏相維並皆基重而兩年之間計解過餘銀一百四十萬兩有奇徵解如期寔道臣馬從龍精勤奉職之效雅多勞勩雖經陞轉楚之憲長仍當從優紀錄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道臣馬從龍照例紀錄徐宗孺等分別罰治庶勸懲明而

國法彰其有補於邊備

國課豈淺淺哉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戶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奏爲憤運糧儲事臣奉

勅兼理江北廬鳳淮揚四府并徐州一應徵兌漕糧除欽遵外今照天啓二年起運天啓元年分前項府州所屬漕糧額該兌改正米三十一萬九千四百五十石內奉例永折鳳陽府屬泗州糧八千五百七十石三斗一升淮安府屬安東縣糧一萬四千七百一石揚州府屬興化縣糧三萬石俱每石折銀伍錢督行徵兌間因值地方災傷該巡按御史王安舜題爲水患蝗災疊見迭乞

天恩照例蠲折并豁新餉以固

根本以收人心事該戶部覆議被災十分海州

山陽清河桃源宿遷贛榆安東鹽城邳州

睢寧沐陽徐州沛縣泗州賴上鳳陽懷遠

五河靈璧宿州虹縣寶應三十二州縣被

災九分蕭縣碭山豐縣亳州臨淮太和霍

丘蒙城定遠盱眙天長壽州興化十  
泗州縣各天啓元年分起運漕糧除安東  
泗州永折鳳臨二縣係兌換鳳陽倉秋米  
俱不議外其餘州縣俱照重災事例不分  
兌改每石折銀五錢并席板輕齋在內俱  
嚴責掌印管糧官徵完與同各州縣本色  
糧才一齊起解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都察院備劄到臣遵照通行外今該  
臣查計前項被災并永折州縣共折色  
正米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一石九斗  
九升俱照題

准每石折銀五錢共該銀一十二萬三千三百  
六十五兩九錢九分五釐其無災廬州等  
府無爲等州縣實該起運本色正米七萬  
二千七百一十八石一升并隨糧輕齋銀  
兩席耗等項俱經督行漕儲叅政岳駿聲  
及各府州縣查照銀糧數目嚴令徵解并  
行各該領運把總衛所等衙門選補旗軍

催辦船料各赴水次領兌及循例委官  
投監兌去後續據各屬將本色糧米徵完  
貯倉臣又催行委官親詣各該水次將輕  
齋河工等銀令各府州縣解漕司分別給  
軍起解其本色正耗糧米盤驗乾圓潔淨  
與本折蘆席折易等項照例監兌與廬州  
等衛指揮等官鄒重慶等各領運起程訖  
隨行

中郎留討同次泗州府備齊次領差撥指揮  
等官蔡啓倫等各帶兵勇在於沿河逐程  
催價併委淮安府通判連驥在淮逐幫編  
號又委廬州等府通判等官王問卿等管  
押督運各報船糧于天啓二年三等月二  
十三等日過淮抵因東省妖賊蜂起運道  
梗阻前項糧船漸次挨幫進加入關仍聽  
巡漕御史督催前進臣將兌完本折糧銀  
數目過淮日期照例開造冊揭呈報都察  
院轉咨戶部及總督倉場并巡倉等衙門

查考又移文巡漕御史趙于達催運外其  
各府州縣已完折色糧銀見今催令差官  
類解戶部交納所有監兌過各屬本色清  
糧并折色糧銀細數及有司掌印管糧官  
各衙領運官職名與開倉徵完船到水次  
開兌兌完各月日逐一覆覈明白例應造

冊

奏繳爲此今將造完文冊理合具本

謹進繳謹具奏

聞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

聖主勵精方始大僚表率宜先仰祈

皇上勅諭該衙門首嚴曠瘼之戒兼酌進退之

宜以明法守以隆化理事臣惟人主之坐

理天下有大道曰用人人臣之分理天下

有大本曰守職而又有權不下貸機不上

操中處於主臣之間而迥判乎理亂之關

者曰時與事時者理有必然數有適然卽

所以胚胎醞釀其事者揆理之變通數

之窮卽所以潛移默轉其時自古無常治

不亂之時而有常治不亂之事惟上能及

時用人下能乘時修職進者進而退者退

斯玩愒情竄之風息而精明強固之治理

日積日隆我

朝鑑古定官絲聯縶布大小有相維之勢輕

重無相略之權二百年來相沿相守官得

其人事得其理時有師之盛事無叢脞之虞

誠

祖宗之設法善而亦大小羣王之奉職嚴也卽

皇祖冲年踐祚銳志服勤以敬

天法

祖爲急以親賢勤政爲要有

英明獨攬之

聖德而未嘗廢人有抑澆止競之

聖治而未嘗廢事惟遇年靜攝日久

宸禁天嚴啓事

中留朝員若關抱杞憂者遂岌岌乎懷廢時失

事之患所幸

皇考嗣服嘉與天下更始不崇朝而雍者盡通

缺者益補環海內外已覺喁喁向治繫我

皇上聰明天縱

仁孝性成攬

乾綱而獨運弘化理以維新擴同人之度舍已

從善闢彙征之途小往大來真

明良千載之遇而忠藎思奮之秋也臣頃在草

茅間卽私心慶幸乃甫入

都門則見六曹之中或有卿無貳或有貳無卿甚至卿貳全虛又甚至以事煩而添設且時久而不至其餘清卿列寺未易縷數總之虛按仕藉似覺彬彬實列班行仍復寥寥此其故何也缺而不推誤在銓曹推而不下誤在

朝廷旋缺旋推旋推旋下而猶然積玩成習曠瘼如故此其故又何也臣反覆思之其說

非一思想固有心急奉公誼高難進能以身係安危緩急之重者此其進進以安

社稷也應須爲選爲任想亦有乘高自危歎滿堪憂肯以心安岩居川觀之常者此其退退以完身名也何妨爲固爲果至於生平巧精彌縫劣狀徒滋指摘勢同驚彈之鳥情似附羶之蟻欲塗面而進凜凜清議難容思縮頸而退聆聆

溫留難再明挺歲月暗運機權輒以旣敗之機

形

其入選之閒而以未任之事柄且付於非已非人之界此其中外共棄而進退兩失也蓋亦不思之甚矣嗟嗟朝廷原無若有若無而虛設之官人臣豈有不躬不親而遙盡之職卽云代庖者尚有人誰謂兼攝者爲

祖制况精於職之內者賢智固多而精於職之外者古今亦少柰之何令現在者苦於力疲而當局者反成旁觀也嗟嗟天人交儆此乾坤何等時内外告急此

國家何等事誰非臣子而顧悠悠忽忽泄泄沓沓以至於此是倘輔臣軫念時事之多艱力任票擬之大計其於諸臣辭疏與凡諸疏催

音語不必一體皆溫人不必一槩盡留廣採輿論分別

上請懇

皇上穆然深思



然獨斷

朝廷既公與天下注品題才則應退者自內反

而絕彈冠之念天下既明知

朝廷賓賢樹吏則應進者且相率而慶同升之

榮

主上與大臣呼吸相關大臣與百司職業相易

庶績咸熙而治平立奏也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遼餉屢匱而未已民財已盡而無餘蘇

久困而固邦本全在今番會議事臣聞盛

世不諱言兵王者有征無戰蓋征者討叛

之義所先脩德脩文戰者禦侮之方所爭

一勝一負中國與夷狄但爭勝負於戰陣

已非安內攘外之象况乎戰守無策中外

俱敝有如我

中國之與奴酋業已終年于茲矣尚惴惴焉

憂兵之不足又皇皇焉憂餉之不繼至屢

屢

皇上宵旰之慮屢奉

皇上會議之

旨大哉

王言足飭清餉真洞悉邊士之疾苦直中邊事

之膏肓矣握算制勝夫復何言乃臣猶不

能已於言者誠以

皇上今日貢山賦海之天下即

祖宗當年櫛風沐雨之天下也以幅員言之昔非廣而今非狹以生齒言之昔非衆而今非寡晉之徭役科徵不加於今而財裕今之邊關士馬不逮於昔而用調此其足不足之數雖易見而足不足之故實難解臣嘗日夜尋求其故見當今內貯之告匱固由外解之不前不罪歲而曰水旱頻仍則尤人而曰流亡逋負其不足者似在下矣然錢糧係於京邊省直安得虧欠停徵止於有餘本屬故事帶徵併於來歲更苦重催奈何下方怨上之取盈上乃罪下之虧損也下有而上無則已不可解藩伯守令未嘗不以足額報滿鹽課關鈔易嘗不以足額復職奈何按籍而數之則井然持籌而用之則茫然也各有而實無則又不可解彼各邊餉司往往以節省得美擢督撫道臣往往以參年加級屢非積羨若干萬則開荒若干頃奈何邊儲不見其增京運

不聞其減也應有餘而反不足則更不可解蓋始以不清而上蒙下敝因以沿成不足繼以不足而東那西借益以混成不清九邊從來如此遼左今日特甚批給之數目已不可開照支之開銷又何足憑危哉遼左待哺嗷嗷且岌岌乎有朝不謀夕之患矣轉盼間風潮遶遶塞草綠寒原吾之兵不知能進與否而夷之有進無退不問可知也蒙難以致兩盡餉詎可求食計臣業已無策而請之

皇上

皇上欲集羣策而議之臣下夫臣下誰不願效頂踵顧敢自愛心血惟是生利之孔已盡矣搜利之術已窮矣苟且權宜之計已無深謀矣零星奏補之策已乏遠慮矣爲急着者不過曰請帑爲緩着者不過曰加派臣獨以爲請帑之議宜自各衙門力言之不應出於計臣之口何也計臣以

國計爲事職業之脩廢視

國用之盈虧舍外帑而專覲

內帑果計臣職業然乎然發帑之

恩宜自

皇上獨出之不必更待諸臣之請何也

天子以天下爲家

內帑者

皇上內帑封疆者

皇上封疆散無用而遂濟有用豈

現

中

九

皇上肯有吝焉固知吉日

加冠之後定有乘時

沛發之令寧徒以會衆議求畫一而僅以伍拾

萬塞羣情者至於賦外加賦民已罄田買

產而苦無主若復派外重派民將去井鑿

鄉而樂無家堪辦納者舉之辦納是所困

重在善良憤拖欠者仍歸拖欠則所迫偏

在刁疲火耗橫添貪官緣之飽欲析楊亂

作照吏籍以營私向猶毛去而皮存茲已

骨敲而髓盡倘其計無復之心懷臣則邊

疆有事取給民間民間有事取給何處與

言及此不寒而慄即今

殿陞文武之間已盡東西南北之人

皇上若果垂情試一

召問俾諸臣各披肝膽勿復忌諱直陳其地方

蠹病之事縷數其民間愁苦之情愛民如

皇上當不俟口頌譚雅手披鄭圖而已惻然動

薄賦之想又何忍再聽加派之說也然則

遼餉且奈之何人言足兵必先足餉臣謂

清餉須先清兵遼之兵非不足也鑿在不

覈餉於餉之中今日調兵明日募兵此兵

果有的數否今日新餉明日舊餉此餉果

有實用否典兵者既不肯漸漸精簡典餉

者又不肯明明開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此卽窮天罄地之所生領內餉外之所藏

總一擲於一遼亦不過實漏卮而洩尾閭

曾何益於勝負之關而掉危亡之數哉臣

言未畢臣心欲碎萬不得已惟祈

皇上憫念民窮已甚悚思邦本難搖預

勅該部毋得再議加派卽諸臣會議條件亦不得仍列此款一惟以清兵而清餉以清餉而足餉庶幾乎兵有宿飽民無重困本固邦寧或亦今日內治外威之一策也戶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

國事萬分需人邊材一時難致仰祈

皇上乾剛獨斷卽就附近省直人材立

賜起用以拯目前危亡事今天下剝膚燃眉之

患無如遼事今天下焦唇敝舌之談無如

策遼事而至於奉

朝大小臣工所爲疾首蹙額痛心切齒爲

皇上之人材惜封疆惜

宗社惜者則又無如議去熊廷弼事廷弼才

畧恢廓丰稜峻毅試觀其當三路已敗輒

不難捐七尺殉

君居豐草長林之中尚且鼓纓冠披髮之義豈

高城深池之後願欲釋登壇仗劍之權此

其非有心於卸擔也明甚遼如簪掉舌衆

口簇矢乃

朝議難決勘科端遣此一時也但當使廷弼

之勤而後去奈何使廷弼之去而後勘及

至勤而有功逮已半失嗟乎嗟乎去

國之輒已遠督催之馬空飛議恐縮地無術

御風非計復何及矣復何及矣官就目前之急

尋目前之著莫如先用目前之人在北直隸則

李三才白養粹出東則王象乾刑慎言高捷

馮璦數臣者或居

輦轂之下既不俟崇朝而借箸即在千里之

遠亦只可旬日便脂車內李三才者名經

象補時已永銅世方且目之爲奸雄臣何

敢奉之爲哉訛然焚庫燬棟之際收焦頭

爛額之功臣不慮三才之奸雄臣且慮三

才之不能奸雄矣臣有心憂

國無力

請纓謹齋心告虔洒血泣

請懇惟

皇上仰念

祖宗付托之重俯憐臣民荼毒之苦卽就臣疏

特

賜御批或照原官或加起權限以日期臨以

駕帖令其卽刻起程赴京任事敢有延捱推諉

者

國法具在此臣所爲揀目前危亡之急着萬

萬惟

皇上自作主張以自爲

社稷計奉

聖旨封疆需人這所奏李三才等着卽宜起用

該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用人係救時之急着速用尤用之急

着祈

勅將起用舊臣急擬職銜地方以圖急安

社稷事今人率多以

皇上社稷與自己身家爲兩事不知臣下以身

家爲身家

皇上以

社稷爲身家是諸臣之身家原卽在

皇上身家中也故能計安

社稷卽所以計安身家今遼陽一片土已盡折

爲胡兒牧馬場矣

皇上社稷立見安危臣下身家立見存亡此臣

所爲瀝血誓天披肝向日拜疏叩

聞首開淮撫李三才爲救急第一人蓋誠有

見於三才之霹靂手段可以持危定傾三

才之咫尺

京華可以朝發夕至在他人尚須保

社稷以保身家在三才則直保身家以保

社稷耳伏蒙

皇上封疆在念眷履不遺

諭以需人

允以起用

肯下之日無論懷忠抱赤之臣子舉手加額卽

長安兒童走卒亦莫不欣欣色喜爭相告

語以爲

朝廷得人

社稷則保身家之則三才之爲三才從可識

矣故臣之前日所急望者

皇上之速起之也乃臣之今日所急望者銓臣

之速用之也或用之附京以固堂奧或用

之山海以禦門庭毋務因囿置之於展布

不得之地毋務需焉遲至於展布不及之

時速擬部院職銜早請

皇上沛發

明綸禪三才刻期起程指日受事其張經世以

一出而窘於兵食之俱匱似宜早早回部以資謀斷文球以一身而肩

陵京之重任似宜速速還鎮以計綱繆庶幾乎廣寧山海寧前密雲張倚角聲援之勢成星置棋布之形守可爲戰敗豈無成况三才之所長者在善用人才出而爲三才用者出矣且將見豪傑景附智勇兼收至彼時而仍復苦兵苦將苦餉如今日之束手無策者臣不信也此臣之所以爲

社稷計也臣心至此誠不容爲乃又爲三才計之曰人卽極意不自誰敢不顧

社稷今日之事

皇上之

社稷爲重一己之恩怨爲輕倘猶然不能釋己之恩怨是人方以

社稷臣待之而三才不以

社稷臣自待也生平期許之謂何臣言至此情不能已乃更爲審臣計之曰人卽大聖大

賢誰能不愛身家今日乏事諸臣之身家爲急一人之恩怨爲緩倘猶然不能忘人

之恩怨是不惜諸臣之身家并不惜自己之身家也同舟共濟之謂何總之遠事燃眉計無復之凡我大小臣工到此地位舉凡一切人已之異同葛藤之口舌蔓延數十年來不了之孽債自當從今一刀斬斷只現出一段空空洞洞可對天地可質鬼

君爲

國之真心以共圖保安我

皇上目前幾危幾傾之

社稷或者和氣召祥天心悔過養茲犬羊不至

乘勝長驅震疊

陵京

社稷安矣身家安矣臣且披髮入山菽水將毋

以自爲計天下事任諸臣好爲之此又臣之忠於三才忠於諸臣而總繫於效忠

社稷之一念耳臣生也晚既與三才無一面之  
識又與三才無半刺之通特就臣居恒所  
習聞於士紳之頌說者而懸想三才之氣  
魄力量知其或有不得爲不及爲之事必  
其斷無不能爲不敢爲之事若曰庸鄙瑣  
屑不堪任大遲鈍木訥不堪應卒力不從  
心難於直前手不應口難於善後三才見  
家通灣去

都門近不數舍願

皇上頒尺牘之

詔勒令三才來京與諸臣面質可否以決用舍  
無徒悠悠忽忽捱至三岔不守一籌莫展  
然後舉而付之一無兵無將空拳徒博之  
三才乃出語人曰三才用矣三才猶夫人  
之不效矣從而治臣妄言之罪似無辭矣  
嗟嗟臣罪曷敢辭臣死何足惜

皇上之

社稷奈何諸臣之身家奈何

奉  
聖旨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

國難原自急迫薦才本出虛公謹平心平氣

申明前疏仰祈

聖鑒以質衆評事頃接邸報見通政使司右叅

議吳殿邦疏言盜臣與夷狄並至蓋豈而爲

起用李三才而發三才之生平當年爭論

三才者業已詳哉言之臣因於諸臣爭論

疏中而知三才之爲才在

國家無事之日猶可不用當

國家有事之日不可不用昨以逆奴乘勝陷

我遼瀋數日之內一信不通上下無非束

手連遼莫不驚心卽

皇上深居九重曷嘗不時時刻刻諄諄切切求

其所爲兵求其所爲將求其所爲自因之

策求其所爲禦敵之方有

君如此誰非臣子而恐復各固藩籬虛徇皮面

不直陳所聞所見以仰佐

皇上膏肓之萬一者蓋此時

社稷爲重人情爲輕頭顱願爲急功名爲緩此臣

之所爲就目前之急尋目前之着用目前

之人而突然首及於李三才之故也幸而

皇上慮切危疆思深固圍

俯鑒愚悃卽

先起用此一起用也欲人地之相宜勢不容不

廣詢欲議論之歸一時不能不姑待臣恐

我能待而敵不肯待也

廟堂之上可得而封疆之外不及待也置之死

地既展布不得置之死時亦展布不及此

職之所爲以用人爲救時急着而更以速

用爲用人急着也臣兩疏俱在臣一腔無

私爲三才也實爲諸臣也故曷以

社稷身家之爲重爲諸臣也總爲

社稷也故期於人已恩怨之兩忘既不敢薄諸

臣前日之言而樂譽其品亦不忍忘

朝廷今日之事而終沒其才此固臣爲三才一

段實話臣爲

社稷一片真心如必治辦若陶侃李綱也而後  
用謀猷若諸葛亮趙克國也而後用品望  
若韓范勇義節概若种師道張許也而後  
用臣不知此數人者從古有幾當今爲誰  
值茲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之際司臣尚不肯急急說出用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而至使臣萬不得已不顧忌  
而無後顧之憂衆錮之李三才以救此燒眉  
烙膚之急是遼瀋之破陷有以迫臣而  
社稷之關心有以悞臣矣屬廉既以養癰如何  
撫如何拒請出勝算憐才恐是綢局如何  
舉如何錯誰說調停但臣原不知三才之  
局若何司臣之局若何何從而縱臣原不  
知三才之題目若何司臣之題目若何何  
從而藉至若死灰衣鉢捷徑催官等語此  
政臣前疏所謂蔓延數十年來不了之孽

債所當從今一刀斬斷者也司臣曰番天

倒海之小人與攻城掠地之奴酋恐其並  
至臣亦卽就其言而應之曰番天倒海之  
小人與攻城掠地之奴酋政是恰好一副  
對頭臣言止矣

國難正殷

君憂彌切共當膏膽臥薪何敢聞口角舌况三  
才之爲三才猶故也今亦惟以公論付之  
天下用舍聽之

朝廷奉

聖旨已有旨該部院議覆着作速回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積穢寺臣久干物議仰祈

聖明亟勅正法以警漏網以快公憤事臣見

國家之功令最嚴於懲貪而人臣之極惡莫

大於蔑法年來紀法凌夷言路蕭索發奸

指佞之人少遷就便宜之事多以故貪穢

鄙頑之夫乘間而扼上下之會工漁獵之

術自恃以爲莫可誰何而人亦竟莫如之

何如託病太常寺少卿官應震其人者臣

敢就輿論爲之論

皇上頌言之應震性比臭蠅橫直鬻虎以一手

一口抹殺天下之公是非以偏愛偏憎倒

置天下之真賢否籍輿結援則嬖阿怙權

之趙興邦等悉爲肝膽妬賢屏正則抗直

敢言之孫振基等嫉如仇讐機鋒已露羅

網遍張於是乎以壞法病商之袁世振慳

倦營其久任僉謂所分之鹽課無筭以拾

遺被處之李養質苦其違才豈非所

供之鐵神有靈蔡三復以墨吏而叨內轉

誰爲之鑽穴破例楊存禮以貪夫而躡府

佐誰爲之望門乞哀鎮撫司事該管有人

偶乘不在而力囑部郎別爲單題街道提

督推補已定別利重賄而硬免司官更爲

洗改若夫遊擊王世欽用賄越陞參將潘

永福捐財得調鄙哉應震茲特齒牙之緒

餘便已囊橐之充溢至冒認官乘忠爲兄

弟輩凡事死爲居間孤山之罪既脫援違

之遣再逃則金銀化而爲骨肉矣雖與洪

聲遠爲免女親各處曲爲營求高平之劣

考倖免京兆之府判旋推則骨肉化而爲

金銀矣殊可駭者賤

旨盜起之劉國籍已犯舉

朝公惡乃應震猶敢作敗軍之後勁而貢

奏回部更可誅者擅權滅倫之張居正已成

萬世罪人乃應震猶甘作餘孽之先鋒而

極力頌功此其黨奸罔上目中已無

朝廷昧理欺公胸中寧有夜氣臣猶記遼事初

起過

國倉皇震獨何心因而射利薦武薦文矣附

公家薦賢之義開差開例提圖自己開財

之源急難如此平常可知此一臣者蓋市

井爲行而穿窬爲心

廟堂之間已羞稱此輩間里之內必恨多此族

若猶然坐擁高厚樂享林臯究將使卑污

聲譽者摩肩

朝廷至惡賈益滿穢迹昭彰之日夫然後退

焉引疾乞休暫避目前之議彈徐謀日後

之燃灰能不世風盡壞吏治全隳懲惟

皇上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官應震

立賜罷斥以爲人臣蔑法貪賊者之戒庶官常

肅而漏網知懼

朝綱振而公論常伸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遼事決裂已極樞臣肩荷宜力謹撮切

要事宜時刻不容更緩者仰懇

皇上立勅該部速議舉行以無悞封疆事臣接

邸報見奴酋攻陷瀋陽乘勝長驅箭骨撐

而若山血刃飛而潰地一時裨帥畏賊如

虎非力窮而達窳則結陣而旁觀不覺氣

上髮指恨惟遼之將士習於偷生安於奢

利無戚乎奴之大入而大利小入而小利

也夫孰有奮不顧身願以死報

國如川浙之兵者又孰有功不索賞願爲其

主報讐如川浙之兵者此其一片忠肝鬼

神無不感泣一腔銳氣江海可以迴瀾有

兵如此則平日主將之結納鼓舞可知也

蓋身留一劍以答恩家散萬金而酬死彼

既不愛其性命我復何吝此爵賞是必破

格以示優又須刻期以示速就其將之存

者如何超擢死者如何贈賡兵之存者如

何賞賚死者如何存卹列爲款目別以等級一面奏

請一面頒行以慰忠魂於旣沒則陰風怒號必且爲厲鬼以殺賊以鼓士氣於方輿則挽日揮戈必且賈餘勇而陷陣不然今日議題明日議覆一遲一悞再遲再悞是猶之乎劉挺諸臣之死不卹錄於橫屍郊原之日而都予於瀋陽敗圻之餘吁亦晚矣至若調取川兵浙兵應卽遴選川將浙將其一切安插總所與夫月糧行糧俱從優厚支給彼中撫按司府俱不得苦以繁費爲惜爲請又不得以地方多事情以保障爲辭爲請蓋遠左爲門庭之寇而彼土越在數千里外其輕重緩急固自分矣由此而挑選於各鎮各標由此而招集於各省各郡開武科於道府駐札之地收英雄於名位未著之先投者必收收者必用月月脩舉日日簡練可以爲緩急調補之用可以消

無賴嘯聚之謀或亦今日目前徵兵蒐將之一着也若夫遼陽一城係

中開藩籬必須聲勢相倚庶可內外相濟經臣撫臣作何處分舊將新將作何布置移督撫於廣寧必勒以日時到彼促樞貳於山海須催着星夜啓行或駐才望監司實心任事者屯重兵於永平喜峰古北黃花鎮等處以壯犄角或練精騎於京營以固本根或添議察於

國門以防奸細如近日諸言官所條上皆係急切燃眉之至計要惟在樞臣極力擔當刻期奏舉勿徒以延捱弛擡於已勿徒以會議卸責於人倘一旦而奴騎深入直薄都城如庚戌故事職恐相臣之肉不足食矣至若撤山東水兵一節仍須從長酌議蓋山左遼東僅隔盈盈一水今海中之運道方行彼此之往來最便倘報水犀之警寧言風馬交遙憂不止於震隣災且及於剗

肅謂宜沿海一帶添兵添將以控制諸要  
害地方於以拱護

神京儼然有擊柝重門之義更屬吃緊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立賜奏覆無徒以紙上空言而繁  
之臣不勝激切跼望之至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易謹

題爲練兵已從新議營備未改舊觀謹據耳

自之真謬抒芻蕘之見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內地以樹外威事慨自逆奴披  
猖盈廷聚議從容畫策者酌而言時之所  
欲慷慨剖心者憤而言世之所難意卽人  
人殊夫誰不急急言兵切切言練蓋誠有  
見於兵存練廢與無兵同練多備少與無  
練同也臣愚不肖一介腐儒原鉛槧之未  
工豈敢鈐之敢問猥蒙我

皇上允廷臣分練京營之請以省臺六臣各董  
其事而臣得以臺次分神樞二營至五營  
遂日討軍實而訓練之恪守期會無敢曠  
也嚴核有無無敢虛也詳較優劣無敢紊  
也明示賞罰無敢寬也確查支銷無敢濫  
也大都遵從來不易之規則而參以目前  
隨宜之條件但得其人非老弱力便可資  
但得其性戒驕惰法便可馭卽射打少者

莫或演而漸多卽武藝生者異或習而漸  
慣誰謂京營而不可練又誰謂練京營而  
不可用也然我有所用營兵豈營兵而  
無所以用於我盛甲所用以衛身也而盛  
甲則既敝矣器械所用以制敵也而器械  
則既鈍矣騎馬之齒落骨高皮存毛盡應  
換而未換車輛之各有實無箱朽軸蠹催  
補而不補是京營之兵無不可用而京營  
之備無一可用也徒手搏虎舍舟濟川無  
惑乎蹙蹙帶而頭岑礮石發而心春乃一  
槩罪之曰市井猾脫不任訓練抑亦太薄  
視京營中數千萬人矣故爲今日京營計  
萬不可以不練爲今日練京營計則盛甲  
器械弓矢車馬萬不可以不脩脩則二巡  
視練之而有餘若猶是置不復脩也卽臣  
等百人分練亦不過多一員官便多一番  
事多一番事便多一番擾竟何益於強弱  
之形勝敗之數哉臣至此而不能不致慨

於今日之無兵甚也更不能不致慨於今  
日之無兵而求有兵難也據其策不日招  
集則曰挑選不日挑選則曰調援意固謂  
近者先而遠者續急者行而緩者來將無  
地而非兵亦無時而非兵也臣竊以爲招  
集是矣然人之強有力者無多勇知方者  
能幾凡有恒產者不能不重身家卽無身  
家者不能不愛性命則今日所旁招見募  
之衆強半皆情遊不率之人此輩非厚餉  
以結之詎可責之披堅執銳否挑選是矣  
然一檄飛而羣情騷動一夫出而滿室驚  
惶母持子踵妻觸夫胸如喪考妣若赴屠  
垣黃沙未及拂面白刃已似加身此輩非  
厚餉以鼓之詎可責之投石超距否調援  
是矣然去井離鄉旣罹宿露食風之苦攀  
山涉水更經戴星揮雨之勞迫之則慮竭  
其力徐焉則必愆於期資奉宛若驕子姑  
息總如情人此輩而遇控弦鳴鏑果能得

其死長親上否又况乎數千里間關而至  
一二人鼓煽而逃逃而散或窮或匿其害  
猶小逃而聚爲劫爲掠此其害且將有未  
易測者嗟嗟奴急既苦無兵奴緩又苦無  
財究竟兵之數不容不滿財之數不容不  
增既無火延薪盡之勢寧免泉涸池竭之  
憂當茲灾沴頻仍之際已難久派之民問  
則此士馬飽騰之需應惟專請之大內惟  
願我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甚念軍興財賦需用  
之殷早省一切無名之費預杜一時無厭  
之求心心念念但用於國銖銖兩兩只用  
於軍藉厚贍以固三軍之志精堅利以壯  
三軍之膽庶幾乎緩急可恃而戰守無虞  
想此固今日中外練兵者之同心也練京  
營云乎哉奉

聖旨兵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內備弛緩如故外侮底定難期仰懇  
皇上勅命廷臣速爲經臣催辦經臣速爲封疆  
出

都以早定恢復之謀早張捷伐之烈早釋

九重宵旰之懷早慰四海雲霓之望事慨自遼

城告陷狡焉逆奴何日不秣馬勵兵急窺

我河西乃我顧若乘其秣馬勵兵急窺  
稍偷此安閑也者身甘游釜心樂處堂一

似乎我之原未有遼而遼之原未有事徒  
見封章之積如山虛負

批荅之下若水顧誠不知遼果何害於  
國而輕輕棄擲若此

國果何負於臣而泄泄從事若此此不惟難

以時勢責之而且難以情理度之空說征

兵調將未聞出關之兵將堪用空說盛甲

器仗未聞出關之甲仗幾何外解不知作

何發落



內帑不知作何開銷紙上折衝不過粉飾太平之畧盃中談笑奚取掀演太平之容一事未成百慮俱歎特僅恃一無兵無餉無道無將之撫臣與夫三岔河一衣帶水便輒以爲天塹也長城也噫此衣帶一水非我能守而奴不能來也奴特未來耳轉盼間秋風動矣塞馬驕嘶胡笳滿地不知奴肯忘情於我廣寧否况東山負固之徒藏欲盡矣誰復能牽其後黃泥伐戌之騎散於農矣誰復敢遏其前四衛之地已非我有一革之航但聽奴便是我之急着俱被奴緩着悞盡奴之進着又從奴退着做

完

社稷安危真只在眼前乃

朝廷之所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惟一熊廷

弼舉

朝之所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惟一熊廷弼雖回海九州之遠編氓與隸之微之所

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亦無如熊廷弼又一似乎廷弼而至便可隻手繫奴酋之頸無復更用兵馬錢糧矣無復更用盔甲器械矣即不然亦似廷弼別有一種天驚地動神輸鬼運之術可無俟樞計之區處便兵馬錢糧不可勝用也可無俟庫藏之督發便盔甲器械不可勝用也今廷弼奉

勅詔入

都門矣

命不宿家行不俟駕檄焚拯溺爭死其比然仍須用兵馬錢糧否仍須用盔甲器械否不能不用而諸臣又不能預辦速辦以無悞其用徒日日會議人人爭執延捱日月就閭工夫臣切恐拯溺者之徒寒裳而更悲採焚者之無勺水也今廷弼住都門已月餘矣臣聞其入

都之日公卿大夫交笏稱慶兒童走卒遮道擁觀卽我

皇上亦若欣欣然慰辭解之想寬

東顧之憂者既不難一處言官再處言官以昭  
雪廷弼之心於既往又何難一次晉爵再  
次晉爵以隆寵廷弼之身於將來爲廷弼  
者受

命又更新矣受恩又更深矣受任又更重矣最  
難職責者中外屬望之殷此其一出而答  
衆心也今番此行最難濟泊者上下氣類  
之合此其一也

知遇也今番此行最難再得而又最難更失者  
目下之光陰與夫心上之主張此其一出  
而懲前毖後也今番此行況廷弼行而遠  
近之兵將莫不聞而神王廷弼行而山海  
廣寧之士民莫不聞而膽粗廷弼行而三  
岔以外之抗而不服服而復抗含憤抱痛  
半歎半生之衆莫不怯者勇而勇者奮故  
廷弼速行一日則諸事速辦一日我能多  
布置一日則奴且少安插一日是今日彼

我勝負關頭實在廷弼行止遲速間係之  
想廷弼不日成行矣在前日爲遼左之廷  
弼有去路尚有歸路在今日爲廷弼之遼  
左有進着更無退着故遼瀋一日未復廷  
弼之進未已開鐵一日未復廷弼之進未  
已蒲懿清撫一日未復廷弼之進未已且  
猶未也李永芳一日未碎尸廷弼之進未  
已奴酋一日未授首廷弼之進未已即奴  
之新寨舊寨娶子姓一日未焚而一日  
未俘廷弼之進未已遼左無片土視廷  
弼爲存亡而廷弼七尺軀與遼事爲終始  
矣勿動搖於流議勿怵惕於後艱勿一面  
以防夷情又一面以防人情勿一面憂今  
昔之不能不異又一而憂寬嚴之不得不  
異慮周戰守緩急之中計徹兵將情形之  
外臣固知廷弼之氣魄才力當饒爲之乃  
臣之私憂過計又不在廷弼之所以爲封  
疆計而在廷弼之所以爲自家計蓋計封

疆固必盡展自家之所長而計自家又必盡反自家之所短捐除自家之成心而後可以合天下之公心參伍天下之衆論而後可以証自家之定論人無東西南北之殊何所任非

朝廷之事事無人已爾我之分但能成卽

朝廷之福彼衆智之智誰無一得而衆功之功

我集大成心虛而量自宏益自廣氣定而

謀自裕暑自遠夫然後可以盡釋羣疑多

難之會而畢竭其精神力量之全倚不其

然

聖眷之優渥無二

明明在上言官之放逐非一耽耽在旁何以仰

酬

聖眷何以俯謝言官此廷弼之所以爲自家計

卽廷弼之所以爲封疆計

廷臣而欲爲封疆計抑獨何心而不速速爲

廷弼計臣且

聖辭矣馬首南矣目聯江關心懸

魏闕瞻

天顏之漸遠知葑菲之不遺倘臣以一言而搏

動廷弼之心臣以一人而喚醒舉

朝之夢大家併力剋期速成是又微臣之憐

憊一念爲廷弼計爲

廷臣計而總之爲我

皇上封疆計者如此奉

聖旨經畧出都有日一切緊要事宜何妨條畫

以佐實用不得旁溢浮議藏露機鋒以掣任

事之肘督催兵馬器械諸款昨自有奏已有

旨該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奏爲欣逢

覃恩新例懇進臣父舊階以伸子情以隆

孝治事臣惟

國家有不易之典曰考滿

朝廷有不時之典曰

覃恩考滿者

令甲也恩常限於制之中

覃恩者異數也仁每溢於法之外臣以萬曆三

十二年進士任中書舍人者三年例應得

封父母及臣查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文官考滿及遇

覃恩有父職高於子者准進一階臣父如式原

任河南布政使司叅政因得進階中大夫

嫡母信氏封淑人此固進階之常制也爲

考滿言也自是而臣以中書舍人考六年

滿遂以

國制有限不得爲臣父再進一階卽子情無

已亦不敢爲臣父再

請進一階祇封臣生母左氏爲太孺人此亦考

滿之常制也非爲

覃恩言也蓋烏鳥之私情空殷殷一念而風木

之餘痛已隱隱數年茲者幸遇

皇上新膺

寶位沛發

覃恩旣不拘以考滿之常又不格於進階之例

已普天同慶而率土咸霑臣因查得近日

戶部主事詹應鵬都察院都事楊聞中父

階已

贈仍乞進階諭德魏廣徵父已進階仍乞再進

業已同蒙

聖慈俱奉

俞旨今臣所陳祈與諸臣事例委無不同仰懇

皇上

勅下吏部准再進臣父一階并臣母給之

詰命

鳳藻飛雲敢云人子顯親之孝

龍章煥日總荷

皇上錫類之仁臣曷勝顙望待

命之至奉

聖旨是如式准增大中大夫

疏

中

四十五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地方失火事臣接邸報見巡視東城御史汪泗論一本爲失火事奏稱大坨馬房於本月初二日夜一更時分馬房城內有漆匠韓大煎漆失火燒燬公署大門三間並無延燒草束馬房等情竊照大坨馬房係臣等該管地方理合叅奏但彼處該管官尚未呈報已發票嚴提該倉官吏審究失火情由刻期未到具

疏

中

四十六

奏似不宜遲臣等看得近日戎馬生郊風霾

示警屢蒙

皇上嚴勅修省一時僕圉臣工所當兢兢戒嚴

况坨上馬房又備

法駕以利馳驅者更關緊要卽是雲錦成羣更宜晝夜巡警乃輪箭手馬敏守門人董權閭自春等怠緩從事火燎於原問誰典守則有掌馬房官張勤藐視天開玩日愒月其同羈上之兒戲矣致鬱攸之肆燭俾蜚

觀以成灰律以不職自焚之戒何說之辭  
法宜寃懲以警疎玩伏乞

勅下法司提張勤一千員役究問如律庶既往  
者知所畏威將來者不致貽患矣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

中

中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比例懇

恩俯容暫假歸省以少效子職事切照臣海國  
孤踪冷曹餘骨久以溫塵蔽省今幸需次  
蘭臺況當

國多外患之時豈是臣顧內私之日唯是臣  
之生爲庶子又是獨子臣之家有老母且  
是病母居恒數日之間鄉書不至輒怛怛  
心動不能自禁乃忽接家報謂臣母比來  
積勞頓發飲食幾廢思臣念臣恨不卽一  
見臣臣喪臣母蓋相依爲命者也病母憶  
子情急呼天客子思親銜窮縮地祇覺臣  
母之病不啻臣病而臣心之病又不啻身  
病者一無所事萬不容已此臣所爲查照  
前咨台臣郭如楚林有臺之例追隨同咨  
台臣李九官安伸之後叩

關而有請也伏望

皇上

勅下吏部查果臣情非假托事合往例既烏烏  
之私情得少伸於今日豈犬馬之微軀敢  
自愛於他年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東省民窮已甚天災叠見堪憐仰懇  
聖明俯顧民岩仰彌天鑒

急下蠲賑之令急救倒懸之苦事職惟

國家有不得已之時其勢不得不資于下民  
間有不得已之時其情不容不控訴于上  
然不得已之在國者固無如兵其不得已  
之在民者誠莫如荒若夫兵荒交至此正  
所謂加師旅因饑饉古聖賢所稱最難措  
手時也今何不幸而我東省適並值之臣  
東省人也驚聞東省近日之情形不覺入  
耳痛心何忍姑默焉而不一陳于

皇上之前夫山以東地原沃壤也民原肩摩也  
而今則地非昔之地矣民非昔之民矣是  
固四五年前所爲人搏肉而相食村蕩產  
而成墟之地也是國

皇祖所爲慨發阿寺之金特散禁廩之粟專  
救西臺執法之臣所蠲賑而存活之民也前歲

之凋瘵尚未盡起連年之水旱又復頻仍  
卓惟箕斗興嗟抑亦庚癸可慮且自戎馬  
騷擾羽書傍午雖海以內分財與力而各  
盡惟山以東合力與財而俱竭蓋征兵加  
賦四海所同而水運陸輓二東所獨所持  
撫臣趙彥嘔心區畫并力撫循既意主于  
獎廉抑貪更法嚴于征解火耗哀此枯腸  
燥吻之民得免化離死亡之慘以至今日  
所不意者天禍未悔民命終窮自春徂夏  
雨澤愆期顧望西郊之雲人猶挾鉏而恨  
顧既焦南畝之稼衆遂釋耒而涕零二麥  
無成三秋何望是民之困于旱也已如此  
又不意者陰且留陽愆乃動羽忽而雷雨  
暴作忽而水雹交下如斧似礪田夫竄而  
偷生折木委苗野鳥迎而墮羽是民之困  
于雹也又如此更不意者三時之耕耨無  
幾四野之蝗蝻橫飛來如水遊雖無波而  
自流止若雲屯雖有風而不斷誰忍見此

亂影蔽天黯然淡日月之色誰忍聞此悲  
號震地閼然咽金鼓之聲嗟此農也一困  
于旱則地之荒不耕耕不種者十之二三  
再困于雹則苗之種不出出不長者十之  
五六三困于蝗蝻蠹賊則苗之心與葉根  
與節曾不足以供其一飽而原隰萸稗亦  
且蕩焉一掃而無餘嗟此民也新絲新穀  
俱責猶恐無以聊生無夏無秋若此亦復  
何以卒歲群羊在道俯仰之計已空鴻鴈  
告哀追呼之擾何益況乎波濤未靖方驚  
瀚海傳烽凍餒餒切身能免潢池聚嘯此職  
所以惴惴然懼者正以人窮易以相呼人  
呼便于相應以奸民誘貧民漸不可長以  
內變應外變禍不可言聞首安丘故事尚  
覺心寒矧茲逆奴媚獫狁無骨慄慄惟  
皇上軫念妖氛未掃民瘼堪憂民惟邦本而今  
之民又非復太平之民也本西邦寧而今  
之邦又非復無事之邦也亟



救該部盡蠲山東新派之遠餉以收拾目前之

民心轉行撫按衙門即速查各被旱被雹被蝗地方酌災傷之輕重定舊徵之額數并嚴檄各報災踏災勘災地方酌道路之遠近定申覆之後先務求刻期赴限不得往復遲延其一切救荒事件應題請者題請定奪應便宜者便宜行事倘溝壑立轉而涸輟圓生枯稿得噓而子遺起色外侮雖未卽消而內難幸不卽作或亦今日安

內援外之至計也奉

聖旨戶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救荒原無奇策策荒偶有骨見仰懇

聖明立賜脩舉以彌近憂以垂永利事臣惟

國家之大變曰兵與荒救荒之大畧曰蠲與賑蠲者上固無所出而下亦不得分毫之入賑者下雖有所入而上亦不勝鉅萬之出故救荒以賑旣難多又難繼甚至貧者未必賑賑者未必貧則賑虛救荒以蠲旣易狗又易偏究且蠲者未必災災者未必蠲則蠲虛且臣見往年雖荒不過荒困其支體鵠形鵠面之徒但思苟延其殘喘獨怪今日一荒遂至荒中于膏肓揭竿斬木之輩且畝快逞其雄心此其援若在饑荒又若不專主饑荒此其策不越賑蠲又若不專靠蠲賑頃臣東省民窮天災一疏業已下部議覆在

皇上方沛如天好生之德豈計臣而不切已溺已饑之思尋蠲新餉以廷重困揆時度勢

計無出此然臣切再四度量天災之流行代所不免何獨此山以東不災則已災則必至于荒不荒則已荒則必不可救救未几而復憂荒荒未几而復議救一至于此且東省諸郡災青偏多而青郡諸邑凶荒特甚臣又竊再四思量是固天時之不偶或亦地勢之使然今試以地勢言之西南阻山東北环海既無商賈貿易可徵貴賤又非舟車往來可通有無不惟時值凶荒勢不能梯山航海以銀錢易一升斗以資俯仰是歲歉而貧者愈貧卽樂歲粒米很戾勢亦不能担負越境以升斗易一錢銀以完逋負是年豐而富者亦貧哀此東人旣已豐歉俱困貧富無依惠此東方何以南北相通水旱無慮憫民窮而籌國計計惟有急脩膠萊新河爲第一吃緊事是河也乃前人所開避海洋以濟運之故道也現今河有寬窄水有淺深規制俱存闡壩

仍舊稍加人力卽成通渠係復舊不徐制新名既通不名開鑿用海船亦用河船正以並運而通漕之窮豈以獨運而廢漕之制此河旣通則居恒而兩路並通千艘畢集可免盤剝淹滯之苦卽遇變而此或阻滯彼尚流通亦可免意外扼吭之憂臣嘗廣搜以窺其全細參以觀其變壅決挑塞迂迴牽挽利多于害者漕也乘風快意破浪驚心害多于利者海也無黑海開洋之險而特藉迅速之勢無黃河迂徙之患而更省脩築之煩暫勞而永逸有利而無害者新河也利害旣已彰明事半又且功倍乃往往方議舉行旋復報罷者此何以故良以身在事中者明知其利徒苦經始之難身在事外者未觀其害輒惑訛傳之說故謂當開而需時者不思事成于預彼綱繆之謂何卽有曾開而用功者亦是旁掣其肘此紛紜所從起安得議事之心卽

任事之心則議卽議其所任不至互相枘鑿又安得任事之人卽議事之人則任卽任其所議不至終成畫餅乃臣近日見同官游士任累疏建明洋洋纒纒而更諄諄以新河爲言臣服其思深慮遠的確經濟因細叩其河途之紆直河岸之狹濶河與海相距之遠近以及功辦之難易費用之多寡始與終可定之規模事事俱有定筭處處俱有成說而適值其募兵江淮練兵登萊又與事機相會任與議又相合是或者天之假手焉爲我國家興此萬年之運道爲我二東城此億萬饑饉之灾黎乎懇惟敷下該部速議脩復膠萊運道卽將新設撫臣陶陶郎先及道臣李邦華

敕內并載入河工一款游士任江淮竣役登萊結營卽界以巡視之責其一切錢糧夫役應行事宜許令會同撫按從長議處將見

此工一興則民盡夫也貧者之趨利如鶩逮此工一成則河卽海也渡者之揚帆若駛以之收拾目前之人心一便也以之安排日後之水戰二便也以之疏通京運之艱難三便也以之販載江淮之米粟四便也遠可以足民富國近可以禦灾捍患方今蠲賑而外策未有先于此者然此議非始于今日非創于一人也生臣之鄉者劉應節高舉顏思忠諸臣曾頌言于朝宦臣之鄉若于仕廉李長庚陳于廷徐夢麟諸臣皆曾繪圖看說爲蓄艾求芻之計至臣所不及聞不及見而并不及知者又不知其凡几今夢麟以終養請告去齊魯數十年矣文章政事彪炳一時際此時事孔亟之日而坐冷安撫長才閉門誦讀雖千憂麟之恬愉得矣其如我國家事竟不得其緩急一臂之用何哉入存政舉故臣因荒政圖上而並及之統惟

聖明裁察施行奉

聖旨膠萊處有建議未見成功這所奏脩復四  
便該部確議具奏工科叅看得膠萊河之  
議國與民均有利焉蓋運河仰澤于天常  
苦淺涸膠河引水於海源源不窮其利一  
運艘若由膠萊既避黃河洪濤之險又無  
海上磯島之厄其利二且安流既濟則商  
賈可通有無相濟其利三况東省荒旱而  
興工可借以賑濟即可見其利四前  
兩利則國受之後兩利則民受之臺臣以  
東人言東事必確見其可行者也抄出覆  
之

巡按使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東省之妖寇已平東撫之善後宜急懇祈  
聖明先勅該部加銜久任以專圖長策以永消  
意外事臣慨惟我東省連年以來災沴頻  
仍既瘡痍之未起催徵無厭更膏脂之已  
窮嗷嗷予遺亟不堪命者非一朝夕矣所  
賴撫臣趙彥寬以恤民嚴以察吏一切地  
方利弊日夜留神興釐而尤諄諄於汙吏  
貪官徵收火耗之加添臣去歲於臣鄉災  
荒陳之方妄意以人補天天災之漸漸可彌

也以政代歲民困之漸漸可甦也殊不意  
今年白蓮妖黨之衆突發於鄆滕鄒嶧之  
間勾連凡數萬人搶掠幾五六月一時燎  
原燭熾之勢已成薪傳風遞之機故切剝  
膚之患者既聞山東之全省慮而抱震隣  
之恐者不遠爲山東之一省慮乃撫臣  
趙彥寬之憂在目中矣一身當陣

萬全無虞用間用奇用勦用撫恩威並著  
而仁義渾全臣身服淮海之役心懷南北  
之憂每從郵報中讀撫臣所爲運籌決勝  
之策戰守攻取之畧不覺愁顏頓破病骨  
欲蘇者誠以我

國家連歲用兵事事顛倒人人迷亂乃獨此  
一役也擔當得壯撲滅得早收拾得淨利  
賴得達此寧惟我東人不幸中之大幸抑  
亦我

國家不幸中之大幸也現據地方願旦暮  
間卽快親

朝廷酬功之盛舉延頸至今元兇久已擒矣  
疆里久已清矣地方黔黎久已危者安矣  
漕運商舶久已塞者通矣乃在舉朝若見  
以爲當然在

皇上亦不復問其所以然此豈  
國家之所以待有功臣哉若曰功待查叙乎  
撫臣之爲貴者也地方寧謐功莫大

焉若國微有差等乎此就在事之文武官員言也撫臣自有功成上賞之典在况我國家功令勘定內難與爭掃邊氛功殊而賞迥異何

朝廷上未聞一語及之嗟嗟往者寸功未樹先橫璚玉之榮今也

獻俘已終尚慙

彤弓之錫逆施倒行莫此爲甚惡惟我

皇上乘此膚功奏凱衆心競奮之將先

毅然立沛一褒功優渥之令將撫臣趙彥

勅提督爵久任俾其細細料理善後諸事不中

制亦不旁撓庶克有濟乎然山以東徵派

不減民貧已極恐非終于久安無事之地

也似宜依照黔蜀新例加趙彥以總督職

銜凡南北兩直隸及河南等處與山東相

近地方之兵馬錢糧皆得遙制斯無事而

血脉得以流通有事而彼此不至觀望矣

然臣非獨爲山東撫臣言也山東撫臣戡

亂者也今天下之罹亂者不止一山東僞山東撫臣者優其能戡亂也今天下之當戡亂者不獨一撫臣故臣謂是舉也朝廷未嘗負臣子可以激能成功者之勇臣子豈可負

朝廷可以堅將成功者之忠

朝廷不負臣子而臣子多負

朝廷也可以愧不能成功者之心乃臣復惓

惓焉有所屬望於在

廷諸臣者賊未滅旣已群然責撫臣之速速

成功功已奏便當群然懇

皇上之速速酬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薦舉方面官員事

臣奉

命巡鹽兩淮迄今事竣所有方面官員例應薦舉除揚州海防兵備道右叅政馬從龍清操勵世偉略匡時察吏安民德澤敷萬家之霖雨詰戎耀武綢繆壯千里之金湯淮津海運道右叅議宋繼登性篤忠貞才宏經濟淮津之轉輸著績功姬關中遼海之飛輓安流敷隆異域已經陞任離任不敢槩叙外訪得徽安兵備道按察使陳瑛步躡文昌素軌範於禮樂名物胸羅武庫遂周歷乎錢穀甲兵績懋旬宣望隆鑰鑰漕儲兵備道右叅政岳駿聲正氣千尋壁立宏才八面鋒鈺法令行而恩威久洽於全漕經綸裕而籌畫允禪於上國淮徐兵備道右叅政施天德光芒射斗博大函乎綏帶臨戎指顧熊羆氣奮輕裘誓旅縱橫狼豕蒐銷寧太兵備道副使王隆德秀品恢

弘謨夔長才敏練精詳撫摩切而仁恩洽於畿南法紀嚴而威信覃敷於江表淮海兵備道副使宋統殷朗矣然犀神識起然掣電英猷蔽芾甘棠寧一民之溝壑嶧岫保障已登合郡於春臺潁州兵備道僉事魏士前未雨綢繆東孽聞風褫魄先聲震盪

中都望氣生寒共推濠泗金甌屹建安瑛石

畫湖廣鹽法道按察使馬謙登保福視一

疏

下

六

路經籌威肅三湘飭法通離千里之帆檣雲集禁奸緝蠹兩淮之商賈颺馳江西鹽法道副使姚若水操持皎日清霜政事行雲流水智神摘發威靈震懾於私讎念切懷柔德惠濡沾於良賈河南鹽法道副使侯國器蘊圭璋之重才兼文武之長畧督傳理鹽事紛而精神畢照稽屯覈餉神微而指顧咸清以上諸臣皆一時方面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優擢者也內宋統殷今任

雖淡然淮新銜轉自本府例得并薦者  
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瑛等  
亟行優擢庶賢能激勵而地方大有攸賴  
矣緣係薦舉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

旨

天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直

下

七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循例舉劾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巡鹽兩淮茲當事竣所屬江南北有司官員  
臣在事已久聞見頗真例應舉劾謹據道  
府所開報復叅平日所體察一一實爲我  
皇上陳之除宿州知州和承燦筆底星斗錯落  
腹中兵甲森羅通州分司判官高邦彥守  
職四知無愧分嵯萬竈騰歡六安州知州  
孫誥才志雅推九門恩威以著三刀江寧  
縣知縣毛司教氣度濶納百川節槩嶙峋  
五嶽宿遷縣知縣周鴻圖吏治綽乎運心  
邊事明如指掌俱經陞任潁州知州加本  
府同知銜管州事王政振刷風行草上憐  
乳力起溝中加銜方新又淮安府知府沈  
振龍高聳雲中獨鶴撫摩海上祥鸞池州  
府知府潘應龍摘藻堪稱班馬策勲直擬  
龔黃淮安府同知李謙亨勁挺千尋之壁  
淵泓萬頃之波兩淮運司副使張煒芳佐



巖糾紛立解領運勞瘁自甘揚州府通判  
蘇鳴瑜操持念念捧玉展采色色調絃揚  
州府推官許其進潔已水壺映玉題材朗  
月澄空池州府推官徐覲復朗然秦鏡高  
懸燁若吳鉤新礪山陽縣知縣孫肇興端  
粹臨風玉樹利銛出水剛鋒涇縣知縣葉  
天陞健步迅如天馬神光燦若明珠寧國  
縣知縣王璣軒格高翔雲表仁聲滿濫江  
城俱歷俸尚淺不敢聚叙外訪得揚州府  
知府楊嘉祚直亮端貞恢宏果毅治郡兼  
資文武匡時妙合經權太平府知府李若  
訥淵謨懿識峻節芳猷揮霍紫電清霜吞  
吐陽春白雪鳳陽府知府呂封齊雅度澄  
波無際練才剴劇有餘化洽  
中都名高鎮鎗廬州府知府張正學蒼生在  
念白璧爲心擘畫功高五馬保釐澤徧八  
城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心跡雙清才誠  
兩合理嚴久著勞績致速刺有經綸揚州

府江防同知江朝賓志節軒昂神情磊落  
臨民德施最溥防江威令極嚴揚州府船  
政同知李繼志凌霄正氣浴日真才脩脰  
經畫心勞弁率含恩日誦揚州府清軍同  
知翁延壽一廉可質鬼神三尺必行豪右  
清戎弊紀佐邵恩濃威陽府同知孟道溥  
英標軼衆粹履絕塵詰戎弊掃奸釐署邑  
民懷吏畏淮安府通判連躍才高八面識  
洞千重播邑者威惠之聲督處盡籌畫之  
妙淮安分司判官范天經手神標衆畏才  
勇遊恤靈鴻屬懷歸程躬羔羊比節安慶  
府推官常自裕心源慧鏡學海羣珠署郡  
清微一潭識獄仁流三尺應天府推官劉  
鎰淑問仁敷甘芳標介稟寒冰丹等無  
冤青天有通通州知州周長應蘊藉玄珠  
萬斛仁明湛露一天宗蔭成蹊口碑載道  
徐州知州汪恂淵懇惻爲民嚴毅敷政危  
地幸藉矣撫災黎激切攀轅滁州知州謝

于教丰稷峻挺政體精詳當衝意定神開  
聲靈風清弊洗江都縣知縣余文燿潤映  
天球識涵月鑑江北循聲獨步幾輔清望  
絕倫霍丘縣知縣鄧英昂霄聳壑品格迥  
風掣電才華兩袖風清四郊露潤儀真縣  
知縣牛翀玄粹品珠輝斂才廳發化俗立  
回刀競視躬徹底澄清泰興縣知縣陳恒  
奎食松茹葉堅操錯節盤根利器恩流兩  
地民戴二天興化縣知縣邊之靖于鎮才  
猷鳳鸞標格甘雨隨車而至清風易地皆  
然懷寧縣知縣彭參才稱萬里驥足守真  
一片冰心法凜秋霜民依春日桐城縣知  
縣秦植誠明照乘才新輪一疇弊絕塵  
清三異家歌戶誦深明縣知縣董允升器  
重連城堅壁才同走坂神功膏雨潤民嚴  
霜肅吏五河縣知縣王命卿才品珪璋粹  
美治績鸞鳳翔翔貢有龍媒庭無虎政如  
阜縣知縣李襄純一腔經濟滿腹珠璣剗

龍截犀之才吸露餐風之品上元縣知縣  
李鳳翔東魯聲循南都績茂精瑩玉壺沅  
澧朗徹金鏡玲瓏蒙城縣知縣呂希尚丰  
標秀整才諸練詳布令票若神明保民真  
如慈母靈璧縣知縣別如綸有才有守實  
政實心當艱艱而運斤無難處凋疲而烹  
鮮不擾江浦縣知縣楊天申顯昂表世善  
政宜民一簾琴鶴妻清四境桑麻饒蔭鳳  
陽縣知縣表文新肅度當天秋月綏懷過  
地春風惠洽縣知縣法衍家橫冰陽縣知縣  
王同興粹瑩天植清白家傳招徠惠澤波  
流淪洽歡聲雷動天長縣知縣周羔心心  
導利惠民事事懲奸潔已殊才良牧命世  
偉人沛縣知縣林汝翥捍危定識戡亂宏  
猷拯赤子於狂瀾矢丹心而砥柱肝胎縣  
知縣張啓通清修特出風塵惠政宏敷露  
澤四民頌德百度維貞巢縣知縣鄒得魯  
弘廓偉抱敏練長才剔蠹威儀叢奸撫瘵

恩周比戶舒城縣知縣許學宗操脩純潔才識精明撫字之心最勞廢墜之政畢舉黃榆縣知縣王希曾赤心天日可對素節冰蘗爲殮吏畏神君民歌樂只霍山縣知縣陳春光一味清貞滿腔惻隱保民窮簷沾惠敷政寒谷皆溫東流縣知縣李希衛幹濟事無留積循戶有陽春止水澄心凝冰砥節豐縣知縣宋士中臨敵絕無懼怯當機更有執持保障功高流離患薄廬江縣知縣彭太科檉壁輝華級蘭芳潔委巷絃歌時滿公庭人吏常稀以上諸臣皆地方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陳烜奎邊之靖秦植董允升今俸雖沒然調自臣屬例得併薦又訪得池州府調簡知府胡芳桂五官顛倒百事糊塗但見其阿堵垂涎不復知道路以目一該府每年六縣額解南北二部錢糧一萬三千餘兩到府交納除正耗扛銀二百

一十六兩外每兩勒加銀七分共計八百四十餘兩庫吏楊國光葉道藩送進解戶徐宗行證一差梁經歷解北部錢糧一萬二千餘兩每五十兩扣銀一兩伍錢共計三百六十餘兩又將扛銀二百一十六兩扣除以致梁經歷在京借債交兌通府皆知一五府一州及各屬縣每年額解池荻水陸二營隊長著兵月糧一萬五百兩各處陸續交兌每年每兩索加平銀七分共計一百零五兩各屬縣解後余起元張佐證三職信庫吏楊國光稟稱四季給散池荻水陸二營兵糧每季發銀二千六百二十五兩每五十兩搭低銀十兩至有八色每封一百兩內扣四兩四季大約共扣四百餘兩二營隊長陳杰丁紹試等證一本官見江防廳缺官督糧餉親將皂快門厨轎傘等各役工食分文不給約共扣銀五百餘兩入已各役吞聲胡二

蕭仕漢議：每月放告三次，濫准不拘遠近戶婚田土，盡行批准及審時不拘大小一槩問擬。三兩五錢通計三年共銀二千餘兩，罰穀四千餘石，折銀在庫國光送進證一拮脩理。燕喜府堂名色分派六縣公費，每縣解銀一百餘兩。人已陳六等證一差人徑拘六縣報害農民。曹京左陳堯望等貪食庫缺，衆農民聞風畏懼，各將銀五十兩託李得興送衙內方免充役。曹京左證一本官回籍預支庫內四司銀七十四兩，批作交盤補數。臨行分文不補，後安慶歐通判署印清查四司銀兩無補。將庫吏楊國光葉道藩監禁賠補庫書胡大經證一曹乾龍姦婦譚氏通族曹毛等舉首在府乾龍急將銀四百兩託葉道藩送進審時不究。罰穀七十石趕出汪林方證一王加臣與侄王興然爭無嗣家產，許告本府興然將銀二百餘兩託葉道藩送衙。

通族觀和將原被告各罰穀四百石外，中證十五名每出紙價銀二錢五分，差皂舒良才證此一臣者以貪饕開賄賂之門，瞞天設阱以機械工會飲之巧，匠地張羅當官已見殺疵去任，益彰狼狽。若止量移僻郡，恐復流毒他方。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以示深懲者也。揚州府海門縣知縣高斗墟操存不端，臨蒞多舛，居官之箴若掃謀利之說，獨明是。本館寵用汚吏毛鳳起，盛士駿何其統何大成、毛雲鸞、堂書、張家雍、皂頭任魁、任科、張忠等爲心腹，滿堂爲政說事，過錢贓私顯著。一初到任當鋪戶程明軒程加祚等送賀禮綉段金銀器皿共計百金，內許開金爵一對不意本官全收堂書張家雍捐銀五兩，方行稟官折銀二十兩送進回縣。皆知一到任交盤庫藏贓罰條鞭錢糧銀二千餘兩，本官俱擡入衙內庫吏何大成送銀一百兩，方准發庫。

庫書盛世麒等証一因京債逼迫托腹吏毛鳳起等往富民趙魁富監崔見洲家各借銀二百兩償債趙崔共証一到任嫌里長所備衙內什物不整票差心腹任魁拘審每里送見面銀五兩二十一里共銀一百餘金戶吏盛士駿皂頭任魁過送里長吳行尹崔文廣等証一許思許奉打死丁大賢兄丁大忠告縣本官要問許思死罪思用銀一百二十兩托何大成張家雍過送本犯証一舊例捕魚船下海每船納稍牌銀三兩三錢爲本縣公費天啟二年有船二百餘隻各邑納銀訖本官到任復拿工吏馬希德賠補前銀希德將田變銀八十兩求收方免一陸應科強姦張大妻王氏告縣科托何其毓張家雍過送銀一百兩擬杖縱放張國華証一審編戶丁毋論到與不到俱罰稻贖計二十一里共罰稻穀二千餘石蘭邑里老証一縱容兩子與

皂頭任魁結拜弟兄每遇訟事必先打送明白方行審理兩造以餽送多寡爲屈直如王一昌之假人命亦嚇稱要銀千兩其餘可知一按院出巡本官令奸吏毛鳳起皂頭任魁任奉與窩訪陸自恭盛于朝吳三奇等攢捏訪單詐嚇閩邑百姓如嚇許思銀三十兩路袖一疋大絨一疋丁成銀十六兩王省銀三十兩監生刁光協銀十兩崔召銀十兩臧德銀十四兩朱有明銀五十兩王加桂銀三十兩張思齊銀五十兩陸應科銀十六兩各人并單証此一臣者景逼桑榆自覺窮途日暮術工漁獵不免氣情神昏雖履任之時無多乃官常之壞已甚留之非徒無益屏之其實可憐所當照浮躁例降調以俟自新者也淮安府睢寧縣陞任知縣林翹楚心太朴誠性耽逸豫更蠅營之莫割致孤假之多端一本官到任聽腹書朱啓英田有良撥

置科派里甲三十四社重備傘轎鋪陳等件每社科銀十兩共銀三百四十兩里遍表世英等證一捕快單應祥胡騰芳捉獲無失主強盜王三等七名獲有現銀二百餘兩徑收私衙將盜釋放邵勲證一額解馬價銀三千一百餘兩聽朱啓英撥置於內侵欺未解銀二百餘兩王住諫等證一季領府庫遊夫銀六百餘兩轉給遊夫本官加一扣除四季共扣銀二百四十餘兩散銀書手丁尚禮證一散令里下收買河工料物每百兩止給七十兩發銀九百餘兩計侵剋銀二百餘兩繩戶朱勛等證一光棍魏應奎久戀河工領銀七百餘兩收買柳枝繩草應奎領銀花費不行買料交工有曹可聘具告按院着本官拘解應奎備銀一百兩朱啓英過送延今一載未完憲件曹可聘等證一朱洪渠打落胞兄朱大音門牙具告本官拘審洪渠送銀五十

兩免究本人證一張愛毆死丁珍妻丁珍具告本官拘審張愛畏懼重辟備銀二百兩朱啓英過送將珍近坐寬屈無伸本人證一收買遺根先差快手胡騰芳拘嚇暫住水客宗佑等買米克糧致客懼怕備銀六十兩央朱啓英過送放免復派本縣三十四社大戶收買及給銀每兩扣除二錢臨收米又要加二苦累鄉民夏世魁孫五良等證此一臣考力歎然而無爲是簡過於太簡才庸迂而少斷有官同於無官腸已有他心更無主倖轉委非其據僻地或者還宜所當無不及例量調簡僻以觀後効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嘉祚等擢用行取胡芳桂等分別議處庶勸懲當而吏治民生端有賴矣緣係循例舉劾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齊捧謹

題請

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循例舉劾各省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巡離兩淮茲當事竣所有江西湖廣河南三

省有司諸臣查訪頗悉例應舉劾除臨江

府知府王國楨剿裁千里霆馳霖澍四城

膏潤德安府知府邢祚昌洞襟光徹王壺

仁問春生巖谷黃州府知府吳叔度應劄

提若承蜩復操嚴於呶榮南康府同知張

廷箴諳練五熟之興經綸萬斛之珠新建

縣知縣關季益品擬鸞鳳翥才同犀利

蛟刺斬水縣知縣孔榮宗惠政隨車是兩

長才運郢成風光山縣知縣梁炳兩地榮

陰並茂四境禱禱興歌固始縣知縣高捷

瑰異材稱驥馱清瑩器映琳瑯商城縣知

縣曹廷詒敏才隨手風生潔守盟心日鑒

俱蒞任方新不敢樂叙外訪得江西瑞州

府知府樓一堂品是潤玉澄水政成祥鸞

威鳳三台日暖千里風清饒州府知府錢

繼登峻潔獨操端方率屬三載勞心經濟  
萬姓交口循良九江府知府吳養源清輝  
映世偉略匡時德政繼詠召歌循聲不後  
漢傳南康府知府夏燁丰度偉如登嶽氣  
節直可凌霄吏仰清風民依化日建昌府  
知府胡明佐志切時艱力還雅道治郡輕  
車熟路得民偃草從風南昌縣知縣劉夢  
潮白璧爲操蒼生切念才識無出其右品  
望自是當先豐城縣知縣馮起綸風姿操  
履變清一庭秋水心思才力並運萬戶陽  
春臨川縣知縣曾化龍清潔潭澄無染凝  
定山立不移濟世長才肩弘遠器進賢縣  
知縣黃廷師治擬烹鮮識空凡馬勁節孤  
岩松檜清標出水芙蓉新喻縣知縣張士  
升守兢捧璧才捷運斤梁清單父之堂花  
滿河陽之縣崇仁縣知縣史啓英器宇金  
精玉粹才鋒颯發雲流慈母歸誠神君播  
譽南城縣知縣王維燮神棲澹寧政兼威

惠冰心四封共戴橡筆六案無留德興縣  
知縣廖鵬舉英年爽度卓識芳猷庫藏風  
弊盡清遐陬湛恩徧布新城縣知縣殷聘  
尹芳齡秀表亮節爽才撫摩蒼赤眉抒摘  
發奸豪膽落湖廣漢陽府知府周三錫品  
格皎凝冰雪才華敏斷蛟犀露冕表端塞  
帷績著鄖陽府知府戴仕傑壯猷遠志直  
節真心一方弊絕塵清合郡民懷吏畏承  
天府通判孫鐸操履粹白嚴凝猷爲練達  
卓譽新城履露節屋向風武昌府推官胡  
允恭潔操萬頃波澄卓品千尋斗峻藻懸  
朗日頌徹冰天荆門州知州徐天祐氣度  
昂藏操修貞潔撫衆煦同春育當衝捷若  
風行江夏縣知縣李應公峻節飲冰濯骨  
宏猷格志淪肌康濟真才循良異品蒲圻  
縣知縣吳炳標格玉樹臨風識力吳鉤出  
匣萬塵春暖百里霜清江陵縣知縣王允  
祚風裁天馬行空識鑒寒潭映月品稱卓



異才裕衝繁攸縣知縣李士昌炯識珠瑩  
訐謨淵遠執法威伸破柱賞機妙契斷輪  
襄陽縣知縣樊一衡天才勁挺神鑑清澄  
批導目無全牛撫字祥占瑞鳳武昌縣知  
縣韓東明貞守一塵不染勤敏百務咸修  
原有擔當自無盤錯通山縣知縣劉仕鎮  
清凝梧月秀發松風陽春處處甘棠化雨  
家家祇席黃梅縣知縣鍾籲雋謹凜常持  
端凝自守一邑花明有色千村犬吠無聲  
應城縣知縣汪起英指麾風動咳唾澤流  
廉明吏畏神君豈弟人歌慈母公安縣知  
縣張國用澹泊維風廉明飭治拯溺三年  
獨苦飲冰一節常甘枝江縣知縣陳鉉美  
明出之績密峻潔處以冲夷愛洽四封政  
成五美光化縣知縣王惟新撫字萬家春  
謁員操四壁冰寒碑嗣羊公誦同召父湘  
陰縣知縣王秉乾茹檠飲冰之操運斤游  
刃之才使戢狐踪民依棠蔭當陽縣知縣

卜汝隨板宏鼎字敏練才猷滋枯吞滄寒  
林植節秋凌霜漢河南開封府知府方道  
通嚴明巨細畢修沆敷屬僚咸肅節甘茹  
檠才裕會城汝寧府知府王應楫神識凝  
定蘊藉宏深循良萬姓瞻依師帥一時冠  
冕南陽府知府趙鵬程勁節似柏參天長  
才如丹利涉噓枯潤槁振采宣猷汝陽縣  
知縣楊文昌珪璋粹品莫邪長才刺繁劇  
厥功亦迥持節介凜然霜肅上蔡縣知縣  
宋景雲才同倚馬節類懸魚剛吏弊秋聲  
晴空恤民瘼春四寒谷確山縣知縣傅伊  
經術以飭吏治渾厚而運精明民戴二天  
吏遵三尺以上諸臣皆有司之良所當薦  
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劉亭潮李  
應公樊一衡今俸維淺調自臣屬張士升  
改調浮梁尚未離任例得併薦又訪得湖  
廣岳州府安鄉縣知縣但調元恣睢不檢  
關詳自甘刑每過乎情嗜利若根於性

一本官到任聽信積書楊成楊繼彥門子吳應榜擡置前往地名焦圻鄉約所講約行至中途稍夜投富戶裴廷諫家駐宿因未列席款待要申做土豪索銀一百兩方免門子吳應榜陳于遜過送被害裴廷諫證一本官到任索各里長認狀銀每里三兩共銀三十三兩排年一百五十名每名索銀二兩共銀一百五十兩積書楊成楊繼彥過送一本官受理詞訟不分曲直一槩問案有民劉貴三爲盜牛赴告及以土豪挾騙責五十板送監索銀八十兩方放門子鄧天榜過送一本官聽信衙積吳必榮楊成劉應通私設商稅將泊岸鹽船每千包抽鹽一百包各商含怨經紀李國臣證一地方劉應通係心腹門子吳應榜岳父標給硃票巡視地方凡遇大小事情飛報有四總民劉中兒使女洗菜溺水本集稟官稱係欺姦投水騙銀一百五十兩免

究劉應通過送被害證一本官因今年大造黃冊每里會報書手二名共二十二名每名要公堂銀三兩計六十六兩小民劉逢選逐里催交庫簿證一本官每年逢生辰預通心腹劉應通吳必榮先日鋪設煽惑士民地方甲畏民壯皂隸及富戶一槩打造鍾盤壽星銀物件不下千餘金水夫劉子貴等證一本官拜富戶龔仁所龔文所送謝步銀三十兩鍾盤一副綉段八疋楊繼彥過送承印吏裴汝楫證一娼妓張愛兒居近縣後聽信積書劉文稟稱本娼包欺川客日夜酬贖本官差人車元星鎖鞏樂戶張汝相責打五十板罰銀五十兩本犯畏避逃走將家業押令伊兄張香賣完前銀劉三桂證此一臣者茹柔無骨事露襟掣肘見之形顯貨薰心人人抱虎噬狼貪之恨惟乘高故能集厚非罷官無以謝民所當革職閑住以儆官邪者也江

西寧州知州陸卽登才偏逞臆志在營私  
惟知囊橐之盈不問簞簋之飾一本官到  
任後卽信用衙役孫忠李才陳光胡明爲  
心腹凡事聽其主張闔州被其魚肉一追  
徵錢糧每兩加二火耗秤收周孫賢等證  
一本官每日拷打糧里將十年前錢糧俱  
行追完貯庫不行起解耗羨入己能善與  
等證一問理詞訟先令胡明孫忠等訪問  
家裏厚薄方行鞠審以致明等倚官詐財  
陳陳陳劉來鳳等以未送常例曲斷本人  
證一盧思九打死姑夫查禹謨徧體重傷  
本官受思九三百金不檢不究反將謨子  
友坐士民切齒一本官訪知犯婦石氏有  
姿色差李才陳光三更時分喚至桂花亭  
審問以致內衙嚷出公堂扯碎網巾次日  
縱容石氏脫逃士民掩口一本州常兵精  
兵奉文按季給發工食本官聽信庫吏徐  
鳴春等每兩扣一錢外又請求分上准發

再加一扣除各役咸怨一犯人王世高因  
姦謀死王天發告州聽李才陳光等捏稟  
世高與兄世爵同謀重刑煅煉勒詐銀二  
百四十兩陳光送入淹禁半載奉上提審  
故縱解兵疎放脫逃至今未結一自理紙  
贖積穀銀每年登報不過三百之數本官  
不論輕重槩擬有力差皂彭賢李才等帶  
各犯私自秤兌庫無號簿稽查一本州里  
催辦鮮糧差奉漕運明文聽署印申議減  
免每石派銀三分本官聽信管班胡明胡  
賢何祥等違示加派重徵每兩派追一錢  
仍加秤頭二分約計千餘金胡明家成巨  
富劉勝生等證一本官置酒請鄉宦錢行  
差皂徐忠借監生陳其情金爵蓋三箇遂  
欲執留怒噴徐忠稟還責三十仍夾半夜  
問擬一兩三錢通郡共知一本官妄信管  
班李才等報事害民騙財有健訟帥志與  
族帥多爭山帥志將銀百兩跪李才送

進參二斷師族竟帖徧滿省城此一臣者  
罔上兼之罔下民瘼漫不關心見金不復  
見人廉隅因而掃地據穢迹自當礮斥論  
年力姑試困衡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  
開散以示懲創者也九江府巡鹽通判申  
如墳心多滿染性復優柔佐郡未聞賢聲  
攝符殊滋物議一本官聽積皂易三撥置  
票取商販貨物竟不給價致行行受害怨  
聲載道一收九江衛軍二銀兩聽積役蕭  
日新書手汪加選撥置每分正銀四錢一  
分今收頭蔡文舉李應科加收銀一錢二  
分共得銀四百三十餘兩各軍證一收本  
衛分數三千七百餘分每分正銀二錢外  
索加耗罔分共得銀二百二十餘兩收頭  
郭尚賓徐萬芳證一管收湖關稅料凡經  
過商船貨物不用道發印票批稅只將手  
本批行約侵稅銀一千餘兩胡汝海證一  
委署瑞昌縣印務徵收差糧每正銀一兩

外加兌銀八分約徵過八千計得銀六百  
四十餘兩里長何本道等證一庫藏不愈  
吏役受書手程顯張洪訓銀六十兩令其  
遞相接管積書王加選蕭門子過付一聽  
積役蕭日新撥置將徵過錢糧不解正額  
預給夫馬兵役等項工食約給散過一千  
餘兩每兩扣銀三錢計銀三百餘兩各役  
證一放告原有定期本官署印每日投文  
詞狀一槩濫受審時不分原被中證曲直  
俱問不應以致小民稱冤一大造黃冊設  
立縣總一名納公堂銀十兩散書十三名  
每名納公堂銀二兩共得散總書手銀三  
十六兩總書田志可審一德安馬戶最稱  
苦役每號料價一十一兩本官署印分爲  
四季給發每季每名扣銀二錢歲計馬價  
三千餘兩共扣銀二百一十餘兩以致夏  
閏用等假吏告官坑脂庫吏邵明卿重責  
寃罪一本地團戶小販私賣湖廣過水鹽

甚盛本官漫不禁止致官鹽壅滯一該地積棍奸牙通同挾賄官鹽騙價無還各商赴告不理致商人裹足不入境此一臣者轡銜去手左右之奸已售而不知谿壑填胸軍民之怨已叢而不恤所當照不及例降調以俟省改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樓一堂等循資擢用行取但調元等分別革職降調庶幾涉既彰勸懲愈肅則吏治可振而民困可甦矣緣係循例舉劾各省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齋捧謹題請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薦舉選謫官員事臣奉

命督理兩淮鹽課兼管監兌河道等務一差已滿所有選謫官員例應薦舉訪得兩淮運司添註副使彭遵古耿耿卅裏鑒日稜校皎節凝霜暫困鹽車當還故物廬州府推官常蕃危明憂盛真心陳善責難正論忠傾瑣聞名重嚴廊此二臣者乃選謫之賢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彭遵古常蕃亟爲擢用庶賢才不致久淹而國家亦得其實用矣緣係薦舉選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齋捧謹題

百

請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舉劾武職官員事

命巡邏兩淮茲當事竣所有武職官員例應舉  
劾除署正留守王家柱滿腹甲兵甚富一  
方保障堪資署副留守韓汧趕赴七尺雄  
驅耿耿一腔義膽揚州遊擊張履吉詰戎  
部伍傾心簡練旌旗生色俱蒞任方新不  
敢聚叙外訪得狼山副總兵張景房術神  
三暑氣勁千丈投鞭泛濫無虞秉鉞氛  
右攝宋生洲參將高應登偉幹拔山舉鼎  
雄心震聳吞胡破凍功奇投醪恩著江北  
海防遊擊焦續後家傳禮樂胸富韜鈴借  
籌帷幄風生賈勇銳氣倍淮安大營遊  
擊楊大烈雄烈貔貅振彩撫循士卒輪丹  
學貫孫吳志精黃石漕撫中軍都司食書  
李呈芬鷹揚偉望虎峙雄姿漕中令出惟  
行塞上名標可符新營守備朱兆南銳氣  
石虎能穿巧心木牛堪駕歡騰挾績勇奮

職妖狼山把總李贊乾天生將種命世人  
豪風生說劍談兵功著鳴榔破浪東海把  
總林之應勇且有畧廉以生威飛帆島嶼  
煙消伐鼓旌旗色變三江把總唐世忠剛  
毅宏猷驍雄偉度威肅三江豺虎警消一  
路餘艖大河口把總龐汝淳壯志昂藏霄  
漢英姿叱咤風雲不愧四知可當一面揚  
營中軍指揮表九牧志高標柱技妙穿揚  
挹之雅類儒生扣之九臍閫帥泰州營中  
軍千戶支維翰雄生鐵馬秀奪瓊枝訓士  
風生組練揮戈氣奮伊吾疏理營中軍指  
揮吳應炳才堪櫛管藝拔彎弧壯志已投  
脫穎雄心應可當關徐道營中軍守備王  
一麟安昂燕額守絕蠅頭雄名獨冠彭城  
偉伐佇標瀚海鳳陽中衛指揮劉世泰英  
標邁衆卓志不群條議言官知兵設施事  
事奏績壽州衛指揮孫致忠青偉英標矜  
嚴雅志角藝號猿擅巧談兵捫蝨稱奇以

上諸臣皆一時武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  
擢用者也內張景房雖經陞任尚在地方  
例應併薦又訪得揭港營守備丁繼曾形  
骸臃腫資性頑庸既乏其才何長可錄更  
污其守有過堪書一本官所轄該營備倭  
軍陳九文兵陸愷等共計一千名凡遇關  
支行月二糧協同有司給散俸後復差哨  
官毛應熊范爲等每兵每年科派供應銀  
三錢三次共銀六百兩哨官毛應熊兵陸  
愷等證一本官窺有微棍尹敬龍裝載私  
鹽三船不行捉獲得受常例銀十五兩票  
差哨官楊浩楊仲押送行至馬塘場被巡  
檢陳國政盤獲私鹽一萬三千斤船三隻  
鮮赴如皋縣受賊故縱徒設官兵楊浩等  
證一本官法令不嚴縱軍范觀保等九十  
三名每家買贖一頭在場收買私鹽任意  
駝販並不禁緝每名歲納常例銀五錢歷  
任二載共得銀九十餘兩范觀保證一本

官捉獲海洋強盜龔元等十六名海船一  
隻餘盜驚散逃走聽信哨官范講掌號官  
丘轅撥置將船內贓物盡搬本官衙內共  
計贓物銀三千餘兩珍珠二十兩白布四  
千餘疋紬段衣物不計其數圖侵其贓將  
盜當夜釋放止將銀二百兩布二百疋賞  
范講丘轅均分又將銀三十兩白布二十  
疋賞班頭林濠餘贓本官侵匿入己並不  
申報上同以致盜賊生聚客商受害范講  
等證一本官窺揭港場海船漁戶蔡春宇  
顧子建李錫等共船二百五十隻指倚嚴  
禁下海每船每年索銀一兩給與稍牌一  
張方許下海差軍牢林滾石增等科收計  
二年共得銀五百兩船戶蔡春宇等證一  
本官衙門原設領兵防禦海洋地方原無  
准詞之例故違憲禁每月三六九日擅自  
放告濫受民詞原告陳仇楊俊陳壽等五  
百餘件不拘人命強盜戶緝田土一槩俱

准差軍勾攝酷刑拷打淹禁索詐三五兩不等班頭林濠等過送卽行釋放鄉約王子仁陳九思證一本官奉文添補水陸新兵陳谷等四十七名故意刁難提石比試每名索要投冊見面銀三兩共銀一百四十餘兩方准開食糧餉哨官范講經收類送本人證一本官窺營教場後有范公堤係古跡徑行攤沒仍填占民竈泰承勲等地五十餘畝召軍周現葉玉等四十二家蓋房居住每家私佃地租銀一兩二年共得銀八十餘兩泰承勲等證一本官窺掌號官丘縣縱占民人婁綵基地起蓋花園召妓石巧兒關大兒等居住每年丘縣僉送本官常例銀二十兩保正葛住地主婁綵等證一本官聽信班頭林濠等撥置設法科歛窺杉木等行經紀楊春元徐冒等一百三十餘家在場經營買賣各有縣差本官擅差石增拘集各行每年每名索銀

三五錢不等名爲鈔稅共得銀一百餘兩楊春元等證此一臣者崦嵫日短餐餐心長不顧士卒之饑寒狼貪無忌只憑左右爲手眼黷技已窮當此稱干比戈之時奚取象人塗馬之具所當革任回衛以儆不職者也又訪得徐州叅將劉炳文名雖弁流實則紈袴居恒罔識輶鈴遇難輒多忙亂夏鎮猝遇妖賊原非大敵而本官馭兵無紀散不成列初未及接衆先奔潰本官倉皇策馬而逃以致跌落馬下向非家丁救起其能免於賊人手乎迨後派防糧運亦僅碌碌因人無一勞績至韓庄失守賊渡荆山本官富先據橋頭而賊勢重大未能堵截雖後之舉動頗勝於前而於地方有何分毫補益且狀貌既已卑瑣語言亦鮮爽利緩急必不可倚參養亦復何州所當革任回衛以俟另議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張景房



等循資擢用丁繼曾等華任同衛庶賢  
不肖者懲而地方大有賴矣緣係舉劾武  
職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傷心盡瘁之臣拭目旌忠之典仰懇  
聖明特賜優卹以俯慰死事忠魂以激勸將來  
任事人心事方今天下之沓沓多事也凡  
我

君臣上下曷嘗不日夜以任事爲言亦曷嘗不  
日夜以任事之人爲難然上之所難難在  
實實任事之人而下之所難難在實實任  
事之心夫孰有性篤忠貞心甘勞瘁竭一  
腔之血捐七尺之軀而不顧如應天巡撫  
王象恒其人者可多得哉臣之與象恒也  
居鄉而接壤錯趾之地近故見之最真在  
朝而比肩事

主之日長故習之最久至臣之于役兩淮距象  
恒開府地僅僅一衣帶水則又一呼一吸  
一舉一動更耳而目之最確最悉是知象  
恒者誠莫如臣矣知而不言負友罪小然  
一不愜而使勞臣泯身後之名

朝廷失旌忠之典是蔽賢也負

國之罪茲大矣故臣敢不避桑梓嫌爲我

皇上言之象恒忠維致

主清可廉頑凝然岳峙淵停之品霍然雷轟電

掣之才事事機合經權處處聲稱威惠方

其握巖邑之符則棠蔭濃於兩地及其持

巡方之斧則霜威著於

帝畿維時正值遼事孔棘之始又屬章疏

留中之時象恒視

國如家拯溺猶已或事屬先見而爲曲突徙

薪之謀或計出無柰而爲焦頭爛額之策

今其疏具在皆歷歷可考鑒鑒可行也然

而象恒之形已敝神已竭矣尋以資深積

茂擢爲僕少方孳孳焉數馬以對會有應

天撫臣之缺

皇上顧念

留都爲

高皇帝開創重地遂採羣臣議而畀以節鉞之

寄蓋無不人人爲封疆得人慶也屬持負

恒自填撫應天以來事事俱從根本上用

力時時只在民命上留心蘇江南久疲之

民力紓江南久竭之民財蠲除溢額之賦

調停布縷之征明鈔豪右默散奸黨兩江

南今日之人心帖席而地方安堵者何莫

非象恒力乎然象恒一腔憂世憂民赤心

真有飲食不忘而衾影無愧者見遼事日

益潰來則念

君父胥肝之憂旣當食罷著見妖賊日益猖狂

則念南北剝膚之患輒聞鷄起舞舞其勵水

茹藥也節省餉銀二萬兩特選謀勇二將

率精卒四十人直解至山海聽經臣支銷

其未兩綱繆也凡江南郡邑泊口要地設

將添兵措糧辦器立墩築臺臣在浦口拮

据掣鹽之役親見其所遣遣徐瑛晝夜練

兵江上真無時無事不爲防守自己之地

方計而又無處無日不爲防守鄰封之地

方計故一聞彭城告急卽日夜親點水陸  
其馬欲以遙張齊魯之聲援爲近固

豐鎬之勝算然已不惜其勞以致病更不惜其  
病以節勞遂在演武場中勞極中痰輿之  
而歸歸而迷悶中猶刺刺言兵馬事不休  
未幾而忽焉逝矣嗚呼象恒而何以逝哉  
果天欲不究其用而龍蛇在歲也乎臣追  
維往昔流想前芳而見象恒之有合於古  
者四焉古有食少事煩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者以象恒今日視之合否古有

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遙期者以  
象恒今日視之合否古有目已瞑而猶屢  
然視司馬天下事尚可爲者以象恒今日  
視之合否古有病革時諄諄夢中語皆  
朝廷天下大務者以象恒今日視之合否既  
以一身消弭東南半壁將形之隱憂又以  
二心籌畫西北一帶方張之

國難王臣蹇蹇之誼實無媿於古大臣而冥

冥蒙蒙之中乃不使之竟其丁而卒其  
謂之何哉臣查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在官在外文武官員不病  
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恤典取自

上裁又一款軍功四品本身得擬祭葬又一款  
凡以死勤事者開具實跡恤典取自  
上裁今象恒之籌兵心苦震聲感張久已著清  
白于生前自宜錄忠勤於死後政與

會典前例略合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軍功致身以死勤事之條將象

恒贈官祭塋廕誥等項

恩典覆請

聖裁庶

朝廷不惜旌忠報死之

盛典而臣下益奮忘身報

主之大義將多事之日不患無任事之人而任

事之人不患無死事之榮矣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參酌成例釐剔鹽弊以愜商情以裨

國課事臣鹽臣也則通商裕

國臣鹽臣責也故臣自入淮受事以來夙夜

兢兢惟以鹽政不克修舉仰負我

皇上之任使爲懼茲且手口拮据幸及一年滿

矣凡一切應行應革事宜既不敢自愛大

馬不以竭駑鈍之愚亦不敢虛炫耳目徒

以滋煩聒之擾蓋隨事興釐隨時斟酌原

不過期與下交利而源與流無壅是臣

所持以爲通商裕

國之至計也然通商之事必須先治其根本

而裕

國之法必須先挈其緊要此又臣得之目擊

參之輿情酌之時宜稽之成例而灼見其

關於鹽政之根本緊要者實莫如華揚州

新增食鹽與夫禁濫陽新開采石河道二

事謹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臣查兩淮鹽法之分南北者蓋從鹽

運河道論之也然總以淮安府爲中界焉

淮之南則鹽行江南寧太等府并江廣二

省也淮之北則鹽行江北廬鳳等府并河

南省三府也近日淮北之鹽通行無阻夫

復何議獨淮南之鹽則稍有壅淤梗塞致

每歲扣留伍萬伍千引鹽者臣嘗深維其

故則原因揚州府屬通泰等九州縣之食

鹽爲根本之需而采石之河道一行爲緊

要之需地行抵我

國家正課全輸自綱商然綱鹽正額每引不

過四百三十斤而食鹽則因其地近鹽場

故多加斤重以償其財本之費遂有每引

重七百斤以至七百六十斤者然各州縣

每歲銷導能有幾何不過徒恣各奸商壟

斷之巧計乘間滿載順水揚帆徑飛渡江

以南侵蝕綱鹽之地平而濫陽一縣之食

鹽矣新從采石口迂道入濫採其辭未嘗

不謂水路之便而脚價之省也然長江浩蕩誰爲稽察所假借者雖食鹽之引而所挽越者實綱鹽之界也夫綱鹽之地界止有此數乃日日爲食鹽所侵蝕挽越則綱鹽安得而不壅正課安得而不損哉從此諦觀則二事之爲正課根本緊要盡害不待言而已彰明較著矣此向者徽西綱商秦晉吳昭慶等之公陳爲懇乞除革新增食鹽開采采石河道剔盡私販影射大弊以資正課而裕國課益卽指上江等八縣食鹽并新行溧陽采石河道二事而言也頃已經前差御史馮三元批行帶管疏理道事叅政馬從龍兩淮運司運使孫毓英等會審各商會謂揚州府屬食鹽除江都縣離產鹽地方稍遠應存額一萬引其餘如高郵通泰三州及泰興如皋海門興化寶應五縣逼近鹽場情勢難售若儀真一縣更屬堆掣綱鹽

處所若令復行食鹽其越境與販影射之弊可勝道哉俱當永遠裁革至於溧陽采石河道聯絡江南各府大江遶涉巡防難施況舊制既無則新行宜塞等情酌議明白業具詳批允刊豎板榜禁止矣乃臣於上年冬仲入境履揚視事仍有無藉棍徒假託募兵餉餉名色告增復行各處食鹽者紛紛不已該臣稟請往縣檢閱新卷知食鹽開采有礙於正課斷不可不爲之知采石河之徒循便於私販斷乎不可開也已將說法諸奸繩之三尺痛加禁革外又經牌行署疏理道事揚州府知府楊嘉祚兩淮運司署印同知譚天相酌議覆覈據詳稱揚屬除江都一邑外餘九州縣食鹽委宜裁革溧陽縣新行采石河道委宜禁行其上江等八縣食鹽逐一遵照前議上堆所掣江掣限期規則一依刊豎板榜緣由施行等因備呈到臣切思之食

鹽之與綱鹽原兩分之勢也食鹽之額既增則綱鹽之課自損而食鹽之與私鹽原兩合之機也食鹽之路既便則私鹽之販愈遠故在商則專專以私鹽之厚實藉食鹽之虛名而在官則往往以食鹽之小利忘綱鹽之大害若不及今題

請仰求

天語申飭誠恐日久玩法又弊生寧惟作奸者覲覲之念不息且防奸者拒絕之力或弛將章者復行閉者復開其商日以不通而

國日以不裕也則臣今日不言之過也伏乞勅下戶部速賜覆允容臣勒石運司衙門之前永遠嚴禁確守庶正課年年不虧而邊儲亦年年永賴矣緣係

天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奏為夙疾增劇復

命難前仰懇

天恩

俯賜在籍調理以保殘息以并聞報效事臣以

北海豎儒叨列西臺法從頃者我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而遺斥之臣因得以辭次

之序謬膺淮離之役當臣拜

命出都後此狗馬病軀業已荷我

皇上矜憫而寬之優臣感恩自天捐糜無地雖

病未及痊心切戀母而嚴程已迫

簡書可畏強起而南真有不遑寧處者矣及至

逾河渡淮入境受事臣已眼見地方光景

非復民樂生商樂業之舊然猶冀遠邇無

事或可幸且夕即安居無幾而遙聞廣寧

之告陷則上下皇皇驚懼欲死又無幾而

逼近彭城之頻危則商民紛紛逃竄求生

潰我之國難忽而外忽而內已不知幾變

樞法之人心倏而定倏而亂亦不知幾更  
臣跋踈於淮海之間雖碌碌無尺寸之補  
然而調停南竄軍民拮据備徵新派寢食  
俱廢心血爲枯者亦既一年餘矣苟涓埃  
之可效何髮膚之敢私然臣之北來也原  
未經海潮潮濕之苦臣又病濕之症口非  
餐苓餌木之功方臣之東而首謁於  
諸場坐卧沮洳濕毒已中於腠理及  
西而巡察於廬鳳等府奔走炎蒸暑  
創於肌膚迨至臣之羈縻滬上濕淫于  
夜以繼日恃筆爲舌坐催諸商俾無失京  
期定期者月有餘日而濕毒暑毒合併交  
作不覺兩背兩瘡突起而隆隆欲腫矣臣  
嘗聞之鄉里父老恒言此瘡能傷人性命  
延醫藉國祇成一騾瘡治又皆言保積毒  
乘積勞而發不善治且不可測故急採暴  
瀉則寒涼之峻劑亂投而過用尅伐則脾  
胃虧損特甚夫脾胃人之元氣也元氣

弱則百邪皆入亦人之根本也根本傷則  
百病皆生况病後之勞勞反增病而勞中  
之病病豈堪勞今臣病勢已纏綿久矣病  
形已委頓極矣且臣之事已告竣矣已蒙  
皇上遣御史周邦基出代臣矣此政臣弛此責  
擔乞此骸骨以圖異日者再報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時也除一應冊揭差承差齋  
投部院各衙門外謹齋心具疏上  
請伏乞  
皇上仁慈念臣情苦病深不能遲時違京復  
勅下都察院查議惟臣在籍養病調理其原領  
勅印容臣另交投本衙門繳  
進倘依親飲藥苟得延此犬馬之年則摩  
放踵尚有傾此葵藿之日臣不勝激切  
命之至緣係夙疾增劇復  
命難前仰懇  
天恩

俯賜在籍調理以保殘息以再圖報效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臺疏三集後跋

曩燭從邸報中讀

直指房公臺中疏蓋不啻聞

蘭茝而思佩也暨

公持斧

代狩江淮間正值烽火震隣所

在人心鼎沸而公以掀揭大

手左提右挈風勵羣寮而安

輯之民用以寧其以鹽以漕

入告者又若干疏燭幸隸在

下吏從郡守諸大夫後得以

長跼奉教披覽周環則見言

言救時急著發自赤心真陸

宣公千載知己顧宣公遇非

其主每以水投石而公則朝

上疏而夕報可回天之力妙

於轉移其得君者尤厚也純

忠世篤亮節天挺行且左右

天子為中興名佐其嘉謨之膾

炙者正未有艾此其一

大夫恐公之焚草也  
亟請荆劍以垂不朽  
小子  
幸附青雲敢僭贊一言為跋  
屬下江都縣知縣余文煥  
頃首謹撰



劉戡山先生奏疏五卷

〔明〕劉宗周撰

清乾隆十七年證人堂刻

劉戡山先生集本

遼寧省圖書館藏

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孝疏一

懇賜侍養疏 萬曆甲辰十一月二十七日 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道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全子道事臣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復蒙聖恩于萬曆三十一年陞表臣母章氏節行臣以一介卑茅叨列清班龍光先德雖捐糜曷圖報稱何敢遽恤私家顧君親並重求臣子兩全之地故籌緩急而陳至情惟陛下憐鑒之臣有祖父劉煒壯歲喪臣祖母陳義不再娶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謹人堂

舉臣父輩三子臣父早夭止遺腹生臣臣二叔父繼天皆無後形影相弔者祖孫母子三人面喪類仍田廬盡廢終歲間半入山半寄食于臣舅氏臣母躬紡績以奉祖而臣祖嚴義方以訓臣伶仃孤苦以有成立臣叨一第臣母終于家匍匐歸形影相弔者祖孫二人終歲間半入山半寄食于臣舅氏如故也茲臣辭膝下致身朝廷子道臣祖一人耳見今行年八十身既無依養且無家流移衰邁朝不謀保而臣風塵羈旅倏焉滿歲不勝烏哺之恩積思成病轉病轉思祖孫二人不能更相爲命臣祖勉臣就道也豈不曰敬爾在官無以老耄故持二心而臣滋傷也普天

之下莫非王臣誰無父母未有如臣情之苦者子能仕父教之忠不能舍孝以作忠況于嫜祖孤孫勢不能一日相離而臣使臣也欲迎養在官啟處不遑將枉道歸寧簡書可畏輾轉踟躕道遠狼狽終不容已于乞身之計念來日無多聊以報祖恩而臣亦得以苟延殘喘尚可報陛下之恩也使臣生不見父長不殮母壯不養祖蹉跎一朝而并三恨臣死且不瞑目尚能祝願爲朝廷大馬乎恭遇陛下仁覆光天孝思錫類凡情切父子屢荷矜憐豈叙在祖孫而有異視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家無次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臣之事體委與例合爲此激切上陳懇思勅下吏部查覆臣疏放臣回籍侍養則祖孫已後之年均荷再造臣雖不肖亦死且不朽臣無任戰慄顙懇之至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謹人堂

再懇侍養疏 萬曆乙巳三月 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痛有祖父劉煒侍養無人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披瀝烏私未奉明旨復及今春恭逢吏計開闕天成既望獨而踟躕荒瞻雲而無悼伏念臣遭家不造遺腹稱孤臣祖與臣

母忍萬苦以圖存臣與祖若母并一身而爲命迨臣長而臣母歿今臣仕而臣祖老既無叔伯又鮮弟兄臣以孤子當室抱疚經年祖以老耄居鰥子道萬里窺跡荒山生涯無以卒歲倚門終日鬱思至于傷脾昔猶善飯而今浸衰臣欲爲貧而天不弔幸而歸寧在即或爲骨肉如初臣祖春秋八十有一矣報罔極之恩餘年何及臣齒未三十也急無逃之義他日猶長倘致身之節既貳于榮家而將母之懷仍牽于持祿俾祖爲聖朝之箕獨則臣實名教之罪人所以臣心日痛欲待罪而無期亦知臣罪當誅敢爲親而請命也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累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議

三

證人堂

家無次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懇乞聖慈憐憫臣情勅下吏部查覆臣疏放回故里示侍高堂惟皇天后土昭鑒微忱合錄孤孫銘銘大造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條陳宗藩疏

萬曆癸丑四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敬循使職諮陳玉璫之要懇祈聖明瑞本牧家推恩起化以裨宗藩以保萬世治安事臣聞周官之制宗伯之屬有大小行人掌邦國之禮達天下之六節以有事于諸侯比及返命則以玉書述邦國之故每國辨異而獻諸王王乃爲之修其政刑殊其典常協其度數恤其災彥而後趨符省類之制因之蓋行人之

職如此其重也其在皇華之什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則入告我后有自來矣三代以降官無專設治化蔑焉明興制監前古特設行人司隸于禮部入掌典籍出奇絲綸有周官遺意焉遭世承平鮮梯航之役使節所臨率居宗國歲爲聖天子展親親之典者若而人臣不佞謬膺簡任萬歷四十年四月內奉命副戶科古給事中彭惟成往益府行冊封禮役既竣爰報成事臣居恆念天下事大壞極敝者未易故舉而宗藩之政尤爲孔亟敢因馳驅所及情竭愚悃以修古行人之職惟陛下試采擇焉臣聞宋儒張載有言曰爲治不法三代者修苟道也夫三代之法莫大于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議

四

證人堂

封建唐太宗讀周禮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故法三代之治其道無繇于是命群臣議封建終阻異說識者恨之顧封建之法已不行于後世而代興之君分封同姓猶稍循緣飾其義所爲存什一于千百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中夏大啟土宇以封諸王外靖邊陲中制襟腹一時草創制度載在祖訓中亦畧損益前代之遺雖未暇盡善而規模已宏遠矣常以封建諸王禮成諭群臣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晉漢以下莫不皆然其開治亂不同顧施爲何如耳大哉王言真有意乎三代之治而惜乎當時爲之臣者不能

將順其意請求一代經久之規以貽子孫至千一傳而敏也分封過修建昇升預策之矣嗣後文皇帝起于藩服遂增東瀛之政累朝以降一懲于漢再懲于寧而國家所以計防宗室者已無餘力矣乃猜忌刻削之制窮而因仍苟且之政岐澤竭于上威頓于下至今日而宗藩之困亟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當事者思欲善變之而不得其說顧其標而失其本親其偏而遺其全亦何技乎成敗之數乎臣以爲欲策時宜莫若行王政行先王之政者莫若法先王之意而遜之臣請以六議應獻一曰議爵臣聞古者天子衆建諸侯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其施于國中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五

證人堂

亦五等曰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諸侯嫡于世國其別子遞降視卿大夫士親盡則列庶人猶親王而降有邵王將軍中尉也乃制自郡王至奉國中尉凡七等不已濫乎今准郡王之爵視上大夫卿鎮國將軍視下大夫鎮國中尉視上士輔國中尉視中士奉國中尉視下士則二將軍之爵可裁也恭若子之澤五世而斬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無可推矣故宗法僅繼別者稱大宗得世其家小宗親盡則遷皆不得世家則將軍中尉之世爵宜革也又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嫡則不立大宗則庶別之封爵宜降也繼別者雖庶不降繼絕必繼重親也女

子于本宗又遞降矣乃制自郡主至鄉君凡五等不又遞子今唯封親王之女郡王之女將軍之女服屬已殫則曾元之女爵可裁也與曾元鎮賁之爵可並裁也隆慶中禮部議還爵事例請親王之子世嫡而外封其四子郡王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并嫡子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世子一人請封中尉不論嫡庶止許一人額外之子止給冠帶銀兩實本豐林王台瀚所奏夫限子封爵于禮無所考據恐非所以昭一體普大公之義也且封爵遠及七世七世之孫尚襲中尉而親王第六子卽列爲庶人不既戾乎義若明宗法復先王五等之頒庶幾于名正于事順矣一曰議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六

證人堂

祿臣聞古者大國地方百里次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百里之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七十里之國二萬四千畝五十里之國一萬六千畝今國初定制親王祿萬石亦畧可儗古百里君田所入之數後或限八千石六千石而成化中減例支萬石者實折二千石石折銀一兩則視小國之數且食矣今請以次國定制可乎君十卿祿則郡王祿二千石不可議減千卿祿三大夫則鎮國將軍一千石不可議減乎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輔國將軍之入百石奉國將軍之六百石制在不經無論矣而三中尉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不可議減乎推而郡主儀賁之

祿不可議減乎資養之給不可已乎蓋先王之世士必世祿世祿之等自不得埒于職官之俸即通降而至百畝之糞亦已不薄矣而又開之以仕進之路常祿之外復有圭田如近制流官俸薪之例斯不亦親親賢賢恩誼曲盡乎臣計今天下宗藩之以將軍中尉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歲而供之則空天下之山海不足以填無窮之壑又虛賴之以廩祿而實坐之以飢寒往牒所載親王而下有給祿僅半者有給十之二三者有經年不得關領者有三年五年不得關領者而諸宗乃大困有司莫以上聞朝廷知而不問即諸宗亦且習以爲固然而無可奈何于是瘡痍中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七 謫人堂

衛王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者而奏陽王佑德上書願准漢唐故事得應專效用力田自活不敢煩竊祿後豈不樂貴且富如嚙昔哉凡以被空名而受實禍也先臣王世貞亦言宗祿不給請自奉國將軍諸子以下聽免祿秩先後議駁議減殆無虛日而卒無盡一之規也曷不取王制而通之乎誠使親王而下定以六等之頒則歲歲所供取諸其摶節而不賁而宗藩之質被其澤者不啻酒餼之起矣一曰議官臣聞古者任官之法公族之倫與比閭族黨之民並齒而論秀列爲卿大夫士今宗藩中長史等官並不任宗室一人而流官之任又率用遷人處之既薄待

宗人以不足用而又輕視宗藩以不必治臣讀皇明祖訓一條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以聞朝廷考驗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煌煌聖訓未嘗禁宗人以仕進也今始未暇備極其用之之途惟王府官屬文若長史等武若指揮使司等宗人猶可自效請自將軍中尉聽撫按官歲覈其賢者薦之于朝度能受任仍從各王府更相調用如流官之制此而絮短較長豈遽出遷人下且用一宗室即省一流官亦以清冗官之弊至若王官之必用左遷與王官之不他轉本朝實無此制國初楊士奇以史官高等擢爲審理副後入翰林卒爲名臣宣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八 謫人堂

德中周忱自長史累尚書成化中雷賕以長史陞提學副使萬歷中趙世卿自長史累尚書臣卿周應中亦以王官滿籍起歷光祿少卿此外尚不能更僕數何嫌何異而過生分別以嚴任官之弊長史職專輔導王有先例罪輔導官祿係非細而卒充以有司之疊敗者審理以下莫不皆然則王府固天下通逃藪而王府視其官屬非特賈說無用抑亦如蛇蝎盜賊之不可近惟恐驅除之不遑而又何利焉何怪乎王之德業罔聞而國日蹙也即如郡王府教授郡王講讀資焉今歲貢自訓導歷府授已不下一二十年計其齒亦當八十九十虞旦晚就木耳有何文學有何

精采實之以教用如以充故事而已則國家廩祿可惜也臣按先朝奏准事例凡長史等官于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監授類而推之宜并及有司之聲績優著者仍與宗室中相參擢用任滿之後一體改選庶幾官聯肅而輔導宏其爲藩國之禪非小補矣一日議故臣聞古者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生而有教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比冠入太學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齒焉大學正造之教以詩書禮樂七年視小成九年視大成諸侯之制天子命之教則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所謂鄉學也亦曰泮宮而其教之行于邦國者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 九 謹人堂

適于仕也今登進之途塞而先資之業荒爲父兄者以何時而教爲子弟者以何時而學雖日抗之以師保之尊行之以督責之術吾未見其有帥也由是聰明才智之姪賦于無所用而動扞文網若楚之許汙之譁往往而是諸事者乃始操三尺而讓其後不少責焉亦不教而教謂之爲而已矣臣請郡王府各立小學教授掌之郡王之胄子及諸子諸孫以降生而幼學于斯焉王府立大學宗正府宗正掌之宗副副之又設左右教授分理之親王之胄子諸子及郡王之胄子弱而冠學于斯焉郡王之諸子諸孫以降簡其秀者進學于斯焉于是提調之以有司衡之以督學憲臣主之以按臣三年而大比簡其秀升之辟雍又簡而進之升之蒙宰與科甲一體敘選其胄子必入太學九年視成而後得世爵其衆子必簡入太學九年視成必與大比之選而後得拜爵其不入太學者爲不率則不敘以爵禮曰親未盡而列爲庶人賤無能也其教必繁德行重經術本先王詩書禮樂之道而文藝次之其大比實黜陟敘選貢納以論行爲主若漢賈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最爲近古而科舉帖括不與焉夫鄉舉里選之典攬南言揚行學之意徵士鮮有用之材朝多倖位之弊甚矣科舉之謬也先臣李承芳王濬等者論皆以科舉壞天下士習欲



復古制而先臣呂柟言歲貢入監有合于古鄉舉里選之遺誠爲確論今必欲處宗藩以科舉而特帖括之技與郡邑諸生較利鈍此必不勝之數方今立宗學則科舉亦有年矣而書判薦者幾人明與其進陰阨其途雖有豪傑之士能自天心解體乎臣請及今講明先王取士之法收宗室之賢才而通行于天下郡邑則亦本朝一盛事也一日議養臣聞古者封建井田相爲表裏井田之制諸侯卿大夫士各有公田與都鄙之民共井而九一之每夫授田百畝合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給君以下之廩祿上下相保忠愛樂利蓋甚盛也若夫夏后氏之貢法鄉遂之制通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十二 謹人堂

下且以類推逮數世之後生齒倍繁量視資乏給以餘夫之田田盡而止仍聽工商自便各從生理則舉藩國之內自親王以下世世不必煩縣官一粒而庶宗亦得以世守常業少免飢寒之困矣其新封之國無庶宗者聽育司征收或徙外藩資宗實之開國以來封爵蕃置勢難盡給公田惟自今伊始子弟續封者聽有司從長設處還者嗣王開國常祿之外不賜莊田四萬頃資贍養乎臣以爲賜履所入卽常祿矣而復祿之乎祿不過萬石而侈至四萬頃乎莊田額賜祖制未詳國初國有賜王諸子田六十頃酌而推之臣請及今定制不用莊田名色准古封國君田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十三 謹人堂所得給以世守免支歲祿額外量加優賜出自特典而先王封建井田之遺一舉而復見于今日矣或者曰公田之說行則數世而後勢必盡括民田以益之而不足不成偏重之勢乎夫以宗室當天下固無幾也且澤以世降田以夫授有定制而無兼并適與百姓通爲肥瘠何偏重之與有今天下困矣井田之制既不可復計莫若倣中古限田之法寧禁宗室有分田乎此一役也以野人養君子而無專城之嫌以宗人養宗人而無竭澤之患臣未見其迂遠而闕事情也一日議制臣聞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諸侯之國天子五載而巡狩入疆問治慶讓行焉于

是乎削不敬流不從討不朝其加地違律則以功諸侯比  
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而朝曰進職考禮正刑一德以尊  
于天子巡狩之制不行于後世今制歲過御史往按各省  
直王國祿焉大夫之監天子之符節其義也而法令疎漏  
例不過考察官屬題行文移而已今請定制凡王國中動  
違祖訓者御史劾奏之輒則例地重則例秩其賢加河間  
東平之流御史奏聞加地進律將賢而下得從錄用親王  
親生請名請婚請封請祭及郡王以下請封請祭皆從御  
史報聞郡王以下生名婚嫁皆從親王主之御史與聞之  
均五年親王遍郡王朝于天子而述其一國之事類其生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三 謹人堂

則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公族無官刑不剪類也今國家  
疎忌宗室有司以披剪爲務苟掛吏議動生浮文往者楚  
獄之寬實有繁言死者不可復生而高墻閑宅之錮尚載  
覆盆殊可憫也臣聞先後之發高墻者或犯在祖父而淹  
及于孫或坐在夫男而辱及妻女生入獄門永違天日直  
忍其類而剪之夫宗室之罪倘從輕則科斷除大辟外不  
過發戍已耳徒流已耳非永戍者則沒身而釋徙者限年  
而釋曾世世錮之乎臣請至下所司及時推諸洗其於疑  
者釋之昭朝廷好生之德仍請著爲定例凡應發高墻閑  
閑宅者准照戍流徒配之例酌其輕重或限以年或限以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市 謹人堂

世皆得不坐妻子以時耕種庶幾用法平而宗室無冤民  
矣中州天下之腹心也周公繁洛邑焉往者陳勝發難先  
趨入陳勝國聘紅巾之亂亦起汝潁間蓋四戰之區也今  
府宗室之繁甲于天下若唐府伊府趙府鄭府崇府徽  
府又新開福府所在充斥至竭中土之民力而不能  
以虞之不時盜賊蜂起變出意外宗室必先受其蹂  
躪而且挾以貧宗之蠢動一夫作難長觀四潰天下騷然  
矣曩者宗祿不給至稚行臺陵撫臣不一而足此其漸至  
可長也漢時吳楚之禍以尾大而不掉今日中州之虞以  
挺急而走險其勢一也臣請自後開國不得更擇河南地

方仍以周府郡王分王于三楚百粵之就近王國并及天下宗藩若陝西韓府等樂議調劑庶可以蘇地方之困周先事之圖乎凡若此者又皆酌古斟今以權未盡之制者也臣聞三代封建諸侯觀賢並置成周之制尤重懿親同姓五十國至裂地數百里者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言其爲王室衛也迨其後也魯衛曹鄭之祚微而王室因之矣秦亡于孤立晉亂于骨肉相殘尤爲殷鑒漢興過封子弟未必迷七國之謀而文景以後之削弱卒成王莽之篡東京好禮終鮮禍敗禁閹之禍莫慘于唐族韓之靈莫替于宋若其應舉效用法顯賢俊則猶制之得者由此觀

劉蕺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七

謹人堂

之有天下者鮮不與宗室相爲存亡而其善敗得失之故亦畧可觀矣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垂蹈漢唐季世之覆矣爵濫而輕祿修而匿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漢儒董仲舒告其君曰臨政願治不若退而更化更化則善治今天下殆更化之日乎高皇帝創制立法萬世率繇而其推行之勢固未嘗膠于成述草昧之初利用建侯經營之後主于強幹義勝則推之以恩恩窒則經之以制勢固然也是故執洪武之事例于承宣之世則窮執承宣之專制于正嘉之世則窮逮于今日則盜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若夫高皇

帝封建大旨未嘗不媲美先王而沿習之陋至降爲漢唐之季世則亦後人之過也今天下吏治之汙民生之困士習之窳綱紀風俗之敗壞何者不出于後人之沿習而顧重祖宗乎然且指祖宗一二必窮必變之策斷斯持之以藉口法祖是亦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嗚呼更化宜時守成致治本高皇帝法外之意以行先王之政是在今日矣雖然臣所議者致治之具也尤有要焉昔孟子告齊宣王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夫推恩必自近始矣傳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太子之職問安視終一日再朝禮也今陛下深居宮禁粉與臣下隔絕樂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者有年何論朝夕則皇太子子職之謂何且陛下日溺于宦官宮妾之近而皇太子群臣處際隔之勢亦豈社稷之福哉歲在癸卯妖言繁興官府震得彙成于際也賴陛下明聖愈篤至情而國體亦已虧矣世不乏左右窺伺之姦多方播弄使孝子見疎忠臣被搆陛下獨不念之乎本朝家法最嚴儲訓最切更無年久不宣見東宮者惟肅皇帝晚年元修惑于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爲先臣海瑞切諫而是時

劉蕺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七

謹人堂

先皇帝實清裕即無關儲訓陛下奈何教之且皇太子春

秋鼎盛猶託于阿保之手亦知他日艱大之業乎昔高皇帝諭廷臣曰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三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則儲君之道固不徒在問安視膳間者陛下盍亦法高皇帝一令練習政事蓋皇太子神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七鬯乎至于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敝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于皇太子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官妾而新推狎于皇太子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固如是乎臣不暇遠稽祖宗教諭之規卽肅皇帝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七 謚人堂

處裕却固不若是卽先皇帝昔者處陛下于東宮亦不若是竊爲陛下不善愛皇太子矣由是而推之諸王福王不愆之國之期乎頃者來春之旨陛下能自信如陵日乎臣恐姑息之見終未竟之局也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乃瑞王逾壯而不婚天理人情舛戾已極尤其不可解者然則陛下于所厚者無所不薄尚能推恩九族而保四海之大乎陛下臨御以來幸竭兩宮錫類之澤首破宗潢庶幾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而顧不能善推所爲使父子兄弟之間反厲厥施則本原之地必有受其賊者惟陛下幡然悔悟自識

本心杜有我之私屏枯終之見因明啟蔽推大孝以成大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于以稽古定制起敝維新莫大宗于磐石仰追三代之隆直舉而稽之耳先正有言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殆謂此與臣束髮受學竊徒遠經慨慕古先哲王之化轍欲見之行事長而過籍遭際聖明幸得自效屬羸病久櫻櫻填溝壑之不測高厚艱酬用抱耿耿爰以奉職之餘謬陳一得極知慙越于冒天威安所逃罪倘蒙少寬鈇鉞之誅不棄芻蕘之見勅下該部詳看覆請施行一二宗藩幸甚天下幸甚

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六 謚人堂

修正學疏 萬曆癸丑十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宗元氣事臣使署冗員分不得諸列天下事至于世教人心之責不擇人而付者固未嘗限臣職守如杞人憂天不以爲過臣因得以熱觀今天下治亂之機輒敢效其狂瞽出位之誅又追恤焉臣嘗讀國史至正統之世上下恬熙號稱治平然識者以爲經筵徒修文具國家未必無意外之事未幾果有土木之變當是時距文廟不數十年揆厥所由靖難之役一籍姦黨而賢人君子誅鋤畧盡三楊徒以容悅養成王振之亂英廟北狩竟未有較然死節如所

謂南朝李等則者一人空國之禍至最始驗乃知國家之有賢人君子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削則其人未有不立稿者我皇上臨御四十餘年高拱無爲而天下晏如不忝正統初服然國運日已中葉矣邇者皇上于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槩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以東林爲節柄者臣竊痛之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于其鄉以志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挾危顯微屏元惡頗得朱子之正傳亦喜別白君子小人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本 詔人堂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于波靡一時士大夫從之不啻東漢龍門惟是清議太明流俗之士苦于束濕靡有救准撫李三才一書謗議紛起卒罹讒困以死識者恨之憲成死而中憲成之說者其人未必皆憲成于是東林之風槩而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爲門戶門戶云嗟嗟東林最何罪哉自東林以清議格天下而最所樹敵者崑宣之說指顧天浚湯賓尹也二人各以察典報罷生其黨者因切齒東林不忘裁復御史熊廷弼固嘗詬東林者偶以私事議勘而積愆一發敕廷弼者張皇四起遂總憲處臺省總結局於

子玉立諸臣而得志焉崑宣報復之禍于是而慘矣乃至以廷弼一勘輒坐東林使單朝士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瘡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何可訓也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者往往不于其流品而于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即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石不人人爭按劍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進而原心二臣者亦皆毅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然則東林無渾與標榜居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于淮撫欲盡鉗天下無食之口以定天下之國是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本 詔人堂其誰聽之由是四而樹敵一體之中頓分爾我至于今日報復不已使廟堂之上盡成一片慘殺氣象則東林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攻之者是與論朝事則論朝事耳不必以門戶辨也且吾以爲門戶而破之適今之發難子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尚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之患小人之心牢不可破勢不能強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人以自異同異立而好惡分觸境生情無非爭鬭勢必至盡網君子而後已此今日之所爲紛紛也然則和衷之道

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日尚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其爲假借乎其爲播弄乎如簧如鼓如鬼如蜮者非乎或以官爵或以朋游或以名譽或以意氣者非乎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雖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其憲成自反之學乎憲成之上書教淮撫也言者不已而憲成終不辨至論私書發抄則曰既有書即有發抄之理可爲能自反矣今之學東林者盡反晁宣之戈而卒業于此以無遺憲成羞可乎善夫憲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爲利心消盡依乎中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爲名心消盡此亦方之說也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而後可謂之盡已之性君子當子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謂之盡人之性此亦平之說也臣竊爲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竊如是幾與天下相忘于太和之域矣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反何以攻東林爲哉抑臣于是尤感于學術之難言也昔者孔子歿門弟子轉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矣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而爲輕世傲物彼以聖人爲之依歸而且一再傳樊矣王守仁之學

劉蕪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王

謹人堂

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頑鈍而無耻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自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夫救世者如調琴瑟焉緩則進之急則反之而已虞廷之授受曰中而孔門得之以爲傳心之要法萬世學者準之斯則有進于東林者矣於戲本處廷之中以建皇極于上消偏黨之人心追和衷之盛事端有待于聖天子伏惟皇上表章正學明示在廷諸臣弗得肆爲攻擊以傷東林之賢者仍下一切廷臣章奏立判忠邪使賢者安于有位而不肖者亦得洗心易慮共沐蕩平之化宗社幸甚不然股鑒不遑空國之禍將有臣所不忍言者矣臣愚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不容隱忍輒忘忌諱冒子宸嚴伏惟聖明少垂鑒察

劉蕪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王

謹人堂

敬修官守疏

天啟辛酉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劉宗周謹奏爲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懇乞聖天子躬禮教以端法官之則以化天下事臣荷皇祖神宗皇帝拔擢僑員使署猥以羸疾坐廢有年矣一旦遭際我皇上聖作物觀覃恩海宇以臣微賤臨竿起廢之典天高地厚再荷生成其敢惜此頂踵不以致君父乃者受事禮曹夙夜于寅清之地而甯然于禮之可以爲

國也臣請因事設規爲當寧獻臣聞古人之言禮曰毋不敬而卽樂之曰敬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以先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盤游敗居則被法服親圖事行以爲和中以節奏盤盂凡杖刀劍戶牖有銘工誦箴誓誦詩公卿進諫庶人傳謠商旅議于市惟恐不聞其過也而治化爛焉皆此物此志也臣入闕未幾仰見陛下朝講時勤留心治道庶幾且大有爲之資聞者道路之言還宮以後頗事宴遊或優人雜劇不離左右或射擊走馬馳騁後苑母乃敗度敗禮之漸與優人雜劇之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爲導欲之媒此其爲害何啻毒藥猛獸卽陛下劉蕡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 一 幸 謹人堂

嘉鴻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韋藩以邊事逐而今者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又以保姆逐矣不幾一日而空人之國乎臣于是而有感于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央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勅或興鉤黨之獄生殺于奪惟劉蕡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 一 面 謹人堂

偶一近之已今此心不克自持况自今以往乎古者投壺射御雖六藝所不廢但恐陛下以馳騁之心爲之則亦未始非導欲之媒大理人欲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乃之大者又莫先于謹內外之關矣故曰外言不入闔內言不出閭頃者奉聖夫人客氏于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官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也而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開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官人成拒諫之名矣且陛下卽位以來逐諫官者屢矣若賈繼春以官侍逐郭肇劉重慶以輔臣逐魏應

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之禍也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于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選忠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選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時擊走馬者亦魏選忠也不然則魏選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如紫泉之初出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以躋盛治而竟爲忠等所誤如此豈不深可恨哉昔裕陵以冲年御位王振用事卒蹈土木之難當是時上有張太后下有三楊猶不能早除萌孽以貽他日之禍正德初劉瑾等八閹亦導泰陵以狗馬鷹犬之樂流毒結綬幾于亡國至今言宦官之禍者必曰二正之季爲千古永繫方今皇宮降制

匝月之間國統再絕陛下以笑笑中壽承天地神人之付托頃者復有川中土司之變以斯時也即令育友研食與群臣交儉于一堂之上猶懼萬無一濟乃欲與忠等共了天下事復蹈二正之轍此臣之所以耿耿而不容已也雖然亦在陛下以禮自持而已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於是故目不接靡麗之色而視日明矣耳不聽柔曼之聲而聽日聽矣心不長滿假之志而善言日進矣四體不設暴慢之容而動罔不臧矣法官之中有不孤鼠竄伏而竊充肅清者未之前聞于是而可以正百官于是而可以齊萬民于是而可以安四海皆六禮之化也伏維陛下毅然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謹人堂

卷八

奏疏一

謹人堂

謹人堂

以古先哲王爲法將平日俳優馳聘之習一切屏絕而益稽古親賢以自輔開天下之言路還票擬之職于閣臣仍勅內侍魏進忠等各稟高皇帝鐵榜之戒毋違君心專權亂政以稽王振劉瑾之禍則天下幸甚至千幸聖夫人客氏者陛下不過一時之依眷本無忝于大信謹禮制而出之當無俟臣言之畢矣臣聞宋儒程顥常勸帝所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之臣子宋神宗拱手謝之夫明主既不廢未萌之防則忠臣亦何必諱明盛之戒臣猶記皇祖時評事雒于仁以酒色財氣四箴進規皇祖一時不懌卒感其言培四十八年無疆之進臣雖不才致主之誼不敢自

後先哲頃者竊見倪思輝等以言得罪旬日以來迭無諒者舉朝將坐視陛下之過而不救臣竊痛之臣竊臣也在禮言禮分無虞于越俎草野孤踪不識忌諱冒干天威僭得藉手報稱萬一其放逃斧鉞之誅惟聖明少垂鑒焉請卹神廟罪廢諸臣疏 代忠憲劉南臺先生 奏疏一 謹人堂

卷八

奏疏一

謹人堂

謹人堂

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謹人堂 乘乾兩奉皇祖皇考遺詔將建言得罪及一切詿誤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已經吏部下撥次第舉行薄海陳隅幽深閭閻盡耀光明可爲二百年曠典顧有者未蒙召用而沒者尚虛卹錄間有子孫陳乞當路掄揚而得之者蓋已寥寥矣其他草枯木腐空埋俠骨之香事遠人微求之青雲之附者不可勝紀豈所以昭大公而示激勸之意乎臣不肖遘事皇祖初服于今五十年追惟當日共事之臣不乏同心之雅或聞風慕義或親面交款知之最悉九原可作吾誰與歸除已往卹錄者不敘外則有若原起光祿寺少卿顧憲成以明善爲體以兼善爲用躬任世道之重



力決敢淫之藩者有若原任給事中遼中立四壁嚴守一  
隅三絕身退而道彌尊節甘而養益粹者有若原任南給  
事中陳嘉訓端凝介肅迥絕塵表直節著朝端清風拔士  
類者有若御史錢一本左圖右書日就月將開天人之與  
旨拱動靜之徵機者有若原起兵部主事劉永澄豪傑之  
才聖賢之志精誠微鬼神行法一壽妖者此五臣者名不  
必以斥逐顯品不必以事業見卓哉繼往開來之任允矣  
廉頑立懦之風敢重請謚典以貽來禔而遼中立陳嘉訓  
錢一本猶在謫籍所當并與議贈者也自此而降有以犯  
顏得罪者大理評事雒于仁四勿昌言其最著者也諫廟  
劉蕺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毛 謹人掌

產也以進賢退不肖忤賢臣者吏部郎中王汝璣生謫  
籍也因而坐汰者吏部員外錢養廉主事穆深也諸臣權  
要而論者行太僕少卿苗勗然僉事汪先岸也力排言路  
朋黨論且被察者戶部郎中李朴也以張差一案坐謫且  
死者刑部主事李迎降也爭東倭封貢而謫者給事中葉  
繼美御史曹學程禮部郎中蔡宗明兵部主事朱長春也  
以礦稅論中使謫者給事中郭如星陳維春也論稅官者  
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也有司以稅事被逮者知府吳寶秀  
推官華鉉知縣王正志而正志則死于獄視諸臣最慘特  
當議贈者也其他因事註誤或中禍于權要者府尹萬自  
劉蕺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毛 謹人掌

列于科名職價等子抱關乃能存心愛物義爲匪躬抑又  
離矣而夷考其時大者身寄泉石小者名隱塵埃固土幽  
魂猶蕭蕭霜之氣爽荒執受空揮捧日之誠懷忠不二所  
遇雖齊深可偶痛除已徑赴用選職外當亟與分別贈卹  
均沐皇仁不當使湮沒無聞偏抱幽貞于冥冥也嗟夫以  
諸臣之才使得君相一心計從言聽盡究其英挺卓犖之  
用豈非瑚璉璋璋稱熙朝師濟乎而事多逆而成拒風以  
激而爭流一往不返河清難待僅留此身後之名垂諸青  
史而國家曾不得資其半芹之用至于人亡國瘁時事日  
非俯仰前修徒令人於邑而已然則愛惜人才以自爲社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毛 謫人堂  
獲計明主當何如哉方今聖天子宏開麟鳳之網旁招俊  
父弓旌之使相望于道幾于野無遺賢惟是丁巳京察久  
爲公道所不平者而猶以局面相持藩籬未破間從拔用  
十不二三竟使五年黜幽之大典終爲賢人君子之銅籍  
臣竊惜之夫前此諸君子之去國或以國本或以殍稅或  
忤權姦未嘗無去國之名而今則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  
朋黨之別名一朝投足終身莫滿令天下嚙舌而不敢言  
嗚乎此漢唐季世所以壞也由今觀之若丁元薦李朴沈  
應奎賀煥史記事李碩恭之不謹劃定國沈正宗韓萬象  
徐一棟麻燧王時熙陳一元馮上知史學遷之浮梁荆養

喬陳敏中張文輝潘之祥之不及孫瑋孫慎行魏泰等皆  
于汴朱國祜喬允升范鳳翼王之宋鮑應鑄王國魏允中  
馬孟楨之並以拾遺與南察之吳良輔金士衡張薦敬章  
嘉植吳爾成皆所謂門戶中人也而諸臣本色竟何如哉  
說者謂諸臣過于任意不剛時宜門戶之禍皆所自取然  
人有得罪于是非者有得罪于同異者有得罪于君父者  
有得罪于儕友者虛中而觀諸臣之罪何屑乎負俗之累  
賢者不免取其大節畧其小疵則元薦諸臣均不失爲懷  
慨氣誼之士高者振功名卑者超富貴詎可令其終淪落  
以無聞乎或曰今日之貽雪所以錄其賢也萬一此例一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毛 謫人堂  
開不賢者亦得銜據而起以漸清濁則計典不從此而廢  
乎臣謂宇宙不毀人心不死真是與非不可得而亂也即  
不能保無一時刺謬之國是能必有萬古不泯之民旋  
又豈敢逆料他日爲不賢者所藉口預爲今日賢者抑耶  
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況生者乎錄死者于前所以勵  
生者于後川生者于今日又所以伸死者于昔時總以奉  
皇上生者召用沒者卹錄之旨非敢有所濫賜于其間也  
竊仰皇圖金甌全盛故得一洗萬歷五十年光岳之氣爲  
皇上振中興之運使人心世道不至漸滅子以少振一日  
風紀之任則臣區區報皇上之職分耳先臣徐階當國錄

用廢籍諸臣諸少年不悅爭以爲言階曰今人用器惟求  
新者然千古圖書錢鼎玩好之類必加愛重而不敢毀傷  
者何也爲其古也歟獨于人而有異乎諸少年語塞而退  
近御史游士任有起廢太濫一疏益亦當時少年之見臣  
抱人惟求舊之恩自附于先臣徐階以人事君之義如此  
伏乞皇上問神勅下該部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鄧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辛

謹人堂

劉戡山先生集卷九

奏疏二

辭光祿尚書疏 天啟癸亥六月上

禮部侍郎清吏司主事臣劉宗周謹奏爲奉差事竣而聞  
新命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以原官趨任以安分  
義以肅官常事臣宗周於天啟二年四月內奉命差往南  
京公幹沿途接邸報於本年六月內奉聖旨改臣光祿寺  
寺丞及事竣復命行至滄州復接邸報於天啟三年五月  
內奉聖旨陞臣尚書司少卿臣聞命自天屏躬無地該臣  
先後望闕叩首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茅蚤蒙皇祖拔擢  
劉戡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一 謹八堂  
策仕行人後先謝病家食有年一旦聖明踐祚旁求遺達  
不棄荊菲遂使臣愚濫起用之典越序儀曹臣遭逢不  
可謂不幸而所以致身於我皇上者亦既有其地矣不意  
受事未幾涓埃罔效一歲而兩蒙殊擢涖歷屢丞遂躋下  
大夫之列臣聞度德而授任者國家詔辭之典計日而効  
勞者臣子守官之法故虞廷考績必以三載崔嵬停年不  
廢資格凡以堅豪傑任事之心塞宵小速化之路所裨世  
道人心非苟而已者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啟聖龍風虎  
之運仁賢輩出耆舊景從益常起以非常之禮待以不次  
之典忠信重祿度越千古迨爵輕而濫官冗而岐每令言

者有連車平斗之刺何至以微臣之陋復事濫竽席六  
而輟遷班未列而又權更爲近事所希有而國家詔爵之  
典幾以臣一人而壞矣夫今所爲京堂之遷者或起家諸  
籍或別歷賢勞處之者未嘗無說臣行能不及中人於國  
家無一藝之展徒以數年家食冒恬退之名猥與諸名德  
頡頏清華之地是終南果爲捷徑而夜光可以魚目混也  
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臣每念先臣莊景以三十年  
行人應召僅遷郎署以終若劉大夏張敷華諸臣皆以郎  
署有聲力求外轉臣雖不肯不敢僭擬先哲而良心夜氣  
亦不敢自後於人伏惟皇上收回成命革去臣今官聽臣  
劉戡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一 謹八堂  
仍以郎署供職從此羣臣不復懷微俸之心而皇上所以  
勵世之道益至矣豈獨臣一身分義之安已乎故事惟大  
臣得辭官倘以臣爲越禮控陳徑從罷斥庶不冒以退爲  
進之嫌仰戴高厚曷其有極臣不勝頓越懇祈之至

請先臣劉棟諡典疏 天啟癸亥九月上

尚書司少卿臣劉宗周謹奏爲先臣忠清著節百年與論  
允孚懇乞聖明特勅議諡以聞潛德以光鉅典事臣惟國  
家易名之典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尚論於百年之後愈嚴  
矣惟嚴故朝廷可藉以獎勵世之權惟愈嚴故臣子益恃  
以彰不朽之節未有節已著于當年名且湮於沒世如故

南京兵部侍郎劉棟其人者於臣則從會祖也臣請畧敘平生爲皇上敬陳之先臣棟中正德辛未進士選貢吉士授編修稍遷左中允嘉靖甲申議大禮下詔獄廷杖六十復原官尋出湖廣參政歷河南左右布政南京太僕寺卿翰林院太常寺卿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卒賜祭葬祀郡鄉賢先是張孚敬甫釋褐科肅皇帝繼統之議遂巡莫敢發而於先臣同年友也又雅相善一日以疏草示先臣先臣正色斥之曰子老而博一第不循分服官乃作此壤名教事乎孚敬拂衣去大禮議起諸同志咸倚重先臣曰是首阻邪議者遂同學士豐熙輩伏闕號哭肅皇帝震怒坐廷劉莪山先生集卷九 漢書二 主 諸人堂

叔者若干人先臣以官僚與焉創甚得不死已而孚敬驟貴改翰林范任同館諸人恥與爲列匿不見孚敬獨患先臣曰元隆亦去我乎指先臣字也蓋孚敬猶異以夙好相援而不虞先臣介絕乃爾以故坐患反論他同館者頃之受敬浸柄用出先臣外藩矣既參楚政清真持大體竟以抗體忤按臣意被論當事者心知先臣不爲動得權汴轄去在汴多惠政入覲修贊朝貴人止青布二端朝貴皆驚嘆司故存羨繼數千例入私囊長子乘間言之先臣叔不應一日呼子出政事堂堂故懸古鏡令其子臨其下曰汝照面孔何狀能享此多金子慚即日去官不持一錢人

以此至重先臣分節而先臣自處義甚高絕不爲朝貴所撓浮沉清署久之始貳卿留都既去復起留都前後凡六年不遷官以去嘗攝南銓京察考功薛應旂佐之所斥皆摻黨至今稱之通籍四十年沒無餘貲見於鄉志可考而信也夫肅皇帝以尊親之孝叔于古未有之英倫常是時豈不知將順可以命寵而諸臣引經泥古至不惜頂踵以徇明主一時人心氣直與壬午諸臣後先勃發先臣忝在摻黨之列九死一生忠誠特著況其砥礪名行坎珂中外清風足以範俗介節足以匡時卽擬之鄉先達親文靖謝大肅無多讓焉獨不得與豐熙諸臣同類而共稱之此劉莪山先生集卷九 漢書二 四 諸人堂

忠魂所以化碧而志士相爲拊膺者也先臣家無令緒門戶久凋臣以支庶幸讀先臣遺書以有今日儼箕裘之可紹顧惟益以誰憐茲者恭遇皇上龍飛軍恩曠澤被及枯朽臣欲爲先臣選一命之卹而事在年遠懷疏而止者再幸茲茲五年議謚之日九原可作雖千載而上猶待表章現先臣不過百年之久乎臣猶記先臣請謚時會侍郎董玘亦請祭葬肅皇帝卽玘跪下言曰棟固嘗以議禮哭牛門者玘何爲者耶遂格玘而獨卹先臣然則先臣當曰一片血忠已獨鑒於肅皇帝不廢易名一節允矣臣查議禮諸臣如豐熙馬理楊慎皆後先與謚先臣事例委與相同

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不謬，請先臣錫與應得諡法。庶先臣既朽之骨，可再造於華表，而國家徵信之典，且有光於曠世。特此以淑世教，勵人心，殊非小補。又客止臣一身一家世感德已，即臣無任深切顙懇之至。

辭右通政疏

天啟甲子十一月十七日上

太僕寺少卿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天恩愈重臣義難勝懇乞聖明俯容仍以原官在籍調理以終愚分事。臣原任尚寶司少卿於天啟三年九月內蒙恩陞授今職，該臣以分義自裁，遠疏引疾，隨蒙聖恩准以新銜回籍調理。臣戴此高厚典獎，里門方期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以圖報於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五

謹人堂

萬一忽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接吏部縣會于本年九月初四日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通政使司右通政。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隨設香案叩謝聖恩。外伏念臣一介賤儒，違違聖明，遂從田間廢業，屢擢清華，正徵臣節。蒙優渥之日，而遂爾乞身，致于負皇上之任使而不顧者，凡以朝廷不恤高爵以待天下士義不容使匪人庸暨廁足其間，以辱曠典明矣。如臣不肖，叨冒踰涯，分宜先退以彰朝廷甄別之權，則臣之自知甚審，而臣之所以自處者，猶竊有餘地云爾。何意里居匪歲遽蒙顯擢，仰惟皇上始終惟養之深仁，真同天地父母之問，極臣未嘗不感

極而繼之以泣。其知臣義不足以仰承何哉？臣聞古人之謂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進必以禮，故進而足與有爲；退必以義，故退而足與有守。兩者相反而實相成，乃稱臣節焉。臣之進而不足與有爲，亦既曉然自信於平日矣。一辭而退於身不再計，臣之義也。尚敢復問廟堂事乎？忽然而進，忽然而退，又忽然而進，進既不成，其爲進而退終不成，其爲退世有如是之立身，而可語于禮義者乎？且皇上所以過聽廷請，臣之請亟於用，臣者謂非以今日之通於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六

謹人堂

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奉天下賢賢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特節，陸沉之兩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憚懼焉。辭太僕之命以爲晚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闢其端率天下而趨之臣滋懼矣。納言何地通政何官而臣以無行詔之尤者一朝而處之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此臣所以輾轉踟躕至死不敢趨命也。仰祈皇上鑒臣前日求進之心，本非假託原臣今日已退之身，萬難復用，仍量臣未任太僕亦萬無躡蹻通政之理，收回

成命勅下吏部許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遽天之覬或終得與田天野老永祝聖壽于無疆而皇上之所以全臣末路者已不啻生死而肉骨之臣所謂生當隕首死當與結者也臣無任瞻望闕廷激切禱辭之至

辭京兆尹疏 崇禎己巳正月十一日上

復職通政使司右通政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為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明俯容以原官致仕以全晚節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歷辛丑科進士筮仕行人不及一考前後以丁憂患病在告者幾二十年天啟改元錄用麻籍諸臣蒙先皇帝起陞臣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 七 證人掌年來歷光祿尚書累陞至太僕寺少卿時臣以分義自裁未敢拜命引疾以歸天啟四年九月內復起陞臣通政使臣通政臣復以舊疾未痊具疏辭隨於五年正月內臣辭職為民進章詔命自後屢掛彈章生臣姦黨無所避而先皇帝終貸臣一死屏息田間以有今日恭遂我皇上繼統中興首誅大逆肅清官府因念先朝屠毒播與之餘悉行昭雪一時忠良吐氣而微臣亦得以給還官誥仰荷天恩感激之下繼以涕零從此一印一鑒不終貽聖世之戮於臣有厚幸矣何意皇上過聽廷臣之言屢旨起用遂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吏部題缺

官事奉聖旨劉宗周起順天府府尹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謹北面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續接吏部咨文擬不日就道以終任使少效犬馬未盡之私而臣猶不容已於陳乞者伏念臣之以病乞休者數矣逮前籍以後日擊詔獄諸臣後先慘死多與臣有同心之誼臣禍且不測曾從諸臣於地下而偶不死臣遇獨幸臣心獨苦臣自少善病至此形神盡瘁不覺痰火落結瘕瘍中於周身支離牀褥間與死為隣之日久矣一旦處存亡顯晦之際能不感恨平生之言負茲良友所以心愈灰而身愈困艱轉臨岐不覺進退之恨俱也且臣資性迂拙才識短淺在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 八 證人掌皇祖時既以躍治取憎久甘廢棄及蒙先皇帝不次之擢正宜戮力時艱與諸君子共效捐軀之義而又托之經綏小節以去則微臣之伎倆盡于此矣尚堪再策駑駘之用於末路乎畿輔重地尹京兆者將表樹風聲為四方則而漫以臣之庸劣者當之其能免於瘴癘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音內察廟期聖天子綜覈官方一洗京卿冒濫之穢知臣進不能致主退不能殉友慚負平生浸尋老病正當首從罷斥敢復濫邀今日賜環之典以速大戾為此萬不獲已冒干斧鉞仰祈皇上鑒臣罪廢餘生果在久病勢難前進仍念地方重任不宜久虛亟收成命准臣仍以原官

致仕在籍調理俾臣苟全微命與康衢擊壤之民同政帝  
德共祝堯年則臣身雖道臣感愈深而聖訓所以激勸臣  
工之道亦寄於此矣臣無任激切懇恩待命之至

除京兆謝恩疏

崇禎己巳九月十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向恩陳謝預失責難之義  
以致君堯舜事臣以廢籍越在草野久擢羣疾一旦過蒙  
聖恩擢以不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臣猶念不  
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臣赴任遂扶疾前  
來勉圖報稱陛見之後踴躍歡呼仰皇上爲堯舜主敏不  
勝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於此恭惟陛下聖德當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九

謹人堂

陽討大逆除大奸釐大弊一時作用固已踴絕勲華而至  
於堯舜之道所謂繼天而立極者一一行之得毋備以爲  
難乎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陳狂  
瞽以報恩萬一惟陛下采擇焉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  
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  
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  
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  
勤勿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  
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  
近功何以以上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汲汲於功利者非

理財之事乎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  
饑曰我饑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之而人食之哉成賦  
有經其所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惻憐真無忝  
堯舜之仁矣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措克聚  
歛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難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  
三四年并徵叠徵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十

謹人堂

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  
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  
有以啟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繁苛者  
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  
官罕覩而法令滋章頃者陛下嚴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  
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  
爲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  
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  
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  
簋簠不飭其禮遇臣下類如此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



無拘羣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者輔臣劉鴻訓以犯  
厥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慘地惜乃近者厥應諸臣  
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屢  
昧所開厥罪不無出于懸生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  
誅願傷士氣其他一切註誤指稱賄賂者卽業在昭雪猶  
從更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  
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墮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  
一一而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  
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  
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之賢人君子而用之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十一 謹入堂

謹稟救過不給諫詔者因而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  
下幾無可與托天下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  
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闡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塞  
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獻其可則陛下  
之意見有時而左矣方且爲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  
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且以王之案爲國本  
至死而不蒙身後之卹至今誣賊未寤則邪正之辨幾何  
而不混子擬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  
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功  
而無罪矣門戶之說數十年來小人用以殺天下正人斷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十一 謹入堂

也昔者堯舜勢於求賢而遠於任人故能成無爲之治陛  
下亦嘗搜羅遺棄徧天下矣乃所嘉與而樂用之者多奔  
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  
利口爲才請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  
太簡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以誤而成過有動遭罪  
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者哉而堯康  
衛必訪舜適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其知今陛下  
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  
爲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

天下元氣禍已見於前事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勅爲與  
天下登蕩平之路而矯枉遂正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  
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  
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譏說殄行乎而堯舜終不以  
其故貶聖願陛下之熟察之也然則財以不私爲利刑以  
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  
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於書見之  
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陛下聲  
色不在御宴遊不通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  
求治之心操之遺意不免驅離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

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弊敝正人心之  
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自反此心粹然一出于  
道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  
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  
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靡不畢舉陛下已日  
靖於堯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卽堯舜之心也  
陛下之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  
焉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堯舜此  
下更無可爲者臣嘗歷考羣辟三代以後如漢宣帝唐德  
宗宋神宗皆非盡愚闇之君然神宗急千求治用其臣王  
劉義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圭 謫人堂

宗社幸甚斯文幸甚陛下有爲堯舜之資而在廷諸臣  
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參求言若渴政深無聞致  
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唐未聞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  
事而將願之至所汲汲於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  
考居正立朝無不出於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  
正相反至舉其尊情一節亦爲忘身殉國之事幾何不準  
天下而爲不孝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於此方今救  
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生心  
害政惑世誣民而倡之則自陛下始惟陛下不以爲難斷  
然該誠而致行焉臣愚與有榮施臣無任感激披陳萬千  
劉義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圭 謫人堂

斧鉞之至

請修京兆職掌疏

崇禎己巳十月初八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京兆職掌久唐王儀治化  
未宜仰祈聖明嚴飭定制以奏剏隆事臣惟古者京兆尹  
之設視外二千石而體貌加優異時或判以親王遇事專  
決卽刑部御史蓋不得抗衡焉蓋蓋轂之下藉以肅清姦  
究莫安黎庶爲天下要區非斤斤簿書錢穀之任也國朝  
定制頗倣前代然其事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責  
任不無少輕積而至於今日不過爲各衙門錢糧轉輸之  
地或轉輸之不以時則計部之參罰首及順天將謂本府

力能得之所屬州縣而事又未必然異時外解不前徒費  
支移絡繹卒無當于緩急之數往往呼之而不應令之而  
不行法玩人弛誠有如臣同官魏光緒所言者止因各屬  
之賢否不關臣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血脉不貫又因臣  
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漫無賢否之狀而舉劾難行至是  
而京兆之權廢壞極矣又何以彈壓輦轂爲一人承流宣  
化表率善之則于天下于以故履斯地者率視爲傳舍  
人懷苟且之志或期月待遷或卒歲而去曾未有以三年  
淹者誠如是則雖有張趙包歐其人亦無以自見而胥吏  
轉得以長子孫習爲姦利若大典宛平二縣尤稱親民之  
劉蕺山先生集卷九 奏疏二 謹人堂

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令或用新甲科如外縣例或轉自外  
縣徑論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此則人心知所激  
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跋後戇之病皆有所不受而風  
行於畿輔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聖明挺壺之中一切考  
功之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  
不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  
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  
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臣難不敢不黽勉救遺然非臣之  
所以報皇上也仰惟皇上特旨申飭仍勅下該部酌議久  
任等法立賜施行倘積習難破事權難假請自今以後州  
縣一切未完弗關臣衙門考成永著爲令臣無任難切待  
命之至

請發帑大資疏 崇禎己巳十一月初三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  
內脩懇乞聖明發帑大資以固人心以張國勢事臣聞國  
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上之  
人所以先事而綢繆者固將無所不至也而況有事之際  
乎方今羽書告急京師戒嚴皇上焦勞於上臣工踴躍於  
下亦既調遣四出兵勢漸張而無如所在人情洶洶四方  
之民靡至奔入京師煤米爲之騰價臣雖下令禁之而不

得貧民有漸失所生者况三冬之日啼體號寒之衆填塞道路倘遇姦究不還者起而呼之便能揭竿爲亂至於督軍素稱疲困枵腹荷戈尤當體恤天下黔黎反側之象未有不乘饑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夫以皇上聖明不世出天寶篤生以昌我明億萬載無疆之祚業已聲靈赫濯廟算全揀一時文武吏士計無不爭先効命亦何有於外患惟是內地之景象若此不能不重煩聖明之慮皇上誠能亟下令暫撤九門煤米諸稅使商賈鱗集物價自平隨降一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以給地方各坊鋪煮粥以惠貧民仍收養之各舖中一以資京營守陣者劉戡山先生集卷九 庚戌 七 證人堂

何當於地方有無并祈聖明申飭臣等生不能籌邊而實任地方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故敢此款款之愚以佐緩急惟皇上采納施行  
請推廣德意疏 景祐己巳十二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欽奉明旨推廣德意以極畿輔遺黎事臣待罪京兆目擊地方饑啼寒號顛連溝壑之狀不勝酸楚不敢不引爲已辜前蒙皇上特命五城設廠施粥少延旦夕之命復該刑部員外郎李若愚有疏尋奉聖旨京師五城及在外設養濟院收恤孤貧著在功令近來有司漫不加意徒飽貪吏蓄胥深可痛恨順天府及劉戡山先生集卷九 庚戌 七 證人堂  
各撫按查明修棲積穀脩賑以時給發務令貧民沾惠該城流殍極救掩埋各城御史設法議奏巡方總約著都察院進覽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下仰窺皇上加意災獨真不啻天地父母之心而所以資成臣府者又如此其切臣敢不仰承德意而推行之少塞職掌之萬一臣謹按祖宗令甲如養濟有院惠民有局漏澤有園旂竿蠟燭有寺歲時粟布各有差自畿輔推之天下法至脩也而後稍湮沒已臣請徵故事斟酌行之臣查京城有舖房不下五百區向以之錮關蔽平民爲阱於國中者也今下令禁止專以收宿貧民免其露處宵隕之患且簡殘疾老弱之不能

就食者量給以粥卽俟來春查入養濟院其壯者除濟方  
流寓外皆按籍遣還使歸農力死者給藁葬之每歲一冬  
可費銀二千兩行之數年京師之爲顛運而無告者亦已  
無幾矣至於積穀脩賑尤係祖宗良法美意小民所持以  
託命而近來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卽臣府所屬開報動百  
盈千半成烏有念此項錢糧原無額設不過取之贖錢捐  
之公費而近以兵餉雜項皆有額派所餘無幾此外又有  
平糶一項以哀之是竭澤而漁也以臣之愚今日亟宜捐  
此三項爲地方脩賑地俟賦役書成儘有冗濫可濶以補  
餉額倘舍是而今有司以設法區處不已難乎雖然畿輔  
劉蘄山先生集卷九 陳疏二 九 謹人堂

之七錢民閭之七兩也而火耗之弊遂中於有司而不可  
問則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也贖錢之有透支也詞狀  
不得不愈濫以爲民病臣查大興一縣前任倪卓兩按院  
透支至五六百金姦書因爲姦利乾沒錢糧復數千金此  
數千金究將誰抵亦終波及小民而已一縣如此各縣可  
知一院如此八差可知則透支之弊宜斷從權按禁也行  
此數端亦足以少難畿民之困矣而其要在慎選良吏持  
之以久任之法今天下吏治之壞也實自革下始誅求之  
令日峻而官吏益得以因緣爲姦數變易不常加以不肖  
之吏行其苟且之政如臣五日京兆無論矣大宛知縣皆  
劉蘄山先生集卷九 奏疏二 十 謹人堂

不滿歲輒報遷問其故則曰事多掣肘不可久也審如是  
官則得矣其如小民何昔齊桓公獵而賜老人食曰願賜  
一國之饌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誠能慎選良吏  
以撫循其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則一切人衣人食之  
計亦有所不事而已躋斯世于仁壽之域矣臣所謂仰承  
德意與比部之言相發明者如此仰祈皇上勅下該部一  
一行臣之言要使仁恩不竭于平日惠政實究於日前則  
煌煌明旨庶不徒托之空言而微臣亦得以少追腐職之  
罪此畿輔之幸而實天下生民之幸也臣無任激切控陳  
之至

冒死陳言疏 景祐己巳十二月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冒死陳言開廣聖心以濟時艱事臣聞古之言敗亡之道昔必曰不信仁賢夫不信仁賢則人主孤立於上而已亦何以爲國今天下快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皇上之信而皇上以情而之說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積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病有識者固已憂之一旦國事至此諸臣負皇上任使不忠誠無所逃罪業已天威震疊輕重伏辜而臣以爲皇上亦當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已其與劾焉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劉裁山先生集 卷九 孝 主 諸人堂

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稟擬歸關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缺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遇無不爭自濯磨以敵愾爲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即召對時一二建白皆落落不合以罷如軍機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乃今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萬一失事又何以處之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法紀不行詎可以制治保邦乎至是而文武之途盡矣舉天下無與托國者必將

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內臣又乘間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沽恩自結於上於是提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將關以外次第委之乎夫城守其易者也鮮衣怒馬之策取壯軍容則可耳乃欲十萬京軍一朝而統以素不相習之人事權不一號令不齊能保無萬一之慮所恃皇上乾綱獨斷不爲所惑況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子古燭鑒皇上聖明處不及此夫亦不信其臣之念浸假以至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知處危急存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安危即內臣可信人主義不得獨私第退之以本等職業而匡濟已多不必與聞軍國事也漢臣諸葛亮之言曰宮中府中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之所以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取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歎歎飲泣痛恨于先帝之世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托委任安危之幾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大破積疑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可坐而定也夫臣之所言皆皇上所不樂聞者也中貴人又從而嫉之然臣爲宗社計安危終不敢爲一身計利害不憚冒死垂涕以庶惟皇上採擇施行

極陳救世要義疏 崇禎庚午正月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貯聖鑒事頃者有生員劉斌從良鄉來誦言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也排衣一勸集諸生講君臣之義而劉邑之於紳弁笄有臣死其君子死其父婦死其夫者一時轟轟烈烈之狀真足以扶植綱常使所在地方皆得如上達者爲之倡則天下事奚抵於壞亂是觀之道學亦何負于人國哉夫宇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爲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爲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而天下無人而不學無事而非學學之名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齊康 二 垂 證人堂

可以不立及夫世衰道微義倫攸斁孔子始卑提直指之爲萬世鵠至子思孟子而說愈詳凡以存幾希之脉爲君父開大倫也自後推流揚波則漢有賈誼隋有王通唐有韓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年不遠寥寥數子遵衍其脉而終亦不得大行其道于天下或遺疏被鉅以死然世道卒賴以不墜功亦偉焉明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統獨表章紫陽氏使人率章並家傳布教二百餘年人文項背相望而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神韻陳王四君子馴至萬歷之季有高攀龍卽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

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爲世所推晚年一出卒幾逆珥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駢頒攀龍已與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人攀龍之黨以爲世詬難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痛之臣考攀龍當日門牆高峻自一二同志外未嘗許通臭味即他人之爲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學鼓擊而攀龍獨否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獨不便於小人小人遂從而嫉之必殺之而後快今其骨已朽夫更誰爲黨者即有之亦且噤指相戒變節易操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通天下而無象奄奄如是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齊康 二 垂 證人堂

之堂朝而開業夕而省成如馮後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震發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越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欲借尚方劍討君側之藁如楊鍾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認爲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今天下幾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卑士氣日下任流寇之縱提無能建一奇出一策以紓君父憂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瞭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爲去取耳韓塘

之再入中書也曹子汴之長憲也雖朱能大有所爲以副  
聖明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爭爲  
羅織此外若李邦華之振制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  
諫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  
以誣誤繫廷尉議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  
開放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媒孽其短朝處一人  
焉坐之曰黨暮處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爲  
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于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  
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  
嗟乎流寇之滋也正臣子卧薪嘗胆同舟共濟之日而小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幸 謫入堂

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驟乘機運報復之端卽大任有戒  
心焉謂非一誣道學不足以自脫於東林免異日之禍而  
不知其立論之外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渺小者彼方慮其  
微也而惡之吾轉慮其真也而假之居今之世而欲避假  
之名勢必出於至誠爲惡而後已足率天下之人禍仁義  
也昔宋有偽學僞黨之禁南渡終於不報如朱熹者異時  
人主雖有生不同時之嘆而真魏之徒仍遺擯落今天下  
之勢何以異於是崇龍之學業已業皇上表章殆示來模  
請再以其地里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不  
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臣小人也生不知學處

此時艱大不敢以言論滋風波而目擊邪說披猖主心害  
政之禍將來有不忍言者故敢因教官之節而推之惟皇  
上躬先聖學日就月將曉然示天下士大夫以孔孟之鵠  
使人人知有君父之大倫而致士姑從鬼始請皇上先用  
特其旌卹安上達進輸長官坊等銜以爲當世勸廉幾我  
國家全盛無恙之天下不令不識字之人相率而壞盡臣  
不勝跼蹐仰懇之至

再請申飭京兆職掌疏 崇禎庚午三月初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敎習與特艱交困仰祈聖  
明特加申飭以少效京兆職掌事頃該臣不職自陳席藁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幸 謫入堂

待罪聞朱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宗周但實心料理不必  
引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勝汗惶夫以臣種種庸劣而  
處聖明之世卽不從封疆起見亦已無逃三尺何意聖度  
如天開之以自新之路且念職事之殷繁勉以用心料理  
正微臣畢智捐軀桑榆晚收之日也而臣於此竊有請焉  
臣之所可自盡者心耳至于料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  
終有不敢自必者非徒病于才也且嘗於畿京府之職莫  
殷於錢糧一事臣於二十七州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關  
臣府居恒相視途人耳積玩之極并錢糧考成不顧矣寧  
與之告急也積逋未完臣不敢自諉於催科之拙致今日



撥催明日守備今日提經承明日提欠戶臣據三寸管已  
 自覺語言無味而無奈當之者竟付之充耳如正月間派  
 買料豈有限甚嚴臣檄如雨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  
 潮豐懷等州縣又派東糧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  
 等州縣問其故不曰殘破不堪則曰凋敝有素是固然矣  
 其如軍興之稽誤何哉此臣所晝夜皇皇也至五城兵馬  
 司雖非臣屬實與有地方之責其間職事相關違玩之習  
 更有甚于州縣者一煤炭也臣府發價在三月前遞至今  
 日而中城之報完猶未一保甲也臣累行申飭見奉明旨  
 而空文見報者僅東西中三城此外并其空文杳然矣一  
 劉巖山先生集 卷九 奏謝二 主 聖人掌  
 掩戰骸也臣奉旨移會各司雖嘗助役之十一而法不及  
 兩縣遠甚屬者春膏愈化浮土就堅臣累次行文令其加  
 土加築莫應也不得已躬行踏勘前至蘆溝橋見中城之  
 役覆土甚淺臣當令地方設法廣其基高其封以示永久  
 而臣心始無遺憾更有一骸不埋并一字不報如北城者  
 將置明旨於何地凡若此者皆臣所爲君子勢而難于料  
 理者也況重以臣之不才狼狽其間平方令聖明撫積弛  
 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誣誤大者誅死小者褫斥臣何  
 敢復加吹索以貽不測傷一時平明之理然苟不一言之  
 後有重大事亦必漫無照應轉相就誤臣不足惜如國事

安危何仰祈聖明特加申飭于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  
 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臣得少展四體畢其竭忠之心臣  
 愚厚幸再照京師爲首善之地尤宜大法小廉風清弊絕  
 臣雖不肖當富關節不通以肅輦下其有大姦小充壞法  
 亂紀者終不敢藉口于勢之難行而溺職其間并祈聖明  
 申飭

劉巖山先生集

卷九

奏謝二

主

聖人掌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請定大興宛平兩縣經制疏

崇禎庚午十一月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縣帑告匱已極人情激餒無窮懇乞聖明並定經制以垂永久以裕國用事臣聞古之善理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濫靡之人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病于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自朝廷達于郡縣所在而是而臣終不敢越俎而言朝廷之經制請姑言其在郡縣者臣自去秋蒞任卽知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謹入堂

大興宛平兩縣錢糧之弊因首癘積舊姦吏侵盜稅糧罪案追贓正法并問從前蠹孔所坐一一思與釐剔會羽書旁午拮据不遑久之兩縣始各以五年經費冊來報則見大興縣自萬歷四十五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通經費至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宛平縣自天啟三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二十一兩零業經前任府尹劉澤深題請奉有巡按御史查明設法通融銷補之旨至今未結也方今前途未銷後道繼之矣臣謹按兩縣經費皆取給于滿行稅契大興每年兩項約共徵銀八千餘兩宛平每年徵入并大興通州協濟約共六千餘兩原

以供郊廟朝廷大禮大役不時之需而餘者各衙門年例支銷亦有常額也然年例之漸不能不授以濫觴至于今日種種陋規月異而歲不同計五年中有撫按送文禮儀每年至三百金者有各衙門私用夫馬皂隸每月至百金內外者有戶工兵三部撥用車輛無算者有各衙門書辦皂隸舖司工食私增名數不等者有五年編審舖行科道紙張工食動支至千餘金本縣編審催頭工食動支至二百餘金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多例之所不載者也卽例之所載者內之如禮儀房打掃如廣盈庫染整外之如廷府六部等衙門動支筆炭紙張印色等項撫按入差及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謹入堂

本府太僕寺等官上任修理鋪陳等項各所費不貲亦往往事在可已額非原設而最稱繁重者無如鄉會兩場協濟臣考往牒萬歷十九年間鄉場協濟銀設七百餘金而今浮淫一千八百金會場協濟銀設九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七百元至鄉會武場亦復如是皆所謂濫觴之樊也至是而每歲之所入已不足供其所出重以官府非常之役倉卒見告束手無措不得不事那借借院贖不足則及大糧借大糧不足則及雜項而吏胥追得以因緣爲姦轉手之際朦朧間報莫可究詰七八千金宿逋有自來矣此而不亟爲之設處將極重之勢何所底止臣因念邇者皇

上特設科院重修天下軍役全書就全書所載一賦一役

皆國家惟正之供猶總總議汰議裁不遺餘力況全書所  
不載爲事例之濫觴者乎臣以爲例之所無者當裁之以  
法一切報罷可也例之所浮者當裁之以義悉行處正可  
也如鄉會兩場皆常例行傳節以復舊規或加派省直以  
益之可也而要之皆非可以空言勝也頃者兩縣正官並  
缺臣檄署印官將前項冒濫事例必稟臣府而後行一時  
漏卮少塞乃中所以年例筆墨責大興稍不應報領縣役  
去當此之時雖有強項之吏亦不能一一力抵權貴人爲  
朝廷守此金錢也爲無官者不亦難乎昔孔子以簿書正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 三 謹人堂

幸甚

請告疏 崇禎庚午七月十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聖明俯賜罷斥以昭分義事臣叨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  
筮仕行人天啟元年起陞禮部主事二年改光祿寺寺丞  
三年陞尚寶司少卿連陞太僕通政未任削奪崇禎元年  
起陞今職總計臣通籍以來三十年于茲而實在仕籍僅  
將六年其餘皆棲遲家食之日止因賦質甚羸半生多病  
不堪自效大馬故屢事乞骸以安愚分既遭創籍若將終  
身何意晚年再際聖明起臣田間權以今職辭疾不允通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 三 謹人堂

卷十

三

四

謹人堂

料理之能蓋臣可以許國而臣力不能以從心臣其亦不蚤自引決以重貽地方之咎爲此萬不獲已懇祈聖明念此輦轅重地終非病臣可效瘼曠已深詎賜罷斥則所以全臣今日之分義者實于斯焉至而區區首邱之私始終得遂卽結固不足道也惟聖明憐而許之臣無任力疾控陳待命之至

奏 奏 崇禎庚午七月二十三日 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等謹題爲闕暨陵辱縣佐謹陳實糾奏以肅法紀奉本月二十一日據大興縣典史王邦理呈前事內稱本衙皂隸穆黃張登結黨欺官故誤公務向劉蕘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五 諫人堂

因誤事本府左堂具呈府丞案下蒙批經歷司究辦見禁未結豈期張登拉弟內官張進忠闖入經歷司罵詈不堪復統衆數十人身皆戎裝哨入衙門公堂座案等物悉行殘毀衝入衙內辱打家眷毀裂甲職冠裳聲音要銀二百兩見有郭內相勸解等因到臣復據經歷司經歷姚元愷大興縣署印縣丞宋光輝各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覺髮豎隨拘皂隸張登審鞫口稱內官張進忠果係登弟則登之挾勢陵官固無辭于罪魁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利餘而放於咆哮公署所至肆橫至闕縣官之私室毀裂裂天公行駭辱明與縣官爲難實與京兆相替此其口中尚無前朝

廷乎以闕暨之職而陵侮有司既難乎爲有司假誠恐之忿而報復上官更難乎爲上官此其關繫紀綱之淺鮮自如哉不特此也臣嘗奉旨行保甲事宜首禁梨園以正風化勢不得不行五城兵馬司查緝至于文票絡繹乃吏目吳時聘一舉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遽受內官孫國用之辱臣聞其事猶未嘗邪理之決裂故不行遇泰今本官竟以此爲城院所劾曰不歸批委妄肆需索而不指其需索之實且誦本官爲越職趨承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雖毛舉不一端而卽此足以快國用之心中國用之計則爲國用之類者安得不效尤而起視紳士不如奴隸乎異時劉蕘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六 諫人堂

倘有闕司空之堂圖閣臣之宅以逐大僚如天啟中故事又何以禁之語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綿綿不息將尋斧柯臣不肯受事輩下竊爲皇上持風紀將一切棄貴不法是問乃前者京兆之令不能行于司坊致一受侮乎宦豎今者少府之令又不能行乎輿皂致再受侮于宦豎將異時宦官一切壞法亂紀之事自今日始而皆自臣等不職以階之則臣罪益大臣懼深臣雖抱疾求去義難默然仰祈聖明勅下司禮監衙門將張進忠提問正法少警將來并查城院泰疏究孫國用應否爲梨園欺陵吳坊官至吞聲不敢訴以去則所以肅清藩下爲四方之則故謹言

世之治安者實于是乎在臣等亦與有榮施焉

再申請告疏 崇禎庚午七月二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仰候罷斥事臣于本月十七日爲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賜罷斥以全分義事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議劉宗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溫綸不勝惶悚夫京府爲天下之刷司皇上之所鑒也當地方凋敝之後國計民生料理倍艱又皇上之所鑒也此而責之以實心辦議其所以策勵微臣意良獨至臣敢不奉以周旋而臣亦嘗反而求之果能身視民家劉戡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七 謫人堂視事平肅清費穀稱首善乎于此有一毫或歎已成痼疾開罪聖明死有餘愧不幸又難之以病處心愈苦曠職愈甚卽今沉痾之身氣息奄奄展展如土上下若隔臣猶日勉強對吏書遺發諸案而精神機密管攝難周百弊承之將如皇上加意料理之旨何念及此而臣尚可一日在事乎哉嗟乎人臣策名委費身非已有死生以之矧遭際聖明一旦從草萊起崇班何忍遺兩言去卽臣三十年病骨久與溝壑爲鄰其間屢進屢退雖不能以三年淹而終未敢果下忘世勉勉此出一博桑榆乃今日犬馬之力已竭區區之心無可自效狼狽支離迫國之人知之而獨不爲

聖明所鑒察將謂別有假託苟遂私圖此臣之所大恐也欺罔人臣之大惡而臣故蹈之平生所學之謂何仰祈聖明俯鑒臣病萬非假託特允臣請賜之罷斥庶得別節賢才副京兆之職則皇上爲地方計委出于此而亦臣之所爲地方計也如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責成之意難轉于懷辜負聖恩直當結之生生世世以圖報稱臣無任激切再陳之至

三和請告疏 崇禎庚午九月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久病難痊續申前請懇恩終賜罷斥事臣因患病不能供職于本年七月內兩劉戡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八 謫人堂疏乞骸未蒙俞允煌煌嚴旨勉臣以實心幹辦者不一而足且責臣堅求自便使微臣處此無地可容不得已力疾任事會科場在即拮据正殷臣以茫然病魄日夕飲水惟恐開萬一之疏虞而今幸已告竣矣自此府事稍開或得優游臥理一面便于調攝以就痊可徐圖幹辦少報鴻恩臣之願也不意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今則轉授于神明晝忽忽以健忘夜怔忡而廢寐至于膽汁上溢勝腕下遺醫者謂此二陽之症發于心脾人不常見衰年得之多犯不治者臣念病勢如此報恩之日亦已無多惟有瘡癥坐斃以身殉官已耳然其如尸廬之日積

何哉時方多事輟輜重地政須彈鑒之得人內有京尹外有撫按兩者提衡而論不謂京尹一官果可從臥望也前所撫臣方大任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按臣董羽宸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今道臣張春復患病而皇上又行查勘賜允有日矣此豈皇上有私于三臣哉地方之責重而自便之圖有所不暇問也何獨至于臣而靳之臣平生無也按止此愛君憂國之念矢之天性臣雖退處之日長江湖廊廟總無異視即臣受事以來朝斯夕斯無一刻不從地方起見幾千寢食俱廢智短才困羸病之軀遂不覺浸尋以至于劇皇天后土實鑒臣心使臣力有一毫未盡尚可劉戡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九 謄人掌

崇禎庚午九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畿輔周殘未起聖明軫念時殷謹揚愚悃仰承德意以固邦本事臣待罪京尹有日

抱無絲毫補于地方頃從印報中屢釋明旨仰見我皇上慮切民艱當地方周殘之後亟欲起流離瑣尾而置之生全以為邦本計至悉也至以撫綏專責之府縣有司則臣于所屬州縣其敢以膜外視哉惟是病廢日久一切不能料理每從州縣文移往來問問民疾苦未嘗不耿耿于心苟可以為民請命者臣終不敢置之不問也如大宛則稱有金商之苦中人家一經報而則千金立盡以其預墊之為累也及上納本色又以鋪墊累故領價雖倍于所估而反不免有傾家之患今度此役終不可罷也當令商人先領價而後收物料至內府錢糧仍令各衙門官收官解劉戡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十 謄人掌

庶可少甦商困如外州縣則稱有派買豆料之苦既運津矣又運薊矣又運京矣官價不滿半而里胥生派之細戶猾者乾沒焉紛紛科歛難大不寧小民尚有樂生之望乎倘違事向無稅駕此後宜稍增其價召商承買不以累富民庶可少甦民困抑又有錢糧火耗兌項之苦頃大興縣民魯虎納大糧八兩二錢而根戶勒耗至九錢是加一取耗也臣已久行禁餉而猶若是則從前積弊尚忍言乎至進官子粒有加三四者矣問其故曰進官有滴珠有錢鑒明坐加一而衙門吏書遂得藉口需索以濫觴至此則莫若法行自近先除上供之近例為有司倡商兌耗之弊

不幸自臨至大興等縣皆請平糶銀兩矣積儲小民之六  
命而奪于平糶者半又議孤貧月糧及節孝優恤皆另行  
設處計設處之方惟有多籌贖銀爲民厲而已不然恐積  
儲終屬之虛文而全以平糶奪也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一  
昌平等州縣書請典舖銀兩矣大兵之後富民莫保其家  
卽流寓者又挈貲而遁向所取之酌分者勢難望門懸生  
也間有開張如故而官家增一番酌分典舖復增一番子  
錢承平之日富民猶自不甚況此日之貧民乎則新餉之  
當暫免者二通州又請祇修馬夫銀兩矣該州以賑濟之  
故并一州各官俸薪盡行捐助能復甯以助餉乎于此而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十一 證人室

外省庫之民困于征繕者役有常供賦有定額至畿輔則  
頭緒紛然錯出今日僉商明日報役今日派莊頭明日撥  
贖戶官吏得以因緣爲姦煦璠得以轉轉肆虐遂不禁日  
廢月削以趨于盡況重之以兵燹安問子遺自非爲人上  
者解煩滌苛一意與民休息持之以數年之久鮮有能復  
其生理登之小康者借曰軍興告急奈何以天下之大不  
能寬此湯沐子孫子邇者盜賊公行登穀之下不時見告  
孰非饑寒所迫以至于此者漢臣有言安之耶抑勝之耶  
如安之之道除前項輕徭薄賦外莫若有司躬先教化講  
鄉約以肅善良行保甲以戢姦究而刑罰非所先焉彼固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十二 證人室

所謂勝之而已今日法網不可謂不密而姦愈起盜愈甚  
何故臣嘗奉旨著保甲事宜爲郡人倡而權在五城動多  
掣肘臣每至地方講約居民多感動者至問司坊官以保  
與甲位署多茫然不解又何論條教之詳條教且不解又  
何論身教蓋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久矣其不講也臣于是  
知今天下遂無吏治矣世道之衰生民之困何日之瘳所  
恃聖明在上錢然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  
教化而緩刑罰使天下則而象之患此幾輔以緩四方天  
下庶有太平之望乎臣去國之身報恩無地權不禁欵欵  
之愚倘蒙當事者不以爲迂酌議施行地方幸甚

應召請寬限疏 崇禎乙亥八月十五日在籍上

原任順天府尹尹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力疾召懇乞聖恩少假嚴程以追違玩事本年八月初三日吏部差人移咨到臣內開吏部題爲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召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差人催他就道不得遲延欽此欽遵等因臣宗周聞命驚惶莫知所指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詎臣卽刻日就道趨赴嚴程凜王言之鄭重義不暇爲反顧謀矣惟是臣以大馬之疾乞恩在告者五年于茲而竟無起色乃者夏秋以來復以暑濕交侵驟染癰疽江南之人獨此爲虐每間日則寒熱交作昏暈數時飲食不進如是者旬有餘日而臣積弱之體益成委頓之勢一旦奉此簡書臣雖勉就道猶虞風露之不時爲羸體所中因而延緩日月仰事聖明吁銜求舊之懷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爲此據實控聞敢祈聖恩少寬程限容臣一面調理而前至京陛見庶微臣不以違玩交譴而聖明帷蓋之仁于此益善臣無任戰慄顙懇之至

辭少司空疏 崇禎丙子正月二十五日上

原任順天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聖恩渥及非常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劄陳以祈聖鑒事頃該吏部題爲欽奉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三 謫人堂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三 謫人堂

上傳事奉聖旨劉宗周陞工部左侍郎欽此欽遵臣不勝惶惶不勝驚隕臣謹卽于城外私寓設書案望闕叩頭乞竊有請者伏念臣向以羸病在告五年于茲一旦蒙恩特召方身在牀褥之日竟以支離就道兩疏控陳未蒙鑒允扶掖至京賜之陛見親承天語之琳瑯曷展臣愚之揚扇草野寵榮至此而極兼復寵降恩綸自庶僚而躋九列之班由時簡而側司空之署臣何人斯當此殊遇而復被此殊恩荷頂踵之猶存雖捐糜以何惜惟是臣初抵都門卽因誤聽人傳敢有誤朝一事檢舉認罪詞連范仁奉旨下部再擬再奉嚴旨范仁見在覆審聞仁案一日未結則臣罪一日未正臣方日夕待罪之不暇而遽叨此殊常恩命臣亦何敢冒昧而虞于此卽聖明方開使過之仁其如微臣引身之義何至臣把骨如柴病苦萬狀心知不能勝此重任而臣尙有所未暇及也爲此直披誠悃仰祈聖明查臣前日與范仁一體容臣仍在城外私寓稍事調理候刑部結案之日臣方以生死去留之身聽皇上之處分則國憲既彰君恩非幸臣無任激切控陳待命之至

再辭少司空疏 崇禎丙子正月二十九日上

原任順天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感荷溫綸再披血悃仰祈聖慈憐臣久病餘生俯賜還還原籍事該臣具



奏爲聖恩存及非常臣等尙難拜命謹據實控陳仰祈聖  
鑒事奉聖旨劉宗周新齊簡命著卽祇遵供職其范仁事  
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庶幾待罪  
間莊誦溫倫再申特簡姑置臣罪不問而起臣供職臣不  
覺感而泣之以泣離前案未結分宜祇承新命以從事矣  
而無奈微臣犬馬之疾日甚一日有不能勉承聖恩者伏  
念臣先年脾胃受傷遂成痞症百計難攻幾三十年坐使  
精神日耗漸同廢人臣通籍三十六年而歷俸不滿六年  
原非有恬退之節足以過人猥以一生卧病艱于服官而  
臣反用以獵取不次叨冒至此慚負君父若何可言一旦  
劉叢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主 謫人主

臣情萬非得已收回成命許臣以原衙門繕調理臣一日  
餘生尙矢銜結千世世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痛切時艱疏 崇禎丙子二月二十三日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爲治  
之機以仰紓宵旰事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  
之勢危十累卵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  
經仁義爲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臣乃知聖  
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效不旋踵  
况聖明在御之日子臣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騷亂  
相尋十餘年千茲矣乃者勦寇之役聚天下兵餉馳驟五  
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河至煩聖天  
子焦勞于上咸膳微樂爲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  
乎然臣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誠計及于封疆則  
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不微前事之所以失不知後事  
之所以得而苟不直鏡治理之原本終無以握轉亂爲治  
之術臣竊惟皇上修刑之意而誦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  
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  
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過猶  
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  
是耳目恭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尙以刑名政體歸

之叢勝天下事不覺日底于壤故自嚴衙司饒訪而告許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失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詭譎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難治五刑歲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釋綸而王言變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窮自糾劾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積愆愈逋自蔽非日繁而民生瘁自釐刑典重欽交困天下而盜賊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違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儒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自朝廷劉蕡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七 謹人掌

可讞矣失皇上之所持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川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非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五霸樹術以收天下津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熾正情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蕃鎮之熾崇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繁除此三大蠹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尺何虞乎冠亂哉夫崇崇黃池之聚皆赤子之賴連而無告者也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因境內外開風靡義者爭先恐後又奚煩乎親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斯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親朝之暇時延儒臣聽政之餘蓋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所爲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之功庶已不逮于此矣至于用人誠爲平天

下要務尤在致審平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解一時盛事弗本生言有大而近謬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遽言乞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姦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勵世之機者尤不可苟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爲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發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後臣竊竊劉蕺山先生集 審十 奏疏三 本 謹人堂

之伏惟皇上斷以堯舜爲必可爲而求之于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上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徒曰法制禁令而已則短長之效已見于今矣此固非臣之所政知也伏念臣竊竊病餘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貳卿雖捐糜局圖報稱茲當入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輒敢效此款款雖計極迂以無裨高深萬一而區區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自後昔賢聖皇上少垂乙夜之覽倘念臣言可采得一一見之施行卽與臣以出位之誅身膏斧鉞亦所以畢報稱之分雖死不恨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再申皇極之要疏 崇禎丙子二月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再申皇極之要以端治本事臣聞天下無道外之治而道之所以爲大者仁而已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物物而體之也道在用人譬之一身然必其血脉先注于腹心之地而後暢乎四肢達于肌理夫君臣一德之交亦一身之腹心也故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我皇上惻隱民隱固嘗具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懷而天下猶有不得其所者何也皇上常用關臣矣八九年之間而或以疑下或以延擢或以特簡又錯出之以崇擬至于照擬而爲術愈以疎己帝心已未可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本 謹人堂

懸輿論又未敢信不得已而後特簡識者猶以爲內降之不可長也乃聖明而特簡矣宜其必出于天下之賢者而何以前見賢而後獲罪且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星皇上終日用關臣而不足也皇上嘗用九卿大臣矣既辨官而論之又代爲官之者曰若何而用人而理財而惇典庸禮命德計罪靡不巨細綜覈群臣拱手受成耳然用人而人才之摧折口甚理財而財用之匱乏日增以至獄監刑繁兵驍將儒尤稱一時極弊是皇上終日用九卿而不得一人之用也若乃台封時勦自公卿而下咸不乏選廢之談仍令以所未盡者投匭而進亦足稱熙朝之盛節

矣然孰有爲皇上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者始焉皇上出言以爲是而補臣莫敢矯其非既焉補臣出言以爲是而部院臺省莫敢矯其非卽間有矯其非者而皇上亦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國是遂終于不可問是皇上終日懸將建鼓以來天下之言而不得一言之效也至是皇上亦誰可與共天下者閑閑焉訪宗潢羅章澤搜兔置之英彘中涓之任誠極一時苦心皇上固曰吾第不得天下賢者而用之臣謂天下未嘗無賢者也顧上之人能用與不能用耳堯舜之急親賢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聖人不敎自有其聰明而必以天下之耳目公天下之視聽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三

證人堂

要臣常見廷臣慮皇上焦勞太過有舉職要之說以進者亦稍啟其端而未竟其說臣謹爲推明之如此惟皇上于齋居恭默之時恍然自見其獨體而于時保之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足治也

三申皇極之要疏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三

證人堂

自爲說且遭世喪亂爲力愈以艱已而究之治統散而無歸則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卽位之後卽表章朱熹之學以上溯孔孟直接堯舜以求相傳之統于是世變風移人心之正幾千三代列聖承之遞加培養其爲人心世教如一日至于崔魏肆毒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以上擬孔子乎人心漸滅殆盡此固天之所以開聖人也自皇帝受命中興築揚前烈復還祖宗之舊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乃者時艱轉迫籌兵議餉無有虛日臣嘗求其說而不得謂大本大原宜在皇極之地而不盡然也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序也臣頃伏讀

連諭曰：誇詐日開，實功罕覩，深切近日膏肓，此一時也大  
臣不務講和衷而計出于傾危，小臣不務修職掌而計出  
于救過，言官不務持公道而論主于風聞，封疆之臣不務  
定大計而功冒于殺良，皆誇詐之類也。以故皇上惡情面  
則諸臣杜門謝客，以市公皇；上禁輒遣則諸臣引袖交權，  
以致敬設厭腐之議，即以厭衛爲貨，緣立註銷之法，即以  
註銷塗至尊之耳目。至皇上極力破除門戶之說，而諸臣  
又借以誣善行議，論偶違必推求其主使，風聲夙著，益踪  
跡其疑似，雖彼此各有依傍，而究竟總主調停勢必至盡  
逐正人，再起大獄，迫貶群賢，以成結聖之紛紛，而國事愈  
劇。戴山先生集 卷十 家範三 證人掌

有不可言者矣。臣于是而痛人心之爲禍烈矣！一中二崔  
魏之毒而傳染至今，猶得以機械變詐之巧，圖其富貴功  
名之捷，使國事幾于再壞。若赤子而背父母，士卒而戕主  
將，亦氣類之相因而至者也。而臣以爲欲正人心，莫如明  
世教。明世教莫若道先王之道以追之，而其本則在皇極  
之地。臣觀大學一書，言平天下之要，必推本于用人，至引  
泰誓所稱大臣容賢，妨賢兩者，決好惡之路而歸之仁人。  
蓋惟仁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好人所好，惡人所惡。  
以一天下之人心，而化其反側，乃其功必原于格致。倘非  
獨知之地，真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而又何以能好能

惡乎？此大學之道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今欲求端于皇極，  
則自皇上躬親聖學，始方今經筵之臨御，非不動也。然不  
過循故事而已，卽其得之于講讀之後者，亦資聞見而已。  
必也首復先儒程頤坐講之規，以作崇儒重道之念，乃始  
從容論質，上下古今，務求端于格致之微，而由是進之誠  
意，以審其幾進之正心，以踐其實。已之明德既明，而天下  
之明德與之俱明矣。將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所謂明明德  
于天下也。夫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知有君父  
而不復知有功名富貴，知有廉耻而不復知有機變變詐  
民風自此而淳，政事自此而修，國家自此而久安，撥亂爲  
治在反掌間，是皇上繼皇祖而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爲  
千萬世開太平也。記曰：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此之謂也。至  
于日理學名臣如鄒元標、高攀龍、馮從吾等，仍乞勸下廷  
議，訂與從祀之典，并論及國初方孝孺、曹端而下諸臣，補  
前朝之瞻典，定一王之道，極人心世教，其蓋有裨于孟子  
曰：仁人心也。又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  
心萬古一日，則四端之心亦萬古一日。今不務發其本心，  
恣良而曰：吾姑以法繩之，計所以防人心之誇詐亦已無  
所不至矣。然文法繁而真情愈隱，伺察勝而苟免反甚，民  
之無良無乃自上導之乎？伏念臣少不知學長而無聞，講

聖餘生一日遭際聖明捐糜何恤惟是半生瘡痍無由効效犬馬輒不勝其款款之愚至再三感念時艱聲淚俱盡惟聖明憐而鑒臣臣死且不朽

恭申對揚疏 崇禎丙子三月初六日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頂戴明綸恭申對揚之忱以圖報稱事頃該臣具奏爲痛切時艱等事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歸咎朝廷如流寇聽其自窮貪欺任其所爲將何以爲國北宋向無三黨終至商凌可爲殷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表疏三 五 謹人堂

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席蓐待命捧誦明綸仰見我皇上殷懷盛節雖微臣之言出于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采擇臣事商求萬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之以輾轉迴環而不容已于對揚之忱也臣請遂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爲聖者非以其事業之魏煥與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致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于四方從欲黎庶風動堯舜之道所爲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堯

色貨利之習固已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于人心而過不及之端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于害治者有之而吾固不自知也乃時而從之曰得無與亂同事歟又時時而違之曰此一念謹凜是道心之主也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今日堯舜事業詎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諉焉何也無乃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無以加矣然詳考其時洪水爲災昏桎阻飢遍天下而堯舜不以故貶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法勞于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其爲時已不啻數十年之久矣皇上誠以堯舜之心爲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過謬之心以爲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于古同嘆貪欺成習在位者所在皆是而臣以爲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皇上之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後將犬馬自爲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爲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後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爲者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願以爲不足畏一時若若臣惟賡歌喜起于一堂之上而已流冠之爲中原毒也原其初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耳不患冠之不過爲吾民也夫宋誠不必有宗藩方鎮宦官之憂而播竄之禍

實始于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用兵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民于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足而黨論興空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國勢日蹙遂至南渡此所謂無事自擾者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類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闕失卒延南渡之業幾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偕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常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而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盡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耻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一

謝堇山先生集 卷十 真蹟三 毛 謹入掌

日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議論紛紛熾事時起終致人才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受錮者十年而後用若鄒維璉之病也而用孫慎行之垂死也而用尤恨其用之不蚤則此外可以類推矣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幸天下使天下皆學爲孔孟之學永杜朋黨之說于是廣起廢之途酌薦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而熾進者庶幾士風丕變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源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皇上深致意焉會云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繼之

曰有爲者亦若是乃知堯舜人人可爲此性卽堯舜之性此心卽堯舜之心苟非深信不疑安能立一必有爲之志而不惑于雄霸故雖以漢文帝之賢而謂張釋之曰早之無甚高論其志不足稱也故又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皇上再開唐皇之治惟是永堅厥志而已若微臣識木迂疎未諳時務仰承天語戒飭敢不夙夜匪懈以期追于自誤誤國之譴統祈聖明鑒察臣無任感激悚惶待命之至

謝堇山先生集

卷十

真蹟三

夫

謹入掌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疏四

請禁言利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不敢懷利事君仰祈聖鑒并勅禁天下言利以挽回世道事先是聞岡寺缺馬價嘗奉明旨願捐者聽今大學士溫體仁等及勲臣朱純臣各報捐助有差將遂及九卿以下臣乃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臣聞之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如以利即破家徇國亦利也故卜式輪遘公孫宏以爲不軌之臣不可以化天下今國家禍亂相尋流寇四起日煩縣官拮据中外諸臣孰爲匪躬自効者卽一歲之中捐陵工捐城工又捐短塙以及於馬價亦何嘗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無乃沾沾有市心與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輻輳何典也而亦議以捐助罷倘遂行之辱國甚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竊賂章也皇上嘗禁天下以賂矣數金見告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嚴職吏之誅矣自滿貫而上無不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大夫方凜然勵羔羊之節而今者賂自上開矣尤而效之又何誅焉凡此一捐再捐三四捐勢不能不割之養廉之餘者也卽內廷之臣苟奉皇上約束亦豈有私藏而短絀

劉蕺山先生集

奏十一

奏疏四

十一

謹人堂

之役率先捐助又過從節省以爲遯寵地終將取償於朝

廷以足之耳則亦何樂有此紛紛捐助乎哉臣於是而重

有感矣皇上卽位以來不逼聲色不殖貨利身衣三澣

之衣口食監門之養固將一意以恭儉化天下而屬者時

艱未艾水衡度支動詘經費思欲他圖以佐緩急之計有

附於萬不獲已者天下以爲人主而務財用也競以頭會

箕歛之說進過此以往有極猥褻不可言者益復申法律

之教尚介冑之能長遊說之習決乞墻壘斷之行率天下

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釀成盜賊公行之世而天下

之禍遂日甚一日而不可救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不謹

劉蕺山先生集

奏十一

奏疏四

二

謹人堂

也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盈縮大夫不言多寡

誠有見於亡國敗家之禍未有不中於利者故鹿臺鉅橋

瓊林大盈千古以爲炯戒卽大學言平天下不諱理財而

生財之道不過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而尤倦倦於聚歛之

戒且以爲甚於盜臣乃知生財之道卽聚矩與民同好惡

之道是以謂之大道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今天

下旣以橫征之故日驅民爲益中原赤地數千里已無生

財之衆矣所望二三有司多方招撫稍爲農桑衣食之計

以保此子遺而又輟轉困之以捐助試問此捐助卽爲乎

來哉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若議食議用則請皇上罷



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事事從撙節愛養起見而不徒爲粉飾太平與倖倖苟且之計如近日城臺城牆城梁天壇諸興作衝以標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軍需七項四項歲送各不下萬計因陳相積漸歸朽敗倘歲省三分之一亦歲省金錢十餘萬其他可以類推軍前大計仍請勅戶兵工三部通局籌算先定規模不得多兵多餉多器械以自敝如此而亦無事屑屑於言利爲矣然苟非人主明大道之要先慎乎德而出之未有不以利爲義以聚歛之小人爲君子而用之者伏惟皇上洞觀治忽之幾明示取舍之準尊仁義而後富強特勅自今中外各官弗復行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一

漢疏四

三

證人堂

捐助以長言利之習庶天下有正變之日乎臣不肖竊有聞於義利之辨敢爲推明其說如此願與廷臣交易之耳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 修陳錢法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遵奉明旨仰佐錢法未議事前者因錢法一事戶部欽奉上傳該錢法侍郎吳國仕回奏奉聖旨是冬內疏官錢禁私錢廣收放慎於錢法有裨至國販立限收買嚴稽出入尤是疏通要法著確實勅行有仍違禁私販收放作姦者內外各該衙門嚴緝奏奉究治務期上下通行軍民兩利該部知道欽此竊該侍郎

吳國仕參處玩法經紀李八等奉聖旨李八等著送刑部問擬楊大併行緝究其責成坊官盡收私鑄例行制錢及奏罰事宜依議但不許衛役乘機生擾在官經紀應否設立該部核議具奏欽此國仕尚未經回奏復於本月十七日見邸抄戶部提出上傳錢法原取便民今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作何畫一至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概禁絕是否足以用流通若戶部及錢法侍郎詳詢確議速行奏奪欽此臣伏讀前後詔旨皆責成戶部而不及臣部然臣在工言工亦以提督錢法爲專販者也前接戶部來文事理已該本部尚書劉遵憲劉蕺山先生集卷十一漢疏四四證人堂劉行管理寶源局員外郎許國楨進行去後而臣時訪之民間俱不便于新今至有因而罷市者臣念行法之初人情難於慮始故靜聽彌月未敢遽有陳實而不意聖明已再四週環猶以前議爲未盡因有詳詢確議之旨則臣其敢無說而慮於此乎臣聞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趨國法之所不能強也況錢之爲言泉也又謂之國府本以流通上下而成制未有不行於下而可行於上者大哉王言錢法本取便民一語固已得其大端而曉然於王者與民同利之德意矣今請就明諭之所及者而一一爲開釋之如日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臣謂不必強之使行也聽

其自行而已如日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臣謂本  
必強之使定也聽其自定而已如日禁外錢原防低假若  
一概禁絕是否足以周流臣謂不必禁之使絕也禁之且  
以滋擾但嚴低假之防而已然則何以使新錢常貴舊錢  
常賤低假錢獨禁乎有法於此請姑因人情之所便而  
利導之一在酌收法如收之以二入銀錢也新嚴有收舊  
錢亦有收而若事例若稅糧若贖罰皆例收新錢若房稅  
若門稅若贖錢皆例收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  
估既分其貴賤而收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一在酌  
放法如放之以二入銀錢也新錢有放舊錢亦有放而若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議四 五 謹入掌

訪九門以外但有進低錢傳錢者聽該部以銅價收之訪  
舖戶中但有買低錢假錢者聽司坊官以違制之罪罪之  
則私銀漸盡舊錢不期賤而漸賤矣于是議設在官之經  
紀每坊量設一人統領諸小舖必報土著之有身家者聽  
其新錢舊錢分別兌換兌換分而行使亦分可知且聽其  
低錢假錢一例收買收買盡而行使亦盡可知是又所以  
通上下之血脈制新錢之低昂而行之不以爲擾者也至  
於舊錢終歸捆入京師臣頗聞之道路凡以外省直但行  
新錢不行舊錢故也其但行新錢而不行舊錢則各省直  
官鑄太多故也官鑄多而私鑄亦多不特舊錢賤并新錢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議四 六 謹小掌

亦賤矣官鑄多而銅本益貴不特京鑄壅并京鑄亦難矣  
今請除南京戶工二局外盡廢天下官鑄因禁天下私鑄  
必使外省直新舊兼行悉如京師例而外銀自不禁而漸  
絕矣臣非不知隨產起爐取息饒而裕國便要之國家當  
權大體不當較小利語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況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注於彼者必挹于此故必於行法之中不廢  
人情之所便所爲因其勢而利導之絕無事於一切把持  
之術此王道也臣敢以是奉揚天子休命若其他已經戶  
部條議見在遵行臣不必縷縷及之臣識短才疎自愧一  
得仰祈聖明采擇施行

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危疾陡發萬難報效  
殊思仰祈聖慈俯容回籍調理以終惟蓋事臣叨中高歷  
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歷任禮部儀制司主事光祿寺寺  
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遂政皆未任削  
籍恭遇皇上登極于崇禎二年起陞順天府府尹叨任一  
載告病回籍崇禎八年七月內特蒙欽召來京本年正月  
內陞任今職伏念臣一介草茅荷蒙皇上作養以來游歷  
四朝屢遇屢退遭際聖明前後起以非常之典從此薄斷  
餘生誓許之君父以圖報稱於萬一臣之分也乃臣福薄  
劉蕺山先生集 卷上 七 謹人堂  
命慙勤辜恩遇在京兆已然卽今一日受任職不勝其支  
離困頓之狀有勢難終隱而不以告者緣臣中年以脾胃  
受傷腹內遂成痞積百法難攻之愈峻體亦愈羸以至  
血脈閉塞痰火怔忡其來有漸一旦叨茲劇任驅馳在公  
瘁勞日甚忽於前月二十三日感冒風邪寒熱交作旬日  
以來或吐或瀉晝夜不寧僅存微息醫生王宏科錢穎咸  
謂元氣在絕續之交非一藥所能驟起則臣雖有區區狗  
馬之心亦不能仰圖報稱可知爲此伏枕百叩懇祈聖慈  
憐臣久病未痊復感新舊萬難供職特賜罷免仍鑒臣受  
事未幾負恩深重姑許以前任府尹職銜回籍調理臣謹

死之日猶生之年力疾惜憤不知所云臣無任激切控陳  
待命之至

再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臣病久未瘳再懇天恩特  
賜罷斥以重官守事頃臣于本月初三日因曠感危症具  
疏控陳旋奉溫旨著臣供職臣感天恩義矢盡瘁會逢邪  
祀大典職掌攸關力疾見朝得與於執事之列幸而事竣  
其間歲處不遑者連日夜而臣體復加憊矣臣所謂驟發  
之症在脾虛暴下則驟感似可以驟止而孰知臣症由來  
紀三十年浸劇者復十年且每年必劇于夏秋兼之積痞  
劉蕺山先生集 卷上 八 謹人堂  
如盤積痰如絮積火如灼致氣有升而無降頭旋暈如坐  
雲霧中近自庚午得請以來無日不與藥餌爲緣而衰齡  
日逼療法日窮旣而蒙恩起用一時狼狽之狀臣復先披  
露御前未遑省察溫命重宣臣遂不敢固請以違臣子之  
義而今也福過而災愈生任重而力轉瘁至日病一日有  
不勝其瘵曠之虞者如臣職掌在提督工程而一日不視  
事則工程之勤惰難稽又管理錢法比較餉商而一眼不  
比較則姦商之宿逋莫問卽皇上能優容一病臣在司空  
之堂而臣不敢以司空負也頃臣見科抄有民本許珣者  
論及于臣一則曰才請不足一則曰經綸無能視臣近狀

可爲實錄蓋瑯爲臣鄉人願知臣而至其驛相引蓋者臣亦不受也德之臣才本薄而重之以多病故愈見其短臣于幹清本疎而處之以多病之身故愈覺其疎有臣如此又安用之惟是叨冒遠瀝終鮮報稱負國負恩且仰累聖明知人之哲臣每清夜魂消無以自遣何間煌煌三尺仰惟聖慈鑒臣庸職罪狀惟臣不能供職之苦情量從罷斥永銅田里倘臣得偷延餘息以終始天高地厚之遺則所爲生當隕首效圖報結者也臣無任披瀝悃誠待命之至

### 三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劉戡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疏四 札 謹人掌

供職仍瀝血惻以祈聖鑒事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爲臣病久未痊等因奉聖旨劉宗周前已有旨諭留著即祇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于私寓恭設香案力疾叩頭外伏念臣本以夙嬰廢疾驟刺一朝祇有引請實出萬難得已乃蒙聖恩前後兩賜諭留臣敢不仰體睿懷修絕延朝夕樂而思之皇上之所以諭留臣者固將職臣以職掌而非徒名位之虛拘也臣而念及于職掌則司空周天下劇司佐理分猷並稱劇任而臣自罹疾以來鬱疾成眩既受困于神明積濕成風復受變於肢體其爲日贏日急之狀有萬難再試于職策者使臣而勉留一日則

曠職一日則臣之負譴日甚一日而臣乃不覺搶然于去留之際也以臣至愚極陋之資浮沉善病將四十年曾無寸豎可錄一旦荷聖明求舊之典至以庶僚而議九卿自初進而陵左席甚者不由廷推徑取坐名皆故事所希有而臣輒不揣非分惶遽承恩凡以生平有未効之犬馬至此真得少酬萬一耳及夫報稱無能種種殊恩德成辜實臣始不狃抱頭鼠竄而况欲假聖明之屢眷以曲蓋其溺職之辜則臣義愈有所不敢出矣用是不獲已仍申前請仰祈終賜罷斥倘蒙聖慈鑒臣曠溺未深姑從老疾酌量與致仕名色則極辦之朝終無佯位而曲成之德不廢散劉戡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疏四 十 謹人掌

待命之至

### 予告辭朝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遵旨回籍恭申謝悃事該臣于六月十五日以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惻以祈聖鑒事具疏聞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賢奏情辭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謹遵旨回籍未能力疾叩關望闕徘徊路天咫尺四朝犬馬豈無戀主之私一日首邱忽負致身之節伏願陛下聖德日新聖修時繼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而

辨長消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令詔知  
知人則遜于乃心終不若進而求道縣用人以行政則謀  
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姦致解仁賢之體  
且慮積疑乘隙終開門戶之爭此在先朝已成殷鑒至于  
臣勤中外之畧動關廟算則筵樞之責願輕更以勸撫順  
逆之權分任地方則邦本之固尤亟恭罰寬一分民受一  
分之賜更張多一事更增一事之姦倘能事事提其大綱  
自可種種詳于小節乃者上下雷同徒習鋪張之治具焦  
勞日昃未聞交儆于臣工惟明主獨鏡道揆之原而危時  
尤切准否之戒臣微奄息願效哀鳴忍死須臾庶見太平  
劉戡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主 諸人堂

身切時劉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身切時艱敢因  
去國之轍恭申慰懼兼附籌畫之獻事臣宗周因病乞骸  
奉旨回籍于七月初一日辭朝出國門行次天津始聞邊  
警臣不禁憂惶驚懼者久之伏懼皇上上履宗社之憂下  
切萬姓之慮宵衣旰食當不知若何焦勞臣又不勝痛絕  
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以芻蕘一言為當宁獻臣惟我皇  
上注意邊防無日不細籌未雨而圖事一至於此追原禍

始丁魁楚之久以病請也業已自知其非封疆之任矣乃  
朝廷不聽其去卒至敗事不聞吏部有爭執張鳳翼小有  
才而寵議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  
卒至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尤  
有不得辭其責者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遼也而與  
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  
專政何以服王治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  
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殷耿如杞之死今邊庭有警  
國勢日蹙凡廷臣之疊疊若若猶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  
嶺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為  
劉戡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主 諸人堂

異已驅除者今不妨以同已而互相蒙蔽乎其階之為禍  
愈有不可言者矣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  
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李泌對曰  
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為萬世辨姦之  
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出世之主也  
其於姦邪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臣竊願年以來皇上  
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計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  
謹容皇上崇願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  
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竊  
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

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爲全軀保妻子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以重任在此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劄有違通津臨德復有違抑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藩臬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与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劉蕺山先生集卷上 奏疏四 主 證人堂

得罪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爲寒蟬之結舌卒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爲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倣吏也而以縣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於鄧鄧雖久干卿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按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長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豁然永劉蕺山先生集卷上 奏疏四 主 證人堂

爲皇極之主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權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亟罷三劄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責式盡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樵之牧者亦庶在此不然而徒計出於苟且舉動乖舛日甚一日天下事尚忍言哉伏念臣皇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熱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卽臣不言又誰爲皇上言之者臣章言而昌缺鉞之誅終不忍不言而生觀國家有危亡之禍臣無任激切望闕呼天哀愍之至

辭少宰疏 崇禎辛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籍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罪臣驚聞簡命  
揣分萬難仰承謹席蒞剖心懇祈聖鑒事本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臣於在籍接得本府公文內開吏部具題爲欽奉  
聖旨事本年九月十一日奉聖旨劉宗周起改吏部左侍  
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脩咨到臣臣聞命自天不勝戰慄  
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於崇禎九年以  
工部左侍郎蒙恩予告甫出國門即聞兵變臣因遷延過  
津之間拜疏陳悃隨奉聖旨封疆重寄朝廷委任邊臣何  
嘗不專奈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處特遣監守查飭  
劉裁山先生集 卷上 奏疏四 主 謹人掌  
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旨甚明乃謂恐傷中官之  
心是爲何語且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該處  
有何異同黨比奸生悖謬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蔑倫罪  
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外又牽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  
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本當重處姑着革職爲民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臣乃戴罪而南謝恩里門席藁於今幸保  
首領於牖下何意聖明以求治若渴之懷宏開使過之途  
誤及微臣驟蒙特簡起自卿階晉以銓貳仰見聖明雷震  
雨露真同大造之無私即草本無知致忘鼓舞獨念臣前  
日所以得罪之故仍有萬不能自安者他不具論我皇上

以孝治天下所致嚴者在厥倫一案案已早懸虛席而臣  
猶恐爲輔臣溫體仁所賣故據律文謂杖母之微不可以  
誣告坐則明旨所指亂致之大者也其後謹臣黃道周特  
以自謂不如鄭鄭終干嚴譴臣獨何幸罪同譴異反蒙起  
廢之典豈部臣未有以臣前日罪狀明告之皇上者乎果  
爾則事涉疎靡寧不轉甚微臣之罪臣爲此凜凜不敢不  
剖心自陳再聽君父之生死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  
以薄誥在籍徐俟論定臣死且不朽如謂臣罪委在可原  
不妨錄用則廷臣之以言事得罪者不能枚舉倘蒙獎與  
甄別儘堪策勵將牽亦何取於臣之老憊無能食出羣臣  
劉裁山先生集 卷上 奏疏四 主 謹人掌  
之下者乎嗟乎君臣相過之難也謹云將顯其美臣教其  
失故上下相親我皇上忠孝仰人允番萬古難常之則而  
臣子輔以綱常之說掩君父之美以是屢激聖衷致皇上  
不能容一狂直詞臣數起重獄自此外外頗以言爲譴積  
成廢貳之端甚非盛世之福則亦臣子之罪也臣每念及  
此未嘗不撫心內訟哽咽隕涕幾欲願天而無從殫不  
款欽及之統祈聖明矜宥臣無任激切惶悚待罪之至  
再辭少宰疏 崇禎壬午三月二十六日次淮安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違旨戒途  
力疾萬難前進三澁血誠仰祈聖鑒俯容遵藉調理事臣

自拜殊恩旋嬰癰閉之瘡不得已具疏乞骸於本年三月初四日接邸報奉聖旨佐銓丞需貞品劉宗周著作速起任不得固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惶恐無地思得一日以縶被上道冀少慰君父之惓惓索前症未瘳自出里門日增困憊沿途問醫行至淮安地方尚圖舍舟登陸而臣勢難前進矣緣臣衰年患此劇疾積百日而不解迨癰閉之久變爲遺瀝日每十數遺遺必關絕以至精血盡耗九死一生抱此疊然之骨臣即能忍死與疾至京亦萬不能得之服官之日臣姑無問佐銓建豎若何即今動履踉蹌試之朝燕公座且有不禁其隕越者而溫給鄭重有加無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七

諸人掌

已不徒責之以官守抑又勉之以品格至望臣如此之切則臣亦何以仰圖報稱於萬一平臣雖犬馬有心終不敢以一日未死之身僣塞家國委君命於草莽而至此已勢難竭蹶萬不獲已敢仍申前請倘蒙皇上鑒臣踉蹌就道之本心并原臣不得不據請之故特賜矜全許還鄉籍俾臣以骸骨終叩首臣仰戴高天厚地再生再造之恩真沒齒而罔極也臣謹於途次候命臣無任迫切惶悚控籲之至

敬陳聖學疏

崇禎壬午四月初一日次淮安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不能以身

報主敬竭報主之心終致主於堯舜事臣以老病謏蒙聖簡拜疏乞骸且曉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即後之人有以臣爲口實者感茲不世逢違思圖報稱然能不益重其有君無臣之歎此臣所以腸一日而九迴者也臣聞古之人恥其君不爲堯舜若撻市朝放縱定哀之衰庸齊梁之僭亂孔孟猶不忘惓惓之誼苟非若數君者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皆自中主而還爲聖人當日所謂市朝之恥如責左券然況又有進於二君稱大有爲者乎臣不肖道際聖明十五年於茲仰窺皇上希堯軼舜之資前無千古卽位以來孜孜訪落臣嘗數以堯舜之說進而終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六

諸人掌

愧所見之陋非擇焉不精則語焉不詳亦何以仰禪高深於萬一乃者時艱未艾交臂方殷幸以育肝之憂勤稍起班僚之渥沓而治功猶然未奏得無爲之臣者猶是吾君不能之政習乎臣雖不肖自被放以來深自懲艾每因師友之講求熟念今天下治亂之故斷然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臣所謂道卽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卽皇上之道亦卽臣工見而知之之道而所爭止在學不學之間臣因脩途聖學三篇謹爲當宁獻少畢臣前日之志雖屬鄙儒動說而當宁苟或推其端以竟天德王道之大全則坐泰昇平之業卽此而在又何時艱之足慮臣且藉手效對揚之真



一云謹力疾口占以聞如左

其一日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則人主之心是已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聖聖相傳造於文武不離絳熙執說之說其後孔門脩行其旨於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人欲道心是理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非是子思子直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即意誠之真體段舊批正心則知未發故皆以慎獨爲本教正以本於誠蓋此日本之中非是劉蕺山先生集卷十一 漢鑑四 元 謹人書

而十六字精神盡括於此乃知學庸三書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之旨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慨自聖學不講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危爲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溺於危殆念有克周意領善惡以念爲意何啻千里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意爲本如何久以動生靜學術浸以支離從危則近於功利偏執則蔽於虛無虛無功利之說昌而佛老與巾幘通起用事轉相出入惑世誣民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恭惟陛下以生知之資建反身之極獎聖歸宗得之心悟端無取於章

句之紛拏而正惡章句紛拏或得或失時有異同致陛下之心反受其惑者有之往者臣頗得之傳聞陛下崇信佛法迷朝之暇口舉佛號徧及官中又以天仙菩薩等名並加聖母繪爲圖像虞禮齋供以表聖孝一時得之所惑甚華因有三教一理之說而於道教亦極其推崇特詔起正一真人虞之京師接以恩禮益後在以禍福之術轉相惶惑天下且有望風而奔走者矣昔者楊墨禍仁義無父無君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又千餘年而得佛老之說即楊墨之說之深者於是宋諸大儒特起而排之以爲其害甚於楊墨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懿哉斯言乃者陛下表章諸儒進以隆號補千百年之曠典爲熙朝盛事聞者莫不興起夫諸賢於佛老果何如者而云三教一理乎臣於是仰窺陛下之心矣愈焉而宗儒忽焉而佞佛或合之或離之方搖搖而無定也豈陛下求之吾儒而不得其說不免依傍於二氏至求之二氏而終不得其說乃還歸之吾儒乎夫陛下而不求之吾儒則已苟求之吾儒之正也臣請陛下先反而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

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慎獨之說也成豐  
下已一日而堯舜矣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臣親見  
人之情大抵有喜怒哀樂而無好惡而無是非是以  
任其情之所發無有不陷於一偏者感之以可喜而喜  
喜而不已偏於喜感之以可怒而怒怒而不已偏於怒  
偏則好惡或爽其則是非且失其衡用行政政之間且  
有次第決裂而不自知者即今疆場之禍三及宗藩而  
專閫之臣尚以恩典終帷蓋奪情之舉一無成效而斥  
邪諸論禁以朋比蒙呵譴豈非喜怒哀樂偏之一驗乎而  
今且次第有事於轉圜矣喜怒哀樂而好惡之公乃出好  
劉義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議四 平 譚人

而祖唐虞則其於道也亦庶乎如虞之有時動無越思  
乎而治功之素度越千古有不待言者陛下通爲千古  
集大成之聖主矣又何有二氏之說則夫九蓮智上等  
號仍這彼法無以襲九廟之靈齋無之舉盡放彼徒無  
以汙法官之地宜亦不待臣辭之畢矣臣所謂明聖學  
以端治本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其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  
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有要焉此又本計中所爲提綱  
草領以其至簡而御天下之至繁即以其至靜而學天  
下之至動者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不於其要而泛焉  
劉義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議四 平 譚人

惡公而是非之理自著此之謂不違之復天心見焉成  
湯所以改過不吝也蓋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  
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者以此復  
之學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慎獨而知心之所以爲道  
本一誠而畢貫慎獨而知中之所以爲執令四氣而交  
融所以卑之不近於功利高之不人於元虛也故曰慎  
獨可以行王道願陛下深信於斯而篤行之臣聞之君  
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夫以陛下十四年講求治道之  
餘猶或失之搖搖而無據甚矣定志之難也倘於此而  
遂求之學問之要折六經之衷而宗孔氏紹百王之統

矣耳目既窮於形聲而吾猶察察焉傍攷其詳則神明之地愈受其疑矣語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爲明何啻千里故君子舍其耳目之用專求之道心之微不見之中而獨見出焉所以明目也不聞之中而獨聞出焉所以達聰也此明哲作則之至也陛下以天縱之聰明留心治道事事躬親日所裁決萬幾動越羣臣意表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陛下孤立於上而莫之與卽陛下非不求賢若渴日進三屯九列而倚任之而前此卒無有一當任使者豈其知人之學猶然未之或講與一番點陟有一番是非今日以

劉蕢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帝 聖人堂

爲賢明日以爲不肖者有之明日以爲不肖他日又以爲賢者有之此無他任耳目而取數窮此心先處其疑故也且陛下所積疑不化者非朋黨之說乎率天下之人而樹私交以背君父豈非人主之所甚惡而其事責有不然者君子以同道爲朋能自絕於小人爲黨故十六相舉於虞而四賢集於宋古今以爲美談卽顧嗣俊及洛蜀紛紛皆天下名賢適遭阨運離靡廢戮無負朝廷讀善善惡惡之論千載而下爲之破涕是故如其道則左儒可以死杜伯非其義則鄭奇可以賣諸日朋黨亦何負人國哉若小人安得有所謂黨者各營其私競

濟其惡耳及其一日見外於君子輒自謂之孤立而轉以惡名加君子曰黨人主卒中其說而莫之省也且今之所稱懷姦誤國罪惡貫盈者非首輔薛國觀乎國觀陝人也關中風氣近古異時士大夫雅多自好者獨國觀一人敗羣爲其鄉人所嘖而朝士之爲小人者正喜其能立異也而引之進之惟恐不加諸膝一旦以僉堂入政府果誰爲之地乎而此輩遂得以驅除異已動激陛下以黨人之說上自縉紳下自費序紛紛籍籍日以窺陛下之喜怒而中之至精持正論者必使之削跡於朝廷於空人之國而國觀猶然無黨也然則陛下之聰明幾爲若輩所罔久矣何幸離照當空魘魘立極羣開衆正之途漸卜太平之兆而臣積不能無虞於往復之款正恐一念之蓄疑不徹則羣陰之投間未已此君子小人進退之關固宜辨之於蚤而知人之地尤不容不致其力者矣仰惟陛下躬先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徒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讀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爲衆正之阨絲是以天下才任天下事首得人以處

劉蕢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帝 聖人堂

政本隨得人以處六曹之地下及百執事無不得人乃  
慎守祖宗法度次第布之有位仍不至以聰明札舊章  
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雖然此非特人主之  
學也陛下爲天下而擇一相已足據君道之要自一相  
而下通有知人之責則通有知人之學雖所學未嘗不  
同而人素衆而且詳職幕分而加難有未可以一端盡  
者夫惟合天下明知人之學而事事皆得其要領下至  
一卒之微亦無有不稱任使者矣此今日救世第一義  
也臣所謂躬聖學以建治要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其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臣謹按宋學所謂明德至終

劉菽山先生集 卷十 奏議四 重 講人掌

篇始指出仁字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即得之以爲  
心則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視天下昆蟲草木  
皆吾同氣順逆發疾皆吾惻隱無不有以扶持而安全  
之渾然天也故德曰天德道曰王道天春生萬物而秋  
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  
也臣又請追宗於堯舜史稱帝堯曰其仁如天舜德協  
帝則曰好生史臣贊之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詞兼及  
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過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是止耳極其效乃至於變時  
雍四方風動二聖人以德化天下其盛有如是者陛下

撫有成業承神光兩廟積弛之後不難振之以明作  
幾得救時之權矣而邪臣道日熾陛下以申韓之術致  
訟獄繁典犯者日衆傳染海內徧爲殺機兵刑交毒上  
干天和無歲不罹災沴至此民生國命內治邊防次第  
決裂岌岌乎有不可收拾之勢聖天子乃發憤更化舉  
十四年以前一切繁苛之令一朝告罷臣民鼓舞懽若  
更生如霜雪之後繼以陽春澤海內外業已重覩堯天  
舜日氣象而臣猶以爲未可徒求之政事間也必也求  
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自先朝  
學禁以來士大夫不知有本心久矣陛下復用重典以

劉菽山先生集 卷十 奏議四 重 講人掌

趣之益習爲苟免之計因而心術愈壞今誠欲使天下  
回心而向道莫若先以手足腹心之誼養天下之元氣  
不特寬之以文網而且樹之風聲令天下爭自見其本  
心焉惻隱之心勝而君父之戴堅矣羞惡之心勝而身  
家之計奪矣辭讓之心勝而進退取與之外審矣是非  
之心勝而成敗利鈍之幾斷矣合此四者斯可與事君  
矣而仁其大端也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乃者陛  
下隆三五之業不難過殷肱大臣啓以殊禮一時風動  
中外計無不洒然易慮者而第恐禮貌之虛拘無以遠  
作其腹心之報臣請因是而推之如詒獄之典祖宗以

來固所不廢然亦借以德大姦大逆而未嘗檢及士類也今者東廠之議呵雖罷衛尉之煅煉猶懸請自今廷臣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庶不至以非刑辱士而至於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辱士尤甚士可殺不可辱仍願陛下推教禮大臣之心以及羣臣與厥衡一體並罷還天下禮義廉恥之坊禮義廉恥之坊設而側隱之良愈著矣詭是化羣臣以化兆民流寇之徧天下也原其始禍之日皆由朝廷嚴刑重斂威暴其下使之偷生無路悔罪無門以有今日即陛下非不下哀痛之詔特與此曹以自新而所司莫承德意卒未有以天地

父母之心相感喻者一撫再推每同兒戲惟其恩信不立是以負固愈堅自此廷議一意用兵日驅數十萬生靈於鋒鏑之下無不玉石俱焚更堅天下從賊之心而今者勦與俟而兩廢矣計莫若有以化之而化之術仍本之陛下受天母地之心據誠而致之乘此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捧朝廷尺一詣書宣示德意一面經理農田因悉捐天下勦餉金錢贖爲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乃罷所在督師等官明示天下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俟賊勢既窮賊撫漸散渠廠未有不授首者也且賊

之攻城不已凡以求食耳掠而得食衛之朝廷食之也莫若遂求而食之曰吾以父母食赤子可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化之之說也化兆民之衆使之羣戴一人而天下之勢安於磐石矣臣願陛下及今蚤定廟謨躬修明德至此見大聖人本身出治經緯萬端具如天地之無不覆賊舉一世而駟陶之歸之至仁此具舉問之極功盡性之能事所縣與申韓之效天淵與已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旦夕幾也王道無近功至治非小補若規小利圖近功不旋踵而害已隨之臣願陛下從事慎權之學先去其欲速見小之私而日就月將以卜化

需治化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辭總憲疏 崇禎壬午八月二十六日次陳府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過叨寵命揣分更難仰承懇祈聖明俯容辭免以肅憲紀事臣蒙聖恩起陞吏部左侍郎該臣屢告在途未蒙俞允行至山東臨朐縣地方據報吏部爲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星催到任欽此欽遵臣不勝惶悚無地隨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草野孤踪荷聖明使過之仁寵以非常之遇佐理銓衡處非其據已不

勝進退嘖嘖之狀乃臣既未經受事再觀榮增進以覽帝  
樞諸分義有萬萬非臣所敢仰承者臣聞明主官人必循  
資而考績人臣受事務揣分以盟心故事都察院以侍郎  
轉者絕少而以一日未任之侍郎躡轉者自皇上御極以  
來亦未之見也而始見于臣臣其敢冒昧自處以辱官常  
且仰負聖明如不得已之盛心乎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  
百司庶府于是乎資彈壓一切政事于是乎贊可否海內  
民生吏治于是乎行激勵當此中外多故聖政維新之時  
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  
實自臣始又安望其有展布之地乎如臣學本迂疎資兼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四 堯 諱人掌  
非劣素無一割之長可奏臣時之舉而其爲中臺覆餗懼  
尤有不待言者矣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別簡賢才如同推  
尚書傳淑訓而外資望多度越臣者以充任使容臣仍以  
骸骨請得賜邱首則所全于臣之分義無幾而所禪于官  
常國紀實大伏望聖明鑒允臣無任戰慄惶恐之至

劉堯山先生集卷十二

奏疏五

陳沿途見聞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二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草莽有懷敢因  
諮議所及入告聖明事臣宗周幸得從陛下見之後俯垂清  
問遂及臣沿途見聞仰見聖明軫念時艱殫精治理冀得  
之臣子諮議之報以爲補救之方臣敢無說以處此而愚  
衷猶有所未悉也嗟乎民窮至今日甚矣臣鄉于江南瀾  
稱樂土而今年春村中猶有稂子以食者則所在四方可  
知矣臣于五月初旬辭里門而北維時江南方事捕種會  
劉堯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疏五 一 譯人堂

未幾而陰雨連綿繼以雷潦新苗淹死復行佈種儘多拋  
荒水價驟踊相傳人多枕藉死者行至江北水災相似淮  
揚之間二麥尙多被野氾爛則插種益已後時矣時廬州  
所屬已次第報爲賊陷賊哨前探至天長地方逼近維揚  
人情洶洶潰先遣兵三百聲援揚州迨兵甫至揚卽行  
劫掠因而散去從賊者幾半上官亦未之聞也旣而賊騎  
亦限于水漲不果至揚矣臣往淮安日久漕撫吏可法聞  
顧臣臣問之曰曷不勸賊曰方事價漕時漕撫旣以價漕  
爲重而鳳皖二撫馬士英徐世隆又先後履任方新尙未  
有勸勸之議也至于清事旣畢可法乃事練兵以圖大舉

而彼此聲息轉復杳然至今未聞有一枝向蘆州一步  
則所練之兵果當何時始用乎而一時擬接諸臣遷延玩  
寇之景象大約如是矣區區數百里之間環鎗以三督撫  
而不能成一旅以向賊護漕者止言護漕護陵者止言護  
守安虞者止言守安虞則賊亦何時辦乎說者曰正以  
督撫之多員也力薄而權分偷心生矣且非惟不能辦賊  
也而今者淮揚按臣又以殺傷老弱告矣臣嘗遇科臣陳  
泰來叩以時務之要曰必不得已而去曰去兵無亦有漕  
乎其言之也克東一帶行李猶有戒心臣乃遵青州而逃  
見地方農事登塲頗勝淮北但人烟往往斷絕故拋荒甚  
劉堯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疏五 二 譯人堂

多而其地到處有水利可講屯稱可行惜無人以經理之  
耳遇有司則無不以催科爲威額曰甫經招聚之民一見  
上官督賦賦思掉臂去苦無法以羈縻之乎是紛紛陳告  
又向臣求減十四年糧矣而最苦者以東三府而代而三  
府之水豆百倍維艱且以東路而代西路之驛遞又百倍  
維艱上官亦未有以處之也臣嘗遇督撫侍郎王正志因  
官此差之無當于事誠爲遲道計莫若亟復西路驛遞之  
爲長便矣驛遞後而遲道通旣可以拾後流移亦可以開  
懇荒蕪而議者猶不免西路遊孽是慮見今東路有護餉  
之兵若并之于西而已充然有餘倘遷延日久終讓袁東

一路爲賊截斷南北咽喉使東三府并受其敝真計之左也且也各省直藩司不惟糧而另遣部郎徒嘆糧長之莫及兵道不護餉而特委卿貳轉多掣肘之支移亦計之左也比臣行至河間所屬衙署無雨秋收告歉僅支賑下畿南一帶幸稱有年特小民以召買未豆爲艱多坐有司不職所致蓋召買雖有官價而準以時價已苦賠累況給價不全賠累之中又賠累焉甚則有全不給價者總之今天下盜賊未起流亡未集民少而賊多官增設而事愈壞今但緩得一分催科價減一分盜賊省得一人差遣便息一方騷擾因使聽處講屯田水利與人以衣食之望則劉蕡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議五 王 謫人堂

誅者矣臣斷一隅之見聞未足槩天下大勢而其端可以類推惟皇上獨扼萬化之幾深酌時務之要首念民艱多方收恤或量核災荒從減元年錢糧或深懇覆轍盡罷前日經餉因勅各撫按令所在官司各舉兵農錢穀之任無恃一切專官專遣從此本計既修勝算自握坐見中州釜魚繼未滅亡亦當終有向化之日矣臣謹據實指陳以聞

劉蕡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議五 王 謫人堂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敬循職掌條列見紀之要以佐聖治事臣惟路家設立內臺與六部相扼衡爲天下風紀之司固理亂安危之所自出也惟是官不得人則法久而弛令熟南玩權權受弊之端道開天下犯義犯刑之習所不至以人國爲徵幸者幾希而臣乃稟陳于此矣臣聞君子之德風也風無形而所及者神所被者逾廣故又曰知風之自此其權固于皇躬之遠帝操之而在臣衙門因以法紀奉揚之故亦得繫風于紀顧名思義于端本澄源之說亦有不可不亟講者則在諸御史且然況其爲之長者乎臣以不才忝荷皇上任使受事伊始不敢遽求之官也而必反而責諸身苟其一念不可以對君父與一事不可以負天下士大夫臣不敢不肅整服皇上之大法法行自近臣乃進而與諸御史約縣是以求之綱紀之



地自朝廷以及天下墮不乏風行草偃之機惟皇上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四方臣敢不受成于下以庶幾無忝厥職乎臣請指其要者而類陳之

一曰建道揆臣聞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首善之地固道揆之所自立而天下縣之以感發興起者也先臣馮從吾常因舊址建首善書院于京師率士大夫之同志者而講肄其中會賡寧告阻人多迂之者從吾曰今日正不可不講學此其意固自遠矣而竟以是罷去卒遭崔魏之禍首善一席鞠爲茂草識者傷之天啟聖明躬先問學日獨經筵方將附明孔孟之典以紹聖統而劉蕡山先生集卷十五 諱人掌獨不令學士大先仰承教澤乎臣請至首善書院即附從吾爲輯宗而令京師子弟之秀者專爲肄業地仰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意不亦休于先是皇上特重孝經小學二書頒示天下一時士習多向風者而臣以爲有小學之教而無小學之地猶然空文耳倘因首善之舉即用之爲都人士小學因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因初社學舊制選名儒老成者爲之師聚里中彥士而教之因而縣黨庠序以達于國學將異日賢良方正講科未必不因此而起而所裨于聖朝作人之化非淺鮮矣伏候聖裁

一曰貞法守臣聞五刑五用繫之天討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爲獨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已讀老子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立命焚錦衣刑具寧寬恤而歸訊獻于法司至東廠緝事亦國初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姦事出一時猶宜後日遂相沿而不改得與德衣衛比周用事致人主有私刑自皇上御極以後此曹獨不難雖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座廣寬職職之下人人重足浸傷九重好生之德幸今朝廷府清獄大典從前一切株連蔓引之冤始得盡出覆盆中外獄呼聖德而皇上且已改定勅書不復界此曹以事猶夫講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專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有不公不法傳于道路踪跡彰著者獨許臣衙門以五城御史覺察廉其情罪之重者送刑部究擬倘御史不行覺察事露并坐御史衛史得職而衛廠之讀呵可以不寧自此耳目無旁寄之門朝端享清靜之福于以仰追三代刑措之風其庶幾乎伏候聖裁

一曰崇國體臣聞堂高簾遠古人借以喻上下之分亦

劉義山先生集

卷上

漢書五

七

諫人堂

曰劉義正而後朝廷尊耳今天下之勢何啻指大于臂臂大于腰者所謂失今不治非徒病腹又苦談縑即今中原亂士卒非不林立而主帥之約束不行何故即大帥非不恭布而文臣之節制不受又何故則腹替之勢其所由來者漸矣推此以往部臣而叛官長青矜而抗師帥僕奴而殺主翁皆積漸之勢也臣乃知今之號爲尙書侍郎者名位雖尊而語其維繫之地不過一吏胥之任耳朝升堂而受事夕繫固圍矣夫伏謁而趨承倏從維縑矣則當其在事之日而人人以固圍待之維縑何之曰此五日京兆耳下陵上替轉相尤致等而進

之王公一階耳此臣所爲寒心也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卽以其罪行遣此雖于僇辱之中而不忘禮遇之意豈其人之足恤哉凡所以享朝廷也頃者皇上業已行九經之政敬大臣而體群臣何所不曲致其恩禮而終有憾于舊銓諸臣之一案頗爲聖度果不小則臣不得不慮及之以爲將來戒伏候聖裁

一曰清伏姦臣聞在外爲姦在內爲兇以見腹心之冠爲明主之所慎防云今天下流寇之禍易解也而所難

劉義山先生集

卷上

漢書五

八

諫人堂

者乃在姦兇前此枚卜之舉何等關係而朝廷禁地忽有以匿名揭告者胡爲乎來哉賊在內矣則必有爲之外者此非一輩罷間官吏欲然既死之灰必係一時貪鄙精神冀倖非望之福因而關通緣索表裏爲姦至不縑以門戶之說羅朝士而一網之動乘人主所甚忌乎此其腫大包天爲王法之所必誅而皇上亦姑置之而不問以全大體豈不適遂狡謀後且一逞再逞而無已乎語云不見其形顯察其影臣請此後除匿名文字一切立腹不問外但有朝紳結吏近侍踪跡題著者不妨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不論見任廢籍或借事呈身

或統途干進因而勑頗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徒門吏以白簡從事立破姦謀庶題題題不至跳梁于清書而保私之業或亦不外此而得之矣伏候聖裁

一曰懲官邪臣聞國家之敗無不由官邪者而官之失德自飽賂始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說識者已爲之噓囁其後稍稍濫觴未甚也我皇上御極以後加意澄清間有以賂告者必罪不赦以爲是足以令行而禁止矣豈知禁愈嚴而犯者愈衆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內外官相見以贊輒袖手授受不令左右寒見至列東投遞必託小書名色

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謹此其事能可令穿窬見乎而其途必自憂省而上權貴入久之白鏹易以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爲恥頃自薛國鎮敗而人心稍有警惕次第改陳易聽矣倘其積習盡洗臣幸得與天下更始共奏澄清之理若猶未也但有輩金而入長安者臣衙門風聞卽舉詞微之立置三尺至于士路紛紛久構成一搶攘世界而近者復有起廢之典不禁紛紛陳乞廢者乞不廢者亦乞至廢而起者又乞決裂四維尤爲不小相應一併禁止以挽風俗伏候聖裁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疏五

九

禮人堂

一日飭吏治臣聞吏治之關生民休戚自古而然矣矧今天下魚爛瓦解之日乎而察吏之責獨臣衙門專之則巡方之途是也臣姑先言今日吏治之汚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銀已視爲常例未厭也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卽爲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卽爲科歛之藉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常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二十者方取贏而一者愈苦不足是以百姓視上官如仇讐一旦有事或搶城或甘心從賊計不反顧而後乃知此輩手攘之金攘亦直以輕命易耳至問其所以爲賊之政殊似有可原者一令耳

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府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而至干營壓諸薦用諸巡方御史者尤甚卽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相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者一番差違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然則臣亦不必詳言吏治若而良若而格第專責之巡方但令巡方不贖賄則自巡撫而下皆不贖賄守令卽贖賄亦無所用之有不吏畏其威民懼其權者未之聞也臣書念今天下用人行政宜歸寬大徇于風憲受贖之律毫不容少執而臣乃執之爲回遑考察第一義以爲吏治實并五嚴懲儆行聖之例行久任之法自此吏治富有起色乎伏候聖裁凡若此者臣遂不敢備言有當于時務之要而于風紀所關大者以尊主而庇民小者以修政而立事亦稍得得其要權倘聖明弗以爲謬勅下各該衙門特賜施行世道幸甚

請嚴考選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七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關門大典澄叙宜嚴政定流品之而以彈激揚之意事臣聞進賢退不肖固銓序人才之法獎恬而抑競尤轉移世道之機乃者考選之役臣宗周特奉皇上面諭不敢不稟陳從事因思臣衙門

風紀之司固清議之所自出也此一時也功名之路驟啟  
爵就之途轉捷郎署中有自行陳乞者矣推知中有減俸  
行取者矣臣以爲斯二者皆不可爲訓也夫遴選之典朝  
廷所以深致求賢若渴之意而自人臣處之惟有退然引  
避若弗克勝今乃紛紛謀進自竄不已幾與乞墻並斷者  
同頌而共譏之何士節之舉一至此也且郎署亦考選中  
階也薄郎署而不爲能必考非郎署乎抑以禮曹而乞考  
將必徑改省郎而後快以權曹而乞考又必并薄臺郎而  
不居是視臺省爲必得之物也吏治之爲天下最也保障  
綱繆何莫非本等職乘今則賑濟也而減俸建城也而減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十一

謹人堂

俸防河也而減俸有減至三年者有減至二年者是視臺  
省爲微勞之勳也嗟乎議義廉耻士君子居身之本係焉  
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後有事業昌言偉伐惟所  
樹焉未聞立身之本湧然放棄而異日有建立之可言者  
也臣頗聞先朝名碩有後臺省而辭者辭而得之遂以郎  
署顯赫而不得卒以臺省顯而其入皆炳耀千古稱不朽  
今之君子宜何居焉此攘攘而來者不懼稱議之難而矜  
體統之倨不以爲效忠之資而以爲恩威之府苟可以獲  
其營求無所不至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  
既不恤又奚有于立殿廷爭可否者若何而其爲桓黨營

私欺君罔上誠可懼懲而得也臣于是深有感焉姑請以  
往事折之臣入長安人言籍籍如給假御史喻上嚴居癯  
不議至短喪起復爲名教所不容又如河南御史嚴雲京  
前令山東至賄賊冒功終見廷方之溺議此二臣者孰非  
清華之選至今不能不爲前人咎倘失今不懼又以匪人  
廁足其間臣恐後之視今甚于今之視昔猶記大森得路  
之日舉議寒蟬而二三挺松栢之節者自哀愷成勇而外  
未易多屈指臣謂必哀愷成勇其人而後始不負臺省之  
選可以揆錄亦可以借劍今二臣身雖廢而道自尤如愷  
在起用之列無事臣言獨勇尙獨成籍知聖明已有裁鑒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十一

謹人堂

旦夕下賜環之詔至復臺員以終後效所謂黨鳥累百不  
如一鷄者也仰祈聖明嚴勅該部是審考選必以恬視分  
賢不肖之舉凡自行陳乞與歷休之最淺者皆罷黜不與  
而擇其廉靜退讓者以風示之仍乞并勅該部將御史喻  
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成籍成勇即與貽雲則惟此斤斤  
澄叙永足爲狂瀾之砥所關於世道汗隆有非渺小者而  
皇上纖渴求才之意亦庶幾其小慰云

申敕熊大行委給諫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七日

上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恭承聖諭嚴激時艱  
敬矢責難之義以圖報稱事日者邊方告警致煩皇上焦

勢皆肝下詔求賢宏開國門之典蓋切引躬之思惟以  
責難望諸臣爲人臣子處交戟之下不覺心膽俱碎况臣  
忝列風紀仰承聖諭指及意綱所以責備于臣者尤切其  
敢不就兢口夕與諸御史勉圖言責以當官守而臣乃竊  
有感于今者禍敗之故矣我皇上聖明天縱嗣服之初方  
將大有爲以光守文之業首誅大逆除大姦業甚盛也顧  
餘孽猶延踵相傳護迷得以小忠小信之計逞作威作福  
之私上搖國是則無人不羅爲門戶下困民生則無法不  
峻以誅求至于天變人窮兵連禍結而不知所止則小人  
用事之禍其足肉乎所幸聖明更調化滌革新庶政舉向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聖人堂

採所生正爲前日之作孽已深者言而弔于引詔之下欲  
盡避規卸之名以掩人臣之罪豈臣子善則歸君過則歸  
己之義乎此說一倡而天下之爲替私植黨者益弁髦  
潤而不顧矣則其心可原而其言可罪也聖明在上于諸  
臣是非得失之辨豈不洞若觀火推兄至隱二臣卽有罪  
可原正不難借此一斥以作正直之氣發忠愛之忱而矯  
枉不無太過至以衛獄處言官自今日始所仿團體似非  
細故臣猶記枚卜會拱之役干觸聖怒諸臣各得罪以去  
然若惠世揚章正宸者輿論至今惜之輒有言于皇上之  
前則夫大譴大呵之法終不可不慎所施矣乃臣于是而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聖人堂

更有進焉我皇上旣以責難望諸臣矣今試思難者何在  
則必從所難受之言曲喻于轉圜而遊耳之中有利行且  
必從所難克之私推究于幾微而舍己之後有樂取審如  
是又何必口道先王之言身爲難義之則乃稱宸聽之奉  
以自當于明主乎臣聞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而  
孔子遂進之以知難之說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其  
予違也與喪之機于此決矣故子思子告衛侯曰君出言  
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以爲是士庶人  
莫敢矯其非則國亡無日今幸有矯卿大夫之非者矣又  
何意聖明于刻責引躬之下得聞狂夫之言乎臣願皇上

始寬此二臣以彰聖度改勅法司勸諭少存言官之諫以作將來慈睦之氣則聖德于此益著而之以爲匡濟時艱之亦亦餘裕矣臣素性愚陋屬蒙皇上優容之下輒敢

不勝愚謹伏惟聖明鑒察

請飭觀典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初二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爲遵例請旨嚴飭禁諭以肅觀典事竊得崇禎十六年天下官員例當入覲除一切官許臣等加意采訪外先期例行榜示如徵逐過從有禁送程設席有禁山人墨客往來有請捏款肆捏捏情肆辨有禁計後潛住京城有禁已經覲年申飭內外官相

制義山先生集

卷士

奏疏五

主

肅人掌

肅一體遵奉而矣最干法紀者都知僣違一事竊照近世士大夫不以苞直及門爲恥如外任官歲時問覲京師亦既習以爲常矣至朝覲年則自守令以上必人簪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費其費倍習考諸員又特行一番鑽營之費惡薄相仍愈違愈下今聖政維新嘉興天下共奏澄清之理責成實在臣衙門臣請特設厲禁行五城御史轉行各兵馬司預加緝訪至期遇有入覲官員資金如故事在各衙門餽送打點或轉託親故投入者不論與受立行開報城御史恭送法司仍立限五城至期若無舉發本官卽以下職論特行恭處卽已徑風聞有據而

城御史不行舉發城御史卽以不衆論特行恭處再職五城御史互相覺察但能發露一事二事御史紀墨兵馬司侵陞蓋臣雖不敢薄待天下士而移風易俗之教豈觀一朝而得之謹教之窮也不得不佐之以法法在必行請自臣等及論御史始經新聖明垂鑒朝下臣衙門遵奉大德禁約通將舊禁各項欵以下責各該衙門一體施行應拿商者卽行拿問應糾舉者卽行糾糾庶舊俗爲之改設而士風於焉丕振所關一時計典之重豈其微哉

申明巡城職掌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十一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爲申明巡城嚴掌以肅風紀以儆治化事臣常有感于風維之說而知天下之治必有所自始則京師其首善矣臣請遂言所以風京師者臣衙門御史之差巡城也專以督察輦觀而下承之以兵馬司官屬所至必令行禁止經視漢之司隸自城嚴不舉朝廷一切發姦捕伏之後不得不別有所寄致往者亂政亟行違爲厲階無足怪者臣考之故蹟城御史不徒爲喧闐設也進之爲禁賭博爲捕盜賊爲恭奏打點觀衆又進之爲裁抑豪橫爲懲罰奢侈游戱又進之爲察問九門官史不法皆其職掌之大者臣宗周受事衙門之日淺諸御史日有報月有稽于諸條款儼然具也而每項則註曰

無犯果爾豈不比屋可封一旦有事後覺言將何以置  
對天下事之敗于文具類如斯矣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武  
健嚴酷勝也臣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必設爲里井之規  
而歸之以比閭族黨之法于是以鄉三物效萬民陳之以  
愛敬而民興行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漸摩之以仁義而  
民向德故化行俗美奏上理焉聖王不作一切良法美意  
蕩然久矣若後世所稱鄉約保甲二事猶爲近古乃者業  
已累奉明旨申飭舉行而終未有實實舉行者何也太敦  
疎而風勵之權弱也今臣等請與諸御史力以風紀自任  
推明德意令所在地方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  
劉蕡山先生集卷五 奏疏五 七 諸人堂  
務以其時講明之而即以鄉約行保甲之法使比閭而居  
者有善可以相長有過可以相觀平居而親疎宛如同井  
有事而捍禦即爲干城將先王化成天下之效不難再見  
于今日乎而行之自京師始則請自城御史始舉京師之  
衆五方雜處之民盡收之鄉保之中遇有前項得應相舉  
發重則題參如打點觀遺九門官吏不法之類輕則拿問  
如賭博盜賊之類又輕則徑行題逐不許潛住京師如私  
娼小唱戲子游惰游尼之類所不令行而禁止者未之聞  
也臣等于是乃立責成之法請于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  
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旌過善長何人糾過非爲何

事倘縱舉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斯即坐本官以不職小  
則罰俸大則降級臣等因即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  
善長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舉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  
發即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且改創差爲趙  
差復季差爲年差以重事權庶幾成效可觀統祈聖明裁  
奪如臣言不謬立賜申飭俾臣等奉以施行其鄉保二事  
恭候命下之日容臣等裁酌事宜先行所屬并通行省垣  
各地方一體遵依邇者寇警驟聞太可恃以安集人心爲  
城守要務則臣宗周已于己巳之警行之京兆府矣  
糾舉觀遺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劉蕡山先生集卷五 奏疏五 大 諸人堂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肅奏爲特糾官邪行賄有據  
謹自劾不職以肅風紀事臣于本月二十四日辦事衙門  
訖有起復加銜太僕寺少卿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者與臣  
素昧平生遺而爲臣于私寓坐定手出書儀一封周方可  
三四寸許臣因問所從來則原任蘇州知州今陞戶部浙  
江司員外郎孫贖所齎以爲打點外計地而育民其部民  
也因爲之過付時有民方左右顧而無人幾欲作前中之  
緣而臣乃毅然揮之而去臣不覺寇躬無地過而自思以  
臣忝列風紀一席而此曹猶不難爲非義之平親國憲如  
弁髦然貴臣之平生固不足取信于人與昔人云人心如

青天白日何至相疑臣實愧之又重以爲國憲辱臣真大  
負皇上任使矣乃者臣方奉皇上而論責臣澄清計典一  
事隨該臣深行題准倦倦于觀遺之禁方在大刑榜文張  
掛間都人誰不知之者而不意令之不行首中之臣則自  
臣以往一時賄賂公行偏染各衙門當又有莫可窮詰者  
矣臣聞古之爲政于天下者令懸而不犯刑設而不誑實  
其所以威之者豫也若待其已犯而後愧之亦已晚矣臣  
真大負皇上任使矣仰祈皇上先將臣亟賜罷斥以爲衆  
密無能者之戒仍勒下該部將孫順重行就革王育民并  
與慈處庶幾計典於焉少肅仕路爲之一清臣無任戰慄  
劉藻山先生集 卷五 九 謹八堂

申飭憲綱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爲遵奉明諭申飭憲  
綱以昭法守事臣宗周于本月十三日恭承召對隨于御  
前發下欽定憲綱一書諭臣遵行以訓飭諸御史諄諄有  
加臣恭領而退悚慄不勝隨該臣次第諭諸御史各詣共  
乃職一照憲綱行事并在差者另行訓示去後訖臣等  
因恭釋憲綱一書大都求詳于諸御史而于藝長不及一  
二焉聖意蓋曰諸御史之職卽其職也則表率之地愈有  
不致不越者矣然臣等雖自愧率屬無能而成憲率然稍

一申明轉使耳目新而精神肅自臣等以及諸御史敢不  
灑然易慮精白自矢以圖報稱仰副聖明倦倦責成至意  
臣等爰取三十四條彙括其旨均爲數事仰懇睿覽倘蒙  
鑒允容臣等再行所屬承爲遵守以竊附于不愆不忘之  
義將聖天子垂憲一世之風猷不至託之空言而無用臣  
等與有幾施謹具列如左

一曰重臺員之建白臣謹按憲綱首重建言曰直言所  
見蓋爲御史處風紀之地爲朝廷耳目之官以言爲責  
者也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其道有直而無遷古稱名御史往往往縣之難至貶竄族  
劉藻山先生集 卷五 千 謹八堂

夷而不顧天下卒收其言之利而不然者計身家權利  
祿饒指易剛易矢口皆虛說或事出風聞或類從毛舉  
或顛倒是非或雷同附和或攻訐陰私或借題營窟或  
上言德政或蓋薦私人甚者附下罔上比周爲姦抬權  
納賄成福自恣有一于此皆直道所不容爲言官之溺  
職臣當擇其尤者而重事參處以警其餘此振揚風紀  
第一義也伏候聖裁

一曰定臺員之差遣臣謹按憲綱特申御史出巡之任  
則註差固有定例矣曰小差以試御史充曰中差以實  
授御史充曰大差以資深御史充不相紊也偶臺員缺



人則或初試而註中差淺資而註大差惟務之間因得  
以趨避避冷舍難就易而成法亂矣至諸差中其坐大  
差者自巡方而上若管理章奏若十三掌道尤不可不  
重其事權如章奏不職則建白于何定流品十三掌道  
不職則省直于何稽文案而今也槩以故事視之沿襲  
日久即欲問其職掌而不可得至兩畿督學一差地方  
之風教寄焉原係會同禮部爲特選此外有監軍一差  
兵事之安危寄焉又係會同兵部爲特選此則未可槩  
以資序論以資序論多至不舉其職矣今臣等請于成  
憲之當遵者必立爲畫一之規于舊章之已渙者必加

劉蕺山先生集

卷上

奏疏五

三

謹八堂

端也伏候聖裁

一曰正董員之體統臣謹按憲綱御史糾劾百司所  
至地方自六品官以下得徑自卑問煌煌乎總其重如  
此而又許內外臺得互相糾劾以共處于無私之地此  
體統之所以益重也然則董員固以人重耳非徒以官  
重也而今也或官非其人狐狸是問而舍豺狼鷹犬  
逐而伺竊鼠其重安在且夫巡方在外固有定體矣

臬之品級固甚懸也而執利用手本知府之品級亦相  
懸也而謁見行跪禮至教官有師模之責而亦行跪禮  
郎吏以下出自貢監也而槩行叩頭禮皆非憲體之舊  
也乃巡方竟坐是以矜貴倨而日與地方官相趨以勢  
相取以利相與以迎道餽遺充其情或多乞播壘斷之  
不若其重又安在而至于近日陵替之漸尤有不可言  
者僉科有考成矣詞訟增賦罰矣一切劾工助餉日有  
誣觴矣此雖一時功令之變攸然乎而巡方遂得以行  
其誅求無厭之計則決裂又甚矣臣請身全爲御史者  
必以人重官爲百司表率而無取諸虛實也庶不至下  
交而潰譁開殘侮之端而且以僉科選撫字以刑罰選  
教化以一切助工助餉之義量取之于其所有而盡捐  
成額于朝廷因使得益者其攬得澄清之節夫如是而  
御史體統乃重御史之體統重而朝廷之體統益重世  
道其與有攸賴矣伏候聖裁

劉蕺山先生集

卷上

奏疏五

三

謹八堂

一曰嚴同道之考察臣謹按憲綱有經方彙職之條至  
舉劾不稱者遂以烟瘴戍而尤重犯職之法于是同道  
例有考察之典乃後世相沿視爲故事率以養交避怨  
而已近趙南星以張素養舉學吏也而處高攀龍以崔  
呈秀犯贓私也而處一時以爲空谷之香聖明在上累

經最旨法在必行而臣等猶懼無以仰承德意也一則文具之呈詳易飾一則來訪之聞見難真坐是若無下手終成憤憤者有之今請御史回道之日另奏一簡明文冊如其察吏也果舉得真廉吏某人某事糾得真貪吏某人某事而尋常之舉劾不與其安民也果干某地方招集得流移若干人又干某地方開墾得荒蕪若干畝并清查過糧差積弊若干件事拿問過大姓豪橫若干件事表章得真經明行修真孝廉真儒幾何人而向來例套所及者皆不與于是考其殿最登報一一及格爲上等有舉有遺爲平常全不舉者爲不稱職而次

劉蕺山先生集

卷五

奏請五

誥

證人堂

第按以功令姑酌爲改調降級罰俸三等員如執尺度以繩長短握權衡以定重輕未之或爽也至犯職者另事來訪特從重論而考察之法于是乎行矣伏候聖裁一曰嚴蓋員之選轉臣謹按憲綱選用風憲必取公明廉重老成練達之品而禁新進初仕者法如是其嚴也則蓋員之所以自待者可却乃前此有以甫釋褐而驟副紫欽簡者此誠一時曠典平而待端既開遂有爭欲速化者矣且有甫拜恩而卽自陳實授者矣及其獎也既得患失何所不至臣稽往事蓋省之選轉或內或外未嘗有軒輊也自人情重內而輊外于是卿寺之途日

說而外改監司者固有年例之名人多視爲畏途臣觀前輩蓋員其賢者多出爲監司以自效兵農錢穀事事可觀一日肩鴻任鉅聲施燭然而今也不特薄望司而不爲且并薄督撫而不屑而其爲監司者反得借邊才以擢之于是內與外爭競于榮選之途視一官如傳舍職業口墮人才日耗禍患日臻以至有今日嗟乎觀言之矣請自今選授蓋員一遵憲綱故事至遷轉之日除回道考察處分并問陞者另論外積至資深聖重舉以內一外行之而斟酌于才品之間罷去年例名色使內者既備節鉞之選外考亦配京卿之望庶人情之舉

劉蕺山先生集

卷五

奏請五

誥

證人堂

競以息而于天下事有可次第言者矣臣聞之禮義廉恥國之四經四維不觀其何能國伏候聖裁

被放謝恩疏

余疏壬午十二月初二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該臣于閏十一月二十九日隨閣部諸臣後召對中左門以奏對忤旨屏息出朝房隨奉上轉劉宗周復均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獲法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看革職全光及將諭旨及面諭皆不理詐稱不知姜琛等罪狀明係說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着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于本月初一赴鴻臚寺報名今早恭詣午門外  
行謝恩禮訖戰慄之下感激天恩不勝耿耿伏念臣生逢  
聖世先後蒙皇上三起田間皆出特恩爲一時諸臣中異  
數而臣以衰病之餘形骸漸廢神智漸昏報稱漸窮至此  
與疾而出實爲感痛時艱不暇自揣非方切茲重任日夕  
冰兢既蒙面諭尤凜憲綱乃前後條陳多以草野之資載  
其至愚極陋之狀臣亦自知罪戾難逃幸荷優容寬闊懲  
艾而廣成偏駁磨切無功輟于召對之際仍敢效其狂悖  
仰干聖怒自分蕞粉猶復念臣年老曲賜矜全天地父母  
之恩真出臣之望外一息尙存犬馬知戀瞻望闕廷不樂  
割菰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十一 晉人堂

竊位惟望皇上聖德日新聖躬時葆勳業康于知要少虧  
宵旰之憂誠問察以用中益裨高深之助庶群策舉而群  
力益張將廟堂周而廟勝自卜尙何近日禍氛之足慮臣  
未見自古以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天下無治平之望者也  
臣溝壑餘生始終願皇上爲堯舜之主而已爲此少陳謝  
忱冒干慈鑒臣無任泥首請死以聞

恭陳辭惻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初五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懇國體  
天敬陳辭惻事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孝子義諫不遺  
其志臣每有感于斯言爲之欷歔伏念臣老病支離不堪

輟策業已久微御前況重以狂悖之罪乃蒙聖恩曲存惟  
養解其職事俾得以長林豐草再陶聖世從此遂當遂遠  
闕廷瞻天尺五亦復何言而臣輒不禁其涕之欲雲也百  
年頂踵承畢于此臣能不少抒去國之懷于臣惟自古國  
家治亂之數莫不有人事以感召之故曰或無難以喪邦  
或多難以興邦以我皇上有道聖人之主也而適逢時艱  
一切匡濟之資動無足恃致煩皇上下哀病之詔爲之引  
躬刻責以承天譴且也闕門訪落益與群臣講交響之誼  
至躬親庶務不陳夜分習以爲常一日出行間火器職草  
呼自演試以示群臣如是者焦勞亦謂至矣而臣猶以爲  
未視其要領也夫人主所自託于天下者止此一心耳誠  
使操之無本而用之或失其要即焦勞于已亦何益于成  
敗之數即今聽政動矣而紀綱之條布或紛求言廣矣而  
謀猷之入告猶少用人亟矣而仁賢之奏效尚疎委在切  
矣而上下之猜疑轉甚防竊甚矣而法外未必無遺盜虞  
患深矣而術中未必無隱禍無乃本原之地有先受其病  
者乎臣常讀高皇帝御製心問篇有神役心心役神之辨  
猶是一心耳而役辭與見役于神爭在毫釐判以聖狂况  
役神不已轉以心爲役乎然則聖祖之治天下亦豈無所  
用其心哉特不以神爲役爲爾甚矣皇祖之善言心也臣

劉菰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十一 晉人堂

願皇上以法祖之心學爲教時之大權務時自格其神  
焉何以事神曰敬不厭亦無敬亦保無徒以焦勞代兢  
業可乎何以致敬曰誠願言于行慎終于始無徒以鋪張  
爲實事可乎敬則誠誠則神神則天惟天不言而信惟神  
不怒而威此天德之粹而王道之純也且問之古者天子  
端冕而聽政則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其職皆主乎論道故  
陳平不對錢穀曰自有主者丙吉舍盜賊而問牛喘宰相  
且然況天子乎以天子而親細務問宰相所不必問之事  
則宰相不復舉論道之職而六卿以下惟奔走于文法  
而已矣是率天下而黷其官也何治平之難哉臣願皇上  
劉養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奏人掌

臣死不朽

糾參輔臣王應熊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朔十日 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懇關  
天恭申謝悃事臣宗周以罪蒙譴已于本月初七日辭朝  
出城際此時艱慘不能忘君父因而棲遯累日恭遇萬  
壽昌辰以草野效封人之祝而臣乃遽巡行矣伏念臣通

籍四十二年前後仕于朝者僅六載有餘遂荏苒以逮老  
終擬舉家事負聖明機荷鴻慈俾得暫延耕鑿于聖世從  
此永辭闕廷而臣之頂踵與之俱盡矣臣能不泣然于臨  
岐之際于蓋臣每痛念時艱而重有感也今流寇之禍五  
矣言守言禦萬無幾幸所恃一人克艱于上臣工交臂于  
下相與一德一心共奏卧薪嘗胆之效而事殊有不然者  
上愈艱而下愈玩上愈至而下愈緩上轉愈疑而下亦愈  
以解體于是上知廷臣之不足與有爲也而一日而起舊  
輔王應熊矣臣頗記應熊初進閣時曾經舊科臣章正宸  
糾參正宸因而下獄未幾應熊以罪去始召用正宸至今  
劉養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奏人掌

應熊之彈墨未乾也而陛下復毅然用之諸臣亦付之無  
言將前此之彈者是于非于夫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  
者徒恃有區區清議爲維繫人心之本而下操之爲是非  
之衡上決之爲用舍之路合之卽所稱國是焉者也我國  
家重熙累洽世道休明幾三百年至皇祖之末小人始倡  
爲門戶之說以詭君子迄于熹廟在御遂有崔魏之禍賴  
陛下起而撥亂反正一時正人君子彈冠鵲起而溫體仁  
復祖崔魏故智爲當門之黷彼時廷推如孫慎行遂終身  
不及用以死卽辛酉浙江科場實臣官儀備時首發其事  
而科臣惠世揚因而糾之其後累經法司勘問舉子坐假

關節而試官實以文藝中舉子亦既水落石出矣體仁必  
強坐之爲試官關節而甘心焉曰吾始以破朝士之爲朋  
黨者此正所謂一網而盡正人君子者也自此體仁遂得  
進用益以小忠小信自媚乎上而外行踴躍殺人之毒其  
間盡亦有託之公忠者矣實皆借以行其私也在政地十  
年引用王應熊楊嗣昌薛國觀以及謝陞一脉殺橫自朝  
而野而徧天下致上千天和海內數百萬生靈次第驅之  
鋒鏑之下不足又重之以連歲災祲以趣之盡嗟乎流寇  
縱橫兵連禍結天下無生齒世界成草昧果誰爲之者乎  
一日陛下悟前事之非也因而慨慕古先哲王推明道術  
劉蕡山先生集 卷上 孝廉王 辛 謹人書

謂今之諸臣見損乎體仁者未必皆君子則可謂體仁  
一流人爲君子則不可謂今日諸臣力不足以匡禍亂致  
太平則可謂前日諸臣終足以辦太平中興之業則往事  
之效亦已彰彰矣而可乎不可乎昔宋人再相蔡京或問  
之陳瓘瓘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伊周何以加臣于應熊  
小云而今既儼然宣麻矣一日君臣作魚水歡幸陛下特  
初應熊以隻手匡扶宗社無極無營私無報恩怨無流  
毒生靈無以聚歛爲長策培克爲嘉謨好大喜功爲遠舉  
則天下幸甚不然臣不知禍之稅駕也嗟乎清議之不立  
也與邪正之相蒙也所賴一二諫臣起而明其概乃自應  
劉蕡山先生集 卷上 孝廉王 辛 謹人書

之學以爲制治保邦之本則太平之象可無首而臻也臣  
六年朝籍望之餘生自籍無黨無援仰恃聖鑒輒敢開此  
不諱之口再冒天威死亦何憾臣聞古之人獻敢不忘君  
規微臣尙勿微羞之下乎臣無任冒死以聞

劉汝山先生集

卷上

奏疏五

三

謹人掌

金雙巖中丞集四卷

〔明〕金光辰撰

清初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兩河封事

孫男佐臨較



金雙爐中丞集

兩河封事

受命按豫

急報宛南

躬行催勦

賊勢散亂

蜀緩已奉

欲求民安

悍弁違禁

賊謀匪測

催寬兩地

聖明特新

夥賊聚犯

屬官陳言

中州英寇

恩詔加餉

豫省時值

欽奉聖諭

差疲乞病

聖德如天

金雙爐中丞集

南譙金光辰天樞甫著

男輝鼎較

兩河封事

爲微臣受命按豫驚聞賊勢披猖敬瀝愚衷仰祈

聖鑒亟圖防剿要略事

臣一介書生欣荷委任濫竽餉務職掌以內冰兢惟謹

自愧才疎識淺莫當釐剔鷹鵠之逐無補聖明總憲臣不

以臣爲不肖題按中州仰副速題堪任來用之

明旨何人斯謬膺若任受命飲冰敢愆頂踵今日中

州非無事之中州也澄清之志素所自矢聞風解綬墨吏

兩河封事 微臣受命一

其知散乎第嚴守令先嚴司道揚清激濁無事猶宜深察

豈日言除民賊者而反令其賊吾民准任後所當進司

道守令而嚴飭之痛加省革者也而河風稱樂土今所在

流離全秦之寇盡奔而東毛聖之兵脆難抵敵以近日

所聞賊至張七溝守備李世翰面膊中箭矣又一枝至平

村遊擊陳治邦領兵拒堵靈寶縣南現在峰聚矣又有賊

渠過天星等夥衆往號略鎮東北侵掠矣又有從商雜奔

輾轉入靈寶界創營楊家河瓦黑老山等處侵人朱陽復

奔翠樹尤米倉頭聯絡不絕矣又賊分三股自米倉頭竄

彰一帶或向杜關或向松園或向頭等處矣又馬賊十八

出師二千餘至烏頭村矣似此游移勢如潰流雖有  
敵障永福陳治邦等兵爲數無多撫臣各處布防甚苦穿  
不敵衆左良玉兵雖鼓隊前行未卜到豫何期止二千三  
百餘員名以禦全泰之寇恐不勝也匹夫匹婦無一非  
皇上赤子乃日在陪危水火中猶不動大兵發大餉以救  
斯民賦之載也何日之有名爲省 朝廷之金錢而爲費  
滋甚 計十數年來流賊費餉約五百餘萬矣向使以其  
半川之米變延之始蚤已撲滅無流民無曠土不事賑不  
事蠲正賦所出又不知幾倍於昔當事者亦未滿盤合算  
手賊在秦猶慮豫慮晉慮楚慮蜀今賊在豫走  
則河封事

豫臣受命二

豫南則逼近 京師走臨清則梗塞運道走南直則驚  
豎竊我兵多步卒賊則槍掠多騎也我兵苦乏餉賊則剽  
劫多資也我兵勞而賊反逸我兵餒而賊反飽腹心受患  
勢難久支如病覓醫還須治本爲今之計應撫左帥兼程  
前進

豫防督撫協謀堵剿更 勅兵部集多兵挑能將并力矣  
豫人有以制其死命而後可以迫其降心然師行糧從更  
勅戶部多方措給著著應手務期一勞永逸無致滋蔓  
聞 思各省皆有鎮守總兵而河南獨無蓋以地居天下  
之中各處安堵則居中無虞今寇戡六斥河南

要區雖有援剿而地方以客待將官將官亦以客自待  
舉無關允綏念察左良玉素有將名何如即用之鎮守河  
南全省之兵悉資提調撫臣再徵他將多兵以佐之不更  
設而事集且併力而謀成令其帖意圖賊客兵皆可爲主  
亦今日亟著也寇至則河南府首當其衝知府一官最爲  
裨緊語曰得一賢守可當勝兵十萬是在吏部速選廉能  
星馳受事安危所係又豈小哉 臣奉

命按豫確察地方情形先瀝忱 上請若候履境馳  
奏又恐言之遲也 臣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一月 日具題奉

豫臣受命二

豫臣受命二

爲急報宛南流寇情形懇祈

聖鑒速 賜增兵殲弱事

臣診臆 竊命巡歷中州具有微臣奉 命按豫一疏仰

荷 睿鑒遵 旨兼程於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陛辭不敢循原題 欽限已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境受

事矣二十八日接分守汝南道臣塘報稱據內召商浙鄧

州鎮新等處俱有賊焚掠本道在城望西北一帶俱有火

光聞以十萬計尚有陸續南來者雖有都司陳永福一兵

相機堵截然單弱難支萬分危急等情 卽飛檄汝南守

巡道轉行所屬嚴加防禦各照信地責成堵剿外看得宛

南 桐封重地所屬州縣處處是賊據報以十萬計逼近

城池危在旦夕都司陳永福兵馬單弱雖有小捷而強寇

杏至州縣急若然眉 憶往歲登萊之變必調集邊兵始

奏膚功今賊勢披猖所在焚掠橫逞蜂聚連綿不斷且雖

中夥寇左師追勦彼此難顧痛茲小民日在流離死凶中

臣晝夜循思寢食靡暇今 已抵陳州叱馭前行嚴爲稽

核計必得邊兵數千合之赴援各將并陳永福等兵夾攻

迅勦差足有濟督臣新膺 寵命更得

天語叮嚀速提大兵星馳赴豫與撫臣同心協力共圖戡

定 臣有糾察之責寧敢少徇情面以負地方

前疏懇達河南府臣業奉 俞給下部銓補及入境查得  
南陽亦缺府官目今流寇環伺何可一日無守懸併  
勅吏部卽擇賢能就近推補嚴限抵任 臣不勝殷切待  
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 題奉

聖旨據奏南陽流寇情形楚鄆各撫協勦及鄧祀等曹文  
詔等星馳奮擊已有旨了著該撫按嚴飭所屬各照信  
地鼓勵鄉勇殫力勦禦不得專恃調援府官員缺卽與  
遂補

兩河封事

急報宛南一

爲徵 躬行催剿賊勢漸開西奔敵將近報情形并

與督撫西訂機宜上達 睿聽事

臣前以賊踞伊汝東犯登封促張全昌兵星發與陳永福營互爲犄角復恐前路踞介馬西馳賈其追蹙臣於三月十八日到許全昌亦於十八日至汝二十之夜御枚疾趨出賊不意復有牛北店之捷斬賊多級業已拜疏上聞許州爲四扼要區因暫駐以圖夾創移會督機虛心商確務期有濟於事四撲賊息以便分兵殲剿雖河南河北報賊不一而河北之賊無多守巡兩道臣差足辦之唯河以南之賊奔向西南恐忽漫西東與河北合則大可慮欲

兩河封事

躬行催剿一

剿之必各於要害扼之而用扼卽所以用剿也二十三日據守巡汝南河北河南等道河陽汝寧等府信伊西光唐萬羅浙新泌雒陽武濟等州縣各報到臣該看得逆賊罪干天討橫逞中原況南河爲天中要壤兩處賊勢斷難容其煽合故臣懇懇慮焉前大兵未到駐扼會城而全豫精神不敢繼毫有漏後曹鎮既去張鎮促到式過其行偵賊蟻屯伊汝間星言迅剿乃賊以強壯被搶奪氣狼奔旋催張全昌躡入嵩縣而督臣發尤世威兵亦至計圍合營夾蹙餘衆朝兵復已抵汝賊勢亦漸西遁矣內浙報有賊警左良玉力追之張總昌兵督臣調赴鄆陽以護

承天中州一塊地可望救寧往日大病在於賊來張皇即去忽忽賊來而剿不成剿賊去而堵不成堵無算者以此臣聞督臣歸舞來汝往移撫臣會集汝墳面爲商確須當合盤打算步步不空令賊自成釜魚之勢昔寇準平莽并曰了此不過五日岳飛平楊云曰願少西八日可破賊非視賊若此之易蓋以持算在先收功自速也今賊勢四

游蔓延數省約衆二十餘萬非比前之猖獗一隅而審其要害著數先定始可徐講因敵變化焉故在西不獨潼關當扼也靈關陝澠一帶有北朱陽花關杜關等關太略靈峽關草失迷等口盧永嵩宜一帶有南朱陽花陽廂門等

兩河封事

躬行催剿二

關石匣洪河圪塔瓦屋伏牛老君等口西南內浙鄆新一帶南華白三等關吳村白亭梅鋪馬山西峽黨子等口賊之來復甚多則必預扼其要隘重重相連西後可大用攻剿著著漸緊兵力齊而呼應靈也第分核勦急不可無監營運糧山谷不可無催督當卽以本地地方官爲本地方州往來其間各分信地以任督核布設已定若有某處關口仍前故智容賊闖入者道將廳委等官俱罪不宥然歸克在和果有所見不妨明言總爲地方有何彼此倘恐存心不行接應形跡聲勢致債厥事者亦罪不宥此督撫臣詳加商確咸有同心盡却虛文期成實事

有濟乎至河北賊雖云少而燭火安防已移撫臣就近調  
夏因健會兵行剿武定功敗切損傷業行道查而恒快之  
將無益於數會同撫臣以本省連移易之或可與督兵協  
緝大抵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前於傷殘地方責令道府廳  
官詳爲諮詢假加撫恤昨於經過郡邑沿查小民死傷  
者亦已盡掩流離者方在復業勸導俯問嗟我百姓依依  
馬首何官嬰兒之於父母臣止以一腔赤赤虛懷宣發  
皇上軫念蒼黎德惠幸需甘澍麥未盡枯雖雨遲穗漸日  
前亦足少慰復接明綸內有河南兵荒最甚地方六七  
八年應徵錢糧俱著停徵仍令等將被災輕重奏  
請以憑酌議蠲緩士民僅獲雷動舉乎加額卽地方小有  
土寇如榮澤縣所報也隨授之推官衛植固密行該縣  
已將賊首張文彩謝孟秋二渠擒獲立賞之法餘黨出示  
解散其餘間有申報總地方官可以責成之事蓋民官此  
時驚魂未定或多以彼縣報此縣情難盡確抑恐補快藉  
此目功多事則安輟人心乃爲根本明諭隱銷開發其良  
心無從無縱斯已耳至嵩縣申稱千總任守印并弟任守  
枝與在德化奮戰陣亡一門爭死於側應恤統希  
勅卹以昭優仍乞嚴飭督撫道將務期迅捕狂氛奏請  
請卹以昭優仍乞嚴飭督撫道將務期迅捕狂氛奏請

河南封事

躬行催剿三

崇禎八年四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奏內雜山鄉兵被賊殺傷嵩縣千總任守印等一門  
陣歿及唐縣浙州焚殺搶掠情形何全無查核但據縣  
申彙報武定功等西陽遇賊稱得獲衣無算及至鹽兵  
傷亡明係貪餌墮計何云未甚敗衄遇通著確查馳奏  
不得隱飾賊雖漸西飄忽靡定各處關口卽同該督撫  
責成道將屬委等官分信拒防以便夾剿如有失機罪  
坐所繇必不輕貸任守印等准與查卹該部知道

河南封事

躬行催剿四

爲賊勢散亂可擊追剿再難後時乞

勅督撫相機合議並議恤犯事巡簡以勵勇奮事

崇禎八年四月初六日據分巡河南分守河北等道南汝河南等府新羅確召盧濟浙相萬等縣各報到臣該臣看得豫地西南多山遠接雋南鄖襄堵境西連秦南達楚綿亘數百里西通賊之出沒縣此今大兵追剿賊各獸駭正可乘其散亂而急擊之然堵剿並用分頭截殺在所難緩據報約賊大隊悉奔而西零星之賊竄伏山谷搭窩打糧爲勢亦漫大抵此時用剿兵兼用堵兵用正出之兵兼用左右翼之兵因與督撫臣面商內浙一路以左良玉并新

兩河討賊

賊勢散亂一

挑湯九州兵分扼之通賊即剿永虛一路以尤世威并徐來朝兵分扼之遇賊即剿靈陝一路責之周爾敬猶虞隘多兵單督臣復飛檄張外加兵介扼之遇賊即剿其歸秦入鄖之區在有兵布防鄖撫臣領兵相呼應於鄖宛之間豫撫臣亦統陳永福兵就援急於雒汝之地賊勢雖驚兵法曰敵衆我寡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此之謂也楚青南犯之賊聞曹文詔敗之隨州北奔而下聞劉成功又截之泌陽據南召所報管中哭聲者即茲賊矣督臣已調張全昌出潼關邀賊去路山介商雒爲學豫交壤尚有多賊迎逆延東顧盡謀潛謀嚴行詰訪安敢頃刻或弛合兵大

臣密運方略盡力殲掃務期擒集散脅剪

以申 國家討賊之威以洩數省赤子之恨斯可得

言救定耳智者之慮必難於利害想督撫臣亦悚於

明旨之申飭再四臣竊願以身效他山石也如確山巡簡

曹國臣不能審賊虛實輕身迎敵以至被殞殊可太息然

敢戰捐軀於例宜恤據其子曹燦報稱印失業行追查該

縣知縣職在守土雖云相隔遠猝難赴援然以巡備鄉

兵敗剿難追於咎臣職在糾參不敢徇隱統惟

勅部議覆并祈 嚴諭督撫道將相機行剿懲建全功無

征偏見誤事無尾零級各賞則一鼓奏膚端在斯矣至河

北守道所報奔犯濟源之賊正在會兵與晉夾剿當亦就

其機候之餘可施力殲之計也乃 臣更有 請焉參將周

爾敬才略素著舊有勞績但自去歲承寧受挫兵有損傷

本官擬以病請緣前大兵未到堵剿需人暫以兵丁令中

軍奇國柱代領復經督臣撥挑四百赴嵩樹防臣抵汝墳

聞其偃臥雖城兵丁亦有零星募當此用兵之際著著難疎

豈病將所能卧理應否更置選汰統候

勅下該督撫酌議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十五日具 題奉 聖旨奏內流賊情形仍係據縣申報未見查核且所請

兵將扼剿既經督撫面商何又云偏見該事願效他山  
周爾敏應否更置及募兵選汰事宜還聽督臣酌議具  
覆曹臣量卹李治躬議處該部知道

兩河封事

賊勢散

爲錄經已奉 明諭查酌甚難需待事

竊民爲邦本必本固而後邦寧中州自有流寇以來焚  
劫殺擄慘目傷心兼之連年災沴轉溝壑而散四方嗟此  
子遭已岌岌乎無生之氣矣公私俱困援救稱難我  
皇上布如天之仁下蠲緩之詔不惜損上以益下惟期救  
時以阜民郭屋回春端在此際臣等仰遵

明旨檄下司府再四詳酌兵荒州縣被災輕重分爲三等  
其一等爲開封之蔡汜密縣西華歸德之商丘河南之宜  
永滎嵩盛氏汝寧之真信南陽之桐召漸內舞葉汝州之  
魯伊二十州縣死傷略盡焚劫最慘八年未完請蠲六分

兩河封事

蠲銀已奉

六十七兩年應請全免其中永滎嵩盧召漸內伊賊之蹂躪  
已久今大兵堵剿往來駐劄而葉縣節年遭亂荒疫繼之  
與被城之蔡汜又最甚中之甚者八年未完更乞蠲免七  
分其二等爲開封之新沈歸德之睢永寧虞河南之新蔡  
陝州靈閼汝寧之汝陽上蔡光州羅陳南陽之南陽唐縣  
鎮鄧汝州寶豐二十三州縣或關廂被焚或村落被焚受  
害亦係最甚但較第一等者稍存子遺八年未完請蠲五  
分六十七兩年請蠲八分其三等爲開封之杞陳太康滑  
許鄆蔡澤商水項襄鄆城歸德之夏鹿維寧汝寧之西華  
光山南陽之裕州汝州之鄭縣武陟大英經冬

奏或災疲素劇更遭兵馬摧殘其受害亦甚但較第二等者猶可撫綏八年未完請蠲三分六十七兩年請蠲六分此外如祥牟尉通鄧扶延津河陰陳州潁昌考偃新蔡商城固思新野賊或未來而兵屢經或賊雖侵而尚未甚不敢妄希蠲免望比兵荒五分例量與寬其考成又河北三府時切震鄰供兵已是驛驛防河尤稱勞頓然國賦所關敢懷奢望惟彰德之林涉衛輝之新獲淇疲敝難支懷慶之濟修民逃地荒尤為可憫除八年見數不敢議蠲外六十七兩年未完修濟應請全免林涉新復淇應請各免八分尚有潁川衛與潁州同城州城既被應照柴汜請蠲歸德睢

兩河封事

編覽已卷二

陽河南弘農南陽南陽中護信陽陳州等衛高縣永寧府氏鄧州唐縣汝寧林縣等所應照同城州縣例分別蠲恤又潁上所與潁上同城應照二等議蠲等仰體

德意籌酌頗詳然民生彫敝固宜蠲恤而國用浩繁尤多劑量蓋災患非其者斷不敢虛冒

恩澤而瘡痍未復者必令其得沾實惠除糟糧及臨德

二倉與河工銀兩已行各道的議俸薪工食等項款目不同俟司府詳到合照前開分數一體議蠲至存留錢糧如宗祿等項應否並行議蠲是在

皇上非等所敢擅議也又潁南河二李不旱也

已甚今飛蝗偏地更兼寇熾巡歷雖汝兼飭道將分兵扼堵因見登汝雖假請屬亢陽不雨禾苗焦枯夙夜憂思檄下司道等官各率屬竭誠祈禱庶幾甘霖漸布而蝗蝻之報登至親行諮問取禾視之形如刈然並會撫臣牌行所屬備諭小民做撲打之法仍示捕蝗一斗易救一斗計多寡為等差一以驅除民害一以活濟民生也不謂雒陽縣復以冰雹告災詢諸父老雖蝗被冰擊亦有死者但旱後之苗餘於蝗者又摧於雹不勝痛息嗟哉豫民何不幸而苦寇苦旱又苦蝗苦雹至此極也除痛加修省轉行地方各官務修實政以迓天庥凡一應事宜力求

兩河封事

編覽已卷三

整頓不敢奢議外批行藩臣覆查被災輕重事關民瘼不敢不據實馳聞統惟

聖鑒勅部查議施行

崇禎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爲欲求民安先祛民害謹獻中州四大病源仰祈

聖鑒勒石永禁事

竊臣以察吏安民爲職者也問吏治何以壞壞於貪民生何以貧貪於有嗜貪之吏今之言政者動稱與利除害不知近日人心非古利立而害已生爲救時計無利可與止言除害是卽民之所爲利矣豫居天中風號沃壤官茲土者不以爲伊維瀘澗之名區可追盛治而且以爲安富尊榮之便地晏生朵頤行義達道之念全無則善政善教之施烏有哀今之民幾何而不爲溝中瘠也今何時乎死傷滿眼望迷寇火之蟻蝗蝻偏哇嚼齧哭毗之命斯卽勺粒兩可持事

欲求民安一

飲食盡屬脂膏心猶難安況敲骨以腹肌寧吞聲而待割凡云舊規悉是陋弊若不蚤行痛革與民更新則寇去而不有未去之寇蝗虐而不有更虐之蝗乎與司道廳等官約大法小廉天日共矢有違此者白簡罔貸臣已經嚴行嚴禁然外具遵依難必衷腸盡冷欲垂可久須請明旨通飭永勒員抵而後革面始可革心唯唯於一時者庶亦斷斷於異日病源一洗餘流白潔謹摘其最甚者爲皇上陳之中州之重加火耗也火耗有禁明旨中書再三不知中州火耗之重起於何年總之前官作俑後官因仍遂爲常例不可破矣目今二三子遺十室九空恭奉

可軫念災窮詔示蠲緩爲民父母不急請命巧思慎征乃平日誦服時非聖賢視然跼骨蒙城而戕億向有國治有本綱終室亟等事一疏條陳備悉入奉

俞旨務在人洗腸胃實實收絃今當如臣前疏預給易知單使民通曉花戶自封自投不許文入里役吏胥之手借口起解諸費名色數外明加或暗裏重收致令凋遯之民公私交困剝醫無補如有仍前濫加不亟改改該道府報臣定行題參儻道府容隱得之呈告咎坐道府卽百喙其何解乎又中州之私派病民也夫錢糧正項尚自不敷而烏云私派蓋一法出則一弊從之有等不肯有司并髦兩河計事

欲求民安二

明禁不詳院道有借兵以私加有假餉以擅派有因修築而科歛有借解運而重征或立雜支名色或託費用不充凡言設處借一派十慮鄉紳之發私也則漏閭家而灑菲屋以爲此人所不知者追呼倍急比責更廉反置正項在後假口民欠聳聽額苦其實先已餂私棄矣今宜各自愛鼎痛剗前非一切私派悉行革免若踵往日故智陽奉陰違道路有口誰能掩之臣持斧而行萬情俱斷廉訪得實從重參處勿謂白簡無靈忍以窮簷哭泣供職史欽矣又中州之小灘貪員也漕米軍國急需例應官買官何至爲民累緣婪行州縣罔恤民艱食報大戶希門

扣扣不預發發則赴除勒令領買不給腳費以致  
多通亦擾仍餉百姓今後買解漕米不用富民揀奏奉  
能幹官員并謹守吏役數名伴隨其價早發務要足數本  
官親領一切盤費官爲處給明著定額正價不許分毫別  
用嚴訪米值不許侵冒秋成趁時公買隨買隨上不許等  
候停雷滋弊開兌限以月日隨規悉爲肅除各州縣將委  
官起程日期發銀有無短少數目堪委某官先報勒限買  
完仍將有無完欠申繳糧儲道亦將州縣買完實數月報  
以憑稽核歇家倉役有無需索情弊另取糧道甘結類報  
無得扶同查小難生落北直大名地方運糧官旗報有不  
兩河封事

欽定四庫全書

及臣已移文總漕巡漕及 畿南撫按諸臣嚴示禁約盡  
綜核嚴而弊自去收納蠶而價不踊事完之日買解官員  
悉公自愛者查明酌獎有倉霸積旗包攬作姦勒索官倘  
堅拒腐私者盡法拏究雖糧官衙弁不寬焉則害可杜也  
又中州之生員包攬也士爲四民之首當憲督親自其本  
等何得干預錢糧豫中士子扃扉自好澹泊明志浸浸上  
達者固不乏人內有依子衿作護將視衙廳爲壟斷或鑽  
克鑽頭而希討貼或攪解糧銀而覲資斧或認應馬頭而  
冒工食或武斷唆訟而嚇鄉民非緩官師排計徧布其間  
報復無嫌歌謠遂毀梓木種種敗類大關風化屢云

明旨嚴正士習今後務要安貧樂業無得干預錢糧敢有  
不遵 臥牌出入衙署起滅詞訟包納錢糧肥私虧賦行  
止有濫者查訪得確行提學道臣嚴加革究夫寢居不受  
名節委實自玷冠裳即倖博功名安望其業根能嚼金錢  
知愧乎少有庇徇學臣亦難道責務使士有藹藹之風民  
樂熙熙之化也以上四者爲中州積病已久臣奉

臣奉

簡書以來洞知其爲牢不可破之痼疾即行監劄簡肅式  
下先自 始 於拜 命出都初有微 受 命按豫等  
事一疏云不但嚴守令并嚴司道萬不敢渝初志以負  
皇上加意激揚之旨其加耗私派 已嚴示各官有違必  
兩河封事

欽定四庫全書

行參處青衿包攬已嚴行學道犯者立爲黜革漕米一  
項多藉口於弁旗需索之多倉副使費之大在 臣所轄者  
得徑行其法而衙弁船旗則隸在總漕巡漕倉脚歇家  
則隸在真定撫按 業移會諸臣自有同心然非仰荷  
給宣何能人皆舉指又恐見者視爲套文更或以釐剔過  
嚴上下使用頓廢有意蓄難不爲收兌以候 國儲不得  
不惜力漕事專轄諸臣均爲清楚也 臣不揣狂愚冒徹  
睿昭愚惟 勅下該部嚴行通飭不但需索少而民困  
兼亦開兌速而漕政且大有濟耳他如指詐有禁津  
禁私取行貨有禁需索驛站有禁凡屬

如欲盡總屬職事中應行之事亦無取瑣列以瀾

宸聰所賴司道府廳各官盡提夜氣良心共圖肅清吏治  
果有奉行不力虛文相應自當并論不得以未經身與少  
望寬假矣

崇禎八年七月初十日具 題奉

聖旨據奏加耗私派等項豫省民生被累情形殊可軫念  
金光辰既以察吏安民爲任著即嚴奉司道守令犯有  
賄賂情蹟據實糾參務懲貪玩亟挽風教一面榜示嚴  
禁違會同湖廣巡按奏內事空一同申飭其漕米委官  
公買情節該部看議速奏

欽此

明倫事

臣以狡賊耽耽競豫堵剿爲殷又左鎮有商州各賊奔龍  
駒寨之報星言抵禹凡得於巡歷所見所聞慘傷萬狀村  
黎野叟環馬首而泣控有言蠱災者有言雨患者有言室  
焚就處無歸者有言田蕪籽種無出者有言大馬受累民  
不堪命者臣一一拊循而勞來之以

皇上軫念爾等百姓 明詔普頒復奉

聖諭宵旰殷憂無非惠養元元至意責成地方官實心勤  
兩河封事

昇建第一

民無使失所七月初六日臣正進各官諮詢地方利病  
州知州景徽範以捕蝗給穀數目冊報忽聞門外有哭喊  
救人卧門榻而號冤者因呼之入一人被毆傷前昇在門  
外一人面血淋漓呻吟甚慘詢其故則曰鄉總兵過州馬  
已應付本州衙內發錢十二千竟夫家丁要銀二十兩措  
辦不及用鞭亂打近死可憐臣以鄧玘已死豈復有鄧經  
兵廉之乃係玘兄遊擊鄧琳帶領率丁前來也適歸德府  
推官成勇并景知州在側聞言俱爲酸心臣令往查核  
並爲醫治勿狀其生隨據推官呈稱蒙委親詣關外查有  
劉一風劉德係鄧總兵家丁護送家眷跟隨候

理向有多人一路應付皆比勘合加倍用馬二十五匹外索壓馬錢四千金用夫一百二十三名又銀二十兩窳夫無措向本州討錢十二千以爲求足將夫役吏孟金馬明善川鞭狠打成傷借非街民黃榜等勸解兩人幾爲鞭下鬼矣次日鄧琳亦來進見稟稱已將家人鳳等責治但求寬宥臣問以勘合應日有因鄧總兵死給有奉

旨送樞勘合臣據詳批鳳等係鄧鎮家丁護送家眷鄧琳又云有部給勘合但鄧鎮死於楚地何借口送樞有無勘合火牌係某年月日奉何衙門填給原載夫馬名數若干有無額外多索毆打夫役傷痕而驗已真分外需索鳳等

兩河封事

摺弁選禁二

曾否入手仰再質明確并勘合火牌呈驗鄧琳是何遊擊又稱候推并查詳奪據查鄧琳稱蒯遂題敘守備黔蜀題敘都司畿南題敘遊擊各部

御覽候推扶樞回籍仍任候推因鄧鎮故赴兵部投揭給與餘字大勘合一張馬二十四匹夫六十名廉給一分自洪縣起至四川止六月初九日給又統理南兵總錄中軍副總兵賈一選取冊私票一張用夫十八名馬二匹據選所開原牌續十一檯來損則二十檯每四人一貢夫八十五大中轎三乘夫二十八名又挑夫十五名共一百一十三人隨人需索銀二十兩因未曾與

銀於牌上毆打用馬二十五匹每匹索錢一百五六十不等共錢四千金等因到臣隨批鳳等於勘合外復用私票私票外復多用夫馬如許且毆打損夫勒索馬錢如此騷擾日無法紀分巡大梁道究報勘合私票并發驗實并詳批行到道該本道陳睿謨覆查無異除前途經過驛遞有無冒支候查外據禹州清賴驛驛丞廖長吉開報用馬二十五匹比勘合多用馬十三匹據遞運所大使齊登魁開報大中小轎三乘用夫二十八名損二十檯裝重難行共用夫八十名又挑夫十五名二項共用夫一百二十三名比將勘合外多用夫六十三名不遵勘合勒索銀錢湊辦不及將牌夫鎖項硬鞭拷打血肉淋漓以至慘傷具呈到臣臣正太忌鄧玘已死更有鄧琳者之驕橫如是也豈遺孽耶仍行確核隨據推官呈稱覆查鳳等需索前事卑職不敢言又不敢不言者奉委隨提一鳳面訊前情一鳳俯首無辭口稱求寬但看王老爺分上職問爲誰則今內閣也當斥不信一鳳云勘合原係王老爺託兵部張老爺題請因與鄧總兵同里相好總兵至此皆仗扶持其長子鄧又魁見拜爲父總兵在日備金幣禮物送之爲子閩縣共知豈可得假文魁年方十四歲已入重慶衛指揮使有遊擊副付非王老爺大力安到此地其言愈與愈切卑職愈

兩河封事

摺弁選禁三

疑愈駭一鳳則曰若不信見有王老爺圖書帖在前站帶去先行卑職即遣快手何世奇偕往取帖一看果非虛也問此帖何爲鳳云恐途中有阻持帖稟官卑職乃覺始之疑者爲非終之信者爲是矣欲匿不以悉聞

聖明在上憲院執法安敢有隱今將名帖并鳳自寫供狀呈驗到臣啓視果有東帖內寫通家侍生王應熊頓首拜鈐以名字圖書閱其自寫供詞雖潦草錯亂實鑿鑿可憑與鳳等面審何以勘合外多用夫馬需廠夫役一鳳不煩一刑直言供吐鄧總兵一向蒙王老爺提拔此勘合向兵部講就上本就奉 旨小的是鄧總兵家人即家丁往來

兩河封事

卷五

俱是小的嘗有書札相通一向上本先到王老爺家講過纔上卽此勘合王老爺視吩付小的若驛遞不應付你可將帖與各處道府縣官看自然與你到四川仍要回話因詰曰你一總兵家人王老爺在那里與你帖一鳳供云上有一青天豈敢指謊王老爺親將此帖交付小的帖係王老爺管家書辦劉燦雲寫的不敢半句虛言王老爺與我家爺實厚不過王老爺戊子生我家老爺庚子生有長子鄧文魁年十四歲家王老爺提拔恩重慶衛指揮使加以遊擊劄付還要轉內衛文魁係王老爺乾子又一子名文炳年十歲鄧總兵只此兩子隨此之豈有閣下要人做乾

兩河封事

卷五

子之理供云王老爺有公子不在係湯氏所生要把文魁與他拜做乾兒此是實情再喚劉德訊之口稱一鳳所供是了等語旁有多官聞者色變而新鄭縣并郭店驛鄧州及榮澤縣俱以多用夫六七十名馬十四五匹不等仍勒索折乾銀錢申報俱批行道臣覆查臣因嘆曰法紀凌夷之至是也驛遞騷擾 明旨極其森嚴卽前 恩詔內皇上憫念及此查鄧琳所齎勘合據填夫六十名馬十二匹今每處則多用夫六十三名馬十三匹矣多用未已又勒索馬錢鎖拷牌夫更索銀兩少遲鞭撻隨之且外持私票借口取冊夫五月之票何以延用七月鄧玘焚死楚地兵馬糧草隨地關支冊自隨身何得擅託夫馬非奉勘合火票不准應付卽私票已當究矣況那玘之樞何在又安能持勘合枉索乎一經發覺開報隨至卽以禹鄭新榮郭店驛五處計之比勘合共多用夫二百七十餘名馬七十餘匹矣索錢共計十四千四百文而榮澤且於錢外又索取折夫銀二兩五錢然未報者尚多也中猶有不敢盡報者也據此輩兇逞所恃無非以閣輔有帖遂曰可抗明旨云陛下史誰敢問之言及此轉可爲輔臣惜矣夫以綸扉大臣止爲此其乾子之故恐違 旨多用應付不前卽向府州縣驛所謬諸通家之奸若其真子更當何似夫

未同之言人皆恥之不通而通則何解也以平章之尺一作郵卒之先聲天下有如此口代天言之輔臣也哉從古無名節自持之人有令人拜乾兒者天落年魏忠賢有不意於今見也一鳳供吐衆耳衆目靡不咋舌掩口至云鄧玘凡奏必先抵其宅閱訖方以上聞鄙人之口謂難盡信而語語傳肯豈屬無因總兵所轄戎務敢於不達磨聽先入私幕彼固絲綸在握者意之所起口之所宣手之所運擬於關中爲票發於

皇上卽爲旨豈亦先有所擬而後聞哉以十四歲乳吳之兒加以遊擊制付未知果否亦可取笑當世矣輔臣滿

念鋒區逢者遺聲臣冒死陳言不敢就法以此權姦當必

飲恨思借端刺刃於臣奉簡命持斧一方總爲

皇上明法當權餓吞壓中外之時耳目小臣若不恃

聖明在上離照當空亦誰肯發姦者輔臣之私帖賈一選

之私票鄧琳之手稟劉一鳳之親寫口詞倘不確乎有據

獲吐在案何敢輕身以役虎噬此事訊查已明鄧琳攜有

家眷兵丁多人恐聚處或貽他變且係職官而部給勘合

是的自難阻其行期被許禹州馬夫二十五家該道臣對

質明白各釋家以免掛累其家人劉一鳳劉德見在驛

候私票供詞俱粘附卷輔臣圖書名帖一紙實封恭呈

御覽法官也按法則鄧琳賈一選宏焰例議處劉一鳳

劉德宏治以應得之罪至問何以敢於輔橫甘犯

明禁而不顧則惟此通家圖書一帖有以縱之貌

明旨蓋政地長姦惡事在輔臣統惟

聖明裁鑒或令其自行回奏不知更作何詞盡飾也若鄧

玘平昔淫虐濫爵冒功大有所恃以此驗之洵亦非誣臣

止據事直陳餘舍勿論特以矢天日無敢欺隱使知

聖明之朝猶有不爲權姦所僞奉

皇上以神法誦情之臣雖或攜其蠱毒則亦飄然長往明

謝輔臣矣

崇禎八年七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據奏違禁擾驛私票索詐事情劉一鳳等著該按察

究追擬鄧琳是否候據遊擊兵部查明并賈一選議奏

其圖書名帖輔臣自應奏明

爲賊謀回測東奔可虞懇乞 嚴勅督撫鎮道速關

扼剿事

案據賊犯蘭草復走瓦屋與總兵左良玉彼此相持臣前疏馳報竝糾疎防諸臣再照維南盤踞之賊突入豫境泰中夥寇復由維南繼至數股此督臣移臣手本之言也今賊蔓延山谷以俟大夥之集志豈在嵩盧已哉前日南走瓦屋係內鄉地方雖經左兵堵回而巧伺橫逞此兩陽之不可不防也若大股分至北走宜承則河維可慮東走汝魯則開歸汝軍俱可慮然於兵力單之時自應及早區畫增兵貼防以扼內地左趙兩營全軍尚銳南陽一帶已臣前河封事

賊謀臣第一

責之極力堵剿未豐隆陳永福二將見在靈關河維撫臣宜速爲調度作何追蹙無致潰裂汝州爲屢心門戶無將松守督臣移臣手本發兵三千入豫以張全昌趙光遠統之此旅似宜守汝以固中原不知何日可到而汝寧向少勁旅以牽制南下之路趙柱一旅或可相勢緩急以遏汝軍至會城空虛尤當調兵嚴防臣已移文督撫臣聽其酌量布置臣向有賊勢散亂可擊一疏云處隘多兵單督臣復飛檄張外加兵分扼之而遇賊卽剿又云鄖撫臣領兵呼應於鄖宛之間豫撫臣亦統陳永福兵就緩急於維汝之地蓋已各有隱慮歟後督臣以隨剿兵少調張外加西

去在蔡鼓壩不可用而陳永福遂令貼防靈陝則汝開關遂無兵截賊之前撲其狂饑當此地里綿亘賊衆兵寡督

臣自宜星馳出關仍遇剿而西斷其東南兩路以防護陵漕蓋堵賊之局如障水然譬之隄以障水既遇亢旱而日有屏斗以涸之則水自盡若水汎浩淼不減而又添其彭湃衝激之勢守隄之人久頓之暴風苦雨中卒且流涎成病不問而知其隄之決也堵剿局壞何以異是所可詫者尤世威蘭草之戰向以力堵受傷而徐來朝統三千重兵未見作何拒敵竟以五十騎拉離信地奔投左營慙怯潛逃何辭其罪業經疏參至楊明相臨敵潰散身爲賊壘臣前河封事

賊謀臣第二

應聽督臣正法臣恐各將疎懈復檄道臣確撲若賊有奔宛消息內鄉至府不遠百五十里之遙卽監左趙二兵旋臣親藩重地務保無虞汝寧有警亦宜亟援而全省皆臣轄屬據報賊之苗頭又往東北思偏在宛南一隅則臣止一身安能處處周到飛馳汝開仍嚴行河北道臣欽舟北洋無得少容窺渡此又不能不預爲申飭者也

崇禎八年八月初九日具 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徐來朝楊明相著卽分別議處

爲維寇兩地賊情竄急撫鎮越在靈開東南無兵可

處祈 勅督理星速策應來剿事

竊照賊匪竄虛一出陝澠將至新安一突不啻後患東犯朱三才等弱不能支而秦中之賊又竄出關鄂楚中之賊復折入內鎮南召告急寇維山中南是賊巢中原可憂不止一處撫臣與祖左兩鎮隔在靈寶三面受敵糧芻不運遠處孤危之地而汝禹開歸空虛臣孑然一身夙夜匪懈殫盡心血無兵堵禦其何以濟且維郡爲親藩重地汝州乃開歸門戶半文綬一旅先是催以援寇而理臣復調之至靈陝一帶茲維事更急不得不就近改道縣汝前進兩河封事

維寇兩地

一以遏南召東下一以壯維西聲援決策蕩平總責督理撫調度而今賊賊蟻聚歲鮮有秋卽村莊稍積糧草亦多運送城寨野無所掠必至攻城劫關守凍未已必伺無兵之處東窺閩渡則畿輔震動汴省腹心堪虞如蠱卵也據賊細口供合營謀汴聲言欲困左鎮撫臣奏奉

明旨身前行間與祖左營兵地居險絕南阻山北阻河東西爲之中梗臣促兵備道臣李之茂督率兵西行以張威靈仍行河南等巡南道臣互相呼應設法取道以斷賊路而陸有堅定之阻本有砥柱之固其費屢盡安危所係非比尋常且聞賊大夥復自西來似此時在秦楚者猶以警

膠牽制而垂涎實在中土處處藩封何恃不恐爲今之

計定謀會則必須殲此大股而後小股可成破竹之勢撫臣在維之中督臣從維之西理臣從維之東南如何操算制其死命使逆賊無所施始可言剿乃督臣出關無耗理臣自申轉楚各就所急不能分顧是河南雖有總督總理之名仍未受總督總理之實也近李重鎮陳永福理臣做人湖廣而永福爲豫省主兵終難他調除臣移催理臣赴維夾剿牌行陳永福星馳應援外謹激切上陳乞 勅督理星速前來策應并見在聽調防兵何將可以近遏開歸一帶卽賜部覆施行兩河封事

維寇兩地二

崇禎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具 題奉

聖旨據報撫鎮隔在靈開糧芻不通著督飭道將嚴兵赴援設法疏通不許玩愒藉口推諉違者治罪不宥本內王世冠口供賊數雖衆多係婦幼饑民情形近眞著督理及撫鎮定計合剿挫其勁銳餘當自可解散毋但虛張賊勢坐失事機兵部知道



爲 聖明特新拔貢之典多士林際恩皇之盛慶

監臨事竣恭報 上聞事

竊惟文章關乎氣運有開必先樂育得乎英才務培其本  
我 國家廣闢作人之治首重制科典基隆矣而辟雍之  
選從未有分閩彙較做制科而行者恭遇

聖明開天求賢若渴亟掄真材既 申輯小學以振醒羣  
聯又 修明十三經二十一史而表章百代其於成均之

舊在在一起因循故爾薪樞之儲不然鴻昭大化特處兩  
雍虛乏 俯允監科諸臣之請議行超貢 勅下禮部酌

議比照鄉試糊名易書錄分內外所以杜防倖濫蒐羅  
兩河封事 聖明特新

英不吝嚴且切也 臣 謬承周爰之役秩應監臨兩河地居

天中尚維孕秀爲圖書文字所肇始而理學淵源所自出

者敢不與共事諸臣矢質天日以襄顧俊曠臬惟是部限

九月爾時泰寇披猖士子有身家之憂同考膺城社之寄

向已咨部收期然亦何敢久稽 盛典多士雲集復經

題明於十一月初七日入場辦事泰茹伊始會值一陽初

復之辰鳳翥翔開慶逢千官拜舞之候以十一月初九日  
爲第一場十二日爲第二場而揭曉則於是月之望也遵  
照部行取甲科推官知縣爲同考官從公較閱俱於先一  
日調集省城審行關防 爲監臨布政司爲提調按察司

爲 聖明特新拔貢之典多士林際恩皇之盛慶

監臨事竣恭報 上聞事

竊惟文章關乎氣運有開必先樂育得乎英才務培其本  
我 國家廣闢作人之治首重制科典基隆矣而辟雍之  
選從未有分閩彙較做制科而行者恭遇

聖明開天求賢若渴亟掄真材既 申輯小學以振醒羣  
聯又 修明十三經二十一史而表章百代其於成均之

舊在在一起因循故爾薪樞之儲不然鴻昭大化特處兩  
雍虛乏 俯允監科諸臣之請議行超貢 勅下禮部酌

議比照鄉試糊名易書錄分內外所以杜防倖濫蒐羅  
兩河封事 聖明特新

英不吝嚴且切也 臣 謬承周爰之役秩應監臨兩河地居

天中尚維孕秀爲圖書文字所肇始而理學淵源所自出

者敢不與共事諸臣矢質天日以襄顧俊曠臬惟是部限

九月爾時泰寇披猖士子有身家之憂同考膺城社之寄

向已咨部收期然亦何敢久稽 盛典多士雲集復經

題明於十一月初七日入場辦事泰茹伊始會值一陽初  
復之辰鳳翥翔開慶逢千官拜舞之候以十一月初九日  
爲第一場十二日爲第二場而揭曉則於是月之望也遵  
照部行取甲科推官知縣爲同考官從公較閱俱於先一  
日調集省城審行關防 爲監臨布政司爲提調按察司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具 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

爲夥賊衆犯雒陽寇復自東回乞

勅鎮將一心剿殺無致觀望事

竊照裕魯寶嵩所報各賊或敗於祖兵或竄於山嶽蟻屯  
義舉省領之中無非盼守水合觀思過河所以秦楚大股  
之賊羣聚於此侵靈寶逼永寧又來自盧氏而分夥迭撥  
經偃華登密以至榮鄭哨馬出沒日爲窺汴之計撫臣駐  
扼偃師左師屯兵華縣方在東顧西伐賊又復西攻雒城  
撫臣一聞報警旋統左兵以往而賊勢衆大有先調朱三  
才等在雒防護劉營河岸力不能支與鄉勇義兵退守關  
廂而賊騎繞入矣雖兵與居民極爲抵禦東南兩關房亦  
斷河封事

夥賊衆犯一

有孽兵亦有傷賊於十七日蚤知大兵將至乃始拔營一  
往宏陽一向龍門臣飛移撫臣仍促祖鎮自汝西馳竄檄  
監軍道臣視賊所向領兵堵剿據該道報業於十九日前  
往白沙龍門相機應援承嵩矣至商鄧所報又係皖湖折  
回之賊今准理臣手本已發陳永福李重鎮等兵赴豫夾  
剿旋師南陽而理臣亦於十八日自襄抵宛此時在理臣  
宜扼汝州居中之地以調度諸將入山接剿撫臣往來雒  
汴之間隨賊緩急督兵趨戰仍飭沿河道將加謹提防必  
將能一心兵皆協力而後賊可圖也然臣猶有說焉左  
玉之在豫也賊素憚之近日不知何爲而亦憚賊聞其

似以官極總戎賊作傲語未免有過爲鄭重之意而兵亦  
不如往日向前近聞撫臣云有向來失陣官兵甘爲賊用  
各營中且與答話未肯戮力者臣思

朝廷用人優遇之使其益加鼓勵矢志捐糜近蒙

皇上欽遣內臣銀幣寵頒不愆天上之錦大帑之藏以昭

殊賚無非使將士知挾纊之恩爲戡定之報祖鎮奉

明綸策勵一激發而獲大捷矣左帥何不聞也則爲將者

不智不可太智亦不可也力援積驛速奏捷功不徒爲良

玉勗而且爲衆將觀望良玉者易焉草疏畢接邸報河南

府官以前任鳳陽事革職河據藩封重地役賊航航而

斷河封事

夥賊衆犯二

同知買糧小難通判近經病故止有推官湯開通監紀左

管饒有料理久爲士民帖服臣福藩亦疏稱其廉能臣商

之撫臣今其暫代而監營則以懷慶推官易之伏乞

皇上念維中多事非往日比必得明敏甲科始勝厥任

勅下吏部卽爲遴補星馳受事城社幸甚

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據奏賊犯雒陽關廂被殺失事情形必不止此還著

確查具奏左良玉著鼓勵士卒中嚴軍法如營中官兵

有與賊答話不肯戮力的卽斬以徇不得觀望姑息致

棄前功劉弘緒議處河南府知員缺作速遴補該部知道

皇上之罪則遠者以言而開遠之無辭於罪者亦以言

官督勵之力俱載在歷來塘報諸疏則其居官大

明較著矣他如赴審馳維鼓勳將士急解靈圍維時賊鋒甚惡與撫臣隔在靈閣戮力行間不食不眠一片爲

國爲民熱腸非出臣愚臆言近日鎮臣左良玉移臣一揭

合左趙等營官兵七千餘員名交口公稱亦有疏達

天聽臣忝察吏若屬官不肖且將白簡繩之何敢代原無

他但從前盡瘁地方共見共聞不一披陳無以風勸勞吏

此臣所反覆思維不容蟬隱恐負

皇上升負言職者也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伏乞

裁察俯賜優容則天下士民皆仰見覆載之微勞必如也

如此羣相與踴躍於更新之路或亦少裨激揚矣

兩河封事

崇禎九年三月初八日具 題奉

聖旨湯開遠昧心欺誕率來原欲重懲今既說他向在行

間剿賊勤勞實心任事姑著饒了去充做爲事官戴罪

監紀殺賊自贖餘者不許比援金光辰此奏實否候後

來徵驗該部科記著

中州災寇主設法賑恤并陳具實災情事

據臣省舊稱沃野今則郡邑之在東北者雖可少恃

停兵災之後而西南一帶山巖地瘠亢則焦土不毛潦則

桑田成海數年來災患頻仍耕種無獲閭閻之下枵枵其

空又加以兵連寇結再罹兇鋒哀此下民愈瘼瘁矣去歲

春旱夏澇寇斥蝗生五穀不登四野被掠皇皇焉舉莫必

其命而汝寧南陽河南汝州則尤甚臣與撫臣檄有司發

倉廩煮粥散穀隨地布宣期瘡民生臣接括贖銀二千

五百兩撫臣接括得二千三百兩首倡賑恤正在舉行復

接院劄准戶部咨題覆臣疏爲詳查地方災患事奉

兩河封事

聖旨這豫省被災州縣分別應蠲應徵各分數依議災寇

相仍還著該撫接嚴飭地方有司設法賑恤一切公費隨

錢發倉勸賑等項設誠致行務令災民得霑實惠仍將賑

恤過事宜詳悉奏報不得頻請蠲貸欽遵到臣恭誦

天語仰見我 皇上視民如傷感戴欲泣隨行嚴飭設法

賑恤並鄉紳人等勸輸續據司呈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前

撥公費銀共六千五百九十七兩八錢五分錢八十九萬

九千五百一十七文又 唐藩賑錢二千串鄉紳舉監人

等共銀一百五十八兩五錢錢三百零六千八百

米豆共一萬六千九百七十八石一斗四勺仍飭

傷重輕分別地方多寡專官領賑躬歷郡邑分散先出牌徧傳村鎮曉使安心悉體

被災之傳黎無窳至前項捐贖設處拉動支倉穀已賑者杯水不能以救車薪而未賑者無米又難責於巧婦他處猶或可支而汝南南府曩時茹皮啗草鬻妻賣子之民延

粟便爲偷兒道瑾委骸可以剝啖此猶以男子論也更有  
乞婦橫而操戈殺五歲幼女以充饑悍然爲之不顧臣一

兩河封事

職在巡察恤民爲急地方有此災異不敢不陳於我

人相食者臣不勝駭檄查姓名今據回報上蔡縣張鄉等

貧民刳骸啖食囁嚅有據又上蔡報城東居民解思敬孫

當被鄰人劉自成等趕至獲屍投驗復准撫臣手書內云

鄧州張村見二三百男婦老幼攜乎河干問之數日無食

甚道旁饑死數軀窮民割割爭食讀之泣下

等貧生張翹鳳等共一十九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名口另

方速行補賑外該臣看得中州大旱大荒大寇駢集一時

明詔溥頒之後復於諄查災患賑中條析以聞蒙

散錢或給穀賑之法不一賑之時不一卽委賑之官亦不

兩河財部

皇上之恩膏也此第就彼時被災州縣而言其如災黎甚

夥望浮靡滙兼以久無雨雪來牟盡槁寇虐之復又逢寇

虐處處皆緩民人人鮮生策今日賑矣明日復然此處賑

矣彼處復然前茲鼓腹嬉遊之景盡是鳩形鵠面之人餐

樹皮啜草芽既目斷陌上菁蔥瘳殘懃懃遺齒更魂消溝

中羸弱乃半菽不飽甘心作攫殺之緣林且五歲孱姿喋

血於饑毒之疔婦是又不止於前特被災州縣者人窮則

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萬口嗷嗷至於此極若不仍懇

聖明霽發拯救槁項之瘠斷難復起無告之民豈能存活

昔年秦晉兵荒俱荷  
聖恩遣賑億萬戶口盡沐生全

心之區膏血漂原流離滿地陳汝以南河維以西環衍  
幾十里一望皆黑沙白壤此時無麥過此難望有秋嗟哉  
赤子何以爲命望賑望獨與如大旱之望兩耳扶傷救死  
等心血幾枯目眵哀鳴爲此一方百姓請命伏乞

皇上憫念中土民爲邦本俯賜鴻慈恩同山陝庶奄奄就  
死之餘頓荷沃以清冷而冀冀已白之骨從此漸生肌膚  
矣若錢糧去歲兩承蠲緩等與斯民舉手加額共頌  
堯天復何容贅但豫中劫運未歇八月以後賊又蹂躪至  
處爲墟肝腦塗地瘡痍未起各屬災傷甲文紛至語曰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今土半多赤人不聊生方請

南河封事

中州災荒四

大賑爲民延旦夕之喘若迫而追呼非驅之從賊則速之  
逃區況今流寇方欲散裔土寇大半難民爲守令者既除  
以撫字又繼以催科能乎弭盜莫若安民則南陽汝寧河  
南汝州并開屬項商沈丘等州縣未完錢糧仍當分別蠲  
緩其餘仰體國計亦不敢聚爲煩

請也白慚庸醫國禱補救跪額

皇仁勅下戶部議擬施行

崇禎九年二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議覆

恩部加餉題奇軍命事

國家設立衛軍授以官田今其屯種自養以爲操戈捍患  
之備永平既久軍士有以官田賣民開者歲納錢糧較民  
田原額所以民種軍田漸多於昔矣當事者於加派遞餉  
之外復有民佃軍田照依民田陞科之議縣是遞年轉賣  
民間仍日軍名致難稽查山東撫按疏議無論軍種民種  
悉照民田一例起科誠得清釐畫一之法無奈河南之信  
陽潁川賴上衛輝等衛所力有不能蓋衛所各軍既納正  
糧又納遞餉再照民田一例起科每歲千里赴班又必裹  
糧長征則軍田之權視民田返重軍士之苦非民間所有

南河封事

恩部加餉一

各軍之叩關顧請亦情與勢不能自己者茲部覆奉有  
中都河南軍屯原未照民田起科知道了遞餉加派照舊  
行屯種事宜著該撫按實行清釐作速奏報之

旨等遵行查議軍民洞恒既難清查考之加科原文腹  
裹屯田照畝起科無照糧加派之理又似加派起科原不  
並行今加派課新餉起科課舊餉加派自不可免其起科  
一項可以堅豁不能盡免若歷年難完衛所徒煩督催甘  
受參罰之功令卒無分釐之輸將其虛額無濟執若  
徑與豁除恤軍苦以恩軍望亦部文原行意也司議又謂  
清釐端緒第以見在得業者爲業戶使業戶有此長子

孫而免後災無事託其於軍種民種判若別眉按籍徵輸更爲直捷至賴川衛賴上所地在南直僅徵寫遠無如歸併直隸就近徵解斯可不致拖延總惟部覆伏候聖裁非<sub>臣</sub>等所敢擅便除將司道查造各衛所崇禎四年起至八年分屯糧加派完欠數目文冊送都察院轉咨戶部查覆外相應具題

崇禎九年二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兩河計事

恩澤加餉二

爲豫省時值兵荒驛遞疲困已甚備查革過弊端具奏竝糾縱糧官員事

竊照驛遞苦累各省直情弊不一總之核牌票之假冒禁往來之需索除額外之幫派處處有宜然也況中州兵荒之際乎蓋豫居天下之中秦楚蜀粵滇黔諸省無不取道於此緝紳冠蓋承舍公差絡繹相望兼以軍興旁午羽檄交馳健兵健餉之使往來如織已不勝其苦矣而奉差之役橫行恣肆既照牌應付復額外索討惜馬折乾不一而足更鞭扑之頻加至糧兵一過運送軍器盔甲人夫動至百名牛車至數十輛有限銀兩安能供此無窮差徭此河南驛遞從前之苦也流寇自五年九月侵犯以來義昌縣城保安博望等處驛站被掠廐馬不可問矣一驛廢地累及旁驛鎮將馳驅行間過於勒索多有數站不換半歸倒斃甚且入山征剿究無下落旁驛亦因之而廢此河南驛遞從前之難也若夫協濟一項額設條編可恃緩急乃協濟之處如秦視越肥瘠不關即如澠池一縣先經殘破而協濟之盧氏永寧又一破一殘歲額協濟幾四千兩竟自無望此河南驛遞協濟之苦難也差使時刻難緩空手其何以應有司賢者樽節設處以補不及力被情而以或濫用不肖者非加派里甲則幫貼富家是苦驛遞之苦

兩河計事

豫省兵荒一

姓矣。入境初據榮陽新安等屬申呈驛遞疑破倒壞。爲批行整頓會同督臣將一切鎮將私牌額外索馬折乾越站并派幫諸弊無不釐革如許州工書陳劬忠等派運軍器沈丘兵書崔恩顯膠微站銀積棍孫元假稱中軍僞用勘合鄧兵祖兵額外索馬總兵家人張恩毆傷馬頭盧養德許州馬頭徐國樓越尉氏馬匹蠡城代當安員吉越陝州雜陽馬匹周南驛馬頭胡士通等越孟縣馬匹又舞陽史常光印等不解保安協濟許州兵書陳啓明等不解亢村協濟陳州西華吏書馬守和等不解襄城協濟沈丘商水等處不解新鄭等縣協濟皆一一究擬又如七里巡

前河封事

時值兵荒二

簡姚敏給硃石巡簡陳思過張茅所大使孫尚通職領工食不爲接替苦累淹池俱經提問仍追贖銀補運又中牟縣申詳輟擾立懸經承武并鄧琳縱僕嚇毆具疏糾參此皆<sub>臣</sub>所力行不避勞怨者也。向有欲求民安先旌民害一疏內稱需索驛遞有禁奉有會同湖廣巡按申飭之旨又奉院劄爲楚中驛遞亦爲大害等事題奉遵行恭捧明綸下詔題復令嚴查加惠元元既周且<sub>臣</sub>恪遵恩詔業經榜諭又通行驛傳守巡等道嚴查節據呈詳反西城駁務期徹底清楚前弊盡禁不時密訪乃據河北道

臣河內縣申稱八年七月六日有北來督運陝西等處

餉光祿寺監事不發勘合本縣不准白牌應付止照原來夫二千名馬十二匹車二輛數目差催應付本官未遂其欲縱僕將馬牌于夫頭鎖鞭身傷魚鱗而無子之楊可行勒阻亦彼凌毆仍多索車一輛折乾銀三兩實止用車二輛又索欵銀五千文有零馬牌子關可頑等付證本縣因錢糧重大多撥兵快護送出境訖及查前途衛源新中武安寧郭等驛各具手本稱本官到彼不發勘合多索車馬人夫折乾欵錢等情三月初七日又據驛傳道呈稱修武縣武安驛除裁扣外每年該站銀二千四百餘兩買驢馬三千餘匹價銀工食等項所費約二千兩餘銀四百兩任

前河封事

時值兵荒三

經手人役開銷未見清楚仍派二十九里每里出民馬一匹走遞量富戶張文斗家雜糧百餘石充用會料當此功令嚴切公私置誦之日不得不特爲拈出以聽憲裁者也夫驛遞之累人皆知之而不敢犯者法也中州時值其艱<sub>臣</sub>與撫臣幾經調停整頓漸除弊端方期疲困漸避不意復有隱匿勘合恣意索取縱僕凌毆勒要折乾貌玩明禁橫行誅求者惡僕不敢不問本官在所應議至修武前經殘破周令任後修築城垣堆堞煥然又積穀千石足徵用心地方但站銀任憑經管開銷走遞倉派民馬<sub>臣</sub>官民雜糧充用難免此事之愆除未清銀兩已行完



大生屢次乞休道臣恐政務廢弛已呈詳奏署矣伏乞  
聖鑒速議處分另行銓補臣方繕疏復據道稟稱近獨口  
進貢每驛夫馬牛車外索銀三百兩不等不知奉何文移  
其勘合又闕不令閱何從稽其偽乎每縣駐一月不等所  
費更爲不貲今日驛政何等森嚴物力何等匱乏可令暴  
橫至此等因夫口性口羊因是難馴臣恐中土奸民附從  
驛役已行文經過地方各道府有司嚴禁更善於調停勿  
令各口延宕滋害然既係驛遞一事不敢不並陳者也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魏國仕隱匿勒合橫索擾驛大干法紀著革了職並  
革職

時值兵荒四

惡僕孫國民等該撫按提問追擬具奏周多才吏部議  
處貢口需索必有伴送員役及奸棍唆使撥置著嚴查  
緝究仍一面責成道府有司除照例應付外加意諭戒  
毋致胎害地方該部知道

爲欽奉

聖諭事

崇禎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該本  
部題文選司案呈該本部接出

聖諭該司禮監太監傳出云慎勿違揭等因咨劄到院奉  
此爲照習變風類才不易得知人則習自古爲難據誦  
天語仰見

聖明求賢圖治罔遺葑菲凡爲臣子何敢自甘闇沒貽誚  
蔽賢但有品者既苦泥古而不適於用有才者又恐惡駕  
而或軼其常寧取純靜無滓者用効以人事君明臣子無  
欺之義又何敢以耳目所不習不確者敢冒舉以負  
明綸謹擬其堪知縣事者一人開列實跡乞  
勒吏部查照施行

計開

直隸和州儒學廩膳生員一名黃象乾

一本生諡篤天倫孝敬夙著蚤年喪父哀毀不忘事母  
齒承歡心慘澹無渝克盡子道十餘年如一日

一本生世守家訓伊父存日與叔同居原未異處本生  
事叔如其事父定省亦如常禮至今竝樣向

事叔如其事父定省亦如常禮至今竝樣向

一本生爲人沈厚簡泊口不作非禮之談身不履非禮之地名義素持毫無隕越與人相接每覺謙冲自下而喜怒不妄形之顏色德器淵然

一本生山居扁扉肄業孤介自矢非正人益友弗與處丰骨稜稜絕不干預外事而公庭足跡若掃

一本生立身端嚴里閭悅服家有所餘則以周濟族戚之不能供贍者而不居其名歸美伊叔以示不敢自尊之意其鄉有小黨相搆羣相戒無爲某所知也人

皆望而敬之已上數款本生居平之大略也無奇長異能可炫赫聽睹之事業近日吏治壞於鋪張有餘而實際不足方今

聖明重德行之選黜競獎恬令臣下各舉所知以選真材祇此庸德庸言可信不愧而式士長民固所優爲矣

欽奉聖諭二

爲臣兩被冠慘思親情切奉差事竣憂勞成疾懇恩允放以盡子道以全微軀事

竊以士人生身惟君與父遇事父違事君夙夜有共失焉若一心圖迴於王事之靡盬又一心踴躍於將父之不遑有丹可滌無緒可伸既不得爲孝子則亦不得爲忠臣

聖明以孝治天下夫亦何用此臣爲每一念至階岫無緣憂思交集寸心如焚病來無端況臣之所遭又不同也少時喪母朝夕侍父教臣成人臣父庭訓之暇每追言臣母

賢淑而儉於數時爲潛然感生腹痛之疾臣戊辰恭逢皇上龍飛濫叨一第自冀觀政假旋承歡膝下卽於是年

秋選除行人臣馳驅者四載有餘班綵之願半耗風塵士

申俸及考選荷拔臺班夙夜承明拮据城務小差經年適將報滿恰值餉差新改歸併太倉鮮不難此役者舊憲

臣張延登以臣原管太倉已經週載實授謬以昇臣具題

命下臣何敢避難綜核料理亦復浹歲幸適於咎正擬控

恩乞歸聊將菽水豫差忽出奉有速題堪任來用之旨題及於臣正值寇氛倡獮鞠鞠盡瘁臣何敢後況

聖明宵旰憂思因事而貴澄清酌地而隆簡任臣志可鼓臣力未窳惟有自矢不負平生仰副

殊遇臣南淮境榮泥遂已不守省會單虛臣各

官登陴詰戎又恐役賊渡河震驚

織輔晝夜設防寢食俱廢而賊卽以是月犯鄉於邸報

中見同邑同官吳道昌疏題賊突椒邑城雖未破而村

落鎮市焚劫特慘家有父念及此肝腸幾碎在臣則爲

國以忘家在臣父則有子而若無子矣寇事方殷

君命爲重亦何庸分神有懈職業手口卒瘁心血爲稿內

火上炎頭目嘗覺昏聩而病不敢言病也及巡行而見吏

治之頽弛民生之憔悴至廬皆焚田園多蕪寇孽並虐水

旱頻仍異嘗災傷無所不萃吊死扶傷恤孤問寡處處是

饑饉之民慮慮是內溝之恥進有司面振飭呼士民而勸

來戎馬雜沓於炎日凄風之中面膚不知幾易榮枯

矣手弗停批日弗輟檄夜弗廢炬凡有所聞星馳入

告稍可殫力罔畏怨勞既防省又防河旣催兵又催餉兩

河八府不敢有不匪之精神扼楚控秦不敢有不竭之丹

赤思愈耗心愈苦日不思食夜不思寐致成怔忡之症近

賊破和合收險犯椒焚殺又所不免前理臣督兵過椒祖

營監署其丁持塘報至詢之五內爲裂且父原有腹

患際不知何狀於是病日增前月廿五料理復

命文尉符沈仆地半晌始甦乃知過勞枯神元氣衰風中

感風如飴侵膚膜而今中育育然以子身在外不

輒用藥卽地方多事耐疾出理性最迂適於慈愼無一

事不心到目到恐致疎誤今幸報竣得寬斧鑕皆荷

皇上生全實出望外也伏乞俯鑒焉思情淺病非假託

允生還里門以事垂白之親或候病少痊可犬馬圖報

有日將於漱泉枕石之間頂戴

聖德高渙祝頌無疆於世世矣

崇禎九年四月初一日具題奉

聖旨金光辰巡方事竣著卽回道考核不得引疾陳情該

部知道

臣邑兩被三

聖人轉如天臣工頂戴無地謹泐愚忱用彰  
瞻美竝著交儆之說各期靖共兩位無負

### 皇仁事

竊以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故若  
納牖者過則歸已美則歸君已有過雖踰天踏地以無容  
君有美則矢志捐糜而莫報況臣獲罪於君如子獲罪於  
父惟有自艾無可分解忽視罪顏即幸喜出望外起承之  
恐後矣臣才庸淺荷

皇上簡命

矣欣聞

欽服下頒躬率父老拜賜

聖德履端一

兩宮起

宴會同賓賡內臣杜勳撫臣陳必謙牌

行各道責成有司實心奉行并多方設法拯卹新授臣已  
於四月初三日入境餘有未盡統俟撫臣會議而行臣報  
命疏冊俱經拜發途接邸報該臣題屬官陳言一疏奉  
聖旨湯開遠昧心欺誣等來原欲重懲今既說他向在行  
間則賊動勞實心任事姑著饒了去充做爲事官戴罪監  
紀以自贖餘者不得比援金光辰此奏實否俟後來徵  
驗詳詳行記著欽此臣跪誦 明綸不覺忭頌  
聖恩隆外也小臣謝陋愧乏格 天之誠 睿德高厚  
不遺時非之榮推官奉命紀行間盡瘁是其本

之、造念其前勛仰求 俯賜優容足矣乃蒙

宥其罪獎其勞復其官申以餘者不得比援明示破格

鴻慈更云俟後來徵驗該部科記著非第寬其既往抑且

勵其將來賜言弋獲叨辱

天語記存而臣正不敢默默處此也堯天共祝自當以規

爲頌而臣仍謂頌不如規

皇上所重者實心任事耳擴而充之大小臣工嚙不妄然

不徇爲今日之開遠勛而并爲後日之開遠勛也望

皇上生成之 於一開遠而廣更願大小臣工卽一開遠

也 於是更不勝有君無臣之嘆

聖德履端二

奏

八頁

朝廷耳矢以求賢若渴納諫如

流如 其清直惠世揚黃道周次第起用薄海內

外誰不自 聖明在上喁喁爭向化焉持斧在外疎逃

之臣不能窺密勿涓微但於邸報中見枚下一節分

賜筆札獨出 甄簡何如鄭重乃得一文震孟之賢而居

相不數月并何吾駟之賢而亦去之若陳子壯禮臣也卽

以禮幣徵李化龍言臣也卽以言降處儘有扼腕者矣

明主可與忠言每事超人意表而雷霆之下未始無光霽

所爲引者當道者誰乎人皆咋舌而言責之權移輕於市

爲 不在高岡也衆皆趨焉而無根之談冒瀆夫

至等則絲綸不致蝶襲也同事堯舜之至實無有爲早獲之臣者可以克副德意清夜思之愈滋愧汗所冀諸臣當以一間遠而其同匪躬渾砥無固一間遠而更思尋題焉

中已故言者卽爲當門之鉏若是則正路弘開寅恭共矢泰交喜起端在今日此終以交儆之誼與諸臣竝相勉夙夜匪懈者也然此強止文臣雖武臣亦然

皇上責開遠以殺賊自贖而殺賊則在兵將前左良玉等亦有九釐宸德但近日不官用命殺賊臣前疏屢及一勵士卒申嚴軍法如營中官兵有與賊

印斬以殉不得觀望姑息致棄前功之也著崇廟圖功毋自棄前勞之

并與呼對談捲旌拔營似出茲謀還著詳查具奏之旨夫寬以策勵正

皇上使過之仁而咸爲臣子寧乏血性臣行矣尤許諸鎮將體解網之心并激勵士卒益知堅功報効務使蕩掃奏成則微臣所期望者更鉅正不獨在開遠之實言已也崇禎九年四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文武大小諸臣果能實心任事共圖幹濟朝廷自有

兩河封事書後

甲戌歲先祖受命按豫十一月念五辭朝次月廿七入境受事緣兵馬倥傯不敢循原題欽限先伯祖考光祿公送於境上拜辭而言曰激揚巡方專責自今流氛充斥土寇竊發亦是分內事往視西城捕劫兵而神機六營餉服執淫罔而御前且爲發奸行矣尚其努力辦此在任十有五月封事三

可除章廷將勵兵不以文墨少後吊死郵孤不曰其文崇儒不以武事解也按路中臺側

茲編僅一十八疏從虞山許明城太嗣刻澤男佐屬識

岡寺封事

孫男佐節較

金雙殿中丞集

開寺封事

欽奉上傳

經制當遵

京營需馬

中外請給

開寺封事

目錄一

金雙殿中丞集

南譙金光辰天樞甫著

男輝鼎較

開寺封事

爲欽奉

上傳事

臣於本月十六日荷蒙 召對便殿諸臣肅入親承

天語垂問禦口敕荒安民三事聖訓立捧讀

聖諭令各陳所見 臣等伏思聖訓神退省滋愧茲奉

上傳著閣臣傳與侍臣等將昨日面對條議

不許增減更改各自具本來奏欽此謹將面奏條議謹述

開寺封事

欽奉上傳一

上 聞臣奏自古敵人爲患未有屢次入犯侵焉肆志如

今之猖獗者於斯而講禦之道必先有以待其來然後

可以使其不來況今已在義州耕牧爲謀臣測致慮

聖主宵旰憂勞以 臣愚料其謀有三一則窺我八城安冀

進一步前一步以闢撤我藩籬一則關外沙礫一望曠野

苦無水草可依欲圖占種我土爲不時伺動之計一則此

時天熱尚非其時先以遊騎擾我疲我兵力懈我軍心勁

卒還在其後直待秋高馬肥或以一枝緩宣入或以一枝

緩前門分路入犯可慮不小今督臣整師出關與關外督

撫鎮諸臣互相接援伐其狡謀不爲無見然亦在急急上

緊要轉盼秋高仍聞宣大薊門山後一帶則關門之師已  
出而我兵在外彼更有匪茹的念頭更望 皇上勅諭鎮  
將諸臣著實用心防守務使匹馬不入守之政當與戰之  
勝同功其間公賞罰明哨機或用火攻車陣等項備禦戰  
守相資設奇制伏總在邊臣因時制宜 臣亦不敢遲度至  
於救荒全在撫按撫按果能一清持已實心任事小民未  
有不實受其德者撫按以察吏安民爲責匹夫匹婦納溝  
之恥都是臣子的事問民疾苦而疾苦莫先於饑荒望  
皇上寬以文法如一切奉行勘割宜在所緩除重大事情  
詞訟一槩不准惟以救荒爲第一義軍驛多方軫恤不授  
同寺封事 欽奉上 傳二

驛遞不驚地方寬落去做并以招撫流移又慮催科太迫  
招之實所以驅之更望 勅下戶部寬撫按參罰此是兵  
荒地方他處不得援以爲例議獨賑賑屬荷  
詔諭又何仰益高深但下面有司奉行不善止是空文擔  
塞雖奉 旨蠲免而蚤已派徵愚民不曉文理只是有多  
少納多少及奉蠲免之文吏胥都沈閣不行此總在撫按  
徹底清察實做此際物價騰貴不獨米糧卽百物俱貴蓋  
京師者百物之所聚也百物之來無非水陸兩塗今天早  
不雨水是涸的舟楫不通陸路又饑饉載道盜賊阻塞此  
是物價騰貴之故維是咫尺

天顏深切懷惕徒抱芹悃無以自將謹憶其槩如此因退  
思從古帝王修德行仁自能致治太平今荷  
皇上憐注安民德之大仁之至也惟此一念甘澍立沛有  
不民康物阜內輯外寧者哉 臣一介微庸蒙 恩起陞涖  
歷公秩緣少卿張宸極請假未任濫竿代繁罔秩所關有  
懷欲奏因奉簡切之 旨輪對及 臣時已燃燭誠恐  
聖躬過勞踴躍不遑未敢冗瀆於  
明諭所及之外容另補牘以 陳  
崇禎十三年五月十八日謹 題 月 日奉  
聖旨  
同寺封事 欽奉上 傳三



爲經制當遵通融宏酌敬補贖上陳以昭典則事

臣前荷 召對願竊有陳奏於

明諭未及不敢允濟業經疏奏寤寐以思終難嘿者竊以祖宗成憲世守無敵忽爾紊更所關職掌猶小所關典章實大也軍戎大事馬政爲先

祖宗經制詳載 會典同政諸書案察洪武中廢牧監令民間牧養馬止江南江北永樂中令北直領養宣德後乃及山東河南又順天等府屬寄養備用馬專爲防護陵京之用計地編戶舊額五萬六百餘戶除嘉靖等年奏

減實編二萬一千八百五十餘戶獨昌平豁免蓋以同寺封事

經制當遵一

陵寢所在餘雖近如宛大兩縣亦不能免寧存空戶之有餘以備寄發戶之不足也萬曆二十年懷柔固安申呈欲行減革同寺議回兵部題准不行誠有見於馬政重大不敢輕議矣近准寺臣驥鳴鸞關奉兵部制稱議覆昌平督臣題爲請恩通融設餉情給鄉兵事內開順懷馬戶改供兵稿有據同寺冊報等語夫兵部實未以此割會及寺也所據者豈巡冊耶抑奏繳冊耶再觀督揭并以兩縣寄養馬匹請免職司東路所當執奏但已奉

明白自聽部覆因關寺臣備呈樞部移在不以一時權宜失萬世長策或令別項區籌或候事平還舊昌平督之請爲

陵寢計而臣寺之事亦爲 陵京計也況係順懷鄉長原非昌平可比哉鄉兵乃有司事該道縣綱繆寡衛至舉祖宗經國計議而紊之無是理矣 臣因是有慨於

祖制之不可更也先臣葉淇變屯鹽之法亦云通融目前彼時無人執爭遂至極敝難復馬政所關不啻屯鹽臣若隱嘿則同誌所載順義養馬地一千九百二十餘頃懷柔養馬地一千三百六十餘頃之牧額一旦捐去將來有執國家經制以爲囑實理此漠無一言臣諒何安 臣督滋大況近畿州縣誰非

皇上赤子此去彼增苦且益倍名爲蘇困實以加困名爲同寺封事

經制當遵二

設餉瞻兵實以因兵廢馬幾經口惠經制未改今寄養皆有鄉兵之地效尤竊動漸何可長始謂倍空戶以伺兵既也并索馬而空戶即以昌鎮論固有額設馬價迺別取縣馬而空廐歸之則年來倒死退印拾失未補者更當何者 臣彈拙成性不敢不爲職掌言更爲 典章言也伏惟 聖鑒勅部一并察覆裁歸至當施行

崇禎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具 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一并看議具奏

為京營需馬甚亟使解積欠不前據實察奏仰祈  
聖鑒事

臣竊駭下賈承乏剛丞協理東路馬政又兼少卿篆務敢  
曰臣代應也可尸素滋愧乎 國家馬政最重近因請討  
日繁京營缺乏心切憂之各府俵額原定但歲有稽款地  
有瘠饒兵費靡嘗獨折不一完解雖多欠復不少  
功令俱在若不實為清款將騰驤何日集獵猓何日壯乎  
臣自任剛丞以批文混淆關請疏分職掌幸有

會督察多未銷批迴兩次驟移少卿察覆在案中有陸續  
完者亦有已完而收管實收未投原批未銷者當行營馬  
同寺封事 京營需馬一

官察報既膺署事敢不矢念清理因覈欠額察批未銷亦  
多微僅不應則何能已於糾察也內除獨苗不開并十三  
年完欠另另本年舉効外竊得崇禎六七兩年分嶧縣欠  
馬十二匹又欠馬三十一匹八年分汶上等縣欠馬七十  
三匹九年分青縣等縣欠馬一百六十一匹十年分趙州  
城武等縣欠馬三百四十四匹十一年分安州慶都等縣  
欠馬五百九十九匹十二年分祁州蠡縣等州縣欠馬九  
百八十四匹此連數未解者也更有已解驗中而私逃者  
如唐縣十一年正月烙發俵馬九匹寄豐潤該縣申稱不  
到文仕等馬五匹蠡縣十一年九月烙發俵馬九匹寄

三河該縣申稱不到李汝等馬四匹鹽山十一年十二月  
烙發俵馬二十二匹寄大興該縣申稱不到張朝顯閻坤  
等馬七匹葉城十二年六月烙發韓國政馬一匹兌男衛  
營至今該縣實收不報屢經前任少卿提催至 臣頻催  
如克耳止於本月初十日有葉城申稱馬候補兌藉口原  
役遇口蠡縣申稱馬係另買原役被口殺傷其餘一任胥  
吏沈揀官同木偶則收管實收未投原批未銷可不問乎  
近又有商河縣馬發平谷不到李景茹等馬二匹懷澤縣  
責應龍馬責令兌營將馬葉店潛逃稟行該縣察究尚未  
回報前少卿臣劉宗祥於冬來欠馬嶧縣等六縣奉  
同寺封事 京營需馬二

旨降級 欽限正月已內雖後亦有撥兌而完解無期是  
又當遵 旨另奏重處者也統乞

聖鑒勒部覆嚴將欠馬各州縣及管馬官分別處分并行  
各該撫按察催嚴提各馬科吏書詳究沈沈揀情弊具奏庶  
俾解清而督伍實矣

崇禎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具 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兵部知道

爲中外請給無已同馬廐乏可虞敬明職守并參欠額以肅馬政事

切惟戎馬國之大事隸在阿寺原衡 神京根本之用非爲邊鎮設者案察崇禎四年五月內兵部覆准總兵鄧玘討馬二百九十二匹該前太僕卿臣鄭宗周執奏數次一奉有阿馬例不給邊與自後別鎮不得紛紛請討之

旨一奉有各邊鎮還著設法措處市馬贖用不得紛紛奏討有妨阿政之 旨且曰外查不報內請日繁殊非經制洋洋 聖謨有見於阿政專護 陵京爲萬世根本計者不淺且遠乎 臣等泣任代篆以來每事致詳如俄解則勒

阿寺封事

中外請給一

限嚴催寄發則巡烙必嚴且設簿以稽驢息刊單以稽收管復票行各州縣清查歷年批迴實政何以不銷不報在臣等可徑仿者自其本職不敢贅陳第額派佐馬兩路數不滿萬請討紛紛大非舊制不得不言以信

明給以重職掌昔年敵警無聞邊鋒寧謐寄備用猶有餘近來外孽蠢動寇氛未平請討日侈則不足且被搶失倒屹未補朋償折價日煩部議此皆消耗之原額也殘破州縣獨免本色二分十二年之缺數若是而英荒郡邑分別寬限三冬十三年之愆期又然節年拖欠不下數千文段頭催何啻頽亮如山東滕縣二縣自崇禎六七年起各

欠三四百匹有奇幾經白簡奉 旨撫按嚴追其奏前午

小卿臣劉宗祥亦將滕縣等縣 題奏 欽限正月雖亦

有撥解者其餘因循如故牌行各馬政廳官轉催四月尚無以報主連年督師扣罰與夫近日勦寇外兌河南空廐以予山東撥去強半再如薊保督臣吳貞休督臣并各鎮臣等相繼請討不一而足將來之繼請者又不知其幾也

近奉兵部劄付京營缺馬萬餘需用急如星火 臣等日夜焦思苦無以應外實內虛舍已丟人經制職掌謂何伏乞聖明垂念 京師根本 勅下該部遵查歷奉

明旨飭定畫一之規至於拖欠馬匹除 臣等牌行馬政官

阿寺封事

中外請給二

外備開兵部以憑核催仍乞 勅部察覆將各拖欠州縣及馬政廳官分別多寡有無災疲議處并前參滕縣等縣何以違限數月竟無報完重如處分施行

阿寺封事書後

往之官廷正問寺者率以冷曹眎爲臺省謫移借  
階耳先祖繇泉幕而遽官之歷一任務盡一任之  
職掌釐定驛遞條例親錄點註未嘗胥吏委也明  
官守不敢以精微上呈而草率從事遵典制不敢  
以牧監額規而那假運融編有定式因見嘉謨嘉  
猷而手澤所存尤稱銀鈞錢畫傳等嘗自在之益  
當世世永守勿替焉孫男佐節識

鹽司封事

曾孫男蒲較

金鑾殿中丞集

聖司封事

爲題知事

題知並陳

察參目替

郊禮告成

仰承明諭

司封事

目錄一

金鑾殿中丞集

南譙金光辰天樞甫著

男輝鼎較

聖司封事

爲題知事

本月初六日輪<sub>臣</sub>入署恭值用寶之期<sub>臣</sub>會同尙寶監

臣於皇極門恭用親親勅命廣運丹符寶其

二十二顆又

御封請用

御前之寶大小共一千四百顆訖尙寶監臣捧欽頒

勅二十道<sub>臣</sub>察係空白跋贈未敢復監臣奏明稱奉

聖司封事

爲題知事一

上仰<sub>臣</sub>謹同監臣遵用小勅諭之寶二十顆訖<sub>臣</sub>職司

典應謹此題知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具題本月日奉

聖旨知道了空勅用寶原係備用

爲題 知并陳愚側事

本月十五日該臣直期恭陪傳臣衙門用 寶隨趨詣

皇極門會同尚寶監臣請 寶用開跪展得 勅書共二

十道俱係空白未有撰文 惟及麻寧據監臣云遵奉

上傳不敢稽違謹用 小勅諭之寶二十顆訖案炤去年

十一月初六日輪該臣直恭遇 發下空 勅二十道心

切凜惕曾經 題明奉

聖旨知道了空勅用寶原係備用欽此以

與書所繫其重祇遵備用 明旨不敢不仍前題

知更祈 肅炤空 勅當慎嗣後遇有空用 勅諭

聖司封事 題明并陳

特頒紅批數目以便遵行事關職掌休茲

記章有赫敢不倍加詩恪統惟

聖鑒并陳愚側謹具題 知

崇禎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具 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空勅批頒數目知道了以後空勅用完著尚寶監具

本請數派旨後會官用寶著爲例該衙門知道

題爲察參日替守衛以重職掌以肅 禁地事

本月初六日該臣入署點直輪該帶刀各衛指揮書字察

有府軍左衛指揮劉天弼不到係千戶劉進賢代替通州

衛指揮楊秉忠不到係指揮韋銘代替大典左衛指揮孫

繼先不到係指揮吳棟代替隨行各衛掌印官確察以憑

稟參此猶曰以官代官也又察有通州衛指揮張三才不

到僱人代替詢其姓名稱係原任千戶王永忠又稱係平

民李安諱言轉換 聞之不勝詫異夫即官替已非法矣

豈有平民可冒官守衛者乎當令 衙門聽差官王國輝

認識將李安押發中兵馬司鞫收移文兵部車駕司確察

聖司封事 察參日替一

姓名有無守衛並票行通州衛掌印官覆查於本月十五

日准 皇城巡視兵部車駕司主事呂陽手本覆稱准貴

司接察隨即行衛確察據該衛印官彭應乾回稱張三才

係本衛帶刀指揮其王永忠李安本衛過察並無此姓名

本司復行備察旋手等衛二十衛所守衛官係本司管轄

若各衛帶刀等官則隸中府稽核雖均屬衛官於中職掌

有差難以票行拘質等因到 臣該臣看得守衛重務

祖宗規制其嚴即勲爵金吾以及衛所指揮千百戶把總

等官凡係上直俱赴司驗牌書字各衛所有官無牌與有

牌無官者俱不准作到當堂登簿有歲終彙奏之例誠重

之也不謂代替滋習且有身非世介而誣冒其間者雖擯口供爲咎所使情實數錢以糊口固無別情而宿衛禁地關係非輕法難姑貸據車駕司回覆並無王永忠李安姓名其爲詭冒明矣各該印官除府軍左衛回稱劉天壽以父病遲悞外其餘催取回文尚未有報理合先行題奏伏乞 勅下兵部嚴提正身覆察真確分別處治庶守衛肅而怠玩微矣

皇明御事

祭祭司管一

馬 郊禮告成臣工胥慶謹請一體敘錄以展

皇仁以隆 大典事

竊以夙夜敬共者人臣奉職之本然而 大典欣逢側員侍從大小寮案罔不肅心虔事以仰贊 明禮渙佩我皇上以 玄穹有格之忱造粒我蒸民之福 德彌霄壤歡洽臣民夫宗廟之中有事爲榮况 臣等所奉者 乾符所導者 法駕祥擁 六龍之御瑞叶 萬寶之成光依禁近喜溢尋常祭祭司符紀載凡 聖駕詣 郊壇行大祀禮例與扈蹕諸臣隨 駕從寶又該尚寶監臣奉奉明綸以後凡遇親行祭祀俱炤 天壇例請寶隨侍欽此

皇司封事 郊禮告成一

臣等職司 典璽待漏齋直前驅導護間乘喧恭值四郊祈穀諸典禮匝歲而全觀其盛造隨翠蓋晨夕趨蹌謹有忝頌 聖天子敬 天勤民之洪庥就駿奔以恐後固與太常光祿鴻臚諸臣均屬執事之末恩從之班者茲詣寺各衙門與金吾扈侍御史隨從舉經題敘 臣等祇掌相因而護 寶於事尤重除尚寶監應聽該內臣察敘本司卿臣李 已敘入光祿衙門及事故者不敢贅列外察得十二年 南郊十三年 東郊從寶則卿許 沈 原任司丞衛景瑗也十三年北郊從寶則卿許 沈 司丞沈原任司丞衛 也西郊從



寶則卿許 司丞金 沈 也南郊從 寶則卿許

方 司丞金 沈 也十四年所數從 寶則卿許

方 司丞金 沈 也等躬逢 盛事何敢言勞而

大典幸瞻寶難獨外業經察開職名移送禮部轉咨銓敘

謹請伏乞

聖鑒勅下吏部一併議覆施行

聖司封事

郊禮告成二

爲仰承 明諭敬渥赤悃以貢 採納事

前荷 召對職以隔於班次未敢越奏恭誦 聖諭仰見

皇上納諫虛懷不減懸輅設鐸之美因思數年來積滄干

和災警並至皆臣下不職所致亦臣下不言所致也宋用

王安石立新法時若新奇可喜而在位多逢上意附執政

不言其非遂至怨謫交作民窮盜起及用司馬光諸賢釐

正之海內喁喁望治又以有初鮮終不得竟正人之用踵

其敗轍而弗之變宋遂以弱當日亦誰知言富國強兵者

之反以瘠國潰兵也哉恭繹 天語及利民救時神治補

闕數者開款送關彙奏夫此時無所以利民爲其救時者

聖司封事 神承明爲一

卽所爲利矣無所爲神治爲其補闕者卽所爲神矣不似

宋之新法俟罷候行斷斷於親賢遠佞而已矣往日執政

如薛口口等美其名以款

聖聽者不曰保民四事乎由後視之非保民乃害民也夫

人家必有餘貲然後可言興作必有餘粟然後可言周賑

非言城不立修兵不立練也穀不立儲器不立備也若

每月一報月月彙報則有司階爲之厲矣城豈空中樓閣

乎兵豈象人芻馬乎穀豈量沙礫豈紙上乎非厚爲積貯

不能行也有司迫於功令暗派民間虛文填塞追呼滋擾

而民化爲賊則賊盈城也兵盡賊也米粟器具皆賊資也

四事何在乎至練總爲累則又甚矣所宜革者也此外  
換授宜革百姓之肉不可以飽強宗也私派宜革無藝之  
求更非可比正賦也會報宜革報馬報差報夫役等種種  
名色富者貧而貧者逃逃者死也濫罰宜革罰銀罰粟罰  
戰灰等種種款項妻子鬻而室家離性命捐也更有屬民  
者部派無餉餉止有練餉則餉餉在練餉中而有司徵練  
餉混徵勸餉則勸餉又在練餉外此不宜清數明頒

勸諭乎輪助原鼓好義而迫勒以取盈事例聽人自便而  
差拘以搜賄陵工樓工事告竣而銀猶徵水稅陸稅官  
私抽而篋爲賍且若官有定職則業有專營百姓不苦將

聖司封事

仰承明諭二

送之煩朝廷得課殿最之實今席未暖而忽移手甫習  
而又易非所以飭官方也兵有定數則餉有成額庶出入  
確無旁溢之孔什伍得享飽騰之利今厄多漏而不塞腹  
既滿而仍呼非所以致足兵也諸如此者亟加綜釐救時  
卽所以利民補闕卽所爲禱治至於勸農桑興水利議蠲  
恤慎刑獄崇分義明賞罰擇守令公舉劾而總之在辯賢  
奸疏言路復典制信詔令悉泝繁文全遵王道一返從  
前苛弊品與更始民存則盜去內治則外寧聖人言卽戎  
言勝殘去殺而必曰善人教民善人爲邦者端不外是若  
曰存難剔而姑仍之知其害而不變其法苟且目前而不

思長治爲世則 諭旨雖切奉行實非不幾負  
皇上求言之意而瑟不更絃望有和聲乎哉 愚昧無識  
聊撮大端仰備 樞樞事關民生字稍踰限伏冀  
聖明鑒納施行

聖司封事

仰承明諭三

璽司封事書後

璽符之司往亦冷曹跡已 烈皇帝於己庚辛歲  
四郊祈穀全舉其盛官是司者例與扈蹕諸臣隨  
駕從寶先會府君實與西南二郊祈穀之典察冒  
替而嚴肅守衛謹空勅而請頒紅批凜然於龍章  
之有赫惕然於虎賁之非躬雖云三轉丞郎復從  
卿貳之後得次清問之班是又諫行言聽之一大  
會也先公愷齊府君於焚草之餘手編盈帙啓竒  
展讀不禁潸然曾孫滿敬識

還朝封事

孫男佐師較

金鑑嚴中丞集

還朝封事

臣原本有

考績鉅典

樞臣有三

陵寢所關

兵家全以

微臣思親

臣志未替

還朝封事

臣原本有

金鑑嚴中丞集

南譙金光辰天樞甫著

男輝鼎跋

還朝封事

爲臣原本有牌行藩府之事還

旨據實奏明事

臣奉命於役中州處兵馬紛紜之際公移蜩冗凡有申

仿卽一牌一票兢兢自持禮法所在不敢闕越竣務還

朝旅次中未覩京報抵都後於邸報中見唐王一本爲

聖主睦親嚴飭藩體等事奉

聖旨覽王奏新頒規儀地方官仍講禮運抗不遵殊屬藐

還朝封事

臣原本有

玩啓本原有定式司道府縣州縣尺牘草書悉肆殊甚并

楊陽知俱著該撫按查明參處其撫按大字批發憲牌也

著自行回奏陳子壯已經處分姑不究刑於化侵盜祿銀

該撫按嚴究追擬疏內六款並報計事爰禮部查典制酌

議具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傳到臣已離豫境似

可無贅第奉有目行回奏之旨謹據實奏明仰邀

宸照除藩疏中所言違抗司道府縣州縣尺牘草書等

情應聽撫臣與新按臣查明參處外但就大字批發憲牌

一節

聖明容臣等回奏者仰見我皇上無隱不晰也臣原本

行牌於藩府也若長史司從無與撫按可通札牘者  
蓋封重地或別有申飭或移兵防剿或回文所司轉啓  
王知等項自是牌行其中宜啓王者長史司應另具本  
啓王未有職在輔導自居率略將臣牌徑達藩覽之  
事猶之凡今內外大小衙門事務職掌所關或牌行某處  
或批行某處或票行某處其中宜奏

皇上者自另具本敘述情節入告未有爲臣子者敢於  
越司將牌票達御覽之事也長史其官名也長史司其  
署名也署建於藩府外牌行長史之署不到藩府之  
門至云憲牌凡出自風憲衙門者即謂之憲原無他異殊

通朝掛事

臣原未有一

筆批發往規皆然從無不用硃筆而用墨筆之牌票也  
皇上親親隆重天演一派凡在臣工疇不仰體所遵者  
祖宗之典章朝廷之法度會典開載新頒規儀原  
無不牌行長史之句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御史之秩雖微總是

皇上守禮執法之臣安敢以會典不載新頒規儀不

載者而變亂歷來成法乎牌票字畫原有定式公文自上

而下俱應用仰豈於長史司而制更乎因而釋查

大明會典與內一款一各處承宣布政使司呈五軍部督

府咨呈六部平咨各都指揮使司照會提刑按察司應天

府割付金吾羽林府軍等十衛經歷司長史司並所屬鹽  
運司各府州則布政司乃割付長史司者也又一款一各  
處提刑按察司呈五軍都督府六部驛呈都司布政司平  
關在京三品衙門並在外各衛指揮使司鹽運司故驛在  
內四品衙門及在外各府長史司帖下內外五品至七品  
衙門其察院事務本司經歷司驛呈回報則按察司乃故

驛長史司者也又一款一各王府長史司呈五軍都督  
府六部及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驛呈提刑按察司驛各  
府帖下各護衛經歷司故驛審理所則長史司於布政使  
司用呈於按察司用驛呈者也而撫按可知矣撫按任司

通朝掛事

臣原未有三

風憲即行布按兩司例用牌票則行長史司更可知矣若  
唐藩所引乃各護衛指揮使司一款非長史也長史原不  
可與護衛比典制固昭垂也臣因而覆論新頒規儀  
矣內一款親王應令長史司行文郡王應令教授所  
行文又一款自後有長史儀衛抄磨王旨之文地方官  
自具文回定用謹具啓知如回文所司則用轉啓王

知夫長史儀衛抄磨王旨猶之六科抄磨

聖旨也聖旨用欽此王旨用敬此以下並無他綴此

則爲旨若云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呈等語敬此敬遵傳  
奉到司申請等語則爲文移一入文移便是文移體式或

照詳或照驗有申呈必有批發不然憑何以申飭施行乎  
且近日文移非係儀禮卽係職情雖不關臣專責亦必移  
會理撫未有事關緊急敢延閣不爲批發之理或更將遵  
依原錄行牌長史司令轉啓王此正規儀所云回文所  
司轉啓王知一段恪恭之念也內外衙門何一非忝列  
皇上之臣中外相維大小相制舊矣若以長史爲藩臣而  
舊章可廢則凡縮半通爲

皇上臣者皆可不分大小不用牌仰比而同之舊章不盡  
可廢乎臣在地方每事致詳凡遇唐藩唐旨所宜離  
新頒規儀在去年十二月間臣差將滿之際然俱再三酌  
還朝封事

謹要歸至當臣知王疏非爲臣也亦非爲今日也前已

有規儀矣今復欲以臚列六款請明綸下部新立規條  
聖旨云禮部查典制酌議具覆則自有不易之典制在禮  
臣必有以仰副酌議者臣稟奉

皇上之法斷不敢以未奉明旨者私爲輕擅耳謹據實  
回奏統祈聖明洞鑒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爲考績鉅典政本攸先謹就首輔久負

聖恩之大端平心相折祈

賜教問今其一自陳以謀實效以端治原事

嘗夜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我

祖宗朝遠師此意定考課法內外官滿三年一考六年再  
考九年通考黜陟會典開載內閣三六九年考滿應陞

官秩取自

上裁職任綸屏爲衆理衆亂所自始庶績少虧凡百有

位卽格於考功之例不許考滿凡係政本一夫一婦之失  
所悉是其責大行時序之偶沴無非伊忝職否重於百僚  
還朝封事

功過難逃帝鑒取自上裁者正以事蹟爲殿最聽裁

於上有功則特恩匪恆有過必赫怒罔寬也按考滿之  
分別三等不得保考稱職其平嘗與不稱職者或量行別  
處或請旨罷斥而今首輔口口口口何如平視顏接路於  
茲八年且儼然再歷考滿矣臣不知口口曾有疏陳不職

於聖明前否諸無具論聊撮其久負

聖恩之大端平心相折首輔固所云平章軍國者也荷  
特簡原在已已口口之餘豈不幾以安撫殊猷望之而八

年來口口數化震陵社薄郊所更甚於已已矣  
聖諭頻頒咸出睿算曾何佐理半籌爲首輔今日計恰

神之恩悃難道首伏之誅謂生靈之塗炭無辭數罪之  
茲便茲瓜及退考諸心能不惕然且自人揆路而流賊猖  
獗蔓延五省所謂制勝廟堂者安在爲不必移鎮之擬  
而臥 茂餘道蹂躪 聖心惻動 臣諒何安踴躍

明諭言言欲派普天率土靡不憤晉其歌君而誤國至今  
勦撫有何長策從前之覆轍既難詢心將來之改圖胡以  
自考不特此也莫大於用人行政而總憲一席以昇底逆  
之私人恭承 召對時去輔王應熊力薦□□□以得自

同官□□□爲言此時首輔不在側乎授意何爲舉主宜  
問祇領同邑同年之膠漆甘作亂臣賊子之嚆矢孰  
還朝封事 考績臣典二

明給翻 欽案舉國通知不敢直發司寇識語猶帶游移  
非畏□□也畏首輔也至身充 實錄總裁乃恩爲附逆  
諸姦曲加延詢卽屢奉 旨而玩視如故爲一手握定之

計必待纂修要典之人是誠何心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  
爲災納溝壑嗟救時無術司宰執而郡屋倒懸日甚猶  
誇緋玉殊榮誰荷恩隆而事勢潰決益多莫洗鴛梁遺蹟

日食示變恰居黜免之首怛風爲滅漫無開閣之思揣厥  
私衷莫非課最在卽希圖眩子而廢孫故爾引咎不問苟  
延貪位以慕祥獨不思滿者計年計月之謂滿乎抑程勞

程事之謂滿乎首輔待言考滿者嘉謨嘉猷之可考乎抑

考績負乘之可考乎上考中考下考三者必居一於此焉  
稱職乎皆不稱職將何以熟思而審處也臣於□□素無  
德怨第念當 聖明殷憂望治綜覈名實之日考滿爲

朝廷鉅典政地乃百官表倡額名思義大法小廉欲求天  
下太平以責實效宜從政地爲始伏乞 敕令首輔返躬  
循省於政本二字據實自陳爲堦若任期八年之內內外  
交訐犯 陵薄 都屠邑墟城固已若是而水旱陰陽又

無論已若自揣多戾應必實陳無狀徒貽 宵旰之勞罕  
奏贊襄之績 君恩難報進退亟裁必不敢再冒  
皇上之隆賞以當斧鑕矣 臣正言相規想□□亦必心折

還朝封事 考績臣典三  
倘謂顯擢所忌如平日伎倆尋題傾陷特有  
離焰在上 臣不懼也 臣某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



爲樞臣有三不可解之狀時事伏一大可憂之形乞  
嚴勅早定方略報 國固困事

臣遵 旨與內外文武諸臣協守東直門隄防惟嚴有關  
城守者業同科臣張元始兩疏拜 聞矣目觸肩輿之摩  
擊供應之浩繁憤然於賊口不道逆犯顏行乃使憂胎  
君父致我 聖明爲民生而焦勞金錢爲軍興而浮耗凡  
在臣子諒切同讎憾不盡誠茲隨俸獻 列聖之前少伸  
蒼赤之恨也而實有不可解於樞臣者鮮衣御之先籌恰  
祖靈之抱恫事關重大將俟事平定議手姑勿違舉其他  
直就偵報一節言之果東口也則必確悉其爲東彼恃驍  
還朝封事 樞臣有三二

動我何計破之果西口也則必確悉其爲西彼窺東戰  
弱更用何計剪之果爲塞外窺口兼爲口漢丁也則亦確  
悉爲誰種類首何以鷹眼欲化今何以鴉音頓非復用何  
計勦散之而竟茫如也謂爲東西近傳竊窺者胡以又爲  
口孽謂爲西必知是何部落是何口長庶便聲罪而致討  
焉語曰知彼知己自聞警以來偵報且莫憑矣而言決勝  
千里乎所不可解者一也此猶曰兵機尚密或本中樞確  
算外援未具難於先舉示人直待四集其旅有一鼓擒耳  
而竟寂如也入衛之兵接踵至非無呼嗥嗶之雄末  
視桓桓赴赴之用權牛有饗輿輩誰前語曰滅此而後

食幾見畫米借箸毋飾小勝以決一大創乎所不可解者  
二也然或曰兵難險度身之未出慮乎分禦害成今奉  
皇上威靈磨 尚方以往出師且數日矣愧憤而行必將

卽圖蕩蕩歸報 明明天子用宣我武而復悠如也賊已  
過良逾涿日來所布何正所設何奇張皇從事靖掃無聞  
身作長子之貞殊爽丈人之義語曰兵家之勝勢如破竹  
卽云謀賁萬全未有朝夕猶豫而無一出之謀者也所  
不可解者三也此三不可解在樞臣而大可憂者遂在  
封疆矣此番賊黨原自無多飽掠之餘欲尋出路合圍困  
之如樞臣然於此不審圖執訊機輒以休養兵力節存國  
還朝封事 樞臣有三二

儲賊騎愈南大兵愈趨蕭疲郡邑安能支持萬一匪茹跳  
梁關薊之間東西交馳徵調難紓在今則日費一日在後  
則日絀一日小敵若此大敵奚似中外拭目秦虜豈生靈  
久堪塗炭樞臣亦未漢長思也出而振旅曷計所以入而  
飲至乎更可恨者如薊督所報口不昌一事 讀邸抄至  
此不勝髮豎而毗裂焉是昌平之陷不昌之陷也  
朝廷恩遇閫帥何厚而負逆若此使非有闕臣王聲坤忠  
血噴霄孤骨膏野一忠一逆明判綱常之正傳諸史冊不  
幾今後世而下鯁鯁於我 神武布彰之朝罕食親賢於  
士之報誠保舉誰人室嚴連坐之法是不可不

部一問而關臣王肇坤至應查錄以旌忠魂俾行  
聞文武各臣儼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捐糜之與二心間  
不容髮也如此則亦目今鼓勵敵愾一碑緊著耳敢因爲  
催臣忠告而并舉其愚統祈  
聖鑒施行

崇禎九年八月初二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樞臣正在行間奮圖勦蕩不得苛求餘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

通朝封事

樞臣有二三

陵寢所關至重昌鎮路已漸通恭慰之典

久待中元之祀亟宜補行乞 卽敕遣

告并行查實以妥 祖陵以昭 孝思事

昌鎮之失守也賊口之與降丁紛聞不一大抵邊臣不戒  
以至於斯而居中持帷算者何人則不能無罪樞臣奉

皇上命大張捷仗逆賊授首 神人快憤在此一舉獨是  
臣所披捐心摧割痛悼不能已者扎營七孔橋一事先是

關臣王肇坤塘報云初七日口於七孔橋扎三大營  
德陵起火延燒房屋又一塘報云初八日據 長陵衛千

戶曹明臣口稟親見衆賊散漫 各陵宮門俱被勢損

通朝封事

陵寢所關一

茂陵享殿被焚昨督臣丁魁楚塘報據道臣郭迎蓀查

長陵等十二陵并無絲毫燒燬等語 不覺私心幸曰果  
如迎蓀言則 天地鬼神所嚮佑 宗社生靈之慶也大

小臣工猶可俯伏謝罪僥倖萬一得道

祖宗之斧鉞而何以兵部之核聞又不侔也 臣爲亟宜

特遣一查以助其實況 衣冠弓劍所藏百靈護焉豈容

餘孽大肆汚踐然有一番震驚必應有一番問慰夫庶民

之家猶恰感松楸矧 列聖發祥興區乎昨 臣跪捧

聖諭一曰賊既南犯卽將防昌軍兵撥去 陵後是速修

補險要添設火器內外竝防晝夜嚴謹又曰一而將

陸內清理掃除并查山後情形馳奏讀之泣下仰見我  
皇上純孝天成於羽書紛沓中無一念不愴思 九廟也  
如是誠思 鐘鼎式靈之所若不 遣官先行 祭 告  
祖宗在天之靈必有恻乎不安而 皇上之心亦必有缺  
然不安者則體升爰降穆之慶爲作對四方之心而君蒿  
悽愴之餘俱有卒渙合離之義非比尋常歲數難曰急兵  
革而緩俎豆所宜 勅部卽議者也往歲中元節例  
遣勳臣行 獻饗禮前以道梗暫緩今昌賊久退昌路已  
通可令 羹醑在望而禮祀尚虛乎則又書典之當速爲  
補行者矣況諸臣將

還朝封事

陸毅所屬二

聖天子精白聯鑒以出一駿奔封越間仰止 廟貌  
各陵果否無恙自爾纖悉畢形竣役之後亦可採實入  
告以答 昭假至懷者旻 先靈而行 聖心端在斯耳

爲一家全以氣勝制敵在乎心堅謹陳今日職守  
症之言乞

論文武將吏各以 聖明賞罰自勵盡職從事病根以實  
資折衝禦侮之用無徒甘餒沮羞士類而誤封疆  
事

語曰知恥近乎勇果人人有羞惡之心而君子之強卽典  
焉今當 聖明之朝百姓內親四口外附宜也乃當事諸  
臣帷幄失籌邊防不戒以致小醜陸梁四郊多壘已足爲  
卿大夫之恥矣師濟多人慚無嘉謀入 告獨使 至尊  
憂 社稷於警撫鎮道外復煩 內遣暫松嚴關一時大  
通朝封事 吳家全以

小臣下靡不仰體 聖天子不得已之洞衷原非以忽撤  
忽遣重輕邊計我 皇上神明不測不過欲藉權宜作用  
激動卿大夫之恥心而文武將吏仍然恬弗省悟近見戰  
不成戰守不成守且有方略未親而怯卸陰滋者則請爲  
一提其夜氣之良勿止爲功名性命之圖可乎試與行間  
諸臣約誠恥其不戰恥其師不戰以爲戰而戰必勝也古  
有云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近如張時傑李國梁王樓劉澤  
清輩非不零報捷音而口氣不減鷄張自如此蓋有一最  
難拔之病根在未對壘而縮朒不前旣對壘而立勝不定  
則氣奪耳賊騎卽云驍悍獨不聞之晁錯曰口口之長

三中國之長技五乎今衛旅雲屯并京兵不下十餘萬若言賊勢衆未聞犯昌後復有闔口賊也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況合數萬貔貅何堅不破耶倘樞督與大師勵大師與偏裨勵偏裨與各千把隊什均勵戰勝本之氣勝則必死可殺也必生可擒也忿速可侮也兵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非氣之分乎作戰無如作氣臣所謂兵家全以氣勝也試與守土諸臣約誠恥其不守恥其死不守以爲守而守必固也古有云靜以幽正以治近如鞏華小城守有明効而定典安雄永東之間傳聞失事亦復不少此亦有一最難拔之病根在未見賊而志意先

還朝封事

兵家全以二

亂一見賊而耳目遂譯則心失耳郡邑卽云最爾獨不聞之孟氏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勝乎今花封繡錯豈盡短垣於壘雖外援未具亦須覓死力以俟大兵至也一夫當關千人辟易況登陴禦守矢石繁下耶倘撫道與守令勵守令與紳士勵紳士與羣黎百姓俱勵身守繫於心守則鼠雀可掘也愛妾可祭也面中數矢可不動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心之謂乎定守無如定心臣所謂制敵在平心堅也如斯而賞罰行矣人有一自嚴之賞罰而懦亦銳取亦整無因小勝卽還無因小挫卽退無兵與賊不官

其遂而馳無兵與兵放砲數聲而散恥心泮發忠義油生隨以號令軍中曰有地方死守果到力窮智竭而呼援不赴者則援兵有後至之誅有賊甫臨城未報數騎衝突而煽竄輒陷者則長吏有立正之罪互相勉亦互相用而於今日賊守長策猶庶乎其近之矣不然人各一心用鮮賢濟雖韓范復生安能爲指臂之使哉日者賊復逼近近郊無非計綴我兵以便狡計橫突耳京師根本亟宜旋傾而口鎮等營見今烏在昌平陵寢攸關一誤難容再誤通州稍遲咽喉更當嚴防所添設樞貳臣□□榮膺特簡鎮通儼然鎖鑰重臣也凡戰守機宜皆共仔任

還朝封事

兵家全以三

受事伊始方於策勲振揚赫濯昨於邸報見乞雷賢能內臣一疏何神色創然也據云戎事實未淡知彼受命而出謂何乎據云兩城遼闊二內臣各鎮一方猶觀括据彼之添設獨可袖乎乎且云一旦有急何以擇持豈添添增謀奮插之能汎無料理爲他日展擔地乎如失怙恃是爲何語方略未親而怯卸陰滋臣切報之況內外最慮雷同添設實則巧圖交結所望速提夜氣仰副重命通居要害戰何以摧敵守何以固圍須在力闢實者無多此一番瞻顧羞士類而誤封疆耳臣以寇迫門庭借箸鮮當不識忌諱冒昧陳言伏惟

聖明裁答施行

崇禎九年八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六日

上召六部通都大錦衣衛堂上官六科掌科河南等道及御史金光辰來平臺上垂清問光辰表對畢承旨出十八日奉

聖旨文武將吏一味玩泄蒙飾致賊口深入震驚

陵社朝廷特遣監守查飭整理夫豈得已金光辰何得借端恣臆妄陳本當重究姑著該部議處再有竇擾的定拿問不貸

冠朝封事

兵家金以四

爲微思親成病再瀝前情仰祈聖鑒事

臣於崇禎九年四月初二日曾具有臣邑兩被寇慘思親

情切奉差事竣受勞成疾等事一疏內述臣感激

聖恩懷淡防帖愛思病苦之狀上徹睿煥於邸報中奉

聖旨金光辰巡方事竣著即回道考核不得引疾陳情該

部院知道欽此感惕皇綸伏枕之餘因思小臣邀

知遇之隆既荷君命不敢瀆竊只得力疾就道炎蒸之

氣薰肌入腹泄瀉不止又不敢久延城外於六月六日

陛見方望痊可而濕熱下注感生足瘡擬俟回道後另申

前請未幾戒嚴遵旨坐門在皇上方懸宵旰之憂爲

通朝封事微臣思親一

臣子豈乏新膳之虞是以瘡痍難劇血漬淋漓忍痛敷藥

日懸足馬枥上與守門諸臣勉相拮据此有目所共見不

敢稱悉少愧臣諫也將騎敵橫憂貽至尊謹食

君祿而今至是雖株守抱關慙如門符舊戰無增敵愾四

載使曹空付流光於如駛五年憂別難消夢寐於神年謬

忖有事之秋不容再堪多事故爾負隨之猷憂意或補

聖明恭承召對仰答清問之時恰值稍能舉步勉副

盛典未致蹉失皆藉皇上覆載之庇非飾詞也奉

旨鑑調風雨露雷威是君恩感激之餘愈懷明發翻難

徒咏轉添宿病前以暑氣外感浸淫成瘡後以火毒內收

涉入膠理中腸脹滿膚皮驚寒渾身如痘疹狀而虛火上炎頭眼皆眩每於寢中忽作思父囑語家人呼之乃醒延醫調治謂元氣消耗積勞久傷臣因不禁泣下曰前在中州方以將父之懷望思鑒放而今退閒之日反戀一官致貽父母惟疾之憂莫伸定省使天下謂有愛功名以事皇上如臣者亦無以勵作忠之治矣負病杜門以回奏

唐府長史司批申一事靜候處分不敢言病至再奉

明旨適會履端伊始不敢遽陳今逾上元敕用披瀝崇禎七年禮科給事中吳家周崇禎九年刑科給事中李化龍俱以降調蒙恩予告臣之事體正與相符而臣之苦情

還朝封事

○

恩予告

臣之事體正與相符而

臣之苦情

尤為迫至伏惟

聖明矜察

敕部查照

二臣事例俯從

俞允則得以優遊丘壑承歡菽水為堯舜之民卽同身事堯舜之主矣

志未替臣病實深伏乞

聖鑒容在籍調理以全餘生事

臣自戊辰筮仕事

皇上十有一年凡在前之濫竿使曹與待罪言路勞瘁不辭艱危同避徒抱先事後食之心有虛指佞觸姦之責素餐貽譏其臣若也丙子初迎口不道戮犯臣奉

旨坐守東直門臣子大義死亦不惜何敢言病彼以中州之役纓短汲長衝風冒暑至茲感發渾身如疹兩足生瘡日與共事諸臣忍痛拮据奮念戎馬在郊時事多虞冒昧

還朝封事

○

天聽荷邀

欽誦實而皆

恩卽欲引病痊

陳面以親荷

召問恐負軒轅輿路未敢力疾就道雖今

兩易寒暑舊恙時發醫治鮮功對湖山皓月敢忘獻曝之忠溯江上清流實堅漱石之想記意

推接邸報陞

大理寺右寺正

隨望

恩訖伏念

臣負病之軀安於頽棄戴此高厚闕極頭竭

頂踵以酬無奈病日深罕施刀圭之力幾欲叱馭觀

天終以崇侵見阻醫云凡患斑疹雖肌膚久之不痊將

入腠理必須風濕徐消非可月日課効況國家祿人惟

賢升斗亦難虛冒士子志毅是愧分義豈能苟安且

有至懷父年已七旬風燭暮景未能隨任藉此投閑

望更可少盡烏私伏乞

聖明鑒臣真情病難強赴

予允在籍調理則臣年未艾臣志可鼓自今以始皆

生成再造之身既供耕鑿以矢臣諒並侍菽水以修子職

臣跼伏草野有慶祝 明明天子 萬壽無期已矣臣不

勝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義男金恩 齎捧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右 謹 奏

聞

崇禎十一年十月 日具

還朝封事

臣志未替二

貼黃

奏為臣志未替臣病實深等事

臣自戊辰筮仕事 皇上十有一年艱瘁間避丙子按豫

役竣值口犯順臣坐守東直門暑濕感發身生瘡疹義矢

匪躬不敢言病奮念戎馬在郊冒昧撼觸荷邀 欽諭力

疾就道至今醫治未痊近接邸報陞臣大理寺右寺正臣

隨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負病之軀安於頽葉戴此

高厚敢惜頂踵無奈痼痼日深實難強赴伏乞 聖慈准

臣在籍調理惟有跼伏草野祝頌 聖壽無期謹疏

還朝封事書後

先祖報代在道卽及言責輕移衆皆趨舊抵郡後

揆路考滿中樞溺職不爲少貸斥及奄人平臺有

召且及錦衣衛堂上官禍幾不測也省臺諸君子

連章門洞以埃清齊之晝倏而風吼雷震雨如注

而雹交加 天顏改容而雷雨頓息諸君子皆曰

風雷之變東山而後其再見者已先祖曰某何敢

竊天倖也迨後居庸關外八驕郊迎齊化城頭

而上繩而下者天監其在茲乎孫男 佐師識

還朝封事

書後一